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一八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八册目次

子部・儒家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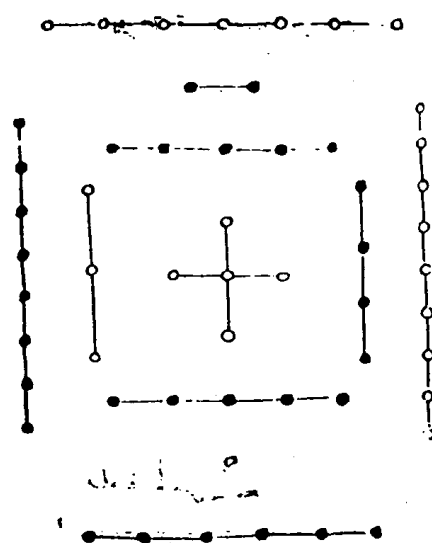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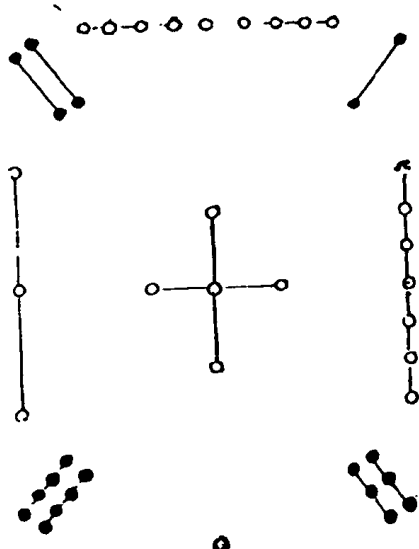
性理會通七十卷續編四十二卷（二）

〔明〕鍾人傑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易學啓蒙一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爲蓍也分合進退從橫逆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涉于象數者又皆牽合附會而或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淳熙丙午暮春既望雲臺眞逸手記

朱子曰易之一書最不易讀某作啓蒙正爲見人說得支離窮諸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來者但講得此數條則於易略通大体而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其第二篇論太極兩儀四象之屬尤精微得其說則知聖人畫卦不假纖毫思慮計度而所謂畫前有易者信非虛語○啓蒙初間只因看歐陽公集內或問易大衍遂將來考筭得出○看易象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唯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鶴山魏氏曰朱文公易得於邵子爲多蓋不讀邵易則茫不知啓蒙本義之所作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孔安國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集覽〕孔安國魯人孔子十二世孫申公弟子治古文尚書承詔作傳武帝朝為諫議大夫以文章政事名冠當時

程子曰孔子感麟而作春秋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圖書八卦亦須作因看見賁兎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兎亦可作入卦數便在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者耳○朱子曰某以河圖洛書為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此言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橫而直者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河圖與易之天一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

則圖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圖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非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親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然後五十有五之數奇偶生成粲然可見此其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泛然氣象之所可得而擬也是以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偶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之也○玉齋胡氏曰龍馬周孔夏官馬八尺以上為龍言馬之符異如龍也漢武帝元狩三年得神馬于渥洼水中亦此之類神龜大戴禮曰甲子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按左傳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傳曰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杜預注麟仁獸聖王之嘉瑞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興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

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潛室陳氏曰經緯之說非是以上下爲經左右爲緯大抵經言其正緯言其變而二圖互爲正變主河圖而言則河圖爲正洛書爲變主洛書而言則洛書爲正河圖又爲變要之天地閒不過一陰一陽以兩其五行而太極常居其中二圖雖縱橫變動要只是參互呈見此所以謂之相爲經緯也表裏之說亦然蓋河圖不但可以畫卦亦可以明疇洛書不特可以明疇亦可以畫卦但當時聖人各因一事以垂法後世伏羲但據河圖而畫卦大禹但據洛書而明疇要之伏羲之畫卦其表爲入卦而其裏圖可以爲疇大禹之敘疇其表爲■而其裏圖可以爲卦此所以謂之相爲表裏也

關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

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集覽】關子明關朗字子明魏人太和末王穆公虬受封晉陽薦朗爲公府記室因與談易洞然了書虬嘆曰天下其才也

朱子曰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證甚明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九數者爲洛書矣

邵子曰圖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曆法合二始以定剛柔二中以定律曆二終以紀閏餘是所謂曆紀也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州有九井九百畝是所謂畫州井地也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

蔡元定曰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蓋太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正龜背之象也惟劉牧臆見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託言出於希夷既與諸儒舊說不合又引大傳以爲二者皆出於伏羲之世其易置圖書並無明驗但謂伏羲兼取圖書則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耳其實天地之理一而已矣雖時有古今先後之不同而其理則不容於有二也故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故也然不特此耳律呂有五聲十二律而其相乘之數究於六十日名有十干十二支而其相乘之數亦究於六十二者皆出於易之後其起數又各不同然與易之陰陽策數多少自相配合皆爲六十者無不若合符契也下至運氣參同太乙之屬雖不足道然亦無不相通蓋自然之理也假令今

世復有圖書者出其數亦必相符可謂伏羲有取於今日而作易乎大傳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亦汎言聖人作易作範其原皆出於天之意如言以卜筮者尚其占與莫大乎蓍龜之類易之書豈有龜與卜之法乎亦言其理無二而已爾

朱子曰二始者一二也一奇故爲剛二偶故爲柔二中者五六也五者十干六者十二辰也二終者九與十也閏餘之法以一十九歲爲一章始借其說以明十數之爲河圖耳又曰圓者星也圓者河圖之數言[illegible]其形爲圓又曰河圖既無四隅則比之洛書固亦爲圓矣方者土也方者洛書之文言[illegible]九州貢賦禹別九州冀北兗東北青東徐東南荊西南豫中揚南梁西雍西北是也○孟子言周家井地之制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各私百畝同養公田是井也昔法洛書之九數也○西山蔡氏曰天下之萬理出于一天下之萬數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萬象乃出于一動一靜天下之萬事出于一方一圓○不處頃氏曰戴九履一乃乾鑿度九宮之法

自有易以來諸易師未有以爲河圖者至宋劉牧
方兩易之關子明洞極經亦然按唐李鼎祚集解
易畫備前世諸儒之說獨無所謂關子明者蓋宋
阮逸僞作也其說見后山陳氏談叢○黃氏瑞節
曰揚鼎卿象六經爲圖唐仲友輯經世圖譜並守
劉牧之說爲未是正云○玉齋胡氏曰唐律曆志
僧一行作曆本議云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合
二始以定剛柔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
以定律曆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
閏餘天有五音所以司日也地有六律所以司辰
也○前漢律曆志云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之中
數六六爲律律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律有二陽律爲
律陰律爲呂律以統氣類物曰黃鍾大簇姑洗蕤
賓夷則無射是也其制裁竹爲簫陰陽各六以節
五音之上下旬律呂以五聲加之則以五乘十二
以十二乘於是爲六十十干自甲至癸十二支自
子至亥支幹相乘亦爲六十陰陽老少策數[illegible]
爲六十者老陽策數三十六老陰策數二十四合
爲六十少陽策數二十八少陰策數三十二亦合
爲六十也運氣見黃帝素問五運者甲己化土乙

庚化金丙辛化水丁壬化木戊癸化火是也六氣
者子午少陰君火司天爲主氣寅申少陽相火司
天爲主氣丑未太陰濕土司天爲主氣卯酉陽明
燥金司天爲主氣辰戌太陽寒水司天爲主氣巳
亥厥陰風木司天爲主氣是也以運氣相乘言之
甲丙戊庚壬爲陽加于子午寅申辰戌計三十日
乙丁己辛癸爲陰加于丑未卯酉巳亥計三十日
總陰陽支幹共爲六十也參同乃脩養之書後漢
魏伯陽所作以乾坤爲爐鼎坎離爲金刀大藥所
用以爲火候者六十卦也太乙日家有太乙統紀
之書其說蓋亦
主于六十日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
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也

此一節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地之間亦
氣而已分而爲二則爲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
終吾不管於是焉故河圖之位一與六同宗而居
乎北二與七爲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
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
蓋其所以爲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
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
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
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
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各

以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
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
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
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謂各
有合焉者也積五奇而爲二十五積五偶而爲三
十合是二者而爲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皆夫
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

朱子曰五行有以質而語其生之序者則曰水火
木金土有以氣而語其行之序者則曰木火土金
水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
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
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
木循環相生又曰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

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又曰大抵天地生物先其輕清以及重濁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二物在五行中最輕清金木復重於水火土又重于金木○或曰土寄旺于四季各十八日何獨火生土而土生金也曰夏季十八日土氣爲最旺故能生秋金也○勉齋黃氏曰自一至十特言奇偶之多寡耳初非以次序而言天得奇而爲水故曰一生水一之極而爲三故曰三生木地得偶而爲火故曰二生火二之極而爲四故曰四生金何也一極爲三以一運之圖而成三故一而三也二極爲四以二屬之方而成四故二而四也如果以次序言則一生水而未成木必至五行俱足猶待第六而後成木二生火而未成火必待五行俱足然後第七而成火耶如此則全不成造化亦不成義理矣六之成水也猶坎之爲卦也一陽居中天一生水也地六包于外陽少陰多而水始盛成七之成火也猶離之爲[illegible]也一陰居中地二生火也天七包于外陰少陽多而火始盛成坎屬陽而離屬陰以其內者爲主而在外者成之也又曰只以造化本原及人物之初生

驗之便自可合天一生水水便有形人生精血凑合成體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便有氣人有此體便能爲聲聲者氣之所爲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木陰而火陽魄亦屬陰而言亦屬陽也水火雖有形質然乃造化之初故水但能潤火但能炎其形質終是輕清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具矣亦如人身耳目既具則人之形備矣木陽而金陰亦猶視陽而聽陰也又曰洪範五行五事皆以造化之初及人物始生言之也造化之初天一生水而三生木地二生火而四生金蓋以陰陽之氣一濕一燥而爲水火濕極燥極而爲木與金也人物始生精與氣耳大傳曰精氣爲物子產曰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此皆精妙之語精濕而氣燥精實而氣虛精沉而氣浮故精爲魄而氣爲魂精之盛者濕之極故爲木爲肝爲視氣之盛者燥之極故爲金爲肺爲聽大抵發與視屬精故精衰而目暗言與聽屬氣故氣塞而耳聾此顯然易見者也又曰耳屬金是誠可疑腎家以耳屬腎以肺屬金然配與屬不同屬者管屬之謂配者比並之謂論其管屬則耳屬於腎取其比

乎則聽比于金也又曰水火木金有兩頭看如作行之序看則木火是陽金水是陰行於春夏爲[illegible]行於秋冬爲陰如作生之序看則水木是陽火金是陰生于天一天三爲陽生于地二地四爲陰因云太極圖解有一處可疑圖以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金陰穉故次水木陽穉故次火此是說生之序下文却說水木陽也火金陰也却以水爲陽火爲陰論來物之初生自是幼穉如陽始生爲水尚柔弱到生木已強盛陰始生爲火尚微到生金已成質如此則水爲陽穉木爲陽盛火爲陰穉金爲陰盛也○雲莊劉氏曰水陰也生于天一火陽也生于地二是其方生之始陰陽互根故其運行水居子位極陰之方而陽已生于子火居午位極陽之方而陰已生于午若木生于天三專屬陽故其行于春亦屬陽金生于地四專屬陰故其行于秋亦屬陰不可以陰陽互言矣蓋水火未離乎氣陰陽交合之初其氣自有互根之妙木則[illegible]之發達金則陰之收斂而有定質矣此其所以與水火不同也○思齋翁氏曰水火木金不得土不能各成一器何以見之且天一生水一得五便爲

木之成地二生火二得五便爲火之成天三生木三得五便爲木之成地四生金四得五便爲金之成皆本于中五之土也又曰河圖陰陽之位生數爲主而成數配之東北陽方則主之以奇而與合者偶西南陰方則主之以偶而與合者奇也○玉齋胡氏曰一陰一陽以生成言也一奇一偶一三五七九爲奇二四六八十爲偶也陰陽奇偶之合則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故其在十干則木有甲乙火有丙丁土有戊己金有庚辛水有壬癸所謂兩其五行也五位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偶爲類而相得各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也朱子云相得如兄弟有合如夫婦蓋以相得則取其奇偶之相爲次第辨其類而不容紊也有合則取其奇偶之相爲生成合其類而不容相間也相得有合四字該盡河圖之數又云相得有合在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便是相得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便是各有合也

至於洛書則雖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於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

或問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

節齋蔡氏曰河圖數偶偶者靜靜以動爲用故河圖之行合皆奇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五合十是故易之吉凶生乎動蓋靜者必動而後[illegible]也洛書數奇奇者動動以靜爲用故洛書之位合皆偶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是故範之吉凶見乎靜蓋動者必靜而後成也○九峯蔡氏曰

河圖体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体方而用圓聖人以之而敘疇卦者陰陽之象也疇者五行之數也象非偶不立數非奇不行奇偶之分象數之始也陰陽五行固非二体八卦九疇固非二致理一分殊非於造化者安能識之又曰河圖非無奇也而用則存乎偶洛書非無偶也而用則存乎奇偶者陰陽之對待乎奇者五行之迭運乎對待者不能孤迭運者不可窮天地之形四時之行人物之生萬化之殊其妙矣乎○潛室陳氏曰河圖以生數統成數洛書以奇數統偶數若不相似也然一必配六二必配七三必配八四必配九五必居中而配十圖書未嘗不相似河圖之生成同方洛書之奇偶異位若不相似也然同方者有內外之分是河隱洛書也異位者有比肩之義是洛書亦猶河圖也又如河圖則備數之全洛書則缺數之十此疑若相反然河圖之全數乃皆自五而求一得五而爲六二得五而爲七三得五而爲八四得五而爲九至其所謂十者乃五得五而爲十其實未嘗有十也八卦全不用十洛書雖曰缺十而皆有合十之義一二對九而合十二對八而合十三對七而合十四對六而合十十常交居五之[illegible][illegible]與河圖顯相類是洛未嘗無十也○雲莊劉氏曰河圖者陰陽生成之合洛書者陰陽奇偶之分以質而論則分而各居其所是對待之定体也以氣而論則合而同處其分是流行之用也然氣質二者初不相離有分則必有合有合則必有分所謂推之于前不見其始之合引之于後不見其終之離又不可以拘泥而況之也○黄氏瑞節曰九峯蔡氏撰皇極內篇數爲一書以爲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於是有範數圖有八十一章六千五百六十一變西山真氏云蔡氏範數與三聖之易同功者是也○玉齋胡氏曰河圖以生成分陰陽以五生數之陽統五成數之陰而同處其方陽內陰外生成相合交泰之義也洛書以奇偶分陰陽以五奇數之陽統四偶數之陰而各居其所陽正陰偏奇偶既分尊卑之位也河圖數十十者對待以立其体故爲常洛[illegible]數九九者流行以致其用故爲變也常變之說朱子特各舉所重者爲言非謂河圖專於常有体而無用洛書專於變有用而無体也自河圖四象之

合者觀之象之列于四分者各當其所處之位此其体之常象之處於西南者不協夫所生之卦又爲用之變矣伏羲則其變者以作易即橫圖卦畫之成而究圓圖卦氣之運則知四象分爲八卦陰之老少不動而陽之老少迭遷此主變也豈拘于常者乎自洛書四象之分者觀之象之居于西南者不當其所處之位此其用之變象之列于四方者悉協夫所生之卦又爲体之常矣大禹則其常者以作範因武王彝倫攸敘之問以究箕子天錫禹時之對則知四象分爲九疇陽居四正則配四陽之卦以爲陰之宰陰居四偶則配四陰之卦以爲陽之輔此主常也豈撓于變者乎

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爲一故參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是所

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爲中也

節齋蔡氏曰天數奇以一爲一故三地數偶以二爲一故兩卦畫亦然陽奇爲一而陰偶爲二也○玉齋胡氏曰陽之數奇而屬乎天其象爲圓圓者取其動也凡物之圓者其直徑則一而橫圍則三若陽則其數以一爲一而用其全擬之于象實圍三而三各一奇皆在所用故曰參天陰之數偶而屬乎地其象爲方方者取其靜也凡物之方者直徑則一而橫圍則四若陰則其數以二爲一而用其半擬之於象實圍四而四合二偶半在所用故曰兩地夫數始於陰陽倚於參兩參兩之合則爲五此圖書之數所以皆以五居中也陽大陰小陽儀陰之故陽得用全而陰惟用半其尊陽之義實昉於此矣或問參天兩地舊說以爲五生數中天參地兩不知其說如何朱子云如此却是三天二地不見參兩之意參天者參之以三兩地者兩之以二也又云一倚天參之而爲三一倚地兩之而爲二三三爲九三二爲六兩其三一其二爲八兩其二一其三爲七此又七八九六之數所由定也

然河圖以生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焉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洛書以奇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焉其下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也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也

玉齋胡氏曰圖之五具五生數之象書之五具五奇數之象蓋皆以其所主者言之有主必有賓而圖之成數與書之偶數亦各具于中央之五數矣圖之中五下一點旣具天一之象則一與六合而地六之成數自不能離乎天之一矣以至二三四五皆然如是則河圖由一與六以至五與十生成相合而五十五之全數盡具于中央五數之中書之中五下一點旣具天一之象以至上一點旣具天九之象則一與二三與四七與六九與八奇偶亦相爲胖合而四十五之全數亦盡具于中央之五數矣豈可惟以五數拘之哉

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

雲莊劉氏曰圖之一三五七九皆奇數陽也而[illegible]三五之位不易七九之位易者亦以天地之間[illegible]動主變故也然陽于北東則不動于西南則五遷者蓋北東陽始生之方西南陽極盛之方陽主進

數又必進於極而後變也○玉齋胡氏曰數則[illegible]圖自一至十洛書自一至九之數位則東西南北中央之位皆三同而二異者圖書之一六皆在北三八皆在東五皆在中三者之位數皆同也圖之二七在南而書則二七在西圖之四九在西而書則四九在南二者之位數皆異也陽不可易專指一三五陰可易統指二七四九成數雖陽指七九固亦生之陰指七爲二生數之陰九爲四生數之陰也二四以生數言雖屬陽然以偶數言則屬陰不得謂之陽矣故可易七九以奇數言雖屬陽然以成數言只可謂之陰矣故可易其曰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不曰生數雖陰固亦成之陽者蓋但主陰可易而言也

曰中央之五旣爲五數之象矣然其爲數也奈何

曰以數言之通乎一圖由內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然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

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于其奇數之側蓋中者爲主而外者爲客正者爲君而側者爲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

董銖問曰夫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偶相錯而已故太陽之位即太陰之數太陰之位即太陽之數見其迭陰迭陽陰陽相錯所以爲生成也天五地十居中地十亦天五之成數蓋一二三四已含六七八九者以五乘之故也蓋數不過五也洛書用一二三四以對九八七六其數亦不過十蓋太陽占第一位已含太陽之數少陰占第二位已含少陰之數少陽占第三位已含少陽之數太陰占第四位已含太陰之數雖其陰陽各自爲數然五數居中太陽居一得五而成六少陰居二得五而成七少陽居三得五而成八太陰居四得五而成九則與河圖一陰一陽相兼而爲生成之數者亦無以異也不知可如此看否朱子答曰所論甚當河圖相錯之說尤佳○竟軒蔡氏曰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河圖位與數常相錯然五數居中一得五而爲六二得五而爲七三得五而爲八四得五而爲九各居其方雖相錯而未嘗不相對也洛書位與數常相對然五數居中一得五而爲後右之六二得五而爲右之七三得五而爲後左之八四得五而爲前之九縱橫交綜雖相對而未常不相錯也○玉齋胡氏曰在圖者陽生陰成洛書者陽奇陰偶而皆以陽爲尊也圖之數十積之爲五十有五書之數九積之爲四十有五皆可以紀其實也然以中五計之圖之一二三四者生數之爲也各居其中五本來方位之外六七八九十者成數之陰也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五生數之外中者爲主則外者爲客矣書之一三七九者四奇數之陽也各居其中五本來方位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四隅數之陰也又各從其類以附于四奇數之側正者爲君則側者爲臣

矣造化貴陽而賤陰役圖書以顯其理出于自然之妙非可容一毫智力抑揚于其間也

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偶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也必皆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耳。

玉齋胡氏曰河圖偶贏而奇乏之者地三十天二十五也洛書奇贏而偶乏之者天二十五地二十也河圖虛其中之十五洛書虛其中之五則陰陽之數均于二十矣

曰其序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復于中而又始于下也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于東也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陽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於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矣

思齋翁氏曰河圖運行之序自北而東左旋相生固也然對待之位則北方一六水克南方二七火

西方四九金克東方三八木而相克者已寓乎相生之中洛書運行之序自北而西右轉相克固也然對待之位則東南方四九金生西北方一六水東北方三八木生西南方二七火其所生者已寓於相克之中蓋造化之運生而不克則生者無從而裁制克而不生則克者亦有所窮而間斷此圖書生成之妙未嘗不各自全備也玉齋胡氏曰河圖生出生成之序與洛書奇偶之序皆雜錯取義雖運行次序河圖則左旋相生洛書則右轉相克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河圖則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左旋一周而金復生水也洛書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轉一周而土復克水也

曰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九既附于生數之外矣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

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于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於一之外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為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為妙也

玉齋胡氏曰此一節專言圖書七八九六之數以分陰陽之老少也七九為陽陽主進由少陽七而進七之上為八故踰八而進於九九則進之極更無去處了故九為老陽六八為陰陰主退由少陰八而退八之下為七故踰七而退于六六則退之極更無轉處了故六為老陰進則饒故老陽饒乎八少陽饒於六退則乏故老陰乏於七少陽乏於九進而饒者陽之常退而乏者陰之常此所謂正也以言其變老陽數九由一三五積而成於四之外四老陰之位也老陰數六由二四積而成於一之外一老陽之位也此二老互藏其宅之變也七八則非由積數而成七與九皆陽故少陽七自九來而居于二之上二少陰之位也八與六皆陰故少陰八自六來而居於三之上三少陽之位也此二少互藏其宅之變也其在洛書雖縱橫有十五之數實皆七八九六之迭為消長一得五而為六與南方之九迭為消長四得五而為九與西北之六迭為消長三得五為八而與西方之七迭為消長二得五為七而與東北之八迭為消長大抵數之進者為長退者為消長者退則又消消者進則又長六進為九則九長而六消九退為六則九反消而六又長矣七進為八則八長而七消八退為七則八反消而七又長矣虛五分十者虛中五之外則縱橫皆十以其十者分之則九者十分一之餘八者十分二之餘七者十分三之餘六者十分四之餘也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七八九六之合焉此所謂變化無窮之妙也又因是推之圖書之文七與八九與六每相聯屬河圖則二少位東南二老位西北二居南內合東外之八三居東內合南外之七一居北內合西外之九四居西內合北外之六洛書則一得五成六而合九四得五成九而合六二得五成七而合八三得五成八而合七又如二四成六而九居中一八成九而六在旁二六成八而七處內三四成七而八在下是亦九六七八無適而不遇其合也

曰然則聖人之則之也柰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

一爲五行其二爲五事其三爲八政其四爲五紀其五爲皇極其六爲三德其七爲稽疑其八爲庶徵其九爲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

朱子曰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古字書少恐或有模樣但今無所考漢儒此說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之不是數如此蓋皆以天道人事參互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又參之故第二身既脩可推之於政故八政次之政既成又繫之于天道故五紀次之又繼之以皇極居五蓋能推五行正五事用八政脩五紀乃可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權衡此皇極者也德既脩矣稽疑庶徵繼之者著其驗也又繼之以福極則善惡之效至是不可加矣皇極非大中也皇乃天子極乃極至言皇建此極也○九峯蔡氏曰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苟明乎此則大禹敘疇之旨得矣○玉齋胡氏曰伏羲則河圖以作易也圖之數十積之爲五

十有五虛其中十與五者象太極也兩其徵稱于外者凡四十以一三七九爲陽儀者二十以二四六八爲陰儀者二十此則之以生兩儀也以一二三四之位而爲六七八九之象此則之以生四象亦析二七之合前七居南爲乾而二補東南隅之空以爲兌析三八之合則八居東爲離而三補東南偶之空以爲震析四九之合則九居西爲坎而四補西南隅之空以爲巽析一六之合則六居北爲坤而一補西北隅之空以爲艮者此則之以成八卦也然聖人之則河圖也亦因橫圖其畫之成以發圖圖卦氣之運耳本河圖以爲先天橫圖則卦畫之成者老陽居一分之爲乾兌少陰居二分之爲離震少陽居三分之爲巽坎老陰居四分之爲艮坤本河圖以爲先天圓圖則卦氣之運者老陰居北少陽居東所以分而爲艮坤離震者此四卦固無以異於橫圖也少陽居南宜爲巽坎而乃爲乾兌老陽居西宜爲乾兌而乃爲巽坎此四卦實有異于橫圖矣其故河截蓋河圖二象之居下東北者陰之老少也陰主靜而定其常故水木各一其象不能他布所以一六居北爲水其于卦也爲艮坤不得爲離震矣三八居東爲木其于卦也爲離震不得爲艮坤矣陰之老少也所以居旁各相錯而爲冬與春之卦也河圖一象之居下而南者陽之老少也陽主動而通其變故金火互通其氣實能兩有所兼乾居南方火位說卦曰乾爲金坎居西方金位而說卦日坎爲赤故四九居西爲金其于卦也本爲乾兌而乃得爲巽坎矣二七居南爲火其于卦也本爲巽坎而乃得爲乾兌矣陽所以爲大也所以居大要相錯而爲夏與秋之卦也体河圖以爲先天圓圖其卦氣之運分陰分陽有加此者聖人所以作易者寧不可見也哉大禹之則洛書以作範也未必拘拘于書之位次以定疇之先後然自一至九之數實有以默契聖人作範之心故自初一之五行包天地自然之數餘入法則是大禹參酌天時人事而類之不必盡協于火木金土之位也

曰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

互爲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爲易而河圖亦可以爲範矣且又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也耶

玉齋胡氏曰四方爲乾坤離坎四隅爲兌震巽艮者蓋一六老陰之數而畫卦爲艮坤艮居六坤居一也三八少陰之數而畫卦爲離震離居三震居八也四九老陽之數而畫卦爲乾兌乾居九兌居四也二七少陽之數而畫卦爲巽坎巽居二坎居七也此洛書亦所以爲八卦也九疇子目者五行五五事五八政八五紀五皇極一三德三稽疑七庶徵十福極十一總五十五也

曰是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爲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所待於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考於圖耳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横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而通爲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爲河圖之數矣苟明乎此則横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間哉

玉齋胡氏曰洛書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者下一點含天一之象上一點含地二之象左一點含天三之象右一點含地四之象中一點含天五之象所謂五自含五而得十而通在外四十爲大衍之數積五與十而得十五者以其所含之五積之則含五與十而爲十五通在外四十而爲河圖五十五也

四終

性理會通卷十五

易學啓蒙二

原卦畫第二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大傳又言包羲畫卦所取於此則易非獨以河圖而作也蓋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默契於其心矣故自兩儀之未分也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然於其中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也兩儀固兩儀也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爲太極而四象又爲兩儀矣自是而推之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於百千萬億之無窮雖其見於摹畫者若有先後而出於人爲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勢則固已具於渾然之中而不容毫髮思慮作爲於其間也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而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又可見

其眞不妄矣世儒於此或不之察往往以爲聖人作易蓋極其心思探索之巧而得之甚者至謂凡卦之畫必由蓍而後得其誤益以甚矣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孔子而後千載不傳邵康節明道二先生知之盖康節始傳先天之學而得其說且以此爲伏羲之易也說卦天地定位一章先天圖乾一至坤八之序皆未及此然康節猶不肯大段說破易之心體全在此處不敢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明道以爲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節齋蔡氏曰聖人之卦精可以通神明之德粗可以類萬物之情神明之德不可見者也故曰通萬物之情可見者也故曰類○雲莊劉氏曰易畫生于太極故其理爲天下之至精易書原於圖書故其數爲天下之至變太極理也形而上者也必有所依而後立故雖不雜乎圖書之數而亦不離乎圖書之數則

圖書之數以作易而太極之理行乎其中矣繫辭論聖人作易之由又有及于觀察求取則雖非獨以圖書而作其實因圖書之數而後決之耳太極爲理之原圖書爲數之祖理之與數本非有二致也合而觀之斯可矣○玉齋胡氏曰仰則觀象于天卽所謂仰以觀于天文日月星辰皆是也俯則觀法于地卽所謂俯以察于地理山林川澤皆是也鳥獸之文羽毛之屬地之宜草木之屬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也朱子云畫卦只是一分爲二節節如此以至于無窮盖以凡一爲極凡兩爲儀所謂一者非專指生兩儀之太極所謂兩者非專指太極所生之兩儀兩儀分爲四象則兩儀爲一而四象爲兩矣四象分爲八卦則四象爲一而八卦又爲兩矣自是推之以至于不窮皆此一之分爲兩兩、

易有太極

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在河圖洛書皆虛中之象也周子曰无極而太極邵子曰道爲太極又曰心爲太極此之謂也

玉齋胡氏曰畫前之易一太極耳横圖所該儀象卦以至六十四者皆自此而生也象數未形者言圖書未出卦畫未立而其理已具者言所以爲是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已渾然備具所謂不離乎陰陽之太極也形器已具者言圖書既出卦畫既立而其理無朕者言雖有[illegible]儀象卦之畫而其所以然之理又初無聲臭之可求所謂不離乎陰陽之太極也

是生兩儀

陽儀

陰儀

太極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爲一畫者二是爲兩儀其數則陽一而陰二在河圖洛書則奇偶是也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邵子所謂一分爲二者皆謂此也

玉齋胡氏曰朱子答程可久云如所論兩儀有曰乾之畫奇坤之畫偶只此乾坤字便未穩當蓋儀匹也加倍語所謂一發一對云耳自此再變至第三畫人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其爲一畫之時方亦一奇一偶只可謂之陰陽未得

謂之乾坤也

兩儀生四象

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二畫者四是謂四象其位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數則太陽九少陰八少陽七太陰六以河圖言之則六者一而得於五者也七者二而得於五者也八者三而得於五者也九者四而得於五者也以洛書言之則九者十分一之餘也八者十分二之餘也七者十分三之餘也六者十分四之餘也周子所謂水火木金邵子所謂二分

太陽一

少陰二

少陽三

太陰四

爲四者皆謂此也

玉齋胡氏曰兩儀生四象者陽儀上生一畫陽二謂之太陽一象又生一畫陰二謂之少陰一象陰儀上生一畫陽二謂之少陽一象又生一畫陰二謂之太陰一象朱子云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或問其義云一物上自各有陰陽如人之男女陰陽已具逐人身上又各有這陰陽血是陰氣是陽如晝夜之間晝爲陽夜爲陰而晝自午後又屬陰夜自子後又屬陽此便是陰陽各各生陰陽之象陰陽各生陰陽則是四象也其此之謂矣四象既立太陽居一含九少陰居二含八少陽居三含七太陰居四含六朱子云因一二三四便見九八七六最妙蓋數不過十無如此恰[illegible]這皆是造此自然都過他不住惟此義先儒未曾發圖書六七八九之象見前篇太極圖以水陰盛爲太陰火陽盛爲太陽木陽稺爲少陽金陰稺爲少陰[illegible]其分太少陰陽雖與此不盡合姑借其說以明水火木金爲四象耳○朱子答或問云所謂兩儀爲乾坤初交四象爲乾坤初二相錯而成則恐立言有未瑩者蓋方其爲兩儀則未有四象也方其爲四象則未有八卦也安得先有乾坤之名初二之辨哉兩儀只可謂之陰陽四象方有太少之別其序以太陽少陰少陽太陰爲次此序既定遁升而陪之讀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也

四象生八卦

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三畫者八、於是三才略具、而有八卦之名矣、其位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在河圖、則乾坤離坎分居四實、兌震巽艮分居四虛、在洛書、則乾坤離坎、分居四方、兌震巽艮分居四隅、周禮所謂三易經卦皆八、大傳所謂八卦成列、邵子所謂四分爲八者、皆指此而言也、

乾一 ☰

兌二 ☱

離三 ☲

震四 ☳

巽五 ☴

坎六 ☵

艮七 ☶

坤八 ☷

玉齋胡氏曰朱子云四象生八卦者太陽之上生一陽則爲☰而名乾生一陰則爲☱而名兌少陰之上生一陽則爲☲而名離生一陰則爲☳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陽則爲☴而名巽生一陰則爲☵而名坎太陰之上生一陽則爲☶而名艮生一陰則爲☷而名坤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蓋謂此也圖書分八卦詳見前篇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其經卦皆八也○又按朱子云太陰太陽交而生艮兌少陰少陽交而生震巽坎離不交各得本畫坎離之交在第二畫兩儀生四象時交了老陽過去交陰老陰過來交陽便是兌艮上第三畫少陰少陽交便是震巽上第三畫所以知其如此者他這位次相挨傍蓋以太陽過去交太陰則生艮上爻之陽太陰過來交太陽則生兌上爻之陰乾坤不言交而生者以上爻陽生於太陽陰生於太陰於交之義無取也少陰交少陽則生震上爻之陰少陽交少陰則生巽上爻之陽坎離不交各得本畫者離之上得陽儀之陽坎之上得陰儀之陰亦非交而生也坎離之交在第二畫生四象時交者陽儀交陰儀而生坎中交之陽陰儀交陽儀而生離中交之陰也此所以四象生八卦獨兌艮震巽交而乾坤坎離不交也位次相挨傍者兌乾艮坤震巽六卦位次皆相挨也又鄱陽董氏云自兩儀生四象則太陽太陰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蓋二老不動者陽儀還生陽之象陰儀還生陰之象二少則交者陽儀乃生陰之象陰儀乃生陽之象也乾坤震巽不動者陽象還生陽陰象還生陰交兌離艮坎則交者陽象乃生陰交陰象乃成陽爻也此與朱子前說不同參考求之其義蓋備要之此皆就四象八卦已成者推其相交之妙若論其初畫時一齊俱定本非有俟於交而生也

八卦分奇偶

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四畫者十六、於經無見、邵子所謂八分爲十六者是也、又爲兩儀之上、各加八卦、又爲八卦之上、各加兩儀也、

玉齋胡氏曰兩儀之上各加八卦者以八陰八陽爲兩儀是第一畫爲兩儀也兩儀之上各有八卦陽儀八卦陰儀八卦二八一十有六是爲上三畫皆八卦也八卦之上各加兩儀者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各二卦每二卦之上各有一奇一偶爲兩儀是自第三畫爲八卦八卦之上各有兩儀亦自八分爲十六第四畫皆兩儀也

四畫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五畫者三十二邵子所謂十六分為三十二者是也又為四象之上各加八卦又為八卦之上各加四象也

玉齋胡氏曰四象之上各加八卦者第一畫十六陽十六陰為兩儀第二畫各八陽八陰為四象四象之上各有八卦上三畫皆八卦也八卦之上各加四象者下三畫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各四封上各有兩奇兩偶為兩儀第四畫也每兩儀之上各有一奇一偶為四象第五畫也

乾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五畫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六畫者六十四則兼三才而兩之而八卦之乘八卦亦周於是六十四卦之名立而易道大成矣周禮所謂三易之別皆六十有四大傳所謂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邵子所謂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者是也若於其上各卦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七畫者百二十八矣七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八畫者二百五十六矣八卦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九畫者五百十二矣九畫之上

履　兌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　臨

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十畫者千二十四矣十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十一畫者二千四十八矣十一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十二畫者四千九十六矣此焦貢易林變卦之數蓋以六十四乘六十四也今不復爲圖於此而略見第四篇中若自十二畫上又各生一奇一偶累至二十四畫則成千六百七十七萬七千二百一十六變以四千九十六自相乘其數亦與此合引而伸之蓋未知其所終極也

同人　革　離　豐　家人　既濟　賁　明夷

雖未見其用處然亦足以見易道之無窮矣

玉齋胡氏曰朱子答袁機仲云第六畫者八卦之八卦也又云聖人當初亦不恁地思量只是畫一箇陽一箇陰只管恁地去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既成箇物事自然如此齊整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元如此但略假聖人手畫出來至哉言矣

否	萃	晉	豫	觀	比	剝	坤
☷☰	☱☷	☲☷	☳☷	☴☷	☵☷	☶☷	☷☷

朱子曰凡此非某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爲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與今周易文第行列多不同者故聞者創見而不之信只據見行周易錄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杜譔者此啓蒙之書所爲作也若能虛心遜志以求其通曉玩之久熟則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自將瞭然於心目之間而有以識其真矣〇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揲蓍處推起雖亦脗合然終覺曲折太多不甚簡易疑非所以得象之原因看四象次第偶得其說極爲捷徑蓋因一二三四便見六七八九老陽位一便含九少陰位二便含八少陽位三便含七老陰位四便含六數不過十惟此一義先儒未曾發先儒但說中間進退而已〇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粲然有序以至于第四分而爲十六第五分而爲三十二第六分而爲六十四則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推排而與前之三分焉者未嘗不脗合也比之幷累三陽以爲乾連累三陰以爲坤然後以意交錯而成六子又先畫八卦於內復畫八卦於外以旋相加而爲六十四卦者其出於天理之自然與人爲之造作蓋不同矣〇四象之名所包甚廣大抵須以兩畫相重四位成列者爲正而一二三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數之實也其以陰陽剛柔分之者合天地而言也其以陰陽太少分之者專以天地而言也若專以地道言之則剛柔又自有太少矣推而廣之縱橫錯綜凡是一物無不各有四者之象不但此數者而已矣

伏羲八卦圖

伏羲六十四卦圖

朱子曰自有易以來只有邵子說得此圖如此齊整如揚雄太玄便零星補湊得可笑若不補又却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三如潛虛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筭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爲六橫二畫則爲七蓋亦補湊之書也○先天圖直是精微不起於邵子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祕而不傳次第是方士輩所相傳授參同契中所言亦有此意思○黃氏瑞節曰先天圖與太極圖同時而出周邵二子不相聞則二圖亦不相通此勿論也陳瑩中云司馬文正與康節同時友善而未嘗有一言及先天之斈邵伯溫云伊川在康節時于先天之斈非不問不語之也郎二先生之論則先天圖在當時嘗有未甚著耶陳瑩中云先天之斈以心爲本其在經世書者康節之餘事耳又云關先天斈之微先天之顯不在康節之書乎然則朱子以前表章尊敬此圖者了翁爲有見也○又按會稽嚴氏謂先天圖義蓋取先天之圖圖分爲二十四又取方圖分爲二十四其說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大分小分內分外分橫分直分左分右分正分斜分不差毫

藏無往不合已擬坎入諸書圖預云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邵子曰此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相錯而成六十四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巳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以橫圖觀之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兌二而後有離三有離三而後有震四有震四而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亦以次而生焉此易之所以成也而圓圖之左方自震之初爲冬至離兌之中爲春分以至於乾之末而交夏至焉皆進而得其巳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其右方自巽之初爲夏至坎艮之中爲秋分以至於坤之末而交冬至焉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橫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巳故曰易逆數也

朱子曰自乾一橫排至坤八此則全是自然故說卦云易逆數也皆自巳生以得未生之卦若如圓圖則須如此方見陰陽消長次第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雖似稍涉安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自冬至至夏至爲順蓋與前逆數者相反皆自未生而反得巳生之卦自夏至至冬至爲逆蓋與前逆數者同其左右與今天文說左右不同蓋從中而分其初若有左右之

勢耳自北而東爲左自南而西爲右○潜室陳氏曰卦圖始生只如橫圖自乾一至坤八六十四卦皆用一倍法兩兩生去雖未生出數可逆加故曰易逆數也若交一轉過而爲圖至却從中間數去不從乾一數而從震四數自震至乾皆是得其已生之卦卦本從乾生至震今却從震數至乾是數往也既交乾後自巽至坤亦一中是元生次序仍是未生之卦故言初來者逆說正谷圖本生法可逆數而知也○玉齋胡氏曰邵子云易之數由逆而成若逆知四時之謂也此論橫圖之畫自乾至坤皆未生之卦也所謂未生者以卦之未畫者推之蓋太陽未交以前乾未生也自其上生一奇則爲乾而兌猶未生也然其生之勢不容已不必太陽上生一偶方知其爲兌已所即乾而逆推兌於生之前知其必爲兌矣少陰未交以前離皆未生也自與上生一奇則爲離而震猶未生也然其生之勢亦不容已不必少陰上生一偶方知其離震已可即離而逆推震於未生之節知其必爲震矣自巽五至坤八其所推者亦然如自春而推夏知春之後必爲夏自夏而推秋知夏之後必爲秋

自秋而推冬知秋之後必爲冬所謂若逆知四時之謂者此也邵子據經文解釋則先圖圖而後及於橫圖朱子釋邵子之說則先自橫圖而論者識以橫圖可以見卦畫之立圓圖可以見卦氣之行所謂圓圖者其實即橫對規而圓之耳朱子嘗答葉永卿云先天圖須先將六十四卦畫作一橫圖則震巽復姤正在中間先自震復而却行以至于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於坤便成圓圖而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圖之大旨也數往知來之說大張以卦畫之已生者爲往未生者爲來亦須先以橫圖觀之而後其義可見橫圖之前一截例於圓圖之左方者乾一兌二離三震四而運行之序則始于震既有震矣則乾先離之已生者可見由是自震之初爲冬至離兌之中爲春分以至乾之末而交夏至焉是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也天道左旋此四卦旋於方之左若順天而行所以數之者嘗不如今日逆數非日之順而易乎橫圖之後一截亦於圓圖之右方者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而運行之序則始於巽方其有巽則坎艮坤之未生亦可見由是自巽之初爲夏

至坎艮之中爲秋分以至坤之末而交冬至焉是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也天道非右行此四卦行於方之右若逆天而行所以知之者豈不加今日逆計來日之離乎要之數往知來之說以陰陽之節候次第觀之皆亦微而至著以人之推測言之亦因微而識著何則震巽本同居橫圖之中今以橫圖中分而成圓圖則震乃居圓圖之北爲陽之始巽乃居圓圖之南爲陰之姤各相對望而不復同處其中此陰陽之逆順自復姤而始其勢巳於微而判矣況曰數曰知皆是就人而言亦皆是各據震巽地頭而論以此求之則往來逆順之貞居然可見矣若論其初則易畫之所以成其先後始終不疊如橫圖之始乾終坤及圓圖右方自巽至坤之序而已是皆以逆而成也故曰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嘗因邵子子半之說推之以卦分配節候復爲冬至子之半頤屯益爲小寒丑之初震噬嗑隨爲大寒丑之半无妄明夷爲立春寅之初賁既濟家人爲雨水寅之半豐離革爲驚蟄卯之初同人臨爲春分卯之中損節中孚爲淸明辰之初歸妹睽兌爲穀雨辰之半履泰

爲立夏巳之初大畜需小畜爲小滿巳之半大壯大有夬爲芒種午之初至乾之末交夏至午之半焉此三十二卦皆進而得夫震離兌乾已生之卦也姤爲春分午之半大過鼎恒爲小暑未之初巽井蠱爲大暑未之半升訟爲立秋申之初困未濟解爲處暑申之半渙坎蒙爲白露酉之初師遯爲秋分酉之半咸旅小過爲寒露戌之初蹇漸艮爲霜降戌之半謙否爲立冬亥之初萃晉豫爲小雪亥之半觀比剝爲大雪子之初至坤之末交冬至子之半焉此三十二卦皆進而得夫巽坎艮坤未生之卦也二分二至四立總爲八節每節各計兩卦如坤復爲冬至无妄明夷爲立春同人離爲春分之類是也如十六氣每氣各計三卦如頤屯益爲小寒至觀比剝爲大雪之類是也八節計十六卦十六氣計四十八卦合之爲六十四卦此以卦配氣者然也○又按周謙問先天卦氣相接皆是左旋蓋乾接以巽初姤卦便是一陰生坤接以震初復卦便是一陽生自復卦一陽生十一月盡震四離三一十六卦然後得臨卦十二月又盡兌二凡八卦然後得泰卦正月又隔四卦得大壯二月

又隔大有一年得夬三月夬接乾乾接姤自姤卦一陰生五月晝與五坎六一十六卦然後得遯卦六月又蠱艮七凡八卦然後得否卦七月又隔四卦得觀八月又隔比一卦得剝九月剝接坤十月坤接復周而復始循環无端卦氣左旋而一歲十二月之卦皆得其序但陰陽初生各歷十六卦而後一月又歷八卦再得一月至陰陽將盛處只歷四卦爲一月又歷一卦遂一併三卦相接其初如此之疏其末如此之密此陰陽盈縮當然之理歟然此圖於復卦之下書曰冬至子中于姤卦之下書曰夏至午中此固無可疑者獨於臨卦之下書曰春分卯中則臨卦本爲十二月之卦而春分合在泰卦之下於遯卦之下書曰秋分酉中則遯卦本爲六月之卦而秋分合在否卦之下是固有不可曉者朱子答云伏羲易自是伏羲說話文王易自是文王說話固不可交互求合所看先天卦氣盈縮極子細某亦嘗如此理會來而未得其說[illegible]陽初生其氣固緩然不應如此之疏其後又却如此之密大抵此圖布置皆出乎自然不應無說當更思之愚謂前說以復爲冬至子半推之凡二

十四氣在諸卦皆各有所屬此朱子所謂伏羲說話也周謨所問十二月卦氣不同朱子所謂自是文王說話不可交互求合也又嘗曰先天圖八卦各自爲一節不論月氣先後斯言盡之矣向何疑之有但朱子謂卦氣盈縮不應无說愚嘗反覆思之竊謂先天八卦以推十二月之卦猶坎離各入卦先預於月分者坎第三晝陰在陽上離第三晝陽在陰上非陰陽之以次而生者故不可當月分若夫震巽陰陽之初生者也一陽一陰在下故各八卦當十一月與五月艮兌陰陽之浸長者也二陽二陰在下故各八卦當十二月與六月乾坤陰陽之極盛者也三陽三陰之全故乾八卦當正月至四月坤八卦當七月至十月陰陽之初生者宜緩矣又以坎離開之故不期疏而愈疏其浸長者宜猶速矣又論於坎離之開故視震巽爲稍密至於三陽之乾陽氣方出地上溫厚之氣浸浸用事故四陽盛之月皆聚于乾三陰之坤陰氣方入秋初嚴疑之氣浸浸用事故四陰乘之月皆聚於坤雖欲其疏亦不可得也此或可以見卦氣盈縮之出矣

又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上交於陰陰上交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故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

象二

朱子曰程子云聖人始晝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晝天下之變故六晝而成卦或疑此說却是聖人始晝八卦每卦便是三晝聖人因而[illegible]之爲六晝似與邵子一分爲二而至六十四爲六晝其說不同曰程子之意只云三晝上疊成六晝八卦上疊成六十四耳與邵子說誠異蓋康節此

性理會通　卷十五　啓蒙

意不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曾同之故一向[illegible]他所見去但程子說聖人始晝八卦不知聖人晝卦時先晝甚卦此處便曉不得○五峯胡氏曰此一節申明八卦相錯而爲六十四卦有此圖圖也邵子經世演易圖以一動一靜之間爲太極以動靜分兩儀以陰陽剛柔分四象以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分乾兌離震爲天四象以少剛少柔太剛太柔分巽坎艮坤爲地四象所謂八卦也動而陽靜而陰太極生兩儀也一奇爲陽儀居圖左方一偶爲陰儀居圖右方左爲下故自下而上交于陰而生陰陽二象右爲上故自上而下交于陽而生剛柔二象兩儀生四象也陰交於陽而生乾一爲太陽兌二爲太陰陽交於陰而生離三爲少陽震四爲少陰此四卦者皆自陽儀中來故爲天之四象柔交於剛而生巽五爲少剛坎六爲少柔剛交於柔而生艮七爲太剛坤八爲太柔此四卦者皆自陰儀中來故爲地之四象四象生八卦也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一卦之上各加八卦以相間錯則六十四卦成矣朱子云陰陽是陽中之陰陽剛柔是陰中之剛柔剛柔以質言是有箇物了見

併剛底柔底陰陽以氣言○朱子又嘗表杌仲云此下四節通論伏羲六十四卦圖此以太極既分兩儀立矣此一節以第一爻而言左一奇爲陽右一偶爲陰所謂兩儀者也今此一奇爲左三十二卦之初爻一偶爲右三十二卦之初爻乃以累變而分非本即有此六十四段也後倣此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此一節以第一爻生第二爻而言也陽下之半上交於陰上之半則生陰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少陽太陰矣陰上之半下交於陽下之半則生陽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太陽少陰矣所謂兩儀生四象也太陽一奇今分爲左上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陰一偶今分爲右下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陽太陰其分於此而初爻之二亦分爲四象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此一節以第二爻生第三爻言也陽謂太陽陰謂太陰剛謂少陽柔謂少陰太陽之下半交於太陰之上半則生太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艮爲坤矣太陰之上半交於太陽之下半則生太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乾爲兌矣少陽之上半交於少陰之下半則生少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離爲震矣少陰之下半交於少陽之上半則生少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巽爲坎矣此所謂四象生八卦也乾一奇今分爲八卦之第三爻坤一偶今分爲八卦之第三爻餘皆放此而初爻二爻之四今又分爲八矣乾兌艮坤生於二太故爲天之四象離震巽坎生於二少故爲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一卦之上各加八卦以相間錯則六十四卦成矣然第三爻之相交則生第四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爲四卦之第四爻而下三爻亦一分爲十六矣第四爻又相交則生第五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爲二卦之第五爻而下四爻亦分爲三十二矣第五爻又相交則生第六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爲一卦之第六爻而下五爻亦分爲六十四矣蓋八卦相乘爲六十四而自三畫以上三加一倍以至六畫則三畫者亦加一倍而卦体橫分亦爲八十四矣二數殊塗不約而會如合符節不差毫釐正是易之妙處又曰此段雖通論圓圖實先以橫圖自兩儀至六十四者明之所謂

二數者指橫圖所生與圓圖所分而言二數相參皆不約而合也嘗合邵子朱子之說考之邵子以太陽爲陽少陰爲陰少陽爲剛太陰爲柔此四象也朱子釋之乃曰陽爲太陽陰爲太陰剛爲少陽柔爲少陰其言陽與剛同而言陰與柔異何也邵子以太陽爲乾太陰爲兌少陽爲離少陰爲震卦天四象少剛爲巽少柔爲坎太剛爲艮太柔爲坤四卦地四象天地各四象此八卦也朱子釋之乃曰乾兌艮坤生於二太故爲天四象離震巽坎生於二少故爲地四象其言乾兌巽坎同而言離震艮坤何也蓋四象八卦之位邵子以陰陽剛柔四字分之朱子皆以陰陽二字明之其論四象既異則論八卦亦異邵子以乾兌離震爲天四象者以此四卦自陽儀中來以巽坎艮坤爲地四象者以此四卦自陰儀中來朱子則以乾兌艮坤生於太陽太陰故屬其象于天離震巽坎生於少陰少陽故屬其象于地二者各有不同也但詳玩子本意謂陰陽相交者指陽儀中之陰陽剛柔相交者指陰儀中之剛柔是以老交少少交老而生天地四象其機混然而無間朱子易陽爲太陽陰爲太陰剛爲少陽柔爲少陰二太相交而生天四象二少相交而生地四象其分繫然而有別朱子之說雖非邵子本意然因是可以知圖之分陰分陽者以交易而成象之說老或少初不易其分也朱子嘗言文王後天八卦震東兌西爲長少相合於正方巽東南艮東北爲長少相合於偏方以長少之合爲非其偶必若伏羲先天八卦震以長男而合陰長之巽爲雷風不相悖艮以少男而合陰少之兌爲山澤通氣以長合長少合少爲得其偶又言文王伏羲底做文王底不成其歸却在伏羲上今邵子說四象之交即文王之說也朱子說四象之交即伏羲之說也觀朱子說實廣邵子未盡之意而觀邵子說者亦庶乎有所折衷矣下文朱子復舉邵子說曰震兌在天之陰巽艮在地之陽則於彼處只據邵說而不以已意混之者又可見也

是故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也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

兌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兌離陽浸多也坎艮陰浸多也

玉齋胡氏曰震者長陽之始雷以動之也歷離兌而乾則長之極而爲陰陽之分限矣乾以君之也巽者消之始風以散之也歷坎艮而坤則消之極而爲純陰之會聚矣坤以藏之也此所以長則分分則消消則會會則復爲長而循環無端也乾至陽也居上而臨下故曰君以震離兌之陽得乾而有所君宰坤至陰也居下而承終故曰藏以巽坎艮之陰得坤而有所歸宿然謂乾以分之則動而陽者乾也靜而陰者亦乾也乾實分陰陽而无不君乎也朱子嘗言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體統而言則但謂之乾而無所不包以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正此意也夫如是則諸卦皆乾之所君宰聖人特以君[illegible]之造化貴陽之大義聖人扶陽之至意昭昭矣乾坤以陰陽之純定上下之位震一交兌離再交由一陽之交以至二陽之交也巽一交坎艮再交由

一陰之交以至二陰之交也故初交爲震則陽尚少再交爲離兌則陽浸多矣初交爲巽則陰尚少再交爲坎艮則陰浸多矣

又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是以陽起於復而陰起於姤也

或問無極如何說前朱子曰邵子就圖上說循環之意自姤至坤是陰含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坤復之間乃無極自坤反姤是無極之前問無極之前既有前後須有有無曰本無間斷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坤爲太極與太極不同如何曰他自據他意思說卽不曾契勘濂溪底若論他太極中間虛者便是他亦自說圖從中起他兩邊生卽是陰根陽陽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出者卽無對○進齋徐氏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言自巽消而至坤爲靜之妙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言自震長而至乾分動之妙也陰含陽故曰母孕陽分陰故曰父生朱子云坤復之間乃無極其旨深矣又詩曰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中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無中含有象卽坤復之間無極而太極也○玉齋胡氏曰朱子言就圖上說循環之意者蓋以右一邊屬陰而陰中有陽故自一陰之姤至六陰之坤皆是以陰而含陽陰主翕其翕聚者所以含畜此陽也左一邊屬陽而陽中有陰故自一陽之復至六陽之乾皆是以陽而分陰陽主闢其發散者所以分布此陰也坤復之間乃爲無極蓋以一動一靜之間一無聲無臭之理而已自坤而反觀則推之于前以至於姤故爲無極之前自復而順數則引之於後以至於乾故爲有象之後四卦之循環蓋未見其終窮也陰爲陽之母謂坤爲復之母故生復也陽爲陰之父謂乾爲姤之父故生姤也圖分陰陽復姤爲陰陽之起處故曰乾坤爲大父母復姤爲小父母也

又曰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陽長也艮陰長也震兌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陽也故震兌上陰而下陽巽艮上陽而下陰天以始生言之故陰上而陽下交泰之義也地以既成言之故陽上而陰下尊卑之位也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

朱子曰震始交陰而陽生是說圓圖震與坤接而一陽生也巽始消陽而陰生是說圓圖巽與乾接而一陰生也○進齋徐氏曰一氣循環自復至乾爲陽生物之始也故震兌陰上而陽下爲交泰之義蓋主動而言太極之用所以行自姤至坤爲陰成物之終也故巽艮陽上而陰下爲尊卑之位蓋

上靜而言太極之休所以立也○思齊翁氏曰卯爲日門太陽所生酉爲月門太陰所生不但日月出入於此大而天地之間物雖始於寅至卯而門彌闢閉物雖始於戌至酉而門已闔一歲而春夏秋冬一月而晦朔弦望一日而晝夜行度莫不出乎左右之門所以極贊坎離功用之大也○玉齋胡氏曰此一節先論震巽坎兌因維之卦而後及於乾坤坎離四正之位震始交陰而陽生以震接坤言也至兌二陽則爲陽之長巽始消陽而陰生以巽接乾言也至艮二陰則爲陰之長震兌在天之陰者邵子以震爲天之少陰兌爲天之太陰惟其爲陰故陰爻皆在上而陽爻皆在下天以生物爲主始生之初非交泰不能故陰長陽下而取交泰之義巽艮在地之陽者邵子以巽爲地之少剛艮爲地之太剛惟其爲剛故陽爻皆在上而陰爻皆在下地以成物爲主既成之後則尊卑定故陰下陽上而取尊卑之位乾坤定上下之位天地之所闔闢也坎離列左右之門日月之所出入也歲而春夏秋冬月而晦朔弦望日而晝夜行度莫不胥此焉出豈拘拘爻畫陰陽之間哉

又曰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爲陰所剋也坤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爲所剋之陽也故乾得三十六而坤得十二也兌離以下更思之○今按兌離二十八陽二十陰震二十陽二十八陰艮坎二十八陰二十陽巽二十陰二十八陽

玉齋胡氏曰乾四十八者內卦爲乾自乾至泰八卦陰陽爻共四十八畫也四分之者以四十八分爲四分每分計十二畫也乾至泰計三十六畫陽十二畫陰是陽占四分之三內一分爲陰所克也坤四十八者內卦爲坤自否至坤八卦陰陽爻共四十八畫也四分之者以四十八分爲四分每分計十二畫也否至坤計三十六畫陰十二畫陽是陰占四分之三內一分爲所克之陽也故乾得三十六陽而坤得十二陽者蓋乾固以陽爲主而坤亦以陽爲主也可見天道貴陽賤陰聖人扶陽抑陰之義邵子得之耳程子論復之陽長而曰陰亦然聖人不言者正與此合兌八卦自履至臨離八卦自同人至明夷各計二十八陽共五十六陽各計二十陰共四十陰則其四十者爲陰所克也震八卦自无妄至復計二十陽二十八陰則二十八者爲陰所克也艮八卦自遯至謙坎八卦自訟至師各計二十八陰共五十六陰各計二十陽共四十陽則其四十者爲所克之陽也巽八卦自姤至升計二十陰二十八陽則二十八者爲所克之陽也是兌離震得七十六陽巽坎艮得四十八陽也

又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

玉齋胡氏曰圓圖南北爲縱東西東南西北西南東北爲橫八卦對待以立其體易之本也

又曰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皆順行此眞至之理按圖可見之矣

朱子曰圓圖左屬陽右屬陰坤無陽艮坎一陽巽二陽爲陽在陰中逆行乾無陰兌離一陰震二陰爲陰在陽中逆行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爲陽在陽中順行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爲陰在陰中順行此皆以內八卦三畫陰陽言也若以外八卦推之陰陽順逆行亦然右方外卦四節皆首乾終坤四坤無陽自四艮各一陽逆行而至于乾之三陽其陽皆自下而上亦陽在陰中陽逆行也左方外卦四節亦首乾終坤四乾無陰自四兌各一陰逆行而至於坤之三陰其陰皆自上而下亦陰在陽中陰逆行也左方外卦四坤無陽自四艮各一陽順行而至於乾之三陽其陽皆自下而上亦陽在陽中陽順行也右方外卦四乾無陰自四兌各一陰順行而至于坤之三陰皆自上而下亦陰在陽中陰順行也以逆順之說推之陰陽各居本方則陽自下而上陰自上而下皆爲順若陰陽互居其方則陽自上而下陰自下而上皆爲逆此自然之勢固自有眞至之理也○思齋翁氏曰先天圓圖右陽右陰左三十二卦陽始於復之初九歷十六變而二陽臨又八變而三陽泰又三變而四陽大壯又一變而五陽夬而乾以君之陽之進也始緩而終速其進也以漸所謂陽在陽中順也陽

至升卦而升亦順也復至无妄二十陽明夷至同人二十八陽臨至履亦二十八陽乾至泰三十六陽二十者陽之微二十八陽之著三十六陽之盛陽在北則微在東則著在南則盛亦順也陽順而陰逆不言可知矣陽在右方三十二卦則反是故日眞至之理按圖可見也

又日復至乾凡百一十有二陽姤至坤凡八十陽

姤至坤凡百一十有二陰復至乾凡八十陰

玉齋胡氏日圖之陰陽在兩邊正相等自復至乾居圖之左陽方也故陽多而陰少自姤至坤居圖之右陰方也故陰多而陽少左邊一畫陽便對右邊一畫陰左邊一畫陰便對右邊一畫陽對待以立體而陰陽各居其半也由此觀之天地間陰陽各居其半本無截然爲陽截然爲陰之理但造化貴陽賤陰聖人扶陽抑陰故於消長之際亟慝之之分又不能不致其區別爾豈容以槩論哉

又日坎離者陰陽之限也故離當寅坎當申而數常踰之者陰陽之溢也然用數不過乎中也此更宜思

離當卯坎當酉但以坤爲子半可見矣

西山蔡氏日此論陰陽往來皆以明致不截然爲陰爲陽也以坎離而言離中當卯坎中當酉然離之所生已起于寅震中坎之所生已起于申兌中矣故邵子謂離當寅坎當申也坤當子半乾當午半即離卯坎酉之謂也○玉齋胡氏日坎離陰陽之限者就寅申而言也以四時論之春爲陽而始于寅是離當寅而爲陽之限秋爲陰而始於申是坎當申而爲陰之限也數常踰之者離雖當寅而盡于卯中坎雖當申而盡於酉中是踰寅申之限而爲陰陽之溢矣然用數不過乎中者蓋邵子以卯酉爲陰陽之溢則其所謂中者是取寅申而不取卯酉蓋陽之用始於寅陰之用始於申蓋子位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則溫厚之氣時用事巳位陰雖生而未害乎陽至申則嚴凝之氣始用事是所謂用數仍不過乎寅申之中也夫以離當寅坎當申推之則乾當巳坤當亥兌當卯辰震當子

丑巽當午未艮當酉戌皆數之不及而邵子以爲中者也又以離當卯坎當酉坤爲子半推之則乾當午坤當子兌當辰巳震當丑寅巽當未申艮當戌亥皆四方之中四隅之會處而邵子以爲數常踰之者也此即邵子怡處其盛之意

又日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于心也

玉齋胡氏日此明圖之所謂太極也圖從中起者心法也心爲太極而萬化萬事生于心圖之中亦爲太極而儀象卦生于中也林學履問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于心何也朱子云其中間白處便是太極三十二陽三十二陰便是兩儀十六陰十六陽便是四象八陰八陽便是八卦

又日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玉齋胡氏日或問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何也朱子云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大而天地之始終小而一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皆不外乎此只是一個盈虛消息之理本是個小底變成大底到那大處又變成小底如納甲法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艮納丙兌納丁震納庚巽納辛坎納戊離納巳亦是這箇又如道家以坎離爲眞水火爲六卦之主而六卦爲坎離之用自月初三爲震上弦爲兌望日爲乾望後爲巽下弦爲艮晦日爲坤亦不外此又云乾之一爻屬戊坤之一爻屬巳留戊就巳方戌坎離蓋乾坤是大父母坎離是小父母又如火殊林占得一屯卦則初九是庚子六二是庚寅六三是庚辰六四是戊申九五是戊戌上六是戊子亦都是這個又云先天圖今所寫者要以一歲之運言之推而至於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只是恁地道理小而一日一時亦只是這圖子都從復上推起去朱子之意蓋謂自有先天圖以後如納甲法道家脩養法下至火珠林占筮等書莫不自先天圖出此所謂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

也邵子嘗自贊云弄環餘暇時往時來又云自從會得環中意閒氣胸中一點無其有得於圖者如此朱子贊之云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靜理乾坤可謂形容盡之矣今歷引其言而終之以圖爲心法圖皆從中起且以爲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則其卒之得於心心之根于理者又豈徒象數云乎哉○按易本義云伏羲則圖三畫六畫橫圖圓圖其說皆出邵氏蓋邵氏得之李之才之才得之穆脩脩得之希夷先生陳摶所謂先天之學也朱子答黃勉齋書云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以上總說四圖○又云易是互相博易之義觀先天圖便可見東邊一畫陰便對西邊一畫陽蓋東一邊本皆是陽西一邊本皆是陰東邊陰畫都自西邊來西邊陽畫都自東邊來卻在西是東邊五畫陽過復在東是西邊五畫陰過重相博易而成易之變雖多般然此是第一變又云左邊百九十二爻本皆陽右邊百九十二爻本皆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陰陰來交

易陽兩邊各各相對其實非此往彼來只其象如此邵子詩云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因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朱子贊之亦云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陽何臣源問詩并贊云莫是說陰陽否朱子答云先天圖自復至乾陽也自姤至坤陰也陽主人陰主物手探足躡亦無甚意義但復在下姤在上上故言手探下故言足躡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乃是說他圖之所從起處三十六宮之說邵子嘗言八卦之象不易者四乾坤坎離反易者二震反爲艮巽反爲兌本是四卦以反易爲二卦以六變而成八也重卦之象不易者八乾坤坎離頤中孚大小過反易者二十八如屯反爲蒙之類本五十六卦反易只二十八卦以三十六變爲六十四也張行成云天地間惟一無對惟中無對乾坤陰陽之一坎離陰陽之中頤大過似乾坤之一中孚小過似坎離之中所以皆無對其餘五十六卦不絕乎一與中者皆有對也劉砥問云都是春蓋云天理流行而已常周流其間之意否朱子云是以上說

圓圖○邵子又詩云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爲六十四朱子釋之云此是釋方圖中兩交股底且如西北角乾東北角坤是天地定位便對東南角泰西南角否次乾是兌次坤是艮是山澤通氣便對次否之咸次泰之損後四卦亦如此共十六事後四卦謂次兌是離次艮是坎是水火相射便對次損之既濟次咸之未濟次離是震次坎是巽是雷風相薄便對次既濟之蓋大未濟之恒是也以上說方圖○易本義云此圖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于西北坤盡于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于外者爲陽方于中者爲陰圓者動而爲天方者靜而爲地也圓圖乾在南坤在北方圖坤在南乾在北乾位陽畫之聚爲多坤[illegible]陰畫之聚爲多此陰陽之各以類而聚也亦莫不有自然之法象焉又云圓圖象天一順一逆流行中有對待如震八卦對巽八卦之類方圖象地有

逆無順定位中有對待四角相對如乾八卦對坤八卦之類此則方圓圖之辨也圓圖象天者天圓而動包乎地外方圖象地者地方而靜包乎天中圓圖者天道之陰陽方圖者地道之柔剛震離兌乾爲天之陽地之剛巽坎艮坤爲天之陰地之柔地道承天而行以地之柔剛應天之陰陽同一理也特在天者一逆一順卦氣所以逆在地者惟主乎逆卦畫所以成乎以上總說方圓圖○此以上數條啓蒙未盡述今附見於此亦可互相發矣

文王八卦圖

南 離 坤 巽 兌 西 震 東 乾 艮 坎 北

朱子曰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謂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兩義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諱也○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今如夫子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即所謂後天者也先天後天既各自爲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如一索再索之說初闢畫卦時也不是恁地只是畫成八卦後便見有此象耳皆所謂後天之學○潛室陳氏曰伏羲易以生出爲次文王易以反對爲次乾坤純體坎離正體頤大過小過中孚雜體中之正者其八卦不可反而兩相對餘五十六卦爲雜體兩相反以爲對于雜然紛錯之中自有井然不紊之統紀者此其所以爲妙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邵子曰此一節明文王八卦也○又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

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爲耦。以應地之方也。王者文王也其盡於是矣此言文王改易伏羲卦圖之意也蓋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爲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爲既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則乾退乎西北坤退乎西南也坎離之變者東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也故乾坤既退則離得乾位而坎得坤位也震用事者發生于東方巽代母者長養於東南也○朱子曰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者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卽伏羲已成之卦而推義類之辭也○上文兩段說伏羲卦位自帝出乎震以下說文王卦位自神也者以下有兩段前一段乃文王卦位後一段乃伏羲卦位恐夫子之意以爲伏羲文王所定方位不同如此然生育萬物既如文王所次則其方位非如伏羲所定亦不能變化既成萬物但後段郄除了乾坤恐着一句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引起耶乾坤在其中矣蔡季通云伏羲八卦是數之自然文王八卦乃是見之于用故謂先天乃模寫天地之所以然純乎天理者也後天乃整頓天地所當然之理合以人事此意固自然先天豈非人事後天亦是天理之自然顧有明体致用之不同二者不可相無故夫子釋帝出乎震一章又以先天說六子之用也邵子以帝出乎震爲文王所定今觀連山首艮以萬物成終成始恐亦古有此矣○雲莊劉氏曰八卦之象各一而水則有二合先後天卦位觀之實周于東南西北以天地之間水爲最多也然坎爲水而兌止爲澤者以坎乃陽水陽主動江河之流是也兌乃陰水陰主靜瀾海之滙是也朱先生嘗謂坎水塞其下流則爲兌澤愚亦謂兌澤疏其隄防則爲坎水其實一水而已特以坎陽兌陰而有水澤之分也○玉齋胡氏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者先天卦位乾坤由南北

而交坤南乾北則坤上乾下故交而爲泰也離坎由東西而交坎東離西則坎上離下故交而爲既濟也先天卦乾居午而云生于子者以乾陽始生于復復子之半也坤居子而云生于午者以坤陰始生於姤姤午之半也午乾之所已成今下而交坤于子是反其所由生也子坤之所已成今上而交乾于午是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而爲後天卦則乾退西北坤退西南也先天卦離當寅而云終於申者申乃坎之位離交坎而終于申也坎當申而云終於寅者寅乃離之位坎交離而終於寅也東者離之本位其變則交于坎而向西是東自上而西也西者坎之本位其變則交于離而向東是西自下而東也故再變而爲後天卦乾坤既退則離上而得乾位坎下而得坤位也震代父始事而發生于東方巽代母權事而長養于東南也先天主乾坤坎離之交其交也將變而無定位天時之不窮也故曰應天後天主坎離震兌之交其交也不變而有定位地方而有常也故曰應地由先天卦而爲後天卦此文王作易所以得天地之用而邵子以至哉之辭贊之也雖然此邵子朱子之所已言者而其所未言者尤當竟也先天卦乾以君言則所主者在乾後天卦震以帝言則所主者又在震何哉此正夫子發明羲文尊陽之意也蓋乾爲震之父震爲乾之子以統臨謂之君則統天者莫如乾而先天卦位宗一乾也此乾方用事則震居東北而發其用也以主宰謂之帝主器者莫若長子而後天卦位宗一震也此乾不用則震居正東而司其用也先天所重者在正南後天所重者在正東如此則文王改易伏羲卦圖均一尊陽之心可見矣

又曰。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巽艮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偏。乾坤純陽純陰也。故當不用之位也。西山蔡氏曰此一節論陰陽以易位爲交陽本在上陰本在下艮一陽在上巽一陰在下故云不交

震一陽在下兌一陰在上故爲始交坎陽在中離陰在中故爲交之極春陽之始故震居之秋陰之始故兌居之夏陽極陰生故離居之冬陰極陽生故坎居之艮一陽二陰巽二陽一陰猶有用乾純陽坤純陰不爲用東方爲陽主用西方爲陰主不用故乾坤居西隅艮巽居東隅也乾艮爲陽坤巽爲陰北爲地之陽南爲地之陰故乾艮居北而巽坤居南也○思齋余氏曰坎離是乾坤中交之交在八卦位中只有東西南北四正位位之極好先天則位坎離以卯酉後天則位坎離以子午也只此四位陽中有陰陰中有陽皆是義文微意○王齋胡氏曰一陰一陽居正則相對而有交易之義居偏則不對而於交之義無取後天八卦正而對者震兌坎離偏而不對者乾坤艮巽故在東西南北者相對則取其交而在東北東南西北西南者不對則不取其交也自其交者論之震東兌西爲交之始當卯酉之中朝夕之位也離南坎北爲交之極當子午之位天地之中也自其不交者論之巽艮居南北之東比于乾坤陰陽爲尤雜故巽稍向用而艮全未用所以爲當用中之偏乾坤居南北之西北於巽艮爲陰陽之純所謂父母既老而退處于不用之地也

又曰兌離巽得陽之多者也艮坎震得陰之多者也是以爲天地用也乾極陽坤極陰是以不用也

雲莊劉氏曰兌離巽陰卦宜多陰而反多陽艮坎震陽卦宜多陽而反多陰何也蓋三男乃坤求于乾各得乾一陽而成本皆坤体故多陰三女乃乾求于坤各得坤一陰而成本皆乾体故多陽多陽多陰者各得乾坤之一体極陽極陰者乃乾坤之全体乾坤雖不用而六卦之用無往而非乾坤之用矣○王齋胡氏曰此承上文而言六子得陰陽之多而致用乾坤陰陽之極而不用也陰卦多陽故兌離巽得陽之多陽卦多陰故艮坎震得陰之多是以各司天地之用而生成萬物也至于乾極陽坤極陰則止而不復用矣然六子之用即乾坤之用也

又曰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嘗考此圖而更爲之說曰震東兌西者陽主進故以長爲先而位乎左陰主退故以少爲貴而位乎右也坎北者進之中也離南者退之中也男北而女南者互藏其宅也四者皆當四方之正位而爲用事之卦然震兌始而坎離終震兌輕而坎離重也乾西北坤西南者父母既老而退居不用之地也然母親而父尊故坤猶半用而乾全不用也艮東北巽東南者少男進之後而長女退之先故亦皆不用也然男未就傅女將有行故巽稍向用而艮全未用也四者皆居四隅不正之位然居東者未用而居西者不復用也故下文歷舉六子而不數乾坤至其水火雷風山澤之相偶則又用伏羲卦云

王齋胡氏曰前論先天入卦有縱橫爲易之本故此論後天入卦亦有縱橫爲易之用也先天入卦固圖乾南坤北於象爲縱也離東坎西兩震東北巽西南兌東南艮西北於象皆爲橫矣後天入卦圖震東兌西於象爲橫也離南坎北艮東北巽東南坤西南乾西北於象皆爲縱矣先後天縱橫不齊者蓋先天對待以立其本而所重在乾坤後天流行以致其用而所重在震兌先天有乾坤之縱以定南北之位然後六子之橫布列於東西者備之以爲主是相爲對待以立本也後天有震兌之橫以當春秋之分然後六卦之縱其度全乎冬夏者貴之以爲始是迭爲流行以致用也本立用行先後天所以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或曰上文所以震兌離坎交而當用巽艮不交而未用乾坤純而不用又論六子致用乾坤不用至此則并乾坤皆以爲易之用何也蓋就後天入卦論乾坤則終於不用若合先後天入卦論先天所以立易之本後天所以致易之用則皆謂之入用矣況後天乾坤雖云不用而有六子以致用則用者雖在六子不用而主其用者實在乾坤豈無于用用故故亦皆以用言也○自震東兌西至坎離重也君一節專論震兌離坎居四方之正位而爲用事之卦震居東爲陽主乎進兌居西爲陰主乎退而東西之位以定離居南爲退之中坎居北爲進之中而南北之位以成離得乾位以陰卦居陽坎得坤位以陽卦居陰男女之互藏其宅也震當生育之始兌當收成之始離當長養之終坎當歸藏之終當其始者其貴輕當其終者其貴重也自乾西北

至不復用也爲一節專論四隅之卦乾坤以父母之老不復用巽艮以男女之長少而未用坤西南爲半用者謂其當長養收成之交母道當親也乾西北全不用者謂其當嚴凝主靜之候父道常尊也艮東北巽東南者以進退之先後定之男未就傅少而未習其事女將有行長而可以任其事也故巽稍用而艮全未用也然四卦雖皆四隅而居東方生育之位者猶未用居西方收成之位者全不用矣自故下文歷舉六子以下爲一節是摠上兩節論六子致用而乾坤不用也謂之曰不數乾坤者以致用在六子故不復及之耳而其下文仍用伏羲卦次者沿流遡源不容以後天而遺先天也問且如雷風水火山澤自不可喚做神朱子云神也者乃其所以動所以撓者也又云水火相逮一段與上面水火不相射同又自是伏羲卦又云上言六子用文王八卦之位者以六子主時故用而言故以四時爲序而用文王後天之序下[illegible]六子用伏羲八卦之位者推六子之所以主時成用而言故以陰陽交合爲義而用伏羲八卦之序蓋陰陽以其偶合卽六子之用行所以能変化盡

成萬物也蓋後天八卦以四時進退爲序先天八卦以陰陽交合爲義四時進退者用之所以行也故不以卦位之非其偶爲拘陰陽交合者体之所以立也故必以卦位之得其偶爲主要之先天以其偶合而八卦之体立則後天雖不以其偶合而六子之用自行此变化既成萬物固歸之文王卦文而所以变化既成萬物者實歸之伏羲卦次也不然聖人論伏羲卦次之後何爲必中之以然後能変化既成萬物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程子曰凡陽在下者動之象在中者陷之象在上者止之象陰在下者入之象在中者麗之象在上者說之象

玉齋胡氏曰此以八卦之性情爲言一陽起於二陰之下則爲動陷於二陰之中則爲陷終於二陰之上則爲止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則爲入附於二陽之中則爲麗見於二陽之上則爲說純於陽爲健純於陰爲順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鷄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此遠取諸物之象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此近取諸身之象

朱子曰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illegible]

[illegible]伊川皆不信象伊川說象只似譬喻樣[illegible]和云不[illegible]是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謂之象只是卦畫便是象亦說得好鄭東卿專取象如以鼎爲鼎革爲鑪小過爲飛鳥亦有義理但盡欲如此牽合附會便疎脫學者須先理會得正當道理了然後於此等些小零碎處收拾以相資益不爲無補程沙隨以井卦有井谷射鮒一句遂說井有蝦蟆之象其穿鑿一至於此某嘗作易象說大率以簡治繁不以繁御簡然易之取象各有不同却亦有難理會者如乾爲馬而乾之卦却專說龍之類是也或問孔子專以義理說易如何曰自上世傳流至此象數已分明不須更說故孔子只於義理上說伊川亦從孔子今人既不知象數但知孔子說只是說得半截不見上面來歷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

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今按坤求于乾得其初九而爲震故曰一索而得男乾求於坤得其初六而爲巽故曰一索而得女坤再求而得乾之九二以爲坎故曰再索而得男乾再求而得坤之六二以爲離故曰再索而得女坤三求而得乾之九三以爲艮故曰三索而得男乾三求而得坤之六三以爲兌故曰三索而得女

玉齋胡氏曰朱子云乾索於坤而得女坤索於乾而得男初間畫卦時不是恁地只是畫卦後便見有此象耳愚謂三男陽也乾之似也乃常之體求而後得三女陰也坤之似也乃常之於乾求而後得何也蓋三男本坤体各得乾一陽而成此陽根於陰故常之坤也三女本乾体各得坤一陰而成此陰根于陽故常之乾也邵子云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陰陽互根之義可見矣

凡此數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以爲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入用之位者也

玉齋胡氏曰此總論黃德也以下四節之言也書合先天後天之易而參之圖書矣伏羲先天之易圖以河圖爲本而其卦位未嘗不與洛書合且以乾南兌東南則老陽四九之位也離東震東北則少陽三八之位也巽西南坎西則少陰二七之位也艮西北坤北則老陰一六之位也其卦實與洛書合焉文王後天之易雖但本之伏羲然亦未嘗不與河圖合且以坎離當南北之正子午之中則兩卦各當天水火之一象離當地二天七之火而居南坎當天一地六之水而居北外此六卦則每卦其餘一象震始於之生當天三之木於東巽各木之實當地八之木于東南兌者金之生當地四之會終西乾者終之成當天九之金下兩北艮者土之一宮天五之土於東北坤者土之成當地十之土下西南坤艮所以獨配夫中宮之五十者以十實寄旺于四季無乎不在故配夫中數平其卦實與河圖合焉原其初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未必預見于書文王但據先天入卦以爲後天入卦未必追考于圖而方位既成自默相符合于以見天地之間河洛自然之數其與聖人心意之所爲自有不期合而合者此理之所必同也不可不察焉

性理會通卷十五終

易學啓蒙三

明蓍策第三

大衍之數五十

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則合爲五十矣

玉齋胡氏曰大傳云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又云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云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神物謂蓍蓍一根百莖可當大衍之數者二是五十者大衍之蓍數也以圖書中宮之數衍之亦爲五十而與蓍合圖書中數計五箇一衍而惟[illegible]之爲五箇十一數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極卽終也圖書中五下一點爲第一本身已自是一數衍而極之後面只有箇九以一合九爲十矣上一點爲第二本身已自是二數衍而極之後面只有箇八以二合八爲十矣左右中各一點皆然自一點小衍之爲十合五點大衍之通爲五十也盧洞董氏問云竊謂天地之數不過五而已五十者數之祖也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爲數祖宗大衍之數五十者卽此五點衍而乘之各極其數而合爲五十也是五也於五行爲土土于五常爲信水火木金不得土不能各成一行猶仁義禮智不實有之亦不能各成一德此五所以爲數之宗也不知是否朱子答云此說是

河圖積數五十五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獨五爲五十所因而自無所因故虛之則但爲五十又五十五之中其四十者分爲陰陽老少之數而其五與十者無所爲則又以五乘十以十乘五而亦皆爲五十矣洛書積數四十五而其四十者散布於外而分陰陽老少之數唯五居中而無所爲則亦自含五數而并爲五十矣

朱子曰大衍之數五十云者以天地之數五十有五除了金木水火土五數并天一便用四十九數家之說多不同此說却分曉一說參天兩地則是已虛了天一之數便只用天三對地二一說五是生數之極十是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亦是五十以十乘五亦是五十一說數始於一成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而成五十一說五奇五偶成五十五一說天三地二合而爲五位每位各衍之爲十故曰大衍皆通大聚聖人說這數不只是說得一路自然有許多通透去今以前一說推之天地之所以爲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蓍參天兩地三陽而二陰三二各陰陽錯而數之所以爲數五也是故三其三三其二而爲老陽老陰之數兩[illegible]三一其二二而爲少陰之數兩其二一其三而爲少陽之數皆五數也河圖自天一至地十積數凡五十有五而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故五虛中若無所爲而實乃五十之所以爲五十也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五得五而成十無此五數則五十者何自來耶洛書自一五行至九五福積數凡四十有五而其四十者亦皆因五而後得故五亦虛中若無所爲而實乃四十之所以爲四十也一六共宗而爲太陽之位數二七共朋而爲少陰之位數三八成友而爲少陽之位數四九同道而爲太陰之位數不得此五數何以成此四十耶卽是觀之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爲數宗祖太衍之數五十者卽此五數衍而乘之各極其十則合爲五十也是故五數散布於外爲五十而爲河圖之數散布于外爲四十而爲洛書之數衍而極之爲五十而爲大衍之數皆自此五數始耳○玉齋胡氏曰河圖五十因五而後得者一得五爲六一六合七二得五爲七二七合九三得五爲八三八合十一四得五爲九四九合十三五得五爲十總爲五十是皆因五而後得也五自無所因故虛之則四圖之數但爲五十以五乘十以十乘五而爲五十者以五乘十是爲五箇十以十乘五是爲十箇五乘乘取義皆可

以爲五十洛書中五亦自含五而并爲五十者天地間只有十數統衆中央五數自可以合得後面五數而成十并四隅四十亦合爲五十也蓋言圖書之數無往而不與大衍之數合者如此

其用四十有九

大衍之數五十而蓍一根百莖可當大衍之數者二故揲蓍之法用五十莖爲一握置其一不用以象太極而其當用之策已四十有九蓋兩儀體具而未分之象也

雲莊劉氏曰蓍之數七七七而四十九卦之數八八八而六十四七數奇故其德圓而神八數偶故其德方以知以是知卦不自變因蓍而後變此四十九蓍必言用者有蓍之用乃可以用卦也乾坤二用爲諸卦陰陽爻之通例亦因蓍而後有用耳若有卦而無蓍何以通其變而爲事哉此庖犧氏

畫卦之後必有贊於神明而生蓍其以此歟○玉齋胡氏曰説文云蓍蒿屬易以爲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龜策傳云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雲氣覆之趙彥肅易解欲以四十九莖握而未分爲太極之象朱子答云恐未穩當蓋太極形而上者也兩三四五形而下者也若四十九著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象則兩三四五亦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體矣蓋太極雖不外乎陰陽五行而亦不雜乎陰陽五行與其以握而未分者象太極反不若以一策不用者象之爲無病也又云虛天一故用四十九策又云參天兩地便是虛一去天一只用天參對地二偶又思謂一爲太極虛一所以見太極之無不存其不用者所以爲用之原歟

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掛者懸於小指之間揲者以大指食指間而別之奇謂餘數扐者扐於中三指之兩間也蓍凡四十有九信手中分各置一手以象兩儀而掛右手一策於左手小指之間以象三才遂以四揲左手之策以象四時而歸其餘數於左手第四指間以象閏又以四揲右手之策而再歸其餘數於左手第三指間以象再閏 五歲之象掛一一也揲左二也扐左三也揲右四也扐右五也 是謂一變其掛扐之數不五即九

扐掛 扐掛 扐掛

左 左

得五者三所謂奇也 五除掛一即四以四

約之爲一故爲奇即兩儀之陽數也

右 左

得九者一所謂偶也 九除掛一即八以四

約之爲二故爲偶即兩儀之陰數也

玉齋胡氏曰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此象兩也掛一所以象人而配天地此象三也四四揲而數之此象四時也揲蓍五歲内有再扐所以象五歲内有再閏掛一象一歲揲左象二歲歸奇于左爲一扐象三歲一閏揲右象四歲歸奇于右爲再扐象五歲再閏後掛者再扐之後復以所除之著合而爲一爲第二變再分再掛再扐也不言分二揲四歸奇獨言而後掛者明第二變之不可以不掛也○得五者三蓋以第一變右手餘三則左手餘一右手餘二則左手餘二右手除一則左手餘三以右手之三二一湊左手之一二三併掛一之數而各成其五則成五者凡三矣凡初揲而可得五者有此三揲也得九者一蓋以第一變右手餘四則左手亦餘四併掛一之數爲九初揲而可得九者只有此一揲也朱子云以四約之者揲之以四之義也又云凡四爲奇是一箇四也凡八爲偶是兩箇四

也一簡四爲一故爲奇即兩儀之陽數也
兩個四爲二故爲偶卽兩儀之陰數也

一變之後除前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四十四分掛揲歸如前法是謂再變其掛扐者不四則八

扐掛扐掛

右左	●●●●	得四者二所謂奇也　除同前義　不去掛一
右左	●●●●●●●●	得八者二所謂偶也　除同前義　不去掛一

玉齋胡氏曰前餘數即一變掛扐之數見存之策即一變過揲之數掛扐除五則過揲存四十掛扐除五則過揲存四十四掛扐之數不四則八左一則右必一左一則右必三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通掛一之數爲四與八也○得四者二自右一左二通掛一爲四右二左一通掛一亦爲四

是得四者凡有二揲也得八者二則右四左三通掛一爲八右三左四通掛一亦爲八是得八者凡有二揲也奇偶之說同上

再變之後除前兩次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三十六或三十二分掛揲歸如前法是謂三變其掛扐者如再變例

玉齋胡氏曰前兩次餘數即一變兩變掛扐之數見存之策即再變過揲之數掛扐若兩次除五四則過揲存四十掛扐若兩次除九及五八則過揲存三十六掛扐若兩次除九八則過揲存三十二

三變既畢乃合三變視其掛扐之奇偶以分所遇陰陽之老少是爲一爻

玉齋胡氏曰掛扐四五爲奇九八爲偶三奇爲老陽遇老陽者其爻爲□所謂重也二奇一偶爲少陰遇少陰者其爻爲--所謂折也二偶一奇爲少陽遇少陽者其爻爲一所謂單也三偶爲老陰遇老陰者其爻爲X所謂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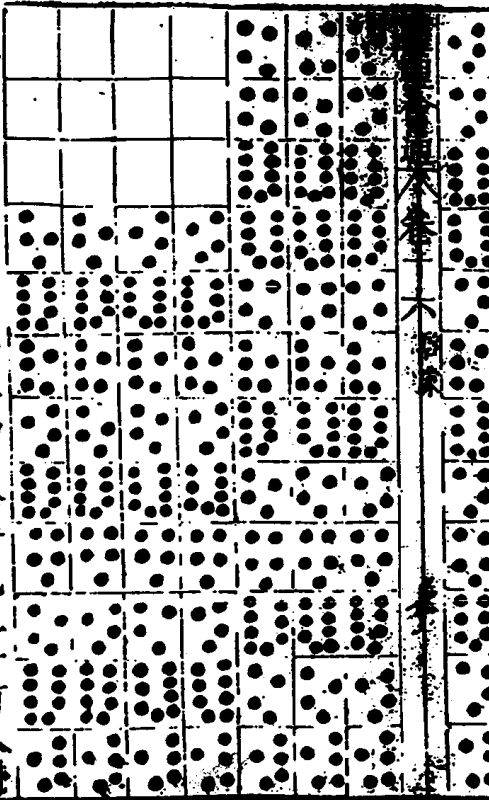
三　二　一

三	●	●	●	●
二	●	●	●	●
一	●	●	●	●
三	●	●	●	●
二	●	●	●	●
一	●	●	●	●
三	●	●	●	●
二	●	●	●	●
一	●	●	●	●

右三奇爲老陽者凡十有二掛扐之數十有三除初掛之一爲十有二以四約而三分之爲一者三一奇象圓而圍三故三一之中各復有三而積三

三之數則爲九過揲之數三十有六以四約之亦得九焉掛扐除一四分四十有八而得其一也一其十二而三其四也九之母也過揲之數四分四十八而得其三也三其十二而九其四也九之子也皆徑一而圍三也卽四象太陽居一含九之數也

黄氏瑞節曰此圖當分十二截看凡三奇有十二揲後做此圖解再言十二者是起例數○玉齋胡氏曰巳下四圖別老少掛扐之數而圖說又兼及過揲之數也此圖明老陽掛扐之策一個五兩個四是爲三奇凡十有二者言老陽之數其變凡十二揲也掛扐之數十有三除初掛之一爲十有二以四約其十二策之數而以三分之每一變計四數也爲一者三謂一個四策爲一一即四也卽奇也故不言四而言一合三變則爲一者凡三謂爲四者凡三也一奇象圓而圍三本參天之義是

於四策之中取一策以象圓而以三策爲圍三三而用其全此一之中復有三也如是而三象圖與三者凡三焉合三一奇用其全者而言則三一之中各復有三∴∴∴積三三……爲老陽之九以四約過揲三十六亦得四箇九也○掛扐除一四分四十八而得其一者以四十九策除初掛之一而四分四十八策計四個十二於其中得一個十二是爲四分中之一分一其十二而三其四也一個十二亦徑一之義三個四亦圍三之義即上文三三之數只是一個九故爲九之母過揲之數以四十八而四分之亦計四個十二于其中得三個十二是得四分中之三分三其十二而九其四也即上文三十六之數以四約之即是四個九故爲九之子一圍十二之亦徑一之義九個四亦圍三之義即四象中太陽占第一位而合九之數特揲蓍逐爻各有老少之數視其變與不變以爲占而由太極加倍以生者則老少在第二爻方見此又不可不知也

右兩奇一偶以偶爲主爲少陰者凡二十有八掛扐之數十有七除初掛之一爲十有六以四約而三分之爲一者二爲二者一一奇象圓而用其全

故二一之中各復有三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一二之中復有二焉而積二三一二之數則爲八過揲之數三十有二以四約之亦得八焉掛扐除一四其四也

自一其十二者而進四也八之母也過揲之數即八其四也自三其十二者而退四也八之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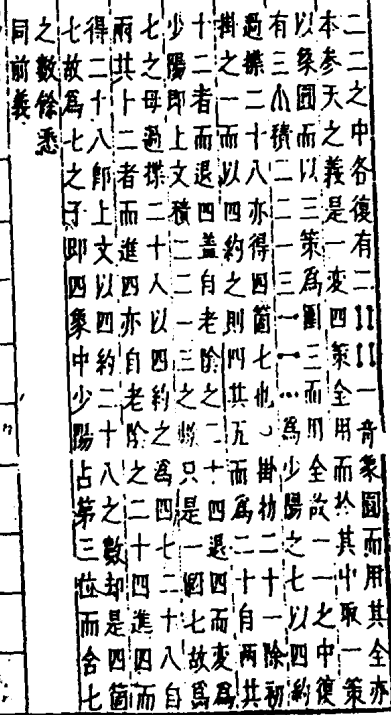
四象少陰居二含八之數也

玉齋胡氏曰此圖明少陰掛扐之策一個九兩個四或一個五一個四一箇八是爲兩奇一偶凡二十有八者言少陰之數其變凡二十八揲也掛扐之數十有七除初掛之一則爲十有六以四約其十六策之數而以三變分之兩變計四數一變計八數生爲一者二謂一箇四策爲一即四也即奇也故不言四而言一合二變則爲一者凡二[illegible]爲四者凡二也爲二者一謂二箇四策爲二二即八也即偶也故不言八而言二只一變則爲二者凡一也謂爲八者凡一也一奇象圖而用全亦參

天之義是於二變各四象全用而于其中各取一策以象圖而各以三策爲圖三而用其全故二之中各復有三小小二偶象方而用半亦本兩意之義是於一變八策中去其四不用而于所存四策中取二策以象方而以二策爲圖四而用其半故二之中復有二∷積二三一二一……爲少陰之八以四約過揲三十二亦得四個八也○掛扐十七除掛之一而以四約之則四其四爲十六自一其十二而進四蓋自老陽之十二進四而變爲少陰即上文積三三一二之數只是二箇八故爲八之母過揲三十二以四約之爲四八三十二自三其十二者而退四亦自老陽之三十六退四而得三十二即上文四約三十二之數却是四箇八故爲八之子即四象中少陰占第二位而含八之數餘悉同前義

右兩偶一奇以奇爲主爲少陽者凡二十掛扐之數二十有一除初掛之一爲二十以四約而三分之爲二者二爲一者一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二二之中各復有二一奇象圓而用其全故一一之中復有三焉而積二二一三之數則爲七過揲之數二十有八以四約之亦得七焉掛扐除一五其四也自兩其十二者而退四也七之母也過揲之數七其四也自兩其十二者而進四也七之子也即四象少陽居三含七之數也

玉齋胡氏曰此圖明少陽掛扐之策兩個八一個五或一箇九一箇八一箇四是爲兩偶一奇凡二十者言少陽之數其變凡二十揲也掛扐之數二十一除初掛之一爲二十以四約其二十策之數而以三變分之兩變計八數一變計四數也爲二者二請二箇四策爲二二即八也即偶也故不言八而言二合二變則爲二者凡二謂爲八者凡二也爲一者一謂一個四爲一一即四也即奇也故不言四而言一只一變則爲一者凡一謂爲四者凡一也二偶象方而用其半亦本兩地之義是于二變各八策中各去其四不用而于各存四策中谷取二策以象方而各以二策爲圖四而用半故

二二之中各復有二‖‖一奇象圓而用其全亦本參天之義是一變四策全用而於其中取一策以象圓而以三策爲圓三而用全故一之中復有三小積二二一三一一…爲少陽之七以四約過揲二十八亦得四箇七也掛扐二十一除初掛之一而以四約之則四其五而爲二十自兩其十二者而退四蓋自老陰之二十四退四而變爲少陽即上文積二二一三之數只是一箇七故爲七之母過揲二十八以四約之爲四七二十八自兩其十二者而進四亦自老陰之二十四進四而得二十八即上文以四約二十八之數却是四箇七故爲七之子即四象中少陽占第三位而含七之數餘悉同前義

右三偶爲老陰者四掛扐之數二十有五除初掛之一爲二十有四以四約而三分之爲二者三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三二之中各復有二而積三二之數則爲六過揲之數亦二十有四以四約之亦得六焉掛扐除一六之母也過揲之數六之子也四分四十有八而各得其二也兩其十二而六其四也皆圖四而用半也即四象太陰居四含六之數也

或問揲蓍之法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其第一揲不五則九第二揲不四則八計其奇數以定陰陽老少去其初掛之一何也西山蔡氏答曰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乃天地四時之生萬物也其奇數策數以定陰陽老少乃萬物正性命于天地也生蓍以分二掛一爲体揲四歸奇爲用立卦以

奇數爲依策數爲用在天地則虛其一而用四十九在萬物則又掛其一而用四十八此聖人所以知變化之道也○蓍之奇數老陽十二老陰四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合六十有四三十二爲陽老陽十二少陽二十三十二爲陰老陰四少陰二十八其十六則老陽老陰也老陽十二老陰四其四十八則少陽少陰也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老陽老陰乾坤之象也二八也少陽少陰六子之象也六人也○老陽之變皆四也十二變老陰之變皆八也四變少陽之變一四十二變兩八八變少陰之變一八四變兩四二十四變老陽少陽得奇策之本數而老陰之奇二十四以少陽之奇損之則得四少陰之奇十六以老陽之奇益之則得二十八故陽者君道首出庶物陰者臣道無成而代有終也○玉齋胡氏曰此圖明老陰掛扐之策一箇九兩箇八是爲三偶凡四者言老陰也數其變化四揲也掛扐之數二十五除初掛之一爲二十[illegible]以四約其二十四數而以三變分之每一變計入數也爲二者二謂四箇四策爲二二二即人也即偶也故不言八而言二合二變則爲二者凡三謂爲八

者凡三也二偶象方而用半本兩地之義是于[illegible]變八策中各去四不用而于各所行四策中各取二策以象方而各以二策爲圖四而用半此二之中復有二也如是而象方圖者凡三焉合三偶用半者而言則三二之中各復有二‖‖‖積三二‥‥‥爲老陰之六以四約過揲二十四亦得四箇六也○掛扐除一爲六之母者積其三二之數爲一箇六也過揲爲六之子者四約過揲之數爲四箇六也四分四十八掛扐得二分爲兩箇十二過揲得二分亦兩個十二六其四也兩其十二亦圖四之養六其四亦用半之義則四象中太陰占第四位而合六之數餘悉同前義○按本圖書篇有曰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爲一故參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以此參之揲蓍之法其三變之中掛扐之數一奇象圓而用其全是以四策皆用四而四策中以一奇象圓餘三奇爲陽用其全陽以一爲一故參其一陽而爲三非參天數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是以入策只用四而四策中以二策象方餘二策爲陰用其

半陰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非兩地然及揲之三變也因掛扐以見過揲則參兩尤有可言者以參天言老陽掛扐三奇十二象圓用全參其三奇爲九也過揲四九三十六亦參其十二也以兩地言老陰掛扐三偶二十四象方用半兩其三偶爲六也過揲四六二十四則亦兩其十二也以參天兩地言少陽掛扐兩偶一奇爲二十象方用半兩其二偶爲四象圓用全參其一奇爲三合而爲七過揲四七二十八則亦兩其八參其四也以參天兩地言少陰掛扐兩奇一偶爲十六象圓用全參其兩奇爲六象方用半兩其一偶爲二合而爲八也過揲四八三十二則亦參其八兩其四也二老陰陽之純分參天兩地而得之二少陰陽之辨合參天兩地而得之此占法所以爲妙也○又按前四圖皆因掛扐之數以論過揲之數已無可疑但掛扐之數尤有當辨者請得而究論之掛扐全數列于四圖者老陽十二而變數亦十二少[illegible]二十而變數亦二十至於老陰則二十四而變數推止于四少陰十六而變數乃有二十八此其故何哉[illegible]以西山蔡先生之說證之其論陰陽老少掛

扐之數有曰老陽少陽得奇策之本數而老陰之策二十四以少陽之奇二十損之而得四少陰之奇十六以老陽之奇十二益之而得二十八故陽者君道首出庶物陰者臣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其意益謂老陽之掛扐本十二自老陽變爲少陰也雖以其十二益之而乃得其本數之十二是老陽雖以其十二致益於少陰而奇之本數不見其或少少陽之掛扐本二十自少陽由老陰而變也雖得其十二之益而仍不越乎本數之二十焉是少陽雖受益于老陰之二十而奇之本數亦不見其或多此老陽少陽所以得奇策之本數也至於陰則有不可與陽等者矣老陰本二十四以其二十爲少陽所損故其數之變僅存其四是爲少陽所損而多者愛少也少陰本十六其餘十二爲老陽所益故其數之變乃得二十有八是爲老陽所益而少者愛多也此老陰少陰所以于奇策之本數有損益也是知陽者君道首出庶物于其奇策之本數不見其或盈而或縮陰者臣道無成而代有終其數于奇策之本數未免因陽以爲之損益矣此陽得制陰陰必從陽惟其從陽也故其數之多也

或爲陽所損其數之少也或爲陽所益推其例陰也故可以損陰之多而爲少可以益陰之少而爲多而其本數之一定者初未嘗有損益也以是觀之陽尊陰卑之義蓋可見矣○又嘗觀掛扐之數極其變則六十四而其中實該八卦之象老陽三變皆奇乾三畫純陽之象也老陰三變皆偶坤三畫純陰之象也至於少陰則該三女之象其乾索於坤而變爲巽離兌乎少陽則該三男之象其坤索于乾而變爲震坎艮乎少陰者陰之揲而其一變則二十有八以四約而七分之初變得偶者凡一巽之一陰在下也第二變得偶者凡三離之一陰在中也第三變得偶者凡三兌之一陰在上也合其一三三則七其四而爲二十八矣少陽者陽之揲其變則有二十以四約而五分之初變得奇者凡三震之一陽在下也第二變得奇者凡一坎之一陽在中也第三變得奇者凡一艮之一陽在上也合其一三一則五其四而爲二十矣要[illegible]二老則陽實陰虛故老陽多而老陰少二少則陽少陰多故少陽少而少陰多也然陽固少矣而長男則未嘗少其變有三肖父而得陽實之義至乎

中少二男則惟各得一變之象是長男之陽不可少而所以成其少者男之中與少也陰固多矣而長女則未嘗多其變惟一肖母而得陰虛之義至於中少二女則反各得三變之象是長女之陰不可多而所以成其多者女之中與少也此長男代父而長女代母所以其變數皆擬乾坤而中與少則或不及乎父或有踰於母此又陰陽之變不可執一拘也此其一變而得兩儀之象再變而得四象之象三變而得八卦之象互之爲六十四變而入卦之象又可以該六十四卦之象其自然之妙莫不各有法象也

凡此四者皆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蓋經曰再扐而後掛、又曰四營而成易、其指甚明、注疏雖不詳說、然劉禹錫所記僧一行畢中和顧彖之說、亦已備矣、近世諸儒乃有前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之說、考之於經、乃爲六扐而後掛、不應五歲再閏之義、且後兩變又止三營、蓋已誤矣。

玉齋胡氏曰按王輔嗣注云分而爲二一管也掛一象三二管也揲之以四三管也歸奇於扐四營也孔穎達疏云再扐而後掛者既分天于左手地于右手乃四四揲天之數最末之餘歸之合爲掛扐之一處是一扐也又以四四揲地之數最末之餘又合于前所歸之扐而總扐之是再扐而後掛也劉禹錫一辨易九六論云畢中和之學其傳原于一行禪師一行唐開元時所作大衍曆本議云綜盈虛之數五歲而再閏蓋其衍法皆以再扐而後掛也畢中和有揲法其言三揲皆掛正合四營之義朱子亦謂畢氏揲法視疏義爲詳顧彖之說未詳禹錫又自言揲法第一指餘一益三餘二益二餘三益一餘四益四第二指餘一益二餘二益[illegible]餘三益四餘四益三第三指與第二指同此可以見三變皆掛矣近世儒者若郭雍所著蓍掛辨疑專以前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其載橫渠先生之

言曰再扐而後掛每成一爻而後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且謂橫渠之言所以明注疏之失朱子辨之曰此說大誤恐非橫渠之言也再扐者一變之中左右再揲而再扐也一掛再揲再扐而當五歲蓋一掛再揲當其不閏之年而再扐當其再閏之歲也而後掛者一變既成又合見存之策分二掛一以起後變之端也今曰第一變掛而第二第三變不掛遂以當掛之變爲掛而象閏以不掛之變爲扐而當不閏之歲則與大傳所云掛一象三再扐象閏者全不相應矣且不數第一變之再扐而以第二第三變爲再扐又使第二第三變中止有三營而不足乎成易之數且於陰陽老少之數亦多有不合者其載伊川先生之說曰再以左右于分而爲二更不重掛奇朱子辨之曰此說尤多可疑然郭氏云本無文字則其傳授之際不無差舛宜矣又云第二第三揲雖不掛亦有四入之變蓋不必掛也示十辨之曰所以不可不掛者有兩說蓋三變之中前一變屬陽故其餘五九皆奇數後二變屬陰故其餘四八皆偶數屈陽者爲陽三而爲陰一皆圍三徑一之術屬陰者爲陰二而

為陽二皆以圓四用半之衍也是皆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三變之後其可為老陽者十二可為老陰者四可為少陰者二十八可為少陽者二十雖多寡之不同而皆有法象是亦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而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郭氏僅見第二第三變可以不掛之二端耳而遂執以為說夫豈知其掛與不掛之為得失乃如此哉大抵郭氏他說偏滞雖多而其為法尚無甚戾獨此一義所差雖小而深有害於成卦變爻之法尤不可不辨愚嘗考之第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非特為六扐而後掛三營而成易於再扐四營之義不協且後二變不掛其數雖亦不四則八而所以為四八者實有不同蓋掛則所謂四者左手餘一則右手餘二左手餘二則右手餘一不掛則左手餘一右手餘三左手餘二右手餘二左手餘三右手餘一此四之所以不同也掛則所謂八者左手餘四右手餘三左手餘三右手餘四不[illegible]則左手餘四右手亦餘四此八之所以不同也三變之後陰陽變數皆參差不齊[illegible]自然之法象矣豈其所識

且用此法則三變之中又以前一變為奇後二變為偶奇故其餘五九偶故其餘四八餘五九者皆三而九一亦圍三徑一之義也餘四八者四八皆二而四一亦圍四用半之義也三變之後老者陽饒而陰乏少者陽少而陰多亦皆有自然之法象焉

蔡元定曰按五十之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為奇者三為偶者二是天三地二自然之數而三揲之變老陽老陰之數本皆八合之得十六陰陽以老為動而陰性本靜故以四歸于老陽此老陰之數所以四老陽之數所以十二也少陽少陰之數本皆二十四合之四十八陰陽以少為靜而陽性本動故以四歸於少陰此少陽之數所以二十而少陰之數所以二十八也陽用老而不用少故六十四變所用者十二變十六變又以四約之陽用其三陰用其一蓋一奇一偶對待者陰陽之體陽三

陰一一饒一乏者陰陽之用故四時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物天地東西南可見而北不可見人之試觀亦前與左右可見而背不可見也不然則以四十九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則為奇者二為偶者二而老陽得八老陰得八少陽得二十四少陰得二十四不亦善乎聖人之智豈不及此而其取此而不取彼者缺以陰陽之躰數常均用數則陽三而陰一也

朱子曰初一變得五者三得九者一故曰餘五九者五三而九一後二變得四者三得八者二故曰餘四八者四八皆二三變之後為老陽者十有二老陰四故曰陽饒而陰乏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故曰陽少而陰多○沈氏筆談云易象九為老陽七為少陽八為少陰六為老陰其九七八六之數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為陰如爻之偶少為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illegible]三十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為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為震中為坎末為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一多為之主巽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多在初謂之巽中為離末為兌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其象三十有二諸家揲蓍說惟筆談簡而盡孔穎達非不曉揲法者但為之不熟故其言之易差然其于大數亦不差也畢中和觀疏義為詳術于厚祗劉夢得以為膚未于李者誤矣畢論三揲皆掛一正合四書之義惟以三揲之掛扐分皆于三指間為小誤然于其大數亦不差也其言餘一益三之陽乃夢得立文太簡之說使讀者疑其不出于自然而出于人意耳此與孔氏之說不可不正然恐亦不可不原其情也○蔡氏所謂以四十九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者蓋謂虛一外止用四十八分掛揲之餘為奇偶各二老陽老陰變數各八少陰少陽變數各二十四合為六十四八掛各得八為然此乃奇偶對待加倍而得者体數也若天三地二衍而為五十者用數也蓋体數常均用數測陽饒而陰乏也此正造化之妙若陰陽同稱老少一例是体數非用數也○玉齋胡氏曰舊注與今所用之法四十九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

初無以異而三變之分得五者三得四者二得九者一得八者二亦莫不同但其于第一變以或五或九者皆為奇第二第三變以或四或八者皆為偶與今所論五四為奇九八為偶者有不同耳蓍法所分蓋以前一變在先而屬奇故其餘九五亦奇數也後二變在後而屬偶故其餘四八亦偶數也不過因其數以分奇偶初未嘗違以此奇偶而定陰陽然以餘五九者為奇則五三九一亦有圖三徑一之義以餘四八者為偶則四八皆二亦有圖四用半之義況三變之後老陽十二老陰四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其饒之多寡自然之法象初不害其本同也朱子倚奉此說所以深明三變皆掛之得以證上文近世後二變不掛之失又以起下文若用近世之法三變之餘皆為圖三徑一之義而無復奇偶之分以辨其誤也○揲蓍之法所謂奇三而偶二者朱子書釋之于卷末云卷內蔡氏說為奇者三為偶者二蓋凡初揲左手餘一餘二餘三皆為奇餘四者為偶至再揲三揲則餘三者亦為偶故云奇三而偶二也二老本皆八二少本皆二十四者其實非揲蓍有此例蓋亦以天地之同陰陽各居其半本無多寡之殊以六十四卦言之陽卦三十二陰卦三十二以三百八十四爻言之陽爻百九十二陰爻百九十二夫如是則以陰陽老少而均之二老皆八合之得十六二少皆二十四合之得四十八亦言其体數對待一奇一偶本如此而已至于揲蓍而見于用用二老而不用二少然其為數之饒乏多寡實有不可槩論者是以三揲之變老者陽饒而陰乏少者陽少而陰多二老以陽之動為主故老陰以其四歸于老陽而老陽得十二老陰得四也二少以陰之靜為主故少陽以其四歸于少陰而少陰得二十八少陽得二十也合之計六十四變此則合老少之變以推二老之用再揲蓍而後見也体數常均者合陰陽老少之本數而言故一奇一偶對待皆陰陽之体也用數則陽三而陰一者于六十四變之中取其十六變者為用又以十六變之中以四約之則老陽十二而用其三老陰四而用其一是一饒一乏為陰陽之用也即此推之蔡氏之言了然矣邵子云天有四時一時四月一月四十日四四十六而分去其一是以一時三月一月三十日也四時

体數也三月三十日用數也躰雖具四而其一常不用也故用者止于三而極于九也以此證蔡氏之說則一時必無四月一月必無四十日老陽老陰必無本皆八之數少陽少陰必無本皆二十八之數所以為此言者亦指其躰數之常均耳至于用數則一時三月一月三十日陽用其二而陰用其一又豈可得而強同哉要之蔡氏損益之說觀此又較明白云

若用近世之法則三變之餘皆為圖三徑一之義而無復奇偶之分三變之後為老陽少陰者皆二十七為少陽者九為老陰者一又皆參差不齊而無復自然之法象此足以見其說之誤矣

黃氏瑞節曰此乃沙隨程氏之說第二三變不掛則十八變之間多不得老陰也○玉齋胡氏曰舊法三變皆掛之則初變五三⁝⁝九一⁝為圖三徑一之義後二變四八皆二⁝⁝⁝而為圖四用半之義今後二變不掛則皆四三⁝⁝八一⁝並如前一變之五三九一而無復後二變之四八皆二故惟有圖三徑一之術而無圖四用半之術也尚安有奇偶之分哉是以三變之後老少變數譬有六十四而參差不齊無自然之法象矣今為圖以附于卷後庶觀者易見其誤云

至於陰陽老少之所以然者則請復得而通論之蓋四十九策除初掛之一而為四十八以四約之為十二以十二約之為四故其揲之一變也掛扐之數一其四者為奇兩其四者為偶其三變也掛扐之數三其四一其十二而過揲之數九其四三其十二者為老陽掛扐過揲之數皆六其四兩其十二者為老陰自老陽之掛扐而增一四則是四

其四也一其十二而又進一四也自其過揲者而損一四則是八其四也三其十二而損一四也此所謂少陰者也自老陰之掛扐而損一四則是五其四也兩其十二而去一四也自其過揲而增一四則是七其四也兩其十二而進一四也此所謂少陽者也二老者陰陽之極也二極之間相距之數凡十有二而三分之自陽之極而進其掛扐退其過揲各至于三之一則爲少陰自陰之極而退其掛扐進其過揲各至于三之一則爲少陽

朱子曰老陽掛扐之數十二而老陰二十四老陽過揲之數三十六而老陰二十四其相距之數凡

十二而三分之老陽掛扐之數十二而少陰則十有六是少陰進其掛扐者四而于二老相距之數得三之一老陽過揲之數三十六而少陰三十二是少陰退其過揲者四而于二老相距之數亦得三之一若少陽之于老陰退其掛扐者四進其過揲者四而于二老相距之數亦得三之一焉

○西山蔡氏曰四十九蓍去掛一之蓍則四十八以四約之爲十二以十二約之爲四四與十二十二與四究轉積因爲四十八四十八者蓍之所以變化故其數之成四與十二自然相爲經緯也老陽奇數十二以十二約之得一則一之象也以四約之得三則三之象也老陰奇數二十四以十二約之得二則川之象也以四約之得六則三之象也老陽策數三十六以十二約之得三則三天之象也以四約之得九則用九之象也老陰策數二十四以十二約之得二則兩地之象也以四約之得六則用六之象也少陽奇數二十以十二約之得一餘八由老陰而息蓋陽之未成者也以四約之得五則☳☵☶之象也少陰奇數十六以十二約之得一餘四由老陽而消蓋陰之未成者也以四約之得四則☴☲☱之象也少陽策數二十八以十二約之得二餘四由老陰而息蓋陽之未成者也以四約之得七則不用之七也少陰策數三十二以十二約之得二餘八由老陽而消蓋陰之未成者也以四約之得八則不用之八也老陽之奇數進十二則老陰之奇數也策數退十二則老陰之策數也老陰之奇數退十二則老陽之奇數也策數進十二則老陽之策數也少陽之奇數進十二則少陰之策數也策數退十二則少陰之奇數也少陰之奇數進十二則少陽之策數也策數退十二則少陽之奇數也老陽之奇數進四則少陰之奇數也策數退四則少陰之策數也老陰之奇數退四則少陽之奇數也策數進四則少陽之策數也少陽之奇數退四則少陰之奇數也策數進四則少陰之策數也少陰之奇數進四則少陽之奇數也策數退四則少陽之策數也少陽之奇以十二約之餘八策數以十二約之餘四蓋老陰之[illegible]陽未成也少陰之奇以十二約之餘四策數以十二約之餘八蓋老陽之變陰未成也此易之所以用九用六不用七與八也或曰八卦乾坤卽老陽

老陰也震坎艮巽離兌卽少陽少陰也今掛乾[illegible]不用而震坎艮巽離兌致用蓍法乃不用七八而用九六何也曰八卦主尊卑蓍主動靜故不同也

○玉齋胡氏曰老陽掛扐十二老陰掛扐二十四老陽過揲三十六老陰過揲二十四其間相距各爲十二也自老陽變爲少陰以其掛扐十二進一四則爲少陰掛扐十六以其過揲三十六退一四則爲少陰過揲三十二自老陰變爲少陽以其掛扐二十四退一四則爲少陽掛扐二十以其過揲二十四進一四則爲少陽過揲二十八此所謂二極之間相距之數凡十有二掛扐過揲皆進退以四而成二少者如此各至于三之一者以十二分爲三分其進退各至于三分中一分而成二少也一分指四數言

老陽居一而含九故其掛扐十二爲最少而過揲三十六爲最多少陰居二而含八故其掛扐十六爲次少而過揲三十二爲次多少陽居三而含七

故其掛扐二十爲稍多而過揲二十八爲稍少老陰居四而含六故其掛扐二十四爲極多而過揲亦二十四爲極少葢陽奇而陰偶是以掛扐之數老陽極少老陰極多而二少者一進一退而交於中焉此其以少爲貴者也陽實而陰虛是以過揲之數老陽極多老陰極少而二少者亦一進一退而交於中焉此其以多爲貴者也

朱子曰少陰掛扐十六比老陽十二爲進四少陽掛扐二十比老陰二十四爲退四少陰過揲三十二比老陽三十六爲退四少陽過揲二十八比老陰二十四爲進四故皆曰一進一退而交于中○王齋胡氏曰老陽居一含九少陽居三含七其位與數皆奇老陰居四含六少陰居二含八其位與

數皆偶主陽之奇而言則掛扐以少爲貴故老陽極少少陰次少而老陰掛扐極多少陰掛扐次多者不能以並乎陽之少也老陽少陽位數皆奇則一而實老陰少陰位數皆偶則二而虛主陽之實而言則過揲以多爲貴故老陽極多少陽次多而老陰過揲極少少陰過揲次少者不能以並乎陽之多也壹皆以陽之奇與實者爲主其尊陽之義可見矣二少掛扐過揲皆一進一退而交于二老之中者即上文二老進退各至于三之一以成二少之義

凡此不唯陰之於陽旣爲二物而迭爲消長而其一物之中此二端者又各自爲一物而迭爲消長其相與低昂如權衡其相與判合如符契固有非人之私智所能取舍而有無者

王齋胡氏曰陰陽二物指二老言迭爲消長指掛扐過揲言同一掛扐也老陽以長而變爲少陰老陰則以消而變爲少陽同一過揲也老陽以消而變爲少陰老陰則以長而變爲少陽此迭爲消長以成二少也一物指或爲老陽一物或爲老陰一物言二端指掛扐過揲言且以老陽一物論之老陽掛扐十二視少陰掛扐十六消矣少陰掛扐十六視老陽掛扐十二則爲長焉老陽過揲三十六視少陰過揲三十二長矣少陰過揲三十二視老陽過揲三十六則爲消焉掛扐長則過揲消過揲長則掛扐消推之老陰一物之中亦然相與低昂如權衡陽長則陽昂而陰低陰長則陰昂而陽低如權衡之有輕重也相與判合如符契合焉而陰陰二物迭爲消長判焉而一物之中又各自有消長如符契之有判合也

而況掛扐之數乃七八九六之原而過揲之數乃七八九六之委其勢又有輕重之不同而或者乃欲廢置掛扐而獨以過揲之數爲斷則是舍本而取末去約以就煩而不知其不可也豈不悞哉

雲莊劉氏曰掛扐之數所以不可廢置者有兩儀三才四時閏餘之象焉聖人當時若不以掛扐爲主將四十有九之蓍分二之後去其一足矣何必掛之以象三才揲左之後去其所餘之奇足矣何必扐之以象閏揲右之後又去其所餘之奇足矣何必再扐之以象再閏所以然者正欲以掛扐爲主也若夫乾坤之策以過揲紀之而不及掛扐者畢竟過揲之數皆四十九蓍中之策以掛扐定爻之老少復以過揲紀爻之策數則蓍之全數於卦爻皆有用矣如必欲廢置掛扐盡用過揲是爲不知本之論也其誤可勝言哉○王齋胡氏曰有過揲必先有掛扐掛扐所以爲七八九六之原有掛扐而后有過揲過揲所以爲七八九六之委朱子辨邢氏云四十九蓍者之全數也以其全而揲之則其前爲掛扐其後爲過揲以四乘掛扐之數必得過揲之策以四除過揲之策必得掛扐之數其自然之妙如牝牡之相衡如符契之相合可以掛勝而不可以相無且其前後相因固有次第而掛

扐之數所以為七八九六又有非偶然者皆不可以不察也今于掛扐之策既不知其所自來而以為無所預於揲法徒守過揲之數以為正策而亦不知正策之所自來也其欲增損全數以明掛扐之可疑是又不知其不可相無之說其失益以甚矣又答郭氏書云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衆而繁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衆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異說也然七八九六所以為陰陽之老少者其說本于圖書定于四象其歸奇之數亦因揲而得之耳大抵河圖洛書者七八九六之祖也四象之形體次第者其父也歸奇之奇偶方圓者其子也過揲而以四乘之者其孫也今自歸奇以上皆棄而不錄而獨以過揲四乘之數為說恐未究象數之本原也按此二條說掛扐過揲本末先後最為精密所以正郭氏之誤無餘說矣此節所謂或者正指郭氏言也

五與四四去掛一之數則四三十二也九與八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六二十四也五與八八九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五二十也九與四四五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四十六也故去其三四五六之數以成九八七六之策此之謂也

朱子曰邵子此條是說陰陽老少掛扐之數啟蒙引之者蓋以証掛扐之數乃七八九六之原以掛扐歸奇言之老陽得三四少陽得四四少陽得五四老陰得六四今不用三四五六之數而以奇偶取徑一圍三圍四用半之義者以成七八九六之策故也○玉齋胡氏曰老陽掛扐十三去初掛一為十二老陰掛扐二十五去初掛一為二十四少陽掛扐二十一去初掛一為二十少陰掛扐十七去初掛一為十六此去初掛之一以驗奇偶多寡之所由分也奇偶既分用數斷判奇圍用全而徑一圍三偶方用半而徑一圍四是以老陽掛扐三奇十二全用又于三奇內去一策以象圓而三一之中各復有三積三三之數為九是去三以成九也少陰掛扐兩奇一偶十六兩奇全用故四策各全用一偶用半故八策只用四亦用十二於兩奇內去一數以象圓而二二之中各復有三於一偶內去二數以象方而二一之中復有二積二三一二之策為八是去四以成八也少陽掛扐兩偶一奇二十一奇用全故四策全則兩偶用半故八策各用四亦用十二于一奇內去一數以象圓而一之中復有三于兩偶內各去二數以象方而三二之中各復有二積一三二二之策為七是去五以成七也老陰掛扐三偶二十四用半亦只用十二又于三偶內各去二數以象方而三二之中各復有二積三二之策為六是去六以成六也此去三四五六之數以成九八七六之策也是知老少掛扐去初掛之後多寡雖不同而用全用半均不過十二之數以其十二者去三則成九去四則成八去五則成七去六則成六十二乃老陽掛扐之[illegible]也壹是皆以老陽之數為準而去取以成九八七六為其尊陽之意又可見于此矣

一爻已成再合四十九策復分掛揲歸以成一變

每三變而成一爻並如前法

朱子曰今按四象之數乃天地之間自然之理其在河圖洛書各有定位故聖人畫卦自兩而生有畫以見其象有位以定其次有數以積其實其為四象也久矣至于揲蓍然後掛扐之奇偶方圓有以兆之於前過揲之數有以乘之于後而九六七八之數隱然于其中未畫之前先有此象數聖人畫卦時依據畫出揲蓍者又隨其所得掛扐過揲之數以合焉非是元無實理而畫卦揲蓍之際旋次安排出來也○老少於經後無明文然揲蓍之法以奇偶分之然後爻之陰陽可得而辨又于其中各以老少分之然後爻之陰陽變與不變可得而分經之用九用六正謂此也若其無此則終日揲蓍不知合得何卦正使得卦不知當用何爻◎九六之說嘗謂五行成數去其地十之上而不用則七八九六而已陽奇陰偶故七九為陽六八為陰陽進陰退故九六為老而七八為少陽極於九

則退八而爲陰陰極千六則進七而爲陽一進一退循環無端龜山所謂參之爲三兩之爲六乃康節以三爲貞數故以三兩乘之而得九六之數也○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納四以奇爲少以偶爲多而巳九入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体圓其法徑一闈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体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二而爲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二十六矣歸奇積三二而爲六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二十四矣○二老變之說無他到極處了無去處只得變九上更去不得了只得回來做人六下來便是五生數了亦去不得所以却去做七○揲着雖是一小事自孔子來千五百年人都理會不得唐人雖說得有病大体理會得是近來說得大乖自郭子和恰子和以掛一爲奇以揲之餘爲扐又不用老少只用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爲[illegible]數以爲聖人從來只說陰陽不會說老少不知既無老少則七八九六皆無用又何以爲卦又以第一揲扐爲扐第二第三揲不掛爲扐第四又掛[illegible]

此則緣五年再閏
是六年再閏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者積六爻之策各三十六而得之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積六爻之策各二十有四而得之也凡三百六十者合二百一十有六百四十有四而得之也當期之日者每月三十日合十二月爲三百六十也蓋以氣言之則有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言之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今舉氣盈朔虛之中數而言故曰三百有六十也然

少陽之策二十八積乾六爻之策則一百六十八少陰之策三十二積坤六爻之策則一百九十二此獨以老陰陽之策爲言者以易用九六不用七八也然二少之合亦三百有六十

玉齋胡氏曰策指過揲之策乾坤二老之策足以當期之數二少之策亦足以當期之數易以九六名爻故言老而不言少朱子答程可久云不可專指乾坤之爻爲老陽老陰其實六爻之爲陰陽者老少雜錯大傳以六爻乘二老言故云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坤之策百四十四凡三百六十然爲六子諸卦者亦互有老少焉以策數合之亦三百六十若便以乾坤皆爲老陰陽六子皆爲少陰陽則恐未安也三百六十當期之日期者周也謂周[illegible]歲也以氣言則有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言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今云三百六十者比之氣盈則少六日不得謂之盈比之朔虛則多六日不得謂之虛

是蓋於氣朔盈虛之間指其數之中者爲言數也坤之策合之爲三百六十亦正足以當期之數也○按閏法始于堯典云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朱子云天体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三百三十五分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也百四十分

日之二百七十五十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愚謂天体圓如彈丸半覆地上半在地下以二十八宿分周天之度共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朱子云天無体只二十八宿便是体也四分度之一者天行每一度計九百四十分分爲四分則計四箇二百三十五分而得共四分之一也天行過一度者天行健一日一夜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過一度也朱子云日月皆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那角上天則周了又過那角些子日日累將去到一年便與日會又云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季通嘗言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那大虛空裏觀天自是日日衮得不在舊時處所謂日之二百三十五者在天爲度在歲爲日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亦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也天一度有九[illegible]四十分歲一日亦有九百四十分均以四分分之每分計二百三十五分是天與日所行之餘分也所謂二百三十五者即四分度之一耳日與天會

者一期內二十四氣必有三百六十六日雖遇重閏年亦同如自今年冬至至來年冬至前一日必三百六十六日也與天俱來年冬至三百六十六日上會而成一歲也十九分度之七者以九百四十分分爲十九分每分計四十九分四厘七毫六絲八秒十九分內中取七分總爲三百四十六分三厘一毫五忽七絲六秒此月行一月不及天與日常度之餘分也如是則月行一日不及日十二度三百四十六半每月積至二十九日日四百九十分上其不及日者三百六十五度二百三十五分則日所進過之度恰周得本數而月所不及之度亦退盡本數恰恰與日會爲成一月合十二箇二十九日計全日三百四十八十二箇四百九十九分積五千九百八十八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六日零一百四十八通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此一歲月行之常數也月與日會處係于每月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上會如正月斗柄指寅寅與亥合日月則會于亥其辰爲陬皆二月斗柄指卯卯與戌合日月則會于戌其辰爲降婁積十二會皆于斗柄所指之宮合宮上會

也三百六十爲一歲之常數者以五行之氣言之各旺七十二日則五其七十二爲三百六十以六甲之數言之每甲六十六共六十亦三百六十以乾坤二篇之策言之乾二百一十六坤百四十四亦合三百六十所謂一歲之常數也氣則二十四氣自今年冬至至來年冬至前一日計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是于三百六十日外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者爲氣盈朔則十二月朔自今年十一月初一至來年十一月初一前一日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是于三百六十日內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者一歲閏積氣朔之數計十日八百二十七分三歲一閏積氣朔之數二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計三十二日六百單一分五歲再閏積氣朔之數五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計五十四日二百七十五分但五歲內無再閏而易緊乃有五歲再閏之文者蓋以氣盈六日朔虛六日而再閏在五歲[illegible]者奇成數也氣盈五日二百三十五分朔虛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而再閏在六歲內者本本數也十九歲七閏爲一章者蓋九爲天數之終十爲地數

之終十九歲而天地之數俱終故當七閏也自一歲餘十日零八百二十七分積十九年得全日一百九十日零分積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分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計成日一十六日零六百七十三分通前所得全日總計二百單六日零六百七十三分將此數于十九年內分作七箇閏月計三七二百一十日內少三日二百六十七分七閏月之中合除此三日三百六十七分均作三箇月小盡正恰好故氣朔分齊定之冬至在十一月朔是爲至朔同日而爲一章之歲者皆論之日月皆麗乎天者也日之行此天只[illegible]又一度月之行乃不及日十二度何哉蓋天象[illegible]而在上日爲陽之精月爲陰之精也造化之間陽大陰小陽饒陰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此日行所以常過月行所以常不及也且一歲朔虛五日五百九十二分固月之所不及行者矣氣盈五日二百三十五分亦月之所不及行者也使日之運常有餘月之運常不足不置閏以齊之積之三年春之一月入于夏子之一月入于丑矣又至于三失閏則春季皆入于夏十二失閏子年皆入于丑矣何以成造化之

功哉故聖人作曆必歸餘於一閏以補月行不及了日之數則至月之行也始可與一歲日與天會之數相參爲一至十九年而氣朔分齊無毫髮之差矣聖人裁成輔相之功豈淺淺哉或云曆家之說則以爲日行遲一日行一度月行速一日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何也曰陳安卿常問天道左旋自東而西日月右行則如何朱子云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却成每日退了一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之天却成退了十三度有奇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行遲月行速也然則日行却得其正愚謂欲知日速月遲其遲有易見者且日月會于晦朔之間初一日晚最好看起日纔西墜微茫之月亦隨之而墜矣至初二便相隔微闊初三生明以後相去漸遠一日遠似一日値至十五日月對望則是日行速進而遠遠至半天月行遲退而不及亦遠半天矣自十六至月晦日行全遠盡一天月行全不及亦盡一天即所謂日進盡本數月退盡本數而復相會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二篇者上下經六十四卦也其陽爻百九十二每爻各三十六策積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策積之得四千六百八又合二者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若爲少陽則每爻二十八策凡五千三百七十六少陰則每爻三十二策凡六千一百四十四合之亦爲萬一千五百二十也

西山蔡氏曰此節過揲之蓍大衍之終也策所蓍也乾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六策坤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百四十有四策此陰陽自然之數聖人立大衍之法以倚之所謂參天兩地而倚數也天地之運大小皆極于三百六十大衍乾坤之策當期之日其所謂與天地相似者也陽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三十六策積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二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策積之得四千六百八策一篇之策分陰爻陽爻爲二也合之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當萬物之數此天地流行之數歲月日時之積也詳見經世指要上篇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四營者四次經營也分二者第一營也掛一者第二營也揲四者第三營也歸奇者第四營也易變易也謂揲之一變也四營成變三變成爻一變而得兩儀之象再變而得四象之象三變而得八卦之象一爻而得兩儀之畫二爻而得四象之畫三爻而得八卦之畫四爻成而得其十六者之一五爻成而得其三十二者之一至於積七十二營而成十有八變則六爻見而得乎六十四卦之一矣然方其三十六營而九變也已得三畫而八卦之名可見則內卦之爲貞者立矣此所謂八卦而小成者也自是而往引而伸之又三十六營九變以

成三畫而再得小成之卦者一則外卦之爲悔者亦備矣六爻成内外卦備六十四卦之别可見然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而觸類以長焉則天下之事其吉凶悔吝皆不越乎此矣

朱子曰四營而成易易字只是簡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若說易之一變却不可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西山蔡氏曰易者未入用也變者已入用也○玉齋胡氏曰一變而得兩儀之象至三變而得八卦之象蓋一爻以三變而成猶八卦以三畫而成故以爲象也一變而得兩儀之象謂得五者象陽儀得九者象陰儀再變而得四象之象謂得五四者象太陽得五八者象少陰得九四者象少陽得九八者象太陰[illegible]變而得八卦之象謂得五四四者象乾得五四八者象兌得五八四者象離得五八八者象震得九四四者象巽得九四八者象坎得九八四者象艮

得九八八者象坤其逐變皆彷彿近似于儀象卦而未有其畫故推以其象言之一爻而得兩儀之畫謂初揲而得一者爲陽之儀必自乾至復三十二卦得一者爲陰之儀必自姤至坤三十二卦也二爻而得四象之畫謂再揲而得二者爲太陽必自乾至臨十六卦得二者爲少陰必自同人至復十六卦得二者爲少陽必自姤至師十六卦得二者爲太陰必自遯至坤十六卦也三爻而得八之畫謂三揲而得三者爲乾必自乾至泰八卦得三者爲兌必自履至臨八卦也餘放此四爻而得十六者之一謂四揲而得四爻與得☰者必自乾至大壯四卦得☰者必自小畜至泰四卦餘放此五爻而得三十二者之一所謂十六卦中一卦也五爻而得三十二者之一謂五揲而得五爻則得☰者非乾則夬得☱者非大有則大壯餘放此所謂三十卦中一卦也以至六揲而得六爻則一卦于是乎成而六十四卦之中各隨所遇而得其一矣朱子屢言揲蓍求卦之法謂一爻成只有三十二卦二爻成只有十六卦三爻成只有八卦四爻成只有四卦五爻成只有二卦六爻既成一卦乃定者此之謂也或問内卦爲貞外卦爲悔如何朱子云貞悔出洪範貞看來是正悔是過意凡悔字都是過了方悔這悔了只過底意思下三爻便是正卦上三爻似過多了思是如此又云内卦爲貞外卦爲悔因說生物只有初時好凡物皆然康節愛說又云康節看物事便成四節渠只前這其盛日如看花方其蓓蕾向盛也半開漸盛正開大盛則衰矣人之勢稍者必衰強壯者必死康節一見便能知之觸類以長朱子謂如占得這一卦則就上面推看如乾則推其爲圖爲君爲父之類觸其類於彼而長其見於此則奉天下之事或吉或凶或自悔而趨吉或自吝而向凶者皆可以決諸此而無復疑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者言幽明之相應如賓主之相交也祐神者言有以佑助神化之功也○卷内蔡氏說爲奇者三爲偶者二蓋凡初揲左手

餘一餘二餘三皆爲奇餘四爲偶至再揲三揲則餘三者亦爲偶故曰奇三而偶二也

朱子曰道是無形底物事因卦詞說出來道這是吉這是凶這是可爲這是不可爲此道因詞顯也又曰德行是人做底事因數推出來方知得這事是人硬恁地做都是神之所爲又曰德行是人事却須決于蓍此行以數神也幽明之相應如賓主之相交者幽言蓍也明言人也蓍與人之相應無異於賓主之交而酬酢也方揲之初則人爲主而蓍爲賓既揲之後則蓍爲主而人爲賓又曰神不能自說言以與人必待蓍而後見告佑助于神也○繫辭言蓍法大衍只是聯其大略恩別有文字令不可見但知天數五地數五此是隱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蓍文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是孔子解文分引爲二是本文以象兩是解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扐皆是本文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之類皆解文也乾之策二

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千則斷之以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凡子則斷之以當萬物之數於此可見○黄氏瑞節曰大衍之說朱蔡可謂備矣武陵丁氏云朱子以五乘十之說於諸家爲近至于四十有九率不過歸之虛一而已未有得夫五十數與四十九之今者予是萃五十七家之說爲稽衍而自爲原衍翼衍凡三卷其說曰有以先天兩儀四象八卦合四十九所虛之一是爲太極者有謂四十九與五十皆天地之數各有自乘而以中數自乘除之者二說似矣而未也蓋天地之數各五合而衍之通得九位一與二爲三二與三爲五三與四爲七四與五爲九五與六爲十一六與七爲十三七與八爲十五八與九爲十七九與十爲十九九位各有奇而五位各有偶置其五位之偶是爲五十大衍之体數也存其九位之奇則得四十有九大衍之用數也一居其中不用而左右之位各四有掛一分二[illegible]四之象焉丁氏之說又出朱蔡之外備之備也已撮其圖入諸書圖類大略用此以見朱子所謂聖人說數不只說得一路自然有許多通透信矣

性理會通卷十七

易學啓蒙四

考變占第四

朱子曰易中先儒舊說皆不可廢但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類未及致思耳卦變獨於彖傳之詞有用故也○卦變所謂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爲自彼卦而來耳非眞先有彼而後方有此卦也古註說賁卦自泰卦而來先儒非之以爲乾坤合而爲泰豈有泰復爲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都了[illegible]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横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絡無所拘泥則無不通耳○潛室陳氏曰伊川正是破否泰卦變之說故以卦變皆從乾坤來蓋易中[illegible]變多是二陽三陰類於否泰與其主否泰寧主乾坤乾坤猶卦之母否泰則甚無義若知諸卦皆可變之說則知主乾坤者猶非況否泰乎蓋卦變之

法每一卦皆可變爲六十四卦如賁之變或主內卦則自損而來或主外卦則自既濟而來此所會之通例不必三陽三陰皆可推程子之例可稱於三陽三陰之卦或三畫不等者卽推之不通若曉通例卽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卦卦皆然所謂易也若只乾坤二變則非變矣

乾卦用九見羣龍無首吉象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坤卦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用九用六者變卦之凡例也言凡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皆用六而不用八用九故老陽變爲少陰用六故老陰變爲少陽不用七八故少陽少陰不變獨於乾坤二卦言之者以其在諸卦之首

又爲純陽純陰之卦也。聖人因繫以辭，使遇乾而六爻皆九，遇坤而六爻皆六者，卽此而占之。蓋羣龍無首則陽皆變陰之象，利永貞則陰皆變陽之義也。餘見六爻變例。歐陽子曰乾坤之用九用六何謂也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變而七八無爲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六九也及其筮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無九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六十四卦皆然特於乾坤見之則餘可知耳○愚按此說發明先儒所未到最爲有功其論七八多而九六少又見當用占法三變皆掛扐一行說朱子曰陽爲大陰爲小如大過小過之類皆是以卦陽而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爲陽矣所以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也○遇乾而六爻純九得坤而六爻純六者皆當直此例占其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左傳蔡墨所謂乾之坤曰見羣龍無首者可以見其一斑也

蓋羣龍無首卽坤之牝馬先迷也利永貞卽乾之不言所利也○見羣龍謂值此六爻皆九乾無首謂陽變而陰也剛而能柔故吉而聖人因之以發明剛而不過爲用剛之道也凡揲而六爻皆九者則以此辭占之蔡氏引此杜註亦如此說○七八九六雖是逐爻之數然全卦七八則當占本卦辭三爻七八則當占兩卦辭全卦九六則當占之卦辭○進齋徐氏曰六爻皆用九則乾變之坤九者剛健之極天德也天德不可爲首指卦變言卽坤無首之義亦謂純剛有所不足也蓋用九者物稀必變剛而能柔不爲物先用坤道也○玉齋胡氏曰羣龍六龍也筮得六爻皆用老陽之九則變而之坤既變而坤故不可爲首首先乾坤爲首則先迷矣亦貞陽也筮得六爻皆用老陰之六則變而之乾既變而乾故以大終大陽也易中稱大爲陽也乾爻七九坤爻八六者義謂過甚而爻者爲老陽之九其間亦有不變而爲少陽之七者過揲而變者爲老陰之六其間亦有不變而爲少陰之八者七八常多九六常少者七八每易遇以其或奇爻錯之不齊故常多也九六每難遇以其老陽必三奇老陰必三偶故常少也又見當時占法三變皆掛者蓋三變皆掛則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爲易遇老陽十二爲難遇後二變不掛則老陽二十七遇之甚易矣

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彖辭爲卦下之辭孔成子筮立衛公子元遇屯曰利建侯秦伯伐晉筮之遇蠱曰貞風也其悔山也潛室陳氏曰貞悔字皆從卜○玉齋胡氏曰朱子云陽用九而不用七且如占得純乾卦皆七數這却不是變底他未當得九未在這爻裏面所以只就占上面彖辭他亦然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者朱子云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事之主悔是事之客貞是事在我底悔是應人底今就占本卦彖辭而分內外卦爲貞悔者大底筮法有變卦則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無變卦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此又是兼內外卦體惟斷如貞風悔山之類是以貞爲我悔爲彼也○左昭七年衛孔

成子欲立公子元筮之遇屯以示子朝子朝曰元亨且其繇辭曰利建侯子其建之成子遂立元卽靈公也○僖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其卦遇蠱貞風也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遂獲晉侯以歸

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沙隨程氏曰畢萬遇屯之比初九變也蔡墨遇乾之同人九二變也晉文公遇大有之睽九三變也陳敬仲遇觀之否六四變也南蒯遇坤之比六五變也晉獻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玉齋胡氏曰一爻變者凡六卦有圖在後如第一圖以乾爲本卦一爻變自姤至夬以坤爲本卦一爻變自復至剝是也餘放此沙隨所舉六事皆各得一爻變就本卦變爻占其例觀後注可見○左閔元年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孰大焉其必蕃昌公侯之卦也○昭二十九年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墨曰乾之同人九二變也○僖二十五年晉文公將納王使卜偃筮

之遇大有之睽曰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
享吉孰大焉○莊二十二年陳厲公生敬仲使周
史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此其代陳有國乎○昭十二年南蒯將叛筮遇坤
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
事則可不然必敗後蒯果敗○僖十五年晉獻公
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
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血也女承筐亦無貺也

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爲主。經傳無文今以例推之當如此

王齋胡氏曰二爻變者凡十五卦如第一圖以乾爲本卦二爻變自遯至大壯以坤爲本卦二爻變自臨至觀是也後放此朱子云凡變須就其變之極處看所以以上爻爲主不變者是其常只順其先後所以以下爻爲主亦如陰陽老少之義老者變之極少者只順其初又云二爻變者下至上而極二爻不變者下便是不變之本故以之爲主又云卦是從下生占事都有一箇先後首尾

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凡三爻變者通二十卦有圖在後○沙隨程氏曰晉公子重耳筮得國遇貞屯悔豫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爻變也初與五用九變四用六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兩卦皆爲八故云皆八而司空季子占之曰皆利建侯

王齋胡氏曰三爻變者凡二十卦如第一圖以乾爲本卦三爻變自否至泰以坤爲本卦三爻變自泰至否是也後放此所以占本卦及之卦彖辭者蓋變至三爻則所變爻與不變爻六爻平分故兼兩卦彖辭占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也至前十主貞後十卦主悔者且如乾三爻變自否至恒爲前十卦自益至泰爲後十卦如坤三爻變自泰至益爲前十卦自恒至否爲後十卦若所得變卦在前十卦內雖占兩卦彖辭卻以本卦爲主是重在在本卦彖辭占也若所得變卦在後十卦內雖亦占兩卦彖辭卻以變卦爲主是重在變卦彖辭占也司空季子所占屯豫皆利建侯其例可見朱子云三爻變則內主者不一故以兩卦彖辭占之云所以到那三爻變第三十二卦以後占變卦彖辭者無他到這裏時離那本卦分數多了到四畫五畫則更多矣○國語晉公子重耳筮得國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

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爲主。經傳亦無文今以例推之當如此

王齋胡氏曰四爻變凡十五卦如第一圖以乾爲本卦四爻變自觀至臨以坤爲本卦四爻變自大壯至遯是也後放此

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穆姜往東宮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蓋五爻皆變惟二得八故不變也法宜以係小子失丈夫爲占而史妄引隨之彖辭以對則非也

朱子曰艮之隨惟六二一爻不變餘五爻盡變變者遇九六也不變者遇八也筮法以少爲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爲占而曰艮之八○王齋胡氏曰五爻變凡六卦如第一圖以乾爲本卦五爻變自剝至夬以坤爲本卦五爻變自夬至剝是也後放此○左襄九年穆姜始往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必死於此弗得出矣按穆姜魯成公母姜淫驕嫉欲廢成公复徙居太子宮也筮遇艮之八者艮五爻皆變惟六二少陰八不變不云之隨而云之八者八者隨之六二言也以之卦不變爻占則重在六二故云之八史妄引隨之彖辭以對故又不云六之八而云之隨耳

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蔡墨曰乾之坤曰見羣龍無首吉是也然羣龍無首即坤之牝馬先迷也坤之利永貞即乾之不言所利也

王齋胡氏曰六爻變只一卦如第一圖以乾爲本卦六爻盡變則爲坤以坤爲本卦六爻盡變則爲

乾是也後放此乾坤占用九用六之辭除卦無二
用可占故占之卦彖辭也朱子云遇乾而六爻皆
變則爲陰故有羣龍無首之象卽坤利牝馬之貞
也言羣龍而坤無頭則而能柔則吉也牝馬順而
健行者故坤利此以爲貞先迷陽先陰後以陰而
先陽則迷矣又云遇坤而六爻皆變則爲陽故有
利永貞之象卽乾之元亨利貞也不言所爲利者貞
也○左昭二十九年蔡墨荅魏獻子曰乾之坤曰
見羣龍無首吉蓋言
六爻皆變之占也

於是一卦可變六十四卦而四千九十六卦在其中矣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豈不信哉今以六十四卦之變列爲三十二圖得初卦者自初而終自上而下得末卦者自終而初自下而上變在第三十二卦以前者占本卦爻之辭變在第三十二卦以後者占變卦爻之辭凡言

初終上下者據圖而言言
第幾卦前後者從本卦起
朱子曰變在三十二卦以前占本卦辭變在三十
二卦以後占之卦辭蓋一爻二爻變在三十二卦
之前四爻五爻六爻變在三十三卦之後此甚易
見獨三爻變者凡二十卦十卦在三十二卦之前
十卦在三十二卦之後然占法三爻變者雖占兩
卦彖辭而變在前十卦者主貞變在後十卦者主
悔貞是本卦悔是變卦故繫以三十二卦前後言
之○劉雲莊曰筮法占卦爻之辭然其辭與事應
者占可見不應者吉凶難決蓋人於辭上會者
淺於象上會者深伏羲致人卜筮亦有卦而已隨
其所遇之卦體卦象卦變無不應矣文王周公
之辭以明卦然辭之所該終有限故有時而不
驗必如左傳及國語所載占卦體象卦變又推
至僃始足以濟辭之所不及而爲吉凶之前知耳
讀易者察之○黃氏節曰所謂初末上下前後
朱子借此以起例耳非卦有初末上下前後也假者

如得初卦者以初爲初得末卦者又以末爲初爻
逆而觀之也又如前三十二卦以前爲前後三十
二卦又以後爲前矣覆而觀之也此三十二圖所
以反復爲六十四圖也○玉齋胡氏曰三十二圖
初終上下各主一首末兩卦爲本卦反復變易隨所
遇老陽老陰而一卦可變六十四卦共四千九十
六卦皆在六十四卦所變之中引伸觸類人謀鬼
謀百姓與能而天下之能事備於此矣得初卦者
自初而終自上而下如得乾卦者自變姤初六至
坤上六之類得末卦者自終而初自下而上如得
坤卦者自變復初九至乾上九之類後放此三十
二卦前後者如乾自姤至恒坤自復至益爲三十
二卦之前皆占本卦爻辭者卽所謂一爻二爻以
至三爻之變前十卦皆以本卦爲占也如乾自
至坤坤自恒至乾爲三十二卦之後皆占變卦爻
辭者卽所謂三爻之變後十卦以至四五上爻變
皆以之卦爲占也然而必以三十二卦爲限以
前者主貞在後者主悔亦取其中也變在三十二
卦之前則正適其中故皆主貞卦以爲占變在三
十二卦之後則便過其中故皆主悔卦以爲占焉

乾									
	姤	遯				否			
	同人	訟	无妄	中孚	大畜	漸	渙		益
	履	巽	家人	睽	需	旅	未濟	蠱	噬嗑
	小畜	鼎	離	兌	大壯	咸	困	井	隨
	大有	大過	革					恒	
	夬								

賁 既濟 豐
損 節 歸妹 泰
觀 晉 萃
艮 蹇 小過
蒙 坎 解 升
頤 屯 震 明夷 臨
剝 比 豫 謙 師 復
坤
姤
乾 遯 訟 巽 鼎 大過

同人 履 小畜 大有 夬
否 漸 旅 咸
渙 未濟 困
蠱 井 恒
无妄 家人 離 革
中孚 睽 兌
大畜 需 大壯
觀 晉 萃
艮 蹇 小過
蒙 坎 解 升

益 噬嗑 隨
賁 既濟 豐
損 節 歸妹 泰
剝 比 豫 謙 師
頤 屯 震 明夷 臨 坤
復
同人
遯 乾 家人 離 革
姤 否 无妄 漸 旅 咸
履 小畜 大有 夬

益 噬嗑 隨
賁 既濟 豐
訟 巽 鼎 大過
觀 晉 萃
艮 蹇 小過
中孚 睽 兌
大畜 需 大壯
頤 屯 震 明夷
渙 未濟 困
蠱 井 恒

剝 比 豫 謙
損 節 歸妹 泰 復
蒙 坎 解 升 坤 臨

師

履

訟 乾 中孚 睽 兌
否 姤 渙 未濟 困
同人 益 噬嗑 隨
小畜 大有 夬
損 節 歸妹

遯 觀 晉 萃
巽 鼎 大過
蒙 坎 解
家人 離 革
頤 屯 震
大畜 需 大壯 臨
漸 旅 咸
剝 比 豫
蠱 井 恒 師
賁 既濟 豐 復 泰

艮 蹇 小過 坤 升 明夷

謙

小畜

巽 家人 中孚 乾 大畜 需
漸 渙 姤 蠱 井
益 同人 賁 既濟
履 損 節
大有 夬 泰
觀 遯 艮 蹇
訟 蒙 坎

鼎 大過 升
无妄 頤 屯
離 革 明夷
睽 兌 臨 大壯
否 剝 比
旅 咸 謙
未濟 困 師 恒
噬嗑 隨 復 豐 歸妹
晉 萃 坤 小過 解 震

豫

大有
鼎 離 睽 大畜 乾 大壯
旅 未濟 蠱 姤 恒
噬嗑 賁 同人 豐
損 履 歸妹
小畜 泰 夬
晉 艮 遯 小過
蒙 訟 解
巽 升 大過
頤 无妄 震

家人 明夷 革
中孚 臨 兌 需
剝 否 豫
漸 謙 咸
渙 師 困 井
益 復 隨 既濟 節
觀 坤 萃 蹇 坎 屯
比
夬
大過 革 兌 需 大壯 乾

咸 困 井 恒 姤
隨 既濟 豐 同人
節 歸妹 履
泰 小畜 大有
萃 蹇 小過 遯
坎 解 訟
升 巽 鼎
屯 震 无妄
明夷 家人 離
臨 中孚 睽 大畜

比 豫 否
謙 漸 旅
師 渙 未濟 蠱
復 益 噬嗑 賁 損
坤 觀 晉 艮 蒙 頤
剝
遯
同人 姤 否 漸 旅 咸
乾 无妄 家人 離 革
訟 巽 鼎 大過

大有 夬 泰
否 剝 比
旅 咸 謙
未濟 困 師 恒
无妄 頤 屯 明夷
離 革 臨
睽 兌 臨 大壯
晉 萃 坤 小過 解
噬嗑 隨 復 豐 歸妹 豫
【震】

【鼎】
大有 旅 未濟 蠱 姤 恒
離 睽 大畜 乾 大壯
晉 艮 遯 小過
蒙 訟 解
巽 升 大過
噬嗑 賁 同人 豐
損 履 歸妹
小畜 泰 夬
剝 否 豫

漸 謙 咸
渙 師 困 井
頤 无妄 震
家人 明夷 革
中孚 臨 兌 需
觀 坤 萃 蹇 坎
益 復 隨 既濟 節 比
【屯】
【大過】
夬 咸 困 井 恒 姤

革 兌 需 大壯 乾
萃 蹇 小過 遯
坎 解 訟
升 巽 鼎
隨 既濟 豐 同人
節 歸妹 履
泰 小畜 大有
比 豫 否
謙 漸 旅
師 渙 未濟 蠱

離
旅　大有　噬嗑　賁　同人　豐
鼎　晉　艮　遯　小過
睽　大畜　乾　大壯
頤　无妄　震
家人　明夷　革
未濟　蠱　姤　恒
剝　否　豫

未濟　困　師　恒　豫　歸妹
解

漸　謙　咸
損　履　歸妹
小畜　泰　夬
益　復　隨　既濟
蒙　訟　解
巽　升　大過
觀　坤　萃　蹇
中孚　臨　兌　需　屯
渙　師　困　井　比　節
坎

革
咸　夬　隨　既濟　豐　同人
大過　萃　蹇　小過　遯
兌　需　大壯　乾
屯　震　无妄
明夷　家人　離
困　井　恒　姤
比　豫　否
謙　漸　旅
節　歸妹　履

泰　小畜　大有
復　益　噬嗑　賁
坎　解　訟
升　巽　鼎
坤　觀　晉　艮
臨　中孚　睽　大畜　頤
師　渙　未濟　蠱　剝　損
蒙

中孚
渙　益　小畜　履　損　節

觀 巽 訟 蒙 坎
家人 无妄 頤 屯
乾 大畜 需
睽 兌 臨
漸 否 剝 比
姤 蠱 井
未濟 困 師
同人 賁 既濟
噬嗑 隨 復
大有 夬 泰 歸妹

遯 艮 蹇
晉 萃 坤
鼎 大過 升 解
離 革 明夷 震 大壯
旅 咸 謙 豫 恒 豐
小過
睽
未濟 噬嗑 大有 損 履 歸妹
晉 鼎 蒙 訟 解
離 頤 无妄 震

大畜 乾 大壯
中孚 臨 兌
旅 剝 否 豫
蠱 姤 恒
渙 師 困
賁 同人 豐
益 復 隨
小畜 泰 夬 節
艮 遯 小過
觀 坤 萃

巽 升 大過 坎
家人 明夷 革 屯 需
漸 謙 咸 比 井 既濟
蹇
兌
困 隨 夬 節 歸妹 履
萃 大過 坎 解 訟
革 屯 震 无妄
需 大壯 乾
臨 中孚 睽

豐 同人 賁
歸妹 履 損 大有
萃 坤 觀
小過 遯 艮
解 訟 蒙 鼎
震 无妄 頤 離 睽
豫 否 剝 旅 未濟 噬嗑
晉
大壯
恆 豐 歸妹 泰 夬 大有

小過 解 升 大過 鼎
震 明夷 革 離
臨 兌 睽
需 大畜 乾
豫 謙 咸 旅
師 困 未濟
井 蠱 姤
復 隨 噬嗑
既濟 賁 同人
節 損 履 小畜

坤 萃 晉
蹇 艮 遯
坎 蒙 訟 巽
屯 頤 无妄 家人 中孚
比 剝 否 漸 渙 益
觀
晉
无妄 訟 遯 觀 晉 萃
履 同人 益 噬嗑 隨
姤 渙 未濟 困

漸 旅 咸
剝 比 豫
乾 中孚 睽 兌
家人 離 革
頤 屯 震
巽 鼎 大過
蒙 坎 解
艮 蹇 小過 坤
小畜 大有 夬
損 節 歸妹

蠱 姤 恒
渙 師 困
離 頤 无妄 震
大畜 乾 大壯
中孚 臨 兌
艮 遯 小過
觀 坤 萃
巽 升 大過 坎
賁 同人 豐
益 復 隨

小畜 泰 夬 節
漸 謙 咸 比 井
家人 明夷 革 屯 需 蹇
睽
困
兌 萃 大過 坎 解 訟
隨 夬 節 歸妹 履
咸 比 豫 否
井 恒 姤
師 渙 未濟

性理會通 卷十七 易學啓蒙

革 屯 震 无妄
需 大壯 中孚
臨 乾 睽
蹇 小過 遯
坤 觀 晉
升 巽 鼎 蒙
既濟 豐 同人
復 益 噬嗑
泰 小畜 大有 損
謙 漸 旅 剝 蠱

明夷 家人 離 頤 大畜 艮
賁
臨
大畜 艮 蒙 鼎 巽 升
賁 損 大有 小畜 泰
剝 旅 漸 謙
未濟 渙 師
姤 恒 井
頤 離 家人 明夷
睽 中孚 臨

復 隨 噬嗑
既濟 賁 同人
節 損 履 小畜
比 剝 否 漸 渙
屯 頤 无妄 家人 中孚 觀
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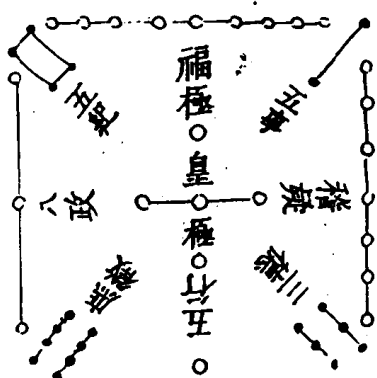
以上三十二圖反復之則爲六十四圖圖以一卦爲主而各具六十四卦凡四千九十六卦與焦贛易林合然其條理精密則有先儒所未發者覽者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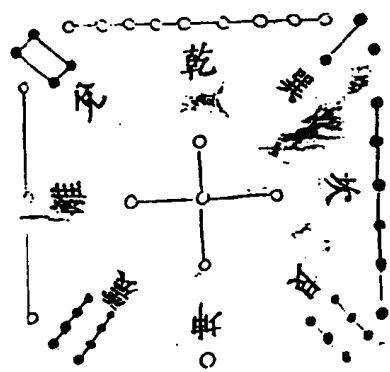
王齋胡氏曰三十二圖反復其變悉如乾坤二卦變圖例每圖各以第一卦爲本卦順變將去則自初而終自上而下先由乾以至於坤反之則又以末一卦爲本卦逆變將來則自終而初自下而上是由坤以至於乾一順一逆每圖逆以兩卦爲本卦而成兩圖矣合三十二圖反復則爲六十四圖矣然三十二圖先後次第皆本於乾坤卦變只以第一圖觀之可見如以乾爲本卦則次姤次同人以至於恆訟三十二卦今各爲三十二圖之第一卦而次第不紊矣如以坤爲本卦則次復次師以至於益訟三十二卦今各爲三十二圖之末一卦而次第亦不紊矣此乃卦畫變圖之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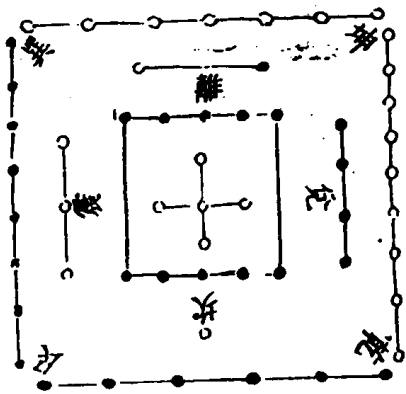
王齋胡氏通釋附圖

伏羲則河圖以作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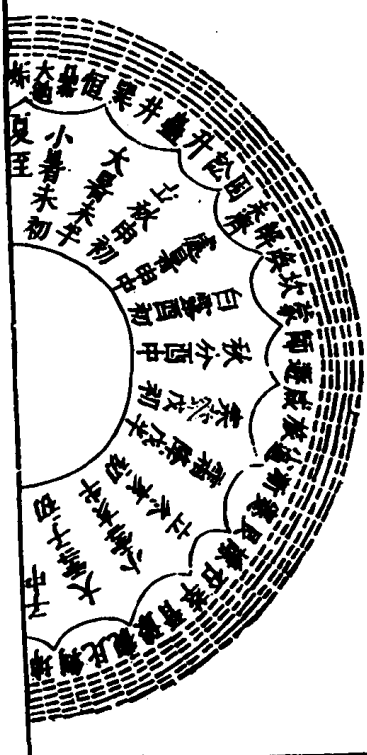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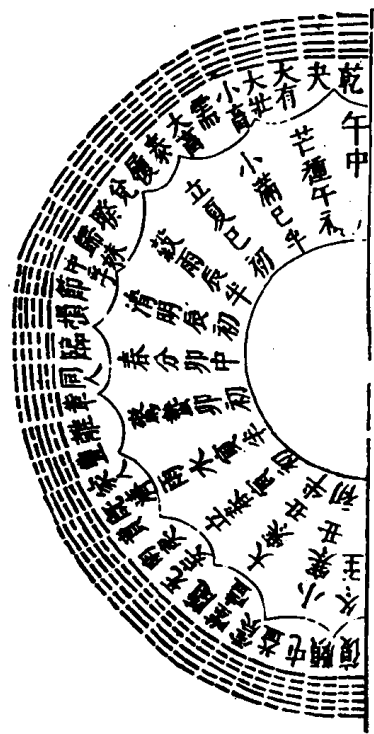
橫圖者卦畫之成圓圖者卦氣之運以卦配數離震艮坤同而乾兌巽坎異者以陰之老少主靜而守其常陽之老少主動而通其變故也

大禹則洛書以作範圖

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序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洪範九疇配九宮之數朱子之論備矣詳見本圖書篇上同

先天八卦合洛書數圖

先天八卦乾兌生於老陽之四九離震生於少陰之三八巽坎生於少陽之二七艮坤生於老陰之一六其卦未嘗不與洛書之位數合詳見原卦畫篇末下同

後天八卦合河圖數圖

後天八卦坎一六水離二七火震巽三八木乾兌四九金坤艮五十土其卦未嘗不與河圖之位數合此圖書所以相爲經緯而先後天亦有相爲表裏之妙也

朱子曰先天圖一邊本都是陽一邊本都是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陰陰來交易陽兩邊各各相對其實非此往彼來只其象如此又曰如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體皆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八悔餘倣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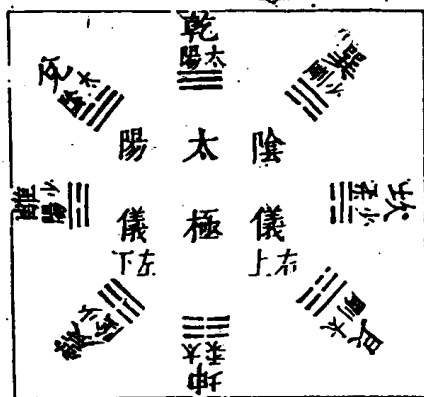
六十四卦分配節氣圖

嘗因邵子冬至子半之說推之則六十四卦分配節氣二至二分四立總爲八節每節各兩卦外十六氣每氣各三卦合之爲六十四卦也詳見原卦畫篇

伏羲六十四卦方圖

朱子嘗欲取出圓圖中方圖在外庶圓圖虛中以象太極今考方圖乾坤艮兌坎離震巽八卦之正也泰否咸損既未濟恒益節乾坤艮兌坎離震巽

否	遯	訟	姤	无妄	同人	履	乾
萃	咸	困	大過	隨	革	兌	夬
晉	旅	未濟	鼎	噬嗑	離	睽	大有
豫	小過	解	恒	震	豐	歸妹	大壯
觀	漸	渙	巽	益	家人	中孚	小畜
比	蹇	坎	井	屯	既濟	節	需
剝	艮	蒙	蠱	頤	賁	損	大畜
坤	謙	師	升	復	明夷	臨	泰

之交不交也圓圖乾居南今轉而居西北內乾八卦居北外乾八卦居西坤居北今轉而居東南內坤八卦居南而外坤八卦居東艮兌坎離震巽皆易其位於以見方圖不特有一定之位而有變動交易之義也詳見原卦畫篇末北圓圖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爲陽方於中者爲陰圓者動而爲天方者靜而爲地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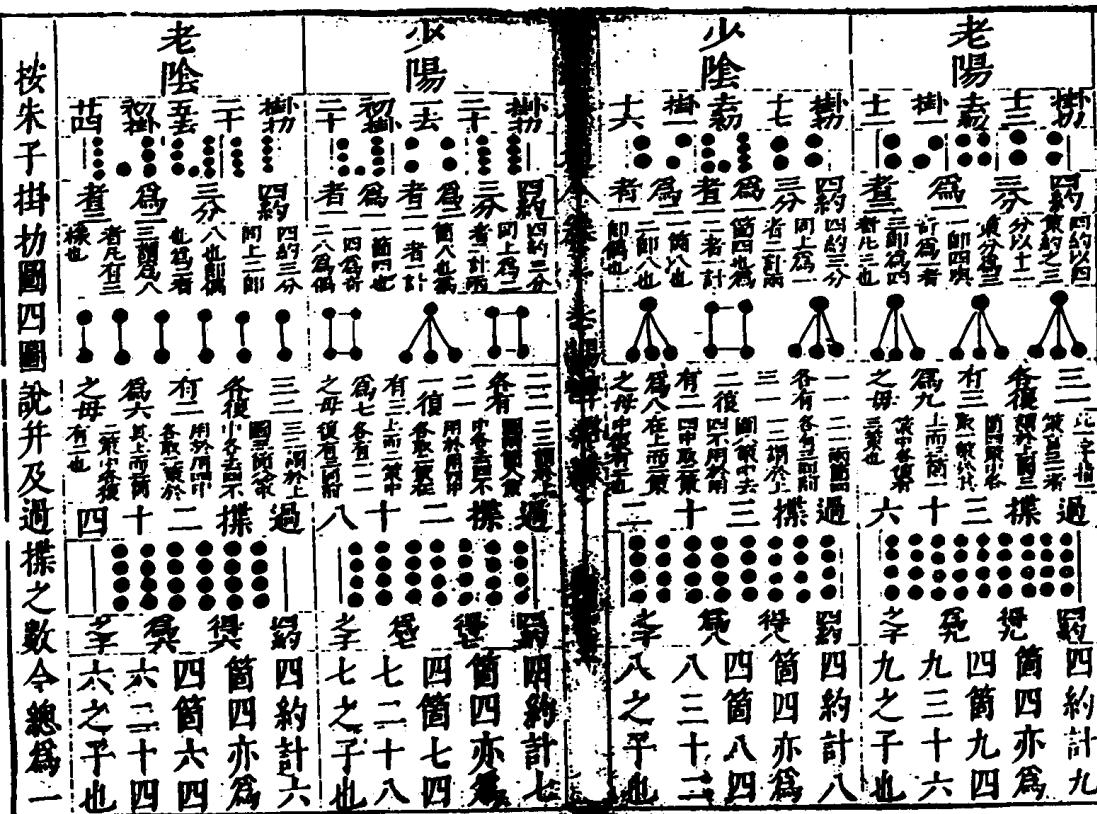
邵子天地四象圖

朱子天地四象圖

邵子經世演易圖以太陽爲乾太陰爲兌少陽爲離少陰爲震此四卦自陽儀中來故爲天四象少剛爲巽少柔爲坎太剛爲艮太柔爲坤此四卦自陰儀中來故爲地四象詳見原卦畫圖下同

朱子釋邵子說以乾兌艮坤生於二太故爲天四象離震巽坎生於二少故爲地四象但以太陽爲陽太陰爲陰少陽爲剛少陰爲柔不復就八卦上分陰陽剛柔與邵子本意不同自爲一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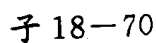
掛扐過揲總圖

按朱子掛扐圖四圖說幷及過揲之數今總爲一

圖蓍之全數除初掛一外粲然可見矣詳見明蓍策篇

此係近世之法前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故老陽少陰變數皆二十七少陽變數九老陰變數一無復自然之法象也詳見明蓍策篇

按第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非特爲六扐而後掛三營而成易於再扐四營之義不協且後二變不掛其數雖亦不四則八而所以爲四八者實有不同。蓋掛則所謂四者左手餘一。則右手餘二。左手餘二。則右手餘一。不掛則左手餘一。右手餘三。左手餘二。右手餘二。左手餘三。右手餘一。此四之所以不同也。三變之後陰陽變動皆參差不齊無復自然之法象矣其可哉因爲圖以明之

近世揲蓍後二變不掛圖

右十圖附見于此初學得之以明篇內本文之

義亦庶幾乎易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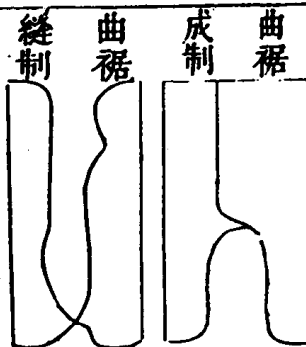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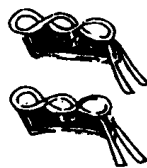
性理會通卷十八

冠婚喪祭諸禮圖計三十則舊
刻或窘於楮幅或泥於銓次
迭有兩圖合為一幅一圖裂為
兩幅者殊礙觀覧今悉更定舊
式而諸圖一一井然觀者儼游
堂序間矣

家禮一

家廟之圖

深衣前圖
祠堂之圖

著深衣前兩襟相掩圖
深衣後圖

冠禮圖
堂
記云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庶子不於阼而冠於房外南面非代故也記云醮於客位嘉有成也是適子於客位也而尊之此則成而不尊故因冠之處遂醮焉
冠者拜升受酒祭啐降拜
長子醮位
衆子冠醮位
東面答拜
堂
庭
筵于堂少西堂西乃賓客之位此冠義所謂醴於客位
疏云必以西為客位者地道尊右故也
昏禮親
女從者
次純衣纁袡
主人不降送
女不降
几
筵
迎之圖
衿鞶篋笥楎椸圖
衿鞶
篋
笥
楎
椸

小斂圖
襲含哭位之圖
陳小斂衣衾
衾
堂
尸
下以功期妾姪而
婦女尊行
行尊夫丈
小斂先布絞之橫者三於尸牀次布絞之縱者一於其上次布小斂衣於絞之上然後遷尸其上

大斂圖
喪服
衾
靈牀
陳大斂衣衾
大斂先布絞之橫者五於棺中次布絞之縱者於其上各垂其裔於四外然後遷尸其中
反摺向前圖
裁辟領四寸圖
裁衽之圖
兩衽相疊之圖
裳制
前三幅
後四幅

冠經絞
圖式
斬衰冠
斬衰首經
齊衰冠
齊衰首經
小功冠
緦麻冠
加領於衣前圖
加領於衣後圖
前衰後負版左右適惟子爲父母用
之其餘不用者不裁闕中當如常式
衰
負版
適
袂
衽

斬衰杖屨圖
苴杖
菅屨
喪祭器
苞
筲
帶圖式
斬衰用麻
斬衰至大功初皆散垂至成服乃絞
齊衰以下用布
小功以下結本不散垂
結本
朱先生曰首經右本在上者齊衰經之制以麻根處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向頭後却就右邊元麻根處相搭以麻尾藏在麻根之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有纓者以其加於冠外須著纓方不脫落也

齊衰杖屨圖
削杖
疏屨
具之圖
竹格
以竹爲格以綵結之上
流蘇
流蘇
流蘇
喪轝
翣
兩長杠上加伏兔附杠處爲凹鑿
別作小方牀載柩
旁立兩柱柱外施圓杓入鑿中長出其外
兩柱近上更爲方柄
伏兔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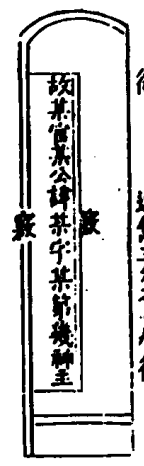
本宗五服之圖
加横扃
扃兩頭出杠外者更加小扃
杠兩頭施横杠
横杠上施短杠
短杠更加小杠
大轝
長杠
高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己
子
孫
曾孫
玄孫

服之圖
三父八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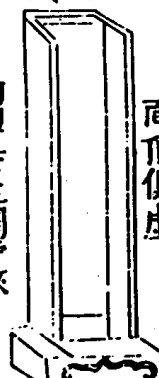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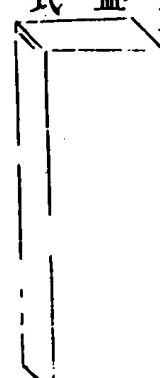
服制之圖
妻為夫黨服圖

神主式

禮經及家禮舊本於高祖考上皆用皇字大德年間省部禁止回避皇字今用顯可也

伊川先生云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日月辰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趺皆厚一寸二分剡上五分爲圓首寸之下勒前爲頷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分陷中以書爵姓名

行書曰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陷中長六寸闊一寸合之植於趺身出趺上一尺八分并趺高一尺二寸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一謂圓徑四分居二分之上謂在七寸二分之上粉塗其前以書屬稱旁題主祀之名易世則筆滌而更之水以灑外改中不改

櫝韜籍式

按書儀云版下有趺韜之以囊籍之以褥府君夫人共爲一匣而無其式今以見於司馬家廟者圖之

程先生木主之制取象甚精可以爲萬世法然用其制者多失其真往往不攷用尺之長短故也蓋周尺當今省尺七寸五分弱而程氏文集與溫公書儀多誤注爲五寸五分弱而所謂省尺者亦莫知其爲何尺昨聞蔡丈之嘗豹先生蓋云省尺乃是京尺溫公有圖子所謂三司布帛

尺式

古尺　當今省尺五寸五分弱

周尺　當三司布帛尺七寸五分弱當浙尺八寸四分

神主用周尺亦見南軒家所刻本

三司布帛尺　比上周尺更加三寸四分

即是省尺又名京尺當周尺一尺三寸四分當浙尺一尺一寸二分

右司馬公家石刻本

十九

大宗小宗圖

諸侯

諸侯　世爲諸侯

別子　繼別　大宗百世不遷

高祖

曾祖

祖

禰

繼高祖小宗

繼曾祖小宗

繼祖小宗

繼禰小宗

劉氏垓孫曰呂汲公家祭儀曰古者小宗有四有繼禰之宗繼祖之宗繼曾祖之宗繼高祖之宗所以王祭祀而統之族人後世宗既廢敢無所統祭祀之禮家自行之支子不能不祭祭不必告於宗子今宗法雖未易行而宗子主祭之義略可舉行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故今議家廟所因之支子而立亦宗子主祭而用其支子命數所得之禮可合禮意○先生日祭祀須是用宗子法方不與不然前而必有不可庶置者○父在主祭子出仕宦不得祭父沒宗子主祭庶于出仕官祭時其禮亦合減殺不得同宗子○宗子只得立適雖庶長立不得若無適子則亦立庶子所謂世子之同母弟世子是適若世子死則立世子之親弟亦是次適也是庶子不得立也○大宗法既立不得亦當立小宗法祭自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嫂則別廟後其子私祭之今世禮全亂了

性理會通卷十九

家禮二

瓊山丘氏濬曰按文公家禮五卷而不聞有圖今刻本載於卷首而不言信者夫書不盡言故圖以明之今卷首數圖註多不合於本書豈文公所作自相矛盾哉今數其大者言之通禮云立祠堂而圖以爲家廟一也深衣緇冠冠梁包武而結其末圖則安梁於武之上二也本文黑履而圖下註用白三也喪禮陳襲衣有深衣等物而不用儀禮貫殺二日而圖乃陳之四也本文大斂無布絞之數而圖有之五也人斂無棺中紒紱之文而圖下註圖結於棺中六也或曰信如此言圖固非朱子作參何以祠堂章下有主式見喪禮及前圖入主式據南雍家禮舊本於立祠堂下註圖外止云主式見前喪禮治葬章並無見前圖三字不知近本有[illegible]改治葬章三字爲見前圖也由是推之則圖爲後人贊入豁然矣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始終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亦不可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爲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熹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必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敷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脩身齊家之道愼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崇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楊氏復曰先生服母喪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于冠昏名曰家禮既成爲一童行竊之以逃先生易簀其書始出行於世今[illegible]生所定家鄉邦國王廟禮事以儀禮爲經及自述家禮則又通之以古今之宜故冠禮則多取司馬氏昏禮則參諸司馬氏程氏喪禮本之司馬氏後又以高氏爲最善及論祔遷則取橫渠遺命治喪則以書儀疎略而用儀禮祭禮兼用司馬氏程氏而先後所見又有不同節祠則以韓魏公所行者爲法若夫明大宗小宗之法以寓愛禮存羊之意此又家禮之大義所繫蓋諸書所未暇及而先生於此尤拳拳也惜其書既亡至先生沒而後出不及再脩以幸萬世於是稱取先生平日去取折衷之言有以發明家禮之義者若昏禮親迎用溫公入門以後則從伊川之類是也有後來議論始定若祭禮祭始祖初祖而後不祭之類是也有不用疏家之說若深衣續衽鉤邊是也有用先儒舊義與經傳不同若喪服辟領婦人不杖之類是也凡此悉附於逐條之下云

通禮

此篇所著皆所謂有家日用之常體不可一日而不脩者

祠堂

此章本合在祭禮篇今以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名分之守所以開業傳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覽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後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據以攷焉

朱子曰古命士得立家廟家廟之制內立寢廟中立主廟外立門四面牆圍之非命士止祭於堂上只祭考妣伊川謂無貴賤皆祭自高祖而下但祭有豐殺疏數不同廟向南坐皆東向伊川於此不審乃云廟皆東向祖先位面東自廟側直入其所反轉面西入廟中其制非是古人所以廟面東向坐者蓋戶在東牖在西坐于一邊乃是奧處也某嘗欲立一家廟小五架屋以後架作一長龕堂以板隔作四龕堂上置位牌堂外用簾子或小祭祀亦可即就其處大祭祀則請出或堂上或廳上皆可○劉氏垓孫曰伊川先生云古者庶人祭於寢士大夫祭于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今文公先生乃曰祠堂者蓋以伊川先生謂祭時不可用影故改影堂曰祠堂

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

祠堂之制三間外爲中門中門外爲兩階皆三級東曰阼階西曰西階階下隨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家衆敘立又爲遺書衣物祭器庫及神廚於其東繚以周垣別爲外門常加扃閉若家貧地狹則止立一間不立廚庫而東西壁下置立兩櫃西藏遺書衣物東藏祭器亦可正寢謂前堂也地狹則於廳事之東亦可凡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凡屋之制不問何向背但以前爲南後爲北左爲東右爲西後皆放此張子曰祭堂後作一室都藏位版如朔望薦新只設于室惟分至之祭設於堂北之位也

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

祠堂之內以近北一架爲四龕每龕內置一卓大宗及繼高祖之小宗則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繼曾祖之小宗則不敢祭高祖而虛其西龕一繼祖之小宗則不敢祭曾祖而虛其西龕二繼禰之小宗則不敢祭祖而虛其西龕三若大宗世數未滿則亦虛其西龕如小宗之制神主皆藏於櫝中置於卓上南向龕外各垂小簾簾外設香卓於堂中置香爐香盒於其上兩階之間又設香卓亦如之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之後其子孫爲立祠堂于私室且隨所繼世數爲龕俟其出而異居乃備其制若生而異居則預於其地立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則因以爲祠堂○主式見喪禮及前圖

程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宗子法壞則人不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又曰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張子曰宗法若立則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豈有不固○司馬溫公曰所以西上者神道尚右故也○或問廟主自西而列朱子曰此也不是古禮○問諸家廟制太廟居北而南向昭[illegible]二在其東南穆廟二在其西南皆南北相望不知當時每廟一室或共一室各爲位也曰古廟制自太廟而下各各是一室陸農師禮象圖可考西漢高祖廟文帝顧成廟各在一處但[illegible]一處至東漢明帝謙讓不敢自當立廟祔于光武廟其後遂以爲例至唐太廟及群臣廟悉如今制以西爲上也至祢處謂之東廟今太廟之制亦緣○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祢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何也君適長爲世子繼先君正統自母弟以下皆不得爲宗其次適爲別子不得禰其父又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統屬故死後立爲太宗之祖所謂別子爲祖也其適子繼之則爲太宗直下相傳百世不遷則子若有庶子又不敢祢別子死後立爲小宗之祖其長子繼之則爲小宗五世則遷別子者謂諸侯之弟別于正適故稱別子也爲祖者自與後世爲始祖謂此別子子孫爲卿大夫立此別子爲始祖也繼別爲宗謂別子之世世長子當繼別子與族人爲不遷之宗也繼祢者爲小宗祢謂別子之庶子以庶子所生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爲小宗也五世則遷者上從高祖下至玄孫之子高祖廟毀不復禰宗又別立宗也然別子之後族人衆多或繼高祖者與三從兄弟爲宗至於五世或繼曾祖者則

性理大全卷十九　家禮

與再從兄弟為宗至孫五世或繼禰者與同堂兄弟為宗至曾孫五世或繼禰者與親兄弟為宗至玄孫五世皆自小宗之祖以降而言也曾季友乃桓公別子所自出故為一族之大宗滕文之昭武王為天子以次則周公為長故滕謂魯為宗國又有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適則不立小宗也有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無適則不立大宗也今法長子死則主父喪用父子不用侄若宗子法立則用長子之子○楊氏復曰先生云人家族某或主祭者不可以祭及叔伯父之類則須令其嗣子別得祭之今且說同居同出于曾祖便有從兄弟及再從兄弟祭時主於主祭者其祭或子不得祭其父母若恁地衰做一處祭不得要好則主祭之嫡孫當一日祭其曾祖及祖及父餘子孫與祭次日却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又次日却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父此却有古宗法意古今祭禮逐般處皆有之今要如宗法祭祀之禮須是在上之家[illegible]宗室及世族家行之做舊樣子方可使以下士大夫行之○排祖先時以昭位西邊為上高祖第一高祖母次之只是正排看正面來曾對排曾祖祖

父皆然其中有伯叔伯叔問兄弟[illegible]人主祭而我為祭者各以昭穆論○黃氏瑞節曰神主位次放宗法也今依本註姑以小宗法明之小宗有四繼高祖之小宗者身為玄孫及祀小宗之祖為高祖而曾祖祖父次之繼曾祖之小宗者身為曾孫及祀小宗之祖為曾祖而以上吾不得祀矣繼祖之小宗者身為孫及祀小宗之祖為祖而以上不得祀矣身祢之小宗者身為子小宗之祖為祢而以上不得祀矣不得祀者以上為大宗之祖吾不得而祀之也大宗亦然先君世子大宗而下又不得而祀之也朱子云宗法須宗室及世族之家先行之方使以下士大夫行之然家禮以宗法為主所謂非嫡長子不敢[illegible]其又皆是意也至于冠昏喪祭奠不以宗法行其云補註按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不拘廟之多寡其廟主皆分左右為昭穆及朱子定家禮廟主皆自西而別蓋宗廟有爵者之所宜立也昭穆因始祖之所由分也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凡有功德于氏者雖其爵有尊卑皆得以立廟祭祀為始祖使其子孫世守之為大宗家故其廟主有始祖居中而高宗祖祢得分

左右為昭穆至于庶人無廟則無始祖文公以祔堂代廟不敢私祭始祖故神主遂不能分昭穆而但以西為上也愚謂排高小宗統三從兄弟主高祖廟祭及祀大宗子以祭始祖繼曾小宗統再從兄弟主曾祖廟祭及事前二宗以祭始祖高祖繼祖小宗統從兄弟主祖廟祭及事前三宗以祭始祖高祖曾祖繼祢小宗統親兄弟主祢廟祭及事前四宗以祭始祖高祖曾祖及祖祢小宗子也至大宗子在家則統三從兄弟以主高祖廟祭在墓則統合族兄弟以主始祖先祖二祭始祖有主先祖無主亦設位祭於始祖之廟器如天子大祫於太廟之儀繼高小宗其祭先祖無始祖之廟但設位墓側望空一祭而已本注篇外設香卓是各設一卓兩階之間又設是其設一卓也蓋同堂異室其禮如此

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 伯叔祖父母祔于高祖伯叔父母祔于曾祖妻若兄弟若兄弟之妻祔于祖子姪祔于父皆西向主櫝並如正位姪之父自立祠堂則遷而從之○程子

日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弟兄之身長殤之祭終弟兄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其祭終兄弟之孫之身此皆以義起者也楊氏復曰按祔位謂旁親無後及卑幼先亡者祭禮終祭高祖畢即使人酌獻祔于高祖者曾祖祖考皆然故祝文說以其人祔食尚饗○劉氏垓孫曰先生云如祔祭伯叔則祔于曾祖之旁一邊在位牌西邊安伯叔母則祔曾祖母東邊安兄弟嫂妻婦則祔于祖母之旁伊川云曾祖兄弟無主者亦不祭不知何所據而云伊川云只是義起也○過大時節請祖先祭于堂或廳上生次亦如在廟時排定祔祭旁親者布丈夫左婦女生以褻褻為大凡祔于此者不從昭穆了只以男女左存太小分排在廟却各從昭穆祔補註按祔位有一祔祭有二蓋四龕神主以西為上先高祖考妣次曾祖考妣次祖考妣次考妣具祔位伯祖父母叔祖父母祔于高祖伯父母叔父母祔于曾祖妻若兄弟若兄弟之妻祔于祖子姪祔于父皆西向以其為二究合男女而言也至于祔祭小小祭祀只遂其

處四龕神主不動但祔祭神主則以東西分男女祭伯叔祖考祔于高祖考西邊東向祭伯叔祖母祔于高祖妣東邊西向祭伯叔父祔于曾祖考西邊東向祭伯叔母祔于曾祖妣東邊西向祭兄弟祔于祖考西邊東向祭兄弟嫂妻婦祔于祖妣東邊西向若大祭祀則出四龕神主于堂或正寢帷高祖考在西邊南向高祖妣在東邊南向曾祖考祖考與考皆西邊東向曾祖妣祖妣與妣皆東邊西向祔祭神主若伯祖則祔于祖考之上叔祖則祔于祖考之下伯祖母則祔于祖妣之上叔祖母則祔于祖妣之下伯父則祔于父之上叔父則祔于父之下伯母則祔于母之上叔母則祔于母之下正位神主與祔位神主皆分男女而言也

置祭田 初立祠堂則計見田每龕取其二十之一以為祭田親盡則以為墓田後凡正位祔位皆放此宗子主之以給祭用上世初未置田則合[illegible]下子孫之田計數而割之皆立約聞官不得典賣

具祭器 牀蓆卓椅盥盆火爐酒食之器隨其合用之數皆具貯於庫中而封鎖之不得他用無庫

則貯於櫃中不可貯者列于外門之內

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 主人謂宗子主此堂之祭者晨謁深衣焚香再拜

出入必告 主人主婦近出則入大門瞻禮而行歸亦如之經宿而歸則焚香再拜遠出經旬以上則再拜焚香告云某將適某所敢告又再拜而行歸亦如之但告云某今日歸自某所敢見經月而歸則開中門立於階下再拜升自阼階焚香告畢再拜降復位再拜餘人亦然但不開中門○凡主婦謂主人之妻○凡升降惟主人由阼階主婦及餘人雖尊長亦由西階○凡拜男子再拜則婦人四拜謂之俠拜其男女相答拜亦然○或問古者婦人以肅拜為正何謂肅拜朱子曰兩膝齊跪低首至地肅拜也

正至朔望則參 正至朔望前一日灑掃齋宿厥明夙興開門軸簾每龕設新果一大盤於卓上每位茶盞托酒盞盤各一於神主櫝前設束茅聚沙於香案前別設一卓於阼階上置酒注盞盤一於其上酒一瓶於其西盥盆帨巾各二於阼階下東南有臺架者在西為主人親屬所盥無者在東為執事者所盥巾皆在北主人以下盛服入門就位主人北面於東階下主婦北面於西階下主人有母則特位於主婦之前主人有諸父諸兄則特位於主人之右少前重行西上有諸母姑嫂姊則特位主婦之左少前重行東上諸弟在主人之右少退子孫外執事者在主人之後重行西上主人弟之妻及諸妹在主婦之左少退子孫婦女內執事者在主婦之後重行東上立定主人盥帨升搢笏啓櫝奉諸考神主置于櫝前主婦盥帨升奉諸妣神主置于考東次出祔主亦如之命長子長婦或長女盥帨升分出諸祔主之卑者亦如之皆畢主婦以下先降復位主人詣香卓前降神搢笏焚香再拜少退立執事者盥帨升開瓶實酒于注一人奉注詣主人之右一人執盞盤詣主人之左主人跪執事者皆跪主人受注斟酒反注[illegible]盤奉之左執盤右執盞酹於茅上以盞盤[illegible]執事者出笏俛伏興少退再拜降復位與在位者皆再拜參神主人升搢笏執注斟酒先正位次祔位次

命長子斟諸祔位之卑者主婦升執茶筅執事者執湯瓶隨之點茶如前命長婦或長女亦如之子婦執事者先降復位主人出笏與主婦分立於香卓之前東西再拜降復位與在位者皆再拜辭神而退○冬至則祭始祖畢行禮如上儀○望日不設酒不出主主人點茶長子佐之先降主人立於香卓之南再拜乃降餘如上儀○準禮舅沒則姑老不預於祭又曰支子不祭故今尊以世嫡宗子夫婦為主人主婦其有母及諸父母兄嫂者則設特位于前○凡言盛服者有官則幞頭公服帶靴笏進士則幞頭襴衫帶處士則幞頭皂衫帶無官者通用帽子衫帶又不能具則或深衣或涼衫有官者亦通用帽子以下但不為盛服婦人則假髻大衣長裙女在室者冠子背子衆妾假髻背子

楊氏復曰先生云元日則在官者有朝謁之禮恐不得專精于祭事其鄉里有止於除夕前三四日行事此亦更在斟酌也○劉氏璋曰司馬溫公注影堂雜儀凡月朔則執事者于影堂裝香具茶酒常食數品主人以下皆盛服男女左右敘立如常儀主人主婦親出祖考以下祝版置于位焚香主

人以下俱再拜執事者斟祖考前茶酌以授主人主人搢笏跪斟茶執笏俛伏興神男女俱再拜次酹祖妣以下告徧納祠版出徹月望不設食不出祠版餘如朔儀影堂門無事常閉每旦子孫詣影堂前唱喏出外歸亦然若出外再宿以上歸則入影堂再拜將遠適及迁官凡大事則盥手焚香以其事告退各再拜有時新之物則先薦于影堂忌日則去華飾之服薦酒食如月朔不飲酒不食肉思慕如居喪禮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舊儀不見客受吊於禮無之今不取遇水火賊盜則先救先公遺文次祠版次影堂然後救家財竊註正旦冬至及每月朔望則參祠堂按本註重行西上重行東上謂之東行者若伯父與叔父伯母與叔母諸兄與諸弟諸嫂與諸弟婦子輩兄弟孫輩兄弟是也謂之西上者以西為上若伯父在叔父之左諸兄在諸弟之左是也謂之東上者以東為上若伯母在叔母之右諸嫂在諸弟婦之右[illegible]也至於大祭祀則出主於堂於正寢并祔位神主亦有重列者若太伯叔祖祔于曾祖伯叔祖祔於祖之類是也祔正位者考以東為上若太伯祖[illegible]在曾祖考之左太祖祖父在曾祖考之右是也[illegible]以西為上若太伯祖母在曾祖妣之右太叔祖母在曾祖妣之左是也祔側位者以北為上若伯祖父在祖考之上叔祖父在祖考之下伯祖母在祖妣之上叔祖母在祖妣之下是也但神主位次則男東女西子孫位次則男東女西此陰陽之別也

俗節則獻以時食節如清明寒食重午中元重陽之類凡鄉俗所尚者食如角黍凡其

節之所尚者薦以大盤間以蔬果禮如正至朔日之儀

朱子曰今日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今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為重至於是日必具殽饈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于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且古人不祭則不敢以宴況今於此俗節既已據今而廢祭生者則飲食宴樂隨俗自如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也又曰朔旦家廟用酒果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本主俗節小祭只就家廟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杯○楊氏復曰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以其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盤陳於廟中而告朔之禮以奠焉則庶幾合於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久遠而無疑矣

有事則告如正至朔日之儀但獻茶酒再拜訖主婦先降復位主人立於香卓之南祝執版立於主人之左跪讀之畢興主人再拜降復位餘並同○告授官祝版云維年歲月朔日孝子某官某敢昭告于故某親某官封諡府君故某親某封某氏某以某月某日蒙恩授某官奉承先訓獲霑祿位餘慶所及不勝感慕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貶降則言貶某官荒墜先訓惶恐無地謹以後同若弟之子則言某之子某餘同○告追贈則止告所贈之龕別設香卓於龕前又設一卓於其東置淨水粉盞刷子硯墨筆於其上餘並同但祝版云奉某月某日制書贈故某親某官故某親某封某奉承先訓竊位于朝祗奉恩慶有此褒贈祿不及[illegible]摧咽難勝謹以後同若因事特贈則別為文以敘其意告畢再拜主人進奉主置卓上執事者洗去舊字別塗以粉俟乾命善書者改題所贈官封[illegible]

中不改洗水以灑祠堂之四壁主人奉主置故處乃降復位後同○主人生嫡長子則滿月而見如上儀但不用祝主人立於香卓之前告曰某之婦某氏以某月某日生子名某敢見告畢立於香卓東南西向主婦抱子進立於兩階之間再拜主人乃降復位後同○冠昏則見於本篇○凡言祝版者用版長一尺高五寸以紙書文黏於其上畢則揭而焚之其首尾皆如前但於故高祖考故高祖妣自稱孝元孫於故曾祖考故曾祖妣自稱孝曾孫於故祖考故祖妣自稱孝孫於故考故妣自稱孝子有官封諡則皆稱之無則以生時行第稱號加於府君之上妣曰某封某氏夫人凡自稱非宗子不言孝告事之祝四代共為一版自稱以其最尊者為主止告正位不告祔位茶酒則并設之

朱子曰焚黃近世行之墓次不知於禮何據張魏公謂只告于廟疑為得體但今世皆告墓恐未免隨俗耳

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器

然後及家財易世則改遷主而遞遷之 改遷遞遷礼見喪礼

大祥章大宗之家始祖親盡則藏其主於墓所而大宗猶主其墓田以奉其墓祭歲率宗人一祭之百世不改其第二世以下祖親盡及小宗之家高祖親盡則遷其主而埋之其墓田則諸位迭掌而歲率其子孫一祭之亦百世不改也

或問而今士庶亦有始基之祖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朱子曰而今祭四代已爲僭古者官師亦只祭得二代若是始基之祖想亦只存得墓祭○楊氏復曰此章云始祖親盡則藏其主於墓所大祥章亦云若有親盡之祖而其別子也則祝版云云告畢而遷于墓所不埋夫藏其主於墓所而不埋者則墓所必有祠堂以奉墓祭補註改稱爲祖而遷於祖之龕改題爲曾而遷于曾之龕改曾爲高而遷于高之龕虛東一以俟新主奉舊高主埋於墓側則大宗之家墓有▇二祭家有四宗繼高小宗墓有一祭家亦四祭三曾小宗家三祭繼祖小宗家二祭繼禰小宗家一祭無墓祭也

深衣制度 此章本在冠禮之後今以前章已有其文又平日之常服故次前章

朱子曰去古益遠其冠服制度僅存而可見者獨有此耳

裁用白細布度用指尺 中指中節爲寸

司馬溫公曰凡尺寸皆當用周尺度之周尺一尺當今省尺五寸五分弱○楊氏復曰按文云周制尺寸咫尋皆以人之体爲法補註度謂尺寸之數度用指尺者蓋大指與食指兩步爲尺中指中節一距爲寸古者布幅衣制皆有定制然指與人身有長短不齊終不若先度人身之長短就其中起度然後衣與身稱

衣全四幅其長過脅下屬於裳 用布二幅中屈下垂前後共爲四幅如今之直領衫但不裁破腋下其下過脅而屬於裳處約圍七尺二寸每幅屬裳三幅補註用布二幅長四尺四寸中屈之爲二尺二寸下除寸餘爲腰縫及兩腋之餘縫長二尺一寸所以爲衣之長幅廣二尺二寸四幅廣八尺八寸除負繩之縫與領旁之屈積各寸及兩腋之餘入前後各三寸許約圍七尺二寸所以爲衣之廣也又按衣前四幅如今之直領衫但不裁破腋下俗所謂對襟是也家礼儀節從白雲朱氏之說欲於身上加內外附襟左掖其右今人又裁破腋下而縫合之綴小帶於右邊如世常服之衣非古制也

裳交解十二幅上屬於衣其長及踝 用布六幅每幅裁爲二幅一頭廣一頭狹狹頭當廣頭之半以狹頭向上而連其縫以屬於衣其屬衣處約圍七尺二寸每三幅屬衣一幅其下邊及踝處約圍丈四尺四寸補註古者布幅長四尺四寸廣二尺二寸深衣腰廣七尺二寸若用布六幅廣一丈三尺二寸交解爲十二幅則狹頭在上每幅七寸三分有奇十二幅共八尺八寸廣頭在下每幅一尺四寸六分有奇十二幅共十丈七尺六寸又除裳十二幅合縫及裳緣

性理會通 卷十九 家禮

襟反屈各寸則要得七尺五寸下得一丈六尺三寸則上多三寸下多一尺九寸即下截去之上屬於衣本舊註當如此說則續衽鉤邊一句終一葉屏蓋礼記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指深衣一裳身所用之布非謂裳十二幅也蓋衣與袖共四幅裳四幅及續衽鉤邊四幅所謂十二幅也蓋裳用布四幅長四尺四寸除腰縫及下齊反屈長四尺二寸廣八尺八寸除負繩及左右續衽合縫與前襟反屈各寸又除八寸即截去之爲七尺二寸又用布二幅長四尺四寸廣二尺二寸斜裁爲四幅下廣二尺二寸四幅廣八尺八寸內除各合縫八寸又除八寸亦截去之爲七尺二寸綴於裳之兩旁礼記所謂續衽鉤邊是也

圓袂 用布二幅各中屈之如衣之長屬於衣之左右而縫合其下以爲袂其本之廣如衣之長而漸圓殺之以至袂口則其徑一尺二寸

楊氏復曰左右袂各用布一幅屬於衣又按深衣篇云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夫袂之長短以反屈

及附爲準則不以一幅爲拘〔補註〕袂袖也用布二幅長四尺四寸各巾屈之爲二尺二寸屬於衣之左右兩腋之餘自兩腋之餘及袂皆反屈寸餘而合縫之其本之廣如衣之長二尺二寸而漸圓殺之以至袂口則其徑一尺二寸兩腋之餘三寸積以二尺二寸幅之袖則二尺有五寸也內除衣袂續處合縫及袂口反屈各寸許剩二尺二寸也蓋袂之前後長四尺二寸廣二尺二寸如月之半圓合左右袂如月之全圓也

方領 兩襟相掩衽在腋下則兩領之會自方〔補註〕衣之兩肩上各裁入三寸而反摺之就綴於兩襟上左右相會其形自方非別有所謂領也蓋袂圓在外領方在內有縫圓合方之象一說裁入反摺即剪去之另用布一條自項後摺轉向前綴兩襟上左右齊反摺之長表裏各二寸除反屈禮記所謂十二寸是也

曲裾 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之如裳之制但以廣頭向上布邊向外左掩其右交映垂之如燕

尾狀又稍裁其內旁大半之下令漸如魚腹而末如鳥喙內向綴於裳之右旁禮記深衣續衽鉤邊鄭注鉤邊若今曲裾

蔡氏淵曰司馬所載方領與續衽鉤邊之制引証雖詳而不得古意先生病之嘗以理玩經文與身服之宜而得其說謂方領者只是衣領旣交自有如矩之象謂續衽鉤邊者只是連續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即爲鉤邊非有別布一幅裁之如鉤而綴于裳旁也方領之說先生已修之家禮矣而續衽鉤邊則未及修焉○楊氏復曰深衣制度惟續衽鉤邊一節難考按禮記玉藻深衣疏皇氏熊氏孔氏三說皆不同皇氏以喪服之衽廣頭在上深衣之衽廣頭在下喪服與深衣二者相對爲衽孔氏以衣下屬幅而下裳上屬幅而上衣裳二者相對爲衽此其不同者一也皇氏以衽爲裳之兩旁皆有孔氏以衽爲裳之一邊所有此其不同者二也皇氏所謂廣頭在上爲喪服之衽者熊氏又以此爲齊祭服之衽一以爲吉服之衽一以爲凶服之衽此其不同者三也家禮以深衣續衽

之制兩廣頭向上似與皇氏喪服之衽熊氏服之衽相類此爲可疑是以先生晚歲所服[illegible]去家禮舊說曲裾之制而不用蓋有深意恨未得聞其說之詳也及得蔡淵所聞始知先師所以去舊說曲裾之意後又取禮記深衣篇熟讀之始知鄭康成注續衽二字文義甚明特疏家亂之耳按鄭注曰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鄭注之意蓋謂凡裳前三幅後四幅夫旣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屬而不相連惟深衣裳十二幅交裂裁之皆名爲衽見玉深衽當旁註所謂續衽者指在裳旁兩幅言之謂爲連裳旁兩幅不殊裳前後也疏家不詳考其文義但見衽在裳旁一句意謂別用布一幅裁之如鉤而垂於裳旁妄生穿鑿紛紛異同愈多愈亂自漢至今二千餘年讀者皆求之於別用一幅布之中而註之本義爲其揜蓋而不可見夫疏所以釋註也今推尋鄭注本文其義如此而皇氏熊氏等所釋其謬如彼[illegible]可以一歸而去之矣先師晚歲知疏家之失而未及修定愚故著鄭注於家禮深衣曲裾之下以破疏家之謬且以見先師晚歲已定之說云○劉氏

璋曰深衣之制用白細布鍛濯灰治使之和熟其人肥大則布幅隨而闊瘦細則布幅隨而狹不必拘於尺寸裳十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應規袂袖口也曲袷如矩應方曲袷者交領也負繩及踝應直負繩謂背後縫上下相當而取直如繩之正非謂用縫爲負繩也踝足踝也及踝者裳止其足取長無被土之義下齊如權衡應平裳下曰齊音咨齊緇也取齊如字平若衡而無低昂參差也規矩繩權衡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先王貴之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賓旅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夫事尊者蓋以多飾爲孝見大父母衣純以續純緣也續畫也畫五采以爲文相次而畫後人有以緣錦爲純以代續文者見父母衣純以青孤子純以素今用畢縧以從簡易也〔補註〕按禮記楊氏註引衣圖云旣合縫了又再覆縫方便於著以合縫爲續衽覆縫爲鈞邊本註蔡氏淵謂續衽鉤邊只是連續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即爲鉤邊愚按二說但未甚明白若深衣果裳十二幅則其要與十二幅各合縫爲續衽裳前兩襟及下齊反屈爲鉤邊邊

即衿邊之邊也後細思之則禮記十二幅指深衣一身所用之布居裙另用布二幅斜裁爲四幅顛頭在下尖頭在上續裳之兩旁故謂之衽在裳之兩邊故謂之鉤邊玉藻所謂衽當旁是也黃氏王云古者朝祭衣短有裳惟深衣長遂無裳不知禮記明言要縫半下則有要縫豈得無裳純音準緣胡對反

黑緣 緣用黑繒領表裏各二寸袂口裳邊表裏各一寸半袂口布外別此緣之廣(補註)丘氏曰用皂繒爲之領及袂口裳邊表裏皆用寸半領及裳邊內外則夾縫在本布之上袂口則綴連布之外即所謂袂口布外別此緣之廣也按家禮領緣用二寸袂口裳邊用寸半今不然者考禮記玉藻袷二寸緣廣寸半本分領與裳袂則皆寸半矣今擬領亦用寸半與裳袂同俾少露領也否則袷爲虛設矣

大帶 帶用白繒廣四寸夾縫之其長圍腰而結於前再繚之爲兩耳乃垂其餘爲紳下與裳齊以黑繒飾其紳復以五采條廣三分約其相結之處長與紳齊(補註)古者深衣不綴小帶當腰中惟束以大帶而已按本註帶用白繒廣四寸而禮記又曰士練帶二寸再繚四寸並白繒四寸而纏緝其兩邊各寸即二寸也而再繚腰一匝則亦是四寸矣

緇冠 糊紙爲之武高寸許廣三寸袤四寸上爲五梁廣如武之袤而長八寸跨頂前後下著于武屈其兩端各半寸自外向內而黑漆之武之兩旁半寸之上竅以受笄笄用齒骨凡白物(補註)物謂紙武用烏紗加漆爲之裁一長條其長一尺四寸許其高寸許圍以爲武其圍之兩旁各廣三寸前後各長四寸又用一長條寬八寸許長八寸許上裝積以爲五梁則廣四寸縫皆向左亏其中跨頂前後下著於武屈其兩端各半寸自外向內而黑漆之又於武之兩旁半寸之上爲竅以受笄笄用白骨或象牙爲之丘氏曰按家禮緇冠下註則是梁之兩頭各蓋武上而反申其末於武內也今卷首舊圖者乃加梁於武之上際武之前而又鐵形如俗所謂條梁者又于武兩旁各增一片以受笄不知作圖者何所據也

幅巾 用黑繒六尺許中屈之右邊就屈處爲橫𢄼左邊反屈之自𢄼左四五寸間斜縫向左圓曲而下遂循左邊至于兩末復反所縫餘繒使之向裏以幘當額前裹之至兩鬢旁各綴一帶廣二寸長二尺自巾外過項後相結而垂之(補註)用皂繒六尺許當中屈摺爲兩葉就右邊摺處摺作一小橫幘子又翻轉從幘子左邊四五寸間斜縫一路向左圓曲而下循左邊至于兩末又將翻轉使所縫餘剩繒藏在裏却以幘子當額前裹之對兩耳處兩邊各綴一帶闊二寸長二尺自巾外過項後相結而垂之其作幘子也就右邊兩摺處用指提起少許摺向右又提起少許摺向左兩摺相湊著用線綴住而空其小閒以爲幘子

黑履 白絇繶純綦 劉氏垓孫曰履之有絇謂履頭以絛爲鼻或用繒一寸屈之爲絇所以受繫穿貫者也繶謂履縫中紃(音旬)以白絲爲下緣故謂之繶純者飾也綦屬於跟所以繫履者也(補註)黑履者用皂布作履如世俗所謂鞋者而制寬大既成加白絇繶純綦按儀禮吳氏註絇謂履頭飾也絇之言拘也用繒一寸屈之爲頭著履頭以受穿貫也取以爲行戒焉繶絛也又履縫中紃緣也繶謂履之有約用白絲條二條爲双鼻或用繒一寸爲履頭然後綴及鼻于履頭所以受綦穿貫也繶底而後跟皆有純於履口周圍緣以白絹綦綴在後跟前穿於約如世俗鞋帶也

司馬氏居家雜儀 此章本在昏禮之後今按此乃家居平日之事所以正倫理篤恩愛者其本皆在於此必能行此然後其儀章度數有可觀焉不然則節文雖具而本實無取君子所不貴也故亦列於首篇使覽者知所先焉

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群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謂使之掌倉廩廏庫庖廚舍業田園之類)授之以事(謂朝夕所幹及非常之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

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補註此節言家長御羣子弟及家衆之事）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無得專行必咨禀於家長（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安有嚴君在上而其下敢直行自恣不顧者乎雖非父母當時爲家長者亦當咨禀而行之則號令出于一人家政可得而治矣〔補註〕此節言卑幼事家長之道）

凡爲子爲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此下九節猶小學言父子之親）

凡子事父母（孫事祖父母同）婦事舅姑（孫婦亦同）天欲明咸起盥（音管洗手也）漱櫛（阻瑟切梳頭也）總（所以束髮令之頭髻）具冠帶（丈夫帽子衫帶婦人冠子背子）昧爽（謂天明暗相交之際）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仍問侍者夜來安否何如侍者曰安乃退其或不安節則侍者以告此卽礼之晨省也）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藥物乃關身之切務人子當親自檢校調煮供進不可但委婢僕脫若有誤則其禍不測）婦具晨羞（凡烹調飲膳婦人之職也當檢校監視務令精潔）供具畢乃退各從其事將食婦請所欲於家長（謂父母舅姑或當將家長也卑幼各不得恣所欲）退具而供之尊長舉筯子婦乃各退就食丈夫婦人各設食於他所依長幼而坐其飲食必均一幼子又食於他所亦依長幼席地而坐男坐於左女坐於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丈夫唱喏婦女道安置此卽礼之昏定也）居閑無事則侍於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呼於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反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

是乎

凡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凡爲人子弟者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加謂恃其富貴不率卑幼之礼）

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賓客不敢坐於正廳（有賓客坐于書院無書院則坐于廳之旁側）升降不敢由東階上下馬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擬於其父（易氏復曰告工毒反言與面同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爲人親者無一念而忘其子）

故有倚閭倚門之望爲人子者無一念而忘其親故有出告反面之礼生則出告反面没則告行飲至事亡如事存也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舍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合藥爲務疾已復初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

凡子事父母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幼事長賤事貴皆倣此

凡子婦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笞之屢笞而終不改子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補註此下一節舊小本言夫婦之別

凡爲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堂不共廁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如蓋頭面帽之類男僕非有繕修及有大故謂水火盗賊之類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亦謂如水火盗賊之類亦必以袖遮其面女僕無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雖小婢亦然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廚

凡卑幼於尊長晨亦省問夜亦安置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安置坐而尊長過之則起出遇尊長於塗則下馬不見尊長經再宿以上則再拜五宿以上則四拜賀冬至正旦六拜朔望四拜凡拜數或尊長臨時減而止之則從尊長之命吾家同居宗族衆多冬至朔望聚於堂上此假設南面之堂若宅舍異制臨時從宜丈夫處左西上婦人處右東上左右謂家長之左右皆北面共爲一列各以長幼爲序婦以夫之長幼爲序不以身之長幼爲序共拜家長畢長兄立於門之左長姊立於門之右皆南向諸弟妹以次拜訖各就列丈夫西上婦人東上共受卑幼拜以宗族多若人人致拜則不勝煩勞故同列共受之受拜訖先退後輩立受拜於門東西如前輩之儀若卑幼自遠方至見尊長遇尊長三人以上同處者先共再拜敘寒暄問起居訖又三再拜而止晨夜唱喏萬福安置若尊長三人以上同處亦三而止所以避煩也補註此節舊小本言長幼之序

凡受女壻及外甥拜立而扶之扶謂搊策外甥則立而受之可也補註此節言接女壻外孫外甥之類

凡節序及非時家宴上壽於家長卑幼盛服序立如朔望之儀先再拜子弟之最長者一人進立於家長之前幼者一人搢笏執酒盞立於其左一人搢笏執酒注立於其右長者搢笏跪斟酒祝曰伏願某官備膺五福保族宜家尊長飲畢授幼者盞注反其故處長者出笏俛伏興退與卑幼皆再拜家長命諸卑幼坐皆再拜而坐家長命侍者徧酢諸卑幼諸卑幼皆起序立如前俱再拜就坐飲訖家長命易服皆退易便服還復就坐（補註）此節言家宴上壽之儀

凡子始生若爲之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溫謹者乳母不良非惟敗亂家法兼令所飼之子性行亦類之子能食飼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萬福安置稍有知則教之以恭敬尊長有不識尊卑長幼者則嚴訶禁之六歲教之數謂一十百千萬與方名謂東西南北男子始習書字女子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誦孝經論語雖女子亦宜誦之自七歲以下謂之孺子早寢晏起食無時八歲出入門戸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以謙讓男子誦尚書女子不出中門九歲男子誦春秋及諸史始爲之講解使曉義理女子亦爲之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女戒之類略曉大意十歲男子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讀詩禮傳爲之講解使知仁義禮智信自是以往可以讀孟荀楊子博觀群書凡所讀書必擇其精要者而讀之其異端非聖賢之書傳宜禁之勿使妄觀以惑亂其志觀書皆通始可學文辭女子則教以婉娩婉音晩娩婉柔順貌聽從及女工之大者女工謂蠶桑織績裁縫及爲飲膳不惟止是婦人之職兼欲使之知衣食所來之艱難不敢恣爲奢麗至于纂組華巧之物亦不必習也未冠笄者鷄鳴而起總角靧面靧音悔洗面也以見尊長佐長者供養祭祀則佐執酒食若既冠笄則皆責以成人之禮不得復言童幼矣（補註）此節言教男女之道

凡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櫛總盥漱衣服男僕灑掃廳事及庭鈴下蒼頭灑掃中庭女僕灑掃室堂設椅卓陳盥漱櫛靧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牀襞衾襞音壁疊衣也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閒則浣濯紉縫先公後私及夜則復拂牀展衾當晝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役（補註）此節言僕妾事主父母之道

凡女僕同輩謂兄弟所使謂長者爲姊後輩謂諸子舍所從謂前輩爲姨內則云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鄭康成曰人貴賤不可以無礼故使之序長幼

務相雍睦其有鬬爭者主父主母聞之即訶禁之不止即杖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不止獨杖不止者〔補註〕此下三節言主父母御僕妾之道

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者次之其專務欺詐背公狥私屢爲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

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舊少過者資而嫁之其兩面二舌飾虛造讒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爲盜竊者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冠禮

冠〔補註〕世本云黃帝造旃冕是冕起于黃帝也黃帝以前以羽皮爲冠以後乃用布帛其冠

之年天子庶皆十二

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 司馬溫公曰古者二十而冠皆所以責成人之禮蓋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於其人故其禮不可以不重也 必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行之 ○大功未葬亦不可行 前期三日主人告於祠堂 主人謂冠者之祖父自爲繼高祖之宗子者若非宗子則必繼高祖之宗子主之有故則命其次宗子若其父自主之告禮見祠堂章祝版前同但云某之子若某之某親之子某年漸長成將以某月某日加冠於其首謹以後同若族人以宗子之命自冠其子其祝版亦以宗子爲主曰使介子某○若宗子已孤而自冠則亦自爲主人祝版前同但云某將以某月某日加冠於首謹以後同

戒賓 擇朋友賢而有禮者一人可也是日主人深衣詣其門所戒者出見如常儀啜茶畢戒者起言曰某有子某若某之子某親有子某將加冠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對曰某不敏恐不能供事以病吾子敢辭戒者曰願吾子之終教之也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地遠則書初請之辭爲書遣子弟致之所戒者辭使者因請乃許而復書曰吾子有命某敢不從○若宗子自冠則戒辭但曰某將加冠于首後同

前一日宿賓 遣子弟以書致辭曰來日某人加冠於子某若某親某子之首吾子將涖之敢宿某上某人答書曰某敢不夙興某上某人○若宗子自冠則辭之所改如其戒賓〔補註〕前賓子是爲宿戒之上戒賓是視此宿賓是遣子弟偕言爲覆請也

設陳 設盥帨於廳事如祠堂之儀以帟幕爲房於廳事之東北或廳事無兩階則以堊畫而分之後放此 司馬溫公曰古禮謹嚴之事皆行之于廟今人旣少家廟其影堂亦褊隘難以行禮但冠於外廳笄在中堂可也士冠禮設洗具於東榮南北以堂水在洗東今私家無罍洗故但用盥盆帨巾而已盥濯手也帨手巾也廳事無兩階則分其中央以東者爲阼階西者爲賓階無室無房則暫以帟幕截其北爲室其東北爲房此皆處廳堂南向者言之

厥明夙興陳冠服 有官者公服帶靴笏無官者襴衫帶靴通用皁衫深衣大帶履櫛纚掠皆卓子陳于房中東領北上酒注盞盤亦以卓子陳于服北幞頭帽子冠笄巾各以一盤盛之蒙以帕以卓子陳于西階下執事者一人守之長子則布席于阼階上之東少北西向衆子則少西南向○宗子自冠則加長子之席少南 程子曰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卻是僞也必須用時之服

人以下序立 主人以下盛服就位主人阼階下少東西向子弟親戚童僕在其後一行西向北上擇子弟親戚習禮者一人爲儐立于門外西向將冠者雙紒四揆衫勒帛采履在房中南面若非宗子之子則其父立於主人之右尊則少進卑則少退○宗子自冠則服如將冠者面就主人之位

賓至主人迎入升堂 賓自擇其子弟親戚習禮者爲贊冠者俱

盛服至門外東面立贊者在右少退擯者入告主人主人出門左西向再拜賓答拜主人揖贊者贊者報揖主人遂揖而行賓贊從之入門分庭而行揖讓而至階又揖讓而升主人由阼階先升少東西向賓由西階繼升少西東向贊者盥帨由西階升立於房中西向擯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若非宗子之子則其父從出迎賓入從主人後賓而升立於主人之右如前

賓揖將冠者就席為加冠巾冠者適房服深衣納履出

賓揖將冠者出房立于席右向席贊者取櫛縰掠置于席左興立于將冠者之左賓揖將冠者即席西向跪贊者即席如其向跪為之櫛合紒施掠賓乃降主人亦降賓盥畢主人揖升復位執事者以冠巾盤進賓降一等受冠笄執之正容徐詣將冠者前向之祝曰吉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乃跪加之贊者以巾跪進賓受加之興復位揖冠者適房釋四揆衫服深衣加大帶納履出房正容南面立良久○若宗子自冠則賓揖之就席賓降盥畢主人不降

餘並同

楊氏復曰書儀始加以巾家禮又先以冠笄乃加巾者蓋冠笄正是古禮〔補註〕按冠位有二適子在東階西面庶子在房前南面蓋適冠於阼以著代也庶子不於阼而冠於房外南面非代故也冠謂緇冠巾謂幅巾履謂黑履

再加帽子服皁衫革帶繫鞋

賓揖冠者即席跪執事者以帽子盥進賓降二等受之執以詣冠者前祝之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謹爾威儀敬慎爾德眉壽永年享受遐福乃跪加之興復位揖冠者適房釋深衣服皁衫革帶繫鞋出房立

楊氏復曰儀禮書儀再加賓盥如初

三加幞頭公服革帶納靴執笏若襴衫納靴

禮如再加惟執事者以幞頭盤進賓降沒階受之祝詞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

黃耇無疆受天之慶贊者徹帽衫乃加幞頭執事者受幞徹櫛入于房餘並同

楊氏復曰儀禮書儀三加賓盥如初

乃醮

○長子則擯者改席于堂中間少西南向衆子則仍故席贊者酌酒于房中出房立于冠者之左賓揖冠者就席右南向乃取酒就席前北面向祝之曰旨酒既清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再拜升席南向受盞賓復位東向答拜冠者進席前跪祭酒興就席末跪啐酒興降席授贊者盞南向再拜賓東向答拜冠者遂拜贊者贊者賓左東向少退答拜也

司馬溫公曰古者冠用醴或用酒醴則一獻酒則三醮今私家無醴以酒代之但改醴辭甘醴惟厚為旨酒既清耳所以從簡○劉氏垓孫曰其日醮者即禮記所謂醮於客位加有成也〔補註〕酌而無酬酢曰醮適子醮於客位加有成也庶子則因冠之處遂醮焉

賓字冠者

賓降階東向主人降階西向冠者降自西階少東南向賓字之曰禮儀既備令

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曰伯某父仲叔季唯所當冠者對曰某雖不敏敢不夙夜祇奉賓或別作辭命以字之之意亦可〔補註〕古者子孫三日父名之既冠則賓字之也

出就次

賓請退主人請禮賓賓出就次〔補註〕吳氏登曰次門外更衣處

主人以冠者見于祠堂

如祠堂章內生子而見之儀但改告辭曰某之子某若某親某之子某今日冠畢敢見冠者進立于兩階間再拜餘並同○若宗子自冠則改辭曰某今日冠畢敢見遂再拜降復位餘並同○若冠者私室有曾祖以下祠堂則各因其宗子而見自為繼曾祖以下之宗則自見

冠者見于尊長

父母堂中南面坐諸叔父兄在東序諸叔父南向諸兄西向諸婦女在西序諸叔母姑南向諸姊嫂東向冠者北向拜父母父母為之起同居有尊長則父母以冠者詣其室拜之尊長為之起还就東西序每列再拜應答拜者答若非宗子之子則先見宗子及諸尊于父者於堂乃就私室見于父母及餘親○若宗子自冠有母則見于母如儀族人宗之者

皆來見于宗子西向拜其尊長每列再拜受卑幼者拜

司馬溫公曰冠儀曰見于母母拜之見于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礼也今則難行但于拜時母爲之起立可也下見諸父及兄放此

乃禮賓 主人以酒饌延賓及儐贊者酬之以幣而拜謝之幣多少隨宜賓贊有差

司馬溫公曰士冠礼乃礼賓以一獻之礼註一獻者獻酢酬賓主人各兩爵而礼成又曰主人酬賓束帛儷皮註束帛十端也儷皮兩鹿皮也又曰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註介賓之輔以贊爲之尊之也鄉飲酒礼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曰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歸賓俎註使人歸諸賓家也今慮貧家不能辦故從簡

冠者遂出見于鄉先生及父之執友 冠者拜先[illegible]執友皆答拜若有誨之則對如對賓之辭自拜之先生執友不答拜〔補註〕今按儀礼所存者惟士冠礼自士以上有大夫諸侯天子冠礼見于家語冠頌大戴公冠與礼記特牲王藻者雖遺文斷缺不全而大槩亦可考如趙文子冠則大夫冠礼也晉襄公邾隱公冠則諸侯[illegible]也周成王冠則天子冠礼也大夫無冠礼古者五[illegible]而後爵何大夫冠之有其冠也則服士服行士礼而已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諸侯始加緇布冠積後其服玄端再加皮弁三加玄冕天子始冠加玄冠朱組纓再加皮弁三加衮冕又君冠必以祼享之礼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後處之又諸侯礼賓以三獻之礼其酬賓則束帛乘馬

笄

女子許嫁笄 女子年十五雖未許嫁亦笄〔補註〕笄簪也婦不冠以簪固髻而已 母爲主 宗子主婦則於中堂非宗子而與宗子同居則于私室與宗子不同居則如上儀 前期三日戒賓一日宿賓 賓亦擇親姻婦女之賢而有礼者爲之以牋紙書其辭使人致之辭如冠礼但于作女字笄吾子作其號或某封凡婦人自稱於已之尊長則曰兒卑幼則以屬于夫黨尊長則曰新婦卑幼則曰老婦非親戚而往來者各以其黨爲稱後皆倣此 陳設 如冠禮但于中堂布席如衆子之位 厥明陳服 如冠礼但用背子冠笄 序立 主婦如主人之位將笄者雙紒衫子房中南向 賓至主婦迎入升堂 如冠礼但不用贊者主婦升自阼階 賓爲將笄者加冠笄適房服背子 畧如冠礼但祝用始加之辭不能則省 乃醮 如冠礼辭亦同 乃字 如冠礼但改祝辭髦士爲女士 乃禮賓皆如冠儀 劉氏璋曰笄今簪也婦人之首飾也女子笄則當許嫁之時然嫁止於二十以其二十而不嫁則爲非礼

昏禮

議昏

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 司馬溫公曰古者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今人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並聽昏嫁今爲此說所以參古今之道酌礼令之中順天地之理洽人情之宜也 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乃可成昏 大功未葬亦不可主昏○凡主昏如冠礼主人之法但宗子自昏則以族人之長爲主

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俟女氏許之然後納采 司馬溫公曰凡議昏姻必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日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而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又世俗好于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爲

香因亦有指腹爲昏者及其旣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仕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大尉嘗曰吾家男女必俟旣長然後議昏旣通書不數月必成昏故終身無此悔乃子孫所當法也

納采 納其采擇之禮即今世俗所謂言定也

主人具書 主人即主昏者書用牋紙如世俗之式如族人之子則其父具書告于宗子 **夙興奉以告祠堂** 如告冠儀其祝版前同但云某之子某若某之某親之子某年已長成未有伉儷已議娶某官某郡姓名之女今日納采不勝感愴謹以後同○若宗子自昏則自告

乃使子弟爲使者如女氏女氏主人出見使者 使者盛服如女氏女氏亦宗子爲主主人盛服出見使者若非宗子之女則其父位於主人之右尊則少進卑則少退啜茶畢使者起致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之某親某官有先人之禮使某請納采從者以書進使者以書授主人主人對曰某之子若妹姪孫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北向再拜使者避不答拜使者請退俟命出就次若許嫁者於主人爲姑姊則不云蠢愚又弗能教餘辭並同

遂奉書以告於祠堂 如壻家之儀祝版前同但云某之第幾女若某親某之第幾女年漸長成已許嫁某官某郡姓名之子若某親某今日納采不勝感愴謹以後同

出以復書授使者遂禮之 主人出延使者升堂授以復書使者受之請退主人請禮賓乃以酒饌禮使者使者至是始與主人交拜揖如常日賓客之禮其從者亦禮之別室皆酬以幣

使者復命壻氏主人復以告祠堂 不用祝

納幣 古禮有問名納吉今不能盡用止用納采納幣以從簡便

納幣 幣用色繒貧富隨宜少不過兩多不踰十今人更用釵釧羊酒果實之屬亦可○補註按禮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註云此謂昏禮納徵也一束一卷也八尺曰尋每兩尋爲匹兩端卷之

中則五匹爲五箇兩卷矣故曰束五兩鄭氏曰四十尺謂之匹猶匹偶之匹言古人每匹作兩箇卷了

具書遣使如女氏女氏受書復書禮賓使者復命並同納采之儀 禮如納采但不告廟使者致辭改采爲幣從者以書幣進使者以書受主人主人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乃受書執事者受幣主人再拜使者避之復進請命主人授以復書餘並同

楊氏復曰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家禮略去問名納吉止用納采納幣以從簡便但親迎以前更有請期一節有不可得而略者今以例推之請期具書遣使如女氏女氏受書復書禮賓使者復命並同納采之儀使者致辭曰吾子有賜命某旣申受命矣使某也請吉日主人曰某旣前受命矣惟命是聽賓曰某命某聽命于[illegible]子主人曰某固惟命是聽賓曰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主人曰某敢不謹須餘並同

補註按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納采者納采擇之禮于女氏也問名者問女氏之名將歸而卜其吉凶也納吉者歸卜于廟得吉兆復使使者告婚姻之事于是乎定也徵成也納徵者使使者納幣以成婚禮也請期者請成婚之期也親迎者親往迎婦至家成禮也

親迎 朱子曰親迎之禮恐從伊川之說爲是近則迎於其國遠則迎於其館○今妻家遠要行禮一則令妻家就近處設一處却就彼往迎歸館行禮一則妻家出至一處壻則就彼迎歸至家成禮

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室 世俗謂之鋪房然所張陳者但氈褥帳幔帷幕應用之物其衣服鎖之篋笥不必陳也

厥明壻家設位于室中 設倚卓子兩位東西相向蔬果盤盞匕箸如賓客之禮酒壺在東位之後又以卓子置合巹一

於其南又南北設二盥盆勺于室東隅又設酒壺盞注於室外或別室以飲從者○卺音謹以小匏一判而兩之也

女家設次於外初昏壻盛服世俗新壻帶花勝擁蔽其面殊失丈夫之容體勿用可也

朱子曰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執鴈者大夫之禮也冠帶只是燕服非所以重正昏禮不若從古之為正○黃氏瑞節曰士昏禮謂之攝盛蓋以士而服大夫之服乘大夫之車則當執大夫之贄矣〔禮註〕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今世不知昏之為義往往拘忌陰陽家書遂擇時辰雖昕旦晝夜亦皆成禮殊為紕繆士昏禮曰記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疏曰用昕使者謂男氏使向女家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者皆用昕即詩所謂旭日始旦也昏親迎時也

主人告于祠堂加納采儀祝版前同但云某之子某若某親之子某將以今日親迎于某官某郡某氏不勝感愴謹以後同○若宗子自昏則自告

朱子曰儀禮雖無娶妻告廟之文而左傳曰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是古人亦有告廟之禮問今婦人入門即廟見蓋舉世行之近見鄉里諸賢頗信左氏先配後祖之說豈後世紛紛之言不足據莫若從古為正否曰左氏固難盡信然其後說親迎處亦有布几筵告廟而來之說恐所謂後祖者譏其失此禮耳

遂醮其子而命之迎先以卓子設酒注盤盞于堂上主人盛服坐于堂之東序西向設壻席於其西北南向壻升自西階立于席西南向贊者取盞斟酒執之詣壻席前壻再拜升席南向受盞跪祭酒興就席末跪啐酒興降席西授贊者盞又再拜進詣父坐前東向跪父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勉率以敬若則有常壻曰諾惟恐不堪不敢忘命俛伏興出非宗子之子則宗子告于祠堂而其父醮于私室如儀但改宗事為家事○若宗子已孤而自昏則不用此禮

司馬溫公曰贊者兩家各擇親戚婦人習于禮者為之凡壻及婦人行禮皆贊者相導之

壻出乘馬以二燭前導至女家俟於次壻下馬于大門外入俟于次

女家主人告於祠堂如納采儀祝版前同但云某之第幾女若某親某之第幾女將以今日歸于某官某郡姓名不勝感愴謹以後同遂醮其女而命之女盛飾姆相之立于室外南向父坐東序西向母坐西序東向設女席于母之東北南向贊者醮以酒如壻禮姆導女出于母左父起命之曰敬之戒之夙夜無違爾舅姑之命母送至西階上為之整冠斂帔命之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爾閨門之禮諸母姑嫂姊送至于中門之內為之整裙衫申以父母之命曰謹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非宗子之女則宗子告于祠堂而其父醮于私室如儀〔禮註〕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

主人出迎壻入奠鴈主人迎壻于門外揖讓以入壻執鴈以從至于廳事主人升自阼階立西向壻升自西階北向跪置鴈于地主人侍者受之壻俛伏興再拜主人不答拜若族人之女則其父從主人出迎立于其右尊則少進卑則少退○凡贄用生鴈左首以生色繒交絡之無則刻木為之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程子曰取其不再偶也

問主人揖壻入壻北面而拜主人不答拜何也朱子曰乃為奠鴈而拜主人自不應答拜〔禮註〕按本條下註凡贄用生鴈左首以生色繒交絡之無則刻木為之首宜作手生宜作五刻木為鴈近于死無則以鵝代之鵝亦鴈之屬也

姆奉女出登車姆奉女出中門壻揖之降自西階主人不降壻遂出女從之壻舉轎簾以俟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女乃登車〔禮註〕本註壻揖之請女行也壻乘馬先婦車婦車亦以二燭前導至其家導婦以入壻至家立于廳事俟婦下車揖之導以入壻婦交拜婦從者布壻席於東方壻從者布婦席於西方壻盥于南婦從者沃

之進帨婦盥于北壻從者沃之進帨壻揖婦就席婦拜壻答拜司馬溫公曰從者皆以其家女僕為之女從者沃壻盥于南壻從者沃女盥于北夫婦始接情有應畢從者交導其志○女子與丈夫為禮則扶拜男子以再拜為禮女子以四拜為禮古無壻婦交拜之義今從俗扶音挾

就坐飲食畢壻出 壻揖婦就坐壻東婦西從者斟酒設饌壻婦祭酒舉餚又斟酒壻揖婦舉飲不祭無餚又取巹分置壻婦之前斟酒壻揖婦舉飲不祭無餚壻出就他室姆與婦留室中徹饌置室外設席壻從者餕婦之餘婦從者餕壻之餘

司馬溫公曰古者同牢之禮壻在西東面婦在東西面蓋古人尚右故壻在西尊之也今人既尚左且從俗○劉氏璋曰儀禮疏云巹謂半瓢以一[illegible]分為兩瓢謂之巹壻之與婦各執一片以酳故云合巹而酳○昏義曰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補註]本註祭酒舉餚壻婦各傾酒少許於地各以餚少許置于卓上空處

復入脫衣燭出 壻脫服婦從者受之婦脫服壻從者受之

司馬溫公曰古詩云結髮為夫婦言自少年束髮即為夫婦猶李廣言結髮與匈奴戰也今世俗昏姻乃有結髮之禮謬妄可笑勿可用也

主人禮賓 男賓于外廳女賓于中堂古禮明日饗從者今從俗

司馬溫公曰不用樂註云曾子問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今俗昏禮用樂殊為非禮

婦見舅姑

明日夙興婦見于舅姑 婦夙興盛服俟見舅姑坐于堂上東西相向各置卓子於前家人男女少于舅姑者立于兩序如冠禮之敘婦進立于阼階下北面拜舅升奠贄幣于卓子上舅撫之侍者以入婦降又拜畢詣西階下北面拜姑升奠贄幣姑舉以授侍者婦降又拜○若非宗

子之子而與宗子同居則先行此禮於舅姑之私室與宗子不同居則如上儀司馬溫公曰古者拜于堂上今拜于下恭也可從衆[補註]按丘氏儀節壻婦俱拜拜畢壻先退家禮無壻拜之文今從俗補之

舅姑禮之 如父母醮女之儀[補註]禮記昏義曰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方氏曰阼階者主人之階子之代父將以為主於外婦之代姑將以為主於內故此與冠禮並言著代也

婦見于諸尊長 婦既受禮降自西階同居有尊于舅姑者則舅姑以婦見于其室如見舅姑之禮還拜諸尊長于兩序如冠禮無贄小郎小姑皆相拜非宗子之子而與宗子同居則既受禮諸其堂上拜之如舅姑禮而還見于兩序其宗子及尊長不同居則廟見而後往[補註]按今世俗人家娶婦親屬畢聚宜而至次日行見[illegible]姑禮畢先見本族尊長及卑幼次見諸親屬又按禮雜記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向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註]云立于堂下則婦之入也已過其前此即是見之矣不復各特見之也諸父旁尊故明日各詣其寢而見之無還拜諸尊長于兩序小郎小姑皆相拜也之禮而家禮本註亦從俗用之

若家婦則饋于舅姑 是日食時婦家具盛饌酒壺婦從者設蔬果卓子于堂上舅姑之前設盥盆于阼階東南帨架在東舅姑就坐婦盥升自西階洗盞斟酒置舅卓子上降俟舅飲畢又拜遂獻姑進酒姑受飲畢婦降拜遂執饌升薦于舅姑之前侍立姑後以俟卒食徹飯侍者徹餘饌分置別室婦就餕姑之餘婦從者餕舅之餘壻從者又餕婦之餘非宗子之子則於私室如儀

司馬溫公曰士昏禮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註]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今悉貧者不辨殺特故但具盛饌而已也[補註]饋者婦道既成成以孝養也

舅姑饗之 如禮婦之儀禮畢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廟見

三日主人以婦見于祠堂古者三月而廟見今以其太遠改用三日如子冠而見之儀但告辭曰子某之婦某氏敢見餘並同〔補註〕婿婦同往亦從俗也

婿見婦之父母

明日婿往見婦之父母婦父迎送揖讓如賓禮拜即跪而扶之入見婦母婦母闔門左扉立于門內婿拜于門外皆有幣婦父非宗子即先見宗子夫婦不用幣如上儀然後見婦之父母〔補註〕按鄭氏家禮婿婦同往婦家行謁見之禮雖非古禮頗合人情宜從之次見婦黨諸親不用幣婦女相見如上儀〔補註〕蓋既見婦之父母婦先歸婿獨見婦母及黨諸親

家禮婿如常儀親迎之夕不當見婦母及諸親及設酒饌以婦未見舅姑故也

程子曰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此說却是婦質明而見舅姑成婦也三日而後宴樂禮畢也宴不以夜禮也朱子曰人著書只是自入些已意便做病司馬與伊川定昏禮都依儀禮只略改一處便不是古人意司馬云親迎奠鴈見主昏者即出伊川却教拜了又入堂拜大男小女伊川非是伊川云婦至次日見舅姑三月廟見司馬却說婦入門即拜影堂司馬非是蓋親迎不見妻父母者婦未見舅姑也入門不見舅姑者未成婦也今親迎用溫公入門以後用伊川三月廟見改為三日云〔補註〕愚謂婿往婦家後若富家當有曾親一節婿家主人先一日致書于婦父至家以禮欵之男婿親皆至主婦先一日致書于婦母至家以禮欵之女婿親皆至如俗稱為坐筵斯將昏禮已畢用樂可也婦家不必行今按儀禮所存者惟主昏禮大夫以上無文核儀禮士昏親迎主人爵弁乘墨車法云爵弁玄冕之次上而乘墨車攝盛也皆云大夫以上自祭用朝服防祭用玄冕士家自祭用玄端助祭用爵年令士親迎用爵弁是用助祭之服以為婿盛則卿大夫親迎當用玄冕爵盛也天子諸侯尊不須備盛宜用家祭之服以迎則天子當服衮冕而五等備侯皆玄冕是以記云玄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勝以

為社稷主以社稷言之據諸侯而說也周禮巾車王之車有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諸侯自金輅以下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今士乘大夫墨車為攝盛則庶人當乘棧車大夫當乘夏縵卿當乘夏篆天子諸侯亦不假攝盛當乘金輅矣又白虎通王度記有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之制曾子問有交禮記傳有事證詳見儀禮經傳通解云

性理會通卷二十

家禮三

喪禮

初終

疾病遷居正寢 凡疾病遷居正寢內外安靜以俟氣
絕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婦人不絕
于男子之手疾病謂疾甚時也○補註古之堂屋
三間五架中架以南三間通長爲室以北三間用
椽隔斷以東西二間爲房中間爲室即正寢也室
之南北有牖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于南牖下
然所謂遷居正寢者謂家主爲然
餘人則各遷于其所居之室中

既絕乃哭

高氏曰廢牀寢于地汪人始生在地故廢牀寢于
地庶幾生氣之復也○劉氏璋曰凡人病危篤氣
微難節乃屬纊以俟氣絕纊乃今之新
綿易爲搖動置口鼻之上以爲候也

復 侍者一人以死者之上服嘗經衣者左執領右
執要自前榮升屋中霤北面招以衣三呼曰某
人復畢卷衣降覆尸上男女哭擗無數○上服謂
有官則公服無官則襴衫皂衫深衣婦人大袖背
子呼某人者從
生時之號
司馬溫公曰士喪禮復者一人升自前東榮中屋
北面招以衣曰臯某復三〔註〕臯長聲也今升屋而
號慮其驚衆但就寢庭之南男子稱名
婦人稱字或稱官封或依常時所稱

立喪主 凡主人謂長子無則長孫承重以奉饋奠
其與賓客爲禮則同居之親且尊者主之
司馬溫公曰奔喪曰凡喪父在父爲主注與賓客
爲禮宜使尊者○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注各
爲妻子之喪爲主也○親同長者主之注昆弟之
喪宗子主之○不同親者主之注從父昆弟之喪
也雜記曰姑姊妹其夫死而夫之黨無兄弟使夫之
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
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喪大記曰喪有無後
無無主若子孫有喪而祖父主之子孫執喪祖父
拜賓

主婦 謂亡者之妻無則主喪者之妻 **護喪** 以子弟知禮能幹者爲之凡喪事皆稟之 **司**
書司貨 以子弟或吏僕爲之 **乃易服不食** 妻子婦妾皆去冠及上服被髮男子
扱上衽徒跣餘有服者皆去華飾爲人後者爲本
生父母及女子已嫁者皆不被髮徒跣諸子三日
不食期九月之喪三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再不食
親戚鄰里爲糜粥以食之尊長強之少食可也○
〔補註〕禮始死將斬衰者笄纚將齊衰者素冠小
斂畢而徹帷主人括髮袒于房婦人髽于室

治棺 護喪命匠擇木爲棺油杉爲上柏次之土杉爲下
其制方直頭大足小僅取容身勿令高大及爲高
簷高足內外皆用灰漆內仍用瀝青溶瀉厚半寸
以上以煉熟秫米灰鋪其底厚四寸許加七星板
底四隅各釘大鐵鐶動
則以大索貫而舉之
司馬溫公曰棺欲厚然太厚則重而難以致遠又
不必高大占地使壙中寬易致摧毀宜深戒之棺

槨聖人所制自古用之然板木歲久終歸腐壞後
使壙中寬大不能牢固不若不用之爲愈也孔子
葬鯉有棺而無槨又許貧者還葬而無槨
今不欲用非爲貧也乃欲保安亡者爾
高氏曰伊川先生謂棺之合縫以松脂塗之則
區而木堅注云松脂與性相入而又利水蓋今
人所謂瀝青者是也須以蚌粉黃蠟清油合煎之
乃可用不然則裂矣其棺槨之間亦宜以此灌之
○胡氏泳曰松脂塗縫之說未然先生葬時蔡氏
兄弟工用松脂嘗問用黃蠟麻油否答云用油蠟
則松脂不得全其性矣此言有理但彭止堂作訓
蒙云灌以松脂宜于北方江南用之適爲蟻房彭
必有致更詳之○劉氏璋曰凡送死之道唯棺與
椁爲親身之物孝子所宜盡之禮喪之日擇木爲
棺恐倉卒未得其木灰漆亦未能堅完或值暑月
又難久留古者國君即位而爲椑歲一漆之今人
亦有生時自爲壽器者此乃猶有其道非豫凶事
也其木油杉及新爲上切使高大以圖美觀惟棺
局于身椁周于棺足矣棺內外皆用布裹漆務令
堅實余嘗見前人葬柔埋瘞之後即以松脂鎔化

灌于棺外其後尺餘後爲人發掘松脂皮又劇若
愈堅勞斤不能加得免大患今有葬者用之可謂
自矣○補注按本注七星板用板一
片其長廣棺中可容者鑿爲七孔

訃告於親戚僚友 護喪司書爲之發書若無則主
人自訃親戚不訃僚友自餘書
問悉停以書來弔者
並須卒哭後答之

沐浴 襲 奠 爲位 飯含

執事者設幃及牀遷尸掘坎 執事者以幃障臥內侍
者設牀於尸牀前縱置
之施簀去薦設席枕遷尸其上南首覆以衾掘坎
於屏處潔地○補注幃以白布爲之今諸幕是也
嚴陵方氏曰人死斯惡之矣以未設飾故幃堂盖
以防人之所惡也小斂則既設飾矣故徹幃焉牀
謂襲牀禮始死廢牀而置尸于
地及襲復牀而不生則尸復登牀

陳襲衣 以卓子陳于堂前東[illegible]
壁下西領南上 幅巾一充耳二用白纊如棗核大
所以塞耳者也 幎目帛方尺二寸所以覆面者也
握手用帛長尺二寸廣五寸所以裹手者也 深衣
一大帶一履二襲後汗衫袴襪勒帛裹肚之類隨
所用不
計多少
楊氏復曰儀禮士喪襲三稱衣單複具曰稱三稱
者爵弁服皮弁服祿衣設冒橐之注云冒韜尸者
制如直橐上曰質下曰殺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
上後以質韜首而下齊手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
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
長與手齊殺長三尺○劉氏璋曰古者人死不冠
但以帛裹其首謂之掩士喪禮掩練帛廣終幅五
尺析其末注掩裹首也析其末爲將結於頤下又
還結于項中蓋以襲紘士于架庇肌体貴于帳柔
緊寔冠則舔鬼准安況今幞頭以鉄爲腳長三門
尺帽用漆紗爲之上有虛簷畫于指中何由安帖
奠若襲以常服上加幅巾深衣大帶及履既合于
古又便于事幅巾所以當掩也其制如今之販帽
深衣帶履自有制度若無深衣帶履止用衫勒帛
鞋亦可其幞頭腰帶靴笏俟葬時安于棺上可也
○幎目用緇布方尺二寸充之以絮四角有繫于

後結之握手用玄纁長尺二寸廣五寸令裹親膚
者從手內置之長尺二寸中掩之手纔相對也兩
端各有繫先以一端繞掔一匝還從上自貫又以
一端向上鉤中指反與繞掔者結于掌後節也○
補注按儀禮注襲復衣也鄉飄今襲是復著衣也
雜記注襲沐浴後以衣衣尸也則形者言尸襲已
者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
爲人所惡是以襲而設冒也

沐浴飯含之具 以卓子陳于堂前西壁下南上錢
三以貫于小箱米二升以新水淅令
精寔于盤櫛一沐巾一浴巾二上下体各用其一也 乃沐浴 侍者以湯入主人以下皆出帷
外北面侍者沐髮櫛之晞以巾撮爲髻抗衾而浴
拭以巾剪爪其沐浴餘水并巾櫛棄于坎而埋之

襲 侍者別設襲牀於幃外鋪薦席褥枕先置大帶
深衣袍襖汗衫袴襪勒帛裹肚之類於其上遂
以入置浴牀之西遷尸于其上悉去病時
衣及復易以新衣但未著幅巾深衣履也

徙牀置堂中間 卑幼則各于室中間餘者放此○補注言在堂會堂正中南首

乃設奠 執事者以卓子置脯醢升自阼階祝盥手洗盞
斟酒奠于尸東當肩巾之○祝以親戚爲之
劉氏璋曰士喪禮復者降楔齒綴足即奠脯醢醴
酒于尸東鄭注鬼神無象設奠以憑依之開元禮
五品以下如士喪禮六品以下襲而後奠今不以
官品高下沐浴正尸然後設奠于事爲宜奠謂
酒奉至卓上而不酹主人虞祭
然後親奠酹巾者以辟塵蠅也

主人以下爲位而哭 主人坐於牀東奠北衆男應
服三年者坐其下皆藉以藁
同姓期功以下各以服次坐于其後皆西向南上
尊行以長幼坐于牀東北壁下南向西上藉以席
薦主婦衆婦女坐于牀西藉以藁同姓婦女以服
爲次坐于其後皆東向南上尊行以長幼坐于牀
西北壁下南向東上藉以席薦妾婢立于婦女之
後別設幃以障內外異姓之親丈夫坐于幃外之
東北向西上婦人坐于帷外之西北向東上皆藉
以席以服爲行無服在後○若內喪則同姓丈夫
尊卑坐于幃外之東北向西上異姓丈夫坐于帷
外之西北向東上○三年之喪夜則寢於尸旁藉

蔡從魂魔病者藉以草薦可也期以下寢於側近男女異室外親歸家可也

乃飯含

主人哭盡哀左袒自前扱於腰之右盥手執箱以入侍者一人插匙于米盌執以從置于尸西徹枕以幎巾入覆面主人就尸東由足而西牀上坐東面舉巾以匙抄米實于尸口之右并實一錢又於左於中亦如之主人襲所袒衣復位○補註或問飯含之義曰檀弓云不忍其口之虛用此美潔之物而實之○按禮雜記鑿巾以飯蓋大夫以貴使賓爲其親含恐尸爲賓所憎故以巾覆尸面而當口處鑿穿之令含玉得以入口也

侍者卒襲覆以衾

加幅巾充耳設幎目納履乃襲深衣結大帶設握手乃覆以衾

司馬温公曰古者死之明日小斂又明日大斂顛倒衣裳使之正方束以絞衾以衾冒皆所以保其肌体也今世俗有襲而無大小斂所闕多矣古者士襲衣三稱大夫五稱諸侯七稱公九稱小斂尊卑通用十九稱大斂士三十稱大夫五十稱君百稱此非貧者所辦也今從簡易襲用衣一稱

小大斂皆緣死者所有之衣及親友所襚之衣隨宜用之若衣多不必盡用也高氏曰禮士襲衣三稱而子羔之襲也衣三稱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襲衣十一稱加朝服一雜記曰士襲九稱蓋襲斂之不同如此大抵衣衾惟欲其厚耳衣衾之所以厚者豈以設飾哉蓋人死斯惡之矣聖人之不忍言也但制爲典禮使厚其衣衾而已今世之襲者不知此意或止用單袷一稱雖富貴之家衣衾畢備皆不以襲斂又不能謹藏古人遺衣衾必置于靈座既而藏于廟中乃或相與分之其至輭計直貿易以充喪費徒加功于無用捐財于無謂而所以附其身者曾不之慮嗚呼又孰不用以襲斂而使亡者獲厚此十九稱之下哉○楊氏復曰按高氏一用禮經而襲斂用衣之多故襲有冒小斂有布絞大斂有布絞布紟所以保其肌体者周矣司馬公斂從簡易而襲用衣之少故小斂雖有布絞而襲則無冒大斂則無絞紟此爲疎畧先生初述家禮皆取司馬公書儀後與學者論禮以高氏喪禮爲最善遂命治喪俱用儀禮此可以見其去取折衷之意矣況夫古者襲斂用衣之多故

古有襚禮衣服曰襚士喪禮親者襚庶兄弟襚朋友襚又君使人襚今世俗有襲而無大小斂故襚禮亦從而廢惜哉然欲悉從高氏之說則非貧者所能辦有如司馬公之所慮者但當量其力之所及可也愚故于襲小斂大斂之下悉述儀禮并高氏之說以備參攷

靈座 魂帛 銘旌

置靈座設魂帛

設椸于尸南覆以帕置椅卓其前結白絹爲魂帛置椅上設香爐合盞注酒果于卓子上侍者朝夕設櫛頮奉養之具皆如平生

司馬温公曰古者鑿木爲重以主其神今令式亦有之然士民之家未嘗識也故用束帛依神謂之魂帛亦古禮之遺意也世俗皆畫影置于魂帛之後男子生時有畫像用之猶無所用至于婦人生時深居閨門出則乘輜軿擁蔽其面既死豈可使畫工直入深室揭掩面之帛執筆訾相畫其容貌此殊爲非禮又世俗或用冠帽衣履裝飾如人狀此尤鄙俚不可從也

楊氏復曰禮大夫無主者束帛依神司馬公所謂魂帛蓋取束帛依神之意高氏曰古人遺衣裳必置于靈座既而藏于廟中恐當從此說以遺衣裳置于靈座而加魂帛于其上可也○補註尸前設衣架上覆以帕架前置椅椅上置衣服衣服上置魂帛椅前設卓子卓子上設香爐合盞注酒果侍者朝夕設櫛盥奉養之具皆如生時此靈座魂帛皆設于帷外柩首圍設于帷內恐非按此本注古者鑿木爲重以主其神或曰重或曰主何也始死而未葬則有柩矣有柩而又設重所以爲重也既有廟矣有廟而必立主是爲廟主也

立銘旌

以絳帛爲銘旌廣終幅三品以上九尺五品以下八尺六品以下七尺書曰某官某公之柩無官即隨其生時所稱以竹爲杠如其長倚于靈座之右

司馬温公曰銘旌設跗立于東注跗杠足也其制如傘架○補註禮檀弓云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也故以其旌識也

不作佛事

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朞年再朞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会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爲此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況于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于黃壤腐朽銷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且言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廬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所共知而舉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甚者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與其如此曷若早賣田營墓而葬之乎彼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與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小悟矣

執友親厚之人至是入哭可也 主人未成服而來哭者當服深衣臨尸哭盡哀出拜靈座上香再拜遂弔主人相向哭盡哀主人亦哭對無辭〇[補註]本註臨尸哭盡哀出拜靈座是出惟拜靈座也

小斂袒　括髮　免　髽　奠　代哭

厥明 謂死之明日 **執事者陳小斂衣衾** 以卓子陳于堂東壁下據死者所有之衣隨宜用之若多則不必盡用也衾用複者絞橫者三縱者一皆以細布或綵一幅而析其兩端爲三橫者取足以周身相結縱者取足以掩首至足而結于身中高氏曰襲衣所以衣尸斂衣則包之而已此襲斂之辨也〇小斂衣尚少但用全幅細布析其末而用之凡斂欲方半在尸下半在尸上故散衣有倒者惟祭服不倒凡鋪斂衣皆以絞紟爲先小斂美者在內故次布散衣後布祭服大斂美者在外故次布祭服後布散衣也〇斂以衣爲主小斂之衣必以十九稱大斂之衣多至九十稱夫既襲之後而斂衣若此之多故非絞以束之則不能以堅寔矣凡物束斂緊急則結小而際寔大然故衣衾足以朽肉而形体深秘可以使人之勿惡也今之衰者衣斂既薄絞冐不施惧夫形狀之露也遠納之于棺乃以入棺爲小斂蓋棺爲大斂入棺既在始襲之時蓋棺又在成服之日則是小斂大斂之禮皆廢矣〇楊氏復曰按儀禮士喪小斂衣十九稱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註絞所以收束衣服爲堅急也以布爲之縮縱也橫者二幅縱者一幅析其末令可結也〇[補註]本註衾用複謂袷也

設奠 設卓子于阼階東南置奠饌及盞注于其上巾之設盥盆帨巾各二于饌東其東有臺者祝所盥也其西無臺者執事者所盥也別以卓子設潔滌盆新拭巾于其東所以洗盞拭盞也此一節至遣並同

具括髮麻免布髽麻 括髮謂麻繩撮髻又以布爲頭𦈢也免謂裂布或縫絹廣寸自項向前交于額上郤繞髻如著掠頭也髽亦用麻繩撮髻竹木爲簪也皆于別室

設小斂牀布絞衾衣 設小斂牀施薦席褥于西階之西鋪絞衾衣舉之升自西階置于尸南先布絞之橫者三于下以備周身相結乃布縱者一于上以備掩首及足也衣或顚或倒但取正方唯上衣不倒

乃遷襲奠 執事者遷置靈座西南俟設新奠乃去之後凡奠皆放此

遂小斂 侍者盥手奉尸男女共扶助之遷于小斂牀上先去枕而舒絹疊衣以藉其首仍卷兩端以補兩肩空處又卷衣夾其兩脛取其正方然後以餘衣掩尸左衽不紐裹之以衾而未結以絞未掩其面蓋孝子猶俟其復生欲時見其面故也斂畢別覆以衾

主人主婦憑尸哭擗 主人西向憑尸哭擗主婦東向亦如之〇凡子于父母憑之父母于子夫于妻執之婦于舅姑奉之舅于婦撫之于昆弟執之凡憑尸父母先妻子後〇[補註]擗拊心也

袒

括髮免髽于別室 男子斬衰者袒括髮齊衰以下至同五世祖者皆袒免于別室

婦人髽 于別室

司馬溫公曰古禮袒者皆當肉袒免者皆當露髻今袒者止袒上衣免者惟主人不冠齊衰以下去帽着頭巾加免于其上亦可也婦人髽也當去冠梳○楊氏復曰小斂變服斬衰者袒括髮今人無袒括髮一節何也緣世俗以襲爲小斂故失此變服一節在禮聞喪奔喪入門詣柩前再拜哭盡哀乃就東方去冠及上服被髮徒跣如始喪之儀詣殯東面坐哭盡哀乃就東方袒括髮又哭盡哀如小斂之儀明日後日朝夕哭猶袒括髮至家四日乃成服夫奔喪禮之變也猶謹其序而況處禮之常可欠小斂一節又無袒括髮乎此則孝子知禮者所當謹而不可忽也○[補註]按本註男子斬衰者袒括髮齊衰以下至同五世祖者皆袒免措[illegible]髽劉氏問喪註曰已冠者爲喪變而去冠則必着免蓋雖去冠猶嫌于不冠故加免也童子初未冠則雖爲喪亦不免以其未冠故不嫌于不冠也若爲童子而當室則雖童子亦免以其爲喪主而當成人之禮也蓋問喪亦指齊衰以下者言也

還遷尸牀于堂中 執事者徹襲牀遷尸其處哭者復位尊長坐卑幼立○[補註]連牀遷尸于堂中安于向所置襲牀處

乃奠 祝帥執事者盥手奉饌升自阼階至靈座前祝焚香洗盞斟酒奠之卑幼者皆再拜侍者巾之○[補註]上襲奠奠于尸側此斂奠奠于靈座前也

主人以下哭盡哀乃代哭不絕聲

大斂

厥明 小斂之明日死之第三日也

司馬溫公曰禮曰三日而斂者俟其復生也三日而不生則亦不生矣故以三日爲之禮也今貧者喪具或未辦或漆棺未乾雖過三日亦無傷也世俗以陰陽拘忌擇日而斂盛暑之際至有汁出蟲流豈不悖哉

執事者陳大斂衣衾 以卓子陳于堂東壁下衣無常數衾用有絮者

高氏曰大斂之絞縮者三蓋取一幅布裂爲三片也橫者五蓋取布二幅裂爲六片而用五也以大斂衣多故每幅三析用之以爲堅之急也衾凡二一覆之一藉之○楊氏復曰儀禮士喪大斂衣三十稱紟不在算不必盡用註云紟單被也小斂衣數自天子達大斂則異矣大斂布紋縮者三橫者五○[補註]喪大記云爲其不食疾俛大夫以上使官屬相代士則親疏之屬與家人自相代也

設奠具 如小斂之儀

舉棺入置于堂中少西 執事者先遷靈座及小斂奠于旁側役者舉棺以入置于牀西承以兩凳若卑幼則于別室役者出侍者先置衾于棺中垂其裔于四外

司馬溫公曰周人殯于西階之上今堂室異制狹小故但于堂中少西而已○[補註]禮檀弓曰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遠也疏飯于牖下者尸沐浴之後以米及貝寔尸之口中也時尸在西室牖下南首也小斂在戶之內大斂出在東階未忍離其爲主之位也主人奉尸斂于棺則在西階矣掘肂于西階之上肂陳也謂陳尸于坎也置棺于肂中而塗之謂之殯及啓而將葬則設祖奠于祖廟之中庭而後行自牖下而戶內而阼而客位而庭而墓皆一節遠于一節荀子曰喪禮之凡變而飾動而遠久而平故死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迩則玩玩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

乃大斂 侍者與子孫婦女俱盥手掩首結絞共舉尸納于棺中實生時所落齒髮及所剪爪于棺角又揣其空缺處卷衣塞之務令充實不可搖動謹勿以金玉珍玩置棺中啓盜賊心收衾先掩足次掩首次掩左次掩右令棺中平滿主人主婦憑哭盡哀婦人退入幕中乃召匠加蓋下釘徹牀覆柩以衣祝取銘旌設跗于柩東復設靈座于故處留婦人兩個守之

司馬溫公曰凡動尸舉棺哭擗無筭然殯斂之際亦當輟哭臨視務令安固不可但哭而已○按古

者大歛而縮殺大歛則累幒塗之近今或漆棺木乾又南方土多螻蟻不可塗殯故從其便○補注按丘氏儀節侍者與子孫婦女俱盥手掩首結小歛被舉尸安于大歛牀徹小歛牀又盥手掩首結大歛絞衾尸納于棺中實齒髮塞空歛收衾憑哭盡哀蓋棺徹大歛牀又歛于作者未忍即離主人位也主人奉尸歛于棺則于西階上賓之此所謂殯也

設靈牀于柩東 牀帳薦席屏枕衣衾之屬皆如平生時 乃設奠 如小歛之儀

主人以下各歸喪次 中門之外擇朴陋之室爲丈夫喪次斬衰寢苫枕塊不脫絰帶不與人坐焉非時見乎父母也不中門齊衰寢席大功以下異居者既殯而歸居宿于外三月而復寢婦人次于中門之內別室或居殯側去帷帳衾褥之華麗者不得輒至男子喪次

止代哭者

成服

厥明 大歛之明日死之第四日也 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然後朝哭相弔如儀

楊氏復曰三日大歛可以成服矣必四日而後成服何也大歛雖畢人子不忍死其親故不忍遽成服必四日而後成服也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取此義也○補注按丘氏儀節是日夙興具服各就位男位于柩東西向女位于柩西東向各以服爲次序奉哀祖吊諸子孫就祖父前及諸父前跪皆盡哀又就祖母及諸母前哭亦如之女子就祖母及諸母前哭遂就祖父諸父前如男子之儀主婦以下就伯叔母哭亦如之訖復位按哭弔儀出大明集禮今采補入

其服之制一曰斬衰三年 斬不緝也衣裳皆用極麁生布旁及下際皆不緝也衣縫向外裳前三幅後四幅縫內向前後不連每幅作三輒輒謂屈其兩邊相着而空其中也衣長過腰足以掩裳上際縫外向背有負版用布方尺八寸綴於領下垂之前當心有衰用布長六寸廣四寸綴于左衿之前左右有辟領各用布方八寸屈其兩頭相著爲廣四寸綴于領下在負版兩旁各儘負版一寸兩掖之下有衽各用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留一尺正方一尺之外上于左旁裁入六寸下于右旁裁入六寸便于盡處相望斜裁却以兩旁左右相沓綴于衣兩旁垂之向下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也冠比衣裳用布稍細紙糊爲材廣三寸長足跨項前後裹以布爲三輒皆向右後縫之用麻繩一條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前各至耳結之以爲武屈冠兩頭入武內向外反屈之縫于武武之餘繩垂下爲纓結于頤下首絰以有子麻爲之其圍九寸麻本在左從額前向右圍之從項過後以其末加于本上又以繩爲纓以固之如冠之制腰絰大七寸有餘兩股相交兩頭結之各存麻本散垂三尺其交結處兩旁各綴細繩繫之絞帶用有子麻繩一條大半腰絰中屈之爲兩股各一尺餘乃合之其大如絰圍腰從左過[illegible]至前乃以其右端穿兩股間而反插于右在絰之下○苴杖用竹高齊心本在下屨亦粗麻爲之緣[illegible]婦人則用極粗生布爲大袖長裙蓋頭皆不緝布[illegible]

[illegible]竹釵麻屨衆妾則以背子代大稍其[illegible]杖其正服則子爲父也其加服則嫡孫父卒爲[illegible]若曾高祖承重者也父爲嫡子當爲後者也其[illegible]服則婦爲舅也夫承重則從服也爲人後者爲所後父也爲所後祖承重也夫爲人後則妻從服也妻爲夫也妾爲君也

問周制有大宗之禮立嫡以爲後故父爲長子三年今大宗之禮廢無立嫡之法而子各得以爲後則長子少子不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必繼也父爲長子三年亦不可以嫡庶論也朱子曰宗法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變禮存羊之意不可長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庶子皆得爲父後者乎○楊氏復曰喪服制度雖辟領一節沿襲差該自適與始按喪服記云衣二尺有二寸蓋指衣身自領至腰之長而言之也用布八尺八寸中斷以分左右爲四尺四寸者二又取四尺四寸者二中摺以分前後爲二尺二寸者四此即尋常度衣身之常法也合二尺三寸者四疊爲四重從一角當領處四寸

下取方裁入四寸乃記所謂適博四寸注疏所謂辟領四寸是也按鄭注云適辟領也則兩物即一物也今記曰適註疏又曰辟領何爲而異其名也辟從開也從一角當領處取方裁開入四寸故曰辟領以此辟領四寸反摺向外加兩肩上以爲左右適故曰適乃疏所謂兩相向外各四寸是也辟領四寸既反摺向外加兩肩上以爲左右適故後之左右各有四寸虛處當脊而相並謂之闊中前之左右各有四寸虛處當肩而相對亦謂之闊中乃疏所謂闊中八寸是也此則衣身所用布之處與裁之之法也註又云加辟領八寸而又倍之者謂別用布一尺六寸以塞前後之闊中也布一條縱長一尺六寸橫闊八寸又縱摺而中分之其下一半裁斷左右兩端各四寸除去不用只留中間八寸以加後之闊中元裁辟領各四寸處而塞其缺當脊之相並處此所謂加辟領入寸是也其上一半全一尺六寸不裁以布之中間從項上分[illegible]右對摺向前垂下以加于前之闊中與元裁斷[illegible]當肩相對處相接以爲左右領也夫下一半以加後之闊中者所布入寸而上一半從項而下以加前之闊中也又倍之而爲一尺六寸[illegible]

又倍之者是也此則衣領所用之布與裁之之法也古者衣服吉凶異制故衰服領與吉服領不同而其制如此也注又云凡用布一丈四寸者衣身八尺八寸衣領一尺六寸合爲一丈四寸也此是用布正數又當少寬其布以爲針縫之用然此即衣身與衣領之數若負衰帶下及兩維又在此數之外矣但領必有袷此布從何出乎曰衣領用布闊八寸而長一尺六尺古者布幅闊二尺二寸餘衣領用布闊八寸之外更餘闊一尺四寸而長一尺六寸可以分作三條施于袷而適足無餘欠也通與以辟領爲適本用註疏又自謂衰服記文難曉而用臆說以參之既别用布以爲辟領又不言制領所用何布又不計衣身衣領用布之數失之実但知衣身八尺八寸之外又別別布一尺六寸以爲領兆月布共一丈四寸則文義不待辨而自明矣〇又按衰服記及註云袂二尺二寸緣衣身二尺二寸欲左右兩袂亦二尺二寸欲使縱橫皆正方也衰服記又云袪尺二寸袪者袂口也袂二尺二寸縫合其下一尺畱上一尺二寸以爲袖口

也〇又按衰服記云衣帶下尺緣古者上衣下裳分別上下不相侵越衣身二尺二寸僅至腰而止無以掩裳上際故於衣帶之下用縱布一尺上屬於衣橫繞於腰則以腰之闊狹爲準所以掩裳上際而後綴兩衽於其旁也〇度用指尺中指中節爲寸首絰腰絰圍九寸七寸之類亦同〇菅屨儀禮註菅屨非屨也家禮云屨以粗麻爲之恐當從儀禮爲正〇儀禮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以家禮參攷之儀禮小斂婦人髽于室以麻爲髽家禮小斂婦人用麻繩撮髻爲髽其制同儀禮婦人成服布總六寸謂出紒後所垂者六寸箭笄長尺家禮婦人成服布頭帶竹釵所謂布頭帶即儀禮之布總也所謂竹釵即儀禮之箭笄也凡喪服上曰衰下曰裳儀禮婦人但言衰不言裳者婦人不殊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無帶下尺無衽夫衰如男子衰未知備負版辟領之制與否下如深衣未知裳用十二幅與衰猶雖無文可明但衣身必二尺二寸袂必屬幅裳必上屬於衣裳旁兩幅必相連屬此所以衣不用帶下尺裳旁不用衽也今攷家禮則不用此制婦人

用大袖長裙蓋頭男子衰服純用吉[illegible]不用古制此則未詳儀禮婦人有絰帶絰首絰也衰服帶也圖之大小無明文大約與男子同卒哭丈夫去麻帶服葛帶而首絰不變婦人以葛爲首絰而麻帶不變既練男子除絰婦人除帶其謹於絰帶變除之節若此家禮婦人並無絰帶之文當以禮經爲正〇喪服斬衰傳曰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不能病也疏曰童子不杖此既童子也問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矣謂適子也婦人不杖亦謂童子婦人若成人婦人正杖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諸絰皆有婦人杖又加姑在爲夫杖許爲長子杖按喪服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云女子子在室亦並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是其童女爲喪主則亦杖矣愚按家禮用書儀服制婦人皆不杖與問喪喪大記喪服小記不同恨未得質正〇劉氏璋曰衰服之制前言已載惟衰制則未之詳按司馬溫公曰古者五服皆用布以升數爲別其以

之而屈其右端尺餘杖以樹從之上屈下方縛八服同斬衰但布用少笄爲與後笄放此其正服則子爲母也士之庶子爲其母同而爲父後則降也其加服則嫡孫父卒爲祖母若曾高祖母承重者也母爲嫡子當爲後者也其義服則婦爲姑也父承重則從服也爲繼母也爲慈母謂庶子無母而父命也妾之無子者慈己也繼母爲長子也妾爲君之長子也楊氏復曰按儀禮補服條當增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也爲所後者之妻若子也○劉氏璋曰齊衰前杖桐也爲母按三家禮云桐者言同也取內心悲痛同於父也以外無節象家無二尊外屈於天削之使下方者取母象於地也疏屨者粗屨也疏讀如不熟之藨草也斬衰重而言菅以見其麻奉其惡貌齊衰藐而言蒸奉草之總稱也不林章言麻屨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纓屨小功緦麻經又汲其屨贊麻屨註云不用卑○凡言杖者皆下本顧其性也高下各齊其心具本小如服經○補註稅子曰古者父在爲母服期今則皆爲三年之喪若爲三年之喪則家有二尊矣可無嫌乎處今世宜服齊衰一年外以墨衰終月筭可以合古之禮全今之制也

杖期

服制同上但又用次等生布其正服則嫡孫父卒祖在爲祖母也其降服則爲嫁母出母也其義服則爲父卒繼母嫁而己從之者也夫爲妻也子爲父後則爲出母嫁母與繼母出俱無服楊氏復曰按齊衰杖期恐當添爲所後者之妻若子也祖父在嫡孫爲祖母也據先生儀禮經傳補服條修首一條巳其齊衰三年下

不杖期

服制同上但不杖又用次等生布其正服則爲祖父母女雖適人不降也庶子之子爲父之母而爲祖後則不服也爲伯叔父也爲兄弟也爲衆子男女也爲兄弟之子也爲姑姊妹女在室及適人而無夫與子者也婦人無夫與子者爲其兄弟姊妹及兄弟之子也妾爲其子也其加服則爲嫡孫若曾玄孫當爲後者也女適人者爲兄弟之爲父後者也其降服則嫁母出母爲其子子雖爲父後猶服也爲爲其父母也其義服則繼母嫁母爲前夫之子從己者也爲伯叔母也爲夫

凡弟之子也繼父同居父子皆無大功之[illegible]也妾爲君女也妾爲君之黨子也舅姑爲嫡婦也楊氏復曰按不杖期註王服當添一條姊妹託嫁祖爲服也○其義服當添一條父母在則爲妻不杖也○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及女子之適人者爲其父母此是不杖期大節目何以不書也蓋此條布後凡男爲人後者與女適人者爲其私親皆降一等中故不見如此

五月

服制同上其正服則爲曾祖父母女適人者不降也

三月

服制同上其正服則爲高祖父母女適人者不降也其義服則繼父不同居者謂先同今異或雖同居而繼父有子己有大功以上親者也其元不同居者則不服楊氏復曰按儀禮補服條當增爲所後者之祖父母若子也

三曰大功九月

服制同上但用稍粗熟布無[illegible]衰辟領首經五寸餘腰經四寸餘其正服則爲從父兄弟姊妹謂伯叔父之子也爲衆孫男女也其義服則爲衆子婦也爲兄弟子之婦也爲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子之婦也夫爲人後者其妻爲本生舅姑也楊氏復曰儀禮註云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之心無所不在疏云衰者孝子有哀摧之志負者負其悲哀適者指適緣於父母不念餘事○又按註疏釋衰負版辟領三者之義惟子爲父母用之旁親則不用也家禮至大功乃無衰負版辟領者蓋家禮乃初年本也後先生之家所行之禮旁親皆無衰負版辟領若此之類皆從後來議論之定者爲正○大功九月恐當添爲同母異父之昆弟也或曰爲外祖母也據先生儀禮經傳補服條修同母異父之昆弟本子遊谷公叔木之問以同父同母則服期今但同母而是親者血屬故降一等蓋恩繼於母不繼於父若子夏答狄儀以爲齊衰則適矣故託疏家以大功爲是外祖母只謂魯莊公爲齊王嫌服大功禮弓或曰外祖母在今家禮以外祖父母爲小功正服則當以家禮爲正○劉氏垓孫曰在存中說喪服中曾祖齊衰服曾祖以上皆謂之曾祖恐是如此加此則皆合有齊衰三月服看來爲祖死豈有不爲服之禮

須合行齊衰三月也伊川頃言祖父母喪須是不
赴舉後來不曾行今法令雖無明文看來爲士者
爲祖父母期服內不當赴舉今人齊衰用布大細
又大功小功皆用苧布恐皆非礼大功須用市中
所賣火麻布稍細者或熟麻布亦可小功須用虔
布之屬古者布帛精粗皆用升數所以說布帛精
粗不中數不鬻於市今更無此制聽民之所爲所
以倉卒難得中度者只得買來自以意擇製之耳
○補註此言布之用功粗大也服制同齊衰但用
青衰稍熟耳楊氏曰按注釋負版辟領三者之
義惟子爲父母用之旁親則不用也丘氏曰服有
五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是也惟斬衰二者謂
之衰既同謂之衰則其制度
必皆同矣但稱不緝異耳

四曰小功五月

服制同上但用稍熟細布冠左縫
首絰四寸餘腰絰三寸餘其正服
則爲從祖祖父從祖祖姑謂祖之兄弟姊妹也
兄弟之孫爲從祖父從祖姑謂從祖祖父之子父
之從父兄弟姊妹也爲從父兄弟之子也爲從祖
兄弟姊妹謂從祖父之子所謂再從兄弟姊妹者

也爲外祖父母謂母之父母也爲舅謂母之兄弟
也爲甥謂姊妹之子也爲從母謂母之姊妹也
爲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也其義服則爲從祖祖
母也爲夫兄弟之孫也爲從祖母也爲夫從兄弟
之子也爲夫之姑姊妹適人者不降也女爲兄弟
姪之妻已適人亦不降也爲娣姒婦謂兄弟之妻
相名長婦謂次婦曰娣婦娣婦謂長婦曰姒婦也
庶子爲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嫡母死則不服也
母出則爲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也爲庶母慈己
者謂庶母之乳養己者也爲嫡孫若曾玄孫之當
爲後者之婦其姑在則否也爲
兄弟之妻也爲夫之兄弟也
楊氏復曰按儀禮補服條當曾爲所後者妻之父
母若子也姑爲適婦不爲舅後者也諸侯爲嫡孫
之婦也○補註小功者言布之用功細小
也服制同小功但用布比大功稍熟細耳

五曰緦麻三月

服制同上但用極細熟布首絰三
寸腰絰二寸並用熟麻纓亦如之
其正服則爲族曾祖父族曾祖姑謂曾祖之兄弟
姊妹也爲兄弟之曾孫也爲族祖父族祖姑謂族

曾祖父之子也爲從父兄弟之孫也爲族父族姑
謂族祖父之子也爲從祖兄弟之子也爲族兄弟
姊妹謂族父之子所謂三從兄弟姊妹也爲曾孫
玄孫也爲外孫也爲從母兄弟姊妹謂從母之子
也爲外兄弟謂姑之子也爲內兄弟謂舅之子也
其降服則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而爲其母之父
母兄弟姊妹則無服也其義服則爲族曾祖母也
爲夫兄弟之曾孫也爲族祖母也爲夫從兄弟之
孫也爲族母也爲夫從祖兄弟之子也爲庶孫之
婦也士爲庶母謂父妾之有子者也爲乳母也爲
壻也爲妻之父母妻亡而別娶亦同即妻之親母
雖嫁出猶服也爲夫之曾祖高祖也爲夫之從祖
祖父母也爲兄弟孫之婦也爲夫兄弟孫之婦也
爲夫之從祖父母也爲從父兄弟之子婦也爲夫
從兄弟子之婦也爲夫從父兄弟之妻也爲夫之
從父姊妹適人者不降也爲夫之外祖父母也爲
夫之從母及舅也爲外孫婦也
女爲姊妹之子婦也爲甥婦也
楊氏復曰當增爲同爨服也爲朋友也爲改葬也大
夫爲貴妾也士爲妾有子也按通典漢戴德云[illegible]

朋友有同道之恩故加麻三月[illegible]
人義士於[illegible]攜養積年爲之緦[illegible]
邀答曰礼緣情耳同爨緦朋友麻又按儀禮[illegible]
條同爨以同居生於礼可許既同爨而食合[illegible]
緦麻之親改葬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
也言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改設之如葬時也此臣
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餘無服必服緦者親
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緦三月而除之謂葬而除之
又按通典戴德云制緦麻具而葬葬而除謂子爲
父妻妾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後者也其餘親皆弔
服緦王肅云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加麻士喪
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謂士卑妾無男女則不
服不別貴賤也大夫貴妾雖無子猶服之故大夫
爲其妾緦則是別貴賤也○劉氏垓孫曰司馬公
書儀斬衰古制而功緦又不古制此封可疑蓋古
者五服皆用麻但布有差等皆用冠絰但功緦之
經小耳今人吉服不古而內服古亦無意思今俗
喪服之制下用樸布作幘惟斬衰用不得○補註
緦絲也治其縷細如絲也又以澡治莩垢之麻爲
經帶故曰緦麻服制同小功但用極細熟布爲之

凡爲殤服以次降一等 凡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應服期者長殤降服大功九月中殤七月下殤小功五月應服大功以下以次降等不滿八歲爲無服之殤哭之以日易月生未三月則不哭也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爲殤

凡男爲人後女適人者爲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爲之也亦然 女適人者降服未滿被出則服其本服已除則不復服也○凡婦服夫黨當喪而出則除之○凡妾爲其私親則如衆人

司馬温公曰喪服小記云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旣練而出則已未練而返則期旣練而返則遂之○補註按喪服小記注若當父母之喪未期而爲夫所出則終父母三年之制爲已與夫族絶故其情復隆於父母也若在父母小祥後被出是已之期服已除不可更同兄弟爲三年服矣故已也若被出後週父母之喪未及期而夫命之返則但終期服反在期後則遂終三年蓋緣已隨丸弟小祥服三年之喪不可終廢也

成服之日主人及兄弟始食粥 諸子食粥妻妾及期九月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五月三月者飲酒食肉不與宴樂自是無故不出若以喪事及不得已而出入則乘樸馬布鞍素轎布簾○補註本註樸馬布鞍謂男子素轎布簾謂婦人

凡重喪未除而遭輕喪則制其服而哭之月朔設位服其服而哭之既畢返重服其除之也亦服輕服若除重喪而輕服未除則服輕服以終其餘日

問從母之夫舅之妻皆無服何也朱子曰先王制礼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爲從曾祖服緦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皆有服皆由父而推之故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爲服推不去故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作看時似乎雜乱無紀仔細看則皆有義存焉又言呂與叔集中一婦人墓誌凡遇功緦之喪皆蔬食終其月此可爲法○問喪禮衣服之類逐時換去如葬後換葛彩小祥後換練布之類今之墨縗可便於出入而不合於禮經如何曰若能不出則不服之亦好但要出外治事則只得服之○問居喪爲尊長強之以酒當如何曰若不得辭則勉徇其意亦無害但不可至於醉食已復初可也問坐客有歌唱者如之何曰當起避○補氏復日心喪三年按儀礼父在爲母期註子於母雖爲父屈而期心喪猶三年唐前上元元年武后上表請父在爲母終三年之喪○礼記師心喪三年○今服制令喪子爲後者爲其母緦亦解官申心喪三年○母及出嫁爲父後者雖不服申心喪三年○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不杖期亦解官申心喪三年○嫡孫祖在爲祖母齊衰杖期雖期除仍心喪三年○先生日喪礼須從儀礼爲正如父在爲母期非是薄於母只爲尊在其父不可復尊在[illegible]然亦須心喪三年這般處皆是大項事不是小節目後來都失了而今國家法爲所生父母皆心喪三年此意甚好○又按先生此書雖自儀礼用出其[illegible]曰家之法未嘗遺也前章所論爲所生[illegible]心喪樂可見矣五服年月之制既已備載[illegible]式一條恐亦當補入今喪葬假寧格非在[illegible]遺喪期三十日大功二十日小功十五日緦麻七日降而絶服三日無服之殤期五日大功三日小功二日緦麻一日葬期五日大功三日小功二日緦麻一日除服期三日大功二日小功一日○在聽遭喪期七日大功五日小功緦麻三日降而絶服之殤一日本宗及同居無服之親之喪一日改葬期以下親期一日祖忌在聽非在聽祖父母父母並一日遠事高曾同

朝夕哭奠　上食

朝奠 每日晨起主人以下皆服其服入就位尊長坐哭卑者立哭侍者設盥櫛之具于靈床側奉魂帛出就靈座然後朝奠執事者設蔬果脯醢祝盥手焚香斟酒主人以下再拜哭盡哀

劉氏璋日凡奠用脯醢者蓋古人家常有之如無則具饌數器亦可夫朝夕奠者謂陰陽交接之時

恐其親也朝奠將至然後徹夕奠夕奠將至然後徹朝奠各用卓子若暑月恐臭敗則設饌如食頃去之止留茶酒果脯仍罩之○補註本註奉魂帛出就靈座入靈牀捧出也

食時上食 如朝奠儀

夕奠 如朝奠儀畢主人以下奉魂帛入就靈座哭盡哀○補註本註靈座當作靈牀也

哭無時 朝夕之間哀至則哭於喪次

朔日則於朝奠設饌 饌用魚肉麪米食羹飯各一器禮如朝奠之儀

問母喪朔祭子爲主朱子曰凡喪父在父爲主則父在子爲主喪之禮也又曰父没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註云各爲妻子之喪爲主也則是凡妻之喪夫自爲主也今以子爲喪主未安○高氏曰若遇朔望節序則具盛饌其品物比朝夕奠差豐禮疏曰上則月望不盛奠惟朔奠而已○楊氏復曰按初喪立喪主凡主人謂長子無則長孫承重[illegible]奉饋奠今乃謂父在父爲主父在子無主喪之禮二說不同何也蓋長子主喪以奉饋奠以子爲母喪恩重服重故也朔奠則父爲主者朔殷奠以尊者爲主也喪服小記曰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虞卒哭皆是殷祭故其夫主之亦謂父在祭爲主也朔祭父爲主義與虞卒哭同耳

有新物則薦之 如上食儀

劉氏璋曰孝子之心事死如事生斯須不忘其親也如遇五穀百果之一應新熟之物必以薦之如上奠儀凡靈座之間除金銀酒器之外盡用素器不用金銀錢之飾以主人有哀素之心故也

弔奠賻

凡弔皆素服 幞頭衫帶皆以白生絹爲之

問今弔人用横烏此禮如何朱子曰此是玄冠以弔正與孔子所謂羔裘玄冠不以弔者相反

奠用香茶酒果 有狀或用食物即別爲文

賻用錢帛 有狀惟親友分厚者有之

司馬溫公曰東漢徐穉每爲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絮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醱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然則奠貴哀誠酒食不必豐腆者也

具刺通名 賓主皆有官則具門狀否則名紙題其陰面先使人通之與禮物俱入

入哭奠訖乃弔而退 既通名喪家炷火燃燭布席皆哭以俟護喪出迎賓賓入至廳事進揖曰竊聞某人傾背不勝驚懼敢請入酹并伸慰禮護喪引賓入至靈座前哭盡哀再拜焚香跪酹茶酒俛伏興護喪止哭者祝跪讀祭文奠賻狀於賓之右畢興賓主皆哭盡哀賓再拜主人哭出西向稽顙再拜賓亦哭東向答拜進曰不意凶變某親某官奄忽傾背伏惟哀慕何以堪處主人對曰某罪逆深重禍延某親伏蒙奠酹并賜臨[illegible]不勝哀感又再拜賓答拜又相向哭盡哀賓先止賓慰主人曰脩短有數痛毒柰何願仰孝思俯從禮制乃揖而出主人哭而入護喪者送至廳事茶

湯而退主人以下止哭

司馬溫公曰凡弔人者必易去華盛之服有哀戚之容若賓與亡者爲執友則入酹婦人非親戚與其子爲執友嘗升堂拜母者則不入酹凡弔及送喪者問其所乏分導營辦貧者爲之執紼負土之類毋授及其飲食財貨可也○高氏曰既謂之奠而乃燒香酹酒則非奠矣世俗承習久矣非禮也○又曰喪禮賓不答拜凡非弔喪無不答拜者胡先生書儀曰若弔人是平交則落一膝展手策之以表半答若孝子尊弔人畢則側身避位俟孝子依次畢者即跪還須詳展去就無令寬伏與孝子齋○楊氏復曰按程子張子與朱先生後來之說奠謂安置也奠酒則安置於神座前飲訖則徹去奠而有酹者初酌酒則傾少酒于茅代神祭也今人直以奠爲酹而盡傾之於地非也高氏之說亦然與此條所謂入酹跪酹似相狐狼蓋家禮乃初年本當以後來已定之說爲正詳見[illegible]禮祭神條○又按弔禮主人拜賓賓不答拜此何義也蓋弔賓來有哭拜或奠禮主人拜賓以謝之此賓所以

（不答拜也故高氏書有半答雖還之禮凡禮必有義不可苟也書儀家禮從俗有賓答拜之文亦是主人拜賓賓不敢當乃答拜今世俗弔賓來見几筵哭拜主人亦拜謂代亡者答拜非禮也既而賓弔主人又相與交拜亦非禮也）

聞喪　奔喪　治葬

始聞親喪哭（親謂父母也以哭答使者又哭盡哀問故）易服（裂布為四腳白布衫繩帶麻屨）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雖哀戚猶辟害也）道中哀至則哭（哭避市邑喧繁之處○司馬溫公曰今人奔喪及從柩行者遇城邑則哭過則止是飾詐之道也）望其州境其縣境其城其家皆哭（家不在城郭望其鄉哭）入門詣柩前再拜再變服就位哭（初變服如初喪柩東西[illegible]坐哭盡哀又變服如大小斂亦如之）後四日成服（與家人相弔賓至拜之如初）若未得行則為位不奠（設椅子一枚以代尸柩左右前後設位哭如儀但不設奠若喪側無子孫則此中設奠如儀）變服（亦以聞後之第四日）在道至家皆如上儀（若喪側無子孫則在道朝夕為位設奠至家但不變服其相弔拜賓如儀）若既葬則先之墓哭拜（之墓者望墓哭至墓哭拜如在家之儀未成服者變服於墓歸家詣靈座前哭拜四日成服如儀已成服者亦然但不變服）齊衰以下聞喪為位而哭（尊長於正堂卑幼於別室○司馬溫公曰今人皆擇日舉哀凡悲哀之至在初聞喪即當哭之何暇擇日但法令有不得於州縣公廨舉哀之文則在官者當哭於僧舍其他皆哭於本家可也）若奔喪則至家成服（奔喪者釋去華盛之服裝而行既至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以下至門而哭入門詣柩前哭再拜成服就位哭弔如儀○〔補註〕至家四日後成服）若不奔喪則四日成服（不奔喪者齊衰三日中朝夕為位會哭四日之朝成服亦如之大功以下始聞喪為位會哭四日成服亦如之皆每月朔為位會哭月數既滿次月之朔乃為位會哭而除之其間哀至則哭可也○〔補註〕愚謂今在官者聞齊衰大小功喪不得奔喪三日中可委政於同僚朝夕為位會哭於僧舍四日成服亦加之以日易月齊衰二十五日大功九日小功五日畢仍吉服聽政每月朔變服為位會哭月數既滿即除之至於麻緦小服則會哭成服俱勿行但哭之盡哀）

三月而葬前期擇地之可葬者（司馬溫公曰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五服年月敕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然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為子孫貧賤富貴賢愚壽夭盡繫於此而其為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遂棄捐不葬者正使殯葬實能致人禍福為子孫者亦[illegible]忍使其親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邪悖理傷義無過於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為人所扣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以不可不擇也或問家貧鄉遠不能歸葬[illegible]何公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烏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窆人豈有非之者哉昔廉范千里負喪郭平自賣營墓豈待貴富然後葬其親哉在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寢苫枕塊蓋憫親之未有所歸故寢食不安奈何舍之出遊食稻衣錦不知其何以為心哉世人又有游宦沒於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燼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體故斂而藏之發毀他人之尸在律猶嚴況子孫乃悖謬如此其始蓋出於羌胡之俗浸染中華行之既久習以為常見者恬然曾莫之怪豈不哀哉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以為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於其地可也豈不猶愈於焚之哉○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也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

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他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犂所及也一本云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窯○按古者葬地葬日皆決於卜筮今人不曉古法且從俗擇之可也○〔集覽〕康范杜陵人父遭亂客死於蜀范將年十五往迎父柩船沉俱溺以救得免○郭平家貧力李親死不能送葬遂賣身於富家為傭覓錢營墓鄉邦稱之○〔補註〕此以下皆治葬禮按禮大夫士三月而殯故三月而葬既殯之後即謀葬事其有祖塋則祔葬其次若窄狹及有所妨碍則別擇地可也愚謂人之死也其魂氣雖散而魄猶存故及其未甚腐敗而葬之于地則可以復其魂氣而有靈擇地之法惟在議乎丘壟之骨岡阜之支高地日丘高山日壟大丘日阜大壟日岡丘即阜之所分壟即岡之所出支即來自大阜降自大岡者也○■葬胡氏潮日察乎陰陽之理審乎流峙之形辨順道究分合別明暗定後際崇不傷乎急畢不失乎緩折而歸之中若璞之所謂乘生氣者宜於是得

擇日開塋域祠后土

主人既朝哭帥執事者於所得地掘穴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各立一標當南門立兩標擇遠親或賓客一人告后土氏祝帥執事者設位於中標之左南向設盞注酒果脯醢於其前又設盥盆帨巾二於其東南其東有臺架告者所盥其西無者執事者所盥也告者吉服入立於神位之前北向執事者在其後東上皆再拜告者與執事者皆盥帨執事者一人取酒注西向跪一人取盞東向跪告者斟酒反注取盞酹于神位前俛伏興少退立祝執板立于告者之左東向跪讀之日維某年歲月朔日子某官姓名敢告于后土氏之神今為某官姓名營建宅兆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清酌脯醢祗薦于神尚饗訖復位告者再拜祝及執事者皆再拜徹出主人若歸則靈座前哭再拜後放此

司馬溫公日筮卜或命筮者擇遠親或賓客為之及祝執事者皆吉冠素服註云非純吉亦非純凶素服者但徹去華采金珠之飾而○〔補註〕本註內闕外其壤出其上壤於外也掘中南其壤出其上棄於南也丘氏儀節云后土之稱對皇天也士庶之家有似乎僭考之文公大全集有祀土地祭文今擬改后土氏為土地之神

遂穿壙

司馬溫公日今人葬有二法有穿地直下為壙而懸棺以窆者有鑿隧道旁穿土室而寬柩於其中者按古者唯天子得為隧道其他皆直下為壙而懸棺以窆今當以此為法其穿地宜狹而深狹則不崩損深則盜難近也

問合葬夫妻之位朱子日某初葬亡室時只存東畔一位亦不曾考禮是如何陳安卿云地道以右為尊恐男當居右日祭時以西為上則葬時亦當如此方是

作灰隔

穿壙既畢先布炭末於壙底築實厚二三寸然後布石灰細沙黃土拌勻者於其上灰三分二者各一可也築實厚二三寸別用薄板為灰隔如椁之狀內以瀝青塗之厚三寸許中取容棺墻高於棺四寸許置於灰上乃於四旁旋下四物亦以薄板隔之炭末居外三物居內如底之厚築之既實則旋抽其板近上復下炭灰等而築之及墻之平而止蓋既不用椁則無以容瀝青故為此制又炭禦木根辟水蟻石灰得沙而實得土而粘歲久結而為全石螻蟻盜賊皆不得進也

問槨外可用灰雜沙土否未子日只純用炭末置之椁外椁内實以和沙石灰或日可純用灰否日純灰恐不實須雜以篩過細沙久之灰沙相雜入其堅如石椁外四圍上下一切實以炭末約厚七八寸許既辟溫氣免水患又截樹根不入樹根遇炭皆生轉去以此見炭火之妙蓋炭是死物無情故樹根不入也抱朴子日炭入地千年不變同說家用黃泥拌不炭實椁外如何日不可黃泥久之亦能引樹根又問古人用滋青恐地氣蒸熱瀝青鎔化棺有備前却不使日不曾親見用瀝青利害但書傳問多言用者不知如何○楊氏復日先生答廖子晦日所問葬法後來講究木椁瀝青似亦

無蓋但於穴底先鋪炭屑築厚之一寸許其上鋪沙灰四旁即用炭屑倣厚一寸許下與先所鋪者相接築之既平然後安石槨於其上四旁又下三物如前槨底及槨四旁上面復用沙灰實之俟滿加蓋復布沙灰而加炭屑於其上然後以土築之盈坎而止蓋沙灰以防螻蟻愈厚愈佳

刻誌石 用石二片其一爲蓋刻云某官某公之墓無官則書其字曰某君某甫其一爲底刻云某官某公諱某字某某州某縣人考諱某某官母氏某封某年月日生叙歷官遷次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里某處娶某氏某人之女子男某某官女適某官某人婦人夫在則云某官姓名某封某氏夫無官則書夫之姓名夫亡則云某官某公某封某氏夫無官則云某君某甫妻某氏其叙年若干適某氏因夫子致封號無則否葬之日以二石字面相向而以鐵束束之埋之壙前近地面三四尺間蓋慮時陵谷變遷或誤爲人所動而此石先見則人有知其姓名者庶能爲掩之也

造明器 刻木爲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之物象平生而小准令五品六品三十事七品八品二十事非陞朝官十五事○補註檀弓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下帳 謂牀帳茵席倚卓之類亦象平生而巳

苞 竹掩一以盛遣奠餘脯劉氏璋曰既夕禮苞二所以裹奠羊豕之肉註云用便易者謂葦長難用裁取三尺一道編之○補註按儀禮註苞草也古稱苞苴是也曲禮註苞者裹魚肉之屬苴者以草藉器而貯物也見卷首圖

筲 竹器五以盛五穀司馬溫公曰今但以小甖貯五穀各五升可也○劉氏璋曰既夕禮筲三容與簋同盛黍稷麥其實皆瀹註云皆湛之以湯神之所享不用食道所以爲敬○補註按儀禮註筲箱通飯器容與簋同論語筲竹器容斗二升見卷首

甖 甕器三以盛酒醯醢○司馬溫公曰自明器以下俟實土及半乃於其旁穿便房以貯之○按此雖古人不忍死其親之意然實非有用之物且腊肉腐敗生蟲聚蟻尤爲非便雖不用可也

大舉 古者柳車制度甚詳今不能然但從俗爲之取其牢固平穩而已其法用兩長杠杠上加伏免附杠處爲圓鑿別作小方牀以載柩足高二寸旁立兩柱柱外施圓柄令人鑿中長出其外柄鑿之問須極圓活以膏塗之使其上下之際柩常適平兩柱近上更爲方鑿加橫扃扃兩頭出柱外者更加小扃杠兩頭施橫杠橫杠上施短杠短杠上或更加小杠仍多作新麻大索以備扎縛此皆切要實用不可鬪者但如此制而以衣覆棺亦足以少葬道路或更欲加飾則以竹爲之格以綵結之上如擬焦亭施帷幔四角垂流蘇而已然亦不可■高恐多墨凝不須太華徒爲觀美若道路遠央不可爲此虛飾但多用油單表柩以防雨溼而巳集覺四角垂流蘇按考索倦游錄盤綵綸綉之毬五綵錯爲之同心而下垂者曰流蘇[illegible]鳥尾而垂之若流然以其系下垂故曰蘇今俗謂條頭系爲蘇吳都賦注流蘇者五色羽飾帷四角而垂之也朱子曰某舊爲先人飾棺考制度作帷幌延平先生以爲不切而今禮文覺繁多使人難行後聖有作必是裁減了方始行得耳○補註丘氏曰按治棺下註云棺制惟取容身勿爲高大由是推之大約不過二尺餘而已若如卷首圖於兩杠閒施短杠四人於中並行局促迫窄實難轉動況本註以亦無明說今擬施橫杠出兩長杠之外又於方牀四隅各加一鐵鐶而兩長杠之上亦如之繫繩於下緣而用貫之於上隨其低昂而操縱之如此則適平矣

翣 以木爲筐如扇而方兩角高廣二尺高二尺四寸衣以白布柄長五尺黼翣畫黼黻翣畫黻雲翣畫雲氣其緣皆爲雲氣皆畫以紫准格○補註按喪大記註翣形似扇木爲之在路則障車人梓則障柩

作主 程子曰作主用栗趺方四寸厚寸二分鑿之洞底以受主身身高尺二寸博三

寸厚寸二分刻上五分爲圜首寸之下勒前爲頷
而判之四方居前八分居後頷下陷中長六寸廣
一寸際四分合之植於趺下齊竅其旁以通中圓
徑四分居三寸六分之下下距趺面七寸二分以
粉塗其前面○司馬溫公曰府君夫人共爲一櫝
○按古者虞主用桑將練而後易之以栗今於此
便作栗主以從簡便或無栗止用木之堅者櫝用
黑漆且容一主夫婦俱入祠堂乃如司馬氏之制
程子曰庶母亦當爲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
室主之制度則一蓋有法象不可益損益損則不
成矣○朱子曰伊川制士庶不用主只用牌子看
來牌子當如古制只不消二片相合及竅其旁以
通中且如今人未仕只用牌子到任後不中換了
若是士人只用主亦無大利害主式乃伊川先生
所制初非朝廷立法固無官品之限萬一繼世有
官亦難遽易但繼此不當作耳牌子亦無定制[illegible]
意亦須似主之大小高下但不爲判合陷中可[illegible]
凡此皆是後賢義起之制今復以意斟酌於古礼
未有考也今詳伊川主式書屬稱本註屬謂高曾
祖考稱謂官或號行如處士秀才幾郎幾公之類

如此則士庶可通用周尺當省尺七寸五分弱[illegible]
集與書儀誤註五寸五分弱溫公[illegible]以謂三司布
帛尺即省尺程沙隨尺即布帛尺今以周尺校之
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然非有聲律高下之差
亦不必屑屑然也
得一書爲據足矣

遷柩　朝祖　奠　賻　陳器　祖奠

補註丘氏曰祠堂本草下正云爲四龕每龕
置一卓子其上置櫝龕外各垂小簾無有韜
藉之說其說蓋出溫公書儀朱子既出不取
不用可也今不復爲圖而止圖櫝式從簡省
也有力者如式
亦無爲之不可

發引前一日因朝奠以遷柩告

設饌如朝奠祝斟酒
訖北面跪告曰今以
吉辰遷柩敢告俛伏興主人以下哭盡哀再拜蓋
古有啓殯之奠今既不塗殯則其礼無所施又不
可全無節文
故爲此礼也

楊氏復曰古礼自啓殯至卒哭更有兩變服之節
啓殯斬衰男子括髮婦人髽盖小斂括髮髽今啓
殯亦見尸柩故變同小斂之節也此是一節今既
不塗殯則亦不啓雖不變服可也古礼啓殯之後
斬衰男子免至虞卒哭皆免此又是一節關元礼
主人及諸子皆去冠経以斜布巾帕頭亦故古意
家礼今皆不用何也司馬溫公曰自啓殯至于卒
哭日數甚多若使五服之親皆不冠而袒免恐其
驚俗故但各服其服而已○補註引所以
引柩車在軸輜曰紼此遷柩即古啓殯

奉柩朝于祖

將遷柩役者入婦人退避主人及衆
主人輯杖立視祝以箱奉魂帛前行
詣祠堂前執事者奉奠及椅卓次之銘旌次之役
者舉柩次之主人以下從哭男子由右婦人由左
重服在前輕服在後服各爲叙侍者在末無服之
親男居男右女居女左皆次主人主婦之後婦人
皆盖頭至祠堂前執事者先布席役者致柩於[illegible]
上北首而出婦人去盖頭祝帥執事者設靈座及
奠于柩西東向主人以下就位立哭盡
哀止此礼盖象平生將出必辭尊者也

楊氏復曰按儀礼朝祖正柩之後遂匠[illegible]
之車于階間即家礼所謂大舉也方其朝祖時及
別有輁軸註云輁軸狀如長牀夫輁狀如長牀則
僅可承棺轉之以軸轉之以人故得以朝祖既正
柩則用夷牀蓋朝祖時載柩則有輁軸正柩則有
夷牀後世告闕之今但使役者奉柩柩既重大如
何可奉恐非謹之重之之意若但魂帛朝于祖亦
失遷柩朝祖之本意恐當從儀礼別制輁軸以朝
祖至祠堂前正柩用夷牀北首祝帥執事者設靈
座及奠于柩西東向主人以下就位立哭盡哀也
○輯斂也謂奉之不以柱地也○既夕礼遷于祖
正柩于兩楹間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註奠設
如初東面也不統于柩神不西面
面也不設柩東東非神位也

遂遷于廳事

執事者設帷於廳事役者入婦人退
避祝奉魂帛導柩右旋主人以下男
女哭從如初詣廳事執事者布席役者置柩于席
上南首而出祝設靈座及奠于柩前南向主人以
下就位坐哭藉以薦席○補註大斂在室中少西
所以故古殯于西階之意遷柩在廳事正中亦所

以放古啓殯之意也乃代哭如未歛之前以至發引親賓致奠賻如初喪儀

陳器方相在前役夫為之冠服如道士執戈揚盾四品以上四目為方相以下兩目為魌頭次

明器下帳苞筲罌以牀舁之次銘旌去跗執之次

靈車以奉魂帛香火次大轝轝旁有翣使人執之

劉氏璋曰司馬溫公喪禮陳器篇內於下帳之下

有日上服二字者註云有官則公服靴笏幞頭無

官則襴衫鞋履之類又大轝旁有翣貴賤有數

無人無之今書雖不皆載姑將此以備引用

日晡時設祖奠饌如朝奠祝斟酒訖北向跪告曰永遷之禮靈辰不留今奉柩車式

遵祖道俛伏興餘如朝夕奠儀○司馬溫公曰若

柩自他所歸葬則行日但設朝奠哭而行至葬乃

備此及下遣奠禮○補註按儀禮既夕

禮祖註為將祖變也設于靈座之前

遣奠

厥明遷柩就轝轝夫納大轝于中庭脫柱上橫扃執事者徹祖奠祝北向跪告曰今遷柩

就轝敢告遂遷靈座置傍側婦人退避召役夫

遷柩就轝乃載施扃加楔以索維之令極牢實主人

從柩哭降視載婦人哭於帷中載

畢祝帥執事者遷靈座柩前南向

司馬溫公曰啓殯之日備布三尺以皇灰治之

布為之祝御柩執此以指揮役者○劉氏璋曰儀

禮云商祝拂柩用功布幠用俟余註曰商祝習

商禮者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功布拂去棺上塵

土以幠覆之為其形露也俟

之言尸也俟余覆尸之余也

乃設奠饌如朝奠有脯惟婦人不在奠畢執事者徹脯納苞中置舁牀上遂徹奠

楊氏復曰高氏禮祝跪告曰靈輀既駕往即幽宅

載陳遣禮永訣終天○載謂升柩於轝也以新組

左右束柩於轝乃以橫木

楔柩足兩旁使不動搖

祝奉魂帛升車焚香別以箱盛主置帛後至是婦人乃蓋頭出帷降階立哭守

舍者哭辭盡哀而

歸尊長則不拜也

發引

柩行方相等前導如陳器之儀主人以下男女哭步從如朝祖之儀出門則

以白幕夾障之尊長次之無服之親又次之賓客又次之

皆乘車馬親賓或先待於墓所或出郭哭拜辭歸親賓設幄於郭外道旁

駐柩而奠如在家之儀塗中遇哀則哭若墓遠則每舍設靈座於柩前

朝夕哭奠食時上食夜則主人

兄弟皆宿柩旁親戚共守衛之

及墓　下棺　祠后土　題木主　成墳

未至執事者先設靈幄在墓道西南向有倚卓親賓次在靈幄前十數

步男東女西次北與

靈幄相直皆南向婦人幄在靈幄後壙西方相至以戈擊壙

四隅○補註方相出周禮大喪

先驅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明器等至陳於壙東南北

上靈車至祝奉魂帛就幄座主箱亦置帛後遂設奠而退

執事者先布席於壙南柩至脫載置席上北首

執事者取銘旌去杠置柩上○祝奉靈車魂帛

至主人男女各就位哭主人諸丈夫立於壙東西向主婦諸

就靈幄內遂設奠也

婦女立於壙西幄內東向皆北上如在塗之儀○

補註喪歛哭位皆南上者尸南首也及墓哭位皆

北上者尸北首也賓客拜辭而歸主人拜之賓答拜乃窆先用木杠橫於

灰隔之上乃用索四條穿柩底鐶不結而下之至

杠上則抽索去之別摺細布或生絹兜柩底而下

之更不抽出但截其餘棄之若柩無鐶即用索兜

柩底兩頭放下至杠上乃去索用布如前大凡下

棺最須詳審用力不可誤有傾墜動搖主人兄弟

宜輟哭親臨視之已下再整柩衣銘旌令平正○

補註窆下棺也按檀弓曰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

達禮也北幽之故也注北方國之北也殯猶南首

不忍以鬼神待其親也葬則終死事矣故葬面北

首三代通用此禮也南方昭明北方幽暗之地釋

所以北首之義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王氏曰昭穆之序非特施於宗廟而已葬亦有焉此上下尊卑之分所以嚴而不可亂朱子曰安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為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

主人贈 玄六纁四各長丈八尺主人奉置柩旁再拜稽顙在位者皆哭盡哀家貧或不能具此則玄纁各一可也其餘金玉寶玩並不得入壙以為亡者之累○補註本註玄六纁四玄皂色纁淺紅色故書禹貢註玄赤黑色幣也纁絳色幣也

加灰隔內外蓋 先度灰隔大小制薄板一片旁距四墻取令腳合至是加於柩上更以油灰彌之然後旋旋少灌瀝青於其上令其速凝即不透板約已厚三寸許乃加外蓋

實以灰 三物拌勻者居下炭末居上各倍於底及四旁之厚以酒灑而躡實之恐震柩中故未敢築但多用之以俟其實耳

乃實土而漸築之 下土每尺許即輕手築之勿令震動柩中

祠后土於墓左 如前儀祝板前同但云今為某官封謚窆茲幽宅神其後同

藏明器等 實土及半及藏明器下帳苞筲甖於便房以板塞其門

下誌石 墓在平地則於壙內近南先布磚一重置石其上又以磚四圍之而覆其上若墓在山側峻處則於壙南數尺間掘地深四五尺依此法埋之

復實以土而堅築之 下土亦以尺許為準但須密杵堅築

題主 執事者設卓子於靈座東南西向置硯筆墨對卓置盥盆帨巾如前主人立於其前北向祝盥手出主臥置卓子上使善書者盥手西向立先題陷中父則曰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粉面曰考某官封謚府君神主其下左旁曰孝子某奉祀母則曰故某封某氏諱某字某第幾神主粉面曰妣某封某氏神主旁亦如之無官封則以生時所稱為號題畢祝奉置靈座而藏魂帛於箱中以置其後炷香斟酒執版出於主人之右跪讀之祝文同前但云孤子某敢昭告于考某官封謚府君形歸窀穸神返室堂神主既成伏惟尊靈舍舊從新是憑是依畢懷之興復位主人再拜哭盡哀止母喪稱哀子後放此凡有封謚皆稱之後皆放此耳

問夫在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朱子曰旁註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高氏曰觀木主之制旁題主祀之名而知宗子之法不可廢也宗子承家主祭有君之道諸子不得而抗焉故禮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其祝辭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居于他國庶子無廟則望墓為壇以祭其祝辭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若宗子死則稱名不稱孝蓋古人重宗如此自宗子之法壞而人不知所自來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而有不相識者是豈教人尊祖敬族之道哉○補註式見卷首圖未題主時藏主於箱中置魂帛之後既題主則藏魂帛於箱中置主之後又按本注謂旁注施於所尊蓋祀父則寫妻子則不必書也

祝奉神主升車 魂帛箱在其後補註即靈車也○**執事者徹靈座**

遂行 主人以下哭從如來儀出墓門尊長乘車馬去墓百步許卑幼亦乘車馬但留子弟一人監視實土以至成墳

墳高四尺立小石碑於其前亦高四尺趺高尺許 司馬溫公曰按令式墳碑石獸大小多寡雖各有品數然葬者當為無窮之規後世見此等物安知其中不多藏金玉邪是皆無益於亡者而反有害故令式又有貴得同賤賤不得同貴之文然則不若不用之為愈也○今按孔子防墓之封其崇四尺故以為法用司馬公說別立小碑但石須闊尺以上其厚居三之二圭首而刻其面如誌之蓋乃略述其世系名字行實而刻于其左轉及後右而周焉婦人則俟夫葬乃立面如夫亡誌蓋之刻云

司馬溫公曰古人有大勳德勒名鍾鼎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塹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賢邪則名聞昭彰衆所稱頌流播千古不可掩蔽豈待碑銘始為人知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辭强加采飾功侔呂望德比仲尼徒取譏笑其誰肯信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於壙中自非開發莫之睹也隋文帝子

秦王俊叢府僚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足矣何用碑為徒與人作鎮石耳此實語也今既不能勉依其誌文但可亂敘鄉里世家官伐始終而已季札墓前有石世稱孔子所篆云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豈在多言然后人知其賢也今但刻姓名於墓前人自知之耳○補註荀子曰葬埋敬葬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系世敬傳其名也

反哭

主人以下奉靈車在塗徐行哭其反如儀為親在彼哀至則哭**至家哭**望門即哭**祝奉神主入置于靈座**執事者先設靈座於故處祝奉神主入就位櫝之并出魂帛箱置主後**主人以下哭于廳事**主人以下及門哭入升自西階哭于廳事婦人先入哭于堂

朱子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楊氏復曰按先生此言蓋古者反哭于廟反諸其所作謂親所行禮之處反諸其所養謂親所饋食之處皆指反哭于廟而言也先生家禮反哭于廳事婦人先入哭于堂又與古異者後世廟制不立祠堂狹隘所謂廳事者乃祭祀之地主婦饋食亦在此堂也

遂詣靈座前哭盡哀止**有弔者拜之如初**謂賓客之親密者既歸待反哭而復弔檀弓曰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補註嚴陵方氏曰人之始死也則哀其死既葬也則哀其亡亡則哀為甚矣故反哭之時有弔禮焉問喪曰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太宗伯以喪禮哀死亡蓋死亡之別如此

期九月之喪者飲酒食肉不與宴樂小功以下大功異居者可以歸

性理會通卷二十一

家禮四

喪禮

虞祭

葬之日日中而虞或墓遠則但不出是日可也若去家經宿以上則初虞於所館行之鄭氏曰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所不之孝子為其彷徨三祭以安之朱子曰未葬時奠而不祭但酌酒陳饌再拜虞始用祭禮卒哭謂之吉祭

主人以下皆沐浴或已晚不暇即略自澡潔可也**執事者陳器具饌**盥盆帨巾各二於西階西南上東盆有臺巾有架西者無之凡喪禮皆放此酒瓶并架一於靈座東南置卓子於其東設注子及盞盤於其上火爐湯瓶於靈座西南置卓子於其西設祝版於其上設蔬果盤盞於靈座前卓上匕筯居內當中酒盞在其西醋楪居其東果居外蔬居果內實酒于瓶設香案於堂中炷火於香爐束茅聚沙於香案前具饌如朝奠陳於堂門之外東

祝出神主于座主人以下皆入哭主人及兄弟倚杖於室及與祭者皆入哭于靈座前其位皆北面以服為列重者居前輕者居後尊長坐卑幼立丈夫處東西上婦人處西東上逐行各以長幼為序侍者在後

降神祝止哭者主人降自西階盥手帨手詣靈座前焚香再拜執事者皆盥帨一人開酒實于注西面跪以注授主人主人跪受一人奉卓上盤盞東面跪於主人之左主人斟酒于盞以注授執事者左手取盤右手執盞酹之茅上以盤盞授執事者俛伏興少退再拜復位

祝進饌執事者佐之其設之敘如朝奠

初獻主人進詣注子卓前執注北向立執事者一人取靈座前盤盞立於主人之左主人斟酒反注於卓子上與執事者俱詣靈座前北向立主人跪執事者亦跪進盤盞主人受盞三祭於茅束上俛伏興執事者受盞奉詣靈座前奠於故處祝執版出於主人之右西向跪讀之前同但云日月不居奄及初虞夙興夜處哀慕不寧謹以

潔牲柔毛粢盛醴齊哀薦祫事尚饗祝興主人哭再拜復位哭止牲用豕則曰剛鬣不用牲則曰清酌庶羞祫合也欲其合於先祖也

亞獻 主人為之禮如初但不讀祝四拜

終獻 親賓一人或男或女為之禮如亞獻

侑食 執事者執注就添盞中酒

主人以下皆出

祝闔門 主人立於門東西向卑幼丈夫在其後重行北上主婦立於門西東向卑幼婦女亦如之尊長休於他所如食間楊氏復曰士虞禮無尸者祝闔牖戶如食間詳見後四時祭禮

祝啓門主人以下入哭辭神 祝進當門北向噫歆告啓門三乃啓門主人以下入就位執事者點茶祝立于主人之右西向告利成斂主匣之置故處主人以下哭再拜盡哀止出就次執事者徹

祝埋魂帛 祝取魂帛帥執事者埋於屏處潔地

罷朝夕奠 朝夕哭哀至哭如初

遇柔日再虞 乙丁己辛癸為柔日其禮如初虞惟前期一日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行事神主于座祝詞改初虞為再虞祫事為虞事若墓遠亦途中遇柔日於所館行之

遇剛日三虞 甲丙戊庚壬為剛日其禮如再虞惟改再虞為三虞虞事為成事若墓遠亦途中遇剛日且闕之須至家乃可行此祭

卒哭 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故此祭漸用吉禮

三虞後遇剛日卒哭前期一日陳器具饌 並同虞祭惟更設玄酒瓶一於酒瓶之西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並同虞祭惟更取井花水充玄酒

質明祝出主 同再虞

主人以下皆入哭降神 並同虞祭

主人主婦進饌 主人奉魚肉主婦盥帨奉麫米食主人奉羹主婦奉飯以進如虞祭之設

初獻 並同虞祭惟祝執版出於主人之左東向跪讀為異詞並同虞祭但改三虞為卒哭哀薦成事下云來日隮祔于祖考某官府君尚饗○按此云祖考謂亡者之祖考也

朱子曰溫公以虞祭讀祝於主人之右卒哭讀祝於主人之左蓋得禮意○楊氏復曰高氏禮祝進讀祝文曰日月不居奄及卒哭叩地號天五情糜潰謹以清酌庶羞哀薦成事尚饗

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 並同虞祭惟祝西階上東面告利成

自是朝夕之間哀至不哭 猶朝夕哭

主人兄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寢席枕木

楊氏復曰按古者既虞卒哭有受服練祥禫皆有受服蓋服以表哀哀漸衰則服漸輕然受服數更近於文繁今世俗無受服自始死至大祥其哀無變非古也書儀家禮從俗而不能從古所以從簡

祔 檀弓曰殷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註曰期而神之人情然殷禮既亡其本末不可考今三虞卒哭皆用周禮次第則此不得獨從殷禮

卒哭明日而祔卒哭之祭既徹即陳器具饌 器如卒哭惟陳之於祠堂堂狹即於廳事隨便設亡者祖考妣位於中南向西上設亡者位於其東南西向母喪則不設祖考位酒瓶玄酒瓶於阼階上火爐湯瓶於西階上具饌如卒哭而三分母喪則二分祖妣二人以上則以親者○雜記曰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註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也

高氏曰若祔妣則設祖妣及祖妣之位更不設祖考位若父在而祔妣則不可遷祖妣宜別立室以藏其主待考同祔若考妣同祔則並設祖考及妣之位○胡氏泳曰高氏別室之說恐未然先生內子之喪主只祔在祖妣之傍此當為據○楊氏復曰父在祔妣則父為主乃是夫祔妻於祖妣三年喪畢未遷尚祔於祖妣待父他日三年喪畢遷祖考妣始考妣同遷祖高氏父在不可遷遷祖之說亦是但別室藏主之說則非也○補註祔之為言附也祔祭者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也父則祔于父之祖考母則祔于祖妣祔父則設祖考妣二位祔母則設

祖妣一位而已卑不敢援尊也於舊用呂氏曰主人未除喪主未遷於新廟故以其主祔藏于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此說非也主人未除喪以主祔祭于祖廟祭畢復奉遷靈座猶侍朝夕哭既除喪而後主遷于新廟若母喪父在既除喪則祔藏于祖廟有祭即而祭之待父他日三年喪畢始考妣同遷者也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並同卒哭**質明主人以下哭於靈座前**主人兄弟皆倚杖於階下入哭盡哀止○按此謂繼祖宗子之喪其世嫡當爲後者主喪乃用此禮若喪主非宗子則皆以亡者繼祖之宗主此祔祭○禮註云祔于祖廟宜使尊者主之**詣祠堂奉神主出置于座**祝軸簾啓櫝奉所祔祖考之主置于座內執事者奉祖妣之主置于座西上若在他所則置于階西上卓子上然後啓櫝○若喪主非宗子而與繼祖之宗異居則宗子爲告于祖而設虛位以祭祭訖除之**還奉新主入祠堂置于座**主人以下還詣靈座所哭奉主櫝詣祠堂西階上卓子上主人以下哭從如從柩之敘至門止哭祝啓櫝出主如前儀若喪主非宗子則唯喪主主婦以下還迎○補註奉櫝先在西階卓子上出主則在東南西向之位上者也**敘立**若宗子自爲喪主則敘立如虞祭之儀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主婦分立兩階之下喪主在宗子之右喪主婦在宗子婦之左長則居前少則居後餘亦如虞祭之儀**參神**在位者皆再拜參祖考妣**降神**若宗子自爲喪主則喪主行之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行之並同卒哭**祝進饌**並同虞祭**初獻**若宗子自爲喪主則喪主行之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行之並同卒哭但酌獻先詣祖考妣前日子同前卒哭祝版但云孝子某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適于某考某官府君隮祔孫某官尚饗皆不哭喪則云某妣某封某氏隮祔孫婦某封某氏次詣亡者前若宗子自爲喪主則祝版同前但云薦祔事于先考某官府君適于某考某官府君尚饗若喪主非宗子則隨宗子所稱若亡者於宗子爲卑幼則宗子不拜

亞獻終獻若宗子自爲喪主則主婦爲亞獻親賓爲終獻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爲亞獻主婦爲終獻並同卒哭及初獻儀惟不讀祝**侑食闔門啓門辭神**並同卒哭但不哭**祝奉主各還故處**祝先納祖考妣神主于龕中匣之次納亡者神主西階卓子上匣之奉之反於靈座出門主人以下哭從如來儀盡哀止若喪主非宗子則哭而先行宗子亦哭送之盡哀止若祭於他所則祖考妣之主亦如新主納之程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無主在寢哭於何處○朱子曰古者廟有昭穆之次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故祔新死者于其祖父之廟則爲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西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之意也今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以西爲上之制而無復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則群室皆遷而新死者當祔于其禰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爲禮者猶執祔于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于禰廟則又非殷禮存羊意○楊氏復曰周禮公孔家禮並是既祔之後主復于寢所謂奉主各還故處也

小祥鄭氏云祥吉也

朞而小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古者卜日而祭今止用初忌以從簡易大祥放此[illegible]

期一日主人以下沐浴陳器具饌主人帥衆丈夫灑掃滌濯主婦帥衆婦女滌釜鼎具祭饌他皆如卒哭之禮**設次陳練服**丈夫婦人各設次於別所置練服於其中男子以練服爲冠去首經負版辟領衰婦人截長裙不令曳地應服期者改吉服然猶盡其月不服金珠錦繡紅紫惟爲妻者猶服禫盡十五月而除楊氏復曰按儀禮喪服記載衰負版辟領之制甚詳但有闕文不言衰負版辟領何時而除司馬公書儀云既練男子去首經負版辟領衰故家禮緣書儀云小祥去首經負版辟領衰但禮經既練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腰帶家禮於婦人成服時並無婦人經帶之文此爲疏略故既練亦不言婦人除

帶當以礼經爲正○補註丘氏日按家礼於設次
陳練服下既日男子以練服爲冠而不言冠之制
又日去首絰負版辟領衰而不言別有所製今攷
之韻書練熟絹也意其以練熟之布爲冠服故
謂之練焉今擬冠别爲練其制縧武條屬右縫一
如衰冠但用稍麁熟麻布爲之其服制則上衰下
裳亦如大功衰服而布用稍麁熟麻布爲之不用
負版適衰服絰用葛爲之麻屨用麻絲爲之父
用竹母杖用桐如故婦人之服制亦用
稍麁熟麻布爲之麻稱練之名云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並同卒哭質明祝出主主人以
下入哭皆如卒哭但主人倚杖於門外與期親各服其服而入若已除服者來祭亦釋去華盛之服皆哭盡哀止○補註入哭於靈座前乃出就次易服復入哭同
上○補註復入哭於靈座前降神如卒哭三獻如卒哭之儀同前但云日月不居奄及小祥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哀慕不寧敢用潔牲柔毛粢盛醴齊薦此常事尚饗
侑食闔門啓門辭神皆如卒哭之儀○補註行礼皆在靈座之前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其遺衣以來親戚之未嘗相見者相見雖已除服猶哭盡哀然後
叙拜始食菜果
問妻喪踰期主祭朱子日此未有考但司馬氏大
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
何害於與祭乎但不可純用吉
服須如弔服及忌日之服可也
大祥
再期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亦止用第二忌日祭前期一日
沐浴陳器具饌皆如小祥設次陳禫服
司馬温公日丈夫垂脚黲紗幞頭黲布衫布裹角
帶未大祥間假以出謁者婦人冠梳假髻以鵝黃
青碧皂白爲衣履其
金珠紅繡皆不可用

問子爲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朱子
日今礼凡喪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
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即可成大祥之祭夫亦恐須
素服如巾服可也但改其祝詞不必言爲子而祭
也○補註丘氏日按說文黲淺
青黑也今世無垂脚幞頭之制
告遷于祠堂以果酒告如朔日之儀若無親盡之祖則祝版云云告畢改題神主如加
贈之儀遞遷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主若有親盡
之祖而其別子也則祝版云云告畢而遷于墓所
不埋其支子也而族人有親未盡者則祝版云云
告畢遷于最長之房使主其祭其餘改題遞遷如
前若親皆已盡則祝版云云告畢埋于兩階之間
其餘改題遞遷如前○補註大宗之家始祖親盡
則遷其主于墓所不埋其第二世以下祖親盡及
小宗之家高祖親盡請出就伯叔祖親未盡者祭之
親皆已盡則遷其主埋于墓其所謂告畢埋于兩階之間者也厥明行事皆如小
祥之儀註惟祝版改小祥日大祥常事日祥事○補註上告祠堂告祖考當遷遞廟遞此告畢
座告新主當入此廟也畢祝奉神主入于祠堂主人以下哭從如祔之敘
至祠堂前哭止○者東一龕以爲新廟補註徹靈座斷杖棄之屏處奉
遷主埋于墓側始飲酒食肉而復寢
問祧主朱子日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
于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礼記說藏
于兩階間今不得已只埋于墓所○李繼善問日
納主之儀礼經未見書儀但言遷祠版於影堂
别無祭告之礼周舜弼以爲林然爲恐未爲得
先生前云諸侯三年喪畢皆有祭但其礼亡而大
夫以下又不可攷然則今當何所據耶日橫渠說
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告祭畢還主之時遂奉
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于其廟此似爲得
礼鄭氏周礼註大宗伯享先生處似亦有此意而
舜弼所疑與熹所謂三年喪畢有祭者似亦暗與
之合但既祥而徹几筵其主且當祔于祖父之廟
俟祫畢然後遷耳○楊氏復日家礼祔與遷皆祥
祭一時之事前期一月以酒果告訖改題遞遷而

西虛東一龕以俟新主厥明祥祭畢奉神主入于
祠堂又按先生與李者書則祔與遷是兩項事既
祝而徹几筵其主且當祔于祖父之廟俟三年喪
畢祫祭而後遷盖此次迭遷昭穆繼序其事至重
豈可無祭告礼但以酒果告遷行迭遷乎在礼喪
三年不祭故橫渠說三年喪畢祫祭於太廟因其
祭畢還主之時迭遷神主用意宛轉此爲得礼而
先生從之或者又以大祥除喪而新主未得祔廟
爲疑竊嘗思之新主所以未遷廟者正爲躰亡者
尊敬祖考之意祖考未有祭告豈敢遽遷也況礼
辨昭穆孫必祔祖凡祫祭時孫常祔祖今以新主
且祔於祖父之廟有何所疑當俟告祭前一夕以
遷告遷主畢乃題神主厥明祫祭畢奉神主埋於
墓所奉遷主新主各歸于廟故並述其說以俟參
攷○高氏告祔遷祀文曰年月日孝曾孫某罪積
不滅歲及免喪世次迭遷昭穆繼序先王制礼不
敢不至○[補註]按本條下李繼善楊氏復主[illegible]
文告遷于祠堂猶未祧未遷但改題神主厥明行[illegible]
事猶未入新廟且祔藏于其祖廟待禫祭畢又卜
日祫祭然後祧後遷廟入也丘氏曰始飲酒食肉

而復寢當在禫之後按礼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
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又大祥
居復寢禫而牀由是觀之則禫又未可以食肉飲
酒惟飲醴食脯而已而況大祥乎今按禫後始飲
淡酒食乾肉大祥後雖復寢至
禫後乃卧牀庶幾得礼之意

禫 鄭氏曰澹澹然平安之意

大祥之後中月而禫 間一月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

司馬溫公曰上虞礼中月而禫鄭註云中猶間也
禫祭名也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按魯人有朝祥
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孔子
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檀弓曰
祥而縞註縞冠素紕也又曰禫徙月樂三年問曰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然則所謂中月而禫者
盖禫祭在祥月之中也歷代多從鄭說今律勅三
年之喪皆二十七月而除不可違也○朱子曰二
十五月祥後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於是月禫
徙月樂之說爲順而今從鄭氏之說雖是礼宜從

厚然未爲當○[補註]石梁王氏曰二十四月再期
其月餘月不數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禫註謂間一
月則所間之月是空一月爲二十六月出月禫祭
爲二十七月從月則樂矣愚謂禫祭不言設次陳
服者盖小祥祭即易練服大祥祭即易禫服禫祭
宜易吉服礼記間傳所謂禫而纖無所不佩是也
厥明又卜日始祭
遷主於礼畢矣

前一月下旬卜日 下旬之首擇來月三旬各一日或丁或亥設卓子於祠堂門外

置香爐香盒杯珓盤子於其上西向主人禫服西
向衆主人次之少退北上子孫在其後重行北上
執事者北向東上主人炷香熏珓命以上旬之日
曰某將以來月某日祇薦禫事于先考某官府君
尚饗即以珓擲于盤以一俯一仰爲吉不吉更命
中旬之日又不吉則用下旬之日主人乃入祠堂
本龕前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主人焚香祝執辭[illegible]
于主人之左跪告曰孝子某將以來月某日祇[illegible]
禫事于先考某官府君卜既得吉敢告主人再拜
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祝闔門退若不得吉則不用

卜既得吉一旬

前期一日沐浴設位陳器具饌 設神位於靈座故處

他如大祥之儀

厥明行事皆如大祥之儀 但主人以下詣祠堂祝奉主櫝

置于西階卓子上出主置于座主人以下皆哭盡
哀三獻不哭改祝版大祥爲禫祭祥事爲禫事至
辭神乃哭盡哀送
神主至祠堂不哭
朱子曰薦新告朔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
既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行礼可也四時大
祭既葬亦不可行如韓魏公所謂節祠者則如薦
新行之可也又曰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
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盖正祭三獻
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
祝不受胙也○又曰喪三年不祭但古人居喪衰
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
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
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
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
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

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曲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暑服左傳杜註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時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楊氏復曰先生以子喪不舉盛祭就祠堂內致薦用深衣幅巾祭畢反喪服哭奠子則至慟

居喪雜儀

檀弓曰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註]䟫日事盡理居為窮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之心形充屈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窮極之容也瞿瞿眼目速瞻之貌如有所失而求之不得然也皇猶棲棲也親歸草土孝心無所作託如有[illegible]而彼不至也至小祥但想憂日月若馳之速也至大祥則情意寥廓不樂而已顏丁魯人望望往而無不顧之貌始死形可見也既殯柩可見也葬則無所見矣如有從而弗及似有可及之處也葬從則不復有所從矣故但言如不及其反又云而息者息猶待也不忍决忘其親猶且行且止以待其親之反也

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朞悲哀三年憂[補註]云三日親始死時也不怠謂哀痛之切雖不食而能自力以致其禮也三月親喪在殯時也解與懈同倦也憂謂憂戚憔悴○少連大連雜記注少連大連東夷之人不卒而知禮者也朞期同

喪服四制曰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彊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補註]非仁者不足以盡愛親之道故於仁者觀其愛非知者不足以究居喪之理故於知者觀其理非彊者不足以守行禮之志故於強者觀其志

曲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補註]云復常除服之後樂章弦歌之詩也

檀弓曰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今居喪但勿讀樂章可也○[補註]註云業者身所習如學舞學射學琴瑟之類廢之者恐其忘哀也誦口所習稍簡為之亦可然或日亦未定之辭也

雜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言言己事也為人說為語

大記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illegible]畢親之喪未嘗見齒言笑之微

雜記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補註]疏衰齊衰也

又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曲禮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喪服四制曰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凡此皆古禮今之賢孝君子必有能盡之者自餘相時量力而行之可也[補註]註云百官備謂王侯也委任百官不嚴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深雖有病扶之杖亦不能起故又須人扶乃起也大夫士既無百官百物須己言而後喪事乃行故不許極病所以杖

而起不用扶也庶人果無人可使但身自執事不可病故有杖不用但使面有塵垢之容而已耳

致賻奠狀

具位姓某

某物若干

右謹專送上

某人靈筵聊備　賻儀（香茶酒食云奠儀）伏惟

歆納謹狀　年月日具位姓某狀

封皮狀上某官靈筵具位姓某謹封

劉氏璋曰司馬溫公書儀云亡者官尊其儀[illegible]此若平交及降等即狀內無年封皮上用面簽題曰某人靈筵下云狀謹封

謝狀（三年之喪未卒哭只令子姪謝書）

具位姓名某

某物若干

若伏蒙　尊慈以某（發書者名）某親違世（大官云薨逝）特賜

賻儀（奠儀隨事）下誠（平交不用此二字）不任哀感之至謹具狀

上謝謹狀（餘並同前但封皮不用靈筵二字）

劉氏璋曰司馬溫公云此與所尊敬之儀如平交則狀內改尊慈為仁私賜為貺去下誠字後云謹奉狀陳謝謹狀無年封皮上只用面簽題云某人下云狀謹封

慰人父母亡疏（慰嫡孫承重者同）

某頓首再拜言（降等止云頓首平交但云頓首言）不意凶變（亡者官尊即云

邦國不幸後皆放此）先某位（無官即云先封君有契即加契丈於某位府君之上○母云先某封無封即云先夫人○承重則云尊祖考某位尊祖妣某封餘並同）奄棄榮養（亡者官尊即云奄捐館舍或云奄忽棄逝母封至夫人者亦云奄棄逝若生者無官即云奄違色養）承

訃驚怛不能自已伏惟（平交云恭惟降等云緬惟）孝心純至思

慕號絕何可堪居日月易邁遽踰旬朔（經時即云已忽經時）

（已葬即云遽經襄奉卒哭小祥大祥禫除各隨其時）哀痛奈何罔極奈何不

審自罹荼毒（父在母亡即云憂苦）氣力何如（平交云何似）伏乞（平交云伏惟降等云惟冀）強加餰粥（已葬則云疏食）俯從禮制某役事所

縻（在官即云職業有守）未由奔慰其於憂戀無任下誠（平交以下[illegible]但云未由奉慰悲係增深）謹奉疏（平交云狀）伏惟鑒察（平交以下去此四字）不

備謹疏（平交云不宣謹狀）月日具位（降等用郡望）姓某疏上（平交云狀）

某官大孝（苫前母亡即云至孝平交以下云苫次）封皮疏上某官

大孝（苫前）具位姓某謹封（降等即用面簽云某官大孝苫次郡望姓名狀謹封）

若慰人母亡即云至孝

劉氏璋曰裴儀云父母亡日月遠云哀前平交以下云哀次劉儀云百日內苫次百日外服次如尊則稱苫前服前今從劉儀

重封疏上（平交云狀）某官具位姓某謹封

父母亡答人慰疏（嫡孫承重者同）

某稽顙再拜言（降等云叩首去言字）

劉氏璋曰劉儀某叩頭泣血言按稽顙而後拜以頭觸地曰稽顙三年之禮也雖於平交降等者亦

如此但去言字何則古礼受弔必拜之不問幼賤故也

某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延先考母云先妣承重則祖父云先祖考祖母云先祖妣攀號擗踊五內分崩叩天叫地無所逮

及日月不居奄踰旬朔時踰同前酷罰罪苦父在母亡卽云偏罰罪深父先亡則母與父同無望生全卽日蒙恩平交以下去此四字祇奉

几筵苟存視息伏蒙尊慈俯賜慰問哀感之至無

任下誠平交云仰承仁恩俯垂慰問其爲哀感但切下懷降等云特承慰問哀感良深云○司馬溫公曰凡遭父母喪知舊不以書來弔問是無相恤之心於礼不當先發書不得已須至先發節刪此四句未由號訴不勝隕絶謹奉疏降等云狀荒迷不

次謹疏降等云狀月日孤子母喪稱哀子俱亡卽稱孤哀子承重者稱孤孫哀孫孤哀孫

姓名疏上某位座前謹空○平交以下去此二字

朱子曰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溫公所稱蓋闕今俗以別父母不欲混并之也且從之亦無害

封皮重封並同前但改具位爲孤子

慰人祖父母亡啓狀謂非承重者伯叔父母姑兄姊弟妹妻子姪孫同

某啓不意凶變子孫不用此句尊祖考某位奄忽違世祖母曰尊祖妣某封無官封有封有契已見上○伯叔父母姑卽加尊字兄姊弟妹加令字降等皆加賢字若彼一年之親有數人卽加行第云幾某位無官云幾府君有契卽加幾丈幾兄於某位府君之上姑姊妹則稱以夫姓云某宅尊姑令姊妹○妻則云賢閤某封無封但云賢閤○子卽云伏承令子幾某位姪孫並同降等則日賢無官者稱秀才承計驚怛不能已已妻改但爲傳子孫但云不勝驚怛伏惟恭惟緬惟見前孝心純至哀慟摧裂何

可勝任伯叔父母姑云親愛加隆哀慟沉痛何可堪勝○兄姊弟妹則云友愛加隆○妻則云伉儷義重悲悼沉痛○子姪孫則云慈愛隆深悲慟沉痛餘與伯叔父母姑同孟春猶

寒不審尊體何似稍尊云動止何如降等云所履何似伏乞平交以下如前

深自寬抑以慰慈念其人無父母卽但云遠誠達書不上平某事役

所縻在官如前未由趨慰其於憂想無任下誠平交以下如前

謹奉狀伏乞鑒察平交如前不備平交如前謹狀日月具位

姓名狀上某位服前平交云服次封皮重封同前

祖父母亡答人啓狀謂非承重者伯叔父母姑兄姊弟妹妻子姪孫同

某啓家門凶禍伯叔父母姑兄姊弟妹云家門凶禍○妻云私家不幸○子姪孫云私門不幸先祖考祖母云先祖妣○伯叔父母云幾伯叔父母○姑云幾家姑○兄姊云幾家兄幾家姊○弟妹云幾舍弟幾舍妹○妻云室人○子云小子某○姪云從子某○孫曰幼孫某

忽棄背兄弟以下云奄逝○子姪孫云遽爾夭折痛苦摧裂不自堪勝伯叔父母姑兄姊弟妹云摧痛酸苦不自堪忍○妻改摧痛爲悲悼○子姪孫改悲悼爲悲念伏

蒙尊慈特賜慰問哀感之至不任下誠平交降等如前孟

春猶寒寒溫隨時伏惟恭惟緬惟如前某位尊體起居萬福平交

不用起居降等但云動止爲福某卽日侍奉無父母卽不用此句幸免他苦

未由面訴徒增哽塞謹奉狀上平交如前謝不備平交如前

謹狀月日某郡姓名狀上名位座前謹空○平交如前封皮

重封如前

劉氏璋曰司馬公云自伯叔父母兄弟以下今人多只用平時往來啓狀止於小簡中言之雖亦可

行但裴儀舊有此式古人風
義敦篤宿如此不敢輒刪

祭禮

四時祭

司馬溫公曰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註
祭以首時薦以仲月○高氏曰何休曰有常牲曰祭
無牲曰薦大夫牲用羔士牲特豚庶人無常牲以春
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
豚稻以雁取其新物相宜凡庶羞不踰牲若祭以
羊則不以牛為羞也今人鮮用牲維設庶羞而已
○補註繼高祖宗子則祭高祖以下考妣繼曾祖
宗子則祭曾祖以下考妣繼祖宗子則祭考妣二
位而
已

時祭用仲月前旬卜日孟春下旬之首擇仲月三旬
各一日或丁或亥主人盛服
立於祠堂中門外西向兄弟立於主人之南少退
北上子孫立於主人之後重行西向北上置卓子

於主人之前設香爐香盒杯珓及盤於其上主人
搢笏焚香薰珓而命以上旬之日曰某將以來月
某日諏此歲事適其祖考尚饗即以珓擲于盤以
一俯一仰為吉不吉更卜中旬之日又不吉則不
復卜而直用下旬之日既得日祝開中門主人以
下北向立如朔望之位皆再拜主人升焚香再拜
祝執辭跪于主人之左讀曰孝孫某將以來月某
日祇薦歲事于祖考卜既得吉敢告用下旬日則
不言卜既得吉主人再拜降復位與在位者皆再
拜祝闔門主人以下復西向位執事者立于門西
皆東面北上祝立於主人之右命執事者曰孝孫
某將以來月某日祇薦歲事于祖考有司具修執
事者應曰
諾乃退
司馬溫公曰孟詵家祭儀用二至二分然今仕宦
者職業繁劇祭但時至事暇可以祭則卜筮亦不必
亥日及分至也若不暇卜日則止依孟儀用分至
於事亦便也○問舊常收得先生一本祭儀時祭
皆用卜日今聞却用二至二分祭是如何朱子曰
卜日無定慮有不虔司馬公云只用分至亦可

前期三日齊戒前期三日主人率衆丈夫致齊于
外主婦帥衆婦女致齊于內沐浴
更衣飲酒不得致亂食肉不得茹葷不
弔喪不聽樂凡凶穢之事皆不得預
司馬溫公曰主婦主人之妻也禮舅沒則姑老不
與於祭主人主婦必使長男長婦為之若或自欲
與祭則特位於主婦之前參神畢升立于酒壺之
北監視禮儀或老疾不能久立則休於他所俟受
胙復來受胙辭神而已○劉氏璋曰祭義云齊之
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
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以
為齊者專致思於祭祀也

前一日設位陳器主人帥衆丈夫深衣及執事灑
掃正寢洗拭椅卓務令蠲潔設
高祖考妣位於堂西北壁下南向考西妣東各用
一椅一卓而合之曾祖考妣祖考妣考妣以次而
東皆如高祖之位世各為位不屬祔位皆於東序
西向北上或兩序相向其尊者居西妻以下則於
階下設香案於堂中置香爐香盒於其上束茅聚
沙於香案前及逐位前地上設酒架於東階上別

置卓子於其東設酒注一酹酒盞一盤一受胙盤
一匕一巾一茶合茶筅茶盞托鹽楪醋瓶於其上
火爐湯瓶香匙火筯於西階上別置卓子於其西
設祝版於其上設盥盆帨巾各二於阼階下之東
其西者有臺架又設
陳饌大牀於其東
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程子曰高祖自有服不祭
甚非某家卻祭高祖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
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此○
朱子曰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
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
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為
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
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
為疏數亦可見矣家禮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
于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為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
驗○古人宗子承家主祭仕不出鄉故廟無虛主
而祭必於廟惟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
居者代之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然猶
不敢入廟特望墓為壇以祭蓋其尊祖敬宗之嚴

如此今人主祭者游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修其薦享尤不可闕不得以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泥古則闕於事情狥俗則無所品節必欲酌其中制適古今之宜則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爲宜蓋上不失萃聚祖考精神之義二主常相從則精神不分矣下使宗子得以田祿薦享祖宗處禮之變而不失其中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蓋如此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從也或謂留影於家奉祠版而行恐精神分散非鬼神所安而支子私祭上及高曾又非所以嚴大宗之正也○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爲宜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題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也○補註按本註設位之次愚未敢以爲然蓋神主在四龕中則以西爲上先高祖考妣次曾祖考妣次祖[illegible]妣次考妣以東西分昭穆也至於大祭祀出主在堂或於正寢惟高祖考在西高祖妣在東南向其餘曾祖考祖考與考皆西旁東向曾祖妣祖妣與妣皆東旁西向而祔祭神主高祖兄弟則祔于高祖左右亦南向曾祖考祖考與考兄弟則祔于曾祖考祖考與考上下皆東向其妣祔于高祖妣左右亦南向祔則曾祖妣祖妣與妣上下皆西向卑幼男女祔位則在兩序以上下分昭穆也至於子孫姪立惟宗子在東宗婦在西北向其餘男在宗子之右女在宗婦之左皆北向先太伯叔祖次伯叔祖次兄弟在宗子宗婦之前次子姪次執事在宗子宗婦之後以前後分昭穆也蓋繼高宗子則爲高廟故高祖考妣得居正位者當在側而祔祭者亦世爲一列當祔正位者亦正位當祔側位者亦側位如天子諸侯太廟祫祭惟太祖東向自如其餘在南北牖下亦南北向此自然之理也張子雖一人數娶猶不妨東方虛其位以應北方之數其坐次列復對兩方之配也又按本註東茅聚沙在香案前地下所以降神酹酒及逐位前地上所以初獻祭酒也

省牲滌器具饌

主人帥衆丈夫深衣省牲蒞殺主婦帥衆婦女背子滌濯祭器潔釜鼎具祭饌每位果六品蔬菜及脯醢各三品肉魚饅頭糕各一盤羹飯各一椀肝各一串肉各二串務令精潔未祭之前勿令人先食及爲猫犬蟲鼠所汚之也

朱子嘗書戒子埜曰吾不孝爲先公棄捐不及供養事先妣四十年然愚無識知所以承顏順色甚有乖辰至今思之常以爲終天之痛無以自贖惟有歲時享祀致其誠潔猶是可著力虞汝章及新婦等切宜謹戒凡祭肉臠割之餘及皮毛之屬皆當存之切令殘穢褻慢以重吾不孝○劉氏璋曰往者士大夫家婦女皆親滌祭器造祭饌以供祭祀近來婦女驕倨不肯親入庖廚雖家有使令之人故役亦須身親監視務令精潔按古禮有有牲陳祭祭等儀今人祭其先祖未必皆殺牲司馬公祭儀用時蔬時果各五品膾生肉炙乾肉羹炒肉殺頭頭軒音獻白肉脯乾脯醢肉醬鹿饌珍異之米麵食餅饅頭之類米食糉糕之類共不過十[illegible]品今先生品饌異同者蓋恐一時不能辦集或家食則隨鄉土所有惟蔬果肉麵米食數器亦可祭器簠簋籩豆登俎盡先之類豈私家所有但用常日飲食之器滌濯嚴潔竭其孝敬之心亦足矣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主人以下深衣及執事者俱詣祭所盥手設果楪於逐位卓子南端蔬菜脯醢相間次設盞盤醋楪於北端盞西楪東匙箸居中設玄酒及酒各一瓶於架上玄酒其日取井花水充在酒之西熾炭於爐實水於瓶主婦背子炊煖祭饌皆令極熱以盒盛出置東階下大床上

質明奉主就位

主人以下各盛服盥手詣祠堂前衆丈夫敘立如告日之儀主婦西階下北向立主人有母則特位於主婦之前諸伯叔母諸姑繼之嫂及弟婦姊妹在主婦之左其長於主母主婦者皆少進子孫婦女內執事者在主婦之後重行皆北向東上立定主人升自阼階搢笏焚香出笏告曰孝孫某今以仲春之月有事于高祖考某官府君高祖妣某封某氏曾祖考某官府君曾祖妣某封某氏祖考某官府君祖妣某封某氏考某官府君妣某封某氏以某親某官府君某親某封某氏祔食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奠獻告辭仲夏秋冬祔

各隨其時祖考有無官爵封諡皆如題主之文祔食謂旁親無後者及卑幼先亡者無即不言告訖搢笏斂櫝正位祔位各置一笥各以執事者一人捧之主人出笏前導主婦從後卑幼在後至正寢置于西階卓子上主人搢笏啓櫝奉諸考神主出就位主婦盥帨升奉諸妣神主亦如之其祔位則子弟一人奉之既畢主人以下皆降復位

參神

主人以下敘立如祠堂之儀立定再拜若尊長老疾者休於他所

司馬溫公曰古之祭者不知神之所在故灌用鬱鬯臭陰達于淵泉蕭合黍稷臭陽達于墻屋所以廣求神也今此禮既難行於士民之家故但焚香酹酒以代之○北溪陳氏曰廖子晦廣州所刊本降神在參神之前不若臨漳傳本降神在參神之後為得之蓋既奉主於其位則不可虛視其主而必拜而齋之故參神宜居於前至灌則又所以為將獻而親享其神之始也故降神宜居於後[illegible]始祖先祖之祭只設虛位而無主則又當先降而後參亦不容以是為拘也

降神

主人升搢笏焚香出笏少退立執事者一人開酒取巾拭瓶口實酒于注一人取東階卓子上盤盞立于主人之左一人執注立于主人之右主人搢笏跪奉盤盞者亦跪進盤盞主人受之執注者亦跪斟酒于盞主人左手執盤右手執盞灌于茅沙以盤盞授執事者出笏俯伏興再拜降復位

問既奠之酒何以置之程子曰古者灌以降神故以茅縮酌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間故酒必灌於地若謂奠酒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在地上甚非也既獻則徹去可也○張子曰奠酒奠安置也若言奠舉奠枕是也謂注之於地非也○朱子曰酹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則惟天子諸侯有之一是祭酒蓋古者飲食必祭今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不可不知○問酹酒是小傾是盡傾曰降神是盡傾○楊氏復曰此四條降神酹酒是盡傾三獻奠酒不當傾之於地家禮初獻取高祖妣盞祭之茅上者代神祭也禮祭酒少傾於地祭食於豆間皆代神祭也

進饌

主人升主婦從之執事者一人以盤奉魚肉一人以盤奉米麵食一人以盤奉羹飯從升至高祖位前主人搢笏奉肉奠于盤盞之南主婦奉麵食奠于肉西主人奉魚奠于醋楪之南主婦奉米食奠于魚東主人奉羹奠于醋楪之東主婦奉飯奠于盤盞之西主人出笏以次設諸正位使諸子弟婦女設祔位皆畢主人以下皆降復位

初獻

主人升詣高祖位前執事者一人執酒注立於其右冬月即先煖之主人搢笏奉高祖考盤盞位前東向立執事者西向斟酒于盞主人奉之奠于故處次奉高祖妣盤盞亦如之出笏位前北向立執事者一人奉高祖考妣盤盞立于主人之左右主人搢笏跪執事者亦跪主人受高祖考盤盞左手取盞祭之茅上以盤盞授執事者反之故處受高祖妣盤盞亦如之出笏俯伏興少退立執事者炙肝于爐以楪盛之兄弟之長一人奉之奠于高祖考妣前匙箸之南祝取版立於主人之左跪讀曰維年歲月朔日子孝玄孫某官某敢昭

告于高祖考某官府君高祖妣某封某氏氣序流易時維仲春追感歲時不勝永慕敢以潔牲柔毛牲用豕則曰剛鬣粢盛醴齊祗薦歲事以某親某官府君某親某封某氏祔食尚饗畢興主人再拜退詣諸位獻祝如初每逐位讀祝畢自兄弟衆男之不為亞終獻者以次分詣本位所祔之位酌獻如儀但不讀祝獻畢皆降復位執事者以他器徹酒及肝置盞故處○曾祖前稱孝曾孫考前稱孝子改不勝永慕為昊天罔極○凡祔者伯叔祖父祔於高祖伯叔父祔於曾祖兄弟祔於祖子孫祔於考餘皆放此如本位無卽不言以某親祔食○祖考無官及改夏秋冬字皆已見上

楊氏復曰司馬公書儀主人升自阼階詣酒注所西向立執事者一人左手奉曾祖考酒盞右手奉曾祖妣酒盞一人奉祖考妣酒盞一人奉考妣酒盞皆如高祖考妣之次就主人所主人搢笏執注以次斟酒執事者奉之徐行反置故處主人出笏詣曾祖考妣神座前北向執事者一人奉曾祖考酒盞立於主人之左一人奉曾祖妣酒盞立于主人之右主人搢笏跪取曾祖考妣酒酹之授執事

者盡反故處乃請祝此其礼與虞礼同家礼則主人升請神位前主人奉祖考妣盤盞一人執注立于其右斟酒此則與虞礼異禰祔虞礼神位惟一時祭則祔位多家礼主人升請神位前奉盤盞位前東向立執事者斟酒主人奉之奠于故處次奉祖妣盤盞亦如之如此則礼簡而意專若書儀則時祭與虞祭同主人請酒注卓子前執事者左右手奉兩盤盞則其礼不厳主人執注盡斟者神位酒則其意不專此家礼所以不用書儀之礼而又以義起也○〔補註〕丘氏曰按家礼四代各一祝文今併一祝文以從簡便

亞獻

主婦為之諸婦女奉炙肉及分獻如初獻儀但不讀祝

朱子曰祭礼主人作初獻未有主婦則弟得為亞獻弟婦為終獻○楊氏復曰按亞獻如初儀潮州所刋家礼云惟不祭酒于茅潮本所云不祭酒[illegible]茅是乎曰所謂祭酒于茅者為神祭也古者飲食必祭及祭祖考祭外神亦為神祭少牢饋食礼主人初獻尸尸祭礼而后啐酒卒爵主婦亞獻尸尸祭酒而后卒爵賓長三獻尸尸祭酒而后卒爵士虞特牲礼亦然凡三獻尸皆祭酒為神祭也鄉射大射獲者獻侯先右箇次中次左箇皆祭酒為侯祭也取此釋之三獻皆當祭酒于茅潮本蓋或者以意改之故與他本不同失之矣

終獻

兄弟之長或長男或親賓為之衆子弟奉炙肉及分獻如亞獻儀

侑食

主人升搢笏執注就斟諸位之酒皆滿立於香案之東南主婦升扱匙飯中西柄正筯立於香案之西南皆北向再拜降復位

闔門

主人以下皆出祝闔門無門處即降簾可也主人立于門東西向衆丈夫在其後主婦立于門西東向衆婦女在其後如有尊長則少休於他所此所謂厭也

楊氏復曰士虞礼無尸者祝闔牖戶如食間註如尸一食九飯之頃也又曰祝聲三啓戶註聲者噫歆也今祭既無尸故須設此儀

啓門

祝聲三噫歆乃啓門主人以下皆入其尊長先休於他所者亦入就位主人主婦奉茶分進于考妣之前祔位使諸子弟婦女進之

受胙

執事者設席於香案前主人就席北面祝詣高祖考前奉酒盤盞詣主人之右主人跪祝亦跪主人搢笏受盤盞祭酒啐酒祝取匙并盤抄取諸位之飯各少許奉以詣主人之左嘏于主人曰祖考命工祝承致多福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永年勿替引之主人置酒于席前出笏俛伏興再拜搢笏跪受飯嘗之實于左袂掛袂于季指取酒啐飲執事者受盞自右置注旁受飯自左亦如之主人執笏俛伏興立於東階上西向祝立於西階上東向告利成降復位與在位者皆再拜主人不拜降復位

劉氏璋曰韓魏公家祭云月祭飲福受胙之礼久已不行今但以祭餘酒饌命親屬長幼分飲食之可也○〔補註〕本註祝嘏于主人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

辭神

主人以下皆再拜

納主

主人主婦皆升各奉主[illegible]櫝主人以笥斂櫝奉歸祠堂如來儀

徹

主婦還監徹酒之在盞注他器中者皆入于瓶緘封之所謂福酒果蔬肉食並傳[illegible]燕器主婦監滌祭器而藏之

餕

是日主人監分祭胙品取少許置于盒并酒皆封之遣僕執書歸胙於親友遂設席男女異處尊行自為一列南面自堂中東西分首若止一人則當中而坐其餘以次相對分東西向尊者一人先就坐衆男敘立世為一行以東為上皆再拜子弟之長者一人少進立執事者一人執注立于其右一人執盤盞立于其左獻者搢笏跪弟獻則尊者起立子姪則坐受注斟酒反注受盞祝曰祀事既成祖考嘉享伏順某親備膺五福保族宜家授執盞者置于尊者之前長者出笏尊長舉酒畢長者俛伏興退復位與衆男皆再拜尊者命取注及長者之盞置于前自斟之祝曰祀事既成五福之慶與汝曹共之令執事者以次就位斟酒皆徧長者進跪受飲畢俛伏興退立衆男進揖退立飲長者與衆男皆再拜諸婦女獻女尊長於內如衆男之儀但不跪既畢乃就坐薦肉食諸婦女詣堂前獻男尊長壽男尊長酢之如儀衆男詣中堂獻女尊長壽女尊長酢之如儀乃就坐薦麵食內外執事者各獻內外尊長壽如儀而不酢遂就斟在坐者徧俟皆畢乃再

殺本體不敢忘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祗薦歲事尚饗

亞獻如時祭之儀但衆婦炙肉加鹽以從

終獻如時祭及上儀

侑食闔門啓門受胙辭神徹餕並如時祭之儀〇補註祭畢而餕設大席于堂東西二向東向為昭西向為穆世為一席各以齒而坐所以會宗族而篤恩義也

先祖繼始祖高祖之宗得祭繼始祖之宗則自初祖而下繼高祖之宗則自先祖而下

立春祭先祖程子曰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也立春生物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〇〔補註〕大宗之家其第二世以下祖親及小宗之家高祖親盡所謂先祖也

前三日齋戒如祭始祖之儀

前一日設位陳器如祭初祖之儀但設祖考神位于堂中之西祖妣神位于堂中之東蔬果楪各二大盤六小盤六餘並同

問祭禮立春云祭高祖而上只設二位若古人祫祭須是逐位祭朱子曰本是一氣若祠堂中各有肆子則不可〇諸侯有四時之祫畢竟是祭[illegible]及處方如此如春秋有事于太廟太廟便是群祧之毛皆在其中〇〔補註〕設于墓所初祖祠堂中東西向設東向為昭西向為穆暴各如天子太始之儀也

具饌如祭初祖之儀但毛血為一盤首心為一盤肝肺為一盤脂膏為一盤切肝兩小盤切肉四小盤餘並同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如祭初祖之儀但每位匙筯各一盞盞各二置階下饌床上餘並同

質明盛服就位降神參神如祭始祖之儀但告辭改始為先餘並同

進饌如祭初祖之儀但先詣祖考位奉毛血奉首心前足上二節脊三節後足上一節次詣祖妣位奉肝肺前足一節脊三節後足下一節餘並同

初獻如祭初祖之儀但獻兩位各俛伏興當中少立兄弟炙肝兩小盤以從祝詞改初為先仲冬陽至為立春生物餘並同

亞獻如祭初祖之儀但從炙肉各二小盤

終獻侑食闔門啓門受胙辭神徹餕並如祭初祖儀

禰繼禰之宗以上皆得祭惟支子不祭

季秋祭禰程子曰季秋成物之始亦象其類而祭之

前一月下旬卜日如時祭之儀惟告辭改孝孫為孝子又改祖考妣為考妣若母在則止云考而告於本龕前餘並同

前三日齋戒前一日設位陳器如時祭之儀但止於正寢合設兩位於堂中西上香案以下並同

具饌如時祭之儀二分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如時祭之儀

質明盛服詣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如時祭于正寢之儀但告詞云孝子某今以季秋成物之始有事于考某官府君妣某封某氏

參神降神進饌初獻如時祭之儀但祝詞云孝子[illegible]某敢昭告于考某官府君妣某封某氏今以季秋成物之始感時追慕昊天罔極餘並同

亞獻終獻侑食闔門

啓門受胙辭神納主徹餕並如時祭之儀

朱子曰某家舊時時祭外有冬至立春季秋三祭後以冬至立春二祭似僭覺得不安遂已之季秋依舊祭禰而用某生日祭之適值某生日在季秋〇〔補註〕丘氏儀節云欲後止會食而不行專禮

忌日

前一日齋戒如祭禰之儀

設位如祭禰之儀但止設一位

陳器如祭禰之儀

具饌如祭禰之饌一分〇〔補註〕如父之忌日止設父一位母之忌日止設母一位祖以上及旁親忌日皆然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如祭之儀

質明主人以下變服禰則主人兄弟黲紗幞頭黲布衫布裹角帶祖以上則黲紗衫旁親則皂紗衫主婦特髻去飾白大衣淡黃帔餘人皆去華飾之服

問忌日何服朱子曰某只着白絹凉衫黲巾問黲巾以何為之曰紗絹皆可某以紗又問黲巾之制

曰如帕覆相似有四隻帶若當幞頭然○楊氏復日先生母夫人忌日著黲墨布衫其巾亦然問今日服色何謂曰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

詣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如祭禰之儀但告詞云今以某親某官府君遠諱之辰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追慕餘並同參神降神進饌初獻如祭禰之儀但祝詞云歲序迁易諱日復臨追遠感時不勝永慕考妣改不勝永慕爲昊天罔極旁親云諱日復臨不勝感愴若考妣則祝興主人以下哭盡哀餘並同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並如祭禰之儀但不受胙辭神納主徹並如祭禰之儀但不哭是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黲布素服素帶以居夕寢于外補註此所以不飲也

墓祭

補註伊川曰嘉禮不野合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享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爲壇并家人爲墓祭之尸亦有時爲之禮非經禮也南軒曰墓祭非古也然考之周禮則有家人之官凡祭於墓爲尸是則成周墓時固亦有祭於其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而其義理不至於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其必立之尸者乃亦所以致其精神而示享之者非体魄之謂其爲義亦精矣

三月上旬擇日前一日齋戒如家祭之儀具饌墓上每分如時祭之品各設魚肉米麪食各一大盤以祭后土厥時灑掃主人深衣帥執事者詣墓所再拜奉行塋域內外環繞哀省三周其有草棘即用刀斧鋤斬芟夷灑掃訖復位再拜又除地于墓左以祭后土布席陳饌用新潔席陳於墓前設饌如家祭之儀參神降神初獻如家祭之儀但祝詞云云某親某官府君之墓氣序流易雨露既濡瞻掃封塋不勝感慕餘並同亞

性理會通卷五十一　家禮

獻終獻並以子弟親朋薦之辭神乃徹遂祭后土布席陳饌四盤于席南端設盤盞匙筯于其北餘並同上降神參神三獻同上但祝詞云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后土氏之神某恭修歲事于某親某官府君之墓惟時保佑實賴神休敢以酒饌敬伸奠獻上享辭神乃徹退

朱子曰祭儀以墓祭節祠爲不可然先正皆言墓祭不害義理又節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於時祭今人時節隨俗宴飲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蓋嘗用之今子孫不廢此而能恝然祖宗乎○改葬須告廟而后告墓方啓墓以葬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后畢事方穩當行葬更不必出主祭告時却出主於寢○祭祀之禮亦只得依本子做誠敬之外別未有著力處也○籩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享皆用之今以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代幣帛是以平生所用是[illegible][illegible]宜也○嘗書戒子云此見墓祭土神之禮全[illegible][illegible]冢吾甚俱焉既爲先公託体山林而氣[illegible]

今后可具墓前一樣菜果鮓脯[illegible]一[illegible]以盡吾寧事親神之意勿令其有降[illegible]日周元陽祭錄曰唐開元勅許寒食上墓同[illegible]掃禮若拜掃并寒食則先期卜日古者宗子去他國廟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祭壇以時祭祀即今之寒食上墓義有憑依不卜日耳今或爲官寓於他邦不及此時拜掃松檟則寒食在家亦可祠祭○夫人死之后葬形於原野之中與世隔絕孝子追慕之心何有限極當寒暑變移之際益用增感是宜省謁墳墓以寓時思之敬今寒食之墓祭雖禮經無文世代相傳寖以成俗上自萬乘有上陵之禮下逮庶人有上墓之祭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傭丐之徒皆得以登父母丘壟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了子孫追養凡祭祀品味亦稱人家貧富不貴豐腆貴在修齋餐極誠慤而已事亡如事存祭祀之時此心致敬常存乎祖宗而祖宗洋洋如在安得不格我之誠而歆我之祀乎○黃氏瑞節曰南軒張氏次司馬公張子程子三家之書爲冠昏祭禮五卷家禮蓋參三家之說酌古今之宜而大意隱然以宗法爲主不可以弟諸也然禮家之儀有儀

禮総傳集解亦朱子所輯次云

性理會通卷二十一終

性理會通卷二十二

律呂新書一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爲法猶未有異論也迨于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浸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况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縣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illegible]特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固不遑于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附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攷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

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
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
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
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制蔡邕
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
不深攷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而又不能無失於彼
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攣於習熟見
聞之近卽肆其胸臆妄為穿穴而無所據依季通
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互攷尋用
其半生之力以至于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

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
理撮取機要闡究精微不為浮詞濫說以汨亂於
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
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
是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
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
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
抑季通之為此書辭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
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
獨以予之頑鈍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其指
意之彷彿季通於是亦許予為能知已志者故屬
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族被
之管絃別為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
武侯六十四陣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曆以
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儻及
見之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淳熙丁未正月
朔旦新安朱熹序

朱子曰蔡神與名發博學强記高簡廓落不能與世俗相俯仰因去遊四方聞見益廣遊于易數天文地理三式之說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illegible]門稱執事以諭書教子為事季通生十年卽能[illegible]西銘稍長則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illegible]而語之曰此孔孟正脈也季通承[illegible]志學術之正[illegible]

[illegible]著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illegible]讀然一新而通其源流皆有成法是亦足以[illegible]親于無旁矣○西山真氏曰先生嘗召見堅辭[illegible]起世謂之聘君聘君以師事文公而文公[illegible]日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書與傳微辭奧旨令討究而後親折衷之先生于經無不通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曰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律呂書蓋朱蔡師弟子相與成之者朱子與西山書云但用古書古語或註疏而以己意附其下方甚簡約而極周盡學者一覽可得梗槩其他准說之泛濫旁正之異同不盡載也

律呂本原

黃鍾第一 以漢志所絡文定

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

按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為陽

十乘八十一得八百一十分以八百一十分塑九十分管知此管長九十分空圍中容八百一十分即十分管長空圍中容九十分一分管長空圍中容九分凡求度量權衡由此乃以此管面空圍中所容九分以平方冪法推之知一分有百厘厘有百毫毫有百秒秒有百忽積而計之一平方分通有面冪一萬萬忽九平方分通有面冪九萬萬忽乃以此九萬萬忽依筭經少廣章所截宋祖沖之容率乘除得圓周長的計十分六厘三毫六秒八忽萬分忽之六千三百一十二又以圓周求徑計三分三厘八毫四秒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五又以半徑半周相乘仍得九萬萬忽內一忽弱通得面冪九平方分也既以周徑相乘復得面冪如此則黃鐘之廣與長及空圍內積實皆可計矣故面冪計九方分深一分管則空圓內當有九立方分深九十分管計九寸則空圓內當有八百一十立方分此即黃鐘一管之實其數與天地通化無不相合此筭法所以成也筭法既成之後或以竹或以銅別爲之依其長各作八十一分以爲十二律相生之法又依其長作九十分乃以九計分之分計三分三厘八毫四秒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五以合孔徑如此則圓長面冪與夫空圍內積自然無不諧會符徑數自八毫以下非可細分而筭法積忽與秒不容不然○〔集覽〕祖沖之按南宋書沖之范陽遒人祖台之晉侍中沖之博學明曆法造指南車欹器有巧思入神之妙宋初累官長水校尉所著有老莊論語孝經解數十篇行世○〔補註〕長九寸九十分長也每長一分空圍內積實九分長九十分內積實八百一十分也黃鐘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林鐘長六寸亦空圍九分積五百四十分太簇長八寸亦空圍九分積七百二十分蓋長短異而圍徑同也餘倣此黃鐘之管長九寸既可以三分損益生十一律之度則黃鐘之空積八百二十分亦可以三分損益生十一律之量其重十二銖亦可以三分損益生十一律之權衡也按本註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是以聲氣並言而或者以爲黃鐘一管但以候氣氣應而後數始形數形以之制器而後聲可得非謂十二律就可以吹之有聲也

黃鐘之實第二

以淮南子漢前志定其寸分釐毫絲之法以律書生鐘分定

子一　黃鐘之律

丑三　爲絲法

寅九　爲寸數

卯二十七　爲毫法

辰八十一　爲分數

巳二百四十三　爲釐法

午七百二十九　爲釐數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　爲分法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　爲毫數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爲寸法

戌五萬九千口口四十九　爲絲數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黃鐘之實

按黃鐘九寸以三分爲損益故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鐘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爲黃鐘寸分釐毫絲之數子爲黃鐘之律寅爲九寸辰爲八十一分午爲七百二十九釐申爲六千五百六十一毫戌爲五萬九千四十九絲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爲黃鐘寸分釐毫絲之法亥爲黃鐘之實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寸未之二千一百八十七爲分巳之二百四十三爲釐卯之二十七爲毫丑之三爲絲其寸

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爲黄鍾蓋黄鍾之實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以三約之爲絲者五萬九千四十九以二十七約之爲毫者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約之爲釐者七百二十九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約之爲分者八十一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之爲寸者九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 或曰徑圍之分以十爲法而相生之分釐毫絲以九爲法何也曰以十爲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爲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全數者卽十而取九相生者約十而爲九卽十而取九者體之所以立約十而爲九者用之所以行體者所以定中聲用者所以生十一律也 或問算到十七萬有餘之數當何用朱子曰以定管之長短而出是聲大抵考究其法是如此○補註潘處桑氏說曰子一爲黄鍾之律三其一則丑爲三三其三則寅爲九三其九則卯爲二十七三其二十七則辰爲八十一三其八十一則巳爲二百四十三三其二百四十三則午爲七百二十九三其七百二十九則未爲二千一百八十七三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則申爲六千五百六十一三其六千五百六十一則酉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三其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戌爲五萬九千四十九三其五萬九千四十九則亥爲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以是數爲黄鍾之實而定管之短長以三爲絲故有五萬九千四十九絲以二十七爲毫故有六千五百六十一毫以二百四十三爲釐故有七百二十九釐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爲分故有八十一分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寸故有九寸合十而觀之積絲毫釐分之長爲寸皆九寸合絲毫釐分十之數皆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不容一毫私意牽合者也劉氏曰常數用十律呂之數用九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黄鍾之數九釐十二辰至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以丑三約之爲絲者五萬四千九十九戌之數也以卯二十七約之爲毫者六千五百六十一申之數也以巳二百四十三約之爲釐者七百二十九午之數也以未二千一百八十七約之爲分者八十一辰之數也以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之爲寸者九寅之數也在陽辰順而左行爲寸分釐毫絲之數在陰辰逆而右行爲起寸分釐毫絲之法

黄鍾生十一律第三

子一分

一爲九寸

丑三分二

一爲三寸

寅九分八

一爲一寸

卯二十七分十六

三爲一寸　一爲三分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

九爲一寸　一爲一分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

二十七爲一寸　三爲一分　一爲三釐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

八十一爲一寸　九爲一寸　一爲一釐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

二百四十三爲一寸　二十七爲一分　三爲一

釐　一爲三毫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

七百二十九爲一寸　八十一爲一分　九爲一

釐　一爲一毫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

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寸　二百四十三爲一分

二十七爲一釐　三爲一毫　一爲三絲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一寸　七百二十九爲一絲

八十一爲一釐　九爲一毫　一爲一絲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

十六

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　二千一百八十

七爲一分　二百四十三爲一釐　二十七爲一

毫　三爲一絲　一爲三忽

按黃鍾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

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二

辰者皆黃鐘之全數其下陰數以倍者（即算法倍其實）三

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者（即算法四其實）三分本

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

衝其林鐘南呂應鐘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

夾鐘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

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

習軒遷氏曰子一分者數起于得一也丑三分[illegible]者三其法爲三分兩其實爲二也寅九分入者三其法爲九分四其實爲八也以下生者倍其[illegible]上生者四其實也其法以子析爲三分每分五萬九千四十九丑于三分之中得其二爲十一萬八千九十八積六寸爲林鐘此黃鐘之實三分損一

下生林鐘也以子一析爲九分每分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寅于九分之中得其八爲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積八寸爲太簇此林鐘之實三分益一上生太簇也自卯而下放此○黃瑞節曰其上云者十二辰分字以上如子一分丑三分是也其下云者十二辰分字以下如二八十六是也其上爲黃鐘全數其下爲損益相生之數○此損益數即下章十二律實數吳氏算法全數[illegible]類今本二律起例附此○子爲陽辰黃鐘當位自得也丑爲未衝林鐘以未而居丑居其衝也他放此衝一作衝餘載後辨證○補註子一分一爲九寸爲黃鐘之律也三其一則丑爲三分倍其一爲二分一爲三寸二爲六寸爲林鐘之律也三其二則寅爲九分四其二爲八分一爲一寸八爲八寸爲太簇之律也三其九則卯爲二十七分倍其八爲十六分三爲一寸以十五爲五寸餘一爲三分共五寸三分爲南呂之律也三其二十七則辰爲八十一分四其十六爲六十四分九爲一寸以六十三爲七寸餘一爲一分共七寸一分爲姑洗之律也三其八十一則巳爲二百四十三分倍其六十四爲二

百一十八分二十七爲一寸以一百八爲四寸餘二十分三爲一分以十八爲六分又餘二分一爲三釐二爲六毫共四寸六分六釐爲應鍾之律一也三其二百四十三則廿爲七百二十九分四其一百二十八爲五百一十二分八十一爲一寸以四百八十六爲六寸餘二十六分九爲一分以十八爲二分又餘八分一爲一釐八爲八釐共六寸二分八毫爲蕤賓之律也下生一千二十四止得大呂半律之數酉八千一百九十二止得夾鍾半律之數亥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止得仲呂半律之數不然則陰反以四而陽反以倍矣其上以三歷十二辰者皆黃鍾之全數假令子一分則一爲九寸是黃鍾之全數丑三分二則一爲三寸三三如九亦是黃鍾之九寸三分取其二故林鍾得六寸寅九分八則一爲一寸亦是黃鍾之九寸九分取其八故太簇得八寸卯二十七分十六則三爲一寸亦是黃鍾之九寸二十七分取其十六故南[illegible]五寸三分辰八十二分六十四則九爲一寸亦是黃鍾之九寸八十三分取其六十四故姑洗七寸一分其下陰數以倍陽數以四者假令黃鍾九寸下生則倍其實爲一尺八寸以三分之每分六寸而得其一爲林鍾即三分黃鍾九寸而損其一者也林鍾六寸上生則四其實爲二尺四寸以三分之每分八寸而得其一爲太簇即三分林鍾六寸而增其一者也餘放此其候氣之法六陽辰當位自得子居子而所居寅也六陰辰則居其衝丑則居未而卯則居酉也其林鍾在未南呂在酉應鍾在亥爲陰原無半數故無所增損其大呂在丑夾鍾在卯仲呂在巳爲陽吹之則用半數方其聲和候之則用一數方其氣應此時其本注之意耳究其實十二律自午以下則重上生而大呂夾鍾仲呂仍用全數而候氣之時則十二律皆用全數而旋相爲宮則十二律皆有半數非此三律爲然也

十二律之實第四

子黃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全九寸　半無

丑林鍾十一萬八千口口九十八

全六寸　半三寸不用

寅太簇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全八寸　半四寸

卯南呂十口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全五寸三分　半二寸六分不用

辰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

全七寸一分　半三寸五分

巳應鍾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全四寸六分六釐　半二寸三分三釐不用

午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全六寸二分八釐　半三寸一分四釐

未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全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半四寸一分八釐三毫

申夷則十一萬口口五百九十二

全五寸五分五釐一毫　半二寸七分二釐五毫

酉夾鍾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全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半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

戌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口口四

全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半二寸四分四釐三毫四絲

亥仲呂十三萬一千口口七十二

全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餘二筭

半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二忽

按十二律之實約以寸法則黃鐘林鐘太簇得全寸約以分法則南呂姑洗得全分約以釐法則應鐘蕤賓得全釐約以毫法則大呂夷則得全毫約以絲法則夾鐘無射得全絲至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筭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止於十二也

補註海虞桑氏悅曰蔡[illegible]鐘之數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林鐘得其二則損五萬九千四十九故林鐘之實十一萬八千九十八太簇又倍其一則益三萬九千三百六十六故太簇之實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南呂又得其二則損五萬九千四百八十八故南呂之實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姑洗又倍其一則益三萬四千九百九十二故姑洗之實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應鐘又得其二則損四萬六千六百五十六故應鐘之實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蕤賓又倍其一則益三萬一千一百十四故蕤賓之實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由是而上生大呂當損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二而爲大呂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可也何反益蕤賓之一而得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之數乎先儒云黃鐘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陰數倍其實陽數四其實大呂當未未陰辰也而四其實可乎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此律之所由成也蕤賓既益應鐘之一大呂又益蕤賓之一可乎曰朱子云十二管隔八相生

自黃鐘之管陽皆下生陰皆上生自蕤賓之管陰反下生陽反上生以象天地之氣也若拘占法而以陽必下生陰必上生則以之候氣而氣不應以之作樂而樂不和昔鄭氏重上生法所以爲不易之論也李者以是求之則有得矣惜乎西山當時失載其說不能不使初學之疑也范氏曰從子至巳陽生陰退故律生呂言下生呂生律言上生從午至亥陰升陽退故律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下生○長樂陳氏曰黃鐘太簇沽洗損陽以生陰林鐘南呂應鐘益陰以生陽何則黃鐘至沽洗陽之陽也林鐘至應鐘陰之陰也陽之陽陰之陰則陽息陰消之時故陽常下生而有餘陰常上生而不足蕤賓至無射則陰之陽也大呂至仲呂則陽之陰也陰之陽陽之陰則陽消陰息之時故陽常上生而不足陰常下生而有餘隔江梁氏實日莘志隔八相生一下一上則終十仲呂其長比三寸云分有奇京房之法則至蕤賓重上生下五下六[illegible]終于仲呂其長六寸六分有奇若仲呂止三寸[illegible]分有奇則雖三分益一不能復生黃鐘之律故[illegible]用六寸六分則三分益一而可以復生黃鐘也

變律第五

黃鐘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 小分四百八十六

全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不用

半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

林鐘十一萬六千五百口口八 小分三百二十四

全五寸八分二釐四毫一絲一忽三初

半二寸八分五釐六毫五絲六初

太簇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 小分四百三十二

全七寸八分二毫四絲四忽七初不用

半三寸八分四釐五毫六絲六忽八初

南呂十口萬三千五百六十三 小分四十五
全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絲一初六秒
半二寸五分六釐七絲四忽五初三秒
姑洗十三萬八千口口八十四 小分六十
全七寸一釐二毫二絲一初二秒不用
半三寸四分五釐一毫一絲一初一秒
應鐘九萬二千口口五十六 小分四十
全四寸六分七毫四絲三忽一初四秒 算餘
半二寸三分三毫六絲六忽六秒彊不用
按十二律各自爲宮以生五聲二變其黃鐘林鐘
太簇南呂姑洗應鐘六律則能具足至蕤賓大呂
夷則夾鐘無射仲呂六律則取黃鐘林鐘太簇南
呂姑洗應鐘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變律
者其聲近正而少高於正律也然仲呂之實一十
三萬一千口口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筭既不
可行當有以通之律當變者有六故置一而六三
之得七百二十九以七百二十九因仲呂之實十
三萬一千口口七十二爲九千五百五十五萬一
千四百八十八三分益一再生黃鐘林鐘太簇南
呂姑洗應鐘六律又以七百二十九歸之以從十

二律之數紀其餘分以爲忽秒然後洪纖高下不
相奪倫至應鐘之實六千七百一十口萬八千八
百六十四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筭數又不可行此
變律之所以止於六也變律非正律故不爲宮也

朱子曰自黃鐘至仲呂相生之道至是窮矣遂復
變而上生黃鐘之宮再生之黃鐘不及九寸只是
八寸有餘然黃鐘君象也非諸宮之所能役故虛
其正而不復用所用即再生之變者就再生之變
又缺其半所謂缺其半者蓋若大呂爲宮黃鐘爲
變宮時黃鐘管最長所以只得用其半其餘宮亦
做此〇補註按本註謂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
應鐘六律則能具足如黃鐘爲宮則林鐘爲徵太
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鐘爲變宮蕤賓爲
變徵林鐘爲宮則太簇爲徵南呂爲商姑洗爲羽
應鐘爲角蕤賓爲變宮大呂爲變徵十二律中自
能具足五聲二變至蕤賓爲宮未免反取黃鐘爲
變徵大呂爲宮未免反取黃鐘林鐘爲變宮變徵
少下不和故有變律也然仲呂之實一十三萬一
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筭蓋律法得全寸全
分全釐全毫全絲者爲正律有忽秒者爲不盡筭餘
不盡二筭者以三分之除二分也不盡者一筭圍內
一分也非惟律管長短之有忽秒不盡而空圍
積亦有忽微不盡筭者所謂空積忽微是也律
變者有六故至子之一而六至午以三歷之得七
百二十九以七百二十九日仲呂之實得九千五
百五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八又以七百二十九
歸之爲六變律之數紀其六小分爲忽少忽秒以
下又不盡筭此變律之所以止于六也愚謂變律
不候氣者變律非正律也所以補正律聲音之不
足者也猶閏月非正月也所以補正月日數之不
足者也蓋陽者天之氣也陰者地之氣也日者陽
之精也月者陰之精也日月會于上則陰陽合于
下故律管所以候陰陽會合中和之氣也必于中
氣候之者蓋天氣先至故十二節氣常先半月地
氣後至故十二中氣常後半月律管所以候地下
之氣氣至中氣始應也閏月下候者無中氣也變律

不以之候氣非中聲故不爲宮也

律生五聲圖第六

宮聲八十一　商聲七十二　角聲六十四

徵聲五十四　羽聲四十八

按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爲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於五也或曰此黃鍾一均五聲之數他律不然曰置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二分損益以爲五聲再以本律之實約之則宮固八十一商亦七十二角亦六十四徵亦五十四羽亦四十八矣假令應鍾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以八十一乘之得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二百七十二爲宮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之得八十一三分宮損一得五百[illegible]三萬八千八百四十八爲徵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之得五十四三分徵益一得六百七十一萬八千四百六十四爲商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之得七十二三分商損一得四百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七十六爲羽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之得四十八三分羽益一得五百九十七萬一千九百六十八爲角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之得六十四○補註愚謂十二律雖生于黃鍾九寸長短不齊及其旋相爲宮以生五聲二變皆約以八十一分起數則八十四声各有所歸

變聲第七

變宮聲四十二小分六　變徵聲五十六小分八

按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角聲之實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聲之變者二故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以九因角聲之實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宮二聲以九歸之以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爲强弱至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算其數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又曰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也朱子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于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爲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爲變徵爲徵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声在五行爲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爲思蓋以其正當衆声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声之中而非衆声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之亦非五声之所取正也然自其声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于變宮

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爲宮
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
最大而沉濁者爲黃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爲應
鍾及其旋相爲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
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
于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
成也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爲貴賤者亦然若諸
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爲樂矣
蓋黃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
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
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
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爲樂者
也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
日之間卽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聲自屬陰
以下亦當默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爲中聲之
前假如子之初四刻爲者但無聲氣之可紀耳由
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于聲而在于律不在[illegible]
宮而在于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
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
以爲本律之宮也○補註黃鍾之宮太簇夾鍾姑
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此十二律
隔八相生之序也假令黃鍾爲宮則相去一律而
大簇爲商又相去一律而姑洗爲角又相去二律
而林鍾爲徵又相去一宮而南呂爲羽羽距黃鍾
之宮又相去二律焉聲之變者二律置子之一兩
兩至寅以二歷之得九以九因角聲之實六十有
四得五百七十六以九歸之爲變宮變徵之間存
其小分以爲强弱之下又不盡算此變聲所以止
于二
也

八十四聲圖第八

正律墨書　變律朱書　半聲朱書　半聲墨書

十一月黃鍾宮
六月林鍾宮　黃鍾徵
正月太簇宮　林鍾徵　黃鍾商
八月南呂宮　太簇徵　林鍾商　黃鍾羽
三月姑洗宮　南呂徵　太簇商　林鍾羽　黃鍾角
十月應鍾宮　姑洗徵　南呂商　太簇羽　林鍾角　黃鍾變宮
五月蕤賓宮　應鍾徵　姑洗商　南呂羽　太簇角　林鍾變宮　黃鍾變徵
十一月大呂宮　蕤賓徵　應鍾商　姑洗羽　南呂角　太簇變宮　林鍾變徵
七月夷則宮　大呂徵　蕤賓商　應鍾羽　姑洗角　南呂變宮　太簇變徵
二月夾鍾宮　夷則徵　大呂商　蕤賓羽　應鍾角　姑洗變宮　南呂變徵
九月無射宮　夾鍾徵　夷則商　大呂羽　蕤賓角　應鍾變宮　姑洗變徵
四月仲呂宮　無射徵　夾鍾商　夷則羽　大呂角　蕤賓變宮　應鍾變徵
黃鍾之　仲呂徵　無射商　夾鍾羽　夷則角　變宮
林鍾之　仲呂商　無射羽　夾鍾角
太簇之　仲呂羽　無射角
南呂之　仲呂角　變宮
姑洗之
應鍾之

按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鍾不復爲他律役所
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
聲大呂太簇一半聲夾鍾姑洗二半聲蕤賓林鍾四半聲夷則南呂五半聲無射應鍾六半聲仲呂爲十二律之窮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蕤賓一變律大呂二變律夷則三變律夾鍾四變律無射五變律仲呂六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
正故黃鍾獨爲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

黃鍾所生然黃鍾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數也或問声氣之元朱子曰律曆家最重這元声元声一定向下都定元声差下都差○補註此言十二律還相爲宮生八十四声其十一律受生于黃鍾雖其管長短不齊及當月而爲宮時者約以八十一分起數如應鍾全四寸六分六厘則約以八十一分又三分損益以生四声二変餘律皆然如十一月黃鍾爲宮斜數去則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変宮蕤賓爲変徵皆正律無空積忽微如林鍾爲宮則以大呂爲変徵太簇爲宮則以大呂爲変宮一半声也南呂爲宮則以大呂爲角夾鍾爲変徵姑洗爲宮則以大呂爲羽夾鍾爲変宮二半声也[illegible]半得其正如蕤賓爲宮則以黃鍾変爲変徵一変律也大呂爲宮則以黃鍾変爲変宮林鍾変爲変徵二変律也皆有空積忽微此黃鍾一均所以爲[illegible]

粹中之純粹者也所謂空積忽微者[illegible]之數乃空積多寡之數其實則一而已矣一說大呂変宮是黃鍾変半声太簇変宮是大呂半声夾日大呂太簇一半声夾鍾羽是黃鍾変半声変宮是太簇変半声姑洗羽一大呂半声宮是夾鍾半声故日夾鍾姑洗二半声見六十調圖

六十調圖第九

以周禮淮南子禮記鄭氏注孔氏正義定

	宮	商	角	變徵	徵	羽	變宮
黃鍾宮	黃正	大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無射商	無正	黃半变	太半变	姑半变	仲半	林半变	南半变
夷則角	夷正	無正	黃半变	太半变	夾半	仲半	林半变
仲呂徵	仲正	林变	南变	應变	黃半变	太半变	姑半变
夾鍾羽	夾正	仲正	林变	南变	無正	黃半变	太半变

	宮	商	角	變徵	徵	羽	變宮
大呂宮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变	夷正	無正	黃半变
應鍾商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南呂角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蕤賓徵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半变	大半	夾半	仲半
姑洗羽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簇宮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黃鍾商	黃正	大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無射角	無正	黃半变	太半变	姑半变	仲半	林半变	南半变
林鍾徵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仲呂羽	仲正	林变	南变	應变	黃半变	太半变	姑半变
夾鍾宮	夾正	仲正	林变	南变	無正	黃半变	太半变
大呂商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变	夷正	無正	黃半变
應鍾角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夷則徵	夷正	無正	黃半变	太半变	夾半	仲半	林半变
蕤賓羽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半变	大半	夾半	仲半
姑洗宮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簇商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黃鍾角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南呂徵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林鍾羽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蕤半	夷半

調							
仲呂宮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變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夾鐘商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大呂角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無射徵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仲半	林半變	南半變
夷則羽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夾半	仲半	林半變
蕤賓宮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大半	夾半	仲半
姑洗商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簇角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應鐘徵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南呂羽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調							
林鐘宮	林正	南正	應正	太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仲呂商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變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夾鐘角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半變	大半變
黃鐘徵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無射羽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仲半	林半變	南半變
夷則宮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夾半	仲半	林半變
蕤賓商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大半	夾半	仲半
姑洗角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太半	夾半
大呂徵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應鐘羽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調							
南呂宮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林鐘商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仲呂角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半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太簇徵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黃鐘羽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無射宮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仲半	林半變	南半變
夷則商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夾半	仲半	林半變
蕤賓角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太半	夾半	仲半
夾鐘徵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大呂羽	太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調							
應鐘宮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南呂商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林鐘角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大半	姑半	蕤半
姑洗徵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簇羽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按十二律旋相爲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爲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爲調黃鐘宮至夾鐘

羽並用黃鐘起調黃鐘畢曲大呂宮至姑洗羽並用大呂起調大呂畢曲太簇宮至仲呂羽並用太簇起調太簇畢曲夾鐘宮至蕤賓羽並用夾鐘起調夾鐘畢曲姑洗宮至林鐘羽並用姑洗起調姑洗畢曲仲呂宮至夷則羽並用仲呂起調仲呂畢曲蕤賓宮至南呂羽並用蕤賓起調蕤賓畢曲林鐘宮至無射羽並用林鐘起調林鐘畢曲夷則宮至應鐘羽並用夷則起調夷則畢曲南呂宮至黃鐘羽並用南呂起調南呂畢曲無射宮至大呂羽並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應鐘宮至太簇羽並用應鐘起調應鐘畢曲是為六十調六十調即十二

律也十二律即一黃鐘也黃鐘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為綱紀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鐘損益之變也宮商角三十六調老陽也其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或曰日辰之數由天五地六錯綜而生律呂之數由黃鐘九寸損益而生二者不同至數之成則日有六甲辰有五子為六十日律呂有六律五聲為六十調若合符節何也曰即上文之所謂調成而陰陽備也夫理必有對待數之自然也以天五地六合陰

與陽言之則六甲五子究於六十其三十六為陽二十四為陰以黃鐘九寸紀陽不紀陰言之則六律五聲究於六十亦三十六為陽二十四為陰蓋一陽之中又自有陰陽也非知天地之化育者不能與於此

朱子曰律呂有十二個用時只使七個若更添一声便拗了○旋宮且如大呂為宮則大呂用黃鐘八十一之數而三分損一下生夷則又用林鐘五十四之數而三分益一上生夾鐘其餘皆然○旋相為宮若到應鐘為宮則下四声都當低去所以有半声亦謂之子声近時所謂清声是也○[illegible][illegible]大率最忌臣民陵君故商声不得過宮声○[illegible][illegible]鐘為宮其声最短而清或蕤賓為之商則是商声高似宮声為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賓律藏半為清声以應之雖然藏半只是此律故亦微相應

也○若以黃鐘為宮則餘律皆順若以其餘律為宮便有相陵處今且以黃鐘言之自第九宮後則宮則或為角或為羽或為商或為徵若以為角則是民陵其君若以為商則是臣陵其君若以為事為物皆可類推故製黃鐘四清声用之清声短其律之半是黃鐘清長四寸半也若後四宮用黃鐘為角徵商羽則以四清声代之不可用黃鐘本律以避陵僭沈存中曰唯君臣民不可相陵事物則不必避○【補註】按五声二变以相生之序言之則日宮日徵日商日羽日角日变宮日变徵以高下清濁言之則日宮日商日角日变徵日徵日羽日变宮以七声而為一調以五調而當一曲一曲既畢而別起調至于太簇羽凡十二曲六十調四百二十声也其正者以正律全声應也其半者以正律半声應也变半者以变律半声應也其变者以变律全声應也○陽律為宮而商角皆陽至变徵則变而為羽陰徵羽為陰至变宮又变而為陽也陰律為宮而商角皆陰至变徵則变而為陽徵羽為陽至变宮又变而為陰也○朱子曰大凡壓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其調章尾即以

其調終之如關雎關字合作無射調結尾亦著作無射声應之葛覃葛字合作黃鍾調結尾亦著作黃鍾声應之如七月流火三章皆七字起七字則是清声調末亦以清声調結之如五月斯螽動股二之日鑿氷冲冲五字二字皆是濁声黃鍾調末以濁声結之如今俗樂亦只有商宮羽三調而已沈氏筆談曰十二律并清宮當有十六声今之燕樂止有十五声蓋本樂高于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鍾声只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太簇之間下四字近太簇之高四字近夾鍾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仲呂上字近蕤賓勾字近林鍾天字近夷則二字近南呂高二字近無射六字近應鍾下凡字爲黃鍾清高凡字爲大呂清下五字爲太簇清高五字爲夾鍾清法雖如此然以下調声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側殺寄殺元殺之類雖與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声者皆能言之此豈不備哉

候氣第十

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按每律各一按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覆以緹素按曆而候之氣至則吹灰動素小動爲氣和大動爲君弱臣强專政之應不動爲君嚴猛之應其升降之數在冬至則黃鍾九寸升五分二厘三毫大寒則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升三分七厘六毫雨水則太簇八寸升四分五厘一毫六絲春分則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升三分三厘七毫三絲穀雨則姑洗七寸一分升四分口口五毫四絲三忽小滿則仲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升三分口口三毫四絲六忽夏至則蕤賓六寸二分八釐升二分八厘大暑則林鍾六寸升三分二厘四毫處暑則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五毫升二分五厘五毫秋分則南呂五寸三分升三分口口四毫一絲霜降則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升二分二厘四毫八絲小雪則應鍾四寸六分六釐

按陽生於復陰生於姤如環無端今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陽之升始於子午雖陰生而陽之升于上者未巳至亥而後窮上反下陰之升始於午子雖陽生而陰之升于上者亦未巳至巳而後窮上反下律於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也是以升陽之數自子至巳差彊在律爲尤彊在呂爲少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爲尤弱在呂爲差彊分數多寡雖若不齊然其絲分毫別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飛灰聲之所以中律也或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何也曰易者盡天下之變善與惡無不備也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至於雷霆細而至於蛾蠓無非聲也【音釋】蛾蠓小飛虫釋名蛾亡結切蠓母待切易則無不備也律則寫其所謂黃鍾一聲而已矣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鍾也是理也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陰陽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

天人贊化育之道也

晉齋彭氏曰西山蔡氏所述禮記月令章句蔡邕說也如邕所云則是爲十二月律布室內十二辰若其月氣至則辰之管灰飛而管空也然則十二月各當其辰斜埋地下入地處卑出地處高故云內卑外高黃鍾之管埋于子位上頭向南以外諸管推之可悉知又律書云以河內葭莩爲灰宜陽金門山竹爲管熊氏云又實律管以羅穀發之氣至則吹灰動數矣又長樂陳氏曰候氣之法造室三重各啓門爲門之位外之以子中之以午內複以子暢子所謂九閉之中也盡布緹縵室中上圍下方依辰位埋律管使其端與地齊而以薄紗覆之中秋白露降揉葭莩爲灰加管端以候氣至灰去爲氣所動者灰散爲物所動者其灰聚令橑諸說證辯〇補註劉氏曰日者太陽之精凡天之氣以日爲主焉月者太陰之精凡地之氣以月[illegible]至爲故日月會于上則陰陽合于下自陰生至于冬至凡六管之長短者皆陽氣入地之深淺而始與陰合也陰合于陽上進而葭灰飛動者皆其月之中氣也陽生至于夏至凡六管之長短者皆陰氣入地之深淺而始與陽合也陽合于陰上進而煞灰飛動者皆其月之中氣也故日月交會于上以成度則陰陽交合于下以成時取其管以爲聲天地之中聲也取其律以候氣陰陽之和氣也非書人其能與于此乎感按本註謂律于陰則不書測是律管飛灰皆陽氣吹而陰不吹也測氏之意謂子月以後陰在上陽在下黃鍾六管埋之地中則陰從管入地下合陰陽氣升而黃鍾六管所以乘灰猶大海每于時後亦陰與陽合而朔生也午月以後陽在上陰在下毬窴六管埋之地中則陽從管入地下合陰陰氣上升而毬窴六管所以飛灰猶大海每午時後亦陽與陰合而次至也必以子月爲始也十二月之首也必以黃鍾爲重者十二律之所由也劉說近是

審度第十一

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生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爲一分。凡黍實于管中則十二黍三分黍之一而滿一分積九十分則千有二百黍矣故此九十黍之數與下章千二百黍之數其實一也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數始於一、終於十者、天地之全數也、律未成之前、有是數而未見律成而後數始得以形焉度之成在律之後度之數在律之前故律之長短圍徑以度之寸分之數而定焉。補註師古曰子穀種言子穀子秬黍黑黍也中者不大不小也言取黑黍子大小中者率爲分寸也愚謂黃鍾一律長九寸空圍九分以不大不小之黍九十枚直累度之一黍爲一分九十黍爲九十分長也實其中則十二黍三分黍之一而滿一分積九十分千有二百黍也

嘉量第十二

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生於黃鍾之容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以井水准其槩以度數審其容。一龠積八百一十二龠爲合。兩龠也積一千六百二十分十合爲升。二十龠也積一萬六千二百分十升爲斗。百合二百龠也積十六萬二千分十斗爲斛。二千龠千合百升也積二百六十二萬分〇補註以子穀秬黍中者實其龠則十三黍三分黍之一爲九分千二百黍爲八百一十分也孟康曰槩欲其直故以水平之井水清清則平也師古曰槩所以槩平斗斛之上者也

謹權衡第十三

權衡者銖兩斤鈞石所以權輕重也生於黃鍾之重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百黍一銖一龠

十二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兩龠也十六兩爲斤三十二龠三百八十四銖也三十斤爲鈞九百六十龠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銖四百八十兩也四鈞爲石三千八百四十龠四萬六千八十銖一萬九千二百兩也〇[補註]愚謂度量權衡皆主于黃鐘之管此見聖人只天地之數制天下之法其所以定民心立民信一天人贊化育之道孰有加于此哉

性理會通卷二十二終

性理會通卷二十三

律呂新書二

律呂證辨

造律第一

班固漢前志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於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此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集覽]伶倫按索隱伶倫黃帝之臣善造十二律者大夏之西按[集覽]大夏國名在大宛國之西南二千[illegible]百里媯水南其都曰藍市城張騫曰[illegible]夏去漢萬二千餘里居漢西南昆侖之[illegible]按[illegible]志昆侖山名在西番朵耳衛東北番名[illegible]耳[illegible]剌山極高峻雪至夏不消縣亘五百餘里黃[illegible]其南〇[補註]大夏西戎之國也解谷在昆侖之陰竅孔也孟康曰竹孔與肉厚薄等也師古曰比合也可以生之謂上下相生也故謂之律本臣瓚曰風氣正則十二月之氣各應其律不失其序

〇劉昭漢後志曰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又曰截管爲律吹以攷聲列以候氣道之本也〇國朝會要曰古者黃鐘爲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鐘至晉隋間累黍爲尺而以

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聲以制樂其器雖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五代之亂大樂淪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聲高特減其一律至是又減半律然太常樂比唐之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帝雖勤勞於制作而未得其當者有司失之謂以尺而生律也按此皆范蜀公之說○河南程氏曰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攷之旣得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

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特未定也蒙因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時則不同○橫渠張氏曰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淳厚者必能知之

按律呂散亡其器不可盡見然古人所以制作之意則猶可攷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言黃鍾始於聲氣之元也班固所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閒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昭所謂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又曰吹以攷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淸濁氣之先後求黃鍾者也是古人制作之意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淸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此其大凡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爲準則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爲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

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爲黃鍾者信矣黃鍾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衡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唯尺之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秬黍下至王朴剛果自用遂專恃累黍而金石亦不復攷矣夫金石眞僞固難盡信若秬黍則歲有豐凶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小大圓妥不同尤不可恃況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龠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

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於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集覽〕子穀秬黍中者實其龠蔡氏傳註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龠十龠爲一合十合爲一升十升爲一斗十斗爲一斛。○〔補註〕臨江梁氏寅曰觀蔡氏多截管之說實得造律本原今宜依其說先多截管以驗黃鐘之管或長或短之內每差纖微各爲一管以埋地中候冬至驗之若諸管中有氣應者則知此管合于造化矣按本註更迭以吹淺深以列是以聲氣並言今但言氣而不言聲則知律管非可吹者也

律長短圍徑之數第二

司馬遷律書

本文	改正
黃鐘八寸七分一宮	八寸十分一
林鐘五寸七分四角	五寸十分四
太簇七寸七分二商	七寸十分二
南呂四寸七分八徵	四寸十分八
姑洗六寸七分四羽	六寸十分四
應鐘四寸二分二分三羽	四寸二分三分二
蕤賓五寸六分三分一	五寸六分三分二 強四百八十六
大呂七寸四分三分一	七寸五分三分二 強四百□□五
夷則五寸四分三分二商	五寸□□三分二 弱二百一十六
夾鐘六寸一分三分一	六寸七分三分一 強一百九十八
無射四寸四分三分二	四寸四分三分二 強六百□□二
仲呂五寸九分三分二徵	五寸九分三分二 強五百八十二

按律書此章所記分寸之法與他記不同所以難曉故多誤蓋取黃鐘之律九寸一寸九分凡八十一分而又以十約之爲寸故云八寸十分一本作七分一者誤也今以相生次序列而正之其應鐘以下則有小分小分以三爲法如歷家太少餘分強弱耳其法未審也今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爲全分七百二十九爲三分一千四百五十八爲三分二餘分之多者爲強少者爲弱列於逐律之下其誤字悉正之隋志引此章中黃鐘林鐘太簇應鐘四律寸分以爲與班固司馬彪鄭氏蔡邕杜夔荀勗所論雖尺有增減而十二律之寸數並同則是時律書尚未誤也及司馬貞索隱始以舊本作七分一爲誤其誤亦未久也沈括亦曰此章七字皆當作十字誤屈中畫耳大要律書用相生分數相生之法以黃鐘爲八十一分今以十爲寸法故有八寸一分漢前後志及諸家用審度分數審度之法以黃鐘之長爲九十分亦以十爲寸法故有九十分法雖不同其長短則一故隋志云寸數並

同也其黃鐘下有宮太簇下有商姑洗下有羽林鐘下有角南呂下有徵字晉志論律書五音相生而以宮生角角生商商生徵徵生羽羽生宮求其理用周見通達者是也仲呂下有徵夷則下有商應鐘下有羽字三者未詳亦疑後人誤增也下云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音即是上文声律數太族八寸爲商姑洗七寸爲羽林鐘六寸爲角南呂五寸爲徵黃鐘九寸爲宮其曰宮五徵九誤字也

漢志曰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孟康曰十九歲爲一章一統凡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黃鐘之實也

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孟康曰律孔徑三分參天數也圍九分終天數也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六數乘之爲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鐘之實也孟康曰林鐘長六寸圍六分以圍乘長得三百六十分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風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太族之實也孟康曰太族長八寸圍八分爲積六百四十分也

按漢志以黃鐘林鐘太簇三律之長自相乘又因之以十也黃鐘長九寸九九八十一又以十因之爲八百一十林鐘長六寸六六三十六又以十因之爲三百六十太簇長八寸八八六十四又以十因之爲六百四十黃鐘應曆一統林鐘當期之日太簇應六十四卦皆倚數配合爲說而已獨黃鐘云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葢黃鐘十其廣之分以爲長十一其長之分以爲廣故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其數與此相合長九寸積八百一十分則其周徑可以數起矣即胡安定所謂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二釐八毫者是也孟康不察乃

謂凡律圍徑不同各以圍乘長而得此數者葢未之攷也補註此下辨律之圍徑之數也置一得三箇二十五又兼二十五分之六共八十一分圍也置一得六謂得兩箇三十六十分也

後漢鄭康成月令註曰凡律空圍九分孔穎達疏曰諸律雖短長有差其圍皆以九分爲限○蔡邕銅龠銘曰龠黃鐘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稱重十二銖兩之爲一合三分損益轉生十一律月令章句曰古之爲鐘律者以耳齊其声後人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正則音亦正矣鐘以斤兩尺寸中所容受升斗之數爲法律亦以寸分長短爲度故曰黃鐘之管長九寸徑三分其餘皆稍短雖大小圍數無增減以度量者可以文載口傳與衆共知然不如耳決之明也○韋昭周語註曰黃鐘之變也管長九寸

徑三分圍九分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

按鄭康成月令註云凡律空圍九分蔡邕銅龠銘亦云空圍九分蓋空圍中廣九分也東都之亂樂律散亡邕之時未亂當親見之又曉解律呂而月令章句云徑三分何也孟康韋昭之時漢斛雖在而律不存矣康昭等不通律呂故康云黃鐘林鐘太簇圍徑各異昭云黃鐘徑三分皆無足怪者隋氏之失豈康昭等有以啓之與不知而作宜聖人所深戒也

魏徵隋志曰開皇元年平陳後牛弘辛彦之鄭譯何妥等參攷古律度合依時代制律其黃鐘之管俱徑三分長九寸度自有損益故聲有高下圍徑長短與度而差故容黍不同今列其數云

晉前尺黃鐘容黍八百八粒

梁法尺黃鐘容八百二十八

梁表尺黃鐘三其一容九百二十五其一容九百一十其一容一千一百二十

漢官尺黃鐘容九百三十九

古銀錯題黃鐘龠容一千二百

宋氏尺即鐵尺黃鐘凡二其一容一千二百其一容一千四十七

後魏前尺黃鐘容一千一百一十五

後周玉尺黃鐘容一千二百六十七

後魏中尺黃鐘容一千五百五十五

後魏後尺黃鐘容一千八百一十九

東魏尺黃鐘容二千八百六十九

萬寳常水尺律毋黃鐘容黍一千三百二十

梁表鐵尺律黃鐘副別者其長短及口空之圍徑並同而容黍或多或少皆是作者旁庣其腹使有盈虛也

按梁表尺三律與宋氏尺二律容受不同史謂作者旁庣其腹使有盈虛則當時制作之疎亦可見矣晉前尺律黃鐘止容八百八黍者失在於徑三分也古銀錯與玉尺玉斗合玉斗之容受與晉前尺徑三分四釐六毫者不甚相遠但玉尺律徑不及三分故其律遂長而尺長於晉前尺一寸五分八釐蓋自漢魏而下造律竟不能成而度之長短量之容受權衡之輕重皆戾於古大率皆由徑三分之說誤之也

本朝胡安定律呂議曰按歷代律呂之制黃鐘之管長九寸黍之廣積九寸度之所由起也容千二百黍積八百一十分量之所由起也重十有二銖權衡之所由起也既度量權衡皆出於黃鐘之龠則黃鐘之龠圍徑容受可取四者之法交相酬驗使不失其實也今驗黃鐘律管每長一分內實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圍中容九方分也後世儒者執守孤法多不能貫知權量之法但制尺求律便爲堅證因謂圍九分者取空圍圓長九分爾以是圍九分之誤遂有徑三分之說若從徑三圍九之法則黃鐘之管止容九百

黍積止六百七分半如此則黃鐘之聲無從而正權量之法無從而生周之嘉量漢之銅斛皆不合其數矣

按十二律圍徑自先漢以前傳記並無明文惟隋志云黃鐘八百一十分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然其說乃是以律之長自乘而因之以十蓋配合爲說耳未可以爲據也惟審度章云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嘉量章則以千二百黍實其龠謹權衡章則以千二百黍爲十二銖則是累九十黍以爲長積千二百黍以爲廣可見也夫長九十黍容千二百黍則空圍當有九方分乃是圍十分三釐八毫徑三分四釐六毫也每一分容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以九十因之則一千二百也又漢斛銘文云律嘉量方尺圓其外庣旁九釐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嘉量之法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石一石積一千六百一十寸爲分者一百六十二萬一斗積一百六十二寸爲分者十六萬二千一升積十六寸二分爲分者一萬六千二百一合積一寸六分二釐爲分者一千六百二

十則黃鐘之龠爲八百一十分明矣空圍八百一十分則長累九十黍廣容一千二百黍矣蓋十其廣之分以爲長十一其長之分以爲廣自然之數也自孟康以律之長十之一爲圍之謬其後韋昭之徒遂皆有徑三分之說而隋志始著以爲定論然累九十黍徑三黍止容黍八百有奇終與一千二百黍之法兩不相通而律竟不成唐因聲制樂雖近於古而律亦非是本朝承襲皆不能覺獨胡安定以爲九分者方分也以破徑三分之法然所定之律不本於聲氣之元一取之秬黍故其度量

權衡皆與古不合又不知變律之法但見仲呂反生不及黃鐘之數乃遷就林鐘以下諸律圍徑以就黃鐘清聲以夷則南呂爲徑三分圍九分無射爲徑三分八釐圍八分四釐應鐘爲徑二分六釐五毫圍七分九釐五毫夫律以空圍之同故其長短之異可以定聲之高下而其所以爲廣狹長短者又莫不有自然之數非人之所能爲也今其律之空圍不同如此則亦不成律矣遂使十二律之聲皆不當位反不如和峴舊樂之爲條理亦可惜也房庶以徑三分周圍九分累黍容受不能相通遂廢一黍爲一分之法而增益班志八字以就其說范蜀公乃從而信之過矣（補註四者之法謂黃鐘與度量權衡也）

黃鐘之實第三

淮南子曰規始於一一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爲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三罕以爲制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鐘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鐘者氣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黃故曰黃鐘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鐘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鐘大數立焉（補註按陳暘樂書則三罕當作三軍○劉績注曰肖一謂安一於此也十一三之謂循序分爲十一而以三之數行乎中也蓋黃鐘歷十二辰子一即置一也丑三即一三也寅九即二三也卯二十七即三三也辰八十一即四三也巳二百四十三即五三也午七百二十五即六三也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即七三也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即八三也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二即九三也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即十三也至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故曰十一三之黃鐘爲諸律之本諸律皆從其數生故以十二律相生之次配其歷十二辰之數黃鐘即子一也林鐘丑三分二爲數十一萬九千九十八太簇寅九分八爲數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南呂卯二[illegible]七分十六爲數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姑洗辰八十一分六十四爲數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應鐘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爲數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蕤賓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爲數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大呂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爲數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夷則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爲數十一萬五百九十二夾鐘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爲數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無射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爲數九萬八千三百四仲呂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爲數十三萬一千七十二再以其數相生三分之不盡二算而數不行其律所以止十二亦自然之理也）

○前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

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口口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補註太極元氣函三爲一、孟康曰、元氣始起于子未分之時天地人混合爲一、故子數獨一也

○律書曰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律、

按淮南子謂置一而十一三之以爲黃鐘之大數即此置一而九三之以爲寸法者其術一也、夫置

一而九三之既爲寸法、則七三之爲分法、五三之爲釐法、三三之爲毫法、一三之爲絲法、從可知矣、律書獨舉寸法者、蓋已於生鍾分內默具律寸分釐毫絲之法、而又於此律數之下指其大者以明凡例也、一三之而得三、三三之而得二十七、五三之而得二百四十三、七三之而得二千一百八十七九三之而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故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以九分之、則爲二千一百八十七、二千一百八十七以九分之則爲二百四十三、二百四十三以九分之則爲二十七、二十七以九分之則爲三三者絲法也、九其三得二十七則毫法也、九其二十七得二百四十三、則釐法也、九其二百四十三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則分法也、九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寸法也、一寸九分、一分九釐、一釐九毫、一毫九絲、以之生十一律、以之生五聲二變、上下乘除、參同契合無所不通、蓋數之自然也、顧自淮南太史公之後即無識其意者、如京房之六十律、雖亦用此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然乃謂不盈寸者十之所得爲分、又不盈分者十之所得爲小分、以其餘

爲強弱、不知黃鐘九寸以三損益、數不出九、苟不盈分者十之、則其奇零無時而能盡、雖泛以強弱該之、而卒無以見強弱之爲幾何、則其數之精微故有不可得而紀者矣、至於杜佑胡瑗范蜀公等則又不復知有此數、而以意強爲之法、故通典則自南呂而下、各自爲法、固不可以見分釐毫絲之實、胡范則止用八百一十分、乃是以積實生量之數爲律之長、而其因乘之法、亦用十數、故其餘筭亦皆棄而不錄、蓋非有意於棄之實其重分累析至於無數之可紀、故有所不得而錄耳、夫自絲而

下雖非目力之所能分然既有其數而或一筭之差則法於此而遂變不以約十為九之法分之則有終不可得而齊者故淮南太史公之書其論此也已詳特房等有不察耳司馬貞史記索隱注黃鐘八寸十分一云律九九八十一故云八寸十分一漢書云長九寸者九分之寸也此則古人論律以九分為寸之吻驗也〇補註儀禮經傳通解云置子之一而九三之至酉則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筭為子之寸法矣置子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筭而以寸法約之則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筭為一寸而通其實之全數得九寸矣又云以子為一而十一三之以至于亥則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筭爾子為全律之數亥為全錄之實可知矣以寅為子之寸數而酉為寸法則其律有九寸可知矣以辰為子之分數而未為分法則其寸有九分可知矣以午為子之釐數而巳為釐法則其分有九釐可知矣以申為子之毫數而卯為毫法則其釐有九毫可知矣以戌為子之絲數而丑為絲法則其毫有九絲可知矣

三分損益上下相生第四

呂氏春秋曰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為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為下補註潛室陳氏曰仲呂隔八生子上生者三分益如林鐘生太簇自六寸上生為八寸也下生者三分去一如黃鐘生林鐘自九寸上生為六寸也古史

詶陽必下生陰必上生若拘此法則十二月之律無比次降殺之序以之候氣則氣不應矣以之制樂則樂不和矣故鄭康成有重上生法自黃鐘生至蕤賓則陽反生上陰反生下六五而終矣其比次降殺之序可用以候氣可用以制樂乃天然之法非巧筭所能為者且五声之本生于黃鐘絲最多而声最濁則黃鐘固為宮矣若五声旋相為宮則十二律皆可為宮也如大呂為宮則夾鐘為商仲呂為角夷則為徵無射為羽黃鐘為變宮矣十二律之回旋周生生而不窮若徒以正法相生依正声而用則五音奪倫君弱臣强矣民尊臣卑矣若事物一切奪倫而無統矣故杜佑旋宮法于是有正声焉有子声焉正声用其全子声用其半應幾五声協比無相奪倫也如黃鐘為宮下六律以正声應凡五惟變徵用子声耳以見黃鐘為諸律之母有大君之象若他律為宮則下六律各不用正声應卒用子声減半法相應以見不敢正敵貴鐘有降殺之義焉然黃鐘至尊或反見役於他律者蓋諸律當權用事則黃鐘雖尊亦當降下以相從但不用正律耳蓋正律非他律所可役使止可役使子律耳以見君有常尊也然旋宮之法正徵亦用減半以應者蓋宮常為君商常為臣也角常為民徵常為事羽常為物于無過母之法臣無商君之理必用減半法以折之則清濁高下以次相比無奪倫之志所淵金声玉振始終條理也先備不知世法故律声不諧古樂遂變要之鄭康成之重上生杜佑之藏半法真罔机之士非紙上之空言也又曰律所生者常同位呂所生者常異位故曰律娶妻而呂生子也且黃鐘之初九下生林鐘之初六同是初位是為夫婦林鐘之初六上生太簇之九二初與二異位是為母子太簇之九二下生南呂之六二同是二位是為夫婦南呂之六二上生姑洗之九三二與三異位是為母子姑洗之九三下生應鐘之六三同是三位是為夫婦應鐘之六三上生蕤賓之九四三與四異位是為母子餘倣此

〇淮南子曰黃鐘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鐘林鐘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

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鐘應鐘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六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五十八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鐘夾鐘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

按呂氏淮南子上下相生與司馬氏律書漢前志不同雖大呂夾鐘仲呂用倍數則一然呂氏淮南不過以數之多寡為生之上下律呂陰陽皆錯亂而無倫非其本法也〔補註〕劉績註曰黃鐘律長九寸以常數計之九九八十一分也以黃鐘數三分損一分二十七下生林鐘為數五十四蓋林鐘律長六寸以常數計之六九五十四分也以林鐘數三分益一分一十八上生太簇為數七十二蓋太簇律長八寸以常數計之八九七十二分也太簇損一分二十四下生南呂為數四十八其實南呂律止長五寸三分以常數計之五九四十五三九二十七厘言四十八本咸數也餘飲此恩謂律呂所以候氣自黃鐘之管陽皆下生陰皆上生自蕤賓之管陰反下生陽反上生此呂氏淮南子為不易之論也至于劉蔡調声則用后杜氏通典十二子半声之法焉盖正声倍于為母于声半徵為子今蔡氏本註不知候氣作樂有用倍用半之不同乃謂呂氏淮南子律呂陰陽錯亂無倫亦未之盡也

律書生鐘分

子一分〇丑三分二〇寅九分八〇卯二十七分十六〇辰八十一分六十四〇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〇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〇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〇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〇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〇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〇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按此即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數其分字以上者皆黃鐘之全數子律數寅寸數辰分數午厘數申毫數戌絲數其丑卯巳未酉亥[illegible]三分律寸分厘毫絲之法也其分字以下者諸律所取於黃鐘長短之數也假令子一分則一為九寸是黃鐘之全數丑三分二則一為三寸三三[illegible]九亦是黃鐘之九寸二分取其二故林鐘得六寸寅九分八則一為一寸亦是黃鐘之九寸九分取其八故太簇得八寸其上下相生之序則晉志所謂在六律為陽則當位自得而下生於陰六呂為陰則得其所衝而上生於陽者是也丑為林鐘卯為南呂巳為應鐘未為大呂酉為夾鐘亥為仲呂大呂夾鐘仲呂止得半聲必用倍數乃與天地之氣相應其寸分釐毫絲皆積九以為法詳見上章

漢前志曰黃鐘三分損一下生林鐘三分林鐘益一

上生太簇三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
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一
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
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一
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仲呂陰陽相生自黃
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伍〔補註〕孟康曰從子數辰至未得八下生林鍾數未至寅得八上生太簇律上下相生皆以此爲率伍耦也八八爲耦愚按漢前志謂下生大呂與後志言下生上生皆拘以陰陽不知重上生法故也〇律書曰術曰下生者倍其實三
其法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假令黃鍾九寸下生倍其實爲一尺八寸三其法乃爲六寸而得林鍾林鍾六寸上生則四其實爲二尺四寸三其法乃爲八寸而得太簇他皆倣此
〇〔補註〕三其法謂三分取一爲所生之數也
〇漢後志曰術曰陽以圓爲形其性動陰以方爲節
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
陽四之皆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
生不得過黃鍾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實皆
參天兩地圓蓋方覆六耦承奇之道也黃鍾律呂之
首而生十一律者也〔補註〕皆三而一謂倍之四之皆三分而得其一也

和聲第五

漢前志曰黃鍾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
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
也非黃鍾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
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無與並也
按黃鍾爲十二律之首他律無大於黃鍾故其正
聲不爲他律役其半聲當爲四寸五分而前乃云
無者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不可分又
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所不及故亦無所用也至
於大呂之變宮夾鍾之羽仲呂之徵蕤賓之變徵
夷則之角無射之商自用變律半聲非復黃鍾矣
此其所以最尊而爲君之象然亦非人之所能爲
乃數之自然他律雖欲役之而不可得也此一節
最爲律呂旋宮用聲之綱領古人言之已詳惟杜
佑通典再生黃鍾之法爲得之而他人皆不及也佑說見下條〇〔補註〕空積即空圍積實正數也忽微謂餘分小數也孟康曰忽微若有若無細於髮者也謂正声無有殘分也他律爲宮則有空積若鄭氏分一寸爲數千儀礼經傳通解云此言黃鍾惟于本宮用正律若他律爲宮則黃鍾之爲高角徵羽二變者皆但用其變律而正律不復與之爲役也此與通典變律之說相發明而本志所言有未盡者故剟其大要附于此云

漢後志京房六十律

黃鍾 子　　黃鍾生林鍾 未
林鍾生太簇 寅　　太簇生南呂 酉
南呂生姑洗 辰　　姑洗生應鍾 亥

應鐘生蕤賓午 蕤賓生大呂丑
大呂生夷則申 夷則生夾鐘卯
夾鐘生無射戌 無射生仲呂巳
仲呂生執始子 執始生去滅未
去滅生時息寅 時息生結躬酉
結躬生變虞辰 變虞生遲內亥
遲內生盛變午 盛變生分否丑
分否生解形申 解形生開時卯
開時生閉掩戌 閉掩生南中巳
南中生丙盛子 丙盛生安度未
安度生屈齊寅 屈齊生歸期酉
歸期生路時辰 路時生未育亥
未育生離宮午 離宮生凌陰丑
凌陰生去南申 去南生族嘉卯
族嘉生隣齊戌 隣齊生內負巳
內負生分動子 分動生歸嘉未
歸嘉生隨時寅 隨時生未卯酉
未卯生形始辰 形始生遲時寅
遲時生制時午 制時生少出丑
少出生分積申 分積生爭南卯

爭南生期保戌 期保生物應巳
物應生質未子 質未生否與未
否與生形晉寅 形晉生惟汗酉
惟汗生依行辰 依行生包育亥
包育生謙待未 謙待生未知寅
未知生白呂酉 白呂生南授辰
南授生分烏亥 分烏生南事午

按世之論律者皆以十二律為循環相生不知三分損益之數往而不返仲呂再生黃鐘止得八寸七分有奇不成黃鐘正聲京房覺其如此故仲呂再生別名執始轉生四十八律其三分損益不盡之筭或棄或增夫仲呂上生不成黃鐘京房之見則是矣至於轉生四十八律則是不知變律之數止於六者出於自然不可復加雖強加之而亦無所用也況律學微妙其生數立法正在毫釐秒忽之間今乃以不盡之筭不容損益遂或棄之或增之則其畸贏贅𧶼之積亦不得為此律矣又依行在辰上生包育編於黃鐘之次乃是隔九其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每律統五律蕤賓應鐘每律統四律大呂夾鐘仲呂夷則無射每律統三律三

五不周多寡不侔其與反生黃鍾相去五十百步之間耳意者房之所傳出於焦氏焦氏卦氣之學亦去四而爲六十故其推律亦必求合卦氣之數不知數之自然在律者不可增而於卦者不可減也何承天劉焯譏房之病蓋得其一二然承天與焯皆欲增林鍾已下十一律之分使至仲呂反生黃鍾還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如此則是惟黃鍾一律成律他十一律皆不應三分損益之數其失又甚於房矣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輿薪也〔補註〕按本註謂依行在辰上生包育編於蕤鍾之大則包育下未子當數爲子字自辰至子方是陽九而非陽八也其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每律統五律蓋一子統五子一未統五未一寅統五寅一酉統五酉一辰統五辰每律統四十八律中五律也蕤賓應鍾每律統四律蓋一午統四午一亥統四亥每律統四十八律中四律也大呂夾鍾仲呂夷則無射每律統三律蓋一丑統三丑一申統三申一卯統三卯一戌統三戌一巳統三巳每律統四十八律中三律也

杜佑通典曰陳仲儒云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宜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而云還相爲宮清濁悉足非惟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黃鍾爲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林鍾爲徵則一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採衆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爲宮大呂爲商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無射爲宮則十二律中惟得取仲呂爲徵其商角羽並無其韻若以仲呂爲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何者仲呂爲十二律之窮變律之首也依京房書仲呂爲宮乃以去滅爲商執始爲徵然後成韻而崇乃以仲呂爲宮猶用林鍾爲商黃鍾爲徵何由可諧

按仲儒所以攻公孫崇者當矣其論應鍾爲宮大呂爲商蕤賓爲徵商徵皆濁於宮雖有其韻不成音曲又謂仲呂爲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尤爲的切然仲儒所主是京氏六十律不知依行爲包育爲徵果成音曲乎果有其韻乎蓋仲儒不知仲呂之反生不可爲黃鍾而不知變至於六則數窮不生雖或增或棄成就使然之數彊生餘律亦無所用也〔補註〕仲儒但見應鍾余四寸六分六厘蕤賓余六寸二分八厘遂謂徵濁而宮清不知應鍾用其全蕤賓用其半則徵清而宮濁也但見仲爲十二律之窮遂謂十二律內全無所取不知變律有六則其調皆足矣

通典曰十二律相生之法自黃鍾始〔黃鍾之管九寸〕三分損益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

射上生仲呂。仲呂之管長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此謂十二律長短相生，一終於仲呂之法。又制十二鐘以准十二律之正聲。補註吳氏滋曰吹十二管之声管最長者声最下管以漸而短則声以漸而高于是各如其管声之高下而鑄十二鐘焉其声合于九十之管者其鐘名黄鐘其鐘声如十二管之以漸而高者名大呂名太簇名夾鐘名姑洗名仲呂名蕤賓名林鐘名夷則名南呂名無射名應鐘此十二律之名也蓋十二鐘之声由律而起十二鐘之名則由鐘而得也又鳧氏爲鐘以律計自倍半，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但先儒釋用倍聲有二義：一義云半十二律正律爲十二子聲之鐘；二義云從於仲呂之管寸數以三分益一上生黄鐘，以所得管之寸數，然後半之以爲子聲之鐘。其爲變正聲之法者，以黄鐘之管正聲九寸，子聲則四寸半。又上下相生之法者，以仲呂之管長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上生黄鐘，三分益一得八寸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半之得四寸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二萬五千九百四十八以爲黄鐘。又上下相生以至仲呂，皆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數半之以爲子聲之律。

按此說黄鐘九寸生十一律，有十二子聲，所謂正律正半律也。又自仲呂上生黄鐘，黄鐘八寸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又生十一律，亦有十二子聲，即所謂變律變半律也。正變及半凡四十八聲，上下相生，最得漢志所謂黄鐘不復爲他律役之意，與律書五聲大小次第之法。但變律止於應鐘，雖設而無所用，則其實三十六聲而已。其間陽律不用變聲，而黄鐘又不用正半聲；陰呂不用正半聲，而應鐘又不用變半聲。其實又二十八聲而已。其詳見於前篇之八章。

〔補註〕按先儒釋用倍声有二義倍字當作于一[illegible]本注所謂正律正半声也二義本注所謂變律變半声也其爲變正声之法以下三句釋上二義也又上下相生之法此下至末釋上二義也變[illegible]作半儀礼傳通解云十二正律各有一定之声旋相爲宮則五声皆無定位當高者或下當下者或高則宮商失序而声不諧和故取其半律以爲子声常上生而所生者短則下取此声以爲用然以三分損益之法計之則亦適合下生之數而自此律又以其正律下生則復得其本法而爲半律又合上生之數此惟杜氏言之而他書不及也又云蕤賓以下仲呂上生之所不及故無變律而雖黄太林姑南應有之計正變通十八律各有半声爲三十六声其間又有八声雖有而無所用實計二十八声而已杜氏又言變律上下相生以至仲呂則是又當增十二声而爲四十八声似太過而無所用也今雅樂皆有四清音其原蓋出于此然既欠八声且無變律則其法又太疎略而用有不周者覽者詳之臨江梁氏曰律有正變倍半得声氣之全者正也不得声氣之全者變也得氣之全而声過之者倍也得氣之全而声不及者半也然有倍半之声無倍半之氣声者鐘也氣者律也故變自有律而倍半則但于計律爲鐘之時損益其數度而已杜佑正律之外有子声是不察夫計律

爲鐘之義蔡氏十二律皆有半律蓋踵佑之失也

五聲小大之次第六

國語曰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不及羽補註潛室陳氏曰五声大小之相次因本於黃鐘爲宮若五声旋相爲宮則十二律皆可爲宮非特黃鐘爲宮而已如應鐘爲宮則大呂爲商夾鐘爲角蕤賓爲徵夷則爲羽無不皆然然當高者或下當下者或高而有奪倫之患故立五象以調之宮必爲君而不可下于臣商必爲臣而不可上于君若民若事若物皆當以次降殺所以律中有以半声相應者蓋以其臣或過君民或過臣事或民物或過事故不用正声而用半声以應之此八音所以克諧而不相奪倫也○律書曰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通典曰古之神瞽考律均聲必先立黃鐘之均五声十二律起於黃鐘之氣數鐘之管以九寸爲法度其中氣明其曆數之極故用九自乘爲管絲之數九九八十一數其增減之法又以三爲度以上生者皆三分益一下生者皆三分去一宮生徵三分宮數八十一則分各二十七下生者去一去二十七餘有五十四以爲徵故徵數五十四也徵生商三分徵數五十四則分各十八上生者益一加十八於五十四得七十二以爲商故商數七十二也商生羽三分商數七十二則分各二十四下生者去其一去二十四得四十八以爲羽故羽數四十八也羽生角三分羽數四十八則分各十六上生者益一加十六于四十八則得六十四以爲角故角數六十四也此五聲小大之次也是黃鐘爲均用五聲之法以下十一辰辰各有五聲其爲宮商之法亦如之辰各有五聲合爲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

按宮聲之數八十一商聲之數七十二角聲之數六十四徵聲之數五十四羽聲之數四十八是黃鐘一均之數而十一律於此取法焉通典所謂以下十一辰辰各五聲其爲宮爲商之法亦如之者是也夫以十二律之宮長短不同而其臣民事物尊卑莫不有序而不相陵犯良以是耳沈括不知此理乃以爲五十四在黃鐘爲徵在夾鐘爲角在仲呂爲商者其亦誤矣俗樂之有清聲蓋亦略知此意但不知仲呂反生黃鐘黃鐘又自林鐘再生太簇皆爲變律已非黃鐘太簇之清聲耳胡安定知其如此故於四清聲皆小其圍徑則黃鐘太簇二聲雖合而大呂夾鐘二聲又非本律之半且自夷則至應鐘四律皆以次小其圍徑以就之遂使十二律五聲皆有不得其正者則亦不成樂矣若李照蜀公止用十二律則又全然不知此理者也蓋樂之和者在於三分損益樂之辨者在於上下相生若李照蜀公之法其合於三分損益者則和矣自夷則已降則其臣民事物豈能尊卑有辨而

不相陵犯乎晉荀勗之笛梁武帝之通亦不知此而有作者也〔集覽〕梁武帝之通樂音志梁武帝自制禮樂立四器名曰通每通皆施三弦一玄英通二青陽通三朱明通四白藏通〇〔補註〕律書見史記儀禮經傳通解云沈括疑史記此說止是黃鐘一均之數并餘律之通法合詳通典云十一辰宮商之法亦如之蓋若以十一律為宮亦用此數以乘本律之分數而損益之如林鐘為均則以八十一為五十四二十七為十八之類也愚按蔡氏本註意謂十一律雖生于黃鐘九寸長短不齊及生五聲皆納以十八一分起數三分損益與黃鐘同故曰其為宮商之法亦如之沈括以五十四在黃鐘為徵在夾鐘為角在仲呂為商不知五十四十二律皆以為徵也朱子曰唐末喪亂樂人散亡禮壞樂崩朴自以私意撰四清聲古者十二律外有十二子聲又有變聲六若用濁聲為宮則二本聲輕清而高餘聲重濁而下又曰所謂四清聲夾鐘大呂黃鐘太簇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鐘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可以繫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只說四者意其取數之多者言之

變宮變徵第七

春秋左氏傳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補註〕註二氣杜解以為人氣也服虔云歌氣也二体舞者体有文武也三類風雅頌也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器也

〇漢前志曰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汝聽〔補註〕按漢書下文云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永五常之言與今書文小異

〇淮南子曰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應鐘不比於正音故為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為謬〔補註〕按淮南子羽生角下有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鐘二句又曰比于正音故為和無不字劉績註曰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此十二律之序也如黃鐘為宮律長九寸卽前九九八十一故宮聲八十一黃鐘三分損一下生林鐘為徵律長六寸卽前六九五十四故徵聲五十四林鐘三分益一上生太簇為商律長八寸卽前八九七十二故商聲七十二太簇三分損一下生南呂為羽律長五寸三分卽前所謂本成數四十八故羽聲四十八南呂三分益一上生姑洗為角律長七寸一分卽前所謂本成數六十四故角聲六十四姑洗三分損一下生應復以三分之不盡一筭數不行此聲之數所以止于五也然此乃黃鐘一均之數而十一律于此取法焉則又各以本律之實九九因之三分損益以為五聲再以本律之[illegible]約之也黃鐘宮與太簇商太簇商與姑洗角林鐘徵與南呂羽相去各一律則音節和至姑洗角林鐘徵南呂羽與黃鐘宮相去各二律則音節遠[illegible]洗角六十四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一下生應鐘為變宮律長四寸六分六釐卽前所謂本成數四十二故變宮聲四十二應鐘數三百八十四三分益一上生蕤賓為變徵律長六寸二分八釐卽前所謂本成數五十七故變徵聲五十七蕤賓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算其餘數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于二也變宮比宮少高變徵少下近宮近宮徵而齊和所不及以序論之黃鐘為宮以次而商角徵羽姑洗生應鐘變宮在南呂羽之後故曰比于正音為和應鐘生蕤賓變徵間入正音角羽之間故曰不比于正音為繆餘十一律為宮唯皆有二變為七音但不以起調耳

〇通典註曰按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為正二聲為變變者和也

按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出於自然左氏所謂七音漢前志所謂七始是也然正聲者五聲故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於正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音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

六十八調第八

周禮曰春秋大司樂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按此祭祀之樂不用商聲只有宮角徵羽四聲無變宮變徵蓋古人變宮變徵不爲調也左氏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夫五降之後更有變宮變徵而曰不容彈者以二變之不可爲調也

或問周禮大司樂說宮商徵羽與七聲不合如何朱子曰此是降神之樂如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自是四樂各舉其一者而言之以大呂爲角則南呂爲宮太簇爲徵則林鐘爲宮應鐘爲羽則太簇爲宮以七聲推之合如此註家之說非也

禮記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鄭氏注曰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鐘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仲呂更相爲宮凡六十也孔氏疏曰黃鐘爲第一宮下生林鐘爲徵上生太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林鐘爲第二宮上生太簇爲徵下生南呂爲商上生姑洗爲羽下生應鐘爲角太簇爲第三宮下生南呂爲徵上生姑洗爲商下生應鐘爲羽上生蕤賓爲角南呂爲第四宮上生姑洗爲徵下生應鐘爲商上生蕤賓爲羽下生大呂爲角姑洗爲第五宮下生應鐘爲徵上生蕤賓爲商上生大呂爲羽下生夷則爲角應鐘爲第六宮上生蕤賓爲徵上生大呂爲商下生夷則爲羽上生夾鐘爲角蕤賓爲第七宮上生大呂爲徵下生夷則爲商上生夾

鐘爲羽下生無射爲角大呂爲第八宮下生夷則爲徵上生夾鐘爲商下生無射爲羽上生仲呂爲角夷則爲第九宮上生夾鐘爲徵下生無射爲商上生仲呂爲羽上生黃鐘爲角夾鐘爲第十宮下生無射爲徵上生仲呂爲商上生黃鐘爲羽下生林鐘爲角無射爲第十一宮上生仲呂爲徵上生黃鐘爲商下生林鐘爲羽上生太簇爲角仲呂爲第十二宮上生黃鐘爲徵下生林鐘爲商上生太簇爲羽下生南呂爲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補註]朱子曰按五聲相生至于角位隔八下生當得宮前一位以爲變宮五声之正至此而窮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以爲變宮餘分不可損益而其數又窮故立宮之法至於是而終焉孔氏以本文但云五声十二管故不及二變而上爲六十律增入二變二十四声合爲八十四声自唐以來法皆如此云

○淮南子曰一律而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曆之數天之道也[補註]按淮南子天之道也下有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四句劉績注曰如黃鐘九寸下生林鐘倍斯二九一十八寸以三除之三六一十八林鐘止六寸是也上生者如林鐘上生太簇則四六二十四以三除之三八二十四太簇止八寸是也餘並倣此

按聲者所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領禮運所謂還相爲宮所以始於黃鐘終於南呂也後世以變宮變徵參而八十四調其亦不攷矣[補註]註云圜鐘即夾鐘也屬卯正東方之律也致天神以爲之宮則以帝所出之方也雷八面鼓也縣之曰鼓有柄曰鼗雷爲天声也孤竹特生者雲和山名冬至陽生之始圜丘象天之形故以祀天神而奏其樂也南鍾即林鐘也屬未西南方之律也致地示以爲之宮則以寄所居之位也靈六函鼓也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空桑山名夏至陰生之始方澤象地之形故以祭地祇而奏其樂也黃鍾屬子正北方之律也致人鬼以爲之宮則以幽陰之方也路四函鼓也取往來之義陰竹生于山北者龍門山名則以祭宗廟而奏其樂也或問周礼祭天神地祇人鬼之時則其樂或以黃鐘爲宮或以林鐘爲宮未知如何朱子曰此不可曉先儒謂商是發声鬼神所畏故不用而只用四声迭相爲宮未知其五声不備又何以爲樂然也恐是無商調不是無商音他那樂起來五音依舊皆在吳氏澄曰凡作樂必律呂音声一時從本克著而不相奪倫然後成樂今既各自爲用何自而成樂乎

候氣第九

後漢志曰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按每律各一內卑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按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

○隋志後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卽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自住與管灰相應若符契焉開

皇九年平陳後高祖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
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室之内以木爲按十有二具
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位置于按上而以土埋之
上平于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其月
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于外而氣應有早
晚飛灰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卽應或至中下旬間
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月纔飛少許
者高祖異之以問牛弘牛弘對曰飛灰半出爲和氣
吹灰全出爲猛氣吹灰不能出爲衰氣吹和氣應者
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高祖駁
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日别而月異也令十二
月於一歲之内應用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
也弘不能對令爽等草定其法爽因稽諸故實以著
于篇名曰律譜其略云漢興張蒼定律乃推五勝之
法以爲水德寔因戰國官失其守後秦滅學其道寖
微蒼補綴之未獲詳究及孝武創制乃置協律之官
用李延年以爲都尉頗解新聲變曲未達音律之源
至于元帝自曉音律郎官京房亦達其妙於後劉歆
典領奏著其始末理漸研精班氏漢志盡歆所出也
司馬彪志並房所出也至於後漢尺度稍長魏代杜

夔亦制律呂以之候氣灰悉不飛晉光禄大夫荀勗
得古銅管校夔所制長古四分方知不調事由其誤
乃依周禮更造古尺用之定管聲韻始調左晉之後
漸又訛謬至梁武帝時猶有汲冢玉律宋蒼梧時鑽
爲横吹然其長短厚薄大體具存臣先人栖誠學筭
祖暅問律於何承天沈研三紀頗達其妙後爲太常
丞典司樂職乃取玉管及宋太史尺並以聞奏詔付
大匠依様制管自斯以後律又飛灰侯景之亂臣兄
喜於大樂得之後陳宣帝詔荆州爲質俄遇梁元帝
敗喜没於周適欲上聞陳武帝立遂以十二管衍爲
六十律私候氣序並有徵應至大建乃與均鐘器合
按律者陽氣之動陽聲之始必聲和氣應然後可
以見天地之心今不此之先而乃區區於黍之纖
横古錢之大小其亦難矣然非精於曆數則氣節
亦未易正也〔補註〕按山堂考索曰夫氣應有蚤有晚故灰飛有遲有速此特中節之氣不齊與陰陽大小之不等耳非如常燠常寒時暘時而凡以驗致治之得失也陰陽家使人多忌諱遂以君暴臣縱月異而時不同竊答于律氣之虛微與非矣宜乎牛弘不能荅高祖之問也○索隱日晉武帝時汲郡人不準發魏襄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書中與經傳大異者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書多燼簡斷札晉武乃詔束晳隨類分釋之不姓也音

方鳩反後律曆志殿中候氣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耳

度量權衡第十

周禮典瑞璧羨以起度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

按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羨延也此璧本圓徑九寸好三寸肉六寸而裁其兩旁各半寸以益上下也其好三寸所以爲璧也裁其兩旁以益上下所以爲羨也袤十寸廣八寸所以爲度尺也以爲度者以爲長短之度也則周家十寸八寸皆爲尺矣

陳氏曰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說文曰人手却十分動脈爲寸口十寸爲尺周制寸尺咫尋常仞皆以人体爲法又曰婦人手八寸謂之咫周尺也又曰丈丈夫也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補註〕典瑞玉人皆周禮官名好璧也其徑三寸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玉乃璧之肉邊也上下兩旁各三寸并孔三寸爲圓徑九寸裁其兩旁各半寸以益上下以取方則長十寸廣八寸矣故曰璧羨以起度又曰璧羨度尺王氏曰夫度在禮則起于璧羨在樂則起黃鐘之長先王以爲度之不存則禮樂之文廢故作此使天下之有考壽

淮南子曰秋分蔈定蔈定而禾熟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蔈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補註〕蔈禾穗粟孚用芒也定者成也

○說苑曰度量權衡以粟生之一粟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補註〕說苑粟作黍

○易緯通卦驗以十馬尾爲一分○孫子筭術曰蠶所吐絲爲忽十忽爲一絲十絲爲一毫十毫爲一氂十氂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

○漢前志曰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房庶云得古本漢書一黍字下有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今本漢書闕之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而五度審矣

按一黍之廣爲分故累九十黍爲黃鐘之長積千二百黍爲黃鐘之廣古人蓋三五以存法也自晉宋以來儒者論律圖徑始有同異至隋因定爲徑三分之說荀徑三分則九十黍之長止容黍八百有奇與千二百黍之廣兩不相通矣房庶不知徑三分之爲誤乃欲增益漢志之文以就其說范蜀公又從而信之其過益又甚矣〔補註〕臨川梁氏寅曰蔡季通言一黍之廣爲分故累九十黍爲黃鐘之長積千二百黍爲黃鐘之廣古人蓋參伍以存法也胡氏非之曰古人用黍以置量衡非數而稱量之也一龠內容必以千二百爲之準有餘則易之以小不足則益

之以大小大得而後稱量之是其多寡輕重難出于黍而黍之大小則制于律矣黍命于律律不命于黍古人參伍之法蓋如此如蔡之說則律命于黍黍不命于律務使長之所累廣之所積參會無差亦非古人之意况决不能以相通乎

隋志十五等尺

一周尺（前漢志王莽時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晉荀勗律尺爲晉前尺○祖冲之所傳銅尺）晉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勗校太樂八音不和始知爲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尺四分有餘勗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郡盜發魏襄王塚得古周時玉律及鐘磬與新律聲韻闇同于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鐘吹新律命之皆應梁武鐘律緯云祖冲之所傳銅尺其銘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强西京望臬微弱其餘與此尺同（銘八十二字）此尺者勗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

按此尺出於汲冢之律與劉歆之斛最爲近古蓋漢去古未遠古之律度權量衡猶在也故班氏所志無諸家異同之論王莽之制作雖不足據然律度量衡當不敢變於古也自董卓之亂而樂律散亡故杜夔之律圍徑差小而尺因以長荀勗雖定此尺然其樂聲高急不知當時律之圍徑又果何如也後周以玉斗生律（玉斗之容受則近古矣）然當時以斗制律圍徑不及三分其尺遂長於此尺一寸五分八釐意者後世尺度之差皆出律圍徑之誤也今司馬公所傳此尺者出於王莽之法錢蓋丁度所奏高若訥所定者也雖其年代久遠輪郭不無消毀然其大約當尚近之後之君子有能驗聲氣之元以求之古之律呂者於此當有攷而不可忽也

二晉田父玉尺（梁法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七釐世說稱有田父於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勗試以校已所造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梁武帝鐘律緯稱從上相傳有周時銅尺一枚古玉律八枚檢脩尺東昏用爲章信尺不復存玉律一口簫餘定七枚夾鐘有昔題刻迺制爲尺以相參驗取細毫中黍積次訓定最爲詳密以新尺制爲四器名曰通又依新尺爲笛以命古鐘

按此兩尺長短近同

三梁表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分二釐一毫有奇蕭吉云出於司馬法梁朝刻其度於影表以測影

按此卽祖暅所筭造銅圭影表者也

四漢官尺（晉時始平掘地得古銅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三分七毫蕭吉云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於泠道縣舜廟下得玉律度爲此尺傅暢晉諸公讚云荀勗新造鍾律時人並稱其精密惟陳留阮咸譏其聲高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以校荀勗今尺短校四分時人以咸爲神

按此兩尺長短近同

五魏尺杜夔所用調律實比晉前尺一尺四分七釐

按劉徽九章註云此尺長於王莽斛尺四分五釐然卽其斛分以二十龠約之知其律止容七百二十分六釐六毫六絲有奇則其徑爲三分三釐弱爾然則其斛分數與王莽斛分雖不同而其容受多寡相去未懸遠也

六晉後尺實比晉前尺一尺六分二釐蕭吉云晉氏江東所用

七後魏前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七釐

八中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釐

九後周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釐（後周市尺 隋開皇官尺 卽鐵尺一尺二寸）

此後魏初及東西分國後周未用玉尺之前雜用此等尺

十東魏後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五寸八毫魏史律厤志云公孫崇永平中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長累爲寸法尋太常卿劉芳受詔脩樂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卽爲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紛競久不能決太和十九年高祖詔以一黍之廣用成分體九十之黍黃鍾之長以定銅尺有

司奏從前詔而芳尺同高祖所制故遂典脩金石迄武定未有論律者

十一蔡邕銅龠尺（後周玉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釐從上相承有銅龠一以銀錯題其銘（見斛律篇中）祖孝孫云相承傳是蔡邕銅龠後周武帝保定中詔遣盧景宣長孫紹遠斛斯徵等累黍造尺從橫不定後因修倉掘地得古玉斗以爲正器據斗造律度量衡因用此尺大赦改元天和百司行用終於大象之末其律與蔡邕古龠同

按銅龠玉斗二者當是古之嘉量當時據斗造尺

但以容受乘除求之然自魏而下論律者多惑於三分之徑今以隋志所載玉斗容受析之爲一十一萬八百分有奇一斗計二百龠以二百約之得五百五十四分有奇爲一龠之分以筭法攷之其徑不及三分故其尺律遂長然權量與聲尚相依近也唐之度量權衡與玉斗相符卽此尺爾

十二宋氏尺（錢樂之渾天儀尺後周鐵尺）實比晉前尺一尺六分四釐開皇初調鐘律尺及平陳後調鐘律水尺此宋代人間所用尺傳入齊梁陳以制樂制與晉後尺及梁時俗尺劉曜渾儀尺畧相依近當由人間常用損

損訛替之所致也周建德六年平齊後卽以此同律度量頒于天下其後宣帝時達奚震及牛弘等議曰竊惟權衡度量經邦懋軌誠須詳求故實考校得衷謹尋今之鐵尺是太祖遣尚書故蘇綽所造當時檢勘用爲前周之尺驗其長短與宋尺符同卽以調鐘律並用均田度地今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曆志度之若以大者稠黍依數滿尺實於黃鐘之律須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於黃鐘之律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於鐵尺終有一會且上黨之黍有異他鄉其色至烏其形圓重用之爲量定不徒然正以時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按許愼解秬黍體大本異於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卽是會古實龠之外幾剩十餘此恐圍徑或差造律未妙就如撼動取滿論理亦通今勘周漢古錢大小有合宋氏渾儀尺度又依淮南累粟十二成寸明先王制法索隱鉤深以律計分義無差異漢書食貨志云黃金方寸其重一斤今鑄金校驗鐵尺爲近依文據理符會處多且平齊之始已用宣布今因而爲定彌合時宜至於玉尺累黍以廣爲長累既有剩實復不滿尋訪古今

恐不可用其晉梁尺量過爲短小以黍實管彌復不容據律調聲必致高急且八音克諧明王盛軌同律度量哲后通規臣等詳校前經斟量時事謂用鐵尺於理爲便未及詳定高祖受終牛弘辛彥之鄭譯何妥等久議不決既平陳一以江東樂爲善曰此華夏舊聲雖隨俗改變大體猶是古法祖孝孫云平陳後廢周玉尺律便用此鐵尺律以一尺二寸卽爲市尺

按此卽本朝和峴所用影表尺也平陳以後並用此尺范蜀公以爲卽今大府帛尺誤矣

十三開皇十年萬寶常所造律呂水尺實比晉前尺

一尺二寸八分六釐今大樂庫及內出銅律一部是萬寶常所造名水尺律說稱其黃鐘律當鐵尺南呂倍聲南呂黃鐘羽也故謂之水尺律

按萬寶常之律與祖孝孫相近然亦皆徑三分之法也

十四雜尺（劉曜渾天儀土圭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五分

十五梁朝俗間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七分一釐

按十五等尺其間多無所取證所以存而不削者要見諸代之不同多由於累黍及圍徑之誤也［註］山堂考索曰右尺十五等隋志以有晉所造前尺與周尺同故以校諸代之尺有加無減如晉田父

尺則加七釐梁表尺則加二分有餘漢官尺則加三分有餘魏尺則加四分有餘與夫蔡邕銅籥尺錢樂之渾儀尺後周玉尺鐵尺之屬所加至于三分有餘是則古人之尺短于後而後人之尺漸長于前也豈非黍有大小之差年有豐耗之異與

五代王朴準尺比漢前尺一尺二分（見丁度表）○本朝和峴用景表石尺比漢前尺一尺六分（見丁度表）○大府布帛尺（李照尺）比漢前尺一尺三寸五分（見溫公尺圖）○阮逸胡瑗尺橫累一百黍（比大府布帛尺七寸八分六厘與景表尺同見胡瑗樂義）○鄧保信尺縱累百黍（短于大府尺九分長于胡瑗尺九分五厘見鄧保信奏議）○大晟樂尺徽宗皇帝指三節爲三寸（長于王朴尺二寸一分和峴尺一寸八分弱阮逸胡瑗尺一寸七分短于鄧保信尺三分大府帛尺四分見大晟樂書）

仁宗景祐三年丁度等詳定黍尺鐘律丁度等言鄧保信所製尺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而成尺律管一據尺裁九十黍之長空徑三分圍九分容秬黍千二百遂用黍長爲分再累成尺校保信尺律不同其龠合升斗深闊推以筭法類皆差舛不同周漢量法阮逸胡瑗所製亦上黨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鐘之律今用再累成尺比逸所製又復不同至於律管龠合升斗斛豆區鬴亦率類是蓋黍有圓長大小而保信所用者圓黍又首尾相銜逸等止用大者故再考之卽不同尺既有差故難以定鐘磬謹詳

古今之制自晉至隋累黍之法但求尺管不以權量參校故歷代黃鐘之管容黍之數不同惟後周掘地得古玉斗據斗造律兼制權量亦不同周漢制度故漢志有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之說悉起於黃鐘今欲數器之制參伍無失則班志積分之法爲近逸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自戾本法保信黍尺以長爲分雖合後魏公孫崇說然當時已不施用況保信今尺以圓黍累之及首尾相銜又與實龠之黍再累成尺不同其器量分寸既不合古卽權衡之法不可獨用詔悉罷之又詔丁度等詳定大府寺并鄧保信

阮逸胡瑗所制四尺度等言漢志審度之法云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先儒訓解經籍多引以爲義歷世祖襲著之定令然而歲有豐儉地有肥磽就令一歲之中一境之内取黍校驗亦復不齊是盖天之生物理難均一古人立法存其大槩爾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黍校焉晉泰始十年荀公曾等校定尺度以調鐘律是爲晉之前尺前史稱其意精密隋志所載諸代尺度十有五等以晉之前尺爲本以其與姬周之尺劉歆銅斛尺[illegible]銅尺相合竊惟周漢二代享年永久聖賢制作可取則焉而隋氏銷毀金石典正之物罕復存者[illegible]

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訓驗者惟有法錢而已周之圜法歷代曠遠莫得而詳察之半兩重八銖漢初四銖其文亦曰半兩孝武之世始行五銖下洎隋朝多以五銖爲號旣歷代尺度屢改故小大輕重鮮有同者惟劉歆制銅斛尺世所鑄錯刀并大泉五十王莽天鳳元年改鑄貨布貨錢之類不聞後世復有鑄者臣等檢詳漢志通典唐六典大泉五十重十二銖徑一寸二分錯刀環如大泉身形如刀長二寸貨布重二十五銖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圓好徑二分半貨泉重五銖徑一寸今以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四物相參校分寸正同或有大小輕重與本志微差者蓋當時盜鑄旣多不必皆中法度但當校其首足肉好長廣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則銅斛之尺從而可知矣有唐享國三百年其制作與法度雖未逮周漢然亦可謂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求尺度之中當依漢錢分寸若以爲太祖膺圖受禪創制垂法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illegible]以示貽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有妙達鍾律之學

者俾攷正以從周漢之制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寸長二分有奇比景表尺短四分旣前代未嘗施用[illegible]經太祖朝更易其逸瑗保信照所用太府寺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不可依用謹攷舊文再造景表尺一校漢錢尺二并大泉錯刀貨布貨泉總十七枚上進而高若訥卒用漢貨泉度一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藏于太常寺○周禮㮚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爲鬴深尺内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鄭氏注曰以其容爲之名也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方尺積千寸于今粟米法少二升

八寸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
鬴此言方耳圜其外者爲之脣其臀一寸其實一
豆故書臀作脣杜子春云當爲臀謂覆之其底深一寸也其耳三寸其實一升
耳在旁可舉也重一鈞三十斤聲中黃鐘之宮〔補註〕王氏曰栗之爲義猶而栗
者有堅栗難渝之意先王之爲量使四方觀之以
爲則萬世守之以爲法以立天下之信而無敢渝
焉所以名著謂之栗氏夫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
之鐘鼎之齊量之用金錫與鐘鼎同金錫之爲物
必煉之使精不復減耗然後可久焉故始于權之
以眡其輕重之齊次于準之以眡其高下之平然
于量之以眡其多寡之均然後以之爲鬴焉晏子
曰六十四升爲鬴管子曰百升而成鬴以栗氏攷
之則鬴爲百升而所謂鬴則斛也夫五量之法實
數不起于黃鐘之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
斗十斗爲斛律曆志曰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外旁
有庣焉其腹爲斛其臀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
梓人曰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
三酬則一豆矣所謂豆則斗也然則深尺內方尺

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則仰其上而爲斛矣其臀一
寸其實一豆則覆其下而爲斗矣其耳三寸其實
一升三言其左耳矣至于右耳則其實一合龠蓋
內方而外圜則天地之象也其臀一寸其耳三寸
則陰陽奇偶之義也方十寸則冪百寸四庣旁六
十二寸其一百六十二寸深尺則積一千六百二
十寸方八寸則冪六十四寸四庣旁三十九寸六
分八厘共一百二寸六分八厘深十寸則積一千
三百六十八分是蓋
周鬴與漢斛同法也

按周鬴容六斗四升實一千二百八十龠計一百
三萬六千八百分爲一千三十六寸八分嘗攷漢
斛容十斗實二千龠計一百六十二萬分爲一千
六百二十寸蓋方尺圜其外庣旁九釐五毫故冪
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今攷周家

八寸十寸皆爲尺范蜀公曰周鬴方尺者八寸之
尺深尺者十寸之尺方八寸圜其外庣其旁則冪
一百三十寸六分八釐深十寸則積一千三十六寸
八分與漢斛同法無疑也鄭氏云方尺積千寸又
云圜其外者爲之脣二說皆非是方鄭氏之世漢
斛尚在豈偶不及見與抑鄭氏以爲周鬴之制異
於漢斛與

漢志曰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
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
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

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
外旁有庣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
合龠其狀似爵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
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
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鐘之宮始於黃鐘而
反覆焉○隋志戴斛銘曰律嘉量斛方尺而圜其外
庣旁九釐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
十寸容十斗○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商
功曰當今大司農斛圜徑一尺三寸五分五釐深一
尺積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寸之三王莽銅斛於

今寸爲深九寸五分五釐徑一尺三寸六分八釐七毫以徽計之於今斛爲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比魏斛大而尺長王莽斛小而尺短也○祖冲之以圓率攷之此斛當徑一尺四寸三分六釐一毫九秒二忽庣旁一分九毫有奇劉歆庣旁少一釐四毫有奇歆數術不精之所致也

按斛銘文云方尺者所以起數也圜其外循四角而規圜之其徑當一尺四寸有奇也庣旁九毫五毫者徑一尺四寸有奇之數猶未足也冪百六十二寸者方尺冪百寸圜其外每旁約十五寸合六十寸庣其旁約二寸也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者以十而登也容十斗者一寸冪百六十二寸爲容一斗積十寸容一千六百二十寸爲容十斗也漢志止言旁有庣焉不見九釐五毫者數猶有未足也祖冲之所筭云少一釐四毫有奇是也胡安定之法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其律是也范蜀公之法積一千二百五十寸其律非也蜀公惑乎徑三分之說遂生圜分之法自古筭法無所謂圜分也圜其外以爲之脣與安定之深一尺六寸二分蜀公之深十尺二寸五分其制皆非也律之圜徑古無明文向非因量之積分則黃鐘之龠亦無由可得其實自漢以下律之所以不成者其失皆此之由也〔補註〕率與律同按方圜筭法凡斛外圜內方內方一尺爲寸者百方尺之外每旁約十五寸四旁合六十寸四角謂之庣每角五分四角合二寸方尺旁庣共一百六十二寸深一寸冪百六十二寸爲容一斗深一尺冪千六百二十寸爲容十斗也注中容一千六百之容當作冪

淮南子曰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爲一斤三月而爲一時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斤爲一鈞四時而爲歲故四鈞爲石○漢前志曰權衡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宮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一十六斤爲鈞四鈞爲石忖爲十八易有十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大小之差以輕重爲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也巳〔補註〕一十六斤爲鈞漢書作三十斤爲鈞孟康曰忖度也度其義有十八也黃鐘龠銖兩斤鈞石凡七與下十一象爲十八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四鈞爲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于十辰而復于

于黃鍾之象也千九百二十斤者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函而環之者謂五鐘之形如環也

○隋開皇中以古斗三升爲一升以古稱三斤爲一斤以一尺二寸爲一尺大業中依復古法○大唐貞觀中張文收鑄銅斛稱尺升合咸得其數詔以其副藏於樂署至武延秀爲太常卿以爲奇玩以律與古玉尺玉斗升合獻焉開元十七年將攷宗廟樂有司請出之勅惟以銅律付太常而亡其九管今正聲有銅律三百五十六銅斛二銅稱二銅甌十四斛左右耳與臀皆正方積十而登以至於斛銘云大唐貞觀十

年歲次玄枵月旅應鐘依新令累黍尺定律校龠成玆嘉量與古玉斗相符同律度量衡協律郎張文收奉勅脩定稱臀銘云大唐貞觀稱同律度權衡匣上有朱漆題稱尺二字尺亡其跡猶存以今常用度量校之尺當六之五衡量皆三之一一斛一稱是文收總章年所造斛正圓而小與稱相符也

按萬寶常之樂當時以爲近前漢之樂則是隋代漢律管雖亡而樂聲猶在也魏延陵得玉律當時以漢律較之所謂黃鐘乃當太簇肅宗之時不應更有漢律蓋律之聲調耳張文收所定度量權衡與玉斗相符者卽此聲也夫後周玉斗意者必古之嘉量但無寸分之數當時造律特以容受乘除取之自魏而降律之圍徑不得其眞多惑於徑三分之說故當時據斗造律圍徑旣小其律必長律長則尺亦長矣今以隋志所載玉斗分數求之其黃鐘之管止徑二分七釐七毫有奇圍八分一釐有奇冪五分五釐四毫有奇積五百五十四分有奇夫容受同則量與權當與古無異而樂之聲亦必依近焉故會要云唐樂器雖無法而聲不失於古自王朴以黍定尺以尺生律又惑於三分之徑

聲與器始皆失之矣好古博雅君子於此蓋不能無憾焉

朱子曰礼記註疏說五声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官處極分明漢書所載甚詳然不得其要史記所載甚畧却是要緊處如說律數蓋自然之理與先天圖一般更無安排但數到窮處又須變而生之却生變律國語有七声之說但韋昭解得無理會杜佑通典所算分數極精蓋唐以前樂律尚有制度可攷唐以後都無可攷胡安定與阮逸李照議不合仁宗以胡安定阮逸樂書令天下名山藏之意思甚好司馬公與范蜀公議又不合司馬比范又低諸公了通與皆似未曾看只如沈存中筆談所攷器數甚精亦似未曾看筆談所論過于范馬遠甚今但人無曉音律只憑器論造器又紛紛如此是數黍通之書諸儒莫能及也○廖子聃曰河出圖洛出書而起八卦九疇之數聽鳳鳴而生六律六呂之序然則黃帝造律一事與伏羲畫卦大禹錫疇同功況度量權衡皆起于律而衡運生規規

生圓圖生矩繩直準平至于定四時與六樂悉由是出故曰律者萬事之根本李者詎可廢而不講哉○〔補註〕旋與呂同按儀禮經傳通解有風雅十二詩譜乃趙彥肅所傳云即開元遺声也古声亡滅已久不知當時二師何所攷而爲此也竊疑古樂有唱有嘆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声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声以嘆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典既失其傳則其詞雖存而但莫能補爲此故也若但如此譜直以一声協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嘆矣夫豈然哉又其以清声爲調似非古法然古声既不可攷則姑存此以見歌声之彷彿矣知樂者攷其得失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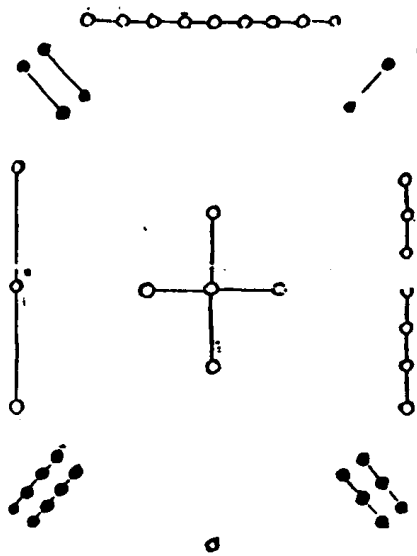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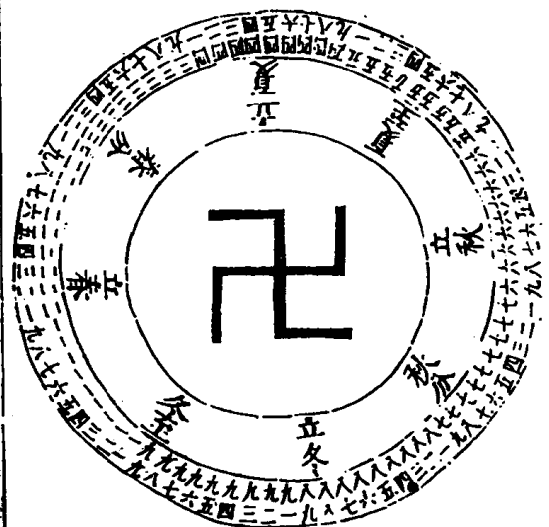
性理會通卷二十三終

性理會通卷二十四

洪範皇極內篇一

九峰蔡氏自序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者始於一象者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用書潛虛用圖非無作也而牽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蝕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者數也人物之所以生者數也萬事之所以失得者亦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乎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以與此哉然數之與象若異用也而本則一若殊途也而歸則同不明乎數不足與語象不明乎象不足與語數二者可以相有不可以相無也先君子曰洛書者數之原也余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

微究興亡之徵兆微顯闡幽彝倫攸敘秩然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歲月侵尋粗述所見辭雖未備而義則著矣其果有益於世教否乎皆所不敢知也雖然余所樂而玩者理也余所言而傳者數也若其所以數之妙則在乎人之自得焉爾

黃氏瑞節曰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九峯蔡氏撰皇極內篇數爲一書于是有範數圖有八十一章六千五百六十一變

洪範皇極圖

九九圓數圖

九九方數圖

九一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九六	九七	九八	九九
八一	八二	八三	八四	八五	八六	八七	八八	八九
七一	七二	七三	七四	七五	七六	七七	七八	七九
六一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六六	六七	六八	六九
五一	五二	五三	五四	五五	五六	五七	五八	五九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五	四六	四七	四八	四九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九九行數圖

○一一冬至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一
二二立春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一

三二
三三春分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立夏
四五
四六
四七
四八
四九
○五一
五二
五三

五四
五五夏至
五六
五七
五八
五九
○六一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六六立秋
六七
六八
六九
○七一
七二
七三
七四
七五

七六
七七秋分
七八
七九
○八一
八二
八三
八四
八五
八六
八七
八八立冬
八九
○九一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九六
九七

九八

九九冬至

九九積數圖

一　九	八十一七百二十九
二十八	百六十二一千四百五十八
三二十七	二百四十三二千一百八十七
四三十六	三百二十四二千九百一十六
五四十五	四百〇〇五三千六百四十五
六五十四	四百八十　四千三百七十四
七六十三	五百六十七五千一百〇〇三
八七十二	六百四十八五千八百三十二
九八十一	七百二十九六千五百六十一

洪範皇極內篇上　此三篇循易繫辭上下傳及說卦之意也

造化之爲造化者幽明屈信而已天者明而信者也地者幽而屈者也暑者明而信者也寒者幽而屈者也晝者明而信者也夜者幽而屈者也天地也寒暑也晝夜也幽明屈信以成變化者也是故陽者吐氣陰者含氣吐氣者施含氣者化陽施陰化而人道立矣萬物繁矣陽薄陰則繞而爲風陰因陽則奮而爲雷陽和陰則爲雨爲露陰和陽則爲霜爲雪陰陽不和則爲戾氣

冲漠無眹萬物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於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其無窮矣

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化生者塞化醇者隤覆土之陵積木之澤草木魚蟲孰形孰色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化生生莫測其神莫知其能

補註天地絪縕四句出易大傳本義化者也化生形生者也言氣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塞而化醇者尤雜亂若覆土之陵忽生草木積水之澤忽出魚蟲誰其尸之皆無極二五妙合而凝也

理之所始數之所起微乎微乎其小無形昭乎昭乎其大無垠微者昭之原小者大之根有先有後孰離孰分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老氏爲虛釋氏爲無刑名失實陰陽多拘異端曲學烏乎不淪哉

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人知形之數而不知氣之數人知氣之數而不知理之數知理之數則幾矣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智者君子所以成德之終始也是故欲知道不可以不知仁欲知仁不可以不知義欲知義不可以不知禮欲知禮不可以不知數數者禮之序也分於至微等於至著聖人之道知序則幾矣（補註）知序所以爲德之始幾於聖人之道所以爲德之終也

人非無知也而眞知爲難人非無見也而眞見爲難義之質人所知也而犯義者多禮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禮者衆以其知之非眞知見之非眞見爾眞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爲其所爲不爲其所不爲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物窒而理虛暗窒而明虛萬物生於虛明而死於窒暗也萬事善於虛明而惡於窒暗也虛明則神神則聖聖者數之通也窒暗則惑惑則愚愚者數之塞也

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耶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色俱泯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充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庶矣哉

陰陽相爲首尾者耶是故陽順而陰逆陽長而陰消陽進而陰退順者吉而逆者凶耶長者盛而消者衰耶進者利而退者鈍耶周流不窮道之體也失得相形事之紀也（補註）其一順一逆一長一消一進一退所以周流不窮爲道之體也其一吉一凶一盛一衰一利一鈍所以失得相形爲事之紀也

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淸濁言則淸陽而濁陰以動靜言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言則升陽而降陰以奇偶言則奇陽而偶陰小大高卑左右後先向背進退順逆醜妍彙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巡陰陽之積互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縱橫曲直莫或使之莫或禦之（補註）巡音沿遶也莫或使之莫或禦之一太極之自然也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化者陰陽之消長屈信

也非二則不能久非一則不能神

昔者天錫禹洪範九疇也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補註〕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曰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九此洛書九數之序也曰五行曰敬用五事曰農用八政曰協用五紀曰建用皇極曰乂用三德曰明用稽疑曰念用庶徵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洪範九疇之目也洪範九疇自箕子發之故洛書九數而九峯先生演之也

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與所以陰陽五行其理也與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墮於空虛語下而不泥於形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

形氣之元極實先焉極無不中也氣或偏矣形又偏矣中無不善偏不善矣氣之善者十之五形之善者十之三三五之中又有至焉有不至焉純乎極者一而已矣漸偏則漸駁氣使然也形使然也氣有方形有體故中者少而偏者多也此天下善惡之所由出失得之所由分吉凶禍福之所由著與

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矣程子曰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者也非性無以見道非不息亦無以見道是以君子盡性而自強不息焉

朱子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自形而下者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形而上者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補註〕詳見太極圖小註中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神者氣之伸陽之動也鬼者氣之屈陰之靜也靜不能以不動動則萬物之所從生動不能以不靜靜則萬物之所由復一往一復其機蓋有不能自已者焉〔補註〕以下是九峯釋張子之意

非一則不能成兩、非兩則不能致一、兩者可知而一者難知也、兩者可見而一者難見也、可知可見者體乎、難知難見者微乎、

仁義禮智信者、義理之公也、人之所固有、視聽言貌思者、形氣之私也、我之所自生、公者千萬人之所同、私者一人之所獨、是以君子貴同而賤獨、

極建則大本立、極明則大用著、以之齊家而家無不齊、以之治國而國無不治、以之平天下而天下無不平、若是者天地其合、鬼神其依、龜筮其從、立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而莫能違也、立百世之上俟百世之

下而亦莫能違也、〔補註〕釋洪範之意、蓋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則皇極建而大本立矣、本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則皇極明而大用著矣、

天地之位也、四時之運也、陰陽感而五行播矣、五行陰陽也、陰陽五行也、

數始寅寅、妙於無形、非體非用、非靜非動、動實其幾、用因以隨、動極而靜、清濁體正、天施地生、品彙咸亨、各正性命、小大以定、斯數之令、既明而神、是曰聖人、〔補註〕數始寅寅四句、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動實其幾四句、周子所謂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也、天施地生四句、周子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也、斯數之令三句、周子所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矣、

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氣之私溺之也、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

天下之理、動者奇而靜者偶、行者奇而止者偶、得友者致一、而生物者不二也、〔補註〕得友者致一、乃易大傳釋損六五爻義、謂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數者、彝倫之敘也、無敘則彝倫斁矣、其如禮樂何哉、〔補註〕亦釋洪範之意、

人心動靜、情性具焉、性者理之形體、情者性之發動、善其本然、惡其過不及也、存心莫善於敬、進學莫善於知、二者不可廢一也、

人之一心、實爲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體、雖鬼神不能窺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得與其能、天地之大、人猶有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至小無內、至大無外、無外無內、不可分也、孰分之與、無外不可窮也、孰窮之與、斯之斯之

式顯其微度之度之莫或其遺匪神之爲而妙於斯

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常之時義大矣哉〔補註〕朱子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爲人之心物得之遂爲物之心草木禽獸接着遂爲草木禽獸之心只是箇天地之心爾又曰所謂普萬物順萬事者即廓然而太公之謂無心無情者即物來而順應之謂

禮義交際其萬化所入之門耶東北萬物之所出也出則育神西南萬物之所入也入則復命其出也順而生其入也拂而遂不覩其出無以知物之育不覩其入無以知物之復火之克金水之生木出入循環生克嗣續老彭得之以養身君子得之以養民聖人

得之而天下和平〔補註〕靈峯胡氏曰春屬木夏屬火夏而秋火尅金者也火金之交有坤土焉則火生土土生金尅者又順以相生冬屬水春屬木冬而春水生木者也水木之交有艮土焉則木尅土土尅水生者又逆以相尅土金順以相生所以爲秋之尅木土逆以相尅所以爲春之生

周子曰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illegible]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解見通書〕

明禮而后可與適道守禮而后可與治民達禮而后可與言數非禮之道老佛之道也非禮之治荒唐之說也非禮之數京房郭璞之技也君子所不由不爲不言也

至一而精至虛而靈有動有靜動直靜凝靜已而動動已而靜一靜一動爲屈爲伸爲鬼爲神人心之妙萬化之竅動靜之徼〔竅苦孝反　徼音叫〕

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仁智交際萬化之機軸也〔補註〕機猶弩牙也軸猶車軸也皆發動之所由者也蓋智則翕聚仁則發散也

氣之消息也以漸氣之息也形之生也氣之消也形之毀也潤萬物者莫澤乎水化萬物者莫疾於火水火者未離乎氣者也

數運無形而著有形智者一之愚者二焉數之方生

化育流行數之已定物正性命圓行方止爲物終始隨之而無其端也迎之而無其原也渾之惟一析之無極惟其無極是以惟一

二氣之初理妙於無五運迭至理藏於智或爲之先大本其原或爲之後復往之間大本太始復往無已二者不同一而已矣二氣之神陰精陽明消息變化有立有行立則形具行則氣著上下其儀先後其施一行一立爲闔爲翕何千萬年無終窮焉

洪範皇極內篇中

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而用

圖聖人以之而敍疇卦者陰陽之象也疇者五行之數也象非偶不立數非奇不行奇偶之分象數之始也是故以數爲象則奇零而無用太玄是也以象爲數則多耦而難通經世書是也陰陽五行固非二體八卦九疇亦非二致理一用殊非深於造化者孰能識之〔補註〕此節易大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邵氏曰河圖自一至十五十五點之在馬背者其旋毛之圈有如星象故謂之圖洛書自一至九四十五畫之在龜背者其背文之折有如字畫故謂之書愚謂河圖無四偶其體圓然虛其中但用其外則方故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有四偶其體方然揔其實業用其中則圓故聖人以之而敍疇然乾與坤兌與艮離與坎震與巽陰陽之象也六一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爲土五行之數也

河圖非無奇也而用則存乎偶洛書非無偶也而用則存乎奇偶者陰陽之對待乎奇者五行之迭運乎對待者不能孤迭運者不能窮天地之形四時之成人物之生萬化之凝其妙矣乎〔補註〕此承上章而言蓋河圖體圓非無奇也而虛中用八則存乎偶洛書體方非無偶也而揔實用九則存乎奇陰陽者五行之體此天地之所以形四時之所以成也五行者陰陽之用此人物之所以生萬化之所以凝也豈不甚妙矣乎

象以偶爲用者也有應則吉數以奇爲用者也有對則凶上下相應之位也陰陽相求之理也中正特立而當時者獨盛也是故天地定位山澤通氣木盛而金衰水寒而火囚理有相須而物不兩大也數者動而之乎靜者也象者靜而之乎動者也動者用之所以行靜者體之所以立清濁未判用實先焉天地已位體斯立焉用既爲體體復爲用體用相仍此天地萬物所以生化而無窮也〔補註〕象有應則吉謂陽與陰應陰與陽應則吉也數有對則凶謂一與九對二與八對則凶也下言上下相應陰陽相求與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理有相須釋有應則吉意中正特立而當時獨盛與木盛金衰水寒火囚物不兩大釋有對則凶意

流行者其陽乎成性者其陰乎陽者數之生也陰者象之成也陽以三至陰以倍乘生生不窮各以序升自然而然有不容已非智與仁曷究終始〔補註〕一而三三而九陽以三至也二而四四而八陰以倍乘也智以終之仁以始之此所以爲萬化之樞紐也

言天下之靜者存乎正言天下之動者存乎時正者道之常也時者因之綱也是故君子立正以俟時〔補註〕正者歷萬世而不變時者因時勢而制宜故君子靜則立乎正而動則俟乎時也

數者所以順性命之理也一爲水而腎其德智也二爲火而心其德禮也三爲木而肝其德仁也四爲金而肺其德義也五爲土而脾其德信也〔補註〕此以河圖位數言之天一生水而地六成之其臟爲腎其德爲智也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其臟爲心其德爲禮也天三生木而地八成之其臟爲肝其德爲仁也地四生金而天九成之其臟爲肺其德爲義也天五生土而地十成之其臟爲脾其德爲信也

一者九之祖也九者八十一之宗也圓之而天方之

而地行之而四時天所以覆物也地所以載物也四時所以成物也散之無外卷之無內體諸造化而不可遺者乎【補註】圓謂圓數圖方謂方數圖行謂行數圖也

一數之周一歲之運也九數之重八節之分也一一陽之始也五五陰之萌也三三陽之中也七七陰之中也二二者陽之長四四者陽之壯五五則陽極矣六六者陰之長八八者陰之壯九九則陰極矣一九首尾為一者一歲首尾於冬至也蓋冬至二卦而餘則一也【補註】此正發明圖意蓋一一冬至也故曰陽之始五五夏至也故曰陰之萌三三春分也故曰陽之中七七秋分也故曰陰之中二二立春也故曰陽之長四四立夏也故曰陽之壯六六立秋也故曰陰之長八八立冬也故曰陰之壯冬至始于一一而終于九九故惟冬至二卦而餘則一也

一者數之始也九者數之終也一者不變而九者蓋變也三五七者變而少者也二四六八者變而偶者也變之偶者不能以及乎奇變之少者不能以該乎物奇偶相參多寡相函其惟九數乎【補註】二少字當作奇物字當作偶鮑氏天原發微曰今以洛書之數推之一圓之上左旋右旋之數皆備陽以三左行天圓徑一圍三三天數也一在北一而三之三在東三其三為九而居南九而三之三九二十七而居西三其二十七為八十一而復居于北北而東東而南南而西西而復北循環不旁有以符天道左旋之義也方徑一圍四四其二也蓋以地上之數起于一而陰資以為始位在西南而右行二而二之為四而居東南二而四之為八而居東北二其八為十六而居西北二其十六為三十二而復居西南本位西南而東南而東北東北而西北西北而復西南亦循環不旁有以協地道右行之說也一三七九陽居四正二四六八陰居四偶左右旋轉循為經緯造化之妙如此

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致也大而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即知物也知始即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補註】由一一而順數至五五則知物之所始由五五而逆數至一一則知物之所終終而復始始而復終故數與物無窮其無始而無終者也信哉

數始於一參於三究於九成於八十一備於六千五百六十一八十一者數之小成也六千五百六十一者數之大成也天地之變化人事之始終古今之因革莫不於是著焉是故一九而九九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七百二十九二九十八十八而百六十二百六十二而一千四百五十八三九二十七二十七而二百四十三二百四十三而二千一百八十七四九三十六三十六而三百二十四三百二十四而二千九百一十六五九四十五四十五而四百有五四百有五而三千六百四十五六九五十四五十四而四百八十六四百八十六而四千三百七十四七九六十三六十三而五百六十七五百六十七而五千一百有三八九七十二七十二而六百四十八六百四

十八而五千八百三十二九九八十一八十一而七百二十九七百二十九而六千五百六十一列而次之自一而九自九而一一逆一順一九二八三七四六互相變通五則常中有吉無凶禍亡而福隆君子之所爲官是故一變始之始二變始之中三變始之終四變中之始五變中之中六變中之終七變終之始八變終之中九變終之終數以事立亦以事終酬酢無常與時借通〔補註〕一九以下以九加之至於六千五百六十一列而次之爲八十一圖八十一圖天地有定之數也用蓍求數酬酢無常之數也中者天下之大本乎自一而九自九而一雖歷萬變

而五常中焉〔補註〕即上章互相變通五則常中之意洛書數九而用十何也十者數之成也數成而五行備也數非九不生非十不成九以通之十以節之九以行之十以止之九者變通之機十者五行之斂也方隅對待中五含五而十數已具於九數之中矣以見其體用之不相離而圖書所謂相爲經緯也〔補註〕按劉歆云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朱子曰河圖以生成合陰陽合者未嘗不分故內外之文有賓主之辨洛書以奇偶分陰陽分者未嘗不合故對待之中有流行之妙其曰經緯者非是以上下爲經左右爲緯也蓋經言其正緯言其變也河圖表可以該卦裏可以敘疇洛書表可以敘疇裏可以該卦其曰表裏者非是指此爲裏彼爲表也蓋言其圖中有書書中有圖也

九者生數也十者成數也生者方發而未形成者已具而有體未形而有形者變化見也有體而無體者其用藏也是故雨以潤之暘以熯之寒以斂之燠以散之風以動之其生物也不測其成物也不忒生居物先成居物後故能爲奇故能爲偶〔補註〕九者陽之生數也十者陰之成數也陽以陰爲体故未形而有形陽中有陰也陰以陽爲用故有体而無体陰中有陽也天下之數九而已矣十者一之變也百者十之變也千者百之變也萬者千之變也十百千萬皆一也〔補註〕天下之數起于一而極于九九後歸之于一故十百千萬皆一也朱子曰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天有陰陽故二其

五爲一十合三與七一與九亦十也地有柔剛故二其六爲十二合四與八二與十亦十二也十爲干十二爲支十干者五行有陰陽也十二支者六氣有柔剛也十干實五行也十二支實六氣也五行六氣實一氣也清濁未判乃天地之所以立上下定位又萬物之所以生故自體言之則對待而不可缺自用言之則往來而不可窮蓋造化之幾微聖人之能事也〔補註〕天之十干五干陽五干陰也地之十二支六支剛六支柔也以陰陽對待言之則謂之体以陰陽往來言之則謂之用也物有其則數者盡天下之物則也事有其理數者盡

天下之事理也，得乎數，則物之則、事之理無不在焉。不明乎數，不明乎善也；不誠乎數，不誠乎身也。故靜則察乎數之常，而天下之故無不通；動則達乎數之變，而天下之幾無不獲。〔補註〕靜則察乎數之常，所以明乎數也；動則達乎數之變，所以誠乎數也。

正數者，天地之正氣也，其吉凶也確；間數者，天地之間氣也，其吉凶也雜。其進退消長之道與。〔補註〕得天地之正數，則有吉無凶，有凶無吉，一定而不忒也；得天地之間數，則吉中有凶，凶中有吉，猶雜而不一也。

數由人興，數由人成，萬物皆備於我，咸自取之也。聖人因人以上達於數者也；中人以下，囿於數者也。聖人所以理以著數，天下因數以明理。然則數者，聖人所以教天下後世者也。〔補註〕數即上章進退消長之道也。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因天下之疑，定天下之志，去惡而就善，舍凶而趨吉，謁焉而無不告也，求焉而無不獲也。利民而不費，濟世而不窮，神化而不測，數之用其大矣哉。〔補註〕言蓍數之用其大如此。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天道之流行也。〔補註〕此所謂禮之數也。

箕子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補註〕解見書傳。

上焉者安於數者也，其次守焉，其下悖焉。安焉者謂之聖，守焉者謂之賢，悖之者愚而已矣。是故歷數在躬，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聖人也；體數之常，不易其方，順時而行，賢人也；逆數越理，亂天之紀，小人之無忌憚也。〔補註〕此承上章而言皇建其有極，安于數者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守焉者也；[illegible]比德，悖焉者也。

義之所當為而不為者，非數之所能知也；義之所不當為而為者，亦非數之所能知也。非義不占，非疑不占，非疑而占謂之侮，非義而占謂之欺。虛其心，和其志，平其氣，一其聽，有不占也，而事無不應；有不謀也，而用無不成。誠之至焉，神可至焉，是謂動之以天。此言[illegible]揲蓍求數之事。

敬者，聖學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行之。不敬則心無管攝，顛倒眩瞀，安能有所知、有所行乎？〔補註〕聖學即數學也。

義利不可不明也，不明則以利為義，心雖公亦私耳。

天下正理若大路然一而已旁蹊曲徑皆私意也故曰遵王之道無有黨偏偏陂反側云

命之流行而不已者道也道於天其陽乎道於地其陰乎道於人其仁義乎人者兼天地而參之者也是故天覆地承非聖人不形天施地生非聖人不成天神地靈非聖人而誰爲貞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品遜而大和合皇極之世也堯舜父子之衰也湯武君臣之缺也伏羲神農日之中乎堯舜三代時之中乎(補註)伏羲神農時日俱中堯舜三代日還中而時猶中也

五行在天則爲五氣雨暘燠寒風也在地則爲五質水火木金土也天之五氣雨暘質也地之五質水火氣也天交於地而雨暘爲質地交於天而水火爲氣二變而三不變者二得陰陽之正而三得陰陽之雜也故二能變而三不能變也

五行二氣之分也二氣交感絪緼雜揉開闔動盪相生則水木木火火土土金相克則水火火金金木木土出明入幽千變萬化四時之運生克著焉自陰而陽也順自陽而陰也逆水之盛也水實生之金之成也火實制之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其德以順而成、金之從革、其德因制而成、自然之理也、順而生者易知逆而克者難見曰伏焉曆書曰庚伏曰伐焉律書曰罰伐

土居其中因時致旺四時成功而無名稱焉其至德矣夫月令增置土行雖曰中央土然繫于夏月之後是以土生於火矣三季皆一行而夏之三月獨二行也近代以一朞之日而五分之行各七十有二日以辰戌丑未爲土寄旺季月之方似矣然猶未免刻舟之固是豈足語造化之微也哉(補註)水之生木此自陰而陽之所以順也火之克金此自陽而陰之所以逆也曰伏者前郊祀志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曰伐者史記律書謂由未而申比至于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

善養生者以氣而理形以理而理氣理順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萬物無不和矣不善養生者反是理昏於氣氣梏於形耳目口鼻徇而私慾勝好惡哀樂淫而天理亡其能苟生者禽獸而已矣

耳目口鼻手足之用皆五也或曰支指五矣耳[illegible]鼻何有焉曰耳聽五聲目辨五色口嘗五味鼻[illegible]臭不具於此何有於彼手足以形用耳目口鼻以神用形用者易知而神用者難識也

原者氣之始也冲者形之始也中者治之極也用者物之窒也終者事之畢也原者仁之先也用者義之端也公者禮之閑也戎者智之刓也中者信之完也原者近乎中也伏者遠乎中也近者進而遠者退也近者息而遠者消也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也(補註)

此下皆釋數名之義也

原元吉幾君子有終數曰原誠之原也幾繼而善也

君子見幾有終吉也潛勿用有攸往正靜吉數曰潛

藏也勿用有攸往陽微也正靜吉正而靜所以吉也

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故無不利也（補註）此釋原潛二數之義也而八十一數之義皆可以類推耳

原之一一曰君子見幾不俟終日數曰知至至之可

與幾也中之五五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數曰各正

性命保合太和也終之九九曰君子令終萬福攸所

數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補註）此釋原中終三數下八十一數之義而其千五百六十一數之義皆可以類推之也

原之一一者繼之善也原之九九者逆而凶也富貴

者盛失時者窮也厥相休囚以類從也君子時之爲

貴時止時行時晦時明萬夫之望（補註）筮法四位年月日時日與年時與月有會則吉有對則凶原之一一其會者也九九其對者也

數終而復乎一其生生而不窮者也陰之終陽之始

也夜之終晝之始也歲之終春之始也萬物之終萬

物之始也是故入乎幽者所以出乎明極乎靜者所

以根乎動前天地之終其後天地之始乎。一者以乘數終而言九九八十一也八十一其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也六千五百六十一其六千五百六十一而四千二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也餘倣此（補註）數終於九而復乎一一九首尾爲一此一歲所以首尾于冬至而一日首尾于子時也

一者數之原也九者數之究也十者行之陰陽也十

二者氣之柔剛也原其所始究其所終陰陽柔剛分

合錯綜燦然於天地之間矣（補註）十干者五行之陰陽也十二支者六氣之柔剛也

洪範皇極內篇下

溟漠之間兆眹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

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於上山嶽川澤奠於下數之

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

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

立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

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分天爲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曰北極上規七十二度東方曰蒼天其星亢氐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北方曰玄天其星牛女虛危室西北曰幽天其星壁奎婁西方曰昊天其星胃昴畢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參井南方曰炎天其星鬼柳星張東南曰陽天其星翼軫角皆四十有五度半別地爲九州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

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濰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岳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方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揚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制人爲九行。皐陶謨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

九品任官。正一品從正二品從正三品從正四品從正五品從正六品從正七品從正八品從正九品從從並同外官各降一等內外文武官自一品以下並給職田京官諸司遞郡縣又給公廨田並有差

九井均田。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九族睦俗。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本近以該遠五服之外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

九禮辨分。冠婚喪祭朝宗軍賓嘉

九變成樂。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凡樂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祗皆出可得而礼矣凡樂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皆可得而礼矣

八陣制兵。八陣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衡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于天雲附于地衝有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二隊風居四維故有圓軸有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有方天居

兩端地居中間總爲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所許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義地虎居下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于中張翼以進鳥振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黃帝立井田之法因以制兵以八爲法八八六十四而軍備矣用八而不用九所以藏其用也

九刑禁姦。九刑曰大辟曰宮曰剕曰劓曰墨曰流曰鞭曰扑曰贖

九寸爲律。黃鐘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子一丑三寅九卯二十七辰八十一巳二百四十三午七百二十九未二千一百八十七申六千五百六十一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戌五萬九千○○四十九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蓋黃鐘九寸以三分爲損益故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鐘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爲黃鐘寸分釐毫絲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爲黃鐘寸分釐毫絲之法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之類也

九分造曆。以律起曆故統元日法八十一蓋元始黃初九自乘一會之數得日法

九筮稽疑。一曰巫史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

九章命算。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米以御交質變易三曰衰分以御貴賤廩稅四曰少廣以御積冪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揉正負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廣遠

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弊餘之賦

九式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九府立圜法。太府

王府內府外府京府天府職內
職全職幣歸者謂均而通也
九服辨邦國
王畿之外方五
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蕃服
九命位邦國
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
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九儀命邦國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
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
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
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
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
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
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
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
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
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
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

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
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一問一勞諸男執蒲璧其
他皆如諸子之禮
九法平邦國
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
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
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
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九伐正邦國
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
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
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
獸行則滅之
九貢致邦國之用
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財貢
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
九兩繫邦國之民
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
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
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
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
九營國九里制城九雉九階九室九經九緯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
塗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市朝一夫夏后
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三四尺九
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
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
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
度以軌廟中以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路門不
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三个內有九室九嬪居之
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治之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
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為都城
之制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為諸侯
經涂野涂以為都經涂
數之度也孔子
曰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
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
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
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

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
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
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
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
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
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
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
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
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補註〕九莖皆疑下註九巫字皆當作筮九儀儀者文
物也命者王命也九兩兩猶偶也繫猶綴也所以
協偶萬民而聯綴不散者有此九事九雉城上之

渫也九階有河三階東西北面各二皆共爲九階九經九緯國中之路從者九涂謂之經横者九涂謂之緯

昔黄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吹之以爲黄鍾之宫制十二篇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黄鍾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度其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審其容以千二百黍實之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權其重百黍爲一銖千二百黍爲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

斤爲鈞四鈞爲石書曰同律度量衡傳曰黄鍾爲萬事根本也【補註】六本當作律本解見律呂新書

昔者聖人之原數也以決天下之疑以成天下之務以順性命之理析事辨物彰往察來是故天數五地數六五六者天地之中合也五爲五行六爲六氣陽性陰質五行之性曰木曰火曰土曰金曰水六氣之質曰胎曰生曰壯曰老曰死曰化木之質也曰楊柳曰梅李曰松栢曰竹葦曰禾麥曰草火之質也曰木火曰石火曰雷火曰油火曰蟲火曰燐土之質也曰砂曰石曰玉曰土曰壤曰泥金之質也曰禾曰銀曰

金曰銅曰鐵曰鉛水之質也曰淵水曰井水曰雨水曰溝渠曰陂澤曰湖海木之物也曰鱍鯉曰蛇曰龍曰鯉魴曰小魚曰鰍火之物也曰雞曰鳳曰雉曰鷹隼曰燕雀曰蟣蠓土之物也曰蟾蜍曰鷺曰人曰蜘蛛曰蚓曰鰻金之物也曰鹿曰馬曰麟曰虎曰猴曰毛蟲水之物也曰獺曰鱉曰黿曰蝦曰蚌曰蝸木之器也曰琥器門窗曰琴瑟曰規曰算篩曰耒耜曰綱罟火之器也曰登盎梯棚曰文書曰繩曰冠冕曰檯槔曰履蹻土之器也曰腹器筐筥曰圭璧曰量曰斧車曰盤盂曰棺槨金之器也曰斧鉞曰印節曰矩曰弓矢曰簡冊曰械杖木之器也曰平界權衡曰

輪磨曰準曰鏡匳曰研椎曰厠國逆順者事之衆也吉凶者事之著也順而吉者木爲徵召爲稱名爲壓秋爲婚姻爲産孕爲財帛火爲燕集爲朝覲爲文書爲言語爲歌舞爲燈燭土爲工役爲衛常爲盟約爲田宅爲福壽爲墳墓金爲聯子爲按察爲更革爲爭旅爲錢貨爲刑法水爲交易爲遷移爲征行爲酒食爲田獵爲祭祀逆而凶者木爲桎杻爲驚憂爲醜惡爲壓墜爲夭折爲産死火爲公訟爲顛狂爲口舌爲災炙爲焚災爲震墜土爲反覆爲欺詐爲離散爲貧

歸爲疾病爲死亡金爲征役爲罷免爲責降爲爭訟爲傷損爲殺戮木爲盜賊爲囚獄爲徒流爲淫亂爲呪咀爲淒滯（補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者天地之全數也五六者天地之中數也五居天中爲生一之主六居地中爲成數之主五又曰陽中者以其居一三七九之中也六又曰陰中者以其居二四八十之中也當作鱗野中戰國死亡之處有人血積年而成燐海中介魚叙蟹屬蛙屬模枝道匯俗作匯鏡匣也恩章熊氏日藻竹戰作範數主于洛書自一衍爲九九其名數因于太玄也蓋九履一故丙午丁九壬子癸一左三右七故甲卯乙三庚酉辛七二四爲肩故未申二辰巳四六八爲足故戌亥六丑寅八惟戌巳虛中戌附于巳爲四巳附于午爲九）

筮者神之所爲乎其蓍五十虛一分二掛一以三揲之覩左右手歸餘於扐兩奇爲一（初揲三一再揲二三）兩偶爲二（初揲二二再揲四二）奇偶爲三（初揲四三再揲二一）初揲綱也再揲目也綱一函三以虛待目目一爲一以實從綱而揲之函九數具八揲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備矣今合變化如環無端天命人事由是較焉吉凶禍福由是彰焉大人得之而申福小人得之而避禍君子曰筮者神之所爲乎大事用年其次用月其次用日其次用時（補註此言蓍筮數之法也兩奇爲一兩偶爲二奇偶爲三蓋初揲爲綱除初扐之數其餘數再揲一揲爲目故初揲之數與再揲不同如初揲左手連掛一是三右手是一爲兩奇再揲左右連掛一是三右手是三爲兩奇也初揲左手連掛一是二右手是二爲一偶再揲左手連掛一是四右手是二爲兩偶也初揲左手連掛一是四右手是三爲奇偶再揲左手連掛一是二右手是一爲奇偶也）

綱一函三以虛待目目一爲一以實從綱如初揲兩奇爲一則再揲兩奇爲一兩偶爲二奇偶爲三初揲兩偶爲二則再揲兩奇爲四兩偶爲五奇偶爲六初之奇偶爲三則再揲兩奇爲七兩偶爲八奇偶爲九去其綱數取其目數故兩揲而九數具四揲而八十一之數成爲大數而大事用之八揲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備爲小數而小事用之揲字當作揲君子以下謂占法也大數是年與月之數小數是日與時之數各有吉凶悔吝因事之大小用之

十二木徑九分厚一分陽刻一陰刻二者四陽刻二陰刻三者四陽刻三陰刻一者四雜取其八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縱二衡四縱者九也橫者一十百千也餘四不用者不用之用也前後相乘而數備矣（補註此以木代蓍之法也用十二木仰爲陽覆爲陰各刻一二三數雜取其八信手擲于地或仰或覆自此以下縱排二列上者爲綱下者爲目析綱一函三以虛待目目一爲一以實從二綱自左而右橫排而九數年一月一日一時一縱者九也即上兩揲而九數具也橫者一十百千也即上分揲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備也年月日時各前後相乘而數備矣相乘猶言相函者也）

數者理之時也辭者數之義也吉凶者辭之斷也惠迪從逆者吉凶之決也氣有淳漓故數有失得一成于數天地不能易之能易之者人也（補註此節言八十一之數如易之彖辭也）

一吉而九凶。三祥而七災。八休而二咎。四吝而六悔。八數周流推類而求五中則平四害不親厥或是攖、維而不純承平之世覩王靡置凶咎災吝有命不墊、

五行用物屬圖

	木	火	土	金	水
一陽二陽	蹴器 門窓 琴瑟	登器 梯棚 文書	腹器 筐笥 圭璧	方器 斧鉞 印節	平器 權衡 輪磨
三陽一陰	規	繩	量	矩	準
二陰三陰	笄篩 耒耜 網罟	冠冕 檯卓 履舄	舟車 盤盂 棺椁	弓矢 簡冊 械校	鏡匳 研碓 厠圂

五行事類吉圖

	木	火	土	金	水
一陽二陽	徵召 科名	燕集 文書	工役 循常	賜予 按察	交易 遷移
三陽一陰	恩赦 昏姻	朝會 言語	盟約 田宅	更革 軍旅	征行 酒食
二陰三陰	產孕 財帛	歌舞 燈燭	福壽 墳墓	錢貨 刑法	田獵 祭祀

五行事類凶圖

	木	火	土	金	水
一陽二陽三陽	梗杌 驚憂 醜惡	公訟 顛狂 口舌	反覆 欺詐 離散	征役 罷免 責降	盜賊 囚獄 徒流
一陰二陰三陰	壓墜 夭折 產死	炎炙 災焚 震燬	貧窮 疾病 死亡	爭鬭 傷損 殺戮	淫亂 [illegible]

五行支干之圖

	木		火		土		金		水	
一陽	甲子	乙丑	丙子	丁丑	戊子	巳丑	庚子	辛丑	壬子	癸丑
二陽	甲寅	乙卯	丙寅	丁卯	戊寅	巳卯	庚寅	辛卯	壬寅	癸卯
三陽	甲辰	乙巳	丙辰	丁巳	戊辰	巳巳	庚辰	辛巳	壬辰	癸巳
一陰	甲午	乙未	丙午	丁未	戊午	巳未	庚午	辛未	壬午	癸未
二陰	甲申	乙酉	丙申	丁酉	戊申	巳酉	庚申	辛酉	壬申	癸酉
三陰	甲戌	乙亥	丙戌	丁亥	戊戌	巳亥	庚戌	辛亥	壬戌	癸亥

五行人體性情圖

木	火	土	金	水
喜	樂	慾	怒	哀
魂	神	意	魄	精
仁	禮	信	義	智
臭	色	形	味	聲
肝	心	脾	肺	腎
筋	毛	肉	骨	皮

一陽二陽三陽一陰二陰三陰

洪範皇極內篇一

天台謝氏無栿曰圖出河書出洛圖爲易書[illegible]易以象範以數象以偶數以奇知有數奇而[illegible]有象偶是有書而無圖也知有象偶而不知有數奇是有圖而無書也易更四聖其象已著範錫神禹其數不傳於是有以數爲象而奇零無用矣於是有以象爲數而多偶難通矣夫推其極則卦與疇象與數相因爲用故也原其初則卦自卦疇自疇象自象數自數其可混而一之乎九峰先生蔡

西山之家學暢考亭之師傳著皇極內篇與大易並行嘗即之而求其數矣始於一參於三究於九成於八十一備於六千五百六十一散之無外卷之無內體諸造化而不可遺其變化無窮未易以綱舉而條列也然其吉凶其悔吝其災祥休咎莫不粲然具見於八十有一章大抵以性命爲端以禮義爲準因占設敎即事示戒欲正而不欲邪欲中而不欲偏爲君子謀而不爲小人謀凡所以揭天理叙民彝去世迷障人慾者雖不與易同象而未嘗不與易同歸也其言曰天地所以肇人物所

以生萬事所以得失皆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乎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以與此嗚呼窮神知化獨立物表未易言也九峯先生其幾是與不然將不知而作爲元包爲洞極爲潛虛程子謂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矣其何以闡範數配易象補前古之闕文垂將來之大法乎章數弗遐釋數未備尚不能無俟於後之君子是則猶有遺憾焉耳

皇極內篇數總名 蘭溪章品廷式著

原 左一右一日原 始也與終相對
潛 左一右二日潛 藏也與[illegible]相對
守 左一右三日守 定也與移相對
信 左一右四日信 實也與[illegible]相對
直 左一右五日直 正也與壬相對
蒙 左一右六日蒙 昧也與[illegible]相對
閑 左一右七日閑 暇也與勝相對
須 左一右八日須 待也與遇相對
厲 左一右九日厲 危也與養相對 一九
戌 左二右一日戌 就也與結相對
冲 左二右二日冲 和也與戎相對
振 左二右三日振 動也與止相對
祈 左二右四日祈 禱也與報相對
常 左二右五日常 久也與革相對
柔 左二右六日柔 弱也與堅相對
易 左二右七日易 平也與危相對
親 左二右八日親 主也與賓相對
華 左二右九日華 花也與實相對 二九
見 左三右一日見 現也與收相對
獲 左三右二日獲 得也與訟相對
從 左三右三日從 隨也與分相對
交 左三右四日交 合也與競相對

育 左三右五日育 養也與疾相對
壯 左三右六日壯 强也與弱相對
興 左三右七日興 起也與除相對
欣 左三右八日欣 喜也與懼相對
舒 左三右九日舒 緩也與迅相對 三九
比 左四右一日比 近也與遠相對
開 左四右二日開 闢也與翕相對
晉 左四右三日晉 進也與郤相對
公 左四右四日公 正也與用相對
益 左四右五日益 增也與損相對
章 左四右六日章 明也與昧相對
盈 左四右七日盈 滿也與虛相對
錫 左四右八日錫 貴也與戾相對
靡 左四右九日靡 多也與飾相對 四九
庶 左五右一日庶 衆也與寡相對
決 左五右二日決 斷也與疑相對
豫 左五右三日豫 樂也與罔相對
升 左五右四日升 上也與伏相對
中 左五右五日中 中孚極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守無對
伏 左五右六日伏 遯也與升相對
過 左五右七日過 咎也與豫相對
疑 左五右八日疑 惑也與決相對
寡 左五右九日寡 少也與衆相對 五九
飾 左六右一日飾 賁也與靡相對
戾 左六右二日戾 違也與錫相對
虛 左六右三日虛 空也與盈相對
昧 左六右四日昧 昏也與章相對
損 左六右五日損 減也與益相對
用 左六右六日用 施也與公相對
郤 左六右七日郤 退也與晉相對
翕 左六右八日翕 合也與開相對
遠 左六右九日遠 疏也與比相對 六九
迅 左七右一日迅 速也與舒相對
懼 左七右二日懼 憂也與欣相對
除 左七右三日除 去也與興相對
弱 左七右四日弱 柔也與壯相對
疾 左七右五日疾 病也與育相對
競 左七右六日競 爭也與交相對
分 左七右七日分 判也與從相對
訟 左七右八日訟 爭也與獲相對

收 左七右九曰收 斂也與見相對 七九

實 左八右一曰實 果也與華相對

賓 左八右二曰賓 客也與親相對

危 左八右三曰危 險也與危相對

堅 左八右四曰堅 剛也與柔相對

華 左八右五曰華 變也與常相對

報 左八右六曰報 荅也與祈相對

止 左八右七曰止 靜也與振相對

戎 左八右八曰戎 兵也與冲相對

結 左八右九曰結 束也與成相對

養 左九右一曰養 安也與厲相對

遇 左九右二曰遇 會也與須相對

勝 左九右三曰勝 克也與閑相對

囚 左九右四曰囚 困也與蒙相對

壬 左九右五曰壬 妊也與直相對

固 左九右六曰固 執也與信相對

移 左九右七曰移 遷也與守相對

墮 左九右八曰墮 墜也與潛相對

終 左九右九曰終 盡也與原相對

今列八十一圖于後

一吉 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 故凡一皆吉與九凶對

元吉 吉又逢吉 故曰元吉

二咎 咎過也凡二皆 咎與八休對

三祥 祥福也凡三 祥與七災對

四吝 吝心有羞惡也凡四 皆吝與六悔相對

五平 皇極不偏不倚無過不 及其尊無對凡五皆平

六悔 悔心悟其失也凡 六皆悔與四吝對

七災 災禍也凡七皆 災與三祥對

八休 休美也凡八皆 休與二咎對

九凶 書曰德二三動罔不凶 故九九皆凶與一吉對

大凶 凶又逢凶 故曰大凶

○一一之原

九疇者禹所衍之數也一者數也範之計也原者始也疇之首也禹治洪水天錫洛書禹因闡陰陽之理敘彝倫之道作洪範九疇而天下萬事莫逃乎數矣書有九類故疇有九衍之為八十一疇有九等故數有九衍之為七百二十九夫易更四聖而象數已著範[illegible]大禹而數不傳此蔡氏洪範皇極之所由作也[illegible]原于冬至一陽之始此原之所以名原元吉[illegible]君子有慶蔡氏所係之辭也原始也元大吉[illegible]幾微也原道大善而幾微君子占此疇也能[illegible]幾而作則有元大善之慶故其數如此而來之[illegible]意深矣○疇曰大善原乎其來也幾微其究[illegible]廣大品物造端聖人正始天得之以安地[illegible]以成鬼神得之以靈而況於人乎況於君子[illegible]

原元吉幾君子有慶 數曰原誠之源也幾[illegible]之 也君子見幾於有慶也

吉 咎 祥 吝 平 悔 災 休 [illegible]
元 吉 吉 吉 吉 吉 吉 吉 吉
吉 咎 祥 吝 平 悔 災 休 凶
咎 咎 咎 咎 咎 咎 咎 咎 咎
吉 咎 祥 吝 平 悔 災 休 凶
祥 祥 祥 祥 祥 祥 祥 祥 祥
吉 咎 祥 吝 平 悔 災 休 凶
吝 吝 吝 吝 吝 吝 吝 吝 吝
吉 咎 祥 吝 平 悔 災 休 凶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吉 咎 祥 吝 平 悔 災 休 凶
悔 悔 悔 悔 悔 悔 悔 悔 悔
吉 咎 祥 吝 平 悔 災 休 凶
災 災 災 災 災 災 災 災 災
吉 咎 祥 吝 平 悔 災 休 凶
休 休 休 休 休 休 休 休 休
吉 咎 祥 吝 平 悔 災 休 凶
凶 凶 凶 凶 凶 凶 凶 凶 大

○一二之潛 數行冬至中候陽氣潛藏故為潛潛藏 也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惟居主靜矣則

吉故其占數如此○晦曰微哉潛乎藏于衆玄之門隱于至妙之地無聲無臭不見不聞渾渾淪淪朕兆無形冥冥窈窈端倪莫測藉於沖漠之中運乎亭毒之表根抵乎天地綱紀乎人物其無極而太極之妙乎

潛勿用有攸往正靜吉

數曰以下並缺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𝍠吉𝍠元𝍠吉𝍠吉𝍠吉𝍠吉𝍠吉𝍠吉𝍠吉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𝍨凶𝍨凶𝍨凶𝍨凶𝍨凶𝍨凶𝍨凶𝍨大𝍨凶

○𝍠𝍢 一之三 守

數行冬至未候陽向居守未用故為守守處也時當居守占者道其時居守正道則吉而不利有所往也故其數如此○噫曰聖人無俟於守而自妙於無為賢人有俟於守而不能以不為眾人喪其所守患得患失之心生焉蹤留吟兩之亂亡焉是以君子貴乎居正而吉也數曰一之三守君子以晦處靜俟

守居正不利有攸往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𝍠吉𝍠吉𝍠元𝍠吉𝍠吉𝍠吉𝍠吉𝍠吉𝍠吉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吉𝍧悔𝍨祥
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𝍨凶𝍨凶𝍨凶𝍨凶𝍨凶𝍨凶𝍨大𝍨凶𝍨凶

○𝍠𝍣 一之四 信

數行小寒初候二陽之休積實于下故為信信誠實也中實有孚誠實於中信孚于外以之對越上帝上帝其我享矣故其數如此蓋有其誠則有其神故也○噫曰信誠也誠者聖也誠之者賢也誠明其聖明誠其賢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其萬化萬事之樞紐乎

天地以誠則日月運行之不忒寒暑代謝之有常潮汐往來之不爽其信信之時義大矣哉

信中實有孚利祭祀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𝍠吉𝍠吉𝍠吉𝍠元𝍠吉𝍠吉𝍠吉𝍠吉𝍠吉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

○五 一之直 數行小寒中候二陽未出于地充滿實 直故爲直直無回互也人能敬以直內

雖有事而勿事事惟敬之則吉苟不以敬而以慢心處之雖正亦凶然理之直者必見天人而後訟得其平也其占如此而數在其中矣○晦日直正直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有事勿事行其所無事也聖學所以成始成終者敬之吉也慢而失正凶也利見大人訟得其平也

直有事勿事敬之吉正凶利見大人

○六 一之蒙 數行小寒末候二陽欲出尚爲地所蒙 蒙故其晦爲蒙蒙幼稚蒙昧也既蒙稚

以之處小事猶可養吉人之幼而蒙也內文明而純一無僞之天未斲赤子之心也外蒙而以處小事則吉然必優游涵養薰陶漸染以俟其自化若急迫而欲速成則反不達所謂瀆蒙也惟教學于先覺乃爲利而其占數如此其爲戒深矣

蒙小事吉內明外蒙迫則凶利教學

○七 一之閑 數行大寒初候陽氣欲出未能爲地所 閑故爲閑閑閑也衞也所以止物出入

也剛貴乎嚴厲其象如此而其吉利禦外寇屬既禦則止矣不可踰越逐而不舍易曰君子幾不如舍往吝○晦日天地無心于閑而自發于春夏聖人無俟于閑而誠自無不存衆人必力于閑其邪斯存其誠閑之又閑以至于無俟乎閑存之又存以至于無俟乎存則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以明其賢誠明其聖故曰賢希聖希天也數曰一誠之七閑君子以愼于出入

閑厲利禦寇勿越勿逐

祥悔凶咎平休吉吝災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祥悔凶咎平休吉吝災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祥悔凶咎平休吉吝災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祥悔凶咎平休吉吝吝
凶凶大凶凶凶凶凶凶

○入　一之**須**　數行大寒中候，物須陽而發生，故爲須。須者事相須而成也。陽須陰而生成，君須臣而成治，夫須婦而成家，夫物之相須，貴乎一誠相與，誠則明而事成，苟不誠而未明，則不可有所爲。惟誠而以中正相處，則事有成而獲福慶矣，故其象教如此。○噫日須須也待也陽得陰而萬化成，君得臣而萬事成，以中誠相與害德相孚，是以有孚而中正有慶也。以爲而不以誠，齟齬反側，則事不成，是以未明而不利攸往也。

須有孚未明不利攸行中正有慶

悔凶休祥平災咎吉吝
吉吉吉吉吉吉吉元吉
悔凶休祥平災咎吉吝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悔凶休祥平災咎吉吝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悔凶休祥平災咎吉吝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悔凶休祥平災咎吉吝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悔凶休祥平災咎吉吝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悔凶休祥平災咎吉吝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悔凶休祥平災咎吉吝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悔凶休祥平災咎吉吝
大凶凶凶凶凶凶凶凶

○九　一之**厲**　數行大寒末候，二陽將發，其氣剛厲，故爲厲而征厲厲疾，此其候也。月令征鳥厲疾，故隨陽之鳥遇寒而飛迅疾，事尚嚴厲，始雖斯故日無初，終則易，故又日有終，有終則其占吉，故其數如此。○晦日厲嚴厲也，天地以嚴厲則厲肅之氣以成，聖人以嚴厲則武之威以行。天地非嚴陰無以成陽春發有之和，聖人非嚴厲無以成仁育和煦之道。厲之時用大矣哉。

厲征鳥厲疾、無初有終、吉、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元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咎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大凶凶凶凶凶凶凶凶

○一　二之**成**　數行冬春之交，三陽之休，巳成而萬物亦將成，故曉爲成也。成者事得其成也。事以正而成，則內有以惠乎巳，外有以惠乎人，有終而吉也。事既有成，則不可復有所往矣。若尚有所往，則首先事，必毀其成功，故凶也。占數如貴，爲戒深矣。○噫日四時之成，以陰陽之順序也。治功之成，以聖人爲人君也。正惠之吉，以正終也。不利有攸往，所尚乃繇也。勿首事代終也。毀成凶，不利攸行也。

成正惠有終吉不利有攸往勿首事毀成凶、

木澤[illegible]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二之二　冲

數行立春初候地天交泰陰陽交暢物咸亨保合太和嘻之所以為冲也

冲和也冲固元亨不假言矣大君休仁足以長人而天下和平故能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

之效其數如此吉无不利也○晦曰冲[illegible]交暢品物咸亨是以元亨也大君體仁則必和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聲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應是以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故能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而无不利也

冲元亨大君體仁首出庶物萬國以寧無不利

○二之三　振

數行立春中候陽德振奮物由振動故晴為振振奮有為數布文德於天下則文教以行文治由盛荀率意妄作怠慢不恭則凶數占如此故戒之○晦曰數行立春中候陽德振奮物由振動曰振制禮作樂敷教宣化綱紀法度之施工虞教養之舉文德于是乎布矣率作怠慢不恭則反道敗德妄行妄作一以凶也

振布文德率作怠慢不恭凶

○二之四　祈

數行立春末候方春時和陰陽相協以孕字而咸生育之功故晴所以為祈也

有求而往往無不利若君求于臣而致三聘夫求于婦而行六禮應求而往無不利也以之祭祀誠求于神無不吉也故其占數如是○晦曰祈求也弓旌招賢輪帛迎士士求于下也尊賢

之盛禮也致君澤民康濟一世臣惠其求也貴
貴之盛德也是以求而往無不利也王假有廟
求于神也是以祭祀吉也

祈求而往無不利祭祀吉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吉吉吉元吉吉吉吉吉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凶凶凶凶凶大凶凶凶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二之五

常

數行雨水初候物得其理以自全理者
常也故爲常常久也久于其道故元亨
其數如是而其占必利于不息之貞乃爲得所
而獲元亨不然反是○晦日常久也元亨常于
其道也利不息之貞久而不易也天地有常亘
萬古而無終窮日月有常明晝夜而迭來往四
時有常寒暑代謝之靡忒聖人常于其道
以成無爲之化于天下常之時義大矣哉

常元亨利不息之貞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平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平
吉吉吉吉元吉吉吉吉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平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平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平
祥祥祥祥祥祥平祥平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平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平
凶凶凶凶人凶凶凶凶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平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二之六

柔

數行雨水中候物得溫和之氣保合太
和故爲柔柔道以行亦可以惠人已然
柔近邪佞故利用正其數如此而其占求深矣
柔陰道也故婦人用之則吉夫子而行之則凶也
○晦日柔弱也和柔自處惠乎已也和柔[illegible]
惠平人也柔近于佞利用正也以順爲正[illegible]人
吉也反剛爲
柔夫子凶也

柔惠利用正婦人吉夫子凶

休災吝凶平吉悔祥咎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休災吝凶平吉悔祥咎
吉吉吉吉吉元吉吉吉
休災吝凶平吉悔祥咎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休災吝凶平吉悔祥咎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休災吝凶平吉悔祥咎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休災吝凶平吉悔祥咎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休災吝凶平吉悔祥咎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休災吝凶平吉悔祥咎
凶凶凶大凶凶凶凶凶
休災吝凶平吉悔祥咎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〇二之易 數行兩木末候物得乎陽順易生成故為易易順也天道以順生物人道以順而成事君道以平易則民皆歸順苟厭易順亟務為艱險阻絕則事皆失其理而凶也然乎易固不可涉大川蓋大川險難之所也〇晴日易易順而無險難日易百物順生乾以易知也庶事須成易而無難也平易近民君之道也易易為難故凶也利平易不利涉大川也

易百物順生、庶事順成、平易近民、難險凶、不利涉大川、

祥悔凶咎平休吉吝災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祥悔凶咎平休吉吝災
吉吉吉吉吉吉元吉吉
祥悔凶咎平休吉吝災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祥悔凶咎平休吉吝災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祥悔凶咎平休吉吝災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祥悔凶咎平休吉吝災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祥悔凶咎平休吉吝災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祥悔凶咎平休吉吝災
凶凶凶凶凶凶凶凶凶
祥悔凶咎平休吉吝災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〇二之親 數行驚蟄初候物得夫陽親順鮮好故入為親親和順也內和順而外有文明之德不至于流蕩忘返所謂溫而理也和則家道雍睦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各得其道歡然有恩以相愛然有禮以相接家道其亨矣乎其數如此而占與戒皆在其中矣〇晴日親和順而無乖戾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聖人善推恩之序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物各從其類也內和順而外文明渾淪之中有條理之可尋也有夫婦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至親也相愛以恩相接以禮故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止其所然后上下睦而家道亨矣親其所親而天地萬物上下之情可見矣

親內和順而外文明、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上下睦而家道亨、

悔凶休祥平災咎吉吝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悔凶休祥平災咎吉吝
吉吉吉吉吉吉吉元吉
悔凶休祥平災咎吉吝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悔凶休祥平災咎吉吝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悔凶休祥平災咎吉吝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悔凶休祥平災咎吉吝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悔凶休祥平災咎吉吝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悔凶休祥平災咎吉吝
凶凶凶凶凶凶凶凶凶
悔凶休祥平災咎吉吝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〇二之華 數行驚蟄中候萬物榮華之時故為華九華光明也煥乎文明而以其正故其占利有攸行然過于明則過于察慧而心過必愆故又不利折獄春屬木木遇于春則華華鮮好故又為木道乃行也其數近是占者有其數亦如是也〇晴日華文明也文明以正人文之自然也利有攸往人道之當然也不利折獄天之道于明也木道乃行陽長而榮也日星輝煥天之文也草木衣被地之文也人文宣朗人之文也聖人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也

華文明以正、利有攸行、不利折獄、木道乃行、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元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大凶凶凶凶凶凶凶凶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一
三之見 數行驚蟄中候萬物皆光明著見[illegible] 見見著見也陽氣既來信則覆載之間

凡百所有皆著見而明顯所謂形形色色也其

在人則德之蘊而充積於中著見于外睟面盎

背而潤身矣其數如此然當著見而反隱[illegible]

蔽故占者凶○晦日見顯著也雲行雨施一氣

信也品物流形百有著也睟面盎背德潤身也

隱匿之凶所尚乃窮也天道見而品物章聖人

作而萬物覩也數曰三

之一見後以昭示誥命

見 一氣既信、百有著形、睟面盎背、德潤身、隱匿凶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元吉吉吉吉吉吉吉吉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休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凶凶凶凶凶凶凶凶大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二
三之獲 數行驚蟄末候陽氣數播物各有得汶 爲後獲得也物皆得于天氣以成形而

理亦賦焉然必先獲是理以爲性縱獲是氣以

成形故日氣賢形色自天有得其在君子則攻

遂迁善而獲本然小人則華面向化以獲善縱

欲而遂衆則無所獲而內數占如此而咸明矣

○晦日獲得色氣質形色得天所賦也君于遷

善得人之本然也小人華面順以從君也擬違

之凶不可有得也三代之得天下得其民也得

其民者得其心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得民心

之道也獲之

時用大矣哉

獲 氣質、形色、自天有得。君子遷善、小人華面、縱逸凶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吉元吉吉吉吉吉吉吉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凶凶凶凶凶凶凶大凶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三
三之從 數行春分初候物以類而從故爲從從 隨也人之見善則從困井化而同也且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二四之開

開數行谷雨中候春耕開犁之時故爲開開開闢也時當開闢故事皆宜開析通闢而利有攸往若違時而閉塞隱藏則凶也占者宜與時行也○晴日開闢也啟也天地開闢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析聖人開闢而經界正經界正而分田制祿之法定析民墾田不違農時也闢塞通障去其穢蔽也利有攸往開而有爲也閉鑰藏葬失時凶也

開析民墾田闢塞通障利有攸往閉鑰藏葬凶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吉元吉吉吉吉吉吉吉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凶凶凶凶凶凶凶大凶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三四之晉

晉數行谷雨末候五陽皆進故爲晉晉進也賢進于朝則邪枉退百工咸理于下監工未進則自號咲苟當進而失時失進則凶且時迎立夏適蠶桑之時故蠶桑吉也占者事當隨時無失時也○晴日晉進而上也進賢去邪天下平也百工咸理治功成也監工日號失時凶蠶桑之吉與時行也君子見可而進待時而動是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

晉進賢去邪、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悖于時凶、蠶桑吉、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吉吉元吉吉吉吉吉吉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凶凶凶凶凶凶大凶凶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四四之公

公數行立夏初候時方候大故爲公公大也正也公固有亨道天高地下萬物散

殊于覆載之間其公平正大之氣集可見克己復禮爲仁君子之公也公則利折獄而訟得其平戒占者宜如是也○晴日公正大也公亨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覆載無私也君子克己復禮其初全其天理之公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聖人以公平正大之道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也公之時義大矣哉

公亨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君子克己復禮其初利折獄、

咎祥悔吉平凶吝祥休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咎祥悔吉平凶吝祥休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咎祥悔吉平凶吝祥休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吉吉吉元吉吉吉吉吉

○四之五

益

數行立夏中候六陽長益益之極也故爲益益之大者莫有大于直諒多聞之友善交者久而敬之則終吉也陽數至此極矣物之陽茂繼長增高者與之皆極靡備而無所增益則凶也故承之○晴日益增所未能加所未有日益雲行雨施而天地益于物損高增畢而聖人益下民直諒多聞之士友是以朋友■來敬之終吉也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是以繼長增高而與時偕極也有所損而無所益是以靡情凶也

益，朋友方來，敬之終吉。繼長增高，與時偕極，靡備凶。

○四之六

章

數行立夏末候品物咸章故爲章章明也君德章明于上則天下文明而赫赫彬彬然必大震厥聲使聲教四訖則章益明然不以正則未免有悔故其占戒如此赫赫明貌彬彬盛貌○晴曰章光明也天下文明與章文物之宣也赫赫彬彬充明煥發之盛也大震厥聲聲教遠訖也匪正有悔以貞也雲漢昭回天之章也山川榮秀地之章也彝倫攸敘人之章也百姓昭明聖人垂衣裳而天下治也

章，天下文明，赫赫彬彬，大震厥聲，匪正有悔。

○四之七

盈

數行小滿初候陽氣盈滿雨隔生意充溢故爲盈盈滿也生氣充盈品物流形而咸亨雷雨滿盈鼓動發生其行夫何疑○晴日盈充滿也滿而溢故盈生氣流形陽盛也品物咸亨形成也雷雨滿盈澤降也不疑其行旁沫也氣盈則虛月盈則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君子制節謹度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易也

盈，生氣流形，品物咸亨，雷雨滿盈，不疑其行。

○ 五之一 庶

數行小滿未嫔萬物蓄庶之財故爲庶

庶蓄也衆也天地開闢則包含庶物無所不有君子躰之擴其量于有容惟公則能容所以有利不利也占者有是德則應其數也

○嘯日庶衆也林生總類充塞兩間洪纖高下泳漫六合九有之有萬有其有是以天開地闢而萬物蓄殖也君子公其心擴其量寬裕溫柔足以有容是以利衆不利寡利公不利私也

庶天開地闢萬物蕃殖君子所體利衆不利寡利公不利私

○ 五之二 決

數行芒種初候陽盛之極將決行矣故爲決決斷也入元四凶之舉實或決于彝之衰也舉措得宜則羣疑盡釋而任者直矣必謹之至故利貞然斷在不疑故不言吉凶

○嘯日夬斷也登崇俊良屏斥邪佞来雜日之明晉乾剛之斷是以聖人在上入元衆用四凶實經聚疑盡釋無任不直也利衆貞蓋言慎也

決入元舉用四凶實經羣疑盡釋無枉不直利衆正

○ 五之三 豫

豫飲食和樂君子豫吉小人豫凶

○五之升。數行芒種末候，陽極而升之時，故爲升。升升而上也。禮化樂行，則天下升平，而萬化以成。時既升平，則聖人在上，物皆快覩，不言而自喻。喻也，謂不待君言而自能曉吾意。○嘆曰：

萬化以成也。利見大人，聖人在上也。不言而喻，言也能升而大吉也。占者當其時，宜以自審。

日陽以時升，化行俗美，禮明樂行，也風清弊絶。

心悅誠服也。允升大吉，世務隆平也。聖人出震，

繼離握乾，蹈坤躋斯世于仁壽，

太和之域，升之時義大矣哉。

升。禮明樂行，萬化以成，利見大人，不言有喻，允升大吉。

○五之中。數行夏至初候，陽未盡，陰未萃，時之中也。故爲中。中者無過無不及也。大明之中，

天則赫赫然，而耀彼四國，其在君子，則從乾於

持守盈成，常恐過中，小人反身而毀其成功也。

其數如此，占者當時之任，宜自勉戒也。○嘆曰：

危微精一，心學之要，千聖一心，萬古同道，未發

已發，赫如大明，允執允治，允失允傾，揚墨之過，

子莫之泥，顛倒眩惑，同歸于弊，大哉唐堯，君之

虞舜，授受一中，夏禹三聖，下之理，至中而正。

至矣盡矣，蔑以加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世教

既衰，民鮮能執，聖哉父師，弟相傳受，爰及厥孫，

著書立言，中庸之道，明明吉詔，垂竟後人，永蒙

大造。

中。赫赫大明，耀彼四隣，君子持盈，小人毀成。

○六五之伏。數行夏至中候，陰尚伏于下，故爲伏。伏潛藏也。事幾潛伏于不覩不聞之地，正伏

善惡之萌也，是以君子常存戒懼，婦人陰質性

偏，兵凶器，故占者當其時，女則勿娶，師則利潛。

凡事亦不可有爲也。○嘆曰：伏聽于無声，視于

無形，不聞不覩也，君子戒懼謹獨之至也。善爲

之幾，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是以君子愼其獨也。○數曰：五之六伏，君子以

愼獨。

伏。不聞不覩，君子戒懼，勿用娶女，利潛師，不利有攸

○五之寡 數行小暑中候陰氣尚寡故爲寡寡少也在上宜少而寡在下宜衆而多以一人而治天下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君子過欲其寡若嫉嬙占之則孤寡而不利○贊曰寡過省身之要道也寡欲養心之功務也寡德敬養立也矣

寡宜上不宜下、宜少不宜衆、君子寡過、不利婚媾、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元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illegible]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六之飾 數行小暑中候六月之時也物至此皆修飾故爲飾飾于外則郁然而文華肅然而貌恭然有誠僞之不同故君子惟在謹獨占者宜自省也○贊曰飾賁飾也華文郁郁飾于外也貌恭作肅飾以德也君子謹獨誠其意也威儀文辭身之飾也禮樂法度道之飾也百姓昭明治之飾也萬邦作乎世之飾也是以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

飾華文郁郁、貌恭作肅、君子謹獨、

[illegible]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凶凶凶凶凶凶凶凶大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元吉吉吉吉吉吉吉吉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六二之戾 數行小暑末候陰氣將戾暑氣方長故爲戾戾厲也暘厲則吉君于就敵傷厲由致由以至于誠誠剛明矣占者當任宜自[illegible]也○贊曰戾危戾也愚戾而傷厲故吉也[illegible]之繫國可保也潤木之臨生儀全也播有本[illegible]終日求也虎尾不至和而[illegible]也是以君子[illegible]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故曰[illegible]能有誠君子克明蓋言俱也

戾厲吉曲能有誠君子克明、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凶凶凶凶凶凶凶凶凶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吉元吉吉吉吉吉吉吉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三 六之虛，數行大暑初候，二陰用事，陰虛陽實，故爲虛。虛，空洞也。心體虛靈，足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故明通而不窮矣。以欲而不實以理，則凶。占者理虛則不利爭訟也。○嘖曰一時之小，衆理具焉，方寸之微，萬事根焉，一氣之益萬化出焉，故弥六合，退藏密也，天根地一，畫咨有餘也。往古來今，收可盡也，是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明通而不窮也。

虛理明而通，應物不窮，狥慾惟凶，不利爭訟。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凶凶凶凶凶凶大凶凶凶

災吝吉休平咎凶[illegible][illegible]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吉吉元吉吉吉吉吉吉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四 六之昧，數行大暑中候，陰幽之晦昧用事，故爲昧。昧，幽暗也。幽偪守貞之人，外若晦暗，而內實章明，故吉。折獄貴乎明，昧則不利也。占如是。○嘖曰昧幽暗不明，曰昧潛德幽光，幽人正吉也。然日章君子之道也，用晦而明，明夷之事也。不利折獄，因得其情也。陰晦之至，陽明之昭也。冬寒之極，陽春之明也。屈者信之基，夜者晝之應。內明外暗，外明內暗，水火之反，陰陽互宅之與也。

昧幽人正吉，闇而章，晦而明，不利折獄。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凶凶凶凶凶大凶凶凶凶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吉吉吉元吉吉吉吉吉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五 六之損，數行大暑末候，陽爲陰損，故爲損。損，省也。君子日進于高明，過日以制損；小人日淪于汙下，性日以斷損。天澤之高，故遇雨吉。損疾病之患，故藥餌喜。占者得此，所損何如耳。○嘖曰損減省也。君子之過日以削，德日進也；小人之性日以斷，惡日積也。遇雨之吉，損上益下也；藥餌之喜，損外益內也。是以君子之于民也，寧損已以益民，無寧瘠民以肥已。故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上益下，民說無疆也。

損君子之過，日以削；小人之性，日以斷；遇雨吉，藥餌有喜。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平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平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平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惕危厲則得終吉君子惧而畏夫天命小人惧
而畏夫法令苟終當惧而無惧酒食燕樂則凶也
占者宜審此戒○嘻曰三陰用事肅殺之氣漸
興勢所可惧也小人非權嚴系乎方蹄踊事所
宜惧也惧有乎惕厲事其事也終吉有喜也君
子畏命惧夫賦畀也小人畏令民免無証也讌
樂之凶宴安鴆毒也來顛沛顛成武前共哉後
鈇斧履儉如夷蹈危如素成仁取義終吉君子
何惧
之有

懼有孚惕厲終吉君子畏命小人畏令酒食讌樂凶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凶凶凶凶凶凶凶大凶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皇極內篇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吉元吉吉吉吉吉吉吉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

三七之

除

數行處暑末候陰巳熾盛陽漸消除啟
爲除除芟去也稱稗既除而嘉穀斯登
當除之時不利作興小人既除君子之莛攸行
矣占者當任宜自勉也○嘻曰稊稗之去錯枉
興明也嘉穀之登舉直道行也不利作興鋤奸
去穢也君子攸行安斯善類也揚于王庭予號
有厲夫之道也仁人放流
迸諸四夷絜矩之能事也

除稊稗既去嘉穀斯登不利作興君子攸行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凶凶凶凶凶凶大凶凶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吉吉元吉吉吉吉吉吉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四七之

弱

數行白露初候陰弱用事之秋故爲弱
弱柔弱也柔弱之道在文人則危厲

皇極內篇

小于則吉物之弱者不依附則不植附則免
勢之衰弱難正固僅可免咎占者當任宜自
動也○嘻曰柔而能剛大人厲也柔以包承小
于吉也數爲不附不植附則失也凌弱
而強百倍其功艱正無咎也見羣龍無首乾道
其吉乎柔而動剛坤道其順乎分陰分陽迭
用柔剛與時偕行而況
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弱丈人厲小人吉不附不植附則附失艱正無咎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凶凶凶凶凶大凶凶凶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凶凶凶凶凶凶凶凶大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元吉吉吉吉吉吉吉吉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二八之賓

數行寒露初候鴻鴈來賓之時故爲俊秀之民用是章顯以觀國之光華作賓王家道與時顯不其人秀吉慶乎占者有是德斯可賓也〇晦日俊民用章帝臣也觀國之光尚賓也利賓于王不家食也大有[illegible]行也都俞吁咈賡歌朝廷也左右臣[illegible]獻也霖雨舟楫股肱皇家也贊襄[illegible]治道也是以聖君賢相共成正大光明之事業也

賓俊民用章、觀國之光、利賓于王、大有吉慶、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凶凶凶凶凶凶凶大凶
吝吉吉災平祥休凶悔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吝吉吉災平祥休凶悔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吝吉吉災平祥休凶悔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吝吉吉災平祥休凶悔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吝吉吉災平祥休凶悔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吉元吉吉吉吉吉吉吉
吝吉咎災平祥休凶悔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三八之危

數行寒露中候秋氣肅殺物皆危殆故爲危危險也知危而惕厲則得無咎人而知險能懼懼不失正如是而危則付諸命然言險之時困不可又涉險也占者宜自省焉〇晦日危險也危厲無咎警惕常存也知險而懼明哲保身也懼不失正處以義也自天有命而尚消息也不利涉大川見險能止也危者安其位亡者保其存亂者有其治是以君子安不亡危治不忘亂存不忘亡故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危厲無咎、知險而懼、懼不失正、自天有命、不利涉大川、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凶凶凶凶凶凶大凶凶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吉吉元吉吉吉吉吉吉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四八之堅

數行寒露末候物皆堅實故爲堅堅剛堅強不屈之貌物之堅強者則能有爲然剛健而又篤實乃義之所出而物莫能屈也待其堅強以之攻城陷陣必見凶也〇晦日利有

攸往自强不息也剛健篤實萃乎天德也義之所出道義之門也物莫能屈出于物表也攻城陷陣傷于所恃也乾德之剛無首吉也君道之剛克以柔也剛而能柔事克濟也

堅利有攸往剛健篤實義之所出物莫能屈攻城陷陣凶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凶凶凶凶凶大凶凶凶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吉吉吉元吉吉吉吉吉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人之華**

數行霜降初候草木變華之時故爲華五華變華也變華之事非得已者故必利于正然必人心從而后可之華道乃行占者疾病必應時而得亨亨則金華之道乃行占者疾病有變華則凶也○晦日華變華也當華而應時正而大亨貞也從而華已日通不塞華而當也應時而亨其悔亡也金道乃行禮之變也疾病之凶不可長也受命之華百世事業也哭命之華十世事業也坤命之華一世事業也時有消長故也皇帝王伯之異也

華利正從而華通不塞應時而亨金道乃行疾病凶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平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平
凶凶凶凶大凶凶凶凶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平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平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平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平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平
吉吉吉吉元吉吉吉吉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平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入之報**

數行霜降中候豺獺報本之秋故六祭祀所以報本也故吉報復之事宜後而不宜先故君子有慶也占者得之有宜報者有不必報者祚自餘也○禱日祭祀之吉報本也不宜先宜後報復也君子有慶報德也天地養萬物報之不報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不報之報也報之時義大矣哉

報祭祀吉事不宜先宜後君子有慶

休災吝凶平吉悔祥咎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休災吝凶平吉悔祥咎
凶凶凶大凶凶凶凶凶
休災吝凶平吉悔祥咎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休災吝凶平吉悔祥咎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休災吝凶平吉悔祥咎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休災吝凶平吉悔祥咎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休災吝凶平吉悔祥咎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元𝍧吉𝍧吉𝍧吉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

○八七之止

數行霜降末候萬物歛藏止息故爲止止者各止其所之義父于兄弟各盡其當然之道故日止思出其位則越常所而凶也當止之時而征行故吝占者宜在所省也○晴日事各得其所日止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各止其所也思出其位越常凶不安所止也征之見吝不知止也心普萬物而無心情順萬事而無情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是以時止而止時行而行動靜不失其時也

止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思出位越常凶征吝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大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凶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元𝍧吉𝍧吉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

○八八之戎

數行立冬初候西北之卦戰乎乾故[illegible]爲戎戎兵戎也以正則吉陰疑于陽必戰故其血玄黃陽亢于上故有傷君子藏其知于兵戎來災之先故戰則克藏也占者得之利于征伐○晴日戎兵戎也正吉所貞大人吉也戰血玄黃陰陽皆傷也陽亢有傷與時皆極也君子克藏惟知之藏事能吾先也征伐之利不利之利也誠敬德之兵戎也仁義德之甲胄也孝弟德之戈矛也忠信德之干盾也剛德治身之斧鉞也古之聰明睿知仁武而不殺者率能與于此哉

戎正吉戰血玄黃、陽亢有傷、君子克藏、惟知之藏、利征伐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𝍡凶𝍡大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凶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元𝍧吉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

○八九之結

數行立冬中候草木成結之時故爲結初冬之候百穀皆成庶事皆凝時之嚴凝履霜必至于堅水占者婚媾得此則爲交結而吉爭訟得此則爲偶結而已○晴日百穀兆成物之結也然積其凝時之結也履霜堅木時之結也婚媾之吉男女結也爭訟之凶怨偶結也大地壙而霜露結而百果草木皆結實結之時義大矣哉

結百穀其成、庶積其凝、履霜堅冰、婚媾吉、爭訟凶、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

物之至極而龍蛇之蟄亦歛困于不識不知遇雷驚則動矣故吉○之蟄曰正静而一利貞也爲物之極成性也龍蛇之蟄存身也不知不識藏用也正固之吉入神也屈者有其信者也歛者藏其發者也静者根其動者也冬寒之固而有陽春之發下學之因而有上達之妙是以君子之學爲已而不爲人也

固正静而一、爲物之極、龍蛇之蟄、不知不識、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大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凶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元𝍨吉𝍨吉𝍨吉

○七九之**移** 數行大雪中候陰已退移故爲移則功成退修吉居高亢則極而有悔當移之時凡事利有攸往若守常不出則凶吉者當移不宜守常也○曉曰功成而退議徵也居亢則悔上窮也利有攸往有功也守常之凶疾固也日月得天而能推移寒暑得時而能變移聖人順時而能以移君子知幾而能退移移之時義大矣哉

移功成而退、居亢則悔、利有攸往、守常凶、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𝍠凶𝍠凶𝍠大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凶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元𝍨吉𝍨吉

○八九之**隨** 數行大雪中候陰告順隨故爲隨物隨于上必隨于下君子際此當下于下吉也○曉曰物極于上窮之災也必復于下終無光也君子下下吉大來也卑者高之本也下

者上之基也隨者復之幾也陰者陽之府也民者君之宅也是以上以厚下安宅也

隨物極於上、必復於下、君子下下吉、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𝍠凶𝍠大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凶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

〡祥〢凶〣休〤祥〥平〦災〧咎〨吉〩吝
〩吉〩吉〩吉〩吉〩吉〩吉〩吉〩元〩吉

○〩〩九九之終

數行大亨未候陰晦終窮陽道來復正
終而復始之幾貞下起元之理天運循
環無往不復所以預喜其吉乃圖之不窮關之
斯通之時君子善始令終之以占者有其德當
如是也○時曰終吉終則有始也茲圖之窮貞
下起元也斯闢之通一元之始也君子令終明
哲之幾也否之極者泰之漸屈之至者信之幾
是以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淵
大亂之後必有
大治天行也

終吉、茲圖之窮、斯闢之通、君子令終、

〡大〡凶〡凶〡凶〡凶〡凶〡凶〡凶〡凶
〡凶〢休〣災〤悔〥平〦吝〧祥〨咎〩吉
〢休〢休〢休〢休〢休〢休〢休〢咎〢咎
〡凶〢休〣災〤悔〥平〦吝〧祥〨咎〩吉
〣災〣災〣災〣災〣災〣災〣災〣災〣災

〡凶〢休〣災〤悔〥平〦吝〧祥〨咎〩吉
〤悔〤悔〤悔〤悔〤悔〤悔〤悔〤悔〤悔
〡凶〢休〣災〤悔〥平〦吝〧祥〨咎〩吉
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
〡凶〢休〣災〤悔〥平〦吝〧祥〨咎〩吉
〦吝〦吝〦吝〦吝〦吝〦吝〦吝〦吝〡吝
〡凶〢休〣災〤悔〥平〦吝〧祥〨咎〩吉
〧祥〧祥〧祥〧祥〧祥〧祥〧祥〧祥〧祥
〡凶〢休〣災〤悔〥平〦吝〧祥〨咎〩吉
〨咎〨咎〨咎〨咎〨咎〨咎〨咎〨咎〨咎
〡凶〢休〣災〤悔〥平〦吝〧祥〨咎〩吉
〩吉〩吉〩吉〩吉〩吉〩吉〩吉〩吉〩元

易象之圖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變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也

範數之圖

昔者天錫禹洪範九疇也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冲漠無朕萬象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於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其無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妙乎此者也

一者九之祖也九者八十一之宗也圓之而天方之而地行之而四時天所以覆物也地所以載物也四時所以成物也散之無外卷之無內體諸造化而不遺者乎

性理會通卷二十六

理氣一

總論

程子曰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離陰陽則無道陰陽氣也形而下也道太虛也形而上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有是理後生是氣自一陰一陽之謂道推來此性自有仁義○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

有無氣之理○先有箇天理了却有氣氣積爲質而性具焉○人之所以爲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問先有理抑先有氣曰理未嘗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理無形氣便粗有查滓○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卽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爲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問理與氣曰伊川說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萬物而言只是一箇理及在人則又各自有一箇理又曰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而今且從理上說氣如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不成動已前便無靜程子曰動靜無端蓋此亦是且自那動處說起若論着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端若只一開一闔而無繼便是闔殺了又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都便息了蓋是貞復生元無窮如此○問有是理而後有是氣

未有人時此理何在曰也只在這裏如一海水或取得一杓或取得一檐或取得一碗都是這海水但是他爲主我爲客他較長久我得之不久耳○問理在氣中發見處何如曰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著○問先有理後有氣之說曰不消如此說而今知得他合下是先有理後有氣邪後知理先有氣邪皆不可得而推究然以意度之則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此氣之聚則理亦在焉蓋氣則能凝結造作理却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只此氣凝聚處理

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間人物草木禽獸其生也莫不有種定不會無種了白地生出一箇物事這箇都是氣若理則只是箇淨潔空闊底世界無形迹他却不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問有是理便有是氣似不可分先後曰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說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氣也須有先後○問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曰發育是理發育之

否曰有此理便有此氣流行發育理無形體曰所謂體者是強名否曰是曰理無極氣有極否曰論其極將那處做極○所謂理與氣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渾淪二物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問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常不移而氣常不足大德必得名位壽理固如此然孔子無位顏子夭死豈非氣使之然耶竊疑氣雖不同然聖人在上以和召和則氣亦醇正而隨於理春秋戰國形殺慘酷則氣亦隨之而變而理反不能勝此處亦當關於人事否曰雖是所感不同亦是元氣薄了○問理氣先後曰有此理後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理有安頓處大而天地細而螻蟻其生皆是如此又何慮天地之生無所賦受耶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無論未有天地之時便已如此了也

勉齋黄氏曰天道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之氣即是理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分而言之理自爲理氣自爲氣形而上下是也○理無迹而氣有形理

無際而氣有限理一本而氣萬殊故言理之當先乎氣深思之則無不通也○天地生出人物如大芋頭生出小芋頭大底有理與氣一下生出無限小底却都傳與他去

北溪陳氏曰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箇空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爲之樞紐故大德流行生生未嘗止息所謂以理言者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箇理不離乎氣而爲言耳○理不外乎氣若說截然在陰陽五行之先及在陰陽五行之中便成理與氣爲二物矣

太極

朱子曰太極只是一箇理字○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萬物四時五行只是從那太極中來太極只是一箇氣迤邐分做兩箇氣裡面動底是陽靜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爲萬物○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

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爲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爲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太極非是別爲一物卽陰陽而在陰陽卽五行而在五行卽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若無太極便不翻了天地○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

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當初元無一物只有此理有此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循環流轉其實理無窮氣亦與之無窮自有天地便有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只是這箇物事衮將去○太極未動之前便是陰陰靜之中自有陽之根陽動之中又有陰之根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靜之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却不

可以動靜分體用蓋靜卽太極之體也動卽太極之用也○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或疑靜處如何流行曰惟是一動一靜所以流行如秋冬之時謂之不流行可乎若謂不能流行何以謂之靜而生陰也觀生之一字可見○自太極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道理包括非是先有此而後有彼但統是一箇太原由體而達用從微而至著○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中間截斷言之則亦不害其有先後也觀周子所言太極動而生陽則其未動之前固已常靜矣又言靜

極復動則已靜之後固必有動矣如春秋冬夏元亨利貞固不能無先後然不冬則何以爲春而不貞又何以爲元就此看之又自有先後也

節齋蔡氏曰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内時既不同所主皆異不可執一而廢一也蓋自陰陽未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在乎陰陽之中也

西山眞氏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萬物一原者太極也太極者乃萬理統會之名有理即有氣分而爲一則爲陰陽分而爲五則爲五行

萬事萬物皆原於此人與物得之則爲性性者即太極也仁義即陰陽也仁義禮智信即五行也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太極非有形有氣之物只是理之至者故曰無極而太極

北溪陳氏曰太極之所以爲極至者言此理至中至正至精至粹至神至妙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故强名曰極○太極只是以理言也理緣何又謂之極極至也以其在中有樞極之義如皇極北極等皆有在中之義不可便訓極爲中蓋極之爲物常在物之中四面到此都極至都去不得如屋脊梁謂之屋極者亦只是屋之衆材四面湊合到此處皆極其中就此處分出去布爲衆材四面又皆停匀無偏剩偏欠之處如塔之尖處便是極如北極四面星宿皆運轉惟此不動所以爲天之樞若太極云者乃是就理論天之所以萬古常運地之所以萬古常存人物之所以萬古生生不息不是各各自恁地都是理在其中爲之主宰便自然如此就其爲天地萬物主宰處論恁地渾淪極至故以太極名之蓋總天地萬物之理到此湊合更無去處及散而爲天地爲人爲物又皆一一停匀無

少虧欠所以謂之太極○太極只是總天地萬物之理而言不可離天地萬物之外而別爲之論纔說離天地萬物而有個理便成兩截去了○未有天地萬物先有是理然此理不是懸空在那裏纔有天地萬物之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纔有天地萬物之氣則此理便全在天地萬物之中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纔動而生陽則是理便已具於陽動之中有這靜之理便能靜而生陰纔靜而生陰則是

理便已具於陰静之中然則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理便全在這氣裏面那相接處全無些子縫罅如何分得孰爲先孰爲後所謂動静無端陰陽無始若分別得先後便偏在一邊非渾淪極至之物

臨川吳氏曰太極本無體用之分其流行變化者皆氣機之闔闢有静時有動時當其静也太極在其中以其静也因以爲太極之體及其動也太極亦在其中以其動也因以爲太極之用太極之沖漠無朕聲臭泯然者無時而不然不以動静而有而亦何體用之分哉○開物之前混沌太始混元之如此者太極爲之也開物之後有天地有人物如此者太極爲之也閉物之後人銷物盡天地又合爲混沌者亦太極爲之也太極常常如此始終一般無增無減無分無合故以未判已判言太極者不知道之言也（此類詳見周子太極圖下）

天地

程子曰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常有空闕處空闕處如何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於（一作爲）天中一物耳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爲對凡地動者只

是氣動凡所指地者（一作指斷處）只是土土亦一物爾不可言地更須要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天地動静之理天圜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静南北之位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冬至之前天地閉塞可謂静矣日月運行未嘗息也則謂之不動可乎故曰動静不相離○天只主施成之者地也○天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觀於此者必知道也○道則自然生萬物今夫春生夏長了一番皆是道之生後來生長不可道却將既生之氣後來却要生長道則自然生生不息○天理生生相續不息無爲故也使竭智巧而爲之未有能不息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萬物始生也鬱結未通則實塞於天地之間至於暢茂則塞意亡矣○天之所以爲天本何爲哉蒼蒼焉耳矣其所以名之曰天蓋自然之理也○詩書中凡有個主宰意思者皆言帝有一個包含徧覆底意思則皆言天○天地之

化雖蕩然無窮然陰陽之度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久之道所以爲中庸也○天地所以不已有常久之道也人能常於可久之道則與天地合○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或問天帝之異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至妙謂之神以功用謂之鬼神以性情謂之乾其實一而已所自而名之者異也夫天專言之則道也○以氣明道氣亦形而下者耳○萬物之始氣化而已既形氣相禪則形化長而氣化消○天地之化既是二物必動已不齊譬之

兩扇磨行便其齒齊不得齒齊既動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轉則齒更不得復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歷不能全也○氣之所鍾有偏正故有人物之殊有清濁故有智愚之等○造化不窮蓋生氣也近取諸身於出入息氣見闔闢往來之理呼氣既往往則不反非吸既往之氣而後爲呼也○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鑪雖生物銷鑠亦盡況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此氣之終始開闢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時所以有

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何也氣有淳漓自然之理有盛則必有衰有終則必有始有晝則必有夜譬之一片地始開荒田則其收穀倍及其久也一歲薄於一歲氣有盛衰故也至於東西漢以來人才文章皆別所尚異也尚所以異亦由心所以爲心所以然者只爲生得來如此至如春夏秋冬所生之物各異其栽培澆灌之宜亦須各以其時不可一也只如均是春生之物春初生得又別春中又別春盡時所生又別○西北與東南人才不同氣之厚薄異也○問太古之時人物同生乎曰然純

氣爲人繁氣爲物乎曰然其所生也無所從受則氣之所化乎曰然

致堂胡氏曰夫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昔人以積氣名其象以倚蓋名其形皆非知天者莊周氏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言天無色也無色則無聲無臭皆舉之矣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山川草木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列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乎形能無壞乎

朱子曰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

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許多查滓裡面無處出便
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
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
在下○天運不息晝夜輾轉故地搉在中間使天
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結
得許多查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查滓也所以道輕
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問天有形質否曰只是
箇旋風下輭上堅道家謂之剛風人常說天有九
重分九處爲號非也只是旋有九耳但下面氣較
濁而暗上面至高處則至清至明耳○天地始初

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
今登高而望群山皆爲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
只不知因甚麽時凝了初間極輭後來方凝得硬
問想得如潮水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
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問自開
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何如曰已前亦須
如此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
是相將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
都盡又重新起又問生第一箇人時如何曰以氣
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釋家謂之化生如今物之

化生者甚多如虱然○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
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寬闊光朗而兩儀始
立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則是十
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個大闔闢更以上
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
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
宇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迹大滅是謂鴻荒
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卽舊日
之土螺蚌卽水中之物下者卻變而爲高柔者卻
變而爲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問天地未

判時下面許多都已有否曰只是都有此理天地
生物千萬年古今只不離許多物○地卻是有空
闕處天卻四方上下都周匝無空闕逼塞滿皆是
天地之四向底下卻靠著那天天包地其氣無不
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了氣卻從地中迸出又見
地廣處○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
渠云地對天不過○問晉志論渾天以爲天外是
水所以浮天而載地是如何曰天外無水地下是
水載○問天地之所以高深曰天只是氣非獨是
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見如此高要之連地下亦

是天又云世間無一箇物事大故地恁地大地只是氣之査滓故厚而深也○天地但陰陽之一物依舊是陰陽之氣所生也○康節言天依形地附氣所以重復而言不出此意者惟恐人於天地之外別尋去處故也天理無外所以其形有涯而其氣無涯也爲其氣極緊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則墜矣氣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若夫地動只是一處動動亦不至遠也○古今曆家只是推得箇陰陽消長界分爾如何得似康節說得那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底

幾句○問天依地地附氣曰恐人道下面有物天行急地閣在中○問康節天地自相依附之說其以爲此說與周子太極圖程子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義一致非曆家所能窺測曰康節之言大體固如是矣然曆家之說亦須考之方見其細密處如禮記月令疏及晉天文志皆不可不讀也○天明則日月不明天無明夜半黑淬淬地天之正色○天只是一箇大底物須是大著心腸看他始得以天運言之一日固是轉一匝然又有大轉底時候不可如此偏滯求也○天轉也非自東而西也

非旋環磨轉卻是側轉○伊川云測景以三萬里爲準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者而天地之運蓋如初也此言蓋誤所謂升降一萬五千里中者謂冬夏日行南陸北陸之間相去一萬五千里耳非謂周天只三萬里○天之外無窮而其中央空處有限天左旋而星拱極仰觀可見四游之說則未可知然曆家之說乃以筭數得之非鑿空而言若果有之亦與左旋拱北之說不相妨如虛空中一圓毬自內而觀之其坐向不動而常左旋自外而觀之則又一面四遊以薄四表而止

也○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日從東畔升西畔沉明日又從東畔升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內曆家筭氣只筭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筭不得安得是無內外○問天地之心亦靈否還只是漠然無爲曰天地之心不可道是不靈但不如人恁地思慮伊川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問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曰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謂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別有箇理理外別有個

心又問此心字與帝字相似否曰人字似天字心
字似帝字○問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
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爲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
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
此不待思惟此所以爲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
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
何如所說秪說得他無心處耳若果無心則須牛
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
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
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爲心○天地之

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
下一無所爲只以生物爲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
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爲道其論復見天
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之其理亦已明矣然所謂
以生爲道者亦非謂將生來做道也○天地別無
勾當只是以生物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
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
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曰這是說天地無心
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
則順理而已復何爲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

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
無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
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爲人之心
物得之遂爲物之心草木禽獸接着遂爲草木禽
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
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地說不得○萬物
生長是天地無心時枯槁欲生是天地有心時○
造化之運如磨上面常轉而不止萬物之生似磨
中撒出有粗有細自是不齊又曰天地之形如人
以兩盌相合貯水於內以手常常掉開則水在內

不出稍住手則水漏矣○或問大鈞播物還是一
去便休也還有去而復來之理曰一去便休耳豈
有散而復聚之氣
西山眞氏曰按楊倞註荀子有曰天無實形地之上
空虛者皆天也
庸齋許氏曰天地之大乃陰陽自虛自實前無始後
無終者也大槩有時而混沌有時而開闢耳伏羲
之前吾不知其幾混沌而幾開闢矣所謂混沌而
開闢者以陰陽之運有泰否陰陽之氣有通塞方
其泰而通也天以清而浮於上地以凝而塡於下

人物生息繁滋於其中復有英君誼辟相繼爲主而人極以立以兩間之開闢者如此宜不至於再爲混沌矣然陰陽之運不能以常泰陰陽之氣不能以常通上下或歷千萬百年或歷數萬年泰者有時而否通者有時而塞至于否塞之極也則天之清以浮者濁而低地之凝以塡者裂而洩人物之生息繁滋者亦歇滅而萎敗當此之時五行之用皆廢而水火之性獨悖逆焉火不爲離虛之明而偏於沈伏水不爲坎陷之滿而偏於沸騰二者雖皆反常而成天地之混沌者水也前日之開闢者至此又成一混沌矣天地每成一混沌所不死者有元氣焉惟其元氣不死故陰陽之否者終於泰陰陽之塞者終於通或歷數百年或歷數千年天之低以濁者又復清而浮地之裂以洩者又復凝而塡人物之歇滅萎敗者又復生息而繁滋此陰陽之運氣已泰而通則前日之混沌者復爲之開闢矣然天地由開闢而混沌者固以其漸由混沌而開闢者亦以其漸方開闢之初又必有聰明神聖者繼天爲王而人極以復立伏羲蓋當一開闢之初也

魯齋許氏曰天道常於不足處行將去亦屈伸消長乘除對待之理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則不能合天道也○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榮枯瘁人有富貴貧賤風雨露雷無非教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亦無非教也此天地所以造化萬物日新無敝者也○天道二氣此一氣消縮彼一氣便發達此一氣來彼一氣必往無俱往並發之理陰氣方長陽便伏又嚴霜以肅之使陽氣必伏

天度 曆法附

朱子曰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只是天行得過處爲進天之過處便是日之退處日月會爲辰[illegible]日月五星皆是左旋天道日一周天而常過一度日亦日一周天起度端終度端故比天道常不及一度月行不及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今人却云月行速日行遲此錯說也但曆家以右旋爲說取其易見日月之度耳○天行健一日一夜一周天過一度日稍遲一度月又遲十三度有奇耳因舉陳元滂云只似在圓地上走一人過急一步一人差不及一步又一人甚緩差數步也天行只管差過故曆法亦只管差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

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辰天壤也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角幾度即所宿處爲辰○日月所會是謂辰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爲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元枵之類是也然此特在天之位耳若以地而言之則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鶉火加於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耳

○或問天道左旋自西而東日月右行則如何曰

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于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進一度則日爲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爲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爲退了十三度有奇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然則日行却得其正

○問天道左旋日月星辰右轉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某看天上日月星不曾右轉只是隨天轉天行健這箇物事極是轉得速且如今日日與月星都在這度上明日旋一轉天却過了一度日遲些便欠了一度月又遲些又欠了十三度如歲星須一轉爭了三十度要看曆數子細只是璿璣玉衡疏中載王蕃渾天說一段極精密便是說一箇現成天地了其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

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也〔集覽〕璿璣玉衡書舜典在璿璣玉衡

璿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璣以象天躰之轉運也衡横也謂衡簫也以玉爲管衡而設之所以窺机而成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或問以爲天是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一度也曰此說不是若以爲天是一日一周則四時中星如何解不同更是如此則日日一般却如何紀歲把甚麼時節做定限若以爲天不過而日不及一度則趲來趲去將次午時便打三更矣因取禮記月令疏指其中說早晩不同及更行一度兩處曰此說得甚分明其他曆書却不如此說蓋非不曉但習而不察更不去子細揀點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蔡季通嘗有言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太虛空裏觀那天自是日月衮得不在舊時處了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日累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蔡仲默天說亦云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

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

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此說也分明○問周天之度是自然之數是強分曰天左旋一晝一夜行一周而又過了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周只將南北表看今日恁時看時有甚星在表邊明日恁時看這

星又差遠或別是一星了。○問同度同道曰天有黃道有赤道天正如一圓匣相似赤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爲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那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厮撞着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畢十一度日亦在畢十一度雖同此一度却南北相向日所以蝕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蝕望時月蝕固是陰敢與

陽敵然曆家又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却當着其中暗處故月蝕○或言嵩山本不當天之中爲是天形欹側遂當其中耳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山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有此處不動如磨臍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問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特曆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而九如此

則日月之行其道各異況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月行則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日月之行其不同道又如此然每月合朔不知何以同度而會於所會之辰又有或蝕或不蝕及其行或高而出黃道之上或低而出黃道之下或相近而偏或差遠而不相値則皆不蝕如何曰月道之說所引皆是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而行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旁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

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如日在午則月或在卯或在酉之類是也）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略可見○問北辰之爲天樞何也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

處則爲南北極謂之極者猶屋脊謂之屋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廻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廻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傍則諸星隨天左旋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矣○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

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曰然但如此則曆家逆字皆著改做順字退字皆著改做進字

象山陸氏曰書疏云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強天體隆曲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黃道者日所行也冬至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秋分交於角春分交於奎月有九道其出入黃道不過六度當交則合故曰交蝕交蝕者月道與黃道交也集覽月有九道漢天文志月行九道謂青道二出黃道之東赤道二出黃

道之南白道二出黃道之西黑道二出黃道北并黃道爲九道也張美和曰日月之行有遲有速不可以一律齊也故因其所行分段數每段各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第位而已非眞有所謂道也

或問晦翁嘗疑日月右轉不是以爲天行至健一日一夜一周却剩一度日一日一夜恰好月則不及十三度有奇與曆家所推大段相反不知何所見而云爾潛室陳氏曰天行日剩一度出鄭康成日月俱左旋聞橫渠有此語但曆家用簡捷超徑法巧算須用作右旋却取他背後欠天零數起筭繳日只作行一度月作行十三度有奇庶乎簡捷超徑易布筭也

臨川吳氏曰天與七政八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硬盤却以七政之動在天盤上行古來曆家盖非不知七政亦左行但順行不可算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直處算之因此後遂謂日月五星逆行也譬如兩船使風皆趨北其一船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自已之船如倒退南行然其實只是行緩赶前船不着故也今當以太虛中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太虛空盤一度鎮星之行比天稍遲於太虛盤中雖略過了些子而不及於天積二十八箇月則不及天二

十度歲星之行比鎮星尤遲其不及於天積十二箇月與天爭差三十度熒惑之行比歲星更遲其不及於天積六十日爭差三十度太陽之行比熒惑又遲但在太虛之盤中一日行一周匝無餘無欠比天之行一日不及天一度積一月則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疾時遲速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行比天爲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度最多今人不曉以爲逆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也今次其行之疾遲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土木火其行之速過於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日此其大率也（以覽七政日五星也）

程子曰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張一作）裡差了曆上若是道理所通爲多

堯夫之學大抵似楊雄然亦不盡如之常窮味有二萬八十六百此非人所合和是自然也色有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畫得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一半數不行蓋聲陽也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譬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今日之影却收以爲來日之影

（此以下論曆法）

元城劉氏與馬永卿論曆法曰古今曆法各不同其閏法亦從而異秦用顓帝之曆水德王天下以十月爲歲首故遇閏年即閏九月而謂之後九月蓋

取左氏歸餘於終之意至於漢初因而不改永卿曰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謂之定四時則是四時之間有閏也曰非也蓋謂無閏月則以春爲夏以夏爲秋矣故曰定四時非謂四時之間有閏月也

朱子曰古今曆家只推算得箇陰陽消長界分耳○太史公曆書是說太初然却是顓頊四分曆劉歆作三統曆唐一行大衍曆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朴之曆皆止用之二三年即差王朴曆是七百二十加去蔡季通所用却依康

節三百六十數○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趲趲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細算寸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爲之也意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蔡季通嘗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遲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爲天之所運則其疎密遲速

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寬之太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曆者其爲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耳○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則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中氣只在本月若趲得中氣在月盡後月便當置閏○曆法蔡季通說當先論天行次及七政此亦未善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

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虛損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或說曆四廢日曰只是言相勝者春是庚辛日秋是甲乙日溫公潛虛亦是此意○問曆所以數差古今豈無人考得精者曰便是無人考得精細而不易所以數差若考得精密有箇定數永不會差伊川說康節曆不會差或問康節何以不造曆曰他安肯爲此古人曆法疎闊而差少今曆愈密而愈差因以兩手量卓邊云且如這許多闊分作四段被他界限闊便有差不過只在一段界限之內縱使極差出第

二三叚亦只在此四界之内所以容易推測便有差容易見今之曆法於這四界内分作八界八界内又分作十六界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愈密而踰越多也其差則一而古今曆法疎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曾推得定只是移來湊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明後年便差元不曾推得天運定只是旋將曆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過我則減些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曆當時最爲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只有季通說得好當初造曆便合并天運所躔之度都算在裏幾年後躔幾分幾年後躔幾度將這躔數都算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庶幾曆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箇大統正只管說天之運行有差造曆以求合乎天而曆愈差元不知天如何會有差自是天之運行合當如此此說極是不知當初因甚不曾算在裏但堯舜以來曆至漢都喪失了不可考緣如今是這大總紀不正所以都無是處蔡季通算得康節曆康節曆十二萬九千六百分大故密今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萬分曆已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只是

今之曆家又說季通底用不得不知如何又曰一行大衍曆比以前曆他只是做得箇頭勢大敷衍得闊其實差數只一般正如百貫錢修一料藥與十文修一料藥其不能治病一也○問曆法何以推月之大小曰只是以每月二十九日半九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九計之觀其合朔爲如何如前月大則後月初二日月生明前月小則後月初三日月生明

象山陸氏曰曆家所謂朔虚氣盈者蓋以三十日爲朞朔虚者自前合朔至後合朔不滿三十日其不滿之分曰朔虚氣盈者一節一氣共三十日有餘分而爲中分中即氣也

潛室陳氏曰左傳正義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七日有餘月已行天一周至二十九日過半（即月法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也）又逐及日而與之會是爲一月十二月而成歲一歲氣周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今十二月惟三百五十四日是少十一日四分之一未得氣周細而言之一歲正少十一日少弱所以然者一月有餘分二十九（[illegible]日）

九百四十分四百七十分爲半日今有四百九十九分是餘二十九分合十二月餘分三百四十八是一歲計得三百五十四日又餘三百四十八分一日九百四十分其二百三十五分爲四分日之一今於餘分三百四十八內取二百三十五以當四分日之一仍有一百一十三其餘整日惟有十一日又以餘分一百一十三減之是一年正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不成十一日故謂十一日少弱一年少十日八百二十七分積十九年少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三分少弱足以當之古曆十九年爲一章章有七閏入章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此據元首初章若於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不必同初章日月運轉於天如人之行步故推曆謂之步曆步曆之始謂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數爲始於前更無餘分以此日爲端首即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日冬至也故言曆端用始也分一周之日爲十二月則每月當三十日餘以日月會爲一月則每月惟二十九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爲此月之正取中氣以爲正月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則謂之閏月故言舉正於中也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剩一日有餘以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成一月則置閏故言歸餘於終也

○問漢武帝命唐都洛下閎推筭星曆以爲合於夏正改用太初曆按自黃帝以前調曆有上元太初等曆今以合夏正而用太初曆然則夏亦用太初曆乎否也曰曆家推上元太初謂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已盡都無絲髮餘重新起曆是時定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在新曆之第一日故謂之曆元漢元封七年適當其時故改秦曆用漢曆改秦正用夏正非謂夏亦然也

性理會通卷二十六終

性理會通卷二十七

理氣二

天文

日月

程子曰日月之爲物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日月之在天猶人之有目目無背見日月無背照也○天地日月一也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或問日月有定形還自氣散別自聚否曰此理甚難曉究其極則此二說歸于一也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爲有盈虧然否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也○問日食有常數者也然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天人之理甚微非燭理明其孰能識之曰無乃天數人事交相勝負有多寡之應耶曰似之未易言也

朱子曰月體常圓無闕但常受日光爲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邊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中是地影月古今人皆言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程子謂日月只是氣到寅上則寅上自光氣到卯上則卯上自光者亦未必然既曰日月則自是各有一物方始各有一名星光亦受於日但其體微爾五星之色各異觀其色則金木水火之名可辨衆星光芒閃爍五星獨不如此衆星亦皆左旋唯北辰不動在北極五星之傍一小星是也蓋此星獨居天軸四面如輪盤環繞旋轉此獨爲天之樞紐是也日月薄蝕只是二者交會處二者緊合所以其光掩沒在朔則爲日蝕在望則爲月蝕○邵康節謂日太陽也月太陰也星少陽也辰少陰也辰非星也又曰辰弗集於房房者舍也故十二辰亦謂之十二舍上辰字謂日月也所謂三辰北斗去辰爭十二來度日蝕是日月會合處月合在日之下或反在上故蝕月蝕是日月正相照伊川謂月不受日光意亦相近蓋陰盛亢陽而不少讓陽故也又曰日月會合

故初一初二月全無光、初三漸開、方微有弦上光。是哉生明也、開後漸亦光、至望則相對故圓。此後復漸相近、至晦則復合。故暗。月之所以虧盈者此也、○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生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遠之前、西近東遠、而始死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遡日以為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乃為得之、蓋括之言曰

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補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傍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兎在腹之間、則世俗桂樹蛙兎之傳其

惑久矣、或者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傍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眞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或問弦望之義、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是四分取半否、曰如二分二至也、是四分取半、因說曆家謂紓前縮後、近一遠三、以天之圍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日月相看皆四分天之一、○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蔡季通云、日在地中、月行天上、所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傍周圍空處迸出、故月受其光、曰若不如此、月何緣受得日光、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又曰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看來理或有之、然非地影、乃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鏡子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見也、蓋日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間地是一塊實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暈也、問日光

從四邊射入月光何預地事而礙其光曰終是被這一塊實底物事隔住故微有礙耳○問月受日光只是得一邊光曰日月相會時日在月上不是無光光都載在上面一邊故地上無光到得日月漸漸相遠時漸擦挫月光漸漸見於下到得望時月光渾在下面一邊望後又漸漸光向上去○日蝕是爲月所掩月蝕是與日爭敵月饒日些子方好無蝕○曆家謂日光以望時遥奪月光故月蝕日月交會日爲月掩則日蝕然聖人不言月蝕日而以有蝕爲文者闕於所不見○問日月陰陽之

精氣所謂終古不易與光景常新者其判別如何非以今日已昳之光復爲來日將升之光固可畧見大化無息而不貲於已散之氣也然竊嘗觀之日月虧蝕隨所蝕分數則光沒而魄存是魄常在而光有聚散也所謂魄者在天豈有形質耶或乃氣之所聚而所謂終古不易者耶曰日月之說沈存中筆談中說得好日蝕時亦非光散但爲物掩耳若論其實須以終古不易者爲體但其光氣常新耳然亦但非一日一箇盡須刻不停也○問自古以日月之蝕爲災異如今曆家却自預先算得是如何曰只大約可算亦自有不合處曆家有以爲當蝕而不蝕者有以爲不當蝕而蝕者○問月蝕如何曰至明中有暗虚其暗至微望之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爲暗虚所射故蝕雖是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相敵而不蝕矣

或問日蝕之變精於數者皆於數十年之前知之以爲人事之所感召則天象亦當與時盈虧潛室陳氏曰日月交會日爲月掩則日蝕日月相望月與日亢則月蝕自是行度分道到此交加去處應當

如是曆家推算專以此定躔寄本不足爲變異但天文才遇此際亦爲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有災戾故聖人畏之側身修行庶幾可弭災戾也

西山真氏曰月太陰也本有質而無光其盈虧也以受日光之多少月之朔也始與日合越三日而明生八日而上弦其光半十五日而望其光滿此所謂三五而盈也既望而漸虧二十三日而下弦其虧半三十日而晦其光盡此所謂三五而闕也方其晦也是謂純陰故魄存而光泯至日月合朔而明復生焉

魯齋許氏曰天地陰陽精氣為日月星辰日月不是有輪郭生成只是至精之氣到處便如此光明陰精無光故遠近隨日所照日月行有度數人身血氣周流亦有度數天地六氣運轉亦如是到東方便是春到南方便是夏行到處便主一時日行十二時亦然萬物都隨他轉過去便不屬他

臨川吳氏曰古今人率謂月盈虧蓋以人目之所觀者言而非月之體然也月之體如彈丸其遡日者常明常明則常盈而無虧之時當其望也日在月之下而月之明向下是以下之人見其光之盈及

其弦也日在月之側自下而觀者僅得見其明之半於是以弦之月為半虧及在晦也日在月之上而月之明亦向上自下而觀者悉不見其明之全於是以晦之月為全虧儻能飛步太虛傍觀于側則弦之月如望乘凌倒景俯視于上則晦之月亦如望月之體常盈而人之目有所不見以日所不見而遂以為月體之虧可乎知在天有常盈之月則知人之曰盈曰虧皆就所見而言爾曾何損於月哉

星辰

程子曰北辰不動只不動便是為氣之主故為星之最尊者

張子曰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朱子曰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極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為之樞如輪之轂如磑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

距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今曰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為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樞一輪而四轂一磑而四臍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碎也無日矣若之何而能為轉運之無窮哉此星家淺事不足深辨然或傳寫之誤則不可以不正也○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者凝得也受日

光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水星貼着日行故半月日見○天道左旋日月星並左旋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面下人看見星隨天去耳○星有墮地其光燭天而散者有變爲石者○橫渠言日月五星亦隨天轉如二十八宿隨天而定皆有光芒五星逆行而動無光芒○問星辰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聚者或云如燈光否曰然○問極星只在天中而東西南北皆取正於極而極星皆在其上何也曰只是

極星便是北而天則無定位○南極上下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唐書說有人至海上見南極下有數大星甚明此亦在七十二度之内○或問北辰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傍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天之樞紐如門簨子相似又似箇輪藏心藏在外面動心却不動又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他近那辰故雖動而不覺如射糖盤子樣北辰便是中心樁子極星便是樁底點子雖是也隨盤轉緣近樁子便轉得不覺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推得是北極只在北辰邊頭而極星依舊動

雷電

程子曰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問人有死於雷霆者無乃素積不善常歉然於其心忽然聞震則懼而死乎曰非也雷震之也然則雷孰使之曰夫爲不善者惡氣也赫然而震者天地之怒氣也相感而相遇故也曰雷電相因何也曰動極則陽形也是故鑽木戛竹皆可以得火夫二物者未嘗有火也以動而取之故也擊石火出亦然惟

金不可以得火至陰之精也然軋磨既極則亦能熱矣陽未嘗無也

或問雷霆何爲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致堂胡氏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爲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内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則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

震雷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疎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于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爲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惟光耳適映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之必入于幻怪僞誕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爲要也

朱子曰雷如今之爆杖葢鬱積之極而迸散者也

雷雖只是氣但有氣便有形如蝃蝀本只是薄雨爲日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爲妖或爲祥〇或問程子謂雷電只是氣相摩軋是否曰然或以爲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渣滓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張子曰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即此理也〇問十月雷鳴曰恐發動了陽氣所以大雲爲豐年之兆者雪非豐年葢爲凝結得陽氣在地來年發達生長萬物

問雷者陰陽擊搏之氣然有時而擊人是豈氣之所爲乎且擊人之時有所謂石與火又有書背字曰其人有此惡者豈其氣又有神物主之耶南軒張氏曰橫渠有言陽在內者爲陰氣所蒙而不得出則震擊而爲雷霆葢雷霆是天地間義氣人爲不善又適與之感今則雷霆之有所謂火者氣之擊搏自有火生也有所謂石斧者氣之墜則爲石隕亦然若所謂書字則無是理曰神物主之者愆之說也

問雷者陰陽二氣相摩而成聲春秋有所謂震夷伯之廟不知陰陽二氣亦能震物也耶潛室陳氏曰雷霆固是陰陽相薄而成聲然以陰陽之怒氣與沴氣適相值故震要之此等陰陽自虛而有自氣而形自聲而發皆摩盪之甚也故人或見其形或拾其物此二氣極摩盪處小而言之則人間之灼火大而言之則虹霓之氣化若蛟龍之生物皆無而爲有也（集覽 震夷伯之廟出左傳僖十五年夷伯魯大夫也）

西山真氏曰雷霆雖威初非爲殺物設也易稱鼓萬

物者莫疾乎雷其與日之暄雨之潤風之散同於
生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
之非雷震求以殺之也

風雨雪雹霜露

程子曰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
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
陽。坎卦本陽陽唱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
陽不和蝃蝀之詩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
唱也故雨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
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山
勢使然○雹者陰陽相搏之氣蓋沴氣也聖人在
上無雹雖有不爲災

朱子曰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蓋或
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
多北風此亦可見○雨如飯甑有蓋其氣蒸鬱而
汗下淋漓則爲雨如飯甑不蓋其氣散而不收則
爲霧○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
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爲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
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橫渠正蒙論

風雷雲雨之說最分曉○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氣
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氣了○雪花所以必
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
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濺開成稜瓣也又六者陰
數太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伊川
說世間人說雹是蜥蜴做初恐無是理看來亦有
之只謂之全是蜥蜴做則不可耳自有是上面結
作成底也有是蜥蜴做底昔閩王參議云嘗登五
臺山見蜥蜴含水吐之爲雹及夷堅志載劉法師
嘗在隆興府西山見多蜥蜴如手臂大一日無數
入井中飲水皆盡卽吐爲雹蓋蜥蜴形狀亦如龍
是陰屬是這氣相感應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陰陽
交爭之時所以下雹時必寒今雹之兩頭皆尖有
稜疑得初間圓上面陰陽交爭打得如此碎了雹
字從雨從包是這氣包住所以爲雹也○霜只是
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
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
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雨雪○高山無霜露却有雪
某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
烟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衆山僅露峰尖煙雲環

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則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雪先結也○或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如何曰露自是有清肅之氣古語云露結爲霜今觀之誠是然露氣與霜氣不同露能滋物而霜殺物也雪霜亦有異霜能殺物而雪不殺物也雨與露不同雨氣昏而露氣清也露與霧不同露氣肅而霧氣昏也○天氣降而地氣不接則爲霧地氣升而天氣不接則爲雺

勉齋黄氏曰陰陽和則雨澤作詩不云乎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亦以陰陽和而雨春之所以雨多者以當春之時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故蒸濁而成雨秋亦然夏則亢陽冬則過陰是以多晴

陰陽

程子曰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散者日月是也有消長而無窮者寒暑是也○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陰陽於天地間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須去參錯然一箇升降生殺之分不可無也○冬至一陽生却須陡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厮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爲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索這箇理潛室陳氏曰大率陰陽消長之理一氣不頓消不頓長欲消之氣却侵帶些在初長之中初長之氣却侵帶些在欲消之中大凡寒暑晦明之交接頭處須兩下侵帶些所以艮居八卦之中宜只是止萬物然分于東北之間一頭接坎之終氣時是終萬物一頭接震之生氣爻爲始萬物盖震豈能頓生惟於殺氣未盡之時巳是侵帶些子氣了故至震方際生也○早梅冬至巳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箇消長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栢亦不是不凋只是後凋凋得不覺怎少得消息方夏生長時却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問張子云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五峰胡氏曰觀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之消息知聖人之進退

延平李氏曰陰陽之精散而萬物得之凡麗于天附

于地列于天地之兩間聚有類分有群生者形者色者莫不分繫於陰陽〇陽以燥爲性以奇爲數以剛爲體其爲氣炎其爲形圓浮而明動而吐皆物於陽者也陰以濕爲性以耦爲數以柔爲體其爲氣凉其爲形方沈而晦靜而翕皆物於陰者也

朱子曰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五行雖是質他又有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得然却是陰陽二氣截做這五箇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如十干甲乙甲便是陽乙便是陰〇五行相爲陰陽又各自爲陰陽〇天地統是一箇大陰

陽一年又有一年之陰陽一月又有一月之陰陽一日一時皆然〇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〇陰陽做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做兩箇看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做一箇看只是一箇消長〇陰陽各有清濁偏正〇陰陽之理有會處有分處〇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〇陰陽生殺固無間斷而亦不容並行〇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即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〇陰陽不可分先後說〇陽氣只是六層只管上去上盡後下面空闕處便是陰〇方其有陽那裏知道有陰天地間只是一箇氣自今年冬至到明年冬至是他一氣周匝把來切做兩截時前面底便是陽後面底便是陰又切做四截也如此便是四時天地間只有六層陽氣到地面上時地下便冷了只是這六位陽長到那第六位時極了無去處上面只是漸次消了上面消了些箇時下面便生了些箇那便是陰這只是箇噓吸噓是陽吸是陰噏做一氣固是如此然看他日月男女牝牡處方見得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

之物也有箇背面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〇盛天地之間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爲功其類則爲剛爲明爲公爲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爲事其類則爲柔爲暗爲私爲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〇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陽客而陰主又曰天地之間陰陽而已以人分之則男女也以事言之則善

惡也何適而不得其類哉〇陰陽有相對言者如夫婦男女東西南北是也有錯綜言者如晝夜春夏秋冬弦望晦朔一箇閙一箇輥去是也〇問自十一月至正月方三陽是陽氣自地上而升否曰然只是陽氣既升之後看看欲絕便有陰生陰氣將盡便有陽生其已升之氣便散矣所謂消息之理其來無窮又問雷出地奮豫之後六陽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是天與地平分否曰若謂平分則天却包著地在此不必論

覺齋許氏曰萬物皆本於陰陽要去一件去不得天

依地地附天如君臣父子夫婦皆然

臨川吳氏曰陽本實陰本虛也陽爲氣陰爲精陽成象陰成形陽主用陰主體則陽反似虛陰反似實是不然天之積氣雖似虛然其氣急勁如鼓皮物之大莫能禦故曰健曰剛曰靜專曰動直則實莫實於天地之成形雖似實然其形疎通如肺氣升降出入其中故曰順曰柔曰靜翕曰動闢則虛莫虛於地然則陽實陰虛者正說也陽虛陰實者偏說也

五行

周子曰五行之序以質之所生而言則水本是陽之濕氣以其初動爲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火本是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爲陽所揜而不得達故火陽勝蓋生之者微成之者盛生之者形之始成之者形之終也然各以偏勝也故雖有形而未成質以氣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則陽之濕氣浸多以感於陰而舒故發而爲木其質柔其性暖金則陰之燥氣浸多以感於陽而縮故結而爲金其質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搏凝而成質以氣之行而言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木火金

水云者各就其中而分老少耳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則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爲發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蓋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質雖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所謂易也

程子曰動靜者陰陽之本也五氣之運則參差不齊矣〇或曰五行一氣也其本一物耳曰五物也五

物備然後生猶五常一道也無五則亦無道然而既曰五矣則不可混而爲一也

朱子曰氣之精英者爲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爲金木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則爲理所以爲仁義禮智信者是也○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天一自是生水地二自是生火生木水只是合下便具得因底意思木便是生出得一箇輭底金便是生出得一箇硬底五行之說正蒙中說得好又曰木者土之精華也又記曰水火不出於土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胡亂

下一字○水火清金木濁土又濁○五行之序木爲之始水爲之終而土爲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illegible]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爲主而爲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爲發生之性水爲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故孔子賛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者列序於其間蓋以爲無適而非此也○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清明內影濁明外影清明金水濁明火木○火中有黑陽中陰也水外黑洞洞地而中却明者陰中之陽也故水謂之陽火謂之陰亦得○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或曰如言

四時而不言寒暑爾曰然○或問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者氣也復問這箇莫是木自是木火自是火而其理則一曰且如這箇光也有在硯蓋上底也有在墨上底其光則一也○問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橫渠說得好只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則不屬土問火附木而生莫亦屬土曰火自是箇虛空中物事問只溫暖之氣便是火否曰然正蒙云木曰曲直能既屈而反伸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本

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于土之燥得水之精于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爍之反流而不耗也蓋得土之精實于水火之際也土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体而不遺者也○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不是相生否只是陽變而助陰故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在左右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都是這箇物事○以氣而語其生之序則木火

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此豈卽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曰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問木之神爲仁火之神爲禮如何見得曰神字猶云意思也且如一枝柴却如何見得他是仁只是他意思却是仁火那裏見得他是禮却是他意思是禮○問二氣五行造化萬物一闔一闢萬變是生所謂五行之氣卽雷風水火之運耶又卽二氣之參差散殊者耶先儒謂物物皆具則人之氣禀有偏重者謂之皆具可乎或謂雖物皆具而就五行之中有得其多者有得其少者於此思之殊茫然未曉曰五行之氣如溫凉寒暑燥濕剛柔之類盈天地之間者皆是舉一物無不具此五者但其間有多少分數耳○陰陽播而爲五行五行中各有陰陽甲乙木丙丁火春屬木夏屬火年月日時無有非五行之氣甲乙丙丁又屬陰屬陽只是二五之氣人之生適遇其氣有得清者有得濁者貴賤壽夭皆然故有參差不齊如此

李氏希濂曰近見勉齋黃氏論五行多所未解其曰生之序便是行之序而以太極圖解氣質之說爲

不然以洪範五行一曰二曰爲非有次第但言其得數之多寡以夏後繼以秋爲火能生金惟其能生是以能尅夫五行一也而以爲有生與行之異則誠若近於支離者然天地之間未有不以兩而化成者也以二氣言則互爲其根者氣也分陰分陽者質也以五行言則有形體而分峙於昭昭之間者其質也無形體而默運於冥冥之中者其氣也夫豈混然而無別哉故就質而原其生出之始則水火以陰陽之盛而居先木金以陰陽之穉而居後此質之序然也就氣而探其運行之常則木

火以陽而居先金水以陰而居後此氣之序然也質雖以氣而成然其體一定而不可易氣雖行乎質之內而其用則循環而不可窮二者相須以成造化令必混而一之則是天地之間不過輪一死局而無經緯錯綜之妙其爲造化亦小矣此其一也五行之生同出於陰陽有則俱有誠若不可以次第言然水火者陰陽變合之初氣之至精且盛者也故爲五行之先水陰而根於陽火陽而根於陰故水又爲火之先也有水火而木金生焉木虛而疏金實而固故木金次於水火而木又爲金之

先也土則四者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次五焉易大傳自天一至地十以爲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正指五行生成之數而言按之河圖可見而洪範五行亦以是爲次此河圖洛書所以相爲經緯也今必削其次第而但以得多寡爲說則是以五行之質水木皆陽之所爲而無與乎陰火金皆陰之所爲而無與乎陽既乖生成之序復戾變合之旨所謂五行一陰陽者皆爲虛語矣然勉齋亦云初只是一箇水水暖後便是火此兩箇是母木是水之子金是火之子是四者之序亦未嘗無但所謂水

暖後便是火與金是火之子亦未詳其義而恐其未安耳（按木暖是火蓋取既生魄陽日魂之意但二者恐自不同）此其二也若火生金之說則尤不可曉若以相生爲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若以相尅爲序則當曰水火金木土未有其四以生相受而其一獨以尅相生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周子亦曰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四時之內固備五行之氣也惟土無定位寄旺於四季辰未戌丑之月土之所旺也土旺則皆可以生金矣然辰未陽也戌丑陰也陽則生陰則成辰未固皆陽也春木之氣盛則土爲之傷夏火之氣

盛則土爲之息故季夏本土旺之月而又加之以火則爲尤旺故能生金而爲秋此其相生之序豈不瞭然甚明也哉（按五行家金生于巳蓋辰之所生也但必育方徵必至季夏然後成休而爲壯耳）今但見夏之後便繼以秋思而不得其說遂斷之曰火能生金竊恐其爲疎矣月令以中央土繼於季夏之後素問於四時之外以長夏屬土皆是此意與十干之序脗合自炎黃以迄于今未之有改周子朱子蓋皆取之今一旦創立孤論以行其獨見愚恐其不合乎造化本然之體也

或問氣行於天質具於地則是有氣便有是質氣如

是質便如是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火土金水以質而言其生之序則水火木金土氣之序如此質之序如此潛室陳氏曰五行始生謂太極流行之後自氣而成質自柔而成剛水最柔故居一火差剛故居次至木至金至土則浸堅剛故洪範與易言所生之序皆如此氣則成四時之序卽五行之序也

臨川吳氏曰十干十二支之名立而相配爲六十不知其所始世傳黃帝命大撓作甲子或然也漢之時術家以六十之四十八配周易八純卦之六爻謂之渾天納甲不過以寅卯二支爲木巳午二支爲火申酉二支爲金亥子二支爲水辰戌丑未四支爲土而已後世所謂納音者每支五行備而每行周乎十二支幹則否壬癸各二水而四金四木丙丁各二火而四土四水戊己各二土而四木四火庚辛各二金而四水四土甲乙各二木而四火四水四金焉予嘗謂納甲之五行猶先天之卦納音之五行猶後天之卦也且納音始於誰乎五行之上曰某水某火某土某金某木者又始於誰乎疑末世術家很瑣之所爲也

四時

朱子曰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皆以四者相爲用也○春爲感夏爲應秋爲感冬爲應若統論春夏爲感秋冬爲應明歲春夏又爲感○只是一箇道理界破看以一歲言之有春夏秋冬以乾言之有元亨利貞以一月言之有晦朔弦望以一日言之有旦晝暮夜○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初爲春氣長得過便爲夏收斂便爲秋消縮盡便爲冬明年又復從春處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

魯齋許氏曰長生長春如何長得春夏秋冬寒暑往謝天之道也如春可長亦不足貴矣○南北東西是定體相對春夏秋冬是流行運用却便相循環一體一用

臨川吳氏曰風木冬春之交北東之維艮震也君火春夏之交東南之維震巽也相火正夏之時正南之方離也濕土夏秋之交南西之維坤兌也燥金秋冬之交西北之維兌乾也寒水正冬之時正北之方坎也此主氣之定布者也地初正氣子中而丑中震也地後間氣丑中而卯中離也天前間氣

卯中而巳中兌也天中氣巳中而未中乾巽也
天後間氣未中而酉中坎也地前間氣酉中而亥
中艮也地終正氣亥中而子中坤也此客氣之加
臨者也主氣土居二火之後客氣土行二火之間
終艮始艮後天卦位也始震終坤先天卦序也世
以歲氣起大寒者以協後天終艮始艮之文然而
非也楊子建以歲氣起冬至者宜契先天始震終
坤之義子午歲之冬至起燥金而生丑中之寒水
丑未歲之冬至起寒水而生丑中之風木寅申歲
起風木卯酉歲起君火辰戌歲起濕土巳亥歲起
相火皆肇端於子半六氣相生循環不窮豈歲歲
間斷於傳承之際哉然則終始乎艮者可以分主
氣所居之位而非可以論客氣所行之序也○天
地陰陽之運往過來續木火土金水始終終始如
環斯循六氣相生之序也歲氣起於子中盡於子
中故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子午之歲始冬
至燥金三十日然後禪於寒水以至相火日各六
十者五而小雪以後其日三十復終於燥金丑未
之歲始冬至寒水三十日然後禪於風木以至燥
金日各六十者五而小雪以後其日三十復終於

寒水寅申以下皆然如是六十年至千萬年氣序
相生而無間非小寒之末無所於授大寒之初無
所於承隔越一氣不相接續而截自大寒爲次年
初氣之首也此造化之妙内經秘而未發啓玄子
闕而未言近代楊子建坊推而得之

地理 潮汐附

朱子曰山河大地初生時須尚軟在○河圖言崑崙
者地之中也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注
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
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矣○水經云崑崙取嵩
山五萬里看來不會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
里于闐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
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西千三百餘里即崑
崙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
南大抵地形如饅頭其撚尖則崑崙也○冀都是
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正
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
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
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爲
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於左是爲龍淮南諸山是

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爲第三四重案○
堯都中原風水極佳左河東太行諸山相繞、海島
諸山亦皆相向、右河南遶、直至泰山湊海、第二重
自蜀中出湖南出廬山諸山第三重自五嶺至明
越、又黑水之類、自北纏繞至南海、○河東地形極
好乃堯舜禹故都今晉州河中府是也左右多山
黃河繞之嵩華列其前○河東河北皆繞太行山
堯舜禹所都皆在太行下○太行山一千里河北
諸州皆繞其趾潞州上黨在山脊最高處過河驟
便見太行在半天如黑雲然○上黨即今潞州春

秋赤狄潞氏即其地也以其地極高與天爲黨故
曰上黨上黨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
之盡頭堯舜之所都也河東河北諸州如太原晉
陽等處、皆在山之兩邊窠中山極高闊、山後是忻
代諸州泰山却是太行之虎山或問平陽蒲坂自
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磽瘠不生物人民
朴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侈泰如何都得
○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黃河左右旋繞所謂臨
不測之淵是也近東獨有函谷關一路通山東故
可據以爲險又關中之山、皆自蜀漢而來、至長安

而盡、（他錄作關中之山皆自西而東）若橫山之險乃山之極高處、
○東南論都所以必要都建康者以建康正諸方
水道所湊一望則諸要害地都在面前有相應處
臨安如入屋角房中坐視外面殊不相應武昌亦
不及建康然今之武昌非昔之武昌吳都武昌乃
今武昌縣地勢迫窄只恃前一水爲險耳鄂州正
今之武昌亦是好形勢上可以通關陝中可以向
許洛下可以通山東若臨安進只可通得山東及
淮北而已○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
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嶓冢

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
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大凡兩山夾
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
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爲江北許多去
處這邊一支爲湖南又一支爲建康又一支爲福
建二廣○岷山之脉其一支爲衡山者已盡於九
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
北經袁潭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
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于建康其一支則又
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

乎閩粤也〇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其脊脉發
去爲臨安又發去爲建康〇江西山皆自五嶺贑
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却是自北而南故皆
順〇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
多自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〇荆襄山
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爲東南交會處
耆舊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變則正是兵交之衝
〇蔡伯靖言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〇西
北地至高地之高處又不在天之中〇地有絶處
唐太宗收至骨利幹置堅昆都督府其地夜易曉

夜亦不甚暗蓋當地絶處日影所射也其人髮皆
赤至鐵勒則又北矣極北之地人甚少所傳有二
千里松木禁人斫伐此外龍蛇交雜不可去〇通
鑑說有人適外國夜熟一羊胛而天明此是地之
角尖處日入地下而此處無所遮蔽故常光明及從
東出而爲曉其所經遮蔽處亦不多耳自古無人
窮至北海想北海只挨著天殼邊過緣北邊地長
其勢北海不甚濶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
流地浮在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〇海那岸便
與天接或疑百川赴海而海不溢曰蓋是乾了有

人見海邊作旋渦吸水下去者〇海水無邊那邊
只是氣蓄得在〇海水未嘗溢者莊周所謂沃焦
土是也〇柳子云歸墟之泄非出之天地之外也
但水入於東而復繞於西又滲縮而升乃復出於
高原而下流於東耳此其說亦近似矣然以理驗
之則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
復爲來者之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
無有遺餘故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
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〇女眞起處有鴨
綠江傳云天下有三處大水曰黃河曰長江并鴨

綠是也若以浚儀與潁川爲中則今之襄漢淮西
等處爲近中也〇問周公定豫州爲天地之中東
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邉無極而南方交阯便際
海道里長短覺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曰此但以中
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到極邊與際海處南
邊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知如海外有島夷諸國
則地猶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
盡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爲中而南北
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
偏爾所謂地不滿東南也禹貢言東西南北各二

千五百里不知周公何以言五千里今視中國四方相去無五千里想他周公且恁大說教好看如堯舜所都冀州之地去北方甚近是時中國土地甚狹想只是略羈縻至夏商巳後漸漸開闢如三苗只在今洞庭彭蠡湖湘之間彼時中國巳不能到三苗所以負固不服也

東萊呂氏曰關中是形勢之地洛是都會之中欲據形勢須都關中欲施政令須都洛

問阻三面而守之以一面東制諸侯此關中之形勢然漢高道南陽過酈析以叩武關而關中無擊柝

之限既而從山東之師稍益以關中之士固守護關而項羽破圍入之及其領漢蜀之封地形少瘦矣乃由故道以定三秦之壤夫以天險不可升之勢而楚漢分爭之始或自東南而入武關或自西南而抵陳倉或自東方而越殽函何耶潜室陳氏曰自古入關有三道一自河北入爲正道一自河南入爲間道一自蜀入爲險道關中雖號天險豈無可入之道第不比他戰場可長驅而進耳○問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主都之而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曰江陵屬荊州武侯首陳取荊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吳而不得吳止分數郡以與之至關羽之敗并數郡而失之況得而都之邪況荊襄爲南北咽喉在三國爲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九峯蔡氏曰河北諸山根本脊脈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爲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爲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爲

雷首又次一支乃爲太行又次一支乃爲恒山此大河北境之山也其江漢南境之山則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爲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之敷淺原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孔氏以爲衡山之脉連延而爲淺敷原者非也

臨川吳氏曰天下之山脉起於崑崙山脉之所起即水源之所發也水之發自崑崙者其原爲最遠惟中國之河爲然漢之發源於嶓冢江之發原於岷山以西視他水亦可謂遠而非極於山脉初起之

處則不得與河原並也故天下有原之水河爲第一古人祭川先河後海重其原也

程子曰今夫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復生却不是將已涸之水爲潮水自然能生也以下論潮汐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朱子曰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爲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爲陽中酉爲陰中也余襄公安道曰潮之進退海非增減盖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轉一日一周臨于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于月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于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而晦復緩一晝潮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沓不盡盈虛消息一之于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盖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歲之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漲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潮之遲速大小自有常度見明州人說月加子午則潮長自有此理沈存中筆談說亦如此謂月在地子午之方初一卯十五酉

問晦翁謂月加子午則潮長未識其說潛室陳氏曰此說不可曉今海居者但云月上潮長月落潮退誠驗其言是乃月加卯酉方位非子午也朔日之潮可驗朔日月與日會日才出卯方即潮長才入酉方即潮又長是月與日相隨出沒

古州馬氏曰禮記祀日日朝祀月日夕江海之水朝生爲潮夕至爲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陰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潮汐應焉由朔至望明生而爲息自望及晦魄見而爲消水陰物也而生於陽潮汐依日而滋長隨月而漸

移日起於朔月盈於望一朔一望天西運一周有奇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次也故潮平於地下之中而會於月潮於寅則汐於申潮於巳則汐於亥兩辰而盈兩辰而縮日百刻刻爲三分時得八刻三分刻之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十二次次得三十度八十分度之三十五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漸遠於日故潮汐之期浸移日後六刻三分刻之一一朝夕而再至故一晦朔而再周朔後三日明生而潮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月落水

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減於大寒極陰
而凝弱於大暑畏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
曰潮信

性理會通卷二十七終

性理會通卷二十八

鬼神

總論

程子曰聚爲精氣散爲游魂聚則爲物散則爲[illegible]
聚散則鬼神之情狀著矣萬物之終始不越聚散
而已鬼神者造化之功也○鬼是往而不反之義
○物形有大小精粗之不同神則一而已○或問
鬼神之有無曰吾爲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爲
爾言有爾得不於吾言求之乎

張子曰天地變化至著至速者目爲鬼神所謂吉凶
害福誅殛竊伺豈天所不能耶必有耳目鼻口之
象而後能之耶

藍田呂氏曰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也
莫不有魄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爾
鬼神者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而
有感必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

朱子曰天下大底事自有箇大底根本小底事亦自
有箇緊切處若見得天下亦無甚事如鬼神之事
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
無鬼神但無如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來聖人所

制皆是體察見得天地之理如此○神伸也鬼屈也如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及至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精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氣是魂魂者神之盛也精氣聚而爲物何物而無鬼神遊魂爲變魂遊則魄之降可知○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應也○問

鬼神有無曰此豈卒乍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及須於衆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爲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問先生說鬼神自有界分如何曰如日爲神夜爲鬼生爲神死爲鬼豈不是界分○問先生前說日爲神夜爲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曰間有然者亦不

能皆然夜屬陰且如妖鳥皆陰類皆是夜鳴○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于梁觸于胸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間萬事皆此理但精粗小大之不同爾又曰以功用謂之鬼神即此便見○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且莫要理會○問理有明未盡處如何得意誠且如鬼神事今是有是無張仲隆曾至金沙

堤見巨人迹此是如何或謂冊子說并人傳說皆不可信須是親見某平昔見冊子上并人說得滿頭滿耳只是都不曾自見曰只是不曾見畢竟其理如何張南軒亦只是硬不信有時戲說一二如禹鼎鑄魑魅魍魎之屬便是有這物深山大澤是彼所居處人往占之豈不爲祟問敬鬼神而遠之則亦是言有但當敬而遠之自盡其道便不相關曰聖人便只是如此說嘗以此理問李先生曰此處不須理會

南軒張氏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

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爲神散而死爲鬼又就一身而言之魂氣爲神體魄爲鬼凡六經所稱葢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昔者季路葢甞問事鬼神之説矣夫子之所以告之者將使之致知力行而自得之故示其理而不詳語也至於後世異説熾行譸張爲幻莫可致詰流俗眩於怪誕怵於恐畏胥靡而從之雖學不明雖襲儒衣冠號爲英才敏識亦往往習熟崇尚而不以爲異至於其説之窮則曰焉知天地間無有是事委諸茫昧而已耳信夫事之妄而不察夫理之眞於是鬼神之説淪於空虚而所爲交於幽明者皆失其理禮瀆而樂廢人心不正浮僞日滋其間所謂因其説而爲善者亦莫匪私利之流亂德害教孰此爲甚故河南二程子横渠張子與學者反復講論而不置夫豈好辯哉葢有所不得已也若夫程子發明感通之妙張子推極聚散之藴所以示來世深矣〔補註〕講誆也張誘也胥相也靡連也交於幽明者皆失理如古用幣以爲贊後易紙錢以侑於神也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氣盈氣日反而游敎學者誠能致知以窮其理則不爲衆説所眯克巳以去其私則不爲血氣所動於其有無是非之故毫分縷析了然於中各有攸當而不亂然後昔人事鬼神之精意可得而求德可立而經可正也不然辯之不明守之不固眩於外而怵於内一理之蔽則爲一事之礙一念之差則爲一物之誘聞見雖多亦鮮不爲異説所溺矣〔集釋〕眯謂儀朱也溺陷溺也講誆也張誕也夸名易贊以求觀者日幻胥靡有罪之人也胥相日胥相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罪不至於刑者令衣褐帶索相連以執役也林希逸云胥靡城旦舂之人也

北溪陳氏曰程子云鬼神者造化之迹張子云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二説皆精切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間言之良能言二氣之屈伸往來自然能如此大抵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主屈伸往來者言之神是陽之靈鬼是陰之靈靈云者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爾自一氣言之則氣之方伸而來者屬陽爲神氣之已屈而往者屬陰爲鬼如春夏是氣之方長屬陽爲神秋冬是氣之已退屬陰爲鬼其實二氣亦只是一氣耳天地間無物不是陰陽陰陽無所不在則鬼神亦無所不有大抵神之爲言伸也伸是氣之方長者也鬼之爲言

歸也歸是氣之已退者也〇自天地言之天屬陽神也地屬陰鬼也就四時言之春夏氣之伸屬神秋冬氣之屈屬鬼又自晝夜分之晝屬神夜屬鬼就日月言之日屬神月屬鬼又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氣之伸屬神及至收斂後帖然無蹤跡是氣之歸屬鬼以一日言之則早起日方升屬神午以後漸退屬鬼以一月言之則月初三生來屬神到十五以後屬鬼如草木生枝生葉時屬神衰落時屬鬼如潮之來屬神潮之退屬鬼凡氣之伸者皆爲陽屬神凡氣之屈者皆爲陰屬鬼古人

論鬼神大槩如此更在人自體究

問先儒謂鬼神造化之迹又曰二氣之良能潛室陳氏曰鬼神只是陰陽屈伸之氣所以爲寒爲暑爲晝爲夜爲榮爲枯有迹可見此處便是鬼神蓋陰陽是氣鬼神是氣之良能流轉活動處故曰良能〇天地造化萬物露生于天地之間者皆造化之迹也是孰爲之耶鬼神也造化之迹猶言造化之可見者非粗迹之迹于今一禽一獸一花一木鍾英孕秀有雕斲繪畫所不能就者倏忽見于人間是孰爲之耶卽造化之迹鬼神也

西山眞氏曰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以其造化神妙不測也）地之神曰示（以其山川草木有形可見顯然示人也示古祇字）人之神曰鬼（鬼謂氣之已屈者也）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鬼者氣之屈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爲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爲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此生死之大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則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則魂遊魄降寂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子孫饗

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亦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卽所謂鬼神也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爲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爲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伊川云鬼神者造化之迹又云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云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卽人身之氣人身之

氣卽天地之氣也
鶴山魏氏曰鬼神之說尚矣自聖賢不作正塗壅底
士不知道民罔恒心非置諸茫昧則林於奇怪或
又誘曰夫子所不語也季路所弗知也吁是難言
也其果難言也而聖謨孔彰實理莫揜其有獨不
可見者乎天有四時地載神氣亘古今薄宇宙盪
摩而罔息者孰非鬼神之功用乎反之吾身而噓
吸之屈伸視聽之往來浩乎博哉妙萬物而無不
在也〇宇宙之間氣之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
爲鬼其在人焉則陽魂爲神陰魄爲鬼二氣合則

魄聚魂凝而生離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所謂
精氣游魂記所謂禮樂鬼神夫子所謂物之精神
之著而子思所謂德之盛誠之不可揜者其義蓋
如此而古之聖賢所貴乎知者亦惟知此而已

論在人鬼神兼精神魂魄

程子曰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卽有無
卽無無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
若言涉於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
散而歸盡有聲則須是口既觸則須是身其質既
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〇古之言
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歎息之聲亦
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
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爲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
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邪非邪嘗
聞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不
明便傳以爲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
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
不足信者邪此言極善〇楊定鬼神之說只是道
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illegible]
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地間事只是一箇

有一箇無既有卽有無卽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
上實有杜甫詩故人之心病及至精一有箇道理
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
是心之感通也〇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屢
見之未可全不信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而已〇神與氣未嘗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亡〇
魂謂精魂其死也魂歸于天消散之意

張子曰范巽之嘗言神姦物怪某以言難之謂天地
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
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今言鬼者

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嘗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爲之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爲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於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今更就世俗之言評之如人死背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禍善禍淫則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憝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謂人之精明者能爲厲秦皇獨不罪趙高唐太宗

獨不罰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荀况楊雄王仲淹韓愈學亦未能及聖人亦不見畧言者以爲有數子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信實亦未嘗有言親見者

朱子曰二氣之分卽一氣之運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也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爲陰而氣爲陽故魄爲鬼而魂爲神以運言之則消爲陰而息爲陽故伸爲神而歸爲鬼然魂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魂爲主魄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魂也而必以魄爲主則亦初無二理矣○問生死鬼神之理一云問鬼神生死雖知得是一理然未見得端的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便是生死底道理未達曰精氣凝則爲人散則爲鬼又問精氣凝時此理便附在氣上否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理而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爲主人得之以有生氣之淸者爲氣濁者爲質一云淸者屬陽濁者屬陰知覺運動陽之爲也形體陰之爲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淮南子註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主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而死

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爲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于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至如伯有爲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强死自是能爲厲子産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

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為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皆是氣之雜糅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集覽】伯有為厲左傳昭七年鄭人殺鄭良霄襄三十年鄭人相驚曰伯有至矣即良霄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昭六年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六年三月三日余將殺帶也駟帶子晳殺伯有者明年壬寅七年正月二十八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七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益懼其明年七月二日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使有宗廟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注良止人名伯有之子也

〇問伯有之事別是一理如何曰是別是一理人之所以病而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於一散銜寃憤者亦然故其氣皆不散〇伯有為厲之事自是一理謂非生死之常理人死則氣散理之常也他却用物宏取精多族大而強死故其氣未散耳〇問來而伸者為神往而屈者為鬼凡陰陽魂魄人之噓吸皆然不獨死者為鬼生者為神故橫渠云神祇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曰此二句正如俗語罵鬼云你是已死我我是未死你楚詞中說終古亦是此義問既屈之中恐又自有屈伸曰祭祀致得鬼神來格便是就既屈之氣又能伸也〇問魂氣則能既屈而伸若祭祀來格是也若魄既死恐不能復伸矣曰也能伸蓋他來則俱來如祭祀報魂報魄求之四方上下便是皆有感格之理問遊魂為變聖愚皆一否曰然又問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他之無曰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若聖賢則

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爲神怪者乎如黃帝堯舜不
聞其既死而爲靈怪也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
氣溫溫然薰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如
此劉元城死時風雷轟于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
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什麼樣氣魄曰莫是元
城忠誠感動天地之氣否曰只是元城之氣自散
爾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
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
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於上昭明是人魂
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卽前所云溫溫之氣也悽

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
來則風肅然是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
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
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
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
得恁他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
見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
之氣所以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
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曰如魚之在水外面
水便是肚裏面水鱖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

一般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魂如火魄如水○只
今生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了但未死以前
則神爲主已死之後則鬼爲主縱橫在這裏以屈
伸往來之氣言之則來者爲神去者爲鬼以人身
言之則氣爲神而精爲鬼然其屈伸往來也各以
漸○問魂魄曰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
鬼神是虛分數多實分數少底○魄是一點精氣
氣交時便有這神魂是發揚出來底如氣之出入
息魄是如水人之視能明聽能聰心能強記底有
這魄便有這神不是外面入來魄是精魂是氣魄

主靜魂主動又曰草木之生自有箇神他自不能
生在人則心便是所謂形既生矣神知發矣是也
○問生魂死魄曰古人只說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近時人方推得他所以圓闕乃是魄受光處魄未
嘗無也人有魄先衰底有魂先衰底如某近來覺
得重聽多忘是魄先衰○先儒言口鼻之噓吸爲
魂耳目之聰明爲魄也只說得大槩都更有箇母
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
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神會思量計度底便是
魂會記當去底便是魄又曰見於目而明耳而聰

者是魄之用又曰無魂無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役役魂都與魄相離了○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煖者爲魂先有魄而後有魂故魄常爲主爲幹又曰先輩說魂魄多不同左傳說魄先魂而有看來也是以賦形之初言之必是先有此體象方有陽氣來附也○動者魂也靜者魄也動靜二字括盡魂魄凡能運用作爲皆魂也魄則不能也今人之所以能運動都是魂使之爾魂若去魄則不能也月之黑暈便是魄其光者乃日加之光耳他本無光也所以說哉生魄旁死魄莊子曰日火外影金水內影此便是魂魄之說○問氣之出入者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然則魄中復有魂魄中復有魄耶曰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噓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耳然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乎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魂乎推之遍體莫不皆然○問先生嘗言體魄自是二物然則魂氣亦爲兩物耶曰將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爲精粗也甚微非若體魄之懸殊耳問以目言之目之輪體也睛之明魄也耳則如何曰竅卽體也聰卽

魄也又問月魄之魄豈只指其光而言之而其輪則體耶曰月不可以體言只有魂魄耳月魄卽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問人有盡記得一生以來履歷事者此是智以藏往否曰此是魄强所以記得多○問魂氣升于天莫只是消散其實無物歸于天上否曰也是氣散只是才散便無如火將滅也有煙上只是便散蓋緣木之性已盡無以繼之人之將死便氣散卽是這裏無箇主子一散便死大率人之氣常上且如說話氣都出上去○魂散則魄便自沉了今人說虎死則眼光入地便是如此○問或云氣散而非無其稱謂人稟得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到死後其氣雖散只反本還原去曰不須如此說若說無便是索性無了惟其可以感格得來故只說得散要之散也是無了又問燈焰衝上漸漸無去要之不可謂之無只是其氣散在此一室之內曰只是他有子孫在便是不可謂之無○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問游魂爲變

問有爲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遊字是漸漸散
若是爲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
而成妖孽若是尫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
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
如今打麪做糊中間自有成小塊核不散底久之
漸漸也自會散横渠云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
物之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
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
箇陰陽消息屈伸横渠將屈伸說得貫通上蔡說
却似不說得循環意思○萇弘死三年而化爲碧

此所謂魄也如虎威之類弘以忠死故其氣凝結
如此○問鬼神魂魄就一身而總言之不外乎陰
陽二氣而已然既謂之鬼神又謂之魂魄何耶集
竊謂以其屈伸往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靈而
有知有覺而言故謂之魂魄或者乃謂屈伸往來
不足以言鬼神葢合而言之則一氣之往來屈伸
者是也分而言之則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也
以其可合而言可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可分
而言不可合而言故謂之魂魄或又執南軒陽魂
爲神陰魄爲鬼之說乃謂鬼神魂魄不容更有分

别其竊謂如中庸或問雖曰一氣之屈伸往來然
屈者爲陰伸者爲陽往者爲陰來者爲陽而所謂
陽之靈者陰之靈者亦不過指屈伸往來而爲言
也曰鬼神通天地間一氣而言魂魄主於人身而
言方氣之伸精魄固具然神爲主及氣之屈魂氣
雖存然鬼爲主氣盡則魄降而純於鬼矣故人死
曰鬼南軒說不記首尾云何然只據二句亦不得
爲别矣○問聖人凡言鬼神皆只是以理之屈伸
者言也鬼者屈也神者伸也屈者往也伸者來也
屈伸往來之謂也至言鬼神禍福吉凶等事此亦

只是以理言葢人與鬼神天地同此一理而理則
無有不善人能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於禍福亦
然此豈謂天地鬼神一一下降於人哉且如書稱
天道福善禍淫易言鬼神害盈而福謙亦只是這
箇意思葢盈者逆理者也自當得害謙者順理者
也自應獲福自是道理合如此安有所謂鬼神降
之哉嘗讀禮記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
其所謂孔子曰神也者氣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
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
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百

物之精神之著也魄既歸土此則不問其曰氣曰精曰昭明、又似有物矣既、只是理則安得有所謂氣與昭明者哉及觀禮運論祭祀則曰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注謂莫無也、又曰上通無莫此說又似與祭義不合、曰如子所論是無鬼神也、鬼神固是以理言、然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鬱鬯、以其有氣故以類求之爾至如禍福吉凶之事、則子之言是也○横渠所謂物怪神姦不必辨、且只守之不失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此是理之常也、守之勿失者、以此為正且恁地去他日當自見也、若要之無窮求之不可知此又溺於茫昧不能以常理為主者也、伯有為厲別是一種道理此言其變如世之妖妄者也、

南軒張氏曰、向在淮上宿一小寺中、夜聞小雞聲以數萬計、起視之、見彌望燈明滿地、問之、寺僧云、此舊戰場也、遇天氣陰晦、則有此夫氣不散則因陰陽蒸薄而有聲氣自為聲於人何預又曰鬼神之說須自窮究真是無疑方得、不然他人說得分明亦不濟事、

勉齋黃氏曰、夫人之生、惟精與氣為毛骨肉血者精也為呼吸冷熱者氣也然人為萬物之靈非木石故其精其氣莫不各有神焉精之神謂之魄氣之神謂之魂耳目之所以能視聽者魄為之也此心之所以能思慮者魂為之也、合魄與魂乃陰陽之神而理實具乎其中、惟其魂魄之中、有理具焉、是以靜則為仁義禮智之性、動則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胥此焉出也、人須如此分作四節看方體認得著實、或問朱文公但將理與氣對看、今先生分作四節何也、曰理與氣對是自天地生物而言今之說是自人稟受而言若但言氣大易何以謂精氣為神但言理也横渠何以謂合性與知覺

為心、即此意玩味、當自知之、若以語人徒起紛紛也、○因論虛靈知覺曰人只有箇魂與魄人記事自然記得底是魄如會恁地搜索思量底這是魂日長一日魄是稟得來合下恁地如月之光彩是魂無光處是魄魄亦有光、但是藏在裏面又曰氣之呼吸為魂、耳目之精明為魄、耳目精明是光藏在裏面、如今人聽得事、何嘗是去聽他乃是他自入耳裏面來因透諸心便記得此是魄魄主受納魂主經營故魄屬陰魂屬陽。陰凝靜、陽發散、○

易云精氣爲物、精是精血、氣是煖氣、有這兩件方始成得箇好物出來、如人在胞胎中卽是這兩箇物骨肉肌體是精血一路做出會呼吸活動是煖氣一路做出然而精血煖氣、則自有箇虛靈知覺在裏面精血之虛靈知覺便是魄煖氣之虛靈知覺便是魂這虛靈知覺又不是一箇虛浮底物裏面却又具許多道理故木神曰仁是虛靈知覺人受木之氣其虛靈知覺則具仁之理木便是氣血神便卽是魂魄仁便是箇道理如此看方是

北溪陳氏曰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此眞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脉陽體陰頭陽足陰、上體爲陽下體爲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寤寐鼻息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是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遺者言陰陽二氣爲物之體而無不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是鬼神○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斯言亦眞得聖賢之遺旨、所謂始化是胎中畧成形時人初間纔受得氣便結成箇胚胎模樣是魄既成魄便漸漸會動屬陽曰魂及形既生矣神知發矣故人之知覺屬魂、形體屬魄、陽爲魂陰爲魄魂者陽之靈而氣之英魄者陰之靈而體之精如口鼻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魂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屬魄○就人身上細論大槩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爲鬼神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默屬陰及動靜進退行止皆有陰陽凡屬陽者皆爲魂爲神凡屬陰者皆爲魄爲鬼人自孩提至於壯是氣之伸屬神中年以後漸漸衰老是氣之屈屬鬼以生死論則生者氣之伸死者氣之屈

就死上論則魂之升者爲神魄之降者爲鬼魂氣本乎天故騰上體魄本乎地故降下書言帝乃殂落正是此意殂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者也○易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言陰精陽氣、聚而生物、乃神之伸也而屬乎陽魂遊魄降、散而爲變乃鬼之歸也、而屬乎陰鬼神情狀大槩不過如此、

西山眞氏曰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爲人、精卽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

以聰者卽精之爲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
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爲者
卽氣之所爲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強血
氣強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既耗魂
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既死則魂升于天以從陽魄
降于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
則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爲人子孫者盡誠致
敬以焫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
之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合鬼
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

屈而伸者也

論祭祀祖考神祇

程子曰致敬乎鬼神者理也瀆鬼神而求焉斯不智
矣○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
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享無主則
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卽渙散之時事
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
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以潔齊至誠相通以此
求神宜其享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遂不
肯行爾○祖考來格者惟至誠爲有感必通

上蔡謝氏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
爲智事此者爲仁推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
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
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
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動而
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摧
仆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
神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以爲不神則不神矣知死
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以神
明之也○問死生之說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

神否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云待向你
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
討看此便是答底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
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
講說不濟事曰沉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
自家看得破始得曰先王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
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
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如
武王伐商所過名山大川致禱山川何知武王禱
之者以此雖然如是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

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朱子曰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卽祖先之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纔感必應○問何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曰此又別氣之清明者爲神如日月星辰之類是也此變化不可測祇本示字以有迹之可示山河草木是也比天象又差著至人則死爲鬼矣又問旣曰往爲鬼何故謂祖考來格曰此以感而言所謂來格亦略有些神底意思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蓋謂此也祭祀之禮全是如此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這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有時便有若要無時便無是皆由乎人矣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脉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下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箇相關處○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初看此二句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一般而先生言上蔡之語未穩如何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有便有道無便無是合有底當有無底當無上蔡而今都說得麄了合當道合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却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耳○上蔡言鬼神我要有便有以天地祖考之類要無便無以非其鬼而祭之者你氣一正而行則彼氣皆散矣○鬼神上蔡說得好只覺得陰陽交而有神之說與後神字有些不同只是他大綱說得極好如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可者是合當祭如祖宗父母這須着盡誠感格之不要人便做死人看待他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

生之不可者是不當祭如閑神野鬼聖人便要人遠之不要人做生人看待他可者格之須要得他來不可者遠之我不管他便都無了○問上蔡云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事此者爲仁上兩句只是說伸而爲神歸而爲鬼底意思曰是如此問事此者爲仁只是說能事鬼神者必極其誠敬以感格之所以爲仁否曰然問禮謂致生爲不知此謂致生爲知曰那只是說明器如三日齋七日戒直是將做箇生底去祭他方得問謝又云致死之故其鬼不神曰你心不嚮他便無

了又問齋戒只是要團聚自家精神然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不知天地山川鬼神亦只以其來處一般否曰是如此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封内山川是他是主如古人祭墓亦只以墓人爲尸○問鬼神之義來教云只使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脉矣某嘗讀太極圖義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則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於此則其理亦

命於此今所謂氣者既已化而無有矣則所謂理者抑於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具以爲祖考者葢具於我而未嘗亡也是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掩此其苗脉之較然可睹者也上蔡云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上下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葢我之精神即祖宗之精神在我者既集即是祖考之來格也然古人於祭祀必立之尸其義精甚葢

又是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宗之氣氣與質合則其散者庶乎復聚此教之至也故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曰所謂鬼神之說甚精密大抵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鬼神二事古人誠實於此處直是見得幽明一致如在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爲是言以設教也○問性即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

聚散消長也曰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
物皆得之氣聚則爲人散則爲鬼然其氣雖已散
這箇天地陰陽之理生生而不窮祖考之精神魂
魄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自有些小相屬故
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
箇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能盡其誠敬
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裏也○問鬼神以
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
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槩以理爲主而亦以氣
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
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
是理那箇不是氣又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
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
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
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
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
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
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
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
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

是無此姑謾爲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
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
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
時而設祭初間聖人亦只是畧爲禮以達吾之誠
意後來遂加詳密○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
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
畢竟子孫是祖宗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
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漾
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一水波子
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箇當下自散
了然他根却在這裏根既在此又却能引聚得他
那氣在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問下武詩三
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没而精神上合于
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問恐只是此理上
合于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又問想是聖人
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于天曰
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
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
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
右如今若說文王眞箇在上帝之左右眞箇有箇

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且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於齊便用祭甚爽鳩氏季萴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衛侯夢康叔云相奪予饗蓋衛徙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爲鯀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勾芒他更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些〔一作此〕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在

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偪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問死者精神既散必須生人祭祀盡誠以聚之方能疑聚若相奪予饗事如伊川所謂别是一理否曰他夢如此不知是如何或是他有這念便有這夢也不可知○問人祭祖先是以巳之精神去聚彼之精神可以合聚蓋爲自家精神便是祖考精神故能如此諸侯祭因國之主與自家不相關然而也呼喚得他聚蓋爲天地之氣便是他氣底毋就這毋上聚他故亦可以感通曰此謂無主後者祭時乃可以感動若有主後者祭時又也不感通問若理不相關則聚不得若理相關則方可聚得他曰是如此又曰若不是因國也感他不得蓋爲他元是這國之主自家今主他國土地他無主後合是自家祭他便可感通○問鬼神恐有兩樣天地之間二氣氤氳無非鬼神祭祀交感是以有感有人死爲鬼祭祀交感是以有感無曰是所以道天神人鬼神便是氣之伸此是常在底鬼便是氣之屈便是已散了底然以精神去合他又合得在問不交感時常在否曰若不感而常有則是有餒鬼矣○鬼神以主宰言然

以物言不得又不是如今泥塑底神之類只是氣
且如祭祀只是你聚精神以感祖考是你所承流
之氣故可以感○問事鬼神曰古人交神明之道
無些子不相接處古人立尸便是接鬼神之意○
問祭祀之理還是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
其神否曰鬼神之理卽是此心之理○祭祀之感
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來則俱來然非
有一物積于空虛之中以待子孫之求也但主祭
祀者既是他一氣之流轉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
此氣固寓此也○問子孫祭祀盡其誠意以聚祖

考精神不知是合他魂魄只是感格其魂氣曰焫
蕭祭脂所以報氣灌用鬱鬯所以招魂便是合他
所謂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不知常常恁地只
是祭祀時恁地曰但有子孫之氣在則他便在然
不是祭祀時如何得他聚○人死雖是魂魄各自
飛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
合復不獨是要他活是要聚他魂魄不教散了聖
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也是要去聚得他○問祖
考精神既散必須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
方得他聚然其聚也倏忽其聚到得禱祠既畢誠

敬既散則又忽然而散曰然○問祖考精神便是
自家精神故齋戒祭祀則祖考來格若祭旁親及
子亦是一氣猶可推也至於祭妻及外親則其精
神非親之精神矣豈於此但以心感之而不以氣
乎曰但所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從一
源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
問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
氣在這裏否曰古人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
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有釁龜用
牲血便是覺見那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

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筮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
卦便也是將生氣去接他便是釁龜之意又曰古
人立尸也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集覽〕釁龜記月令篇孟冬命有司釁龜策占兆審卦吉凶也
勉齋黃氏曰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
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
號設重以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遠散
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爲感通而不離者及
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
爲祖宗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宗之精

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爲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間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難曉則一切以爲不可信是以其說卒不能合於聖賢之意也

北溪陳氏曰古人祭祀以魂氣歸于天體魄歸于地故或求諸陽或求諸陰如祭義曰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加以鬱鬯以報魄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謹諸此又曰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所以求鬼神之義大槩亦不過如此○人與天地萬物皆是兩間公共一箇氣子孫與祖宗又是就公共一氣中有箇脉絡相關繫尤親切謝上蔡曰祖考精神便只是自家精神故子孫能極盡其誠　則己之精神便聚而祖宗之精神亦聚便自來格今人於祭自己祖宗正合著實處却都鹵莽只管外面祀他鬼神必極其誠敬不知他鬼神與己何相干涉假如極其誠敬備其牲牢若是正神不歆非類必無相交接之禮若是淫邪苟簡竊食而已亦必無降福之理○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此說得最好誠只是眞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以副其實心方有此神苟無實理雖有實心亦不歆享且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極盡其誠敬之心與神亦不相干涉泰山之神決不吾享大槩人祭祀須是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三日齋七日戒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必自有來格底道理

鶴山魏氏曰或曰盈宇宙之間其生生不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氣化而無有矣而理惡乎寓曰是不然先儒謂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古人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者將以致其如在之誠庶幾享之其昭明焄蒿悽愴洋洋乎承祀之際者是皆精誠之攸寓而實理之不可揜也

論祭祀神祇

程子曰俗人酷畏鬼神久亦不復敬畏○問易言知鬼神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邪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却只於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邪又問莫是人自興妖曰只妖亦無旨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

爲露驗耳豈知適然

張子曰所謂山川門雷之神與郊社(一作祀)天地陰陽之神有以異乎易謂天且不違而況於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其稱耶又謂遊魂爲變魂果何物其遊也情狀何如試求之使無疑然後可以拒怪神之說知亡者之歸此外學素所援據以質成其論者不可不察以自祛其疑耳

或問鬼神事伊川以爲造化之迹但如敬與遠字却似有跡不知遠箇甚底和靖尹氏正色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如今人將鬼神來徼福便是不敬不遠又曰鬼神事無他却只是箇誠呂堅中曰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曰然

朱子曰地祇者周禮作示字只是示見著見之義○地之神只是萬物發生山川出雲之類○鬼神若是無時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有箇天有箇地諸侯祭境内名山大川定是有箇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定是有箇門行戶竈中霤今廟宇有靈底亦是山川之氣會聚處久之被人掘鑿損壞於是不復有靈亦是這些氣過了○問祭天

地山川而有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眞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眞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妄誕○問天神地示之義曰注疏謂天氣常伸謂之神地道常默以示人謂之示○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霤竈與門行人之所用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曰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爲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戶

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霤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
自有陰陽也○問子之祭先祖固是以氣而求若
祭其他鬼神則如之何有來享之意否曰子之於
祖先固有顯然不易之理若祭其他亦祭其所當
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天子則祭天是其當祭
亦有氣類烏得而不來歆乎諸侯祭社稷故今祭
社亦是從氣類而祭烏得而不來歆乎今祭孔子
必於學其氣類亦可想問天地山川是有箇物事
則祭之其神可致人死氣已散如何致之曰只是
一氣如子孫有箇氣在此畢竟是因何有此其所

自來蓋自厥初生民氣化之祖相傳到此只是此
氣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報
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後世有箇新生底神道
緣衆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留吳泰伯
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爲害緣是他
見得無這物事了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
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集覽]吳泰伯伍子胥
廟按一統志太伯廟在蘇州府閶門內伍子胥廟在蘇州府城西四十里○問道理有
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
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涖
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
氣都銷鑠了一云老子云以道治世則其鬼不神此有理行正當事人自不作怪棄常
則妖興
北溪陳氏曰古人祭天地山川皆立尸誠以天地山
川只是陰陽二氣用尸要得二氣來聚這尸上不
是徒然歆享所以用灌用燎用牲用幣大要盡吾
心之誠敬誠敬既盡則天地山川之氣便自聚○
天子是天地之主天地大氣關繫於一身極盡其
誠敬則天地之氣關聚有感應處諸侯是一國之
主只祭境内之名山大川極盡其誠敬則山川之
氣便聚於此而有感應皆是各隨其分限小大如
此○敬鬼神而遠之此一語說得圓而盡如正神
能知敬矣又易失之不能遠邪神能知遠矣又易
失之不能敬須是都要敬而遠遠而敬始兩盡幽
明之義文公論語解說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
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此語示人極爲親切未能
事人焉能事鬼須是盡事人之道則事鬼之道斷
無二致所以發子路者深矣

論生死

程子曰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

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畧言之死之事即
生是也更無別理○凡物參和交感則生離散不
和則死○合而生非來也盡而死非往也然而精
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謂之往亦可矣○原始則
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
而已矣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必有冬以冬爲終而
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五峯胡氏曰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貞也生聚
而可見則爲有死散而不可見則爲無見者物之
形也物之理則未嘗有無也

朱子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問死生一理也死而
爲鬼猶生而爲人也但有去來幽顯之異耳如一
晝一夜晦明雖異而天理未嘗變也曰死者去而
不來其不變者只是理非有一物常在而不變也
○問人死時只當初稟得許多氣氣盡則無否曰
是曰如此則與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
初稟得氣時便定了便是天地造化只有許多氣
能保之亦可延
魯齋許氏曰人生天地間生死有之理豈能逃得
却要尋箇不死寧有是理　卷終

性理會通卷二十九

性理一

性命

程子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
也各有所當○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天之
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物之謂理
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
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
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
張子曰天授於人則爲命人受於天則爲性
龜山楊氏曰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
已孟子道性善蓋原於此

華陽范氏曰性者天所賦於人命者人所受於天
朱子曰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
是性之用○命猶誥勑性猶職事情猶施設心則
其人也○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賦者命也所
賦者氣也受者性也所受者理也○聖賢說性命
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
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
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畧無餘欠

非虛語也○問性命曰氣不可謂之性命但性命
因此而立耳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言理論氣質
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非以氣爲性命也○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
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
體而萬物之所以爲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事物
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卽理也
命卽性也性卽理也是如此否曰然○問看道理
須尋根原來處只是就性上看否曰如何曰天命
之性萬理完具總其大目則仁義禮智其中遂分

別成許多萬善大綱只如此然就其中須件件要
徹曰固是如此又須看他所因是如何曰當初天
地間元有這箇渾然道理人生稟得便是性曰性
只是理萬理之總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間公共之
理稟得來便爲我所有天之所命如朝廷指揮差
除人去做官性如官職有官便有職事
北溪陳氏曰性卽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葢
理是汎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
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爲我所有故謂之性性字從
生從心是人生來具是理於心方名之曰性其大

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
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
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性與命本非二
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故程子曰天所賦爲
命人所受爲性文公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
禮智人性之綱○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
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乎氣葢二氣流行萬古生
生不息不滅只是空的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
也理在其中謂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
息所謂以理言者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

箇理不雜乎氣而爲言耳如天命之謂性五十知
天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等命字皆是專指理而
言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予於物者就元亨利
貞之理而言則謂之天道卽此道之流行賦予於
物者而言則謂之天命如就氣說却亦有兩般一
般說貧富貴賤壽夭禍福如所謂死生有命與莫
非命也之命是乃就受氣之短長厚薄不齊上論
是命分之命又一般如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義
之於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稟氣之清濁不齊上
論是說人之智愚賢否若就造化上論則天命之

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氣上論也得就理
上論也得乾氣上論則物之初生處爲元於時爲
春物之發達處爲亨於時爲夏物之成遂處爲利
於時爲秋物之歛藏處爲貞於時爲冬貞者正而
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故謂之正自其歛
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生理之始
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固○
命猶令也天無言做甚麽命只是大化流行氣到
這物便生這物氣到那物又生那物便是分付命
令他一般

魯齋黃氏曰凡言性者便有命凡言命者便有性
臨川吳氏曰夫善者天之道也人之德也天之道
爲善元亨利貞流行四時而謂之命者也人之德
孰爲善仁義禮智備具一心而謂之性者也是善
也天所付於人人所受於天也天之付於人者公
而不私人之受於天者同而不異雖或氣質之不
齊而其善則一也不必皆自誠而明之聖也不必
皆自明而誠之賢也夫所生之民無不有是性則
人所秉之彝無不好是德也人之善也猶水之下
人之樂於爲善猶水之樂於就下也無他順其自
然而已矣

性

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孟子言
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
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
人之性果惡耶則聖人何爲能反其性以至於斯
也○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
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
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
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

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
意遠矣○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爲
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爲五者
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
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
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
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或曰某欲以金作器比
性成形曰金可以比氣不可以比性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
智具而體著矣

延平李氏曰動靜眞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眞於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眞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致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朱子性圖

性善
性無不善

善
惡不可謂從善中直下來只是不能善則偏於一邊爲惡

惡
發而中節無往不善

朱子曰性卽理也在心喚作性在事喚作理○生之理謂性○性則純是善底○性是天生成許多道理散在處爲性○性是實理仁義禮智皆具○性天理也理之所具便是天德在人識而體之爾○問性固是理然性之得名是就人生禀得言之否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這箇理在天地間時只是善無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理

○問先生謂性是未發善是已發何也曰纔成箇人影子許多道理便都在那人上其惻隱便是仁之善羞惡便是義之善到動極復靜處依舊只是理曰這善也是性中道理到此方見否曰這須就那地頭看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地言則善在先性在後是發出來方生人物發出來是善生人物便成箇性在人言則性在先善在後或舉孟子道性善曰此則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問性既無形復言以理理又不可見曰父子有𡗗子之理君臣有君臣之理○世間只是這箇道理譬如晝日當空一念之間合著這道理則皎然明白更無纖毫窒礙故曰天命之謂性不只是這處有處處皆有只是尋時先從自家身上尋起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也此一句最好葢是天下道理尋討將去那裏不可體驗只是就自家身上體驗一性之內便是道之全體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不特自家有他也有不特甲有乙也有天下事都恁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康節這數句極好䊵道卽理也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是也然非性何以見理之所在故曰性者

道之形體仁義禮智性也理也而具此性者心也故曰心者性之郛郭○問性者道之形體曰性者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之理固具於性但以道言則冲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爲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亦以此而言耳○或言性如何是道之形體陳淳曰道是性中之理曰道是泛言性是就自家身上說道在事物之間如何見得只就這裏驗之（一作反身而求）性之所在則道之所在也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

在我此理之中道之骨子便是性劉砥問性物我皆有恐不可分在己在物否曰道雖無所不在須是就己驗之而後見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若不就己驗之如何知得是本有天敘有典典是天底自我驗之方知得五典五惇天秩有禮禮是天底自我驗之方知得五禮有庸陳淳問心是郛郭便包了性否曰是也如橫渠心統性情一句乃不易之論孟子說心許多皆未有似此語端的子細看便見其他諸子等書皆無依稀似此○問所謂道之形體如何曰諸先生說這道理却不似邵子說

得最著實這箇道理纔說出只是虛空更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有不須談空說遠只反諸吾身求之是實有這箇道理還是無這箇道理故嘗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邵子忽地自說出幾句最說得好又曰天之付與其理本不可見其總要却在此蓋人得之於天地元無欠闕只是其理却無形象不於性上體認如何知得程子謂其體謂之道其用謂之神而其理屬之人則謂之性其體屬之人則謂之心其用屬之人則謂之情又曰道是發用處見於行

者方謂之道性是道的骨子性是體道是用如云率性之謂道亦此意○答張敬夫曰性不可以善惡名蓋善者無惡之名夫其所以有好有惡者特以好善而惡惡耳初安有不善哉然則名之以善又何不可之有○答胡廣仲曰天命之性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爲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

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
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
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又曰伊川云天地儲
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之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
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
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
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詳味此數語與樂
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耳當
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僞故曰
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

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發
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决於有節與無節中節
與不中節之間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真妄
是也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地之妙不可以動靜
真妄言却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
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既以靜爲天性
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
靜字爲性之妙也真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爲性
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并與其眞而無
之此韓公道無真假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
川所謂其本真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
則指本體而言靜但言其初未感乎物明道云人
生而靜之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
人生而靜只是靜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
非眞以靜狀性也書藁後復補其意曰如廣仲之
言既以靜爲天地之妙又論性不可以眞妄動靜
言是知言所謂歎美之善而不與惡對者云爾應
之宜曰善惡也眞妄也動靜也一先一後一彼一
此皆以對待而得名者也不與惡對則不名爲善
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矣既非妄又非真則亦無

物之可指矣今不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眞而
未始有妄也主乎靜而涵乎動也顧曰善惡眞妄
動靜凡有對待皆可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別有無
對之善與靜焉然後可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
乎當時醉對既不出此而他所自言亦多贜闕如
論性無不該不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當
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故
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字形容天性
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圓矣如論程子眞靜之
說以眞爲本體靜爲未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

所謂未發卽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卽眞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眞也歟如此則文義備矣○人生而靜天之性者言人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也感物而動性之欲者言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發也○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是不善至於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始是惡故聖賢說得惡字煞遲○答林擇之曰靜字乃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之眞湛然

而已豈非當體本然未嘗不靜乎惟感於物是以有動然所感旣息則未有不復其常者故嘗以爲靜者性之眞也○諸儒論性不同非是於善惡上不明乃性字安頓不著○聖人只是識得性百家紛紛只是不識性字楊子鶻鶻突突荀子又所謂隔靴爬痒○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裡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墻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摸處故只可於

用處看便省力耳

南軒張氏答胡伯逢曰性善之說詳程子之言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但請詳味此語意自可見大抵性固難言而惟善可得而名之此孟子之言所以爲有根抵也但所謂善者要人能明之耳若曰難言而遂不可言曰不容說而遂不可說却恐渺茫而無所止也

東萊呂氏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天命之謂性也

若有恒性率性之謂道也
或問性中具仁義禮智道德如何潛室陳氏曰行是四者卽爲道得是四者卽爲德
北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孔子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爲道此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爲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卽道之方行者也到成此者爲性是說人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個性耳是

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卽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源頭處說善乃重字爲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人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易三言周子通書及程子說已明備矣至明道又謂孟子所謂性善者只是說繼之者善也此又是借易語移就人分上說是指四端之發處言之而非易之本旨也
西山眞氏曰仁義禮智信之性古人謂之五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古人亦謂之五常以性之體而言則曰仁義禮智信以性之用而言則曰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其實則一而已天下豈有性外之理哉

人物之性

程子曰天降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

物流形各正性命是所謂性也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之性又不爲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無妄天性也萬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矣○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至靈却斲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爲不然者

此亦性也彼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然不害爲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鉛鐵性殊黠化爲金則不辨鉛鐵之性○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

張子曰天下凡物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之性也莫非固有○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于天道與聖人一

藍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爲昏明禀有多寡故分而爲強柔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已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爲昏明蔽有開塞故爲人物禀有多寡故爲強柔禀有偏正故爲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能盡也已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一成矣

河東侯氏曰萬物資始於天天所賦與者爲命命天之所命也物受命於天者爲性性物之自有也草木之不齊飛走之異禀然而動者動植者植天机自完豈非性乎馬之性剛而徤牛之性柔而順犬吠盜雞司晨不待教而知之豈非率性乎

朱子曰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妄○天下無無性之物蓋有此物則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問性具仁義禮智曰此猶是說成之者性上面更有

一陰一陽繼之者善只一陰一陽之道未知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雖尋常昆蟲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全濁氣間隔○人物之生其賦形偏正固自合下不同然隨其偏正之中又自有清濁昏明之異○性者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動物運動蠢然若與人無異而人之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物則無也當時所記改人之之字爲性字姑兩存之○問人物之性一源何以有異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也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橫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

有人物之別而卒謂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是也又問人之習爲不善其溺已深者終不可復反矣曰勢極重者不可反亦在乎識之淺深與其用力之多寡耳○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或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分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註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物事稟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問所以婦人臨事多怕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從愛上去○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爲性皆受

天地之氣以爲形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他這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一作以不能推言之）則不能無偏故呂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如貓相乳之類）人之性有近物之性者（如世上昏愚人）○問性爲萬物之一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已有是而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而物亦有是○問呂與叔云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一目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廣庭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耳竊謂此言分別得性氣甚明若移此語以喻人物之性亦好嘗以日爲喻以爲大明當天萬物咸覩亦此日耳蔀屋之下室光必照亦此日耳日之全體未嘗有小大只爲隨其所居而小大不同耳不知亦可如此喻人物之性否曰亦善○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

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
露地則盡見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
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
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
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
於虎狼之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却只通這些子
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
物只不會說話而已到得夷狄便在人與禽獸之
間所以終難改○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
隙竅之受光有大小也人物被形質局定了也是

難得開廣如螻蟻如此小便只知得君臣之分而
已○或說人物性同曰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如
水無有不清傾放白椀中是一般色及放黑椀中
又是一般色放青椀中又是一般色又曰性最難
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
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只是此日○人物之生天
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耳
如一江水你將杓去取只得一杓將椀去取只得
一椀至於一桶一缸各自隨器量不同故理亦隨
以異○問人則能推物則不能推曰謂物無此理

不得只是氣昏一似都無了○或問人物之性有
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
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夫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
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
而二氣五行絪縕交感萬變不齊則是其所謂異
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有以
爲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
得是氣而後有以爲人物之形則所謂異者亦不
得而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
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
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

是以或貴或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
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
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爲性者人則獨異於物
故爲知覺爲運動者此氣也爲仁義爲禮智者此
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
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
其理梏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
闢於孟子而先生於集註則亦以爲以氣言之則
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

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人之爲貴，非物之所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私也。以是觀之，尚何疑哉。有以集註、或問異同爲疑者，答之如此，未知是否？曰：此論得甚分明，且有條理。○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

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烏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吾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物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乃爲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物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事理會得些，便

却泛泛，所以易昏。○問：人與物以氣稟之偏全而不同，不知草木如何？曰：草木之氣又別，他都無知了。○或問：通蔽開塞，張橫渠、呂與叔說孰爲親切？曰：與叔倒分明，似橫渠之說，看來塞中也有通處，如猿狙之性即靈，猪則全然蠢了，便是通塞不同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如人頭向上，所以最靈；草木頭向下，所以最無知；禽獸之頭橫了，所以無知；猿狙稍靈，爲他頭有時也似人，故稍向得上。○問：程子云人與物共有此理，只是氣昏推不得，此莫只是大綱言其本同出，若論其得此理

莫已不同而曰同？曰：既同，則以分人物之性者，却是於通塞上別。如人雖氣稟異而終可同，物則終不可同。然則謂之理同則可，謂之性同則不可。曰：固然。但隨其光明發見處可見，如螻蟻君臣之類。但其稟形既別，則無復與人通之理。如獼猴形與人略似，則便有能解，野狐能人立，故能爲怪。如猪則極昏。如草木之類，荔枝、牡丹乃發出許多精英，此最難曉。○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答徐子融曰：程子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張子又言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
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審皆
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
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
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
性外別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
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
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
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爲仁
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

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
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
理雖若不可復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
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又謂枯槁之物只
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猶可笑若果如
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
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
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
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
得來耶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

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
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
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卽知天下無無性
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卽如來教諭
木燒爲灰灰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
之氣卽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徐子
融謂枯槁之中有性有氣故附子熱大黃寒此性
是氣質之性陳才卿謂卽是本然之性曰子融認
知覺爲性故以此爲氣質之性性卽是理有性卽
有氣是他稟得許多氣故亦只有許多理才卿謂

有性無仁此說亦是是他元不曾稟得此道理惟
人則得其全如動物則又近人之性矣故呂與叔
云物有近人之性人有近物之性蓋人亦有昏愚
之甚者然動物雖有知覺才死其形骸便腐壞植
物雖無知覺然其質却堅久難壞○問曾見答余
方叔書以爲枯槁有理不知枯槁瓦礫如何有理
曰且如大黃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黃不可爲附子
附子不可爲大黃○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
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下無性外之物因行
街云階磚便有磚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

理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
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爨竈是無生意矣然
燒甚麼木則是甚麼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
○問竊謂仁義禮智信元是一本而仁爲統體故
天下之物有生氣則五者自然完具無生氣則五
者一不存焉只是說及本然之性先生以爲枯槁
之物亦皆有性有氣此又是以氣質之性廣而備
之使之兼體洞照而不偏耳曰天之生物有有血
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
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

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
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
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
枯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
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絕無生氣便無此
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
空缺不滿之處也而可乎○問理是人物同得於
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
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草木都是得
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木是
得陽氣故草柔而木堅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
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
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鵰之類是
也唯草木都是得陰氣然却有陰中陽陽中陰者
○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
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
戕賊之便枯悴不復悅懌（他本作澤）亦似有知者嘗觀
一般花樹朝日照耀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
包不住自迸出來若枯枝老葉便覺憔悴蓋氣行
已過也問此處見得仁義否曰只看戕賊之便彫

悴亦是義底意思○看茄子內一粒是一生性
樂菴李氏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宇宙之間一切所有
之物皆具天地之性虎狼有父子之仁螻蟻有君
臣之義雎鳩有夫婦之別鴻鴈有兄弟之序鶺鴒
有朋友之情若此者豈非天地之性而人獨爲貴
者何哉物得其偏人得其全也
南軒張氏曰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
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
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
者何哉蓋人稟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

性善非彼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稟天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爲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惟人全夫天地之性故有所主宰而爲人之心所以異乎庶物者獨在於此也

北溪陳氏曰人物之生不出乎陰陽五行之氣本只是一氣分來有陰陽陰陽又分來爲五行二與五則管分合運行便有參差不齊有清有濁有厚有薄且以人物合論同是一氣但人得氣之正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通物得氣之塞且如人形骸却

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極爲天中央却在北故人百會穴在頂心却向後日往月來只在天之南故人之兩眼皆在前海鹹水所歸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爲得氣之正如物則禽獸頭横植物頭向下枝葉却在上此皆得氣之偏處人氣通明物氣壅塞人得五行之秀故爲萬物之靈物氣塞而不通如火烟鬱在裡許所以理義皆不通○性命只是一個道理不分看則不分曉只管分看不合看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理中看得有界分不相亂所以謂之命謂之性者何故大抵性只是理然人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横渠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字只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掇一字來說氣帥字只就孟子志氣之帥句掇一字來說理人與物同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之氣只一般因人物受去各不同人得五行之秀正而通所以仁義禮智粹然都與物異物得氣之偏爲形骸所拘所以其理閉塞而不通人物所以

異只一般只是氣有偏正故理隨之而有通塞

九終

性理會通卷二十

性理二

氣質之性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禀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問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曰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禀受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與剛急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禀受若性之理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氣之所鍾有偏正故有人物之殊有淸濁故有智愚之等○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問人性本明其有蔽何也曰性無不善其偏蔽者由氣禀淸濁之不齊也○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禀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廣平游氏曰氣之所値有全有偏有邪有正有粹有駁有厚有薄然後有上智下愚中人之不同也猶之大塊噫氣其名爲風風之所出無異氣也而呼者吸者叫者號者其聲若是不同以其所託者物物殊形爾因其聲之不同而謂有異風可乎

龜山楊氏曰人之資禀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爲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而然也然氣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則反常矣

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性有剛柔緩急强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之清者其常也至於濁則沙泥渾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求清之義歟

或問人有智愚之品不同何也上蔡謝氏曰氣稟異耳聖人不忿疾于頑者憫其所遇氣稟偏駁不足疾也然則可變歟曰其性本一安不可變之有

朱子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

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天命之謂性命便是誥敕之類性便是合當做底職事如主簿銷注縣尉巡捕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所習尚或寛或猛情便是當廳處斷事性只是仁義禮智所謂天命之與氣質亦相衮同才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闕一之理但若惻隱多便流爲姑息柔懦若羞惡多便有羞惡其所不當羞惡者且如言光必有鏡然後有光必有水然後有光光便是性鏡水便是氣質若無鏡與水則光亦散矣謂如五色若頓在黑多處便都黑了入在紅多處便都紅了却看你稟得氣如何然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惡所謂惡者却是氣也○天命之性却無氣質却無安頓處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爲有功○問天命之謂性只是主理言纔說命則氣亦在其間矣非氣則何

以爲人物理何所受曰是○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翕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爲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爲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智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

後方能及亞於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錮此理順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固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孟子所謂性善周子所謂純粹至善程子所謂性之本與夫反本窮源之性是也只被氣質有昏濁隔了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說方備又曰皐陶謨中所論寬而栗等九德皆是論反氣質之意只不曾說破氣質耳或問寬而

栗等而下一字便是工夫曰然○性非氣質則無所寄氣非天性則無所成○問氣質之性曰纔說性時便有些氣質在裏若無氣質則這性亦無放頓處所以繼之者只說得善到成之者便是性○論天地之性則專主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而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亦不相夾雜至論其徧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莫不有是理○若論本原卽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禀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

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性卽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故孟子之言性指性之本而言然必有所依而立故氣質之禀不能無淺深厚薄之別孔子曰性相近也兼氣質而言○問天理變易無窮由一陰一陽生生不窮繼之者善全是天理安得不善孟子言性之本體以爲善者是也二氣相軋相取相合相乖有平易處有傾側處自然有善有惡故禀氣形者有善有惡何足怪語其本則無不善也曰此却無過○問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禀所賦鮮有不偏將性對氣字看性卽是

此理理無不善者因墮在形氣中故有不同所謂氣質之性者是如此否曰固是但氣禀偏則理亦欠闕了○氣質之性生而知者氣極清而理無蔽也學知以下則氣之清濁有多寡而理之全闕繫焉○問氣質有清濁不同曰氣禀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爲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人所禀之氣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衮來衮去便有昏明厚薄之

與蚕氣是有形之物纔是有形之物便自有美有惡也○問所謂美惡恐即通書所謂剛柔善惡竊疑清濁以氣言剛柔美惡以氣之爲質言清濁恐屬天剛柔美惡恐屬地清濁智愚美惡屬才清濁分智愚美惡分賢不肖上智則清之純而無不美大賢則美之全而無不清上智恐以清言大賢恐以美言其實未嘗有偏若中庸稱舜智回賢是也下此則所謂智者是得清之多而或不足於美所謂賢者是得剛柔一偏之善而或不足於清於是始有賢智之偏故其智不得爲上智其賢不得爲

大賢雖愚不肖恐亦自有差等蓋清濁美惡似爲氣質中陰陽之分陽清陰濁陽善陰惡故其氣錯揉萬變而大要不過此四者但分數參互不齊遂有萬殊曰陳了翁云天氣而地質前輩已有此說矣又問氣之始有清無濁有美無惡濁者清之變惡者美之變以其本清本美故可易之以反其本然則所謂變化氣質者似亦所以復其初也曰氣之始固無不善然流行到今日則其雜也久矣但其運行交錯則其善惡却各自有會處此上智下愚之所以分也○氣升降無時止息理只附氣惟

氣有昏濁理亦隨而間隔○人之氣禀有清濁偏正之殊故天命之正亦有淺深厚薄之異要亦不可不謂之性○問氣禀在於人身既復天理氣禀還去得否曰天理明則彼如何著得○問理無不善則氣禀胡爲有清濁之殊曰纔說著氣便自有寒有熱有香有臭○氣質之性便只是天地之性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好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著些醬與鹽便是一般滋味○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不淨器盛之則臭以汙泥之器盛之則濁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臭濁猝難得便清故雖愚必明雖柔必强也然

用氣力然後能至○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氣禀之清者爲聖爲賢如寶珠在清水中禀氣之濁者爲愚爲不肖如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落在至汙濁處然其所禀亦間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問物之塞得甚者雖有那珠如在深泥裏面更取不出曰也是如此○問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曰然○人性如一團火煨在灰裏撥開便明○人性雖同禀氣不能無偏

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爲聖人也○問人有敏於外而內不敏又有敏於內而外不敏莫是稟氣強弱曰不然淮南子云金水內明日火外明氣偏於內故內明氣偏於外則外明○氣稟所拘只通得一路極多樣或厚於此而薄於彼或通於彼而塞於此有人能盡通天下利害而不識義理或工於百工技藝而不解讀

書或知孝於親而薄於他人如明皇友愛諸弟長枕大被終身不變然而爲君則殺其臣爲父則殺其子爲夫則殺其妻便是有所通有所蔽是他性中只通得一路故於他處皆礙也是氣稟也是利害昏了○問以堯爲父而有丹朱以鯀爲父而有禹如何曰這箇又是二氣五行交際運行之際有清濁人適逢其會所以如此○問天地之氣當其昏明駁雜之時則其理亦隨而昏明駁雜否曰理却只恁地只是氣自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不如此則是理與氣相離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

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理寓於氣了日用間運用都由這箇氣只是氣強理弱理管攝他不得○沈僩問或謂性所發時無有不善雖氣稟至惡者亦然但方發之時氣亦乘之則有善有不善耳僩以爲人心初發有善有惡所謂幾善惡也初發之時本善而流入於惡者此固有之然亦有氣稟昏愚之極而所發皆不善者如子越椒之類是也且以中人論之其所發之不善者固亦多矣安得謂之無不善邪曰不當如此說如此說得不是此只當以人品賢愚清濁論有合下發得善底也有發

得不善底也有發得不善而爲物欲所奪流入於不善底極多般樣今有一樣人雖無事在這裏坐他心裏也只思量要做不好事如蛇虺相似只欲咬人他有甚麼發得善明道說水處甚好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流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濁之少者只可如此說○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生而稟此氣則爲清明渾厚之氣須做箇好人若是

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禀此
氣則爲不好底人何疑人之爲學却是要變化氣
禀然極難變化如孟子道性善不言氣禀只言人
皆可以爲堯舜若勇猛直前氣禀之偏自消功夫
自成故不言氣禀看來吾性既善何故不能爲聖
賢却是被這氣禀害如氣禀偏於剛則一向剛暴
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托道氣禀不
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氣禀之害只昏昏地
去又不得須知氣禀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
勝而歸於中乃可濂溪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問蔡季通主張氣質太過曰形質也是重且如水
之氣如何似長江大河有許多洪流金之氣如何
似一塊鐵恁地硬形質也是重被此生壞了後理
終是拗不轉來又曰孟子言人所以異於禽獸者
幾希不知人何故與禽獸異又言犬之性猶牛之
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不知人何故與牛犬異此
兩處似欠中間一轉語須著說是形氣不同故性
亦少異始得恐孟子見得人性同處自是分曉直
截却於這些子未甚察又曰陳了翁云氣質之用

狹道學之功大與季通說正相反若論其至不可
只靠一邊如了翁之說則何故自古只有許多聖
賢如季通之說則人皆委之於生質更不修爲須
是看人功夫多少如何若功夫未到則氣質之性
不得不重若功夫至則氣質豈得不聽命於義理
也須著如此說方盡○孔孟言性之異略而論之
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
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
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
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

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
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
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
矣此二義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
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問孟
子言性與伊川如何曰不同孟子是剔出而言性
之本伊川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邵浩
問曰趙書記嘗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云孟
子言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
質之性趙云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

性自分明曰公當初不曾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
般纔說相近須有兩樣便自說不得因問天命之
謂性還是極本窮原之性抑氣質之性曰是極本
窮原之性天之所以命只是一般緣氣質不同遂
有差殊孟子分明是於人身上挑出天之所命者
說與人要見得本原皆善〇孟子言性只說得本
然底論才亦然荀楊韓諸人雖是論性其實只說
得氣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楊子見
半善半惡底人便說善惡混韓子見天下有許多
般人所以立爲三品之說就三子中韓子說又較

近他以仁義禮智爲性以喜怒哀樂爲情只是中
間過接處少箇氣字〇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
此起於張程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
讀之使人深有所感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
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
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
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
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
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
之說泯矣因舉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

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又舉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二之則不是且如只說箇仁義禮智是性世間却
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
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不備若只論氣稟
這箇善這箇惡却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箇道理
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
無人說這道理〇程子云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
性生之謂也蓋天之賦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
受於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

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
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
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卽此
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有焉此程子所以發
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以性卽氣氣卽性者言
之也又曰生之謂性是生下來喚做性底便有氣
稟夾雜便不是理底性了如碗盛水後人便以碗
爲水水却本清碗却有淨而不淨問生之謂性他
這一句且是說稟受處否曰是性卽氣氣卽性他
這且是衮說性便是理氣便是氣是未分別說其

實理無氣亦無所附又問性卽氣氣卽性此言人
生性與氣混合者曰有此氣爲人則理具於身方
可謂之性又曰性者渾然天理而已纔說性時則
已帶氣矣所謂離了陰陽更無道此中最宜分別
○程子云人生氣禀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
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㓜而善有自㓜而惡是
氣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蓋所禀之氣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亦性之理也
氣之流行性爲之主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善惡
分焉故非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然氣之惡者其

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故先生嘗
云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
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
又曰人生氣禀理有善惡此理字不是說實理猶
云理當如此只作合字看問善固性也固是若云
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因氣而鶻突雖
是鶻突然亦是性也曰他原頭處都是善因氣偏
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人渾身都是惻隱
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箇便是惡德這箇
喚做性邪不是如墨子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

弊到得無父處這箇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又問惡是氣禀如何云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既是
氣禀惡便牽引得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
禀上既是氣禀不好便和那性壞了又曰性本善
而今乃惡亦是此性爲惡所汩如水爲泥沙所混
不成不喚做水○程子云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
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
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
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蓋性則性而已
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故善言性者不過卽其發

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蘊因可默識矣如孟子之
論四端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知
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蘊善亦可知也又曰人
生而靜以上卽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
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
便已不是性者言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
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故曰便已
不是性也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此形氣
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性
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爲性之本體也

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
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耳又曰性須是箇氣質方
說得箇性字若人生而靜以上只說得箇天道下
性字不得所以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便是如此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
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禀者而言爾
若纔說性時則便是夾氣禀而言所以說時便已
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
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
若論氣禀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禀底性便是

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然所謂剛柔善惡
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
樣千般萬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問人生
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是說那初生時更說
向上去便只是天命了曰所以大哉乾元萬物資
始只說是誠之源也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方是
性在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便兼氣質了
問恐只是兼了情曰情便兼質了所以孟子答告
子問性却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說仁義禮
智却說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去著性無形影情却

有實事只得從情上說入去又曰夫所謂繼之者
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此繼之者善指發處而
言之也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
也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
就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
使知性之本善者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
先此所以引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後蓋易以天道之
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唯天道流行如
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若水之就下處當時只
是衮說了蓋水之就下便是喻性之善如孟子所

謂過顙在山雖不是順水之性然不謂之水不得
這便是前面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程子云
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為
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
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
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
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急則遲清及其清也
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
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
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

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
而不汚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
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
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
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
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然則人雖爲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
中特謂之性則非其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
以其如此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
勝氣使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雖

濁而清者存固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固
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
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問以水喻性謂天道純
然一理便是那水本來清陰陽五行交錯雜揉而
有昏濁便是那水被泥汚了昏濁可以復清者只
因他母子清曰然那下愚不移底人却是那臭穢
底水問也須可以澄治曰也減得些分數因言舊
時人嘗裴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
水將沙石在筧中上面傾水從筧中下去如此十
數番便漸如故問物如此更推不去却似那臭泥

相似曰是如此○程子云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
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敎也自天命以
至於敎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蓋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脩道雖以人
事而言然其所以脩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
智所能爲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明之問
此理天命也他這處方提起以此理說則是純指
上面天理而言不雜氣說曰固是又曰理離氣不
得而今講學用心着力却是用這氣去尋箇道理
又問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至於舜禹有天下而

不與焉者也一節是言學者去求道不是外面添
聖人之敎人亦不是强人分外做曰此理天命也
一句亦可見又曰程子生之謂性一段當作三節
看其間有言天命者有言氣質者生之謂性是一
節水流就下是一節清濁又是一節横渠云形而
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將此兩
箇性字分別自生之謂性以下凡說性字者孰是
天地之性孰是氣質之性則其理自明矣

性理會通卷三十終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性理三

氣質之性 命才附

南軒張氏曰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之存乎氣質則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淸濁厚薄之不同而實亦未嘗不相近也○學者須是變化氣質或偏於剛或偏於柔必反之如禽獸是其氣質之偏不能反也人若不知自反則去本性日以遠矣若變化得過來只是本性所有初未嘗增添故言性者須分別出氣質之性○問人之性其氣稟有淸濁何也曰二氣迭運參差萬端而萬物各正性命夫豈物物而與之哉氣稟之不同也雖其氣稟之不同而其本莫不善故人貴於能反也○太極無不善故性亦無不善人欲初無體也傳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直至物至知知好惡形焉然後有流而爲惡者非性所本有也

或問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爲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性善者天地之性也餘則所謂氣質者也然嘗疑之張子所謂氣質之性形而後有則天地之性乃未受生以前天理之流行者故又以爲極本窮源之性又以爲萬物一源如此則可以謂之命而不可以謂之性也程子又有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之語又於好學論言性之本而後言形既生矣則疑若天地之性指命而言命固善矣於人性果何預乎勉齋黃氏曰程張之論非此之謂也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爲言則是天地賦與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爲言特指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爲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

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羸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氣有淸濁譬如着此物蔽了發不出如柔弱之人見義不爲爲義之意却在裏面只

是發不出如燈火使紙罩了光依舊在裏面只是發不出來折去了紙便自是光○天地之間只是箇陰陽五行其理則爲健順五常貫徹古今充塞宇宙捨此之外別無一物亦無一物不是此理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也若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却是有性外之物也易以陰陽分君子小人周子謂性者剛柔善惡君子小人不同而不出於陰陽善惡不同而不出於剛柔葢天下未有性外之物也人性本

善氣質之稟一昏一明一偏一正故有善惡之不同其明而正者則發無不善昏而偏者則發有善惡然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也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人性本善若自一條直路而發則無不善故孟子不但言性善雖才與情亦皆只謂之善及其已發而有善有惡者氣稟不同耳然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孟子所謂莫非命也程子所謂思慮動作皆天也張子所謂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亦是此意○天命之謂性是天分

付與人底謂之性惟皇上帝降衷于民是也所降之衷何嘗不善此性本無不善天將箇性與人便夾了氣與人氣裹這性性纔入氣裏面去便有善有惡有淸有濁有偏有正淸濁偏正雖氣爲之然着他夾了則性亦如此譬如一泓之水本淸流在沙石上去其淸自若流在濁泥中去這淸底也濁了不可以濁底爲不是水

北溪陳氏曰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爲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

一段所以啓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遲重七者夾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人間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自有箇貞元之會如曆法筭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稟得這貞元之會來然天地間參差不齊之時多貞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極少最難得恰好時節人生多是值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人躁暴忿厲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拗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駁粹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爲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爲此耳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楊子便以性爲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含糊就人與天相接處捉摸說箇性是天生自然底物更不曾說得性端的指定是甚底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太極圖發端方始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言曰性卽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子說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指認理字下得最親切氏看不徹便謂善者只是贊歎之辭又誤了既是贊歎便是那個是好物方贊歎豈有不好物而贊歎之邪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稟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也蓋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氣稟之說從何而起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

不移此正是說氣質之性子思子所謂三知三行及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强亦是說氣質之性但未分明指出氣質字爲言耳到二程子始分明指認說出甚詳備横渠因之又立爲定論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與相雜爲言耳○若就人品類論則上天所賦皆一般而人隨其所値又各有清濁之不齊如聖人得

氣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賦質至粹所以合下便能安行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那義理便呈露昭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透見盞底銀花子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而濁氣少清中微有些查滓止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也解變化氣質轉昏爲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理義上儘看得出而行爲不篤不能承載得道理多雜詭譎去是又

賦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徹但泉脉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煑白米則成赤飯煑白水則成赤湯煑茶則酸澁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謂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好井泉脉味純甘絶佳而有泥土混濁了終不透瑩如溫公恭儉力行篤信好古是甚次第正大資質只緣少那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屢將理義發他一團偏執固滯更發不上甚爲二程所不滿又有一般

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一條戾氣來衝拗了如泉出來甚清却被一條別木横衝破了及或遭巉巖石頭横截衝激不帖順去反成險惡之流看來人生氣稟是有多少般樣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不可以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爲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者多

潛室陳氏曰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以其稟賦之不齊故先儒分別出來謂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仁義禮智者義理之性也知覺運動者氣質之性

也有義理之性而無氣質之性則義理必無附著有氣質之性而無義理之性則無異於枯死之物故有義理以行乎血氣之中有血氣以受義理之體合虛與氣而性全孟子之時諸子之言性往往皆於氣質上有見而遂指氣質作性但能知其形而下者耳故孟子答之只就義理上說以攻他未曉處氣質之性諸子方得於此孟子所以不復言之義理之性諸子未通於此孟子所以反覆詳說之程子之說正恐後學死執孟子義理之說而遺失氣質之性故并二者而言之曰論性不論氣不

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之論舉其全孟子之論所以矯諸子之偏人能即程子之言而達孟子之意則其不同之意不辯而自明矣〇識氣質之性善惡方各有着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孟子專說義理之性專說義理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孟子之說為未備專說氣稟則善為無別是論氣不論性諸子之論所以不明夫本也程子兼氣質論性〇問目視耳聽此氣質之性也然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聽抑氣質之性邪抑義理之性邪曰目視耳聽物也視明聽聰物之則也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若言性當云好聲好色氣質之性正聲正色義理之性義理只在氣質中但外義理而獨徇氣質則非也

西山眞氏曰人之氣質有至善而不可移奪者有善少惡多而易於移奪者有善多惡少而難於移奪者又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也性雖不雜乎氣而氣汩之則不能不惡矣水雖不雜乎土而土汩之則不能不濁矣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其非

相對而並出也昭昭矣（集覽汩乃律切水流貌）

平巖葉氏曰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之不同則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曰不備論氣質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是不達其本也故曰不明然性氣二者元不相離判而二之則亦非矣

臨川吳氏曰人得天地之氣而成形有此氣即有此理所有之理謂之性此理在天地則元亨利貞是也其在人而為性則仁義禮智是也性即天理豈有不善但人之生也受氣於父之時既有或清或

濁之不同或質於毋之時又有或美或惡之不同氣之極淸質之極美者爲上聖蓋此理在淸氣美質之中本然之眞無所汚壞此堯舜之性所以爲至善而孟子之道性善所以必稱堯舜以實之也其氣之至濁質之至惡者爲下愚上聖以下下愚以上或淸或濁或美或惡分數多寡有萬不同惟其氣濁而質惡則理在其中者被其拘礙淪染而非復其本然矣此性之所以不能皆善而有萬不同也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

有濁惡而汚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蓋孟子但論得理之無不同不曾論到氣之有不同處是其言之不備也不備者謂但說得一邊不曾說得一邊不完備也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此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至若荀楊以性爲惡以性爲善惡混與夫世俗言人性寬性偏性緩性急皆是指氣質之不同者爲性而不知氣質中之理謂之性此其見之不明也不明者謂其不曉得性字故曰論氣不論性不明此

指荀楊世俗之說性者言也朱子曰天之所命只是一般緣氣質不同遂有差殊孟子分明是於人身上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要見得本原皆善也又曰孟子說性善是論性不論氣荀楊而下是論氣不論性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楊之口程子性卽理也一語正是鍼砭世俗錯認性字之非所以爲大有功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言最分曉而觀者不能解其言反爲所惑將謂性有兩種蓋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兩性字只是一般非有兩等性也故曰二之則不是言人之性本是得天地之理因有人之形則所得天地之性局在

本人氣質中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朱子曰性卽理也在心喚做性在物喚做理又曰氣質之說起自程張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令人有感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卻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程張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程張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朱子曰人有氣質物欲之累則此性不能常存須於善反上做工夫方存得性之本體凡涵養體認克治充廣皆是反之之道也又曰君子旣善變化其氣質之克而復其天地之性矣故氣質之性君子弗以爲性也氣質雖有不同而本性之善則一但氣質不淸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汚壞故學者當用反之之功反之如湯武反之也之反謂反之於身而學焉以至變化其不淸不美之氣質則天

地之性渾然全備具存於氣質之中故曰善反之
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然學
者氣質可變而不能汙壞吾天地本然之性而吾
性非復如前汙壞於氣質者矣故曰氣質之性君
子有弗性者焉○或問今世言人性善性惡性緩
性急性昏性明性剛性柔者何也曰此氣質之性
也蓋人之生也天雖賦以是理而人得之以爲仁
義禮智之性然其性也實具於五藏內之所謂心
者焉故必賦以是氣而人得之以爲五藏百體之
身然後所謂性者有所寓也是以人之生也稟氣

有厚薄而形體運動有肥瘠强弱之殊稟氣有清
濁而材質知覺有愚智昏明之異是則告子所謂
生之謂性而朱子謂其指人之知覺運動爲性者
是也是性也實氣也故張子謂氣質之性君子有
弗性者焉程子亦謂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
氣稟有然也斯豈天地本然之性云乎哉若論天
地本然之性則程子曰性卽理也斯言盡之○天
下之清莫如水先儒以水之清喻性之善人無有
不善之性則世無有不清之水也然黃河之水渾
渾而流以至于海竟莫能清者何也請循其初原

者水之初也水原於天而附於地原之初出局膏
不清也哉出於巖石之地者瑩然湛然得以全其
本然之清出於泥塵之地者自其初出而混於其
滓則原雖清而流不能不濁矣非水之濁也地則
然也人之性亦猶是性原於天而附於人局於氣
質之中人之氣質不同猶地之巖石泥塵有不同
也氣質之明粹者其性自如巖石之水也氣質之
昏駁者性從而變泥塵之水也水之濁於泥塵者
由其地而原之所自則清也故流雖濁而有清之
之道河之水甚濁貯之以罌投之以膠則泥沉於

底而其水可食甚濁固可使之清也況其濁不如
河之甚者乎世之學者非惟無以清之而又有以
濁之性之汙壞其專繫乎有生之初哉有生之後
日隨所接而增其滋穢外物之漏多於氣質之滓
者奚翅千萬不復其原之清而反益其流之濁非
其性之罪也雖然源之清天也流之濁人也人者
克則天者復亦在乎用力以清之者何如爾
程子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賤壽夭命也仁義禮
智亦命也以下兼論命○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
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揉者衆

而精一者間或値焉以其間値之難則其數不能長亦宜矣〇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〇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定分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天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爲徼倖不可謂之命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〇或問命與遇異乎曰遇不遇卽命也曰長平死者四十萬其命齊乎曰遇白起則命也有如四海九州之人同日而死也則亦常事爾世之人以爲是駭然耳所見少也

張子曰富貴貧賤者皆命也今有人均爲勤苦有富貴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卽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如此不至者猶難語性可語氣可也同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遇性與命切近矣猶未易言也〇問智愚之識殊疑於有性善惡之報差疑於有命曰性通極於無氣稟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耳

五峯胡氏曰貴賤命也仁義性也人固有遠跡江湖念絕於名利者矣然世或求之而不得免人固有置身市朝心屬於富貴者矣然世或舍之而不得進命之在人分定於天不可變也是以君子貴知命

朱子曰性者萬物之原而氣稟則有清濁是以有聖愚之異命者萬物之所同受而陰陽交運參差不齊是以五福六極値遇不一〇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曰也都相離不得蓋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〇問先生說命有兩種一種是貧富貴賤死生壽夭一種是清濁偏正智愚賢不肖一種屬氣一種屬理以某觀之兩種皆似屬氣蓋智愚賢不肖清濁偏正亦氣之爲也曰固然性則是命之理而已〇問性分命分何以別曰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氣言之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性分則又都一般此理聖愚賢否皆同〇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命之命是帶氣言之

氣便有禀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謂性之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乎氣、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是兼氣禀食色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之、性善又是超出氣說○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賦予、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

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可見、然聖賢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這都說得膚淺了○問亡之命矣夫此命字是就氣禀上說曰死生夭壽固是氣之所禀、只看孟子說性也有命焉處便分曉、又問不知命與知天命之命如何、曰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譬之於水人皆知其爲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如不知命處却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信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

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禀得精英之氣便爲聖爲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英爽禀得敦厚者便溫和禀得清高者便貴、禀得豐厚者便富禀得長久者便壽禀得衰頹薄濁者便爲愚不肖、爲貧爲賤爲夭天有那氣生一個人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禀處便有不齊只看其禀得來如何耳又問得清明之氣爲聖賢昏濁之氣爲愚不肖、氣之厚者爲富貴薄者爲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

豈時運使然也抑其所禀亦有不足耶曰便是禀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却管不得那富貴禀得那高底則貴禀得厚底則富禀得長底則壽、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爲聖人、然禀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顏子又不如孔子、又禀得那短底所以又夭、又問一陰一陽宜若停匀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曰自是他那物事駁雜如何得齊且以撲錢譬之純者常少、不純者常多、自是他那氣駁雜或前或後所以掐不能得他恰好如何得均平、且以一

日言之、或陰或晴或風或雨或寒或熱或清爽或鶻突一日之間、自有許多變、便可見矣、又問雖是駁雜然畢竟不過只是一陰一陽二氣而已、如何會恁地不齊、曰便是不如此、若只是兩個單底陰陽則無不齊緣是他那物事錯揉萬變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又問如此則天地生聖賢又只是偶然不是有意矣、曰天地那裏說我特地要生個聖賢出來也只是氣數到那裏恰相湊著所以生出聖賢及至生出、則若天之有意焉耳、又問康節云陽一而陰二、所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此語是否、曰也

說得來、自是那物事好底少而惡底多且如面前事也自是好底事少惡底事多其理只一般○問人生有壽夭氣也賢愚亦氣也、今觀盜跖極愚而壽顏子極賢而夭如是則壽夭之氣與賢愚之氣容或有異矣明道誌程邵公墓云以其間遇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與、詳味此說氣有清濁有短長其清者固所以為賢然雖清而短故於數亦短、其濁者固所以為愚然雖濁而長故其數亦長不知果然否、曰、此說得之貴賤貧富亦是如此、但三代以上氣

數醇濃故氣之清者必厚必長、而聖賢皆貴且富且壽以下反是○問富貴有命如後世鄙夫小人當堯舜三代之世如何得富貴曰當堯舜三代之世不得富貴在後世則得富貴便是命曰如此則氣稟不一定、曰以此氣遇此時、是他命好、不遇此時便是背、所謂資適逢世是也、如長平死者四十萬但遇白起便如此、只他相撞著便是命、○人之氣稟富貴貧賤長短皆有定數寓其中稟得盛者其中許多物事其來無窮亦無盛而短者若木生於山取之或貴而為棟梁或賤而為廁料皆其生

時所稟氣數如此定了○或指屋柱問云此理也曲直性也所以為曲直命也、曲直是說氣稟曰然○問遺書論命處注云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如何、曰人固有命、只是不可不順受其正、如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是也若謂其有命却去巖牆之下立萬一到覆壓處却是專言命不得人事盡處便是命○問伊川橫渠命遇之說曰所謂命者如天子命我做甚官其官之閑易繁難甚處做得甚處做不得便都是一時命了自家只得去做故孟子只說莫非命也、却有個正與不正

所謂正命者蓋天之始初命我如事君忠事父孝
便有許多條貫在裏至於有厚薄淺深這却是氣
稟了然不謂之命不得只不是正命如桎梏而死
喚做非命不得蓋緣他當時稟得個乖戾之氣便
有此然謂之正命不得故君子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
蓋欲順受其正者而不受其不正者且如說當死
於水火不成便自赴水火而死而今只恁地看不
必去生枝節說命說遇說同說異也

潛室陳氏曰有氣質之性命有義理之性命由德上
發者為義理由氣上發者為氣質雖其稟賦不同

苟能學問以充之(謂窮理盡性)則向之得於氣質者今
也性皆天德命皆天理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
存焉

胥齋許氏曰貧賤富貴死生修短禍福稟於氣皆本
乎天也是一定之分不可求也其中有正命有非
正命者盡其道而不立乎巖墻之下修身以待之
然此亦有禍福吉凶死生修短來當以順受所謂
莫之致而至者皆正命也乃繫乎天之所為也非
正命者行險徼幸行非禮義之事致於禍害桎梏
死者命亦隨焉人之自召也

程子曰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之謂
性稟於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
乃若其性則無不善矣今夫木之曲直其性也或
可以為車或可以為輪其才也然而才之不善亦
可以變之在養其氣以復其善爾故能持其志養
其氣亦可以為善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以下)
(兼論才)○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
才濁譬猶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為棟梁可以為
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惟上
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

以不移者只有兩般為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
肯學不自暴自棄安不可移哉○氣清則才善氣
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為聖人稟得至濁
之氣生者為愚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
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
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
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也○今人說有才乃是
言才之美者也才乃人資質循性修之雖至惡可
勝而為善○德性謂天賦天資才之美者也○少
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愚
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
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
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
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
說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與之說近上話也生之
謂性凡言性處須看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
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
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稟也告子所云固
是爲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乃若其情則可以

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
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爲輪直可以爲梁
棟若是毀鑿壞了豈關才事或曰人才有美惡豈
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之言也
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因凶歲而暴豈才
質之本然耶○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
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
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
不善者才也性即理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
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

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
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
愚所以自暴自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他不
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有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
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者亦有可移之理
○問韓文公楊雄言性如何曰其所言者才耳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
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
折恁地去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
是從心上來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

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
之所以爲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
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
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
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於天才稟於氣
是也○問性之所以無不善者以其出於天也才
之所以有善不善以其出於氣也要之性出於天
氣亦出於天何故便至於此曰性是形而上者氣
是形而下者形而下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
那查滓至於形又是查滓至濁者也○問才出於

氣德出於性曰不可才也是性中出德也是有是氣而後有是德人之有才者出來做得事業也是他性中有了便出來做得但溫厚敦篤便是德剛明果敢便是才只爲他氣之所稟者生到那裏多故爲才○問能爲善便是才曰能爲善而本善者是才若云能爲善便是才則能爲惡亦是才也○問人有强弱由氣有剛柔若人有技藝之類如何曰亦是氣如今人看五行亦推測得些小又問如才不足人明得理可爲否曰若明得盡豈不可爲所謂克念作聖是也然極難若只明得一二如何

做得○孟子說才皆是指其資質可以爲善處伊川所謂才稟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此與孟子說才小異而語意尤密不可不攷乃若其情非才之罪以若訓順者未是猶言如論其情非才之罪也葢謂情之發有不中節處不必以爲才之罪爾退之論才之品有三性之品有五其說勝荀楊諸公多矣說性之品便以仁義禮智言之此尤當理說才之品若如此推究則有千百種之多姑言其大槩如此此正是氣質之說但少一個氣字耳○問伊川論才與孟子言才有曰非才之罪也又曰不能盡其才者也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以爲未嘗有才焉如孟子之意未嘗以才爲不善而伊川却說才有善不善其言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又曰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意以氣質爲才也以氣質爲才則才固有善不善之分矣而孟子却指以才爲善者何孟子與伊川論才則皆是孟子所謂才止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有不善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來一性之中萬善完具發將出來便是才也便如惻隱羞惡是心也能惻隱羞惡者才也如伊川論

才却是指氣質而言也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與人說著攷之經典却有此意如書云人惟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與夫天乃錫王勇智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辯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世被濂溪拈掇出來而橫渠二程始有氣質之性之說此伊川論才所以云有善不善者葢主此而言也

或問曰韓愈所謂上中下三品者乃孟子所謂才也才雖不同而所以性則一孟子論性善固極本窮源之論至謂非天之降才爾殊豈才果不殊耶抑

所謂才者乃所謂性也才是資禀性是所以然性固行乎才之中要不可指才便謂之性然孟子所以謂之不殊者何也南軒張氏曰孟子之論才與退之上中下三品之說不同退之所分三品只是據氣稟而言耳孟子論才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蓋善者性也人之可以爲善者才也皆自不殊

北溪陳氏曰才是才質才能才質猶言才料質幹是以體言才能是會做事底同這件事有人會發揮得有人全發揮不去便是才不同是以用言孟子

所謂非才之罪及天之降才非爾殊等語皆把才做善底物他只是以其從性善大本上發來便見都一般要說得全備須如伊川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惡之論方盡

平巖葉氏曰性本乎理理無不善才本乎氣氣則不齊故或以之爲善以之爲惡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終

性理會通卷三十二

性理四

心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〇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〇問仁是心何與曰於所主曰心名其德曰仁曰謂仁者心之用乎曰不可曰然則猶五穀之種待陽氣而生乎曰陽氣所發猶之情也心猶種焉其生之德是謂仁也〇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

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〇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爲一〇問心有限量乎曰天下無性外之物以有限量之形氣用之不以其道安能廣大其心也心則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所主爲心實一道也通乎道則何限量之有必曰有限量是性外有物乎〇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也心無遠近〇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

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至於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問舍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時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明鏡止水○聖人

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體會必以心謂體會非心於是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心與天爲一或者滯心於智識之間故自見其小耳○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爲主若有人爲係虜將去隨其所處已有不得與也唯心則三軍之衆不可奪也若幷心做主不得則更有甚○或問多怒多驚何也曰主心不定也○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個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

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著一個意思則與人成就得個甚好見識心若不做一個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强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司馬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個中字此則又爲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嘗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人心必有所止無止則聽於物惟物之聽何所往而不妄也或曰心在我既已入於妄矣將誰使之曰心實使之○人心不得有所繫○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是性知性便知天（一作性之天）當處便認取更

不可外求○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
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巳心則能盡人盡物與
天地參贊化育贊則直養之而巳○有人說無心
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心要在腔子裏

張子曰虛心然後能盡心又曰虛心則無外以爲累
○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爲不
當爲之事自知○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
皆病○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卽視聽聰
明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
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

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而失者只爲心生若
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
者可略

上蔡謝氏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爾

和靖尹氏曰橫渠云由知覺有心之名蓋由其知覺
强名曰心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若
只寂然不動與木石等也只爲感而遂通便是知
覺知覺卽心也至於搖扇得涼是知覺也譬如睡
中人喚巳名則矍然而起呼他人名則不應是知
覺也

藍田呂氏曰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
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
相似與神明爲一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其謂此與此心自正不待人而後正而賢者能勿
喪不爲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
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乎大者則小
者不能奪如使忿懥恐懼好惡憂患一奪其良心
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脩身以正其務難
矣○我心所同然卽天理天德孟子言同然者恐
人有私意蔽之苟無私意我心卽天心

延平李氏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
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
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

朱子曰惟心無對○心者氣之精爽○心之理是太
極心之動靜是陰陽○趙致道謂心爲太極林正
卿謂心具太極致道擧以爲問曰這般處極細難
說看來心有動靜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
其用則謂之神葉賀孫問其體則謂之易體是如
何曰體不是體用之體恰似說體質之體猶云其
質則謂之易理卽是性這般所在當活看如心字

各有地頭說如孟子云仁人心也仁便是人心這說心是合理說如說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爲主而不違乎理就地頭看始得○問五行在人爲五臟然心卻具得五行之理以心虛靈之故否曰心屬火緣是個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卻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菖蒲茯苓所可補也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

自然又靈○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某竊謂滿體皆心也此特其樞紐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心豈無運用須常在軀殼之內○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虛也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卽其心也豈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視聽之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心官至靈藏往知來問先生前日以揮扇是氣某後思之心之所思耳之所聽目之所視手之持

足之履似非氣之所能到氣之所運必有以主之者曰氣中自有箇靈底物事○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爲邪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燄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又曰所知覺者是理理不離知覺知覺不離理○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爲一曰不須去貫通本來貫通問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無着處○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人心但以形氣所

感者而言爾具形氣謂之人合義理謂之道有知覺謂之心又曰知覺便是心之德○答游誠之曰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心以覺用心紛拏迫切恐其爲病不但揠苗而已不若日用之間以敬爲主而勿忘焉則自然本心不昧隨物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故孔子只言克己復禮而不言致覺用敬孟子只言操存舍亡而不言覺存昧亡謝先生雖喜以覺言仁然亦曰心有知覺而不言知覺此心也請推此以驗之所論得失自可見矣○問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間

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識則本
心之體卽得其眞矣上蔡謂人須是識其眞心竊
恐謂此然此恐亦隨在而有蓋此心或昭著于燕
閒靜一之時或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或求之文
字而怡然有得或索之講論而怳然有悟凡此恐
皆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爲已有是心而
求以存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爲何物必至覺時
方始識其所以爲心者旣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
以其虛明不昧之體迷溺於卑汚苟賤之中此所
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

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指趣者大不侔矣故某竊
疑覺爲小學大學相承之機不知是否曰所論甚
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答王子合曰心猶鏡也
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
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旣無此理則
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心字一言以蔽之
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
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心須兼廣大流行底意
看又須兼生意看且如程先生言仁者天地生物
之心只天地生物便廣大便流行生生不窮○問

生物之心我與那物同便會相感曰這生物之心
只是我底觸物便自然感非是因那物有此心我
方有此心且赤子不入井牛不觳觫時此心何之
須常粧個赤子入井牛觳觫在面前方有此惻隱
之心無那物時便無此心乎○問程子云心生道
也人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生道也如
何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天地
之心方能有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爲生道也又
曰惻隱之心乃是得天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地
心○問心生道也一段上面心生道莫是指天地

生物之心下面惻隱之心人之生道莫是指人所
得天地之心以爲心蓋在天只有此理若無那形
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故曰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
上面猶言繼善下面猶言成性曰上面心生道也
全然做天底也不得蓋理只是一箇渾然底人與
天地渾合無間○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是心乃
屬天地未屬我在此乃是衆人者至下面各正性
命則方是我底故又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仁
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人未得
之此理亦未嘗不在天地之間只是人有是心便

自具是理以生又不可道有心了却討一物來安頓放裏面似恁地處難看須自體認得○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此重在主字上有主則虛虛則外邪不能入重在敬字上言敬則自虛靜故邪不得而干之也○問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如何分别曰只是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又曰若無主於中則目之欲也從這裏入

耳之欲也從這裏入鼻之欲也從這裏入大凡有所欲皆入這裏便滿了如何得虛（一云皆入這裏來這裏面便滿了以手指心曰如何得虛）因舉林擇之作主一銘云有主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實鬼瞰其室又曰有主則實旣言有主便已是實了却似多了一實字看來這箇實字謂中有主則外物不能入矣○問有主則實謂人具此實然之理故實無主則實謂人心無主私欲爲主故實曰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實此實字是好盖指理而言也無主則實此實字是不好盖指私欲而言也以理爲主則此心虛

明一毫私意着不得譬如一泓清水有少許砂石便見○人心活則周流無偏係卽活憂患好樂皆偏係也○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對着死說活是天理死是人欲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問人心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如何是活曰心無私便可推行活者不死之謂○人心之動變態不一所謂五分天理五分人欲者特以其善惡交戰而言耳有先發於天理者有先發於人欲者盖不可以一端盡也○與張敬夫曰某謂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爲之宰

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於人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能病之亦已明矣盖雖曰中節然是亦情也但其所以中節者乃心耳今夫乍見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情之動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者心不宰而情之失其正也怵惕惻隱乃仁之端又可以具情之動而遽謂之人欲乎大抵未感物時心雖爲已發然苗裔發見却未嘗不在動處必舍是而别求却無下功處也

○問心有善惡否曰心是動底物事自然有善惡且如惻隱是善也見孺子入井而無惻隱之心便是惡矣離着善便是惡然心之本體未嘗不善又却不可說惡全不是心若不是心是甚麽做出來古人學問便要窮理致知直是下工夫消磨惡去善自然漸次可復操存是後面事不是善惡時事○心無間於已發未發徹頭徹尾都是那處截做已發未發如放僻邪侈此心亦在不可謂非心○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目

亦有視聽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行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體之行動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行動都没理會了說甚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這裏不恁地困○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靜時然豈得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問人心是箇靈底物如日間未應接之前固是寂然未發於未發中固常恁地惺惺不恁瞑然不省若夜間有夢之時亦是此心之已動猶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覺正當大寐之時此時謂之寂然未發則全沉沉瞑瞑萬事不知不省與木石蓋無異與死相去亦無幾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靈底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於此時所以異者如何而學者工夫此時又何以爲驗也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

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又問竊謂人生具有陰陽之氣神發於陽魄發於陰心也者則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靜即神之所會而爲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運魄隨而爲寤夜則陽伏藏而陰用事陰主靜故魄定神蟄而爲寐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㸌然呈露有苗裔之可尋如一陽復後萬物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感所以爲有主神之蟄故虛靈知覺之體沉然潛隱悄無蹤跡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朕焉此心之寂感所以不

若寤之妙而於寐也爲無主然其中實未嘗泯而
有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驚之則覺則是亦未嘗
無主而未嘗不妙也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陽而寐
陰而心之所以爲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有思者
又動中之動而爲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中之靜
而爲陽之陰也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爲陰
之陽也無夢者又靜中之靜而爲陰之陰也又錯
而言之則思之有善與惡者又動中之動陽明陰
濁也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又動中之靜陽明陰
濁也夢中有正與邪者又靜中之動陽明陰濁也

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之靜陽明陰濁也
一動一靜循環交錯聖人與衆人則同而所以爲
陽明陰濁則異聖人於動靜無不一於清明純粹
之主而衆人則雜焉而不齊然則人之學力所係
於此亦可以驗矣曰得之○問覺得間嘗心存時
神氣清爽是時視必明聽必聰言必有倫動必有
序有思慮則必專一若身無所事則一身之內如
鼻息出入之麄細緩急血脉流行間或凝滯者面
有纖微疾癢之處無不分明覺得當時別是一般
精神如醉醒寐覺不知可以言心存否曰理固如

此然亦不可如此屑屑計功効也○問遺書云心
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如何曰疑此段微有
未穩處蓋凡事莫非心之所爲雖放僻邪侈亦是
心之爲也善惡但如反覆手耳翻一轉便是惡止
安頓不著也便是不善如當惻隱而羞惡當羞惡
而惻隱便不是又問心之用雖有不善亦不可謂
之非心否曰然○問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
善程子之意是指心之本體有善而無惡及其發
處則不能無善惡也胡五峰云人有不仁心無不
仁先生以爲下句有病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

是心之仁也至三月之外未免少有私欲心便不
仁豈可直以爲心無不仁乎其近以先生之意推
之莫是五峯不曾分別得體與發處言之否曰只
爲他說得不備若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心有不
仁心之本體無不仁則意方足耳○問心既發則
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如何曰心是貫徹上下不
可只於一處看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此
句亦未穩○問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
指用而言者曰此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心
主於身其所以爲體者性也所以爲用者情也是

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
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于不善夫其動
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
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説操
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于是乎有動而流于不善者）出入
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説得心之體用始終眞妄邪正無
所不偹又見得此心不操卽舍不出卽入別無閑
處可安頓意○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
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

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
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
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
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
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耳
○問心該誠神備體用故能寂而感感而寂其寂
然不動者誠也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體用
一原顯微無間唯心之謂與曰此説甚善○問心
無私主有感皆通曰無私主也不是塊然沒理會
只是公善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

此是聖人至公至神之化心無私主如天地一般
寒則徧天下皆寒熱則徧天下皆熱便是有感皆
通又問心無私主最難曰亦是克去巳私心便無
私主心有私主只是相契者便應不相契者便不
應如好讀書人見書便愛不好讀書人見書便不
愛○問大學或問中論心處每每言虛言靈或言
虛靈或言神明孟子盡心註云心人之神明竊以
爲此等專指心之本體而言又見孟子舉心之存
亡出入集註以爲心之神明不測竊以爲此兼言
心之體用而盡其始終反覆變態之全夫其本體

之通靈如此而其變態之神妙又如此則所以爲
是物者必不囿於形體而非粗淺血氣之爲竊疑
是人之一身神氣所聚所以謂之神舍人而無此
則身與偶人相似必有此而後有精神知覺儆得
個活物恐心又是身上精靈底物事不知可以如
此看否又嘗求所以存是心者竊見伊川言人心
作主不定如破屋中禦寇又云如一箇翻車每每
教學者斂個主或云立個心又云人心須要定使
他思時方思乃是明道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
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以此似見得心雖是活

物神明不測然是自家身上物事所主在我收住
後放去放去後又復收回自家可以自作主宰但
患不自做主若自家主張着便在不主張着便走
去及纔尋求着又在故學者須自爲之主使此心
常有管攝方得又嘗求所以爲主之實竊見伊川
論如何爲主敬而已矣又似見得要自做主宰須
是敬蓋敬便收束得來謹密正是着力做主處不
敬便掉放疎散不復做主了其於存心工夫又粗
見如此不知是否曰理固如此然須用其力不可
只做好話說過又當有以培養之然後積漸純熟

向上有進步處○問心具衆理心雖昏蔽而所具
之理未嘗不在但當其蔽隔之時心自爲心理自
爲理不相贅屬如一物未格便覺此一物之理與
心不相入似爲心外之理而吾心邈然無之及既
格之便覺彼物之理爲吾心素有之物夫理在吾
心不以未知而無不以既知而有然則所以若內
若外者豈其見之異耶抑亦本無此事而其所見
之謬耶曰極是○心與理一不是理在面前爲一
物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隨事而發恰似那
藏相似除了經函裏面點燈四方八面皆如此光

明燦爛但今人亦少能看得如此○問心之爲物衆
理具足所發之善固出於心至所發不善皆氣禀
物欲之私亦出於心否曰固非心之本體然亦是
出於心也又問此所謂人心否曰是問人心亦兼
善惡否曰亦兼說○問程子以心使心之說竊謂
此二心字只以人心道心判之自明白蓋上心字
卽是道心專以理義言之也下心字卽是人心而
以形氣言之也以心使心則是道心爲一身之主
而人心其聽命也不審是否曰亦是如此然觀程
先生之意只是說自作主宰耳○自人心而收之

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人心如卒徒
道心如將○飢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
正者道心也須是一心只在道上少間那人心自
降伏得不見了人心與道心爲一恰似無了那人
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純一道心却發見在那人
心上○問人心道心如飲食男女之欲出於其正
卽道心矣又如何分別曰這箇畢竟是生於血氣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
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
故淺易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心大則百

物皆通通只是透得那道理去病則是窒礙了問
如何是心小則百物皆病曰此言狹隘則事有窒
礙不行如仁則流於姑息義則入於殘暴皆見此
不見彼○問横渠云心要洪放又曰心大則百物
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孫思邈云胆欲大而心欲
小竊謂横渠之説是言心之躰思邈之説是言心
之用未知是否曰心自有合要大處有合要小處
若只着題目斷了則便無可思量矣○問心如何
能通以道使無限量曰心不是横門硬迸教大須
須是去物欲之蔽則清明而無不知窮事物之理

則脫然有貫通處横渠曰不以聞見梏其心夫其
心則能體天下之物所謂通之以道便是脫然有
貫通處若只守聞見便自然狹窄了○横渠所謂
立得心只是作得主底意思○問横渠説客慮多
而常心少習俗之心勝而實心未完所謂客慮與
習俗之心有分别否曰也有分别客慮是泛泛底
意思習俗之心便是從來習染偏勝底心實心是
義理底心○問某嘗着心説云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所以爲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受天命而生
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爲一身之主渾然

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是
乃所謂人之心其躰則即所謂元亨利貞之道具
而爲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即所謂春夏秋冬之
氣發而爲側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故躰雖具於
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躰則實與天地同其大萬
物盖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乎是理之外用雖發
乎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用則實與天地相流通
萬事盖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
之所以爲妙貫動静一顯微徹表裏始終無間者
也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値之不純而又重以耳

目口鼻四肢之欲爲之累於是此心始梏於形器
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於心
矣人之所以欲全躰此心而常爲一身之主者必
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胸中光明瑩淨超
然於氣禀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
大者皆有以周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
用與天地流通者皆無所隔絶間斷而無一息之
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如
鑑之虛如衡之平蓋眞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
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既感也則妍媸高下之應

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固周流該貫莫不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躰體用渾淪純是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靜間夫然後向之所以全得於天者在我眞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之命亦與之爲不已矣此人之所以存天心之大略也所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耳葢通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而已爲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人爲物之靈極是體而

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卽所謂性雖會在吾之心爲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間此心之所謂仁卽天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卽天之亨此心之所謂義卽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卽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躰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躰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那箇不是心做那箇道理不具於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但以理言則爲天地公共不見其切於己謂之吾心之體則卽

理之在我有統率主宰而其端可尋也此心所以至靈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乎上古後乎萬世而無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爲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所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之耳葢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小大精粗無一非天理流行吾心全得是理而天理之在吾心亦本無一息不在

生而不與天地相流行人惟欲淨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但吾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絕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及於仁民之際如老者之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當懷入井者之所以當怵惕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懷所安所怵惕者耳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絕於人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遠而及於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

不折胎之所以不殺殀之所以不夭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殀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便隔絕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間四端所應皆然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隔絕於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絕於一刻之中惟其千條萬緒皆隨彼天則之自爾而心爲之周流貫通無人欲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貞流行於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

有是天地流通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或謂天命性心雖不可謂與物然各有界分不可誣也今且當論心體便一向與性與天衮同說去何往而不可若見得脫灑一言半句亦自可見更宜涵養體察其思之體與天地同大用與天地流通自原頭處論竊恐亦是如此然一向如此則又涉於過高而有不切身之弊不若且只就此身日用見定言渾然在中者爲體感而應者爲用爲切實也又覺聖賢說話如平常然曰此說甚善更寬著意思涵泳則愈見精密矣然又不可一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則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問心存時也有邪處故有人心道心如佛氏所謂作用是性也常常心存曰人心是個無揀選底心道心是個有揀選底心佛氏也不可謂之邪只是個無揀選底心到心存時已無大段不是處

南軒張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是心也天命之謂性精微深奧非言所可窮極而妙其蘊者心也

象山陸氏曰人心至明此理至明人皆有此心心皆具是理

勉齋黃氏曰古人以心配火此義最精○說虛靈知覺便是理固不可說虛靈知覺與理是兩項亦不可須當說虛靈知覺上見得許多道理且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長而知敬其兄愛敬處便是道理知愛知敬便是知覺雖然如此說若看不分明又錯看成兩項不若只將怵惕惻隱一句看爲尤切蓋怵惕惻隱因情以見理也能怵惕惻隱則知覺也○心之能爲性情之主宰者以其靈虛知覺也

此心之理烱然不昧亦以其虛靈知覺也自當隨
其所指各自體認其淺深各自不同心能主宰則
如謝氏常惺惺之謂此只是能持敬則便能如此
若此心之理烱然不昧如大學所謂明德須是物
格知至方能如此正不須安排合併也○人惟有
一心虛靈知覺者是也心不可無歸藏故有血肉
之心血肉之心不可無歸藏故有此身體身體不
可無所蔽故須裘葛不可無所寄故須棟宇其主
只在心而已今人於屋宇身體衣服反切切求過
人而心上却全不理會

北溪陳氏曰心者一身之主宰也人之四肢運動手
持足履與夫飢思食渴思飲夏思葛冬思裘皆是
此心爲之主宰如今心恙底人只是此心爲邪氣
所乘内無主宰所以日用飲食動作失其常度與
平人異理義都喪了只空有個氣往來於脉息之
間未絕耳大抵人得天地之理爲性得天地之氣
爲體理與氣合方成箇心有個虛靈知覺便是身
之所以爲主宰處然這虛靈知覺有從理而發者
有從氣而發者又各不同也○心只似個器一般
裏面貯底物便是性康節謂心者性之郛廓說雖

粗而意極切蓋郛廓者心也郛廓中許多人烟便
是心中所具之理相似所具之理便是性即這所
具底便是心之本體理具於心便有許多妙用知
覺從理上發來便是仁義禮智之心便是道心若
知覺從形氣上發來便是人心便易與理相違人
只有一個心非有兩個知覺只是所以爲知覺者
不同且如飢而思食渴而思飲此是人心至於食
所當食飲所當飲便是道心如有飢餓瀕死而蹴
爾嗟來等食皆不肯受這心從何處發來便是義
裡面道理上發來然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此

等處禮義又隱微難曉須是識得十分明徹方辨
別得○心有體有用具衆理者其體應萬事者其
用寂然不動者其體感而遂通者其用體即所謂
性以其静者言也用即所謂情以其動者言也聖
賢存養工夫至到方其静而未發也全體卓然如
鑑之空如衡之平常定在這裡及其動而應物也
大用流行妍媸高下各因物之自爾而未嘗有絲
毫銖兩之差而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亦嘗自若而
未嘗與之俱往也○性只是理全是善而無惡心
含理與氣理固全是善氣尚含兩頭在未便全是

善底物纔動便易從不善上去心是箇活物不是
帖靜死定在這裡常愛動心之動是乘氣動故文
公感興詩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机正謂此也
心之活處是因氣成便會活其靈處是因理與氣
合便會靈所謂妙者非是言至好是言其不可測
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
處操之便存在此舍之便亡失了故孟子曰操則
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惟心之謂與存
便是入亡便是出然出非是理面本體走出外去
只是邪念感物逐他去而本然之正體遂不見了

入非是自外面已放底牽入來只一念提撕警覺
使在此人須是有操存涵養之功然後本體常卓
然在中爲此身主宰而無亡失之患所貴於學問
者爲此也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
已矣此意極爲人深切○心雖不過方寸大然萬
化皆從此出正是源頭處故子思以未發之中爲
天下之大本已發之和爲天下之達道○仁者心
之生道也敬者心之所以生也○此心之量極大
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學必欲
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

窮之量也孟子所謂盡心者須是盡得箇極大無
窮之量無一理一物之或遺方是眞能盡得心然
孟子於諸侯之禮未之學豈非爵祿法制之未詳
聞畢竟是於此心無窮之量終有所欠缺未盡處
○心至靈至妙可以爲堯舜參天地格鬼神雖萬
里之遠一念便到雖千古人情事變之秘一照便
知雖金石至堅可貫雖物類至幽至微可通○横
渠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虛是以理言理與氣合遂生人物受得去成這性
於是乎方有性之名性從理來不離氣知覺從氣

來不離理合性與知覺遂成這心於是乎方有心
之名
潛室陳氏曰人心如鏡物來則應物去依舊自在不
曾迎物之來亦不曾送物之去只是定而應應而
定○問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伊
川云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則
物來奪之所主不同何也曰有主則實謂有主人
在內先實其屋外客不能入故謂之實有主則虛
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人自在故又謂之虛知惟
實故虛蓋心既誠敬則自然虛明○問伊川說心

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思慮從心生心若善思慮因何有不善曰思慮以交物而蔽故有不善○問赤子之心與未發之中同否曰赤子之心只是眞實無僞然喜怒哀樂已是倚向一邊去了如生下時便有嗜慾不如其意便要號啼雖是眞實已是有所倚著若未發之中却渾然寂然喜怒哀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境界未有倚靠此時只可謂之中要之赤子之心不用機巧未發之中。乃存養所致。二者實有異義

西山眞氏曰北辰常不移故能爲列宿之宗人心常不動故能應萬物之變不動非無所運用之謂也順理而應不隨物而遷雖動循靜也○收之使入者大本之所以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不收是謂無體不推是謂無用太極之有動靜人心之有寂感一而已矣○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大抵敎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耳孟子於仁義之心則欲其存而不放本心欲其勿喪赤子之心欲其不失凡此皆所謂守道心之正也易言懲忿窒慾孔子言克己大學言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孟子言寡欲以小體之養爲戒以飢渴之害爲喩凡此皆所謂遏人心之流也心一而已爾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始也特毫毛之間終焉有霄壤之隔此精一之功所以爲理學之要與

鶴山魏氏曰人之一心至近而遠至小而大至微而著所以包括神明管攝性情者也

臨川吳氏曰心學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秘學者始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功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此二言者萬世心學之綱要也不爲外物所動之謂靜不爲外物所實之謂虛靜者其本虛者其効也

性理九

心性情

定性 志意 情意 思慮 别 志氣

程子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有情○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為波濤洶湧此其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人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問性善而情不善乎曰情者性之動也要歸之于正而已亦何得以不善名之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發於性則見於情發於情則見於色以類而應也

龜山楊氏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楊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河東侯氏曰性之動便是情主宰處便是心

五峯胡氏曰探視聽言動無息之本可以知性察視聽言動不息之際可以觀情視聽言動道義明著孰知其為此心視聽言動物欲引取孰知其為人欲是故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性情之德庸人與聖人同聖人妙而庸人之所以不妙者拘滯於有形而不能通爾今欲通之非致知何適哉○氣之流行性為之主性之流行心為之主

朱子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動也心者性情之主也○未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性對情言心對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動處是情主宰是心大抵心與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此處最當體認○在天為命稟於人為性既發為情此其脉理甚實仍更分明易曉惟心乃虛明洞徹統前後而為言耳據性上說寂然不動處是心亦得據情上說感而遂

逼處是心亦得故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文
義可見性則具仁義禮智之端實而易察知此實
理心則無不盡盡亦只是盡曉得耳如云盡曉得
此心者由知其性也○問心性之別曰這箇極難
說且是難爲譬喻如伊川以水喻性其說本好却
使曉不得者生病心大槩似個官人天命便是君
之命性便如職事一般此亦大槩如此要自理會
得如邵子云性者道之形體蓋道只是合當如此
性則有一個根苗生出君臣之義父子之仁[illegible]雖
虛都是實理心雖是一物却虛故能包含萬理這

個要人自體察始得又曰性是心之道理心是主
宰於身者四端便是情是心之發見處四者之萌
皆出於心而其所以然者則是此性之理所在也
○問未發之前心性之別曰心有體用未發之前
是心之體已發之際乃心之用如何指定說得蓋
主宰運用底便是心性便是會恁地做底理性則
一定在這裏到主宰運用却在心情只是幾個路
子隨這路子恁地做去底却又是心○問靜是性
動是情曰大抵都主於心性字從心從生情字從
心從青情是有此理且如天命之謂性須要天命

個心了方是性○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先說
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以人
之生言之固是先得這道理然纔生這許多道理
却都具在心裏且如仁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
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
之心蓋性卽心之理情卽性之用今先說一個心
便教人識得個情性底總腦教人知得個道理存
着處若先說性却似性中別有一個心橫渠心統
性情語極好顛撲不破○問心性情曰孟子說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一段極分曉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是情之發仁義禮智是性之體性中只有仁義
禮智發之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乃性之情也○
問性情心仁曰性無不善心所發爲情或有不善
說不善非是心亦不得却是心之本体本無不善
其流爲不善者情之遷於物而然也性是理之總
名仁義禮智皆性中一理之名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是情之所發之名此情之出於性而善者也其
端所發甚微皆從此心出故曰心統性情者也性
不是別有一物在心裏心具此性情心失其主却
有時不善如我欲仁斯仁至我欲不仁斯失其仁

矣回也三月不違仁言不違仁是心有時乎違仁
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存養主一使之不失仁乃
善○性情心惟孟子橫渠說得好仁是性惻隱是
情須從心上發出來心統性情者也性只是合如
此底只是理非有個物事若是有底物事則旣有
善亦必有惡惟其無此物只是理故無不善○心
統性情者也寂然不動而仁義禮智之理具焉動
處便是情有言靜處是性動處是心如此則是將
一物分作兩處了心與性不可以動靜言凡物有
心而其中必虛如雞心猪心之屬切開可見人心

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該
括古今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爲
人心之妙歟理在人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地
充此中虛莫非是理而已心是神明之舍爲一身
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於天而具于心者
發于智識念慮處皆是情故曰心統性情者也○
問明道云稟于天爲性感爲情動爲心伊川則又
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
如二程說則情與心皆自夫一性之所發彼問性
而對以情與心則不可謂不切所問者然明道以

動爲心伊川以動爲情自不相侔不知今以動爲
心是耶以動爲情是耶或曰性對情言靜者爲性
動者爲情是說固然也今若以動爲情是則明道
何得却云感爲情動爲心哉橫渠云心統性情者
也旣是心統性情伊川何得却云自性之有形者
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耶如伊川所云却
是性統心情者也不知以心統性情爲是耶性統
心情爲是耶此性情心三者未有至當之論也曰
近思錄中一段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註云寂
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註云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是也夫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故橫
渠云心包性情者也此說最爲穩當如前二程先
生說話恐是記錄者誤耳如明道感爲情動爲心
感與動如何分得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
心其直理會他說不得以此知是門人記錄之誤
也○問人當無事時其中虛明不昧此是氣自然
動處便是性曰虛明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于中
無少欠缺便是性感物而動便是情橫渠說得好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
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是就人

物上說○看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話大有
功始尋得個情字着落與孟子說一般孟子言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
得心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是性上見得心蓋
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用○五峰云心
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運用之意五峰此說不是
曾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問論性有已
發之性有未發之性曰性纔發便是情情有善惡
性則全善心又是一箇包總性情底大抵言性便
須見得是元受命於天其所稟賦自有本根非若
心可以一槩言也却是漢儒解天命之謂性云木
神仁金神義等語却有意思非苟言者學者要體
會親切又曰若不用明破只恁涵養自有到處亦
自省力○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
蓋心之未動則爲性已動則爲情所謂心統性情
者也欲是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
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
欲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
若波濤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則滅却天理如水之
壅決無所不害孟子謂情可以爲善是說那情之

正從性中流出來者元無不好也○心主宰之謂
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
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
情非儱侗與性情爲一物而不分別也○心者主
乎性而行乎情故喜怒哀樂未發則謂之中發而
皆中節則謂之和心是做工夫處○心之全體湛
然虛明萬理具足無一毫私欲之間其流行該徧
貫乎動靜而妙用又無不在焉故以其未發而全
體者言之則性也以其已發而妙用者言之則情
也然心統性情只就渾淪一物之中指其已發未
發而爲言耳非是性是一箇地頭心是一箇地頭
情又是一箇地頭如此懸隔也○問心性情之辨
曰程子云心譬如穀種其仁具生之理是性陽氣
發生處是情推而論之物物皆然○性具許多道
理昭昭然者屬性未發理具已發理應則屬心發
動則情所以存其心則養其性心該備通貫主宰
運用呂云未發時心體昭昭程云有指體而言者
有指用而言者李先生云心者貫幽明通有無○
心性指其寂然不動處情指其發動處○有是形
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仁義禮智

是也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是三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爲有無也但聖人則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耳學者則當存心以養性而節其情也今以聖人爲無心而遂以爲心不可以須臾有事然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爲而獨有此贊物乎○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問橫

渠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所謂性者恐兼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言否所謂心者併人心道心言否曰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故凡言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耳人心道心亦非有兩物也○性是理心是包含該載敷施發用底○康節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此語雖說得粗畢竟大槩好○問心之動性之動曰動處是心動底是性又問先生謂動處是心動底是性竊推此二句只在

底處兩字上如穀種然生處便是穀生底却是那裏面些子曰若以穀譬之穀便是心那爲粟爲黍爲禾爲稻底便是性康節所謂心者性之郛郭是也包藏底是心發出不同底是性○心以性爲體心將性做餡子模樣蓋心之所以具是理者以有性故也○心有善惡性無不善若論氣質之性亦有不善○心性理拈着一個則都貫穿惟觀其所指處輕重如何如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存雖指理言然心自在其中操則存[illegible]雖指心言然理自在其中○問人之生稟乎天之

理以爲性其氣清則爲知覺而心又不可以知覺言當如何曰難說以天命之謂性觀之則命是性天是心心有主宰之義然不可無分別亦不可太說開成兩個當熟玩而默識其主宰之意可也○有這性便發出這情因這情便見得這性因今日有這情便見得本來有這性○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惻隱辭讓四端之善則可以見其性之善如見水之流清則知源頭必清矣四端情也性則理也發者情也其本則性也如見影知形之意○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

却答他情盎謂情可爲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惻隱是仁發出來底端芽如一個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爲萌芽是情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四件無不善發出來則有不善何故殘忍便是那惻隱反底冒昧便是那羞惡反底○仁義者天理之目而慈愛羞惡者天理之施於此看得分明則性情之分可見

北溪陳氏曰情與性相對情者性之動也在心裏面未發動底是性事物觸着便發動出來底是情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其大目則爲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中庸只說喜怒哀樂四個孟子又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而言大抵都是情性中有仁動出爲惻隱性中有義動出爲羞惡性中有禮智動出爲辭讓是非端是端緒裏面有這物其端緒便發從外面來若內無仁義禮智則其發也安得有許四端大槩心是個物貯此性發出底便是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

等以情言仁義等以性言必又言心在其中者所以統情性而爲之主也

問明道云在人爲性主于身爲心心發于思慮謂之情如此則性乃心情之本而橫渠則以爲心統性情如何潛室陳氏曰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即是性向外即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着到一舉而兼得之橫渠此語大有功

西山眞氏曰誠者眞實無妄之理天之命于人人之所受于天性此而已故曰誠成天下之性凡天下所有之理莫不具於一性之中故曰性立天下之有情者性之動也效如爻者效也之效天下之理不能無變動卦之有爻所以像之性之有情亦猶是也未發則理具於性旣發則理著於情情之動須因乎物所以不能無動則理也故曰情效天下之動仁義禮智性之德惻隱以下情之德性情之德雖具而發揮運用則在此心而已故中庸論大本達道必以戒懼愼獨爲主蓋該寂感貫動靜者心也心得其正然後性之本然者全而情之發亦中節矣故曰心妙性情之德

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

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已下論定性箚將送也迎接也貞吉悔亡憧憧往來咸卦九四爻辭艮其背艮卦彖辭俱解見後朱子曰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者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以張子之於道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游泳涵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于此程子以是發之其言深哉又曰自思智一書首尾只是兩項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說話都只是此二句意

問定性書也難理會朱子曰也不難定性字說得也詫異此性字是箇心字意明道言語甚圓轉初讀未曉得都沒理會子細看却成段相應此書在鄠時作年甚少○明道定性書自胸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面逼逐他相似皆寫不辦黃直卿曰此正所謂有造道之言曰然只是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童蜚卿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莫是下工處否曰這是說已成處且如今人私欲萬端紛紛擾擾無可柰何如何得他大公所見於理皆是背馳如何便得他順應楊道夫曰這便是先生前日所謂也須存得他住這箇在曰也不由你存此心紛擾看着甚方法也不能得他住這須是

見得須是知得天下之理都着一毫私意不得方是所謂知止而后有定也不然只見得他如生龍活虎相似更把捉不得○定性一章明道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爲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於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爲須是內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却被物誘去矣○問聖人動亦定靜亦定所謂定者是體否曰是曰此是麄物來感時定抑善惡來皆定曰惡物來不感這裏

自不接曰善物則如何曰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數來便有許多分數應這裏自定曰子哭之慟而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當應也須是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再三誦此語以爲說得圓○問聖人定處未詳曰知止而后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爲物動曰舜號泣于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死了○問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

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學者卒未到此奈何曰雖未到此規模也是恁地廓然大公只是除却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應之且如有一事自家見得道理是恁地却有個偏曲底意思要爲那人便是不公便逆了這道理不能順應聖人自有聖人大公賢人自有賢人大公學者自有學者大公又問聖賢大公固未敢請學者之心當如何曰也只要存得這個在克去私意這兩句是有頭有尾說話大公是包說順應是就裏面細說公是忠便是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順應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廓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通○問定性書云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曰此一書首尾只此兩項伊川文字段數分明明道多只恁成片說將去初看似無統子細理會中間自有路脉貫串將去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說話都只是此二句意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是說廓然而大公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此是說物來

而順應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遽忘其怒是應廓然而大公而觀理之是非是應物來而順應這須子細去看方始得〇問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普萬物順萬事者卽廓然而大公之謂無心無情者卽物來而順應之謂自私則不能廓然而大公所以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物來而順應所以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曰然〇明道云不能以有爲爲應迹應迹謂

應事物之迹若心則未嘗動也〇問定性書所論固是不可有意於除外誘然此地位高者之事在初學恐亦不得不然不曰初學也不解如此外誘如何除得有當應者亦只得順他便看理如何理當應便應不當應便不應此篇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其他引易孟子皆是如此未謂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一篇著力緊要只在此一句遽忘其怒便是廓然大公觀理之是非便是物來順應明道言語渾淪子細看節節有條理曰內外兩忘是內不自私外應不

鑿否曰是大抵不可以在內者爲是而在外者爲非只得隨理順應〇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惟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舊時謂觀理之是非纔見已是而人非則其爭愈力後來看不如此如孟子所謂我必不仁也其自反而仁矣其橫逆由是也則曰此亦妄人而已矣〇人情易發而難制明道云人能於怒時遽忘其怒亦可見外誘之不足畏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此語可見然有一說若知其理之曲直不必校却好若見其直而又怒則愈甚大抵理只是此理不在外求故

於外復有一理時却難爲只有此理故〇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曰怎生無怒容合當怒時必有形於色如要去治那人之罪自爲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涉忿厲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當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〇問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工夫否曰正心誠意以後事〇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德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廓然而大公者仁之

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
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
急于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
不足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
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
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
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
知也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智矣内
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内而非外也不是
内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爲累哉聖

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
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
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
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游泳涵
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
深矣
勉齋黄氏曰定性字當作定心看若以心有内外則
不惟未可語定亦且不識心矣問天地之常至而
順應是第二段此書大意不過此二句而已廓然
大公是不絶乎物物來順應是不累乎物曰固是
如此然自心普萬物情順萬事便是不絶乎物無
心無情便是不累乎物只是此兩意貫了一篇又
曰自易曰貞吉悔亡至而除也是第三段此乃引
易以結上段之意貞吉則虛中無我不絶乎物而
亦不累乎物也憧憧則累乎物矣自人之情至索
照也是第四段只是與前二段意相反自私便是
求絶乎物用智是反累乎物不能以有爲爲應迹
故求絶乎物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故反累乎物自
易曰艮其背至應物爲累哉是第五段亦引易以
結上文艮不獲其身則無我無我則不自私用智

而鑿則不以明覺爲自然故不若内外之兩忘也
自聖人之喜至爲如何哉是第六段以聖人喜怒
明其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也後面是第七段未嘗
無怒而觀理是非則未至於聖人而於道思過半
矣以此讀之則自粲然明白矣又曰末一段專說
順應一邊然未嘗不怒則是大公朱文公舊說亦
兼大公順應而言益以遽忘其怒爲大公也
西山眞氏曰定性者禮定於中而事不能惑也理定
于中則當靜之時固定也動之時亦未嘗不定也
不隨物而往不先物而動故曰無將迎理自内出

而周於事事自外來而應以理理即事也事即理也故曰無内外夫能定能應有寂有感皆心之妙也所以然者性也若以定與寂爲是而虚與感爲非則是以性爲有内外也事物之來以理應之猶鑑懸於此而形不能遁也鑑未嘗隨物而照性其可謂隨物而在外乎故事物未接如鑑之本空者性也事物既接如鑑之有形者亦性也内外曷嘗有二本哉知此則知事物不能累吾之性雖酬酢萬變未嘗不定也

雙峰饒氏曰君子之學惟其知性之無内外也故其

存於中者當豁然而大公知應事接物各有當然之理莫非吾性之理也故其感於外者常因事物之來而順理以應之此其所以能定也衆人惟其不知此理故不能豁然大公而常牿於自私不能物來順應而每事常鑿智以爲用此其所以不能定也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朱子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已下論性

意 ○心意猶有痕迹如性則全無兆朕只是許多道理在這裏○問意是心之所發又説有心而後有意則是發處依舊是心主之到私意盛時心也隨去曰固然○問情意之別曰情是會做底意是去百般計較做底意因有是情而後用○問情意如何體認曰性情則一性是不動情是動處意則有主向如好惡是情好好色惡惡臭便是意○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北溪陳氏曰意者心之所發也有思量運用之義大抵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情是就心裏面自然發動改頭換面出來底正與性相對意是心上發

起一念思量運用要恁地底情動是就全體上論意是就一念處論合數者而觀纔應接事物時便都呈露在面前且如一件事物來接着在内主宰者是心動出來或喜或怒是情裏面有個物能動出來底是情運用商量要喜那人要怒那人是意心向那所喜所怒之人是志喜怒之中節處又是性中道理流出來即其當然之則處是理其所以當然之根原處是命一下許多物事都在面前未嘗相離亦粲然不相紊亂○以意比心則心大意

小以全躰言意是就全躰上發起一念慮處、○毋意之意是就私意說誠意之意是就好底意說、○人常言意思思者思也思慮念慮之類皆意之屬

程子曰志御氣則治氣役志則亂人忿慾勝志者有矣以義理勝氣者鮮矣、已下論志氣志意○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爲其然也、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簀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既堅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也、況老少之異乎、○問志意之別曰志自所存主言之發則意也、發而當理也、發而不當私也、

朱子曰性者卽天理也、萬物禀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卽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也、比于他則有形器而較粗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日之所之謂之時、志字從之從心、時字從之從日、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底脚、凡營爲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橫渠云志公而意私、○問意志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志是公然主張要做事底意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如伐意如侵

北溪陳氏曰志者心之所之之猶向也謂心之正面全向那裏去如志於道是心全向于道志于學是心全向於學一直去求討要必得那箇物事便是志若中間有作輟或退轉底意便不得謂之志○志有趣向期必之意趣向那裏去期料要恁地決然必欲得之便是志、人若不立志、只泛泛地同流合汙便做成甚人須是立志以聖賢自期、便能[illegible]然拔出於流俗之中、不至隨波逐浪爲碌碌庸䓁之歸若甘心於自暴自棄便是不能立志、○立志須是高明正大人多有好資質純粹靜淡甚近道却甘心爲卑陋之歸不肯志於道只是不能立志○孟子曰士尙志立志要高不要卑○論語曰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若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西山眞氏曰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邪之分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無遠不達窮山窮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善惡二途惟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爲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爲之主而理義不能入堯桀舜蹠之所繇以異也可不謹乎

魯齋許氏曰雲從龍風從虎氣從志龍虎所在而風雲從之志之所在而氣從之

程子曰思慮不得至於苦（已下論思慮）○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未有不能躰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則坐馳有忘之心是則思而已矣○泛乎其思不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捨則去思之不熟也○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

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問思可去否上蔡謝氏曰思如何去思曰睿睿作聖思豈可去問遇事出言每思而發是否曰雖不中不遠矣

問程子云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朱子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都沒了○問思慮紛擾曰公不思慮時不識個心是何物須是思慮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下工夫處○問知與思於人身最緊要曰然二者也只是一事知如手相似思是教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却反成不靜也

魯齋許氏曰愼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個思字君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青可乎惟知故能思○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卽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槁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

處。

臨川吳氏曰常人非無思而不見其有得何也不思其則是謂妄思惡有妄思而可以有得者哉思必于其則而後爲思之正則必于其得而後爲思之成則也者帝之衷民之彝性分所固有事理之當然也稽諸夫子之言無邪其綱九思其目也無邪者心之則曰明曰聰曰溫曰恭曰忠曰敬者視聽色貌言事之則思之思之其有不得之者乎

性理六

道

程子曰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爲天道在地則爲地道在人則爲人道○天之自然謂之天道○天以生爲道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言也則謂之命○觀生理可以知道○繫辭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是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黙而識之或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書言天敘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沖漠無朕萬象森然

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木自根本
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影
却待人旋要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旣是塗轍却
只是一箇塗轍○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
使如槁木心使如死灰豈有直做墻壁木石而謂
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
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
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今既如槁木死
灰則却於何處有事○謂張子原曰道者天下之
公也而學者欲立私說何也子原曰心不廣也固

彼亦是美事好而為之不知適所當為强私之也
○問道無眞假曰既無眞則是假耳既無假則是
眞矣眞假皆無尚何有哉必曰是者為眞非者為
假不亦顯然而易明乎○問何謂誠何謂道曰自
性言之謂之誠自理言之謂之道其實一也
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
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人知道為自然而
未識自然之為體○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
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
之不能虛由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
而摧凡有形之物卽易壞惟太虛處無動搖故為
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至矣○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又曰
思誠○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
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
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
是藏諸用也
藍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良心所發莫非道
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
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

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
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也
上蔡謝氏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洒掃應對
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和靖尹氏謂呂堅中曰吾道甚平易明白須行到無
內外無思慮方得
五峯胡氏曰陰陽成象而天道著矣剛柔成質而地
道著矣仁義成德而人道著矣○道者體用之總
名仁其體義其用合體與用斯為道矣○堯舜禹
湯文武仲尼之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取而後為

之者也是以周乎萬物通乎無窮日用而不可離
也○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道
之有物猶風之有動水之有流也夫豈能間之故
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
延平李氏曰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
也身有迫於饑寒之患者遑遑焉爲衣食之謀造
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
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然饑而思食不
過乎菽粟之甘寒而求衣不過乎絺布之溫道之
所可貴亦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
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捨此之不務而必求夫誕

詭譎恑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饑寒切身
者不知菽粟絺布之爲美而必期乎珍異侈靡之
奉焉求之難得高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
朱子曰這道體浩浩無窮○聖人之道如饑食渴飲
○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合內外平物
我此見道之大端蓋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已
○道之常存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個自是亘古
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彼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
○鳶飛魚躍道體隨處發見○天高地下人位乎

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剛柔是則
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
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
天理之至○通天下只是一個天機活物流行發
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
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
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
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
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
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
者養此而已○問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

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父子
兄弟上求諸先生之言不曾有高遠之說曰明道
之說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當然之
理此便是道○問韓持國言道上無克此說猶可
至說道無真假則謬甚矣曰正緣其謂道無真假
所以言無克若知道有真假則知假者在所當克
也○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
久當自見然亦須虛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
○道是統名理是細目○道訓路大槩說人所共

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瓣因舉康節云夫道也者
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
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問道與理如
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木理相似曰
是問如此却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
面許多理脉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問程子
云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
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
道上面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
途轍他所謂途轍者莫只是以人所當行者言之

凡所當行之事皆是先有此理却不是臨行事時
旋去討道理曰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
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
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將道
理入在裏面又問既是途轍却只是一個途轍是
如何曰是這一個事便只是這一個道理精粗一
貫元無兩樣今人只見前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將
謂是空蕩蕩却不知道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
又問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應字是應務之應
否曰未應是未應此事已應是已應此事未應固

是先却只是後來事已應固是後却只是未應時
理○問冲漠無朕一段曰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
具少間應處只是此理所謂塗轍即是所由之路
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問
未應不是先一條曰未應如未有此物而此理已
具到有此物亦只是這個道理途轍是車行處且
如未有塗轍而車行必有塗轍之理○答呂子約
曰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直以訓行
則固不可當時若但以當行之路答之則因彼之
說發吾之意而冲漠之云亦自通貫矣今且以來

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冲漠氣象
等說合而析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
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
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
者也冲漠之無朕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冲
漠者固爲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爲之用若以
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爲體而其理之發見者
爲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爲道之體天下達道
爲道之用也○問伊川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
下者謂之器須着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明

故云須着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如此了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違乎道處如爲君須止於仁這是道理合如此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這是道理合如此今人不解恁地說便不索性兩邊說怎生說得通○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個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道須是合理與氣看理是虛底物事無那氣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這便兼理與氣而言陰陽氣也一陰一陽則是理矣猶言一闔一闢謂之變闔闢非變也一闔一闢則是變也蓋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也○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個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個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則道也這個在人看始得指器爲道固不得離器於道亦不得須知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

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經書中所言只是這一個道理都重三疊四說在裏只是許多頭面出來如語孟所載也只是這許多話一箇聖賢出來說一番了一個聖賢又出來從頭說一番如書中堯之所說也只是這箇舜之所說也只是這個以至於禹湯文武所說也只是這箇又如詩中周公所賛頌文武之盛德亦只是這箇便若桀紂之所以危亡亦只是反了這個道理若使別撰得出來古人須自撰了惟其撰不得所以只共這個道理○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個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爲君必仁爲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已方解恁地堯所以修此道而成堯之德舜所以修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黃以降都只是這一個道理亘古今未嘗有異只是代代有一個人出來做主做主便即是得此道理於已不是堯自是一個道理舜又是一個道理文武周公孔子又別是一個道理老子說先道而後德他都不識分做兩個物事便將道做一個空無

底物事看吾儒說只是一個物事以其古今公共是這一個不着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卽是全得此道於巳他說先道而後德先德而後仁先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個道理非是別有一個道被我忽然看見攫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個是處便是道○道者兼體用該費隱而言也○道體用雖極精微聖人之言則甚明白○問汎觀天地間日徃月來寒徃暑來四時行百物生這是道之流

行發見處卽此而總言之其徃來生化無一息間斷處便是道體否曰此體用說得是但總字未當總便成兼用說了只是那骨處便是體如水之或流或止或激成波浪是用卽這水骨可流可止可激成波浪處便是體如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足運動處便是用如這手是體指之運動提掇處便是用因舉論語集註曰徃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曰卽是此意○問前說體用無定所是隨處說如此若合萬事爲一大體用則如何曰體用也定見在底便是體後來生底便是用此身是體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始處便是用地是體萬物資生處便是用就陽言則陽是體陰是用就陰言則陰是體陽是用○體是這個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是體也開眼看物着耳聽聲便是用人只是合當做底便是體人佐處便是用譬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紙糊此則體也人搖之則用也如尺與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銖則體也將去秤量物事則用也○問去歲聞先生曰只是一個道理其分不同所謂分

者莫只是理一而其用不同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之類是也曰其體巳略不同君臣父子國人是體仁敬慈孝與信是用

樂菴李氏曰道非事不形事非道不行○道一而巳而以修身爲本自修身以及於治國平天下皆是道也○或問如何是道曰世所謂學道者徃徃外求不知向外去又那得道若能於父子親於君臣義於夫婦和於兄弟敬於朋友信只此便是道何必他求今人更不去人倫上尋討但曰吾學道不亦遠矣

南軒張氏曰道者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

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爲大而命之理所以爲微也○當其可即是道蓋事事物物之間道無往而不存然無適而不爲中也○凡一飲食一起居之間莫不有其道焉賢者隨時而循理在聖人則如影之隨形道固不離乎聖人也

象山陸氏曰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

服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東萊呂氏曰夫道非窮天以爲高非極地以爲深人之所性之中固有之矣其體則純而不雜其用則施之無方

勉齋黃氏曰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爲之根底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禀受不齊慾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慾昏性以情鑿鄉之不可離者牿亡茅塞莫之存矣圖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叙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即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彛不可已也○三才之植立萬化之流行自一息至於不可終窮自一豪至於不可限量所以綱維主宰者道而已道非他行乎天理之當然不雜以人欲之私而已自古帝王參天地贊化育更堯舜禹湯六七君上下數百千年致治之盛常如一日豈有出於此道之外

哉詩書載籍之傳其詳可睹也春秋戰國以來異論滋熾其術愈工其説愈巧其效愈邈彼豈不知聖帝明王豐功偉績之可慕哉陷人欲之私而昧天理之正帝王體統卒以泯没而民生不見隆古之盛千有餘年於此矣可勝歎哉循乎道者如此戾乎道者如彼然則有志於世者其轍迹可考也然道之在天下與三才並立萬化並行雖顯晦不同未嘗亡也神而明之其惟人乎○或問某在匡山時聞饒師魯言道必三節看方審如洒掃應對是事必有當然之理又必有所以然之故以事對

當然則事是粗當然者是精以當然對所以然則
當然者是粗所以然者是精其既疑道之難以三
節分又疑道之不可以粗言也遂求質於胡文伯
量胡丈云朱文公嘗謂心之神靈妙衆理而宰萬
事者也此乃精中之精粗中之精精中之精粗中
之精八字朱文公語也以此論之則師魯之言未
爲不然今敢以質之先生曰昔人之言道惟以道
對器體對用道對器則器可以包用洒掃應對卽
精義入神之類是也體對用則用可以包器中庸
之言費隱孟子之言仁義禮智惻隱羞惡恭敬是

非之類是也又何嘗分三節道亦豈可以粗言今
師魯之言既不是伯量之舉例又不類二者皆失
之也至於粗中之精精中之精八字往往朱文公
之意亦不如此前一段恐以魂魄爲粗義理爲精
後一段則知又能運用此理者也噫微言之絶而
大義之乖只在目前矣可懼也哉
北溪陳氏曰道猶路也當初命此字是從路上起意
人所通行方謂之路一人獨行不得謂之路道之
大綱只是日用間人倫事物所當行之理衆人所
共由底方謂之道大槩是就日用人事上說方見
得人所通行底意親切若就此推原來歷不是就
人事上剗然有個道理如此其根原皆是從天來
故橫渠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
便是推原來歷天卽理也古聖賢說天多是就理
上論理無形狀以其自然而致故謂之天若就天
之形體論也只是個積氣恁蒼蒼茫茫實有何形
質但橫渠此天字是說理理不成死定在這裏一
元之氣流出來生人生物便有個路脈恁地便是
人物所通行之道此就造化推原其所從始如[illegible]
至子思說率性之謂道只是就人物已受得來處

說隨其所受之性便自然有個當行之路不待人
安排着其實道之得名須就人所通行處說只是
日用人事所當然之理古今所共由底路所以名
之曰道○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形而上者謂之道
形而下者謂之器自有形而上者言之其隱然不
可見底則謂之道自有形而下者言之其顯然可
見底則謂之器其實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
人事有形狀處都謂之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道
無形狀可見所以明道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須
著如此說方截得上下分明○道流行乎天地之

問無所不在無物不有無一處欠鈌子思言鳶飛
魚躍上下察以證之有以見道無不在其昭著分
曉在上則鳶飛戾天在下則魚躍于淵皆是這個
道理程子謂此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所謂
喫緊云者只是緊切爲人說所謂活潑潑云者只
是實眞見這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此正如
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之意都是眞見得
這道理分明故如此說○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道理也只是陰陽之理形
而上者也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原上論大凡字

義須是隨本文看得透方可如志於道可與適道
道在邇等類又是就人事上論聖賢與人說道多
是就人事上說惟此一句乃是賛易時說來歷根
原儒中竊禪學者又直指陰陽爲道便是指氣爲
理了○學者求道須從事物千條萬緒中磨鍊當
來若就事事物物上看亦各有個當然之理且足
容重足是物重是足當然之理手容恭手是物恭
是手當然之理如視思明聽思聰明與聰便是視
聽當然之理又如坐如尸立如齊如尸如齊便是
坐立當然之理以類而推大小高下皆有個當然

恰好道理古今所通行而不可廢者道之大原自
是出於天自未有天地之先固是先有此理然纔
有理便有氣纔有氣此理便在乎氣之中而不離
乎氣氣無所不在則理無所不通其盛著見於造
化發育而其實流行乎日用人事千條萬緒人生
天地之內物類之中全具是道與之俱生不可須
臾離故欲求道者須是就人事中盡得許多千條
萬緒當然之理然後可以全體是道而實具於我
非可舍吾身人事超乎二氣之表只管去窮索未
有天地始初之妙爲道體則在我此身有何干涉

○道非是外事物有個虛空底其實道不離乎物
離物則無所謂道凡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
是器若要看義底道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
君臣之外別有所謂義父子有親親底是道父子
是器若要看得親底道理須就父子上看不成脫
了父子之外別有所謂親即夫婦而夫婦在所別
即長幼而長幼在所序即朋友而朋友在所信亦
非外夫婦長幼朋友而有所謂別序與信
或問形而上者謂之道何以言形潛室陳氏曰一物
必有一理道即器中之理器既有形道即因而顯

分開不得先聖欲開悟後學不奈何指開示人所以俱言形者見本是一物若除了此字止言上者謂之道下者謂之器却成二片矣○道却是當行底理天下事事物物與自家一身凡日用常行那件不各有當行底道理那曾一歇走離得才離得則物非物事非事吾身日用常行者皆非是矣故道即路之謂也之燕之越無非是路才無路便是荊棘草莽聖人之道只是眼前當然底一時走離不得後學求道只就此上看不用窈窈冥冥探索深遠如此爲非皆日用而不知者也

西山真氏曰器者有形之物也道者無形之理也明道先生曰道即器器即道兩者未嘗相離蓋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天地以形體言乾坤以性情言乾健也坤順也即天地之理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椅卓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即器以求之則理在其中如即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即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陷於空虛之見非吾儒之實學也

雙峯饒氏曰道者天下當然之理原於天之所命根於人之所性而著見於日用事物之間如大路然本無難知難行之事學者患不得其門而入耳苟得其門而入則由愚夫愚婦之可知可能以至於盡性至命之地無遠之不可到也

理

程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理則天下只是一個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爲一者有己則喜自私私則萬殊宜其難一也○隨時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

勞於已力哉○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或問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天理云者這一個道理更有甚窮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少欠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是不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天理自然之理也○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濶得心胸便可見○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已所用莫非中理○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禮亦出於人情而已○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質必有文自然之理也理必有對生生之本也有

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必為對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張子曰所謂天理也者能說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

上蔡謝氏曰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唯文王有純德故曰在帝左右帝謂文王帝是天之作用處或曰意必固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曰然理上怎安得個字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相似猶自是語

朱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物同出一原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理之流行也○問萬理粲然還同不同曰理只是這一個道理則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問既是一理又謂五常何也曰謂之一理亦可謂之五理亦可以一包之則一分之則五問分為五之序曰渾然不可分○理只是一個理理舉着全無欠闕且如言着仁則都在仁上言着

誠則都在誠上言着忠恕則都在忠恕上言着忠信則都在忠信上只爲只是這個道理自然血脉貫通○理是有條理有文路子文路子當從那裏去自家也從那裏去文路子不從那裏去自家也不從那裏去須尋文路子在何處只挨着理了行○只是這個理分做四段又分做八段又細碎分將去（四段者意其爲仁義禮智）○理如一把線相似有條理如這竹籃子相似指其上行篾曰一條子恁地去又別指一條曰一條恁地去又如竹木之文理相似直是一般理橫是一般理有心便存得許多理○

理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會之地○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要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但要真實於事物上見得這個道理然後於已有益爲人君止於仁爲人子止於孝必須就君臣父子上見得此理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竟事事物物上有許多道理窮之不可不盡也○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於至有之中而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然而舉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且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目之視便有明之理耳之聽便有聰之理貌之動便有恭之理言之發便有忠之理只是常常恁地省察則理不難知也○問性即理如何曰物物皆有性便皆有其理曰枯槁之物亦有理乎曰不論枯槁他本來都有道理因指案上花瓶便有花瓶道理書燈便有書燈道理水之潤下火之炎上金之從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穡一一都有性

都有理人若用之又着順他理始得若把金來削做木用把木來鎔做金用便無此理○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個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個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問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處皆須兼之方於理字訓義爲備否且舉其一二如惻

隱者氣也其所以能是惻隱者理也蓋在中有是
理然後能形諸外爲是事外不能爲是事則是其
中無是理矣此能然處也又如赤子之入井見之
者必惻隱蓋人心是箇活底恁其感應之理必如
是雖欲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不能以已也不然
則是槁木死灰理爲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
如赤子入井則合當爲之惻隱蓋人與人類其待
之理當如此而不容不如此也不然則是爲悖天
理而非人類矣此當然處也當然亦有二一就合
做底事上直言其大義如此如入井當惻隱與夫

爲父當慈爲子當孝之類是也一泛就事中又細
揀別其是是非非當做與不當做處如視其所當
視而不視其所不當視聽其所當聽而不聽其所
不當聽則得其正而爲理非所當視而視與當視
而不視非所當聽而聽與當聽而不聽則爲非理
矣此亦當然處也又如所以入井而惻隱者皆天
理之眞流行發見自然而然非有一毫人爲預乎
其間此自然處也其他又如動靜者氣也其所以
能動靜者理也動則必靜靜必復動其必動必靜
者亦理也事至則當動事過則當靜者亦理也而

其所以一動一靜又莫非天理之自然矣又如親
親仁民愛物者事其所以能親親仁民愛物者理
見其親則必親見其民則必仁見其物則必愛者
亦理也在親則當親在民則當仁在物則當愛其
當親當仁當愛者亦理也而其所以親之仁之愛
之又無非天理之自然矣凡事皆然能然必然者
理在事先當然者正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則貫
事理言之也四者皆不可不兼該而止就事言者
必見理直截親切在人道爲有力所以大學章句
或問論難處惟專以當然不容已者爲言亦此意

熟則其餘自可類舉矣曰此意甚備大學本亦更
有所以然一句後來看得且要見得所當然是切
要處若果得不容已處卽自然默會矣○問程子
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中要識得眞與
妄耳眞妄是於那發處別識得天理人欲之分如
何曰皆天也言視聽思慮動作皆是天理其順發
出來無非當然之理卽所謂眞其妄者却是反乎
天理者也雖是妄亦無非天理只是發得不當地
頭譬如一草木合在山上此是本分今却移在水
中其爲草木固無以異只是那地頭不是恰如善

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意〇問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對是物也理安得有對曰如高下小大清濁之類皆是曰高下小大清濁又是物也如何曰有高必有下有大必有小皆是理必當如此如天之生物不能獨陰必有陽不能獨陽必有陰皆是對這對處不是理對其所以有對者是理合當恁地〇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問如何便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曰真個是未有無對者看得破時真個是差異好笑且如一陰一陽便有對至於太極却對甚底曰太極有無極對

曰此只是一句如金木水火土即土亦似無對然皆有對太極便與陰陽相對此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便對過却是橫對了土便與金木水火相對蓋金木水火是有方所土却無方所亦對得過 一云四物皆資土故也 胡氏謂善不與惡對惡是反善如仁與不仁如何不可對若不相對覺說得天下事都尖斜了沒個是處 一云湖南學者云善無對不知惡乃善之對惡者反乎善者也 〇問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有動必有靜有陰必有陽以至屈伸消長盛衰之類莫不皆然還是他合下便如此邪曰自是他合下來如此一便對二形而上便對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內有外二又各自爲對雖說無獨必有對然獨中又自有對且如棋盤路兩兩相對末梢中間只空一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對了三百六十路此所謂一對萬道對器也〇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嘿有動便有靜然又却只是一個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脚行歸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噓則爲溫吸則爲寒耳〇蔡季通云理有流行有對待先

有流行後有對待曰難說先有後有季通舉太極說以爲道理皆然且執其說

東萊呂氏曰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君子須當於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未嘗異

勉齋黃氏曰此身只是形氣神理理精於神神精於氣氣精於形形則一定氣能呼吸能冷暖神則有知覺能運用理則知覺運用上許多道理然有形則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分出許多名字如此則心性情之類皆可見矣

或問伊川有云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又曰在義爲理何如潛室陳氏曰理對義言則理爲體而義爲用理對道言則道爲體而理爲用○又問遺書云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有多少不盡分處既曰無不足如何又有不盡分處曰天理本無不足人自虧欠他底

北溪陳氏曰理與義對説則理是體義是用理是在物當然之則義是所以處此理者故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類若不是實理如此則便有時廢了惟是實理如

此所以萬古常然雖更亂離變故終有不可得而殄滅者○理與性字對説理乃是在物之理性乃是在我之理在物底便是天地人物公共底道理在我底乃是此理已具得爲我所有者○道與理大槩只是一件物然析爲二字亦須有分别道是就人所通行上立字與理字對説則道字較寛理字較實理有確然不易底意故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理無形狀如何見得只是事物上一個當然之則便是理則是準則法則有個確定不易底意只是事物上正當合做處便是當然無過些亦無不及些如爲君止於仁仁便是爲君當然之則爲臣止於敬敬便是爲臣當然之則爲父止於慈爲子止於孝孝慈便是父子當然之則又如足容重重便是足容當然之則手容恭恭便是手容當然之則如尸便是坐中當然之則如齊便是立中當然之則古人格物窮理要就事物上窮個當然之則亦不過只是窮到那合做恰好處而已

或問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何如魯齋許氏曰便是一以貫之又問理出於天天出於理曰天即理也有則一時有本無先後○有是理而後有是物譬

如木生知其誠有是理而後成木之一物表裏精粗無不到如成果實相似如水之流滿出東西南北皆可體立而用行積實於中發見於外則爲惻隱爲羞惡内無而外自不應凡物之生必得此理而後有是形無理則無形孟子所謂非人者無此理何異於禽獸哉○事物必有理未有無理之物兩件不可離無物則理何所寓讀史傳事實文字皆已往粗迹但其中亦有理在聖人觀轉蓬便知造車或觀擔夫爭道而得運筆意亦此類也但不

可泥於迹而不知變化雖淺近事物亦必有形而上者但學者能得聖神功用之妙以觀萬事萬物之理可也則形而下者事爲之間皆粗迹而不可廢（集覽轉蓬造車古今謂會古者觀轉蓬以爲車）

臨川吳氏曰理之在人心猶水之在地中晝夜生生而不竭是之謂有原心理之發見猶原泉之初出毋滑壞毋閼絕將混混乎其常活而常淸矣○夫凡物必有所以然之故亦必有所當然之則所以然者理也所當然者義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理之有義猶形影聲響也世豈有無義之理

哉理如玉之膚也至微而至密有旁通廣取其義不一而足者是以聖人之學必精義而入神

德

程子曰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須得○一德立而百善從之○存諸中爲德發於外爲行德之成其可見者行也○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强也○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有德者得天地而用之既有諸已所以莫非中理○心是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德也○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卽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汙壞卽敬以治之使復如舊

張子曰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已求之而無不得也○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龜山楊氏曰仁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

上蔡謝氏曰德可以易言耶動容周旋中禮聖人之事也止曰盛德之至具天下之至善止曰有德爲天下之大惡止曰失德故禮樂皆得謂之有德

五峯胡氏曰德有本故其行不窮孝弟也者德之本與

朱子問吳必大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行後見得是我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橫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將依舊認德字未着今且說只是這道理然須長長提撕令在已

者決定是做得如此如方獨處默坐未嘗事君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巳渾全是一個孝弟忠信底人以此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葢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存之於中謂理得之於心謂德發見行事爲百行○德是得於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家本分底物事○問韓子道與德爲虛位如何曰亦說得通葢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

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爲吉德凶人則爲凶德君子行之爲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爲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中庸分道德曰父子君臣以下爲天下之達道智仁勇爲天下之達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個行道底故爲君主於仁爲臣主於敬仁敬可喚做德不可喚做道

東萊呂氏曰至德以道爲本至德者精粹而不可名者之謂道體溥博淵深無聲無臭無下手處惟至德以道爲本則有所依據識得體段○今人不識德字往往見一事之善則謂之德殊不知此乃行也實有諸巳之謂德見諸行事之謂行既實有於巳矣須見於行事之間然後吾之行全進

或問道也德也仁也三者所處不同潛室陳氏曰道謂事事物物當然之理德乃行是道實得於心仁謂本心之德愛之理乃諸德之總會處在一人身上只是一個物事但一節密一節耳

北溪陳氏曰德者得也不能離得一個得字古經書

雖是多就做工夫實有得上說然亦有就本原處歷上論如所謂明德者是人生所得於天本來光明之理具在吾心者故謂之明德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此便是得於天本明處有所謂達德者是古今天下人心之所同得故以達言之有所謂懿德者是得天理之粹美故以懿言之又有所謂德性者亦只是在我所得於天之正理故謂之德性○道是天地間本然之道不是因人做工夫處論德便是就人做工夫處論德是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者故謂之德何謂行是道而實有

得於吾心如實能事親便是此心實得這孝實能事兄便是此心實得這弟大槩德之一字是就人做工夫已到處論乃是做工夫實有得於已了不是就方做工夫時說○道與德不是判然二物道是公共的德是實得於身爲我所有的○所謂天德者自天而言則此理公共在天得之爲天德其道流行賦予爲物之所得亦謂之天德若就人論則人得天之理以生亦謂之天德其所爲純得天理之眞無人僞之雜亦謂之天德

西山眞氏曰德者何仁義禮智是也此所謂體也德

專以其本體而言才兼言其著於用者聖人之德謂才有與德合言之者才難之才與所謂德也德全則才亦全矣中庸謂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蓋惟聖人爲能兼五者之全非五者之全不足以言聖○皐陶謨有六德三德之分小大不同而皆適於用

性理會通卷三十四終

性理會通卷三十五

性理七

仁

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又曰非仁則無以見天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我也知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已則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自古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是道與他分別出五常若只是兼體却只有揔也猶譬一身仁頭

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巳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仁者必愛指愛爲仁則不可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爲仁則不可○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切脉最可體仁

○觀雞雛此可觀仁○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作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人之一肢病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猶是也葢不知仁道之在已也知仁道之在已而由之乃仁也○視聽言動一於禮謂之仁○仁則一不仁則二○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去不仁則仁存○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理智

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躰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孟子云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矣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

張子曰虛者仁之原禮義者仁之用○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欲仁之用

龜山楊氏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亞所謂仁

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李似祖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恤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已也而爲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

上蔡謝氏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

死者爲不仁今人身體痲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爲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爲之是爲天之所爲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爲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

和靖尹氏曰鮑其嘗問伊川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

川云愛人仁之事耳焞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沉思久之云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謝收嘗問學於伊川伊川云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謝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愛人是仁否伊川云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焞因曰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云何謂也焞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云善涵養不易見得到此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而言之人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來諭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個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

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卽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爲此體唯人獨得之卽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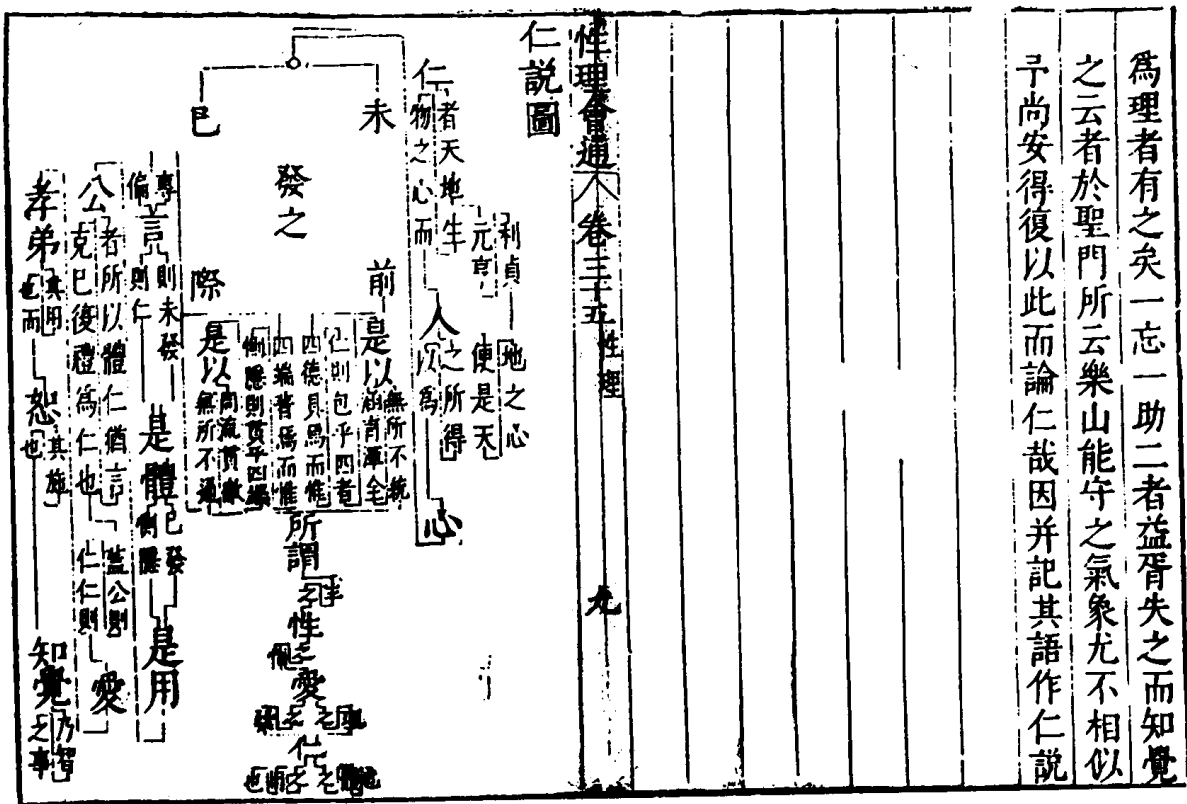
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也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卽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了卽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剛柔皆包攝在此二字爾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昏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於此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泥滓漸漸消去方可不然亦只是說也更熟思之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補註 或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朱子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凡物皆是生皆有此物人物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枯死矣是統論仁体）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油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

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上蔡謝氏曰心有所覺謂之仁仁則心與事爲一草木五穀之實謂之仁取名於生也生則有所覺矣四體之偏痺謂之不仁取名於不知覺也不知覺則死矣事有感而隨之以喜怒哀樂應之以酧酢萬變者非知覺不能也身與事接而心漠然不省者與四体不仁無異

也然則不仁者雖生無以異于死雖有心亦鄰於無心雖有四体亦弗爲吾用也故視而弗見聽而弗聞食而不知其味此善學者所以汲汲於求仁也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躰之眞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益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云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仁說圖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爲心
元亨利貞
天地之心
使是
未發之前
是以涵育渾全無所不統
仁則包乎四者
四德具焉而惟
四端著焉而惟
惻隱則貫乎四端
是以周流貫徹無所不通
已發之際
所謂性之德愛之理
仁
專言則未發是體
偏言則已發是用
惻隱
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
蓋公則仁仁則愛
孝弟其用也
恕其施也
知覺乃智之事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
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葉條榦
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
才不生便乾枯死了這箇是統論一箇仁之體○
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
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
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
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
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
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問四德之元

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
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麽
是仁甚麽是義禮智既識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
能包得那數箇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
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所以
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爲是那嫩小底便是仁
底意思在裼道夫曰如先生之言正是程子說復
其見天地之心乎復之初爻便是天地生物之心
也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
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便見○問仁者心

之德愛之理曰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
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試以此意
思之○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
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仁是根愛是苗不可
便喚苗做根然而這箇苗却定是從那根上來○
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
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心之德是
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義便是宜
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理會得愛
之理便理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理是

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
仁之用愛是箇動物事理是箇靜物事理便是性
緣裡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來無不愛程子曰
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之理
○問渾然無私便是愛之理行人而有得於巳便
是心之德否曰如此解釋文義亦可但恐本領上
未透徹爾○又問一性禀於天而萬善皆具仁義
禮智所以分統萬善而合爲一性者也方寂然不
動此理完然是爲性之本體及因事感發而見於
中節之時則一事所形一理隨著一理之當一善

之所由得仁固性也而見於事親從兄之際莫非仁之發也有子謂孝弟行仁之本說者於是以愛言仁而愛不足以盡之以心喻仁而心實宰之必曰仁者愛之理然後仁之體明曰仁者心之德然後仁之用顯學者識是愛之禮而後可以全此心之德如何曰大意固如此然說得未明只看文字意脈不接續處便是見得未親切曰莫是不合分體用言之否曰然只是一箇心便自具了仁之體用喜怒哀樂未發處是體發於惻隱處便却是情因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極問其理曰須是近裏

著身推究未干天地萬物事也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即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爾只以此意推之不須外邊添入道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却轉無交涉矣孔門之教說許多仁却未曾正定說出蓋此理直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不盡且只於自家身分上體究久之自然通達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却包得數者又却分

看義禮智信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見得盡須知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且款曲研究識盡全體正猶觀山所謂橫看成嶺直看成峯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時又見一峯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即人物初生時驗之可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故推老老之心則及人之老推幼幼之心則廣人之幼惟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

萬物爲一體否曰人與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皆當愛便是不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自不屬同體事他那物事自是愛這箇是說那無所不愛了方能得同體若愛則是自然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愛則是理之見於用者也蓋仁性也性自是理而已愛是情情則發於用性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情即已發故曰愛者仁之用○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

只將心性情看便分明一身之中渾然自有箇主宰者心也有仁義禮智則是性發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則是情惻隱愛也仁之端也仁是體愛是用又曰愛之理愛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問韓愈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爲性了問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終不同○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譪乎若春陽之温泥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問伊川云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曰物之初生其本未遠固好看及幹成葉茂便不好看如赤子入井時惻隱怵惕之心只些子仁見得時却好看到得發政施仁其仁固廣便看不見得何處是仁○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爾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爲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裡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

仁則爲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仁自是箇和柔底物事譬如物之初生自較和柔及至夏間長茂方始稍堅硬秋則收結成實冬則斂藏然四時生氣無不該貫如程子說生意處非是說以生意爲仁只是說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都不能了譬如穀種蒸殺則不能生也又曰以穀種譬之一粒穀春則發生夏則成苗秋則結實冬則收藏生意依舊包在裏面每箇穀子裡有一箇生意藏在裡面種而後生也仁義禮智亦然又曰仁與禮自是有箇發生底意思義與智自是有箇收斂底意思○或問仁有生意如何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辭遜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惡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烏能辭遜羞惡是非且如春之生物也至於夏之長則是生者長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百穀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斬斷其根則生者喪矣其穀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喪須及十分收而藏之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種之又復有生○問曩者論仁包四者蒙教以初底意思看仁昨觀孟子四端處似頗認得生意曰如何曰仁者生之理而

動之机也惟其運轉流通無所間斷故謂之仁故能貫通四者曰這自是難脫他自活今若恁地看得來只見得一邉只見得他用處不見他體了問生之理便是體否曰若要見得分明只看程先生說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便分明若更要真實識得仁之體只看夫子所謂克己復禮克去己私如何便喚得做仁曰若如此看則程子所謂公字愈覺親切曰公也只是仁底殻子盡他未得在畢竟裡面是箇甚物事生之性也只是狀得仁之體○問仁包四德如元者善之長從四時生物意

思觀之則陰陽都偏了曰如此則秋冬都無生物氣象但生生之意至此退了到得退未盡處則陽氣依舊在○問周子牕前草不除去卽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曰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問橫渠驢鳴是天机自動意思曰固是他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思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思一般乎如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便不與自家一般乎問程子觀天地生物氣象也是如此曰他也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說出來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守看生物氣象○問程子謂切脉可以體仁莫是心誠求之之意否曰還是切脉底是仁那脉是仁曰切脉是仁曰若如此則當切脉時又用着箇意思去體仁復問馬永卿曰切脉體仁又如何曰脉是那血氣周流切脉則便可以見仁曰然恐只是恁地脉理貫通乎一身仁之理亦是恁地又問雞雛如何是仁楊道夫曰先生嘗謂初與嫩底便是曰如此看較分明盖當是時飲啄自如未有所謂爭鬭侵陵之患者只此便是仁也○問觀雞雛此可觀仁何也曰凡物皆可觀此偶見雞雛而言耳小小之物生理悉具○問聖賢言

仁有專指體而言者有包體用而言者曰仁對義禮智言之則為體專言之則兼體用○孔子說仁多說體孟子說仁多說用如克己復禮惻隱之心之類○以心之德而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以愛之理而偏言之則仁便是體惻隱是用○問程子云仁道難言唯公近之非以公訓仁當公之時仁之氣象自可嘿識曰公固非仁然公乃所以仁也仁之氣象於此固可嘿識然學者之於仁非徒欲識之而已○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仁則愛公却是仁發處無公則仁行

不得〇公之爲仁公不可與仁比並看公只是無
私纔無私這仁便流行程先生云唯公爲近之却
不是近似之近纔公仁便在此故云近猶云知所
先後則近道矣不是道在先後上只知先後便近
於道如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水之流通却不是
去壅塞底物事故出來水自是元有只被塞了纔
除了塞便流仁自是元有只被私意隔了纔克去
巳私做底便是仁葉賀孫問公是仁之體仁是理
曰不用恁地說徒然不分曉只公是無私無私則
理無或蔽今人喜也是私喜怒也是私怒哀也是

私哀懼也是私懼愛也是私愛惡也是私惡欲也
是私欲苟能克去巳私擴然大公則喜是公喜怒
是公怒哀懼愛惡欲莫非公矣此處煞係利害顔
子所受於夫子只是克巳復禮爲仁〇或問仁與
公之別曰仁在内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
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巳工夫極至處故惟仁
然後能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
是克盡巳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〇
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蓋公猶無塵也人猶鏡也
仁則猶鏡之光明也鏡無纖塵則光明人能無一

毫之私欲則仁然鏡之明非自外求也只是鏡元
來自有這光明今不爲塵所昏爾人之仁亦非自
外得也只是人心元來自有這仁今不爲私欲所
蔽爾故人無私欲則心之體用廣大流行而無時
不仁所以能愛能恕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
公爲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伊川自曰不可以公
爲仁世有以公爲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
隱之心此工夫却在人字上蓋人體之以公方是
仁若以私欲則不仁矣〇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
公則仁私則不仁未可便以公爲仁須是體之以

人方是仁公恕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
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故也
〇問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竊謂此段之意人字
只是指吾此身而言與中庸言仁者人也之人自
不同不必重看緊要却在體字上蓋仁者心之德
主性情宰萬事本是吾身至親至切底物公只是
仁之理專言公則只虛空說著理而不見其切於
巳故必以身體之然後我與理合而謂之仁亦猶
孟子合而言之道也然公果如之何而體如之何
而謂之仁亦不過克盡巳私至於此心豁然瑩淨

光㴞徹表裏純是天理之公生生無間斷則天地
生物之意常存故其寂而未發惺惺不昧如一元
之德昭融於地中之復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
理之中其隨感而動也惻然有隱如春陽發達於
地上之豫無一事非此理之貫無一物非此生意
之所被矣此體公之所以爲仁所以能恕所以能
愛雖或爲義爲禮爲智爲信無所往而不通也不
審是否曰此說得之○問公所以能恕所以能愛
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愛是仁之發處恕是推
其愛之之心以及物否曰如公所言亦非不是只

是自是湊合不着都無滋味又問莫是帶那上文
公字說否曰然恕與愛本皆出於仁然非公則安
能恕安能愛又問愛只是合下發處便愛未有以
及物在恕則方能推己以及物否曰仁之發處自
是愛恕是推那愛愛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
去推那愛也不能及物也不能親親仁民愛物只
是自愛而已若裏面元有那愛又只推箇甚麽如
開溝相似是裡面元有這水所以開着便有水來
若裏面元無此水如何會開着便有水若不是去
開溝縱有此水也如何得他流出來愛水也開之

者恕也又問若不是推其愛以及物纔有此愛也
無可得及物否曰不是無可得及物若不能推則
不能及物○或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
用如何分別曰恕之所施施其愛爾不恕則雖有
愛而不能及人也又曰施是從這裏流出用是就
事說推己爲恕恕是從己流出去及那物愛是才
調恁地愛如水恕如水之流又問先生謂愛如水
恕如水之流退而思有所未合竊謂仁如水愛如
水之潤恕如水之流不審如何曰說得好昨日說
過了又曰恕是分俵那愛底如一桶水愛是水恕

是分俵此水何處一杓故謂之施愛是仁之用恕
所以施愛者又曰施用兩字移動全不得這般處
惟有孔孟能如此下自荀楊諸人便不能便不移
易者昔有言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伊川言盡
物只可言信推己之謂恕蓋恕是推己只可言施
如此等處極當細看○上蔡以知覺言仁只知覺
得那應事接物底如何便喚做仁須是知覺那裏
方是且如一件事是合做與不合做覺得這箇方
是仁喚着便應抉着便痛這是心之流注在血氣
上底覺得那理之是非這方是流注在理上底喚

着不應抉着不痛這固是死人固是不仁與得應抉着痛只這便是仁則誰個不會如此須是分作三截看那不聞痛癢底是不仁只覺得痛癢不覺得理底雖會那一等也不便是仁須是覺這理方是○武問謝上蔡以覺言仁是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箇道理須是分毫不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德這便是仁若但知得箇痛癢則凡人皆覺得豈盡是仁者耶醫者以頑痺爲不仁以其不覺故謂之不仁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不可○南軒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

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浼焉遂蹉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却多些小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答張敬夫書曰胡

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爲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爲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爲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耶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知此事當如此也）覺是覺此理（知此事之所以當如此之理也）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暖飽飢之類爾推而至於酧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大小爾然此亦只是

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爲能兼之故謂仁者必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爲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爲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爲仁言爲德哉又答曰來教云夫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有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也熹詳此數句似頗未安蓋仁只是愛之理

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反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爲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熹向所呈似仁說其間不免尚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來教以爲不如克齋之云是也然於此却有所未察竊謂莫若將公字與仁字且各作一字看得分明然後都看中間兩字相近處之爲親切也若遽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以訶以公便爲仁之失此毫釐間正當子細也又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今舍彼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易差也

又謂體用一源內外一致爲仁之妙此亦未安蓋義之有羞惡禮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內外一致非獨仁爲然也又答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爲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爲親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爲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爲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泛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

問愛之理實具於心心之德發而爲愛否曰解釋文義則可實下工夫當如何曰據其已發之愛則知其爲心之德指其未發之仁則知其爲愛之理曰某記少時與人講論此等道理見得未真又不敢斷定觸處問人自爲疑惑皆是臆度所致至今思之可笑須是就自己實做工夫處分明見得這箇道理意味自別如克己復禮則如何爲仁居處恭執事敬與出門如見大賓之類亦然克己復禮本非仁却須從克己復禮中尋究仁在何處親切

貼身體驗出來不須向外處求周謨曰平居持養
只克去己私便是本心之德流行發見無非愛而
已曰此語近正如疏導溝渠初爲物所壅蔽才疏
導得通則水自流行克己復禮便是疏導意思流
行處便是仁○問敦厚虛靜者仁之本曰敦厚虛
靜是爲仁之本又問虛者仁之原曰虛只是無欲
故虛虛明無欲此仁之所由生也又問此虛字與
一大清虛之虛如何曰這虛也只是無欲渠便將
這箇喚做道體然虛對實而言却不似形而上者
○程子云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問心之本體

湛然虛明無一毫私欲之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
把捉不定則爲私欲所亂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
曰如公所言則是把捉不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
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
也○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
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
仁始見如無所壅底而後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
萬物爲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
物爲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
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要在二者之間識得畢竟仁

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須并義禮智三字看欲
眞箇見得仁底模樣須是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
今人說仁如糖皆道是甜不曾吃着不知甜是甚
滋味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
問程子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以此便
謂之仁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
處皆可謂之仁○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
得此心不爲私欲所勝遇事每每着精神照管不
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守着若常存得此心應事
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於中都是不能存此

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
或問莫在於敬否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
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
在裡面又曰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本是箇溫和
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
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
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
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
所以說仁如春○問求仁曰看來仁字只是箇渾
淪底道理如大學致知格物所以求仁也中庸博

學審問愼思明辨力行亦所以求仁也○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聖人亦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頭頭做着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今看大學亦要識此意所謂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前輩教人求仁只說是淵深溫粹義理飽足○問仁曰聖賢說話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說做工夫處如克己復禮是也○二程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游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摸既無眞實見處故其爲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爲愈也某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擿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爲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

南軒張氏曰仁者天下之正理此言仁乃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正理而體之於人所謂仁也若一毫之偏則失其正理而爲不仁矣

勉齋黃氏曰仁包四者包字須看得出嘗記朱先生云未發則有仁義禮智之性而仁則包四德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而惻隱則貫四端貫字如一箇物串在四箇物裡面過包字如四箇物都合在一個物裡面

北溪陳氏曰仁道甚廣大精微可以用處只爲愛而發見之端爲惻隱又曰仁是此心生理全處常生生不息故其端緒方從心中萌動發出來自是惻然有隱由惻隱而充及到那物上遂成愛故仁乃是愛之根而惻隱則根之萌芽而愛則又萌芽之長茂已成者也觀此則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自可見得脉絡相關處矣○孔門教人求仁爲大只專言仁以仁包萬善能仁則萬善在其中矣至孟子乃兼仁義對言之猶四時之陰陽也○自孔門後人都不識仁漢人只把做恩愛說是又大泥

了、愛又就上起棲起閣將仁看得全粗了、故韓子遂以博愛爲仁、至程子始分別得明白、謂仁是性愛是情、然自程子此言一出、門人又將愛全掉了一向求高遠去、不知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愛雖不可以正名仁、而仁亦豈能離得愛、上蔡遂專以知覺言仁、夫仁者固能知覺、謂知覺爲仁則不可、若轉一步看只知覺純是理便是仁也、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體、夫仁者、固能與萬物爲一、謂與萬物爲一爲仁則不可、此乃是仁之量、若能轉來看、只於與物爲一之前徹表裏純是天理

流行無間便是仁也、呂氏克己銘、又欲克去有己須與物合爲一體、方爲仁、認得仁都曠蕩在外了於我都無統攝、必己與物對時、方下得克己工夫、若平居獨處、不與物對時工夫便無可下手處可謂疎闊之甚、據其實己如何得與物合一洞然八方、如何得皆在我闥之内、此不過只是想像箇仁中大底氣象如此耳、仁實何在焉、殊失向來孔顏傳授心法本旨、其他門人又淺、皆無有說得親切者〇仁有以理言者、有以心言者、有以事言者、以理言、則只是此心全體天理之公、如文公所謂心

之德、愛之理、此是以理言者也、心之德、乃專言而其體也、愛之理、乃偏言而其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亦以理言者也、以心言則知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純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也、如夫子稱回心三月不違仁、程子謂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及雍也不知其仁等類、皆是以心言者也、以事言則只是當理而無私心之謂、如夷齊求仁而得仁、殷有三仁、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未知焉得仁等類是也、若以爲仁言則只是去人欲復天禮、以全其本心之德而已

矣、如夫子當時答群弟子問仁、雖各隨其才質病痛之不同、而其指意所歸大槩不越乎此

問明道謂學者能識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講求經義皆栽培之意、若仁之在人心一耳、不學之人獨無仁乎、潛室陳氏曰、識得仁體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既體認得分明無私意夾雜、又須讀書涵泳義理、以灌溉滋養之〇問周子曰愛曰仁、程子曰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程子學周子者也、何故議論逈別、曰善言性者必有驗於情、故孟子以惻隱爲仁之端、周子以愛言

仁皆是借情以明性若便以愛爲仁則是指情爲
性語死不圓矣韓子博愛之仁是也○問仁者有
知覺知覺何可以盡仁哉仁者特有之耳竊以爲
纔言知覺巳入智中來曰程門雖有以覺言仁然
不專主此說其他話頭甚多上蔡專主此說所以
晦翁絕口不言只說愛之理心之德此一轉語亦
含知覺在中可更思求○問仁有偏言之只一事
兼言之則包四端四端皆心之德頭面逈異仁旣
是愛之理則義理智亦當謂之理四者皆當用工
夫然孔門大率多去仁上着力何邪曰所謂愛之

理是偏言之將四端分作四去看截然界限不可
相侵心之德是兼言之將四端只作二字看仁爲
善之長猶家之嫡長子包貫得諸子故獨以理言
以心德言須見移在諸位上用不同方是詣理○
問晦翁說仁爲愛之理心之德如何曰愛是情理
是性心統性情者也單說愛字與心字猶是就情
上看必曰愛之理心之德方和性在裡面是愛之
所以爲愛而心之所以爲心者也是之謂仁前輩
謂心爲穀種能生處卽是他所以爲穀種處故桃
杏之核皆曰仁孔門不曾正說仁之體段只說求

仁爲仁之方孟子方說怵惕惻隱處以狀仁之體
段又說仁人心也須認得仁爲人心方見仁着落
所以不仁之人全無人心旣無人心問他恁麼羞
惡恭敬是非仁包四端卽此可見心如穀種所以
生處是性生許多枝葉處便是情心亦是有形影
底物事情亦是有形影底物事獨性無形影○問
程子云把捉不定皆是不仁者曰仁是人心也心
走作不在腔子裡則人形雖具而所以爲形者死
矣故謂之不仁

西山眞氏曰仁之一字從古無訓且如義訓宜禮注

理又訓履智訓知皆可以一字名其義惟仁不可
以一字訓孟子曰仁者人也亦只是言仁者乃人
之所以爲人之理亦不是以人訓仁蓋緣仁之道
大包五常貫萬善所以不可以一言盡之自漢以
後儒者只將愛字說仁殊不知仁固主乎愛然愛
不足以盡仁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者
此心惻隱有隱卽所謂愛也然只是仁之發端而
巳韓文公言博愛之謂仁程先生非之以爲仁自
是性愛自是情以愛爲仁是以情爲性也至哉言
乎朱文公先生始以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形容之

所謂愛之理者言仁非止乎愛乃愛之理也蓋以體言之則仁之道大無所不包發而爲用則主乎愛仁者愛之體也愛者仁之用也愛者如見赤子入井而惻然欲有以救之以至矜憐憫惜慈祥恩惠愛之謂也性中既有仁發出來便是愛如根上發出苗以苗爲出於根則可以苗便爲根則不可以愛出於仁則可以愛便是仁則不可故文公以愛之理三字言之方說得盡又曰心之德何也蓋心者此心之主而其理則得於天仁義禮智皆此心之德而仁又爲五常之本如元亨利貞皆乾之

德而元獨爲四德之長天之元即人之元也元爲天之全德故仁亦爲人心之全德然仁之所以爲心之德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所以能愛者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之以爲心是以主乎愛也愛之理心之德六字之義乃先儒所未發而朱文公始發之其有功於學者至矣豈不可深味之乎

○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氏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必強言蓋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強矯自厲云爾夫恕之所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物欲易錮私見一立人己異觀天理之公於是遏絕而不行矣有志於仁者當知胷懷之間與吾並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公其心平其施必均齊而無偏咎必方正而無傾邪帥是以往將無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然大學既言絜矩而繼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則惟已是營義則與人同欲世之君子平居論說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爲當然而私意橫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焉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螟蟲正塗之榛茀與大學丁寧於絕簡孟子懇激於首章聖賢深切爲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

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凡天下至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緣是稟受之初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爲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者一物有一心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之中有所謂幺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新他物亦莫不如是故上蔡先生論仁以桃仁杏仁比之謂其中有生意纔種便生故也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全具天地之理故其爲心又最靈於物故其所蘊生意纔發出則近而親親推而仁民又推而愛物無所不可以至於覆冒四海惠利百世

亦自此而推之爾此人心之大所以與天地同量也然一爲利祿所汨則私意橫生遂流而爲殘忍爲刻薄則生意消亡頑如鐵石便與禽獸相去不遠豈不可畏也哉今爲學須要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胸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忮忍刻害之私此卽所謂本心卽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其心本無不仁只因有私欲便有違仁之時能克去私欲則心常仁矣心者指知覺而言也仁者指心所具之理而言也蓋圓外竅中者

是心之體（謂形質也此乃血肉之心）虛靈知覺者是心之靈（卽謂精爽也言其妙則謂神明不測）仁義禮智信是心之理（理卽性也）知覺（此所謂人）屬氣凡能識痛痒識利害識義理者皆是也（心）若仁義禮智信則純是義理（此所謂道心）人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皆義理不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物我利害之私而已純是理卽是不違仁雜以私欲便是違仁○手足不仁者非曰手足自不仁也蓋手足本吾一體緣風痺之人血氣不貫于手足便與不屬已相似人與物亦本吾一體緣頑忍之人此心不貫於人物亦與不屬已相似風痺之人不仁於手足頑忍之人不仁於民物皆以其不屬已故也殊不知天地吾之父母與人雖有彼我之異與物亦有貴賤之殊要本同一體只緣私意一生天理泯絕便以人已爲二致亦如手足本是吾身之物只緣風邪所中血氣隔塞遂以手足爲外物手足民物之比也風邪私意之比也人無私意之害則民物之休戚自然相關一見赤子入井則此心爲之怵惕無風邪之病則手足之痒痾亦自然相關雖小小疾苦此心亦爲之痛楚當如此玩味方曉程子痿痺不仁之意

魯齋許氏曰仁爲四德之長元者善之長前人訓元爲廣大直是有理心胸不廣大安能愛敬安能教思容保民無疆○仁與元俱包四德而俱列並稱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仁者性之至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人之所以爲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爲仁之至也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仁者必克已克已則公公則仁仁則愛未至於仁則愛不可以充體若夫知覺則知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理

智信此二者所以必有知覺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

臨川吳氏曰天之爲天也元而已人之爲人也仁而已四序一元也五常一仁也人之有仁如木之有本木有本幹枝所由生也人有仁萬善所由出也人而賊其仁猶木戕其本也木無本則其枝瘁而幹枯人不仁則其心死而身雖生也奚取○仁者壽非聖人之言乎天地生物之心曰仁惟天地之壽最久聖人之仁如天地亦惟上古聖人之壽久人所禀受有萬不齊豈能人人如聖人之仁哉

夫人全德固未易全然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者得三百三千之一亦可謂仁則亦可以得壽矣予嘗執此觀天下之人凡氣之溫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簡默者壽蓋溫和也慈良也寬洪也重厚也簡默也皆仁之一端其壽之長決非猛厲殘忍褊狹輕薄淺躁者之所能及也○夫東西南北地之四方也而東爲先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也而元爲長地之東天之元時之春人之仁也易曰體仁足以長人仁者何人之心也苟能體此則有我之私纖芥不留及物之春洞徹無間眞足爲人之長矣不然失其本心沒於下流而不能自拔也又奚長之云

性理會通卷三十五終

性理八

仁義

程子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言仁必以義配盖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論道矣世之論仁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也○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

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粹然達於外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生底義義便是收回頭底仁要之仁未能盡得道體道則平鋪地散在裏仁固未能盡得然仁却是足以該道之體若識得陽便識得陰識得仁便識得義識得一箇便曉得其餘箇○問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又問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邪曰然○問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爲剛而義爲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意然其用則決裂○問仁義體用動靜何如曰仁固爲體義固爲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仁義互爲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義之嚴肅即是仁底收斂○尋常人施恩惠底心便發得易當刑殺時此心便疑可見仁屬陽屬剛義屬陰屬柔黃直卿云只將舒歛二字

看便見喜則舒怒則歛○問義者仁之質曰義有裁制割斷意是把定處便發出許多仁來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把定處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便是流行處○問孟子以惻隱爲仁之端羞惡爲義之端周子云愛曰仁宜曰義然以其存於心者而言則惻隱與愛固爲仁心之發然羞惡乃就恥不義上反說而非直指義之端也宜字乃是就事物上說不知義在心上其體段如何曰義之在心乃是決裂果斷者也○或曰存得此心即便是仁曰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爲之不合於

心者勿爲却又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便見得仁義之別盖仁是此心之德才存得此心卽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行之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而行其所當行也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爲先葢此是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耳○克己復禮爲仁善善惡惡爲義⊙仁只是那發

揮底義是那合當做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卽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釐毫之間不可差謬卽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爲江河匯爲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差等便是義

問心無內外心而有內外是私心也非天理也故愛吾親而人之親亦所當愛敬吾長而人之長亦所當敬今吾有親則愛焉而人之親不愛有長則敬焉而人之長不敬是心有兩也是二本也且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二本可乎南軒張氏曰此緊要處不可毫釐差盖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

稱物之輕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

勉齋黃氏曰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者不一而足聖賢之教宜無異指而若是不同何也仁義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也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闢關啓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義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

往而非仁義也孟子之言仁義也其强爲是名耶抑亦有自來也且何以知其爲性所有而五常百行之總名也夫子固常言之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於天賦形於地稟陰陽剛柔氣質以爲體則具仁義之理以爲性此豈人之所能强名而五常百行孰有出於仁義之外哉○仁義之道不在他求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之道根於吾心之固有初非有甚高難能之事也存之於虛靜純一之中推之於動作應酬之際則仁義之道在我矣試以吾平日設心者思之果能事親而孝乎果能處宗族而睦乎果能交於鄉黨朋友而兼所愛乎果能視人如巳乎果能視民如傷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公則仁之道盡矣果能從兄而順乎果能事上而敬乎果能應事接物而求其是乎果能見利不趨乎果能見害不避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事之不

宜則義之道盡矣盡仁義之道則仰不愧俯不怍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

北溪陳氏曰仁義起發是惻隱羞惡及到那人物上方見得愛與宜故曰愛之理宜之理

仁義禮智

問仁義禮智立名還有意義否朱子曰說仁便有慈愛底意思說義便有剛果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黃直卿云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仁包禮義包智○生底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見會通是禮收（一作深）藏不測

是智○仁與義是柔軟底禮智是堅實底仁義是頭禮智是尾一似說春秋夏冬相似仁義（一作仁禮）是陽底一截禮智（一作義智）是陰底一截○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陰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生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便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臟有許多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臟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爲柔義爲剛非也却是以仁爲剛以義爲柔蓋仁是箇發出來了便硬而強義便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袁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柔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又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爲陽吸爲陰吸便是收斂底意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

也○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知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讓三者他那箇更收斂得快○人只是此仁義禮智四種心如春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若春間不曾發生得到夏無緣得長秋冬亦無可收藏○問仁是天地之生氣義禮智又於其中分別然其初只是生氣故爲全體

曰然問肅殺之氣亦只是生氣曰不是二物只是斂些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問仁包義禮智惻隱包羞惡辭讓是非元包亨利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亦如木是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仁義禮智性也性無形影可以横索只是有這理耳惟情乃可得而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故孟子言性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蓋性無形影惟情可見觀其發處既善則知其性之本善必矣○或問論語言

仁處曰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如看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故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明道謂義禮智皆仁也若見得此理則聖人言仁處或就仁上說或就事上說皆是這一箇道理程正叔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仁便是惻隱之母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溫和沖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氣象

論語但云求仁之方者、是其門人必嘗理會得此
一箇道理、今但問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隨其人而
告之趨致道云李先生云仁是天理之體統曰是
〇仁有兩般有作爲底、有自然底、看來人之生便
自然如此不待作爲、如說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
義是他自會如此、不待欲也、父子自會親、君臣自
會義既自會恁地便活潑潑地、便自仁、孟子說乍
見孺子入井時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最親切人心
自是會如此、不是內交要譽方如此、大凡人心中
皆有仁義禮智、然元只是一物發用出來自然感

四派如破梨相似破開成四片如東對着西便有
南北相對仁對着義便有禮智相對以一歲言之
便有寒暑、以氣言之便有春夏秋冬、以五行言之
便有金木水火土、且如陰陽之間、儘有次第、大寒
後不成便熱、須是且做箇春溫漸次到熱田地大
熱後不成便寒、須是且做箇秋涼漸次到寒田地、
所以仁義禮智、自成四派、各有界限、仁流行到義
處便成義禮智處便成禮智、且如萬物收藏何嘗
休了、都有生意在裏面如穀種桃仁杏仁之類種
着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見得都是生意

如春之生物。夏是生物之盛秋是生意漸漸收斂
冬是生意收藏、又曰春夏是行進去、秋冬是退後
去正如人呵氣呵出時便熱吸入時便冷〇問仁
是生底意義禮智則如何、曰天只是一元之氣春
生時全見是生到夏時長也只是這底到秋來成
遂也只是這底到冬天藏斂也只是這底仁義禮
智割做四段一箇便是一箇渾淪看只是一箇〇
問先生以爲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又細
分將去、程子說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只
分到四便住、何也、曰周先生亦只分到五行住若

要細分則如易樣分〇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
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盖嘗言
仁義禮智只是一箇道理分爲兩箇兩箇分爲四
箇、一箇是仁、一箇是義、一箇是禮、一箇是智、這四
箇便是箇種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便是種子所
生底苗、〇問以愛名仁、是仁之迹、以覺言仁、是仁
之端、程子云、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爲
仁、畢竟仁之全體如何識認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仁之體否、曰覺決不
可以言仁、雖足以知仁自屬智了愛分明是仁之

迹曰惻隱是仁情之動處要識仁須是兼義禮智看有箇宜底意思是義有箇讓底意思是禮有箇別白底意思是智有箇愛底意思是仁仁是天理公是天理故伊川謂惟公近之又恐人滯着隨卽曰不可便以公爲仁萬物皆備固是仁然仁之得名却不然○問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固發而感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有次第○仁義禮智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豈可分也○問仁得之最先蓋言仁具義禮智曰先有是生理三者由此推之○仁渾淪言則渾淪都是一箇生意

義禮智都是仁對言則仁與義禮智一般○仁與智包得義與禮包不得○仁所以包三者蓋義禮智皆是流動底物所以皆從仁上漸漸推出仁智元貞是始終之事這兩頭却重如坎與震是始萬物終萬物處艮則是中間接續處○問孟子說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則在第三曰禮是陽故曰亨仁義禮智猶言東西南北元亨利貞猶言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起○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爲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人

路也如乾文言既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或言性之四端迭爲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爲主也君子義以爲質是以義爲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說得是○仁義禮智才去尋討他時便動了便不是本來底又曰心之所以會做許多蓋具得許多道理又曰何以見得有此四者因其惻隱知其有仁因其羞惡知其有義又曰伊川穀種之說最好又曰冬飲湯是宜飲湯夏飲水是宜飲水冬飲水夏飲湯便不

宜○童蜚卿問仁恐是生生不已之意人惟爲私意所汨故生意不得流行克去已私則全體大用無時不流行矣曰此是衆人公共說底畢竟緊要處不知如何今要見仁字意思須將仁義禮智四者共看便見仁字分明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如何是仁便仁字自分明若只看仁字越看越不出曰仁字恐只是生意故其發而爲惻隱爲羞惡爲辭遜爲是非曰且只得就惻隱字上看楊道夫問先生嘗說仁字就初處看只是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蓋有不期然而然便是初

處否曰恁地靠著也不得大抵人之德性上自有
此四者意思仁便是箇溫和底意思義便是箇慘
烈剛斷底意思禮便是箇宣著發揮底意思智便
是箇收斂無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却
只以求仁爲急者緣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
溫厚底意思在這裏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
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
然會收斂若將別箇做主便都對副不着了此仁
之所以包四者也直卿問此恐如五行之木若不
是先有箇木便亦自生下面四箇不得曰若無木

便無火無火便無土無土便無金無金便無水又
曰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帶些溫氣便是仁
到發時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熱時便是義到得成
酒後却只與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間早間
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間極熱便是禮晚下漸涼便
是義到夜半全然收斂無些形迹便是智只如此
看甚分明○當來得於天者只是箇仁所以爲心
之全體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仁之仁
一界子上是仁之義一界子上是仁之禮一界子
上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脚撐在裏面唯仁兼統

之心裏只有此四物萬物萬事皆自此出○問如
溫和之氣固是見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
然有節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禮者仁之
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溫厚者多謙
遜通曉者多刻剝○仁字專言之則混然而難名
必以仁義禮智四者兼舉而並觀則其意味情狀
互相形比乃爲易見仁義禮智同具於性而其體
渾然莫得而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羞
惡辭遜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乃
所謂情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但此四者

同在一處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居四者之
一而四者不能外焉此易傳所以有偏言則一事
專言則包四者之說固非獨以仁爲性之統體而
謂三者必已發而後見也大抵仁義禮智性也惻
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心則統乎性情者也以此
觀之則區域分辨而不害其同脉絡貫通而不害
其別庶乎其得之矣○人之爲人孰不具是性若
無是四端則亦非人之道矣然分而論之其別有
四猶四體然其位各置不容相奪而其體用互爲
相須合而言之則仁蓋可兼包也故言其未發則

仁之體立而義禮智即是而存焉循其既發則惻
隱之心形而其羞惡辭讓是非亦由是而著焉故
孟子首舉不忍人之心而後復詳於四端也人有
之而自謂不能是自賊其良心者也○性是太極
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
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
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盖孔子時性善之理
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
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於是別而
言之盖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

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
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
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
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盖由其中間衆
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
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
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
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
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
條如此盖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

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
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
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
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
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
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
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盖亦遡其情
而逆知之耳○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
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
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

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慚惶自是羞惡
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
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而無惻隱之心却
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
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
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
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
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梏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
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

南軒張氏曰四者具於性而根於心猶木之著本水

之發源由是而生生不息也仁義禮智根於心而生色於外充盛著見自不可揜故其睟然之和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涵養擴充積充而熟天理融會動容周旋無非此理〇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見而其理固根於此則體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爲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

故其發見於情則爲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而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爲體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己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爲不仁甚至於爲忮爲忍豈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爲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則廓然太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程子所謂愛是情仁是性謂此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爲仁則失其真程子所謂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指公爲仁謂此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容相奪倫然而惟仁者爲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爲能恭讓而有節文是禮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爲能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兼能而貫通者矣是以孟子於仁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

勉齋黃氏曰道固莫大於仁義而孟子又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

智也何之二者分而爲四又何也天固不外乎陰陽矣陰陽互分而爲老少則爲四矣陰陽互分而爲老少金木水火之所以流行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五行既不外乎陰陽則五性亦不外乎仁義也嗟夫人稟五行陰陽之秀氣以生而具有仁義禮智之性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自其氣稟所昏物欲所汩則惻隱者變而爲殘忍矣羞惡者變而爲鄙賤矣恭敬者變而爲傲慢矣是非者變而爲昏惑矣如是則雖具人之形而亦何異於禽獸哉

北溪陳氏曰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仁在天爲元於時爲春乃生物之始萬物於此方萌芽發露如仁之生生所以爲衆善之長也禮在天爲亨於時爲夏萬物到此時一齊盛長衆美所會聚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燦然文物之盛亦衆美所會聚也義在天爲利於時爲秋萬物到此時皆成遂各得其所如義斷制萬事亦各得其宜秋有肅殺氣義亦有嚴肅底意智在天爲貞於時爲冬萬物到此時皆歸根復命收歛都定了如智見得萬事是非都一定確然不可易便是貞

固道理貞後又生元元又生亨亨又生利利又生貞只管如此去循環無端總而言之又只是一箇元蓋元是箇生意亨只是此生意之通利只是此生意之遂貞也只是此生意之藏此元所以兼通四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統乎天則終始周流都是一箇元如仁兼統四者義禮智都是仁至其爲四端則所謂惻隱一端亦貫通乎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爲之統焉今即就四端不覺發動之初眞情懇切時便自見惻隱貫通處故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

則包四者可謂示人親切萬世不易之論矣○問何謂義禮智都是仁曰仁者此心渾是天理流行到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到那義之裁斷千條萬緒各得其宜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到那智之分別萬事是非各定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仁義禮智四者判作兩邊只是仁義兩箇如春夏秋冬四時分來只是陰陽兩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夏之通暢只是春之發生盛大處冬之歛藏只是秋之肅殺歸根處

潛室陳氏曰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本不可以名字

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始備言之葢但曰渾然本體則恐爲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孟子之言亦邀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見得他界分分明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一箇對立底關鍵盖仁仁也而禮者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者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

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有四而立之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節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長秋則春之收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始終之義焉是惻隱羞惡

恭敬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知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旣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終始萬物之象也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或終而或始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物之機軸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陰陽無端動靜無始者此也

西山真氏曰人之爲人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蓋形有大小之殊而理無大小之間故也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人之有是理者天與之也自天道而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自人道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其實一而已人與天地本一無二而其所以異者天地無心而人有欲天地惟無心也是以於穆之命終古常新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一通一復循環而無間人之生也初皆全具此理惟其有形體之累則不能無物欲之私故當其惻隱之發而有以撓之則仁不能充矣當其羞惡之發而有以奪之則義不能充矣恭敬是非之發

亦然此孟子所以惓惓於充之一言也蓋善端之發其始甚微亦猶陰陽之氣兆於二至初皆耿然而未著也迨陽浸而長至于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發達矣陰浸而長至于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歛矣天地無心其生成萬物之理皆自微至著無一歲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爲心因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然因而噓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則一念之惻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充

之也

性理會通卷三十六終

性理會通卷三十七

性理九

仁義禮智

程子曰仁者公也公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也禮者別也智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性此五常性也○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仁則固一一所以爲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可

信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則有不可信如東即東西即西則無信○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誠此之謂信○仁義禮智信五者信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仁體也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朱子曰在天只是陰陽五行在人得之只是剛柔五常之德○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箇信字

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
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
四者○仁只是一箇渾然天理義字如一横劍一
利刃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胸中許多勞勞
擾擾到此一齊割斷了君子義以爲質義以爲上
義不食也義弗乘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此是義
十分精熟用便見也禮者節文也智主含藏分別
有知覺無運用信是義理之全體本質不可得而
分析者故明道言四端不言信○得此生理以有
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爲先以大

小言之則仁爲大○問蒙喻仁意思云義禮智信
上着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
統五常之意今以樹爲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
貫徹首尾豈可謂榦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
然只如四時春爲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
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成實意在冬則見其有
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本雖凋零生意
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
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
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虚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

次貞亦重以明始終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
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
此循環無窮也○或問人之所以爲性者五而獨
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
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爲性者雖
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其曰仁義則大端已舉矣
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
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
信亦無不在也○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木神曰
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爲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

理也而其發爲恭遜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
發爲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爲是非
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爲忠信是皆天
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爲妙也○答袁機仲曰所
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蓋天地之間一氣而
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
陽又各分而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
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
爲水爲冬爲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
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

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為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為信為真實之義而為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臭五味五藏五蟲其分放此）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為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其所以為人之理矣○程珙問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嘗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為仁何者為義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昌黎云人之所以為性者五其說最為得之却為後世之言性者多雜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

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殽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自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

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
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
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
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
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
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
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爲
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
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
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

著習察無不是着工夫處也曰孔門方說仁字則
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
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或問仁義禮
智信有本耶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
爲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爲義之本也敬乎親則
爲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爲智之本也其誠此者
則爲信之本也蓋人之所以爲五常百行之本無
不在此孟子之論仁義禮智樂之實者正爲是爾
此其所以爲至德要道也歟
北溪陳氏曰仁者心之全德兼統四者義禮智信無

仁不得蓋仁是心中箇生理常流行生生不息徹
終始無間斷苟無這生理則心便死了其待人接
賓恭敬何自而發必無所謂禮處事之際必不解
裁制而無所謂義其於是非也亦頑然無所知覺
而無所謂智既無是四者又烏有所謂實理哉就
事物言父子有親便是仁君臣有義便是義夫婦
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朋友有信便是信
此是竪觀底意若横而觀之以仁言則所謂親義
別序信皆莫非此心天理流行又是仁以義言則
只那合當親合當義合當序合當別合當信底皆

各當乎理之宜又是義以禮言則所以行乎親義
別序信中之節文又是禮以智言則所以知是五
者當然而不昧又是智以信言則所以實是五者
誠然而不妄又是信若又錯而言之親親仁也所
以愛親之誠則仁之仁也所以諫乎親則仁之義
也所以溫凊定省之節文則仁之禮也自良知無
不知是愛則仁之智也所以爲事親之實則仁之
信也從兄義也所以愛兄之誠則義之仁也所以
當敬在兄則義之義也所以徐行後長之節文則
義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敬則義之智也所以

爲從兄之實則義之信也敬賓禮也所以懇惻於中則禮之仁也所以接待之宜則禮之義也所以周旋之節文則禮之禮也所以酬酢而不亂則禮之智也所以爲敬賓之實則禮之信也察物智也是是非非之懇惻則智之仁也是是非非之得宜則智之義也是是非非之中節則智之禮也是是非非之一定則智之智也所以爲是非之實則智之信也後言信也由乎天理之公則信之仁也發而皆天理之宜則信之義也出而中節則信之禮也所以有條而不紊則信之智也所以爲是言之

實則信之信也○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五常亦謂之五性就造化上推原來只是五行之德仁在五行爲木之神在人性爲仁義在五行爲金之神在人性爲義禮在五行爲火之神在人性爲禮智在五行爲水之神在人性爲智人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却無信位如五行木位東金位西火位南水位北而土無定位只寄處於四位之中木屬春火屬夏金屬秋水屬冬土無專氣只分寄旺於四季之間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猶仁義禮智無信便都不實了只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信

却易曉仁義禮智須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聚看得脈絡都不亂○四者端緒日用間常常發見只是人看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且如一事到面前便自有箇是有箇非須是知得此便是智若是也不知非也不知便是心中頑愚無知覺了既知得是非已明便須判斷只當如此做不當如彼做有可否從違便是義若要做此又不能割捨得彼只管半間不界便是心中頑鈍而無義既斷定了只如此做便看此事如何是太過如何是不及做得中正恰好有箇節文無過無不及此便是禮做事

既得中更無些子私意夾雜其間便都純是天理流行此便是仁事做成了從頭至尾皆此心眞實所爲便是信此是從下說上去若從上說下來且如與箇賓客相接初間纔聞之便自有箇懇惻之心怛然動於中是仁此心既怛然動於中便肅然起敬去接見他是禮既接見畢便須合作如何待輕重厚薄處之合宜便是義或輕或重或厚或薄明白一定是智從首至末皆眞實是信此道理循環無端若見得熟則大用小用皆宜橫說竪說皆通○程子論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此一語

說得極親切只按此爲準去看更兼所謂仁是性愛是情及仁不可訓覺與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等數語相參照體認出來則主意不差而仁可得矣義就心上論則是心之裁制決斷處宜字乃裁斷後事裁斷當理然後得宜凡事到面前便須有剖判是可是否文公謂義之在心如利刃然物來觸之便成兩片若可否都不能剖判便是此心頑鈍無義了且如有人來邀我同出去便須能剖判當出不當出若要出又不要出於中遲疑不能決斷更何義之有此等處須是自看得破如韓文公

以行而宜之之謂義則是就外面說成義外去了禮者天理之節文而人事之儀則朱子以此兩句對言之何也蓋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見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儀謂容儀而形見於外者有粲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法則準則是箇骨子所以存於中者乃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文而後儀節而後則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心中有箇敬油然自生便是禮見於應接便自有

箇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做事太質無文彩是失之不及末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文乃其恰好處便是理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而然便即是中智只是心中一箇知覺處知得是是非非恁地確定是智孟子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知識弗去便是確定不易之意信在性只是四者都實底道理及發出來便爲忠信之信由內面有此信故發出來方有忠信之信忠信只是一物而判作二者便是信之端緒是就外面應接事物發原處說

眷齋許氏曰五常性也天命之性性分中之所固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所行之道也率性之道職分之所當爲

誠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爲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遂云然○動以天爲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不誠則有累誠則無累○誠則無不敬

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
之誠○誠之爲言實而巳矣
張子曰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
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誠者虛中
求出實
藍田呂氏曰誠者理之實然一而不可易者也○實
理不二則其體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間故至
誠無息
上蔡謝氏曰誠是實理非專一也
朱子曰誠者實有此理○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

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
棄誠慤之說不觀中庸亦有言實理爲誠處亦有
言誠慤爲誠處不可只以實爲誠而以誠慤非爲
誠也○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
能誠無妄便是誠無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
猶是兩箇物事相對○無妄是兼天地萬物所同
得底渾淪道理不欺是就一邊人身說○問無妄
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
聖人爲無妄則可謂聖人爲不欺則不可又問此
正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

是自然之誠不欺是着力去做底○無妄自是我
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之故次之○上蔡云
誠是實理不是專說是理後人便只於理上說不
於心上說未是○問誠與信如何分曰誠是箇自
然之實信是箇人所爲之實中庸說誠者天之道
也便是誠若誠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上是下不
是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故曰誠者天之
道這是聖人之信若衆人之信只可喚做信故信
未可喚做誠誠是自然無妄之謂如水只是水火
只是火仁徹底是仁義徹底是義○誠者實有之

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見
得○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
而言此義理之本名也至曾子所言忠恕則是聖
人之事故其忠與誠仁與恕得通言之○問性誠
曰性是實誠是虛性是理底名誠是好處底名性
譬如這扇子相似誠譬如這扇子做得好又曰五
峯云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
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却好某以爲道字不若
改做德字更親切○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
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

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問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其分如何又謂忠天道也其與盡心之義同否曰一心之謂誠專以體言盡心之謂忠是當體之用忠天道也對恕推已而言正指盡心之義○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爲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雖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問敬誠二字如何看輔廣云先敬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是把捉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捉時也有自然時誠也有勉爲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二字義敬只是箇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箇朴直慤實不欺誑初時須著如此不縱放不欺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誑矣○誠是不欺妄底意思敬是不放肆底意思○妄誕欺詐爲不誠怠惰放肆爲不敬此誠敬之別

勉齋黃氏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便是誠者天之道不欺便是誠之者人之道○誠字也隨人看如說誠自不妄語入不妄語只是不欺裏面一路未及躬行底話假如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天地這一副當道理與你都恁實剥剥地仁便實是仁義便實是義更無一點虛又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循環不已曷嘗有些子挫過今年冬至一陽來復明年冬至亦一陽來復這是眞實無妄人體這實理便莫以欺僞存心所謂不欺是外面爲事裏面須實是如此纔有七分爲善更有兩三分爲不善底意便是不實如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三月間無不實三月之後未免有之即是有些不實便屛去了

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眞實無妄之謂誠道理分曉易明後世說至誠兩字動不動輙加諸人只成箇謙恭敬謹的意思不知誠者眞實無妄之謂至誠乃是眞實極至而無一毫之不盡惟聖人可以當之如何可容易以加諸人○誠字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箇誠

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眞實道理爲之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度、與日月星辰之運行躔度萬古不差、皆是誠實道理而已、又就果木觀之、甜者萬古甜、苦者萬古苦、靑者萬古常靑、白者萬古常白、紅者萬古常紅、紫者萬古常紫、圓者萬古常圓、缺者萬古常缺、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萬古常然、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眞實道理自然而然、此中庸所以謂其爲物不貳、其生物不測、而五峯亦曰誠者命之道乎、皆形容得親切、就人論則只是這實理流行、付與於人、自然發見出來、底未說到做工夫處、且誠之一字不成受生之初便具這理、到賦形之後、未死之前、這道理便無了、在吾身日用常常流行發見、但人之不察耳、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都是這實理發見出來、乃良知良能、不待安排、又如乍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怵惕之心、至行道乞人饑餓瀕死而蹴爾嘑來等食乃不屑、此皆是降衷秉彝眞實道理自然發見出來、

雖極惡之人物慾昏蔽之甚、及其稍息則良心之實自然發見、終有不可殄滅者、此皆天理自然流行眞實處、雖曰見於在人、而亦天之道也、及就人做工夫處論、則又是慤實不欺之理、是乃人事之當然、此人之道也、故存心全體慤實固誠也、若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集覽 檀弓篇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歟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誠與信相對論、則誠是自然、信是用力、誠是理、信是心、誠是天道、信是人道、誠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誠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

西山眞氏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卽誠之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誠字始見於此

臨川吳氏曰、誠者中之實也、純乎天理之實爲誠、徇人欲則妄矣

忠信

程子曰、盡己無歉爲忠、體物無違爲信、表裏之義也、

○盡己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有

所損益則爲僞矣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朱子曰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信只是一理但忠是盡己信却是於人無所不盡猶曰忠信內外也○忠是裏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是要盡自家這箇心信是要盡自家這箇道理○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己因見於事而爲信又見得忠如此○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程子所以有盡己爲忠盡物爲信之論也○

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着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到底見得恁地了若說一半不肯盡說便是不忠有這事說這事無這事便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問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所謂發己莫是奮發自揚之意否循物無違未曉其義曰發己自盡但謂凡出於己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之意耳非奮發之謂也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眞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言循於物而無所違耳

問明道云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表裏之謂也又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葢因其理之有定當其可而無違是之謂忠信忠信本無二致自其發於內而言之之謂忠自其因物應之之謂信故曰表裏之謂也明道以此釋曾子之言曰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爲人謀則謀在我是亦發於中之意與朋友交則朋友在外是亦遇事而應之之意明道論忠信內外大槩如此否南軒張氏曰盡於己爲忠形於物爲信忠信可以內外言亦可以體用言也要之形於外者即其盡於己者也玩程子之辭意義盖包涵矣

北溪陳氏曰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說忠都只以事君不欺而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使得說信又只以不疑而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說字骨不出直至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一說得確定盡己是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而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如十分底話只說得七八分猶留兩三分便是不盡不得謂之忠以實

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若以無爲有以有爲無便是不以實不得謂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内面發出無一不盡是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明道發得又明暢曰發巳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從巳心中發出無一不盡是忠循物之實而言無些子違背他如是便曰是不與是底相背非便曰非不與非底相背便是信伊川說得簡要確實明道說得發越條暢○信有就言上說是發言之實有就事上說是做事之實有以實理言有以實心言○忠信兩字近誠字忠信只是誠實也只是實但誠是自然實的忠信是做工夫實底誠是就本然天賦眞實道理上立字忠信是就人做工夫上立字○問忠信之信與五常之信如何分別曰五常之信以心之實理而言忠信之信以言之實理而言須是逐一看得透徹古人言語有就忠信之信言者有就五常之信言者不可執一看若泥着則不通○聖人分上忠信便只是誠是天道賢人分上忠信只是思誠是人道○誠與忠信對則誠天道忠信人道忠與信對則忠天道信人道○孔子云主忠信主與賓相對賓是外人出入無常主人是吾家之主常存在這屋裏以忠信爲吾心之主是心中常要忠信蓋無時而不在是也心中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便都實在這裏若無忠信則一切道理都虛了主字下得實有力○忠信等字骨看得透則無往而不通如事君之忠亦只是盡巳之心以事君爲人謀之忠亦只是盡巳之心以爲人謀耳○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立字大抵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萬善皆從此而生四位實爲萬善之總括如忠信如孝弟此類皆在萬善之中孝弟便只是仁之實但到那事親事兄處方始目之曰孝弟忠信便只是五常實理之發但到那接物發言處方始名之曰忠信

忠恕

上蔡謝氏曰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云如何斯可謂之恕心明道曰充廣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廣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

河東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不出恕來誠有

是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
朱子曰主於内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毫自欺
處恕是稱物平施處○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忠
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忠恕只是體
用便是一箇物事猶形影要除一箇除不得若未
曉且看過去那時復潛玩忠與恕不可相離一步
○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
中發出枝葉枝葉卽是本根○忠恕猶曰中庸不
可偏舉○人謂盡巳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巳之
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巳之謂恕盡物

之謂信○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
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
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爲恕矣○
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
用又曰就聖人身上說忠者天之天恕者天之人
就學者身上說忠者人之天恕者人之人要之只
是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意思○問程子言如心
爲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
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

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
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
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巳
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巳之心求到那物上賢
者之忠恕也又曰恕只是推得去推不去底人只
要理會自巳不管別人別人底事便說不關我事
今如此人便爲州爲縣亦只理會自巳百姓盡不
管他直是推不去又問恕字恁地闊曰所以道一
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又曰也須是感無
忠把甚麽推出來○忠者盡巳之心無少僞妄以

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巳及物各
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問孔
子言恕必兼忠如何對子貢只言恕曰不得忠時
不成恕說恕時忠在裏面
南軒張氏曰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存其
中用之所形體亦無乎不具也
北溪陳氏曰忠信是以忠對信而論忠恕又是以忠
對恕而論伊川謂盡巳之謂忠推巳之謂恕忠是
就心說是盡巳之心無不眞實者恕是就待人接
物處說只是推巳心之所眞實者以及人物而巳

字義中心爲忠是盡己之中心無不實故爲忠如心爲恕是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者便是恕夫子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是就一邊論其實不止是勿施己所不欲者凡己之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人亦欲孝己欲弟人亦欲弟必推己之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己欲立人亦欲立己欲達人亦欲達必推己之所欲立欲達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立欲達之心便是恕只是己心流底去到那物而已然恕道理甚大在士人只一門

之內應接無幾其所推者有限就有位者而言則所推者大而所及者甚廣苟中天下而立則其所推者愈大如吾欲以天下養其親却使天下之人父母凍餓不得以遂其孝吾欲長吾長幼吾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不得以安其處吾欲享四海之富却使海內困窮無告者不得以遂其生生之樂如此便是全不推己便是不恕○大槩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爲二物上蔡謂忠恕猶形影說得好盖存諸中者旣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在我者必不十分

真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聖人本無私意此心豁然大公物來而順應何待於推學者未免有私意錮於其中礙物未能無爾汝之間須是用力推去方能及到那物上旣推得去則亦豁然大公矣所以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盖學者須是着力推己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仁可得矣○自漢以來

恕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善恕己量主者而范忠宣公亦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己上着不得據他說恕字只是箇饒人底意思如此則是己有過且自恕己人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率而爲不肖之歸豈古人推己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己一句說得是以恕己之心恕人一句說得不是其所謂恕恰似今人說且恕不輕恕之意字義不明爲害非輕

西山真氏曰忠之爲義先儒以爲中心釋之又以盡己言之盖本諸心而無僞者忠也發乎己而必盡

者亦忠也然未有本諸心而不盡乎己盡乎己而不本乎心者其亦一而已爾聖賢之言忠不顓於事君也爲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以利教民無遠而非忠也平居有一之可媿而能盡忠其君無是道也恕者如心之謂非寬厚之謂也如我能爲善亦欲他人如我之善我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我欲立亦欲人之立我欲達亦欲人之達大槩是視人如己推己及物之謂○忠者盡己之心也恕者推己之心以及人也忠盡乎內者也恕形於外者也己之

心既無一毫之不盡則形之於外亦無一毫之不當（如事親當孝事兄當弟處朋友當信事事物物各盡其所以當然之理以處之即是恕也）有忠而後有恕忠者形也恕者影也在聖人則曰誠在學者則曰忠誠是自然而然忠是須用着力在聖人則不必言恕在學者則當言恕蓋聖人不待乎推學者先盡己而後能及人故有待乎推也然學若能於忠恕二字上著力於盡己盡人之間無不極其至久之亦可以到至誠地位

恭敬

程子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朱子嘗因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云敬主於中者也恭發於外者也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中者然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恭主容敬主事有事着心做不易其心而爲之是敬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爲切○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敬是主事然專言則又如修己以敬敬是直內只偏言是主事恭是容貌上說○問恭敬二字恭在外工夫猶淺敬在內工夫大段細密

曰二字不可以深淺論恭敬猶忠信兩字間恭則是敬之發見曰本領雖在敬上若論那大處恭反大於敬若不是裏面積盛無緣發出來做得恭○問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居處恭執事敬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蓋恭敬只一理曰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問恭與敬如何曰恭是主容貌而言（貌曰恭手容恭）敬是主事而言（執事敬事思敬）

問敬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心在上面方得不道是不好事而今若讀論語心又在孟子上如何理會得若做這一件事心又在那事永做不得又曰敬是畏底意思又曰敬是就心上說恭是對人而言又曰若有事時則此心便卽專在這一事上無事則此心湛然又曰恭是謹敬是畏莊是嚴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是莊於這處使不得若以臨下則須是莊臨之以莊則敬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北溪陳氏曰恭有嚴底意敬字較實○身體嚴整容貌端莊此是恭底意但恭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此與忠信忠恕相關一般○坐如尸立如齋便是敬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便是恭之容敬工夫細密恭氣象闊大○且如恭敬古人皆如此著力如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都是如此做工夫○誠與敬字不相關恭與敬字却相關

性理會通卷三十七終

性理會通卷三十八

道統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托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錯揉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有同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而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閒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淳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三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時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熊氏曰根極領要指會本根之極挈衣領之要○按宋史太祖乾德五年三月五星聚于奎占者以爲文明之祥建圖謂建立太極圖而聯屬以通書○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

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間見此語蔡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略似耳○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

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正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熊氏曰立象著書謂太極圖象通書也）

勉齋黃氏曰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敘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秉彝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已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

世而可考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

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統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為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

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

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為本以欲為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為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

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為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集覽）周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之曰黃帝顓頊之道可得而見與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道丹書之言曰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爲戒書于席四端爲銘焉

北溪陳氏曰粤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臯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爲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羣聖之法作六經爲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騖於俗學葢千數百餘年昏昏寘寘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

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脩已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葢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

果齋李氏曰太極之妙立乎形氣未具之先而行乎氣形已具之內蓋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人之生也全而得之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而心兼統焉以之應事接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者是則所謂道也斯道也無物不有大而至於天地之運小而至于一塵之微不能外也無時不然遠而

至於古今之變近而至於一息之頃不能違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合而言之萬物體統一太極也是故自一而萬則體統燦然而不可亂自萬而一則根本渾然而未嘗離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朱子之道之至其與太極爲一者歟葢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子子思孟子相與共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務於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者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寥寥千

載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眞朱子出而後合伊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賢後賢之道該徧全體其亦可謂盛矣蓋古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游之士或殊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朱子於是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

包純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觀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後世雖有作者其不可及也夫〔集覽〕三古謂上古伏羲時中古文王時下古孔子時也八卦謂之八索索聚也

西山眞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于孔子

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孟軻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年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渙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於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逮至我宋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能爲也哉天也〔集覽〕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

臨川吳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羲農黃帝繼天立極是謂三皇道統之傳實始於此黃帝而後少皞顓帝高辛繼之通堯舜謂之五帝堯舜禹湯君臣也而並生唐虞之際所以爲盛也成湯伊尹生於商之初興而傅說生於商之中世文武周召生於周之盛際而夫子生於周之既衰夫子以來始不得位而聖人之道不行於是始授教弟子而惟顏曾

得其傳顏子早死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至周子始有以接乎孟子之傳於千載之下二程子則師於周子而傳其學後又有朱子集周程之大成是皆得夫道統之傳者也聖賢繼作前後前承吾道正脉賴以不墜

聖賢

總論

程子曰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間有功用而已○問楊子云觀乎天地則見聖人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聖人卽天地也天地中善惡一切涵容覆載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天地之用也○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萬物而不尸其功應物而見於彼復何存於此乎○聖人一言卽全體用不期然而然也○因是人有可喜則喜之聖人之心本無喜也因是人有可怒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之德無所不盛古之稱聖人者自其尤盛而言之尤盛者見於所遇也而或以爲聖人有能有不能非知聖人者也○惟聖人善通變○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滯

聖人孝聖人廉○聖人濟物之心無窮而力或有所不及○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凡人有已必用才聖人忘已何才之足言○聖人責已感處多責人應處少○聖人之心未嘗有志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聖人之心雖當憂勞未嘗不安靜其在安靜亦有至憂而未嘗勞也○元氣會則生賢聖○體道少能體卽賢盡能體卽聖○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或曰賢聖氣象何自而見之曰姑以其言觀之亦可也○聖賢之處世莫不於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大同者是亂常拂理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隨俗習汚而已○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工也翦綵以爲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肖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聖人愈自卑而道自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或謂賢者好貧賤而惡富貴是又反人之情也所以異於人者以安義安命焉耳

張子曰賢人當爲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

受命然爲聖爲賢乃吾性分當勉爾○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葢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已也

五峰胡氏曰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未有可止而不止可行而不行者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大賢之分也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者聖人之分也

朱子曰聖人萬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爲聖人○聖人不知己是聖人○問聖人憂世覺民之心終其身至死而不忘耶抑當憂世覺民非其時此意亦常在懷但不戚戚發露也若終其身常不忘則不見聖人胸中休休焉和樂處若時或惓然不戚戚發露則又不見聖人於斯人其心相關甚切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則二者氣象又爲如何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爾○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以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之不暇則又安能有此等氣象

魯齋許氏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無作爲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理聖人之能事也○天運時刻不暫停聖人明睿所照見於無形非常人智慮所及耳○先賢言語皆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爲而言者故或不可爲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唯聖人言語萬世無弊雖有爲而言皆可通行無弊

孔子 字仲尼其先宋人六世祖孔父嘉之子木金魯遂爲魯人父叔梁紇母顏氏禱于尼丘生孔子因名丘少習禮容適周見老子同弟子益進適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沮之退而脩詩書禮樂魯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進爲司空復爲大司寇三月而誅少正卯齊俱與魯會于夾谷孔子攝行相事遂歸所侵之田還墮三都齊人饋女樂而孔子適衛歷聘諸國復歸魯正樂驗而喜易因魯史作春秋年七十三卒弟子心喪三年魯追謚尼父漢追謚仲尼公后周追封鄒國公唐追封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自漢以來皆封其後嗣宋益尊崇之世封其後爲衍聖公擇其後之賢者世知曲阜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

而明也

朱子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得〇問孔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不可仕曰聖人無求仕之義君不見用只得且恁地做〇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爲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近溫左氏傳見定哀時煞有可做底事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爲之事聖人有不可爲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豈不

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却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爲矣但不知此等話是幾時說據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爲也〇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未須說急於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據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却似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爲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爲否曰也不是明知不可但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處便止

東萊呂氏曰禹稷思天下饑溺由已饑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顏子 名回字子淵魯人無繇之子孔門高弟子天資明睿聞一知十居十哲之首年二十九而髮盡白三十二而卒孔子哭之慟曰天喪予歷代累封兗國復聖公首配孔子廟庭本朝官其後爲翰林五經博士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欲學顏子〇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的〇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〇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〇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〇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〇問陋巷貧賤之人亦

有以自樂何獨顏子曰貧賤而在陋巷、俄然處富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顏子則簞瓢由是萬鍾由是○問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天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

張子曰顏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定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麄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麄、

問顏子初時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默識、求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朱子曰是如此○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着工夫否曰然○問顏子比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麄些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麄看磨稜合縫猶未有盡處○問先生舊云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曰這般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然無痕迹、

南軒張氏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略亦可見矣、

問張子云顏子未到聖人處猶是心麄如何潛室陳氏曰聖人心如百分秤體統光明查滓渾化故分毫處皆照顏子未到查滓渾化地位猶未免有些處故謂之心麄

曾子 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點之子師事孔子踐履眞實天性至孝悟一貫之旨得道統之傳述大學一篇爲教人之法後世追封郕國宗聖公從祀孔子廟庭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亦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彼氣象卑終不類道○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箇誠

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辯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簀之事非大賢已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〇曾子易簀之際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同心〔集覽〕子張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孔子弟子才高意廣晚年進德後世追封陳伯進宛丘侯

朱子曰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眞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

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遊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或甚踈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〇曾子說話盛水不漏〇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子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〇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子思孔伋字子思先聖之孫鯉之子爲魯繆公師公問何以利民者曰設不居之室以賜百姓奪嬖寵之祿以振困匱無令人有怨愁而後世有聞見也作中庸以述道統之傳後世追封沂國述聖公配享孔子廟庭

龜山楊氏曰孔子歿羣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益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有莊周其去本寖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集覽〕田子方子夏弟子魏文侯以之爲師詳見通鑑

朱子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

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攷只孟子所稱如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麽樣剛毅

孟子孟軻字子車一說子輿戰國時鄒人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旣通游齊梁以仁義說其君不能用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後世累封鄒國亞聖公配享孔子廟庭本朝官其後爲翰林院五經博士

程子曰孟子言已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張子曰孟子於聖人猶是麤者

龜山楊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田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智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孟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强威弱挾衆暴寡以爲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强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宜其迂濶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

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辨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敎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爲功不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也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爲知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楊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

五峯胡氏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强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孟子而後天下之人能立身建功就事者其言其行豈不皆有合於道然求如孟子知性者不可得也

朱子曰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

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答林擇之曰近略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敎到極險處方與一斡轉斡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

般氣象○答呂伯恭曰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
雖殊然亦聲其說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
機應物初無理事精粗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
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爲恐彼逆疑吾說之
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
是世俗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
南軒張氏曰孟子在戰國多眷眷於齊宣王其去也
又遲遲而不去只爲齊宣王有好善之資難爲棄
之耳（集覽齊宣王名辟疆威王之子性喜文學游說之士以鄒衍淳于髡之徒爲上大夫是以稷下之士皆且千人適孟子至而不能用既而以孫臏田忌爲將滅魏救韓威震列國在位十七年）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幷秋殺盡見
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
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時
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太山
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
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以下論孔顏曾思孟）○孔子儘是
明快人顏子愷悌孟子儘雄辯○或謂孔子尊周
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
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
改與未改爾○曾衛齊梁之君不足與有爲孔子

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可爲者也○孔子
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
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
象然後爲泰山許多水然後爲海以此未及孔子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傳孔子之道者曾
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
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孔孟之分只
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
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綵以爲花花則無不
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

及處○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
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
得不辯也（集覽定哀之時定公名宋襄公庶子以孔子爲政會齊侯于夾谷齊欲襲魯孔子以禮誅其淫樂齊懼歸魯侵地而謝過及命三桓墮三都不果季桓子受女樂而怠于政孔子遂行○哀公名蔣西歲即位既而孔子反魯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所感而起故所以爲終也）
○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行其說於天下
耶將學孔子耶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
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顏子在陋巷淡然進德其聲氣若不可聞者有孔

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行道爲巳任哉。○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孟子之於道若溫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人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顏子具體顧微耳在充之而巳孟子生而大全顧未粹耳在養之而巳○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巳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上蔡謝氏曰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葢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他聖人恁地禮數是也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

晁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葢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强做出來氣象與孔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人之氣禀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强顏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知微知彰微顯闡幽之微孟子强勇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覷著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撑柱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所

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顏子擴充其學孟子能爲其大孟子之才甚高顏子之學粹美

或問古來誰高學和靖尹氏曰惟孔子好學曰孔子猶好學乎曰孔子言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又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豈不是惟孔子好學孔子又非妄言以欺天下後世者其次莫如顏子○問晁以道謂以孔子賢於堯舜私孔子者也以孟子配孔子卑孔子也此語如何曰不須如此較優劣惟韓退之說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子軻死不得其傳便

是

五峰胡氏曰皇皇天命其無息也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教不倦顏子希孔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於仁矣○學之道莫過乎繹孔子孟軻之遺文孔子定書删詩繫易作春秋何區區於空言所以上承天意下憫斯人故丁寧反復三忠不倦使人知所以正心誠意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孟軻氏閑先聖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開陳理義提世大綱一掃東周五霸之弊發興衰撥亂之心其

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也

朱子曰看聖賢代作未有孔子便無論語之書未有孟子便無孟子之書○問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索學以充之此莫是才具有異曰然孟子覺有動蕩底意思○問伊川云聖人與理爲一無過不及中而已敢問顏子擇乎中庸未見其止歎夫子瞻前忽後則過不及雖不見於言行而亦嘗動於心矣此亦是失否曰此一段說得好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問若使曾子爲邦比顏子如何曰想得不似顏子熟然曾子亦大段有力曾子子思孟子大略皆相似○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曾子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麤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

氣象尤可見○曾子本是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雜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問顏淵仲弓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淳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根底人定立不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爲他元來見識

自高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𨚫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麄〇伊川曰學者須是學顏子孟子說得麄不甚仔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者學他或會錯認了他意思若顏子說話便可下手做孟子底更須解說方得〇問孟子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如養氣處豈得謂無可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曾就已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〇問顏子春生孟子并秋殺盡見曰仲尼無不包顏子方露出春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便

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發用處都見〇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

潛室陳氏曰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如有人孟子見義理之無窮惟知反己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迹〇問謝顯道謂顏子學得親切如孟子未知顏子所學甚處與孟子相似曰學顏子有依據孟子才高難學蓋顏子之學親切勝如孟子也

雙峯饒氏曰顏子孟子均之爲大賢也而一可學一難學者顏子如和風慶雲人皆可以仰之孟子如泰山巖巖可望而不可攀其規模氣象之不同亦以氣禀之有異故也

魯齋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閑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沛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集覽]陽貨左傳魯定五年季平子卒既葬陽虎囚桓子而專國政貨季平家臣名虎

孔孟門人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能至之者也〇强者易抑子路是也弱者難强宰我是也[集覽]宰我字子我魯人孔門弟子以言語称爲臨菑大夫追封齊國公

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節甚高何以見龜山楊氏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〇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個好朋友行樂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處此是可樂天理〇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胸次灑落

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曾點有康節底意思將那一箇物玩弄○曾點開濶漆雕開深穩○問曾點氣象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子路全義理○孟子極尊敬子路○夫子乘桴之嘆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却

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問孔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却如此曰也干他學甚事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爲學之要只是他資質是箇務外的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底話而今學者閑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他那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閑時所說者○子張過高子夏窄狹○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子貢俊敏子夏謹嚴但將論

語子夏之言看甚嚴毅孔子門人自顏曾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故長進○吳公言偃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攷其話言類皆簡易踈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攷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効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

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問孟子恁地而公孫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他只是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又曰孔子於門人恁地提撕警覺尚有多少病痛（集覽漆雕開春秋蔡人孔子弟子唐玄宗封滕伯宋真宗加封平輿侯）

西山真氏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唯四章合而觀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

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歟（集覽）閔子名損字子騫魯人孔門弟子以德行稱損早喪母父再娶生二子繼母嫉損冬月衣以蘆花絮父察知之欲逐其母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其言而止母亦感悔遂成慈母孔子稱之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後世追封費公

性理會通卷三十八終

性理會通卷三十九

諸儒一

周子 名敦頤字茂叔號濂溪道州人

山谷黃氏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煢渠營切無兄弟也 嫠鄰溪切寡婦也）

程子曰自爾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茂叔窻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山谷謂周子灑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只如此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灑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先生信古好義以

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客
家無百錢之儲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
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
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
之因寓以濂溪之號○濂溪清和李通云其學精
慤深密孔經甫嘗祭以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
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
可想矣○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
僴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
只是這理劉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

用處大數自是細碎()問周子是從上面先得曰
也未見得是恁地否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
面工夫也不大段費力○今人多疑濂溪出於希
夷鄭可學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
此說曰張忠定公嘗云公事有陰陽此說全與濂
溪同忠定見希夷蓋亦有些來歷但當時諸公知
濂溪者未嘗言其有道曰此無足怪程太中獨知
之曰然又道明道之學後來故別但其本自濂溪
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後來程門受業
之多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

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爲學是以天理不
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
馳騖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
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奥而天
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
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
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
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
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
先生之學性諸天誠諸已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

又得二程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
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贊先生
像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
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南軒張氏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其學
問如此而舉世不知爲南安獄掾日惟程太中始
知之可見無分毫矜誇此方是朴實頭下工夫底
人集覽周敦頤康定間爲南安軍司理有囚法不當死運使欲深治之敦頤爭不能直乃委手版
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運使感悟囚賴以活○自孟子
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敬孔

孟而講習六經至攷其所得則不越於詁訓文義之間而止矣於所謂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葢鮮克涉其藩而況睹其大全者哉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汩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不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濂溪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生之所以為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於以復明○先生之學源淵精粹寔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為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修為者由其所養內充闇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蒞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

暇○去古益遠儒學陵夷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生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而詖淫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其形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

北山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夫子沒門人各以所聞傳道於四方者其流或少差獨曾子子思之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孟軻氏斯時也百氏之說昌矣孟軻氏沒又曠千載而泯不傳濂溪周子出始發明孔子易道之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既又手為圖筆為書然後孔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子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旨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也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

氏垂絶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淪開
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
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
準的於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
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
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
寂百氏之支離也○濂溪肴乎百世之下始探造
化之至賾建圖著書闡發幽秘即斯人日用常行
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
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

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二程親
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
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絶學
獨盛於宋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關誠爲不小
臧氏格曰先生所得之奥不俟師傳匪由知索神交
心契固已得其本流不然嗜溪流之紺寒愛庭草
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以樂是果何
味而獨嗜噫之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
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循守者不淪於
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
誣功用豈不偉哉

程子 名顥字伯淳號明道

伊川序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
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
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則接物也如陽
春之溫聽其言則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
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
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其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
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
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

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
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
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
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辯異端似是之非
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
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
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
而難辯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
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
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入堯

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其接物辯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

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

藍田呂氏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小官有所不屑也

廣平游氏曰時有同明道先生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下一人看龜山楊氏曰固是

上蔡謝氏曰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有見先生在

鄠縣作簿時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胸懷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又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窻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明道門擺脫得開爲他所過者化

華陽范氏曰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覩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卽之可親叩

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眞學者之師也

河間劉氏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河南朱氏曰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玆乎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濟三才而不自以爲是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是與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决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而所有不試其萬一(〔集覽〕斥候許愼曰斥度也堠望也所以望烽燧也三國時烽燧一夕五千里是也)

河間邢氏曰先生德性絶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

武夷胡氏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倖倖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又詩寄溫公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却分明不放過一步(〔集覽〕呂申公呂公著也壽州人夷簡之子初嘗學至忘寢食夷簡器之以他日必爲公輔)

范陽張氏曰明道書窻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哉

陳栝贊曰賢哉先生始於孝弟孝篤於親弟友其弟

推以治人不爲而化民靡有爭指讓於野移之事
君謙言忠謨奸邪之言感動歆歔舉以教人粹然
王道天下英才躬服允蹈本以正身惟德溫溫如
冬之日如夏之雲終其默識洞暢今古鈎深窮微
該世之務賢哉先生超然絶倫大用甚邇胡奪之
年先生之道不在其弟方其初起天下咸喜今其
西矣天下懷矣誰爲有力進之君矣俾行其道覺
斯民矣

朱子曰明道說話渾淪煞高學者難看○明道說底
話恁地動彈流轉○贊先生像曰暘休山立玉色

金聲[補註]熊氏曰暘與陽同休如陽氣之[illegible]燠貌之[illegible]嚴如山之屹立元氣之會
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
普[補註]熊氏曰龍乾之象九二中正之位聖人具明中正之德大而化之謂龍之變化莫測言明道實具聖人之德而在下位使得其位以行其道則此德所施極天下矣

程子名頤字正叔號伊川

司馬光呂公著嘗言於朝曰程頤之爲人言必忠信
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又曰頤道
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
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也公著又言曰
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洞明經術
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
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

王巖叟嘗言於朝曰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
子之純粹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又曰頤抱
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累之功深靜而閱天下
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

明道嘗曰異日能尊師道是吾弟若接引後學隨人
才而成就之則不敢讓

或謂自秦漢以下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
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

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龜山楊氏曰然觀其論婦
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
如何敢說這樣話

邵氏伯溫曰先生嘗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
懼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問之曰心存誠敬爾

河南朱氏曰伊川先生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
一毫之或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
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
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

胡安國言於朝曰程頤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

儒之表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私相傳習其後
門人稍稍進用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厲而其
間志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分黨相排衆論洶洶
深詬其徒而乃上及於頤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
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然中庸之義不明久
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
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應事接物本
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不明矣士學宜師孔孟
此其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
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

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祿愈不得其門而
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
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
范陽張氏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
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有
泰山巖巖氣象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
朱子曰先生游太學時胡翼之方主教導嘗以顏子
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
以學職呂希哲與先生隣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
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〇先生年十八上書闕

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
非常之功〇問前輩多言伊川似孟子曰不然伊
川謹嚴雖大故以天下自任其實不似孟子〇問
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為可必信先王
之道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
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何也曰也不得不恁地說
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
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聖人底
是確然恁地〇有咎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者再
三詢之先生不以為然也因坐復歎曰公恨伊川

著書不以示人某獨恨當時提撕也不緊故當時
門人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自今觀之皆不滿
人意只今易傳一書散滿天下家置而人有之且
道誰曾看得他箇果有得其意者否果曾有行得
他箇否〇問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
日用伊川開目曰說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說
要用便是兩心〇書伊川帖曰近世學者閱理不
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如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
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所謂不止廿遺忘者又非先生
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即

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以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
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據者而忘之耳。既有
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
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耶〇贊
先生像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久矣君子展也大
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補註熊氏曰文章見於世猶布帛然雖無文采之施實民生之不可闕意味之根於理猶菽粟然雖無膏梁之珍實民食之不可無知德者希
孰識其貴

張子曰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
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以下總論

二程〇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
從十四五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
能及顏閔之徒伊川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子之
無我

滎陽呂氏曰二程之學以聖人為必可學而至而已
必欲學而至於聖人

嵩山晁氏曰伊川嘗謂明道云吾兄弟近日說話太
多明道云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
則不得不多

武夷胡氏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
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
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
序程氏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
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
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也〇昔
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
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
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為有不通處
曰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志完色動
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

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
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
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
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
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

五峯胡氏曰二程倡久絕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
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

馮氏忠恕曰王霖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
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
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頤不及家

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
也
朱子曰明道伊川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
爲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
其心修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
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
之沉迷而納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
論議氣節所繫孰爲輕重所施孰爲短長當有能
辨之者○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潤伊川氣質剛
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

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
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
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
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
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
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
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
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
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濂
溪在當時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獨知之明道

當初想明得煞容易便無那查滓只一再見濂溪
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資
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或問遺書中載明道語便
自然洒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
只管修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無許多
事嘗見門人有祭明道文云先生欲著樂書有志
未就不知其書要如何作○問明道濂溪俱高不
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
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今所說這些
子無一字差錯○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洒落

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
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
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
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
師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
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
明道所見甚俊偉故說得較快初看時便好子細
看亦好○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
讀有滋味其說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時有意
見不同○問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

曾看曰後來須著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遊山許多詩甚好○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問明道到處響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見二人用處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挨不行問伊川做時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川否先生首肯○或謂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

於范文正公耳曰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示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爲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問學於明道恐易開發學於伊川恐易成就曰在人用力若不用力恐於伊川無何傚處明道却有悟人處○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像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氣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象者也今之想象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象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

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并與其風範氣象皆得之矣○某自十四五時讀程張書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自信其必然也

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始嘗受學於周先生而其自得之深充養之至精粹純密更益光大聖門之大全至是發明無餘憾矣○讀諸先生之書惟覺二程先生完全精粹愈讀愈無窮不可不詳味也○

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復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者有地二者益互相發也○二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該而不偏辭之平而有味也請讀遺書易傳他書眞難讀也

張子 名載字子厚號橫渠

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某接人治一作談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子厚才高其學更先從雜博

中過來○問子厚立言得無有幾於迫切者乎曰子厚之爲人謹且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寬弘舒泰有不及也然孟子猶有英氣存焉是以未若顏子之懿渾然無圭角之可見也○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子厚之氣似明道○答橫渠書曰所論大槩有極力苦心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攷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睿所照者如目所睹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

涵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神宗仰命召見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爲對他日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嘿然

藍田呂氏曰先生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將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

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

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而自得之者窮神知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已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廣平游氏曰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明道曰處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或論橫渠龜山楊氏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他曰先生嘗言自孟子之後無他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秦漢以來何人到得

和靖尹氏曰橫渠昔在京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平日與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乃歸陝西

或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朱子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良久曰人便是被一箇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有些子變得些子又便有些子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箇恭又學箇安○橫渠云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

然看來理會道理須是說得出一字不穩便無下落所以橫渠終夜便筆之於紙只要有下落而今理會得有下落底臨事尚脚忙手亂況不曾理會得下落橫渠如此若論道理他却未熟然他地位却要如此高明底則不必如此○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以孔子爲非生知渠蓋執好古敏以求之故有此說不知好古敏以求之非孔子做不得○問橫渠之教以禮爲先其恐謂之禮則有品節每遇事須用秤停當禮方可遵守初學者或未嘗識禮恐無下手處敬則有一念

之肅便已更容改貌不背安排事事上見得此意如何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横渠却是以官法教人禮也易學今人乍見往往以爲難某嘗要取三禮編成一書事多蹉過若有朋友只兩年工夫可成○横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透○問程張之門於六經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甚精

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曰横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少有能如横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横渠用功最親切直是可畏○問横渠似孟子否曰横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平正横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又曰横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或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亦不及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横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横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横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曾子剛毅立得墻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横渠甚嚴游楊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横渠○

贊先生像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補註）熊氏曰皐比虎皮嘗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及聞二程論易遂撤退其席精思力踐（補註）熊氏曰精思以通其微力踐以造其極中夜妙合於此心眼燭則速記其所得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西山眞氏曰張子有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

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下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旣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邵子 名雍字堯夫 諡康節先生

程子曰邵堯夫先生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遠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

志旣學力慕高遠謂先生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强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過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敢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

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又曰先生之學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槪可見矣而先生純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補註〕宋史列傳之才字挺之受易於穆修修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摶源流最遠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邵雍好學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授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多所自得○謂周純明曰吾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集覽〕始學於百源邵雍其先范人幼隨父古徙共城宋天聖中古登蘇門山顧謂雍曰若聞孫登之爲人乎吾所尚也遂下隱于山下雍廬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親受學李之才窮思於易後徙居洛陽○堯夫於物理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洩他天機○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語來直是無端又如言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

元古未有人道來○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眞風流人豪也又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不止風月言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爲皆有理故要得從心妄行總不妨堯夫又得詩云聖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著裏何必如此○世之博文强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然其說之流亦未免於有弊也○子厚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邵堯夫病革且言試

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
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
於儒術未見所得

上蔡謝氏曰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欲
横秋今日看來甚可羞事到强爲終屑屑道非心
得竟悠悠鼎中龍虎忘看守棋上山河廢講求又
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卷舒
萬古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此人在風塵時節
便是偏霸手段學須是天人合一始得又有詩云
萬物之中有一身一身中有一乾坤能知造化備

於我肯把天人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從心
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問
此詩如何曰說得大體亦是但不免有病不合說
一中分體用又問曰此句何故有病曰昔富彥國
問堯夫云一從甚處起曰公道從甚處起富曰一
起於震邵曰一起於乾問兩說如何曰兩說都得
震謂發生乾探本也若會得天理更說甚一二〇
問堯夫所學如何曰與聖門却不同問何故却不
同曰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逼真處不下工夫便差
却問何故却不著工夫曰爲他見得天地進退萬

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底事更
不施工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
福修短筭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
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
其術堯夫嘆不過一日問伊川曰今歲雷從甚處
起伊川曰起處起知堯夫必用推筭某更無許多
事邵卽默然

和靖尹川曰康節之學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
明易數知未來事却小了他學問如陳叔易贊之
先生之學志在經綸最爲盡之

呂氏家塾記曰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
自云未嘗皺眉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
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
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間州府
以更法不偷餽寓賓乃爲薄粥以待之好事者或
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
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爲之不
牽强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
爲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
行司馬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

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
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
不肖貴賤皆歡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
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
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
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
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張氏嵲曰先生少受學於北海李之才挺之又游河
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於齊汶達於梁宋苟有
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乃退居共城廬於百源

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
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性博達之士尤長於易聞
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
聞始大驚服卒舍其學而學焉北面而尊師之衛
人乃知先生之為有道也年三十餘來遊于洛以
為洛邑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
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
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
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大夫之過
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
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問其言若不適
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
衆而知之者尚寡及接之久察其所處無不中於
理即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
未嘗有求於人或餽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為
買宅丞相富公為買園以居之年六十始為隱者
之服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日非退者之宜也其於
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
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晩尤喜為詩平易而造
於理

歐陽氏棐曰康節邵先生嘗以為學者之患在於好
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
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
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
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
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
自得深矣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底人然又不肯深犯
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拽身
退正張子房之流○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

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
自理會出來便好〇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
小小節目上猶有疎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
於大體上有未瑩處劉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
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横渠云堯夫說
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
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〇程邵之學固
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
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温公横渠之間則亦未可以
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又曰康節之學抉摘窈微

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污
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温公欲護名教而
不言者又有間矣〇或言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如
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曰他是甚麽樣做工夫〇問
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
欲慕邵堯夫之爲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
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
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是箇甚麽敢如此因誦其詩
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
矣〇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

詩黄直卿云其詩多說閒静樂的意思大煞把箇
事了曰這箇未說聖人只顔子之樂亦不恁地看
他詩篇篇只管說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
如喫飯相似只飽而已他却如喫酒又曰他都是
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
天下國家之說〇康節詩儘好看楊道夫問舊張
無垢引心贊云廓然心境大無倫盡此規模有幾
人我性即天天即性莫於微處起經綸不知如何
曰是殆非康節之詩也林少穎云朱内翰作問何
以辨曰若是眞實見得必不恁地張皇道夫曰舊

看此意似與性爲萬物之一原而心不可以爲限
量同曰固是但只是模空說無著實處如康節云
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多少平易實
見得者自別又問一中分造化曰本是一箇而消
息盈虛便生陰陽事事物物皆恁地有消便有息
〇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
子這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
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曰他
又說經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
好無過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

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曰
他說風花雪月莫是曾點意思否曰也是見得眼
前這箇好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
是他有這些子若不是却淺陋了○邵堯夫詩雪
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邵堯夫六
十歲作首尾吟百三十餘篇至六七年間終渠詩
玩侮一世只是一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
或問康節詩曰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
金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
謾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康節詩云幽

暗巖崖生鬼魅淸明郊野見鸞凰聖人道其常也
只是就那光明處理會說與人那幽暗處知得有
多少怪異○康節以品題風月自負然實强似皇
極經世書○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先生
久之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
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能知耶○贊先生
像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
探月窟足躡天根(補註)蔡氏曰一陰生於姤是爲月窟言邵子能探陰陽消長之
理而姤卦居先天圖之上故曰手探一陽生於復
是爲天根言邵子得會陽長陰消之理而復卦居
先天圖之下故曰足躡
閑中今古醉裏乾坤(蔡註)行狀云先生著經世書經之以
元紀之以會參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迄
于五代天道人事興衰治亂靡所不載此即所謂
閑中今古也又無名公傳云性喜飲酒飲酒微醺
弄丸餘暇閑往閑來此即所謂醉裏乾坤也明道
齊和先生首尾吟曰醉裏乾坤都
寓物閑中風月更輸詩贊詞本此

性理會通卷三十九終

性理會通卷四十

諸儒二

程子門人

程子曰呂與叔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呂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頴然資質溫厚讀西銘已能不逆於心言於外立得個意思便道中庸矣楊時雖不逮酢然煞頴悟○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

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某嘗與楊時讀了數篇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將明斯道與斯學於旣絕力小任重而懼其難者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游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質夫者幾希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質夫之至吾無疑焉○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頴悟

自是不能已也○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邢明叔明辨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蓋美才也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可惜哉○范淳夫色溫而氣和其人如玉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謝顯道爲切問近思之學其才能充而廣之者也吾道有望矣○謝良佐因論求舉於方州與就試於大學得失無以異遂不復計較明且勇矣○謝良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身汗面赤曰此便是惻隱之心○與范巽之語聞而多礙者先入也與呂與叔語宜凝而信者致誠也○尹焞魯張繹俊

俊恐過之魯者終有守也○楊應之在交游中英氣偉度過絕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

呂氏大忠曰蘇季明德性純茂强學篤志

龜山楊氏曰游定夫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定夫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明道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定夫來職學事定夫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伊川稱

定夫德宇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定夫筮仕之初縣有疑獄十餘年不決公摘出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定夫自幼不群讀書一過目輙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涖官遇僚吏有恩意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蓋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遺時清明

不究所用士論共惜之

河東侯氏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其憤悱如此○明道先生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上蔡謝氏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和靖尹氏曰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周恭叔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馮忠恕問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良佐有王佐才有諸曰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來見留十餘日先生謂焞如見顯道試問此來所得如何焞即往問焉謝曰良佐每嘗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聞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焞具以告先生曰某見得他也是如此不聞有此語爾

華陽范氏曰呂與叔修身好學行如古人○朱光庭

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以爲學之本主於忠信既終身力行之及見二程先生而聞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服行其教造次不忘嘗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爲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

武夷胡氏曰河南二程先生得孟氏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覩奧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龜山楊中立三人是也○龜山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

和樂色笑可親臨事敎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使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廷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侯師聖發於羈苦守節不移因所未有至于講論經術則通

貫不窮商確時事則纖微皆察

陳氏淵曰明道在穎昌時龜山先生因往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又曰謝顯道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君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馮氏忠恕曰和靖言嘗侍坐伊川問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下解悟焞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繹不及焞伊川以爲然伊川沒未幾思叔亦沒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爲於世

祁氏寬曰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鄉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

呂氏稽中曰尹和靖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黨人和靖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程子曰子有母在和靖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爲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

是退不復就舉程子聞之曰賢哉母也【集覽】議誅元祐黨人謂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文鮮于侁賈易鄒浩程頤秦觀張耒晁補之黃庭堅孔平仲等是也○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日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左右和靖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尹氏子也

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爲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

始終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
謹熈寧中旣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
卽往從學旣歸閒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說窮
探力索務極其趣涵泳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
中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
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章氏爲曰龜山先生嘗云程門後來成就莫踰王信
伯胡安國常薦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
必有補於聖時
朱子曰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

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
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與叔本是
個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
德爲君子柔爲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
病全其爲剛之德相次可以爲學若不剛終是不
能成○問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
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
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覈實得
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
有可用○與叔後來亦看佛書朋友以書責之呂
云某只是要看他道理如何其文集上雜記亦多
不純想後來見二程了却好○游定夫淸德重望
皎如日星雖奴隷之賤皆知之其風流餘韻足以
師世範俗○定夫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
說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話言所傳則夫造
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推者矣○龜山天資
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
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龜山解文字著
述無綱要詩文說道理之類纔說得有意思便無
收殺包揚曰是道理不透否曰雖然亦是氣質弱

○問龜山晩年出處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
朝亦無大建明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
大建明若自家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明者何事
或云不過擇將相爲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
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种師道
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當用之矣又況自家言之
彼亦未便見聽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
大聖賢之才如何爾○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
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胡亂就之苟
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志也然來得已不是及至

又無可爲者只是說得那没緊要底事當此之時
茍有大力量咄嗟間眞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
不枉既不能然又只是隨衆鵲突又曰他當時一
出退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毁劈三經板
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輙欲毁之
當時龜山亦謹避而已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爲無
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
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
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西山
比之極好○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

曰當時若能聽用决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上
蔡爲人英果明決强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課程
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于世如以生
意論人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
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
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常宰德安府之應城
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願
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
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禀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
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

見也某自少時妄意爲學即頓先生之言以發其
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輿
起凛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上蔡語雖
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問人之病痛
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矜
字曰此說是○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
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鬬靡爲能若明
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已爲人之
分○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稍頭低
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因無所見處如何

曰觀上蔡說得又自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
所以都易得偏以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爲欲得正
容謹節這自是好如何廢這個得如專去理會刑
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尹彥明
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
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潠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
思如學記所謂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之意此
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
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
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或曰想得當時大學亦

未成倫緒難看在曰然彦明看得好想見絲者日月看臨了連格物也看錯了所以深不信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是看個甚○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和靖在聖門眞個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個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自其上者言之有明未盡處自其下者言之有明得一半便謂只是如此尹氏亦只是明得一半便謂二程之教止此孔孟之道亦只是如此惟是中人之性常常要着力照管自家這心要常在須是窮得透徹方是○和靖

只是一箇篤實守得定如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啓發之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一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作甚麼只說得此一言然只如此說亦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眞有反覆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

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答哀公顏子好學之問與答季康子詳略不同此告君之法也○和靖當經筵都說不出張魏公嘗問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孟子至論和靖曰未是張曰何者爲至和靖曰好善優於天下爲至張初不喜伊洛之學此語極中其病然正好發明惜但此而止耳○尹子之學有偏處渠初見伊川將朱公掞所抄語錄去呈想是他爲有看不透處故伊川云某在何必觀此書蓋謂不如當面與他說耳尹子後來遂云語錄之類不必看不知伊

川固云某在不必觀今伊川既不在如何不觀又如云易傳是伊川所自作者其他語錄是學者所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然則夫子所自作者春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也謂學夫子者只當看春秋不當看論語可乎○朱公掞文字有幅尺是見得明也南軒云朱公掞奏狀說伊川不著日不知如何方是說着大意只要說得實便好如伊川說物便到四凶上及呂與叔中庸皆說實話也○范淳夫純粹精神短雖知尊敬程子而於講學處欠缺如唐鑑極好讀之亦不無憾又曰淳

夫資質極平正點化得是甚次第○李朴先之大槩是能尊尚道學但恐其氣剛亦未能遜志於學問○問郭冲晦如何人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但見識不及如連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川晚年接人是如何問游楊諸公早見程子後來語孟中庸說猶疎略何也曰游楊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略去二程處參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說有疎略處然皆通明不似連山華立論可騐也集覽連山易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首艮商曰歸藏首坤周曰周易首乾其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不知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禀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又曰呂與叔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却須理會得到○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

馬飽滿伉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立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却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段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脚來從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然進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如洒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初有終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方安爲之如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蔡於小處說得亦大了如楊游解書之類多使聖人語來反正如解不亦樂乎便云學之不講爲憂有朋友講習豈不樂乎之類亦不自在大率諸

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上蔡多說過
了龜山巧又別是一般巧得又不好范諫議說得
不巧然亦好和靖又忒不巧然意思好○伊川之
門上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張思叔最後進然
深惜其早世使天假之年殆不可量其他門人多
出仕宦四方研磨亦少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
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為品藻二人
蓋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
先生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大不是矣
無處不窒礙矣○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

於事上理會理却有過處又問和靖專於主敬集
義處少曰和靖主敬把得定亦多近傍理龜山說
話頗淺狹范淳夫雖平正而亦淺又問嘗見震澤
記善錄彼親見伊川何故如此之差曰彼只見伊
川面耳○問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
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
有些朝廷文字多是呂稽中輩代作問龜山立朝
却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龜山
少年未見伊川時先去看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
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尤甚

羅仲素時復亦有此意○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
流入釋老陳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
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看道理不可不子
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稍皆
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睥
見上一截少下面着實工夫故流弊至此○問程
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掞
張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
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韓退之云孔子之道
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

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為
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
學貴公聽並觀求一個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
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顏曾之外其他說話便
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
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問也是後
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徧
差了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
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
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

害其為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評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楊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亦遠及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為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矣其終卒歸於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博文約禮而已只是要人自去理會

南軒張氏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須還孔子吾人只當學子路如龜山晚年一出不是道要官職當時意思亦是要去其間救正直到後來圍城不知救正得如何磨不磷涅不緇是聖人事龜山自處地位太高爾○吳晦叔言上蔡自見二先生為克己之學有一研平生極愛惜遂去之然猶往來於心其天資最高尚且如此以見克己之難也程子因言上蔡自謂後來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為合要用却無從羨心此工夫極至處可謂勇矣曰上蔡偏處雖多惟其勇故工夫亦極至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功少而涵養之功多問游先生如何曰亟于

二公

覺軒蔡氏近思後錄曰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為布衣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篤信好學至死不變○劉質夫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李端伯胸中閎肆開發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不流府廓有爭遇事如控轡逐曲舞交屈折如意○呂和叔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于心心之所知者踐之于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矣○和叔與人語必因其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楊遵道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慍色與人辯論綱振條析發微指極冰解的破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劉安節貌溫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已者未嘗見其怒色恚辭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不及○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馬時中天資重厚雖勇於為義而耻以釣名居朝凡所建明輒削其藁故人少知者

西山眞氏讀書記曰呂希哲從安定胡先生於太學
與程先生並舍條程先生學問淵源非他人北首
以師禮事之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未嘗專主一
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
造聖人爲說書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脩身爲本
脩身以正心誠意爲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
他術身不能脩左右之人且不能諭況天下乎其
行己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
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
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嘗曰攻

其惡無攻人之惡蓋日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
毫不盡則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范
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生之意
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元祐中客有
見伊川者几案無他書惟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
三代以來無此議論○劉質夫自髫亂卽事明道
先生程氏兄弟受學焉所授有本末所知造淵微
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孝悌樂善而
不爲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日加重而無交戰
之病故其行也果○劉安節天資近道而敏於學

問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
材況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得常曰堯舜
之道不過孝悌天下之理有一無二廼若異端則
有間矣○尹和靖莊正仁實不欺闇室其於聖人
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呂和叔爲人質
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己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
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潛心玩理
望聖賢之致熟期可到自身及家自家及鄉人旁
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游定夫嘗問
謝顯道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在上面做

工夫來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用
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
亦不謁政府或勸之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
○馬伸時中崇寧中禁元祐學姦人用事出其黨
爲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
素從游間以趣利叛去時中方自吏部求爲西京
司法曹事銳然爲親依之計至則因張繹求見先
生辭焉時中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於
死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眞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
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一造焉靖康初爲

御史以論汪黃誤國貶濮州監酒死嘗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如此又嘗曰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羅從彥字仲素沙縣人徙家南平從李楊時于龜山既而築室山中絶意仕進充然自得李侗稱爲豫章先生卒謚文質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廼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

先生性明而脩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見識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

朱子曰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李先生言羅仲素春秋說不及文定蓋文定才大設張羅落者大○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常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看亦甚緊要不可以不攷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躰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躰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辯其差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

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着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而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一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與通天下喫便不可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嘗擬廟

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没之後旣無子孫及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爲功利之圖浸兆裔夷之侮是其猷訑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葦索隱行恠之比邪

周氏坦曰先生不求聞達於世胸次抱負不少槩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皆推敬之義理之學正欝於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僅存觀其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著遵堯錄一篇述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畫下及元豊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體適用略可推矣

李侗 字愿中號延平

朱子曰先生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淸介絶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奥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絶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縣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學州郡士人有以矜式焉又曰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旣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脉胳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彚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月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又曰其接後學答問雖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〇先生喜

黃太史稱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
有道者氣象常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
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少進矣○先生資禀勁特
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
面目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
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
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先
生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絶倫比然不
求知于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
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

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以樂者於畎畝
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
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先君子吏部府
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
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
月瑩白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亟
稱道之○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隤墮
之氣○問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
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
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先生初間也是

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先生少年豪
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
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先生如何養
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眞所謂
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眞
個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
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
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
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
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

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勝
大率若此○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
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屋
亦有小書室然甚整齊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
行不異於人亦嘗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
居常無甚異同頹如也眞得龜山法門○先生說
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訒某嘗將爲之說
云聖人如天覆萬物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
也訒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先生不要人強
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然猶有偏在灑

落而行固好未到灑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本行之待其著察○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謂說乞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先生好看論語自明而已謂孟子早是說得好了使人愛看了也其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看讀辯正更愛看春秋左氏初學於仲素只看經後侯師聖來沙縣羅邀之至問伊川如何看云亦看左氏要見曲折故始看左氏○先生有爲只用蠱卦但有決烈處○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閒底事爆起來纏

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坐極了便自見得是有個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

曰延平亦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個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着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是着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覩覩之○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問延平靜坐之說曰先生頗不以爲然如何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常見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

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極靜後又理會得如何其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人若着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畀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舊見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墜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

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某舊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祭先生文曰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猗與先生果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氷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

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渾圓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洒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摳衣發其蔽昏侯伯聞風擁篲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税駕云初講意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爲徒古今一息曷計長短物我一身孰爲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旣厚以

之道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已殁孰云非天熹也小生丱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誾誾侃侃歛衽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室朝榮秋堂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鞭繩以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熹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凡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朝嚴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決終天病不舉扶沒不飯含奔走後人死

有餘憾儀形永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贄不忘者存鑒此誠意

胡安國字康侯諡文定長子寅字明仲號致堂季子宏字仁仲號五峯附俱詳見首卷

目錄

上蔡謝氏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

河東侯氏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胡康侯一人耳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

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其學問多得頴昌靳裁之啓發又曰後來得之上蔡者多○文定公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律貪起懦但以上工夫不到○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又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亦好○問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已

者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謂得於已者不可施於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之仲舒較淺仲舒比之古人又淺○文定大綱說得正微細處五峯尤情大綱却有病○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常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牴牾處○致堂說道理無人及得他以他才氣甚麼事做不得只是不通檢點

如何做得事成我欲做事事未起而人已檢點我矣○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知言疑義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爲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極高○問知言論中誠仁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問道字疑可改爲德字曰亦可（一云但言其自然則謂之道言其實体則謂之德）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寬字伊川答呂與叔書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呂伯恭云知言勝正蒙似此等處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錯又問中誠

仁一而已何必別言曰理固未嘗不同但聖賢說一箇物字時且隨處說他那一個意思自是他一個字中便有箇正意義如此不可混說聖賢書初便不用許多了學者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方見得他所說字本相若便只混看則下梢都看不出了○問誠者性之德曰何者不是性之德如仁義禮智皆恁地說較不切不如胡氏誠者命之道乎說得較近傍○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道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是這箇生物都從那上做來萬物流形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誠者命之道

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此數句說得密如何大
本處却含糊了以性爲無善惡天理人欲都混了
故把做同體問同行語如何曰此却是只就事言
之黃直卿曰他既以性無善惡何故云中者性之
道曰他也把中做無善惡○人有不仁心無不仁
此語有病且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若幾違仁
其心便不仁矣豈可謂心無不仁○伊川初嘗言
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後復曰此說未當五
峯却守其前說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將心性二
字對說知言中如此處甚多○知言固有好處然

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
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
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
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
何而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
此猶告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
謂道義明著孰知其爲此心物欲誘引孰知其爲
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却是性中本無道義遂旋
於此處纔入兩端則是性亦可以不善言矣如曰
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奥也善不足以名之況惡乎

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其所謂天
地鬼神之奥言語亦大故誇逞某嘗謂聖賢言語
自是平易如孟子尚有些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
不與惡對之說本是龜山與總考相遇因論孟子
說性曾有此言文定往往得之龜山故有是言然
總考當時之語猶曰渾然至善不與惡對猶未甚
失性善之意今去其渾然至善之語而獨以不與
惡對爲歎美之辭則其失遠矣如論齊王之愛牛
此良心之苗裔因私欲而見者以答求放心之獨
然雞犬之放則固有去而不可收之理人之放心

只知求之則良心在此矣何必等待天理發見於
物欲之間然後求之如此則中間空闕多少去處
正如屋下失物只待去城外求也愛牛之事孟子
只就齊王身上說若施之他人則不可況操存涵
養皆是平日工夫豈有等待發見然後操存之理
今胡氏子弟議論每每好高要不在人下纔說心
便不說用心以爲心不可用至如易傳中有連使
用心字處皆塗去用字某以爲孟子所謂堯舜之
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何獨不可以用言也○
黃直卿言五峰說性云好惡性也本是要說得高

不知却及說得低了曰依舊是氣質上說其常要
與他改云所以好惡者性也○好惡性也旣有好
卽具善有惡卽具惡若只云有好惡而善惡不定
於其中則是性中理不定也旣曰天便有天命天
討○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
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
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卽告子性無善無不
善之論也惟伊川性卽理也一句甚切至○問五
峯言天命不囿於善不可以人欲對曰天理固無
對然有人欲則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對爲消長

善亦本無對然旣有惡則善便不得不與惡對爲
盛衰且謂天命不囿於物可也謂不囿於善則不
知天之所以爲天矣謂惡不足以言性可也謂善
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從來矣○好善而惡
惡人之性也爲有善惡故有好惡善惡字重好惡
字輕君子順其性小人拂其性五峯言好惡性也
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是好人之所惡惡
人之所好亦是性也而可乎○問天理人欲同體
異用之說如何曰當然之理人合恁地底便是體
故仁義禮智爲體如五峯之說則仁與不仁義與

不義禮與不禮智與不智皆是性如此則性乃一
個大人欲窠子其說乃與東坡子由相似是大鑿
脫非小失也同行異情一句却說得去又曰胡氏
之病在於說性無善惡體中只有天理無人欲謂
之同體則非也同行異情葢亦有之如口之於味
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聖
人與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然聖人之情不溺於
此所以與常人異耳問聖賢不視惡色不聽惡聲
此則非同行者曰彼亦就其同行處說耳某謂聖
賢立言處處皆通必不若胡氏之偏也○龜山云天

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胡氏不取其說是以人欲
爲性矣此其甚差者也又曰天理人欲如何同體
得如此却是性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却是一團
人欲窠子將甚麽做體却是韓愈說性自好言人
之爲性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指此五者爲性却
說得是性只是一個至善道理萬善總名才有一
毫不善自是情之流放處如何却與人欲同體今
人全不去看○人學當勉不可據見定葢道理無
窮人之思慮有限若只守所得以爲主則其或墮
於偏者不復能自明也如五峯只就其上成就所

學亦只是忽而不詳細及覈也○明仲常畏五峯議論精確五峯亦常不有其兄常欲焚其論語解并讀史管見以今觀之殊不然如論語管見中雖有粗處亦多明白至五峯議論反以好高之過得一說便說其實與這物事都不相干涉便說得無著落五峯辨疑孟子之說周遮全不分曉若是疷地分疏孟子剗地沉淪不能得出世○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蓋人不可不遇敵已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然今觀明仲說較平正

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游而講於其說其自得之奧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五峯先生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旨窮皇王制作之原綜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先生之於斯道可謂見之明而擴之至矣○五峯知言一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序五峯文集曰先生非有意於為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所以紓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問答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為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粵自蚤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於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辭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又不幸無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此豈不甚可嘆息蓋其所至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之人亦可以推而得焉

性理會通卷四十終

諸儒三

朱子 諱熹字仲晦號晦庵

屏山劉氏作元晦字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揣其氣象知顏如愚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言終身弗越陋巷闇然其光烈烈從事於玆惟參也無慚貫道雖一省身則三來輔孔門翺翺兩騫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爲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又華其繼來玆講磨融融熹熹眞聰開闢如源之方駛望洋渺瀰光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毖動而思躓凛乎惴惴惟顏曾是畏 其後以元爲四德之首不敢當遂更曰仲

延平李氏與其友羅博文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辯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集覽操戈入室漢書鄭玄傳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針膏肓起廢疾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性理會通卷四十一

朱子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塲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

勉齋黃氏曰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憾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

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頴悟絶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爲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

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辯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謹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

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情性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遺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人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

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而

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夫明而
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
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
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
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
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
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于家者奉親極其
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
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巨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
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
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
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懽於親故雖疎遠必至其愛
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
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
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
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
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
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
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
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

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
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
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
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
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閫者
既以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
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復或達旦
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其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
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
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
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
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惘後世律尺既亡而
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
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
攷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
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
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
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
章先生為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
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剝條畫而後

天地本原聖賢蘊奥不至於泯没程張門人祖述
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疎密先生既為之區別
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
研窮剖析而不没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
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
小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
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
不假修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
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説學者利其簡便
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為

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
計功謀利之私二説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
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
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
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
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
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
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
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
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

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己務實辨別
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
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游之士迭誦
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
問有未切則反復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
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
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辯則脱然沈痾之
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摳衣而來遠
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
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晩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

不可勝數先生既没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
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
緒啓前賢未發之幾辯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
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
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
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嘗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
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為世法是非資禀之異學行
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修
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
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墻而近代諸儒

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閫域哉
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
之傳也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
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
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
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
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
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絕
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蠹壞之
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

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
中天昭晰呈露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
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
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
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
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
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
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
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
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集覽劉勉之崇安人自幼强學

日誦數千言以鄉舉詣太學時禁伊洛學勉之獨步日謁師事譙定楊時歸結草堂讀書力耕自給紹興間召至與秦檜不合辭病歸學者號白水先生朱松卒屬以後事且令子熹受學勉之壻熹如子因妻以女壻自同安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閫者無
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
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
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
養其內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
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
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

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
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
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
明而無躁易淩躐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
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
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
遡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辯其節目若數一二而
又反覆以涵泳之切已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
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
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

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若假借以相混惑窒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追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為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先生天資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翛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灝磅礴不可涯涘蓋莫知為之者又曰先生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

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為世法而其考諸先儒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為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為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為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辯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盡潔淨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

本意盡刪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沈潛反覆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為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編布周密周

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讀一經
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
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
要以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
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
而繁簡相發又足為史家之軌範謂諸子百家其
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為得之
因為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于世而屈原忠憤
千古莫白亦頗為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考
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為成書而其

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析世學之謬辯異教之
非擣其巢穴破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
則而不蹟於荆棘穫阱之塗摧陷廓清之功固非
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
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相與守之未嘗失
墜其後正學不傳士各以意為學其騖於該洽者
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
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
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恍於持敬
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

籍先秦古書既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
今古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
不合稽其實用而剪其煩蕪參伍辯證以扶經訓
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
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睹
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皆隨
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巨細
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為
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
其包涵停蓄溥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

窮也學者據經辯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服
而辯難古今其應如響愈扣愈深亹亹不絕及詳
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於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
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
攷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
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
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
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謂可躐躐經傳據指為
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
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山　遠乎

哉至於晩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敎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己務實辯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爲而然之語必三嘆焉晩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

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眞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繁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攷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

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敝可也

吳氏壽昌曰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趺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辭並杜子美數詩而已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垂正溫潤清巧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緒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曩時有疑辯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掃千百年之謬誤爲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查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譪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

鶴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爲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爲也必並生錯出交脩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皋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爲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詘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比閒接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材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顔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

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爲之闡幽明微著嫌辨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古而無弊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爲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閒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唱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啻千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

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蹈漏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沈痾之開大寐之醒至於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究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內外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廡( )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

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推其義則知三才之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猗其盛歟嗚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

爲勝負也聖賢旣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張栻 字敬夫號南軒

朱子曰南軒張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敎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旣長命往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卽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

顔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旣深遠矣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愈深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强爲之也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旣精造道又篤其樂於聞道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

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公之敎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平生所著書惟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

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又曰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廣覺 靖康宋欽宗年號是時金人長驅入寇擄二帝北去故曰靖康之變）其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愨者拘

於記誦其敏秀者衒於詞章旣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騖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

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自魏國張忠獻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諸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張公敬夫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峰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旣又講於五峰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辯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嚮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屛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歎服○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遊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資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關棙已就只

中間少裝折○問先生舊與南軒反復論仁後來畢竟合否曰亦有一二處未合敬夫說本出胡氏胡氏之說惟敬夫獨得之其餘門人皆不曉但云當守師之說向來往長沙正與敬夫辨此○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秪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着摸某則性純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爲高遠之論蓋爲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爾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

此○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而
敬夫為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此
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
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
與學者語未至之理耳○敬夫見識極高却不耐
事呂伯恭學耐事却有病○南軒伯恭之學皆疎
略南軒疎略從高處去伯恭疎略從甲處去伯恭
說道理與作為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
數刑政介然為兩塗不可相通他在時不曾見與
其說他死後諸門人弟子此等議論方漸漸說出

來乃云皆原於伯恭也○贊先生像曰擴仁義之
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
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忔忔
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
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
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
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性理會通卷四十一終

性理會通卷四十二

諸儒四

呂祖謙 字伯恭 號東萊

朱子曰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問東萊
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曰然○某嘗謂
人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
之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問東萊之學曰伯恭
於史分外仔細於經却不甚理會○東萊聰明看
文理却不仔細向嘗與較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
洽一本治作洽據治字於理為是他硬執要作洽

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所
以看麤着眼讀書須是以經為本而後讀史○伯
恭教人看文字也麤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曰
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則甚但有益於我者
切於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須有一箇是與不是
是處便是理不是處便是咈理如何不理會得○
東萊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淺○伯恭所編奏議
皆優柔和緩者亦未為全是今丘宗卿作序者是
舊所編後修文鑑不止乎此更添入○東萊自不
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

若不死自漢武至五季只千來年他二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題煞有工夫其實他當初作題目却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題只見成檢令諸生寫伯恭病後旣免人事應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問伯恭少儀外傳多瑣碎處曰人之所見不同某只愛看人之大體大節磊磊落落處這般瑣碎便懶看伯恭又愛理會這處其間多引忍耻之說最害義緣他資質弱與此意有合遂就其中推廣得大想其於忠臣義士死節底事都不愛他亦有詩說張巡許遠那將

不應出來○伯恭宗太史公之學以爲非漢儒所及其嘗痛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踈畧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之類他只說得個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踈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鼓舞萬物役使羣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踈却引荀子

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個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遊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

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爲非馬遷爲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踈畧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集覽〕騶虞獸名似虎白質黑文尾長於身不踐生草不食生物日行千里君有至信之德乃見竊脂桑扈竊脂也俗呼青嘴食肉不食粟○贊先生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

之而莫覩其躅、別是丹青、就形心曲、惟嘗見之者
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讀而已、
西山眞氏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繹
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絶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
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孽臣始竊大柄汝愚以一
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凛然之死不悔迨其
晩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

陸九淵 字子靜 號象山

朱子曰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
心那時尚說得好在〇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

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個克處又却不肯說
破其實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
絶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
〇問子靜不喜人說性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
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
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〇某向與子
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
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可
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又曰大學不曾說無
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

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
則不可無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
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樣人在這裏〇問告
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曰子靜不著言語其學正
似告子故常諱這些子又問陸嘗云人不惟不知
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曰試說看陸只鶻突
說過、又曰陸子靜說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
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動
〇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
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

却是吾儒與釋氏同一個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
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吾儒萬里皆實釋
氏萬里皆空又曰他尋常要說集義所生者其徒
包斂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却不說義集而取之他
說如何陳正淳曰他說須是實得如義集只是強
探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
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
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
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
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

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
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
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
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
而求之者皆不爲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
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
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
以下一切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且如一
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一以
貫之此正同歸殊途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却不

教人恁地理會却只尋個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
○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
之雜把許多麄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
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
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其
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吾儒絕
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
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
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
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

衮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麄
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
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
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
○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說克去那利
欲忿懥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聖
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
慮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可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
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若
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

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
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又曰子靜說話常
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
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從
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子靜說
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
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此却不得嘗
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說云你自
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
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傷弱不能飲食之人却

硬要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若是一頓俁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巳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拗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是好為呵佛

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問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為堯舜也須是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個是說甚麼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豈曾說個當下便是底語大抵今

之為學者有二病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便是如公平日所習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曾有人行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賢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些子回互隱伏說話○因說子靜云這個只爭些子纔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過去了更有一項却是不及若使過底拗轉來却好不及底趲向上去却好只緣他纔高了便不肯下纔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過底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個中不及底也道只就不及裏面求個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差之毫釐謬以

千里又曰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簟思而不學則殆正謂無底簟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問子靜君子喻於義口義曰子靜只是拗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於義利喻而好者

多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𥈞矣畢竟伊川說占得多

朱子門人

朱子曰蔡神與博學強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歷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遡其源流皆有成法○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廣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卿者不輕○輔漢卿

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更幾勉力卒究大業○陳安卿論顏子卓爾之說甚善論大本達道意甚備若得不容已處即自然默會矣○陳才卿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歎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爲可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徐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大率志氣剛決痛快無支離纏繞之弊余正叔在此無日不講說終是葛藤不斷也方叔看的道理儘自穩實○廖德明學有根據爲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爲者○方賓王爲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近日所見朋友講習未有能及此者○鄭子上說易中庸甚仔細論人心道心之說比舊益精審矣○晏亞夫進學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於日月之間益加持敬工夫則見得本來明德之體用動靜如一矣

勉齋黃氏曰晦翁先生之門從游者多矣季通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牀不暇寢從先生游者歸必過其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

得也其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西山眞氏曰季通師事文公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奧傳微辭邃旨先令討究而後折衷先生於經無所不通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曰沈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仲默自勝衣趣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晦菴游晦菴晚年訓傳諸經畧備獨書未及爲環視門下

生求可付者遂以屬仲默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
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沈
也
雲莊劉氏曰季通天資高明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
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
上稽天時下考人事皆有明證若禮樂兵制度數
皆正其流而會于一方技曲學異端邪說悉抜其
根而辯其非凡古書奇辭奥旨人所不能讀者一
見卽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
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

未嘗厭也先生庭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
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
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爲先下
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
知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故文公晚年接
引後學亦無隱焉
李士英言行錄曰西山從晦翁游最久精識博文同
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
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
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

暢達晦翁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
先天圖往往多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仲默年
僅三十卽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
俯察默坐終日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
反求諸躬萬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仲
默父師之託凜凜焉常若有負基沉潛反覆者數
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
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誓
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
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

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
所以在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
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
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爲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
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
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
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傅會
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
以生萬事之所以得失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
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仲默

於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眞不愧父師之託哉

董氏訒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於講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

黃氏瑞節曰蔡氏祖子孫三世一轍朱子云蔡神與所以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人所及

眞德秀 字景元後更希元號西山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爲之踴躍

吳郡李氏曰子朱子沉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

生心得其傳汪洋乎翰墨沉潛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於道一也子朱子之道不盡行於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于世蓋將公利澤於民物所遺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邵菴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迹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僞之變

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史傳云自韓侂冑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魏華父 字了翁號鶴山

邵菴虞氏曰孔子顏子沒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于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

曾子之學以成己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固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己倡邪說以爲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苟全論世道者能無蠹然于茲乎方是時臨卭魏華父起於白鶴山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朱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爲之名也又曰魏氏之爲學卽物以名義反身

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乎居室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巖巖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師弟子之所授受以顓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日不足所以博聞

多識之事若將畧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況乎近世之弊好為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攷諸彼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註之所存者其舛偽牴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辯其非是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為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為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記及取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以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為教

而程氏所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集覽白鶴山在嘉定州州縣西八里唐胡安聚徒教授山下乘白鶴仙去因名宋儒魏了翁嘗築室其下曰白鶴書院聚書授生徒山起蜀人知義理之學

許衡字平仲號魯齋

牧菴姚氏曰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為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始而行其家中而及之人故于魏于輝于秦樞衣其門所在林立盛德之聲昭聞于時官諸冑學其教也入德之門始惟由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于易書詩春秋耳提而命者莫不以孝弟忠信為本四方化之雖吏為

師刀筆僮僕之流父以之詔其子兄以之勗其弟者亦惟以是為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慚德焉

耶律氏有尚曰雪齋姚樞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復仁甫先生即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菴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于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學者謂之日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灑掃應對以為進學之基不然則當求他師衆皆唯

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
生亦旦夕精讀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寒
盛暑不廢也［集覽蘇門山名在衛輝府輝縣西北七里昔孫登隱此號蘇門先生阮籍往見之與商略終古嘿然不應籍退至半山聞山鳴有聲若鸞鳳乃登嘯也孟浪莊子外篇瞿昔子曰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孟浪猶言輕率也］○先生自得伊
洛之學氷釋理順美如芻豢嘗謂終夜以思不知
手之舞足之蹈○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
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而
好學不倦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不啻饑渴於名利
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人皆信之建元以來十

被召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
對則衆皆注意而聽之衛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
澤被生民者也
圭齋歐陽氏曰先生自謹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
道之蘊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
功則曰三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
堯舜其民為已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
剴切終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若萬夫之
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
備四時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舒

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事至而
不疑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
知畏親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
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
默無徃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曰先生天資之高
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言然淳篤似司馬君
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
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
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

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毀
邵菴虞氏曰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伏
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廢
許公實啓之是以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
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
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慊然也
陳氏剛曰魏國文正公出學者翕然師之其學尊信
朱子而濂洛之道益明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
朱之書以至於今者公之力也
吳澄 字幼清 號草廬

邵菴虞氏曰孟子沒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夫子爲得其傳時則有若張子精思以致其道其迥出千古則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學旣無傳而張子之歿門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佑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之南豫章延平高明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百有餘年間師弟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書蓋所謂集大成者時則有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全

體大用之盛而二家門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先生之生炎運垂息自其髫齔特異常人得斷簡於泉遺發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權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年其所以自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之〇許文正公爲祭酒門人守其法久之寖失其舊先生繼至深慨乎學者之日就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懇懇

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修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游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員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眞豪傑之士哉孟子歿千有餘年溺於

俗儒之陋習淫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於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子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揭氏傒斯曰先生磨研六經疏滌百氏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雖未獲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百世又豈一才一藝所得並哉其學之源則見于易書春秋禮記諸纂言其學之序則見於學基學統諸書而深造極詣尤莫尚於邵子其所著書及文章皆行于世公隱居時有草屋數間程文憲公過

而畧之曰草廬○元文敏公明善以學自命問易
詩書春秋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

性理會通卷四十二終

性理會通卷四十三

學一

小學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
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
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纔
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古之人
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
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
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後一日
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

意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
可得已○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可
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
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
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
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
堂則時其升堂而朴之若旣朴其升堂又復食之
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

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忠信孝弟者○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工夫今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端發見了然而大學等事小兒子不會推將去所以又入大學教之○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

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其長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塡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已甚事○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閑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爲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個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如何古人于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二三分大學只出治光彩又曰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

工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個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個字獨將這個敬做擗初頭如說恭己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卽有教以至洒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卽教做對稍大卽教做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天命非所以教小兒教小兒只說個義理大槩只眼前事或以洒掃應對之

類作段子亦可每常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
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叶韻處皆是古人初
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孰
存○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又曰授書莫限長短
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
不妨蓋兒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常見人教兒讀
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如訓詁則當依
古註問向謂小兒子讀書未須把近代解說底音
訓教之却不知解時如何若依古註恐他不甚曉
曰解時却須正說始得若大段小底又却只是粗

義自與古註不相背了○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
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
重不可剽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
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
陰勿觀雜書恐費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
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
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問女子亦當
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
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
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否曰姑使知

之古人自小即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
大來涵養已成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
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
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
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自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
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列於前○弟
子職所受是極云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到盡處
也毋驕恃力如恃氣力如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小
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後生初
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底樣子○小學多說

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處又曰前賢之言須是眞
箇躬行佩服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
○問小學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曰人既自有箇良
知良能了聖賢又恁地說只要人尋教親切父慈
而教子弟而箴看我是能恁地不恁地小學所說
教人逐一去上面尋許多道理到著大學亦只是
這道理又教人看得親切實如此不是胡亂恁地
說去○問某今看大學如小學中有未曉處亦要
理會曰相兼看亦不防學者於文為度數不可存
終理會不得之心須立箇大規模都要理會得至

於其明其𦖋則繫乎人之才如何耳
東萊呂氏曰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竇日開
○問教小兒以何爲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
躐等讀書乃餘事今日之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
科舉之文不容不躐等皆因父兄無識見至有以
得一第便爲成材者○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
少儀儀禮等學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
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
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是躐等犯
分陵節終不能成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不察

事也
西山眞氏曰小學之書先載胎教之法而後以內則
之文繼之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姙子寢不側坐不
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
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
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此言姙子之時必
愼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合列女傳與
內則二篇觀之則小學之教略備矣
魯齋許氏曰小學內明父子之親言凡爲人子爲人
婦幼男與未嫁女子皆當盡愛盡敬不敢自專事

親之道也○凡人幼小時不引得正後便難了如
字畫端楷之類是也
臨川吳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
教之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以巽處欲其有讓也
而教之以後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
讀誦也教之數教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記學幼
儀則既辨名物矣而亦非事夫讀誦也弟子之職
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
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以讀誦而已其視
古人之教何如也然古人豈廢讀誦哉戴氏記拾

曲禮遺經句三言或四言管氏書載弟子職一篇
句四言或五言六言皆韻語句短而音諧蓋取其
讀誦之易而便於童習也古書闕而教法泯俗間
教子率以周興嗣千文李瀚蒙求開其先讀誦雖
易而竟何所用士大夫之家頗欲知其無用而舍
旃童習之初遽授小學孝經等書字語長短參差
不齊往往不能以句教者強振而學者苦其難又
胡能使之樂學哉程子嘗欲作詩略言教童子洒
掃應對事長之節而不果作陳氏五言禮詩近之
而有未備君子病焉

總論爲學之方

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考詳略採異同者是也是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

所守不疑○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個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

是要誠意燭理上知則頴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凡志於求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矣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雖得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於速也然寒暑之變極微曷嘗遽哉○學者須要知言○凡人纔學便須知着力處旣學便須知得力處○多聞識者猶廣儲藥物也知所用爲貴○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義理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人多無只有個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耻不知而不問終於不

知而已以爲不知而必求之終能知之矣○學而未有所知者譬猶人之方醉也亦何所不至及其既醒必惕然而耻矣醒而不以爲耻未如之何也○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易曰知至至之○學者自治極於剛則守道愈固勇於進則遷善愈速○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一云或以逡而遂止或以難而術殺苟能遇難而益堅開過即改何遠弗至也○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方可自安○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

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所以反之而聖○學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爲也學而無所用學將何爲也○力學而得之必擴充而行之不然者局局其守耳○學者有所聞而不著

乎心不見乎行則其所聞故自他人之言耳於已何與焉○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于正正莫大于誠○問有因苦學失心者何也曰未之聞也善學者之於其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曾謂爲心害乎○古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所學必至於有成後世之人自其爲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長追逐時習之所尚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學而爲名內不足也○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立一作）所造有淺深

則由勉與不勉也○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怠而縱之則存者亡矣○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有志於道而學不加進者是無勇也○博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聖人之道悠悠焉何能自得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何所爲而迫切至於如是其極哉善學者當求其所以然之故不當誦其文過目而已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苟曰姑俟來日斯自棄也○無好學之志則雖聖人復出亦無益矣○不知性善不可

以言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爲本是曰先立乎其大者也○問人有日記萬言或妙絶技藝者是可學乎曰不可才可勉而少進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積學明理既久而氣質變焉則暗者必明弱者必立矣○質之美者一明即盡濁滓渾化斯與天地同體矣莊敬持養抑其次矣及其至則一也○氣質沉靜於受學爲易○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害爲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

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沿華矣○人之於學避其所難而姑爲其易者斯自棄也已夫學者必志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人皆可以爲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悌其所當悌自是而推之是亦聖人而已矣○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詁訓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人之學當以聖人爲標準然

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顏子之學（一作事）○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一作更）有個仁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一作主敬事）○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莫知○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正則博言不貴文貴於當而已當則文○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道自微而顯自小而章○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立而後

進則是卓然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於立則進而至於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張子曰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粗入精也如孝事親忠事君一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已能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飢饉必有豐年葢求之則雖有所得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人欲得正已而物

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已亦然葢精思潔慮以求大功則其心隘惟是得心弘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兹愈遠○爲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爲要耳○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惰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于學加功數

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耻於問人假使今日問
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
聃萇弘郯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
者是聖人也豈有得於二端而便勝於聖人也○
義理有疑一作礙則濯去舊見以來一作下新意心中
苟有所開卽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
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着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
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慕學之始猶聞都
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
則漸到晝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

悟爲聞人之好强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
自强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
所以進也○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
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
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中禮則氣
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廣體胖心旣弘廣則自然舒
泰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廣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
謹敬而心不弘廣則入於隘須寛而敬大抵有諸
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
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爲冠者以重其首爲履

者以重其足至于盤盂几杖爲銘皆所以愼戒之
○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壽夭之理皆其所受定
分如氣質惡者學卽能移今人所以多爲氣所使
而不得爲賢者蓋爲不知學○爲學大益在自能
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
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大
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補註
朱子曰寛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便是教人變化氣質○天資美不足爲
功惟矯惡爲善矯惰爲勤方是爲功人必不能便
無是心須是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

處以易簡爲是接物處以時中爲是易簡而天下
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有志於學者都更
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
患學者不能堅勇○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
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惟信篤持謹何患不至
○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爲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
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着一義理都貫
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下學而上達
者兩得之人謀又得天道又盡任私意以求是未
必是虛心以求是方爲是夫道仁與不仁是與不

是而已○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
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
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學者大不
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
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亡而爲有以未知爲已知未
學爲已學人之有耻於就問便謂我勝於人只是
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毋我○明善爲本
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褻之則小在人能弘
之而已○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己
求之而無所不得者也

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
時人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仁亦在夫熟而已○今
之學須是如飢之須食寒之須衣始得若只欲彼
善於此則不得○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
如樹木須先有個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
若無根本又培養個甚○顏子工夫眞百世軌範
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

龜山楊氏曰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
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着力來方知不易
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學聖賢之所爲須是

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是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
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事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
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
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
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彷彿相似何也以
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
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
所學以博古通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
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
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爲己之學正猶飢渴之

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爲弗飲弗食則飢渴之
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
人其病益無易於飢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
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
倀倀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
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六經之義驗之於心
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之於心而不
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
者爲無用之文徼倖科第而已果何益哉○學者
必以孔孟爲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末矣易

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爲工誇多鬭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摭其華不茹其實未嘗蓄德而反約也彼亦焉用學爲哉○自孟子没聖學失傳荀卿而下皆未得其門而入者也七篇之書具在始終考之不過道性善而已知此則天下之理得而諸子之失其傳皆可見也夫學道者舍先聖之書何求哉譬之適九達之衢未知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趣而已因其所指而之焉則庶乎其有至也徒敝精神於章句之間則末矣○

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爲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顏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至於彀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挺而目不瞬貫虱而懸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習而察故說久而性成之則說不足道也○

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着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答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仁問知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知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再問舉直錯枉之義

於是又得舜舉皐陶湯舉伊尹之事爲證故仁智兼盡其說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

和靖尹氏曰凡學問切忌間斷便不是學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奚可哉○學問不可有私心私心人欲也人欲去天理還○問如何仕而優則學曰學豈有休時書曰念終始典于學荀子曰學至死乃已是也

涑水司馬氏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

治安以學爲○問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
非信乎曰何啻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
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爲非者況五十乎夫道如山
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
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者哉
五峯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陋
博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學貴大成不貴小用
大成者參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明利計功之謂
也○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於天拘於巳汨於事
誘於物故無所不用學也學必習習則熟熟則久

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
以反求諸巳爲要法以言人不善爲至戒○靜觀
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
心之樂也難是故知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
有之在巳知之在人有之而人不知從而與人較
者非能有者也○學道者正如學射纔持弓矢必
知先的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矣若射者不求
知的不求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爲列聖諸經
千言萬語必有大體必有要妙人自少而有志尚
恐奪於世念日月蹉跎終身不見也若志不在於

的苟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曾何足云夫
滯情於章句之末固遠勝於博奕戲豫者矣特以
一斑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志於大體以求要妙譬
如遊山必上東岱至於絕頂坐使天下高峰遠岫
卷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與○脩身以寡欲爲
要行巳以恭儉爲先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延平李氏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
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
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學問之
道不在多言但黙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

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
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
氷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
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
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
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
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耶○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
察於日用處着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朱子曰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

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
聖爲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常人之
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
辯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聖賢所說工夫
都是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
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不
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
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學者工夫
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箇道理自然頭頭
有箇着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處處

窒礙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
底說擴充說體驗說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箇
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
者蓋緣如此○爲學須先立得箇大腔當了却旋
去裡面修治壁落教緜密今人多是不曾知得箇
大規模先去修治得一間半房所以不濟事○識
得道理源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築教
基址堅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
日買得多少木去起屋少間只起在別人地上自
家身己自沒頓放處○學問須是大進一番

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
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
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小終不快活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
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個道理學
只要理會得這一個道理這裡纔通則凡天理人
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或問氣質之
偏如何救得曰纔說偏了又着一個物事去救他
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
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

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
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
知不消得費力○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
中須是如此推出方能合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
人且從近處做去如洒掃大廳大廊亦只是如洒
掃小屋模樣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有大處
開拓不去即是於小處便不曾盡心學者貪高慕
遠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大頭項底而今
也有不曾從裡做得底外面也做得好此只是才
高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

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無不載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又曰如今爲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却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底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闊去向來小時做的道理存其中正似一個坯素相似○學者做工夫莫説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項目工夫後方做得卽今逐些零碎積累將去纔等待大項目後方做卽今便蹉過了學者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果决行之需者事之賊也○如今學

問未識個入路就他自做到不覺惟既識得個入頭却事事須着理會且道世上多多少少事既識得路頭許多事都自是合着如此不如此不得自是天理合下當然○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湯便死了若抱纔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吃果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不消喫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爲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爲學功夫固當有先後然亦不是截然今日爲此明日爲彼也且如所謂先明性之本體而敬以守之固是如此然從初若都不敬亦何由得有見耶○或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一個間斷○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工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今但專一於此下功不須思前筭後計較得失講學亦且看直截明白處不要支蔓○學問緊要是見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上著

工夫亦無入頭處也○爲學不厭卑近愈卑近則工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者其直爲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工夫不可徒爲虛説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其實互相爲用只是一事○人須做工夫方有疑初做時定是觸着相礙沒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始初定分作兩段居敬則執持在此纔動則便忘了問始學必如此否曰固然要知居敬在此動時理便自窮只是此話功夫未到時難説又曰但能無事時存養教到動時也會求理

〇學者精神短底看義理只到得半途便以為前
面没了或曰若工夫不已亦須有向進曰須知得
前面有方肯做工夫今之學者大槩有二病一以
為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自謂
做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工夫〇學者須於主一上
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着處
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
理方始為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纔主一
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
思做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

但纔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
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
心來存着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放
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某甞謂雞犬猶是外物
纔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
求纔覺便在這裡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
則無求不得之理因言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
似二程二程資禀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
禀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段用工夫來觀其言曰心

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
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得來大段精切〇人
生與天地一般無些欠缺處且去子細看秉彝常
性是如何將孟子言性善處看是如何善須精細
看來〇資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
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
下了聖人之所以為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
稼陶漁以至于帝無非取諸人以為善孔子說禮
吾聞諸老聃這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〇
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

如鄙意則以為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
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
亦勞而無補也〇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
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于沉迷而不反聖人為
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況又不知求之則
終於為禽獸而已蓋人為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
若迷其靈而昏之與禽獸何別〇學問是自家合
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缺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
無所欠缺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〇

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爲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
却好又不是過外○凡人須以聖賢爲巳任世人
多以聖賢爲高而自視爲卑故不肯進抑不知使
聖賢本自高而巳別是一樣人則早夜孜孜別是
分外事不爲亦可爲之亦可然聖賢禀性與常人
一同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爲巳任自
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巳者千萬人中無一
二只是衮同枉過一世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今世學者往往有物而不能有其則中庸曰尊德
性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此數句乃是徹首

徹尾人性本善只爲嗜慾所迷利害所逐一齊昏
了聖賢能盡其性故耳極天下之聰目極天下之
明爲子極其孝爲臣極其忠或問明性須以敬爲
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檢點
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大抵爲巳之學於他人
無一毫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
而復其性耳○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過將
這些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
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眞實道理世子自楚反復
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巳矣這

些道理更無走作只是一個性善可至堯舜別沒
去處了下文引成覸顔子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
人皆可爲也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
足以有爲此學者之大病○世俗之學所以與聖
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眞個去做說正心
直要正心說誠意直要誠意脩身齊家皆非空言
今之學者說心正但將正心吟咏一餉說誠意又
將誠意吟咏一餉說脩身又將聖賢許多說脩身
處諷誦而巳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卻
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裡須用着意理會今之

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
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
做聖人是也○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爲
學在立志不干氣禀強弱事又曰爲學何用憂惱
但放令平易寬快去或舉聖門弟子惟稱顔子好
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大難曰固是如此
某看來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着志順義理
做去也無蹺欹也○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飢之
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
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學者做工夫當

忘寢食做一場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沉沉半上落下不濟得事○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自可超凡入聖○爲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爲學不進只是不勇○不可倚靠師友○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却須要待明日今月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凡人便是生知之資也須下困學勉行底工夫方得蓋道理縝密去那裏捉摸若不下工夫如何會了得○大抵爲學須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却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得○今人不肯做工夫有自覺得難後遂不肯做有自知不可爲公然遜與他人如退産相似甘伏批退自已不顧要○爲學勿責無人爲自家剖析出來須是自家去裡面講究做工夫要自見得○小立課程大作工夫○且理會去未須計其得

纔計於得則心便二頭便低了○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爲學極要求把篙處着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着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撑上水船方平穩處儘力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着力撑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又曰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煅煞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着力子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大要須先立頭緒頭緒既立然後有所持循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今日學者皆是養病○須磨厲精神去理會

天下事非宴安服豫之可得○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着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這個人○學者只是不爲已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今學者要緊且要分別個路頭要緊是爲已爲人之際爲已者直拔要理會這個物事欲自家理會得不是漫恁地理會且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曾理會來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關自身已事要須先理會這箇路頭若分別得了方可理會文字○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強探向上去古人則逐步步實做將去○爲學須是切實爲已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已爲一如今人道理

在這裡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或問爲學曰今人將作個大底事說不切已了全無益一向去前人說中乘虛接渺接取許多枝蔓只見遠了只見無益於已聖賢千言萬語儘自多了前輩說得分曉了如何不切已去理如今去看文字且要以前賢程先生等所解爲主看他所說如何聖賢言語如何將已來聽命於他切已思量體察就日用常行中着衣喫飯事親從兄盡是學問若是不切已只是說話今人只憑一已私意瞥見些子說話便立箇主張硬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語路頭去如何會有益此其病只是要說高說妙將來做個好看底物事做弄如人喫飯方知滋味如不曾喫只要攤出在外面與人看濟人濟已都不得○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已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常存大綱在我至於節目之間無非此理體認省察一毫不可放過理明學至件件是自家物事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爲大此一件爲小隨人所爲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二禮春

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大要理會亦得如書詩直是不可不先理會又如詩之名數書之盤誥恐難理會且先讀典謨之書雅頌之詩何嘗一言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詳玩無有滋味只是人不曾子細看若子細看裡面有多少倫序須是子細參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窮理如遇事亦然事中自有一個平平當當道理只是人討不出只隨事衮將去亦做得却有掣肘不中節處亦緣鹵莽了所以如此聖賢言語何曾悞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為學須是專一吾儒惟專一於道理則自有得○須是在己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為學之道須先存得這個道理方可講究事情○今人只略依稀說過不曾心曉○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雜而無統也○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這個只是合當做底事○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處不知自底處不理會終無至高處之理○於顯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底自在裡許○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說底恰似畫卦影一般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突知他是如何到應後方始知元來是如此○學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着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性理會通卷四十三終

學二

總論爲學之方

朱子曰學問不只於一事一路上理會○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着這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又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開濶中又着細密寛緩中又着謹嚴○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頽惰則當涵泳振作氣象○學者須養斂氣宇開闊弘毅○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一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學問之道斷以寛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爲心不可迫促也人心須令着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快我意要在虚心以從善○虚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聖人與理爲一是恰好其他以心處道理却是未熟要將此心處理○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纏繞如何便擺脱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箇新巧者易作要平淡便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造於平淡又曰自高險處移下平易處甚難○學者當常令道理在胸中流轉○今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鈍却須終有到時唯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矣不爾則亦何補於事○或論人之資質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曰只要長善救失或曰長善救失不特教者當如此人自爲學亦當如此曰然○凡言誠實都是合當做底事不是說道誠實好了方去做不誠實不好了方去做自是合當誠實○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脩身爲究竟法耳○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

○爲學只要至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算後也○爲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察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辨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人須打疊了心下閑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也沒頓處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件方是兩件○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不作處而有心中欲爲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做得此工夫胸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一如他人不讀書是不肯去窮理今要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稊稗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稊稗也○爲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書不記

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人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爲學之道無他只是要理會得目前許多道理世間事無大無小皆有道理如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也只是這箇道理道不可須臾離也只是這箇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爲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惡直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着實地自住不得○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視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爲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

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故大
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
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
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
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
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
之篇也○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
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
而遠則庶乎其可也○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
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

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
活計○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
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習舊之非
自將日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講學貴於實見
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搜
獵數衍便爲究竟也○爲學之要先須持己然後
分別義利兩字令趨向不差是大節目其他隨力
所及爲之務在精審而不貴於泛濫涉獵也○聖
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
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

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
課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問橫渠張
氏云義理有疑卽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曰此說甚
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
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舊有先入之說
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看道理須要就那
大處看便前面開闊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一步
便觸無去處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
分別得明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
處前頭漸漸開闊那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

上面行只管在壁角裏縱理會得一句只是一句
透道理小了如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
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
如爲人謀而忠朋友交而信傳而習亦都是眼前
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
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
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
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顚八
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
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澁喫不得到熟時自是

一般卄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書有
合講處有不必講處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用
講只是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
肅便是主一便是敬聖賢說話多方百面須是如
此說但是我恁地說他箇無形無狀去何處證驗
只去切己理會此等事久自會得○學則處事都
是理不學則看理便不恁地周匝不恁地廣大不
恁地細密然理亦不是外面硬生道理只是自家
固有之理堯舜性之此理元無失湯武反之已有
些子失但復其舊底學只是復其舊底而已蓋向

也交割得來今却失了可不汲汲自修而反之乎
此其所以爲急不學則只是硬睍防處事不見理
一向任私意平時却也强勉去得到臨事變便亂
了○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
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
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
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
子之理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
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
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自其所以然與其

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
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
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
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
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
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
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
是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
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而求之則是正牆
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

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
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
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
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怱怱常若有所奔趨
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
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
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
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
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貫通自然漸漬浹
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

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况能反覆聖言參攷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

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生知之聖不待學而自至若非生知須要學問學問之先止是致知所知果至自然透徹不患不進問知得須要踐履曰不眞知得如何踐履得若是眞知自住不得不可似他們只把來說過了又問今之言學者滿天下家誦中庸大學論孟之書人習中庸大學語孟之說究觀其實不惟應事接物與所學不相似而其爲人舉足動步全不類學者所爲或做作些小氣象或自治一等議論專

一欺人此豈其學使然歟抑所學之非歟曰此何足以言學某與人說學問止是說得大槩要人自去下工譬如寶藏一般其中至寶之物何所不有某止能指與人說此處有寶若不下工夫自去討終不濟事今人爲學多是爲名不肯切己○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爲可戒而不可爲法也○與東萊呂氏書曰承諭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

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人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脉令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橫渠未能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便見有次序處（一云事固當攷索然心未有主却泛然理會不得）若是思慮紛然趍向未定未有

箇主宰如何地講學〇問理有未窮且只持敬否曰不消恁地說持敬便只管持將去窮理便只管窮將去如說前面萬一有持不得窮不得處又去別生計較這箇都是枉了思量然亦只是不曾眞箇持敬窮理若是眞箇曾持敬窮理豈有此說譬如出路要乘轎便乘轎要乘馬便乘馬要行便行。都不消思量前面去不得時又著如何但當勇猛堅決向前那裏要似公說居敬不得處又著如何窮理不得處又著如何古人所謂心堅石穿蓋未嘗有箇不得底事又曰聖人之言本自直截若裏

面有屈曲處聖人亦必說在上面若上面無底又何必思量從那屈曲處去却是枉了工夫〇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閒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夫子嘗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底時節多問要緊事究竟自己事底時節少若是眞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閑工夫說閑話問閑事聖人言語有幾

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曾理會小者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〇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沉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眞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〇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

消磨其飛揚倔强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〇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〇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又未必能通而不

誤乎〇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太多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工夫不唯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〇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葢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與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〇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爲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爲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也〇讀書須嚴立課程思慮亦不可過苦但

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放慢卽便提撕卽自常在此矣〇學者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却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illegible]不費力矣〇問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不[illegible]之間而已也雖造次必於是不但造次而[illegible]顚沛必於是葢欲此心無頃刻須臾之間[illegible]稱顏子則曰三月不違於衆人則曰日月[illegible]

已今學者於日月至焉且茫然不知其所謂況其上者乎克己工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至終食之間以至造次至顚沛一節密一節夫庶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不學則已欲學聖人則純亦不已此其進步之階與日下學之功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但我未之見耳〇爲學須有階漸然各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illegible]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

發憤正謂此也若但悠悠泛然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効也〇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〇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之言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隨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

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消散胸中豁然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爲此也○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巧妙之可言耳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

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卽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鎚未必能以有益也○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求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

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問致知以明之持敬以養之此學之要也不致知則難於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曰二者交相爲用固如此然亦當各致其力不可恃此而責彼也○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不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眞實見得如此非虛語也○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

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限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厭飫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以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揠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卽與天

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向何學之爲哉故學者必
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
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而及遠循循
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
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致其
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
欲畫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
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
若求其所謂道者而脩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
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

也蓋人有是身則有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
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
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
至於文詞一小技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
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
世道之隆替而較其利害懃懇反復至於連篇累
牘而不厭耶○爲學之序必先成己然後可以成
物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
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
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

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
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
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却低徊前却不肯果決向前
眞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爲自
欺自誑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觀浮圖
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視歷階而漸進蓋觀
於外者雖足以議其崇高鉅麗之爲美孰若入於
中者能使眞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
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
垂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

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後學者由是而
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
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規彷彿而便謂吾已見
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眞有而力究之計此所
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
塗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問今之學者不是
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不明耳理是自家固
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見之之明如飢而
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而至於飽則止
飲而至於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此皆是見理

不明之病○問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仔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細今人纔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稍都不曾理會得○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爲己爲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爲文日工終做事不得○自天降衷萬理皆具仁義禮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自家一身都擔在這裏須是理會了體認教一一周足

略欠闕些子不得須要緩心直要理會教盡須是大作規模濶開其基廣闢其地少間到逐處即看逐處都有頓放處日用之間只在這許多道理裏面轉更無些子空闕處堯舜禹湯也只是這道理○大凡學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却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箇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做終是做不成且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襯簟得起且如籩豆之事各

有司存非是說籩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容貌三句亦只是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爲輕而今只理會一[illegible]籩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籩做豆著不曾曉得便被他瞞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郯子蓋是我不識底須是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

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問如古人咏歌舞蹈到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處今既無之專靠義理去研究恐難得悅樂不知如何曰只是看得未熟耳若熟看待浹洽則悅矣而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無事時便著存養收拾此心○問爲學工夫以何爲先曰亦不過

如前所說專在人自立志旣知這道理辯得堅固
心一味向前何患不進只患立志不堅只恁聽人
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於巳或云須是做工夫
方覺言語有益曰別人言語亦當仔細窮究孟子
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便是窮理別
人言語他自邪說何與我事被他瞞過理會不得
便有陷溺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作於其政害
於其事葢謂此也○問講學須當志其遠者大者
曰固是然細微處亦須研窮若細微處不研窮所
謂遠者大者只是揣作一頭詭怪之語果何益須

是知其大小測其淺深又別其輕重因問平時讀
書因見先生說乃知只得一模様耳曰模様亦未
易得恐只是識文句○問未知學問知有人欲不
知有天理旣知學問則克巳功夫有著力處然應
事接物之際苟失存主則心不在焉及旣知覺巳
爲問斷故因天理發見而收合善端便成片叚雖
承見敎如此而工夫最難曰此亦學者常理雖顏
子亦不能無間斷正要常常檢點力加持守使動
靜如一則工夫自然接續○學問無賢愚無大小
無貴賤自是人合理會底事且如聖賢不生無許

多書冊許多發明不成不去理會也只當理會今
有聖賢言語有許多文字却不去做師友只是發
明得人若不自向前師友如何著得力○問所覩
書滕璘以讀告子篇對曰古人興於詩詩可以興
又曰雖無文王猶興人須要奮發興起必爲之心
爲學方有端緒古人以詩吟咏起發善心今旣不
能曉古詩其以告子篇諸處讀之可以興發人善
心者故勸人讀之且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
悅我口讀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否果如芻
豢悅口否方是得璘謂理義悅心亦是臨事見得

此事合理義自然悅懌曰今則終日無事不成便
廢了理義便無悅處如讀古人書見其事合理義
思量古人行事與吾今所思慮欲爲之事纔見得
合理義則自悅纔見不合理義自有羞愧憤悶之
心不須一一臨事時看○問程子云且省外事但
明乎善惟進誠心只是敎人鞭辟近裏切謂明善
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曰知至卽便意誠善纔明
誠心便進又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應那
省外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卽省之所不
可省者亦强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之至理文章

是威儀制度所守不約泛濫無功說得極切這般
處只管將來玩味則道理自然都見○問爲學大
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工夫勇猛念
念不忘竟能有成若爲學須立箇標準我要如何
爲學此志念念不忘工夫自進蓋人以眇然之身
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
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汚
壞了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
章今之爲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
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爲

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
失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
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之心只
見因循荒廢了○學問只要理會一箇道理天生
烝民有物有則有一箇物便有一箇道理所以大
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會得箇道理若理
會一件未得直須反覆推究研窮行也思量坐也
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間又把出來思量晚間思
量不得明日又思量如此豈有不得底道理若只
略略地思量思量不得便掉了如此千年也理會

不得○問人固欲事事物物理會然精力有限不
解一一都理會得曰固有做不盡底但立一箇綱
程不可先自放倒也須靜著心實著意沈潛反復
終久自曉得去○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
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
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
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
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
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
然不要行而坐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

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
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
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
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
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
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
初做時念念要做更過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
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
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
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此皆是

不奈煩去修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却不奈煩去做。須要尋箇倖門去鑽。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躐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眞妄存其眞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眞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爾

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充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却不奈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爲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攙掇他去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爲中也輔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又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學者最怕因循莫說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明日行得一事亦得只不要間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若有

疑處且須自去思量不要倚靠人道待去問他若無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也人若除得箇倚靠人底心學也須會進○人說道頓段做工夫亦難得頓段工夫莫說道今日做未得且待來日做若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工夫若理會得這些子便有這些子工夫若見處有積累則見處自然貫通若存養處有積累則存養處自然透徹○問橫渠言得尺守尺得寸守寸先生却云須放寬地步如何曰只是且放寬看將去不要守殺了橫渠說自好但如今日所論却是太局促了○問動容周旋未能中

禮於應事接物之間未免有礙理處如何曰只此
便是學但能於應酬之頃逐一點檢使一一合於
理久久自能中禮也○語禹人傑曰平日工夫須
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
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
是未足以爲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
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
語進矣○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此去且存
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存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
是此物洞然通貫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

兩節及明道語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
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
謂教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去蓋一瞬目間便不
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
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又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
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
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
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
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
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

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着處○爲學之道須先存
得一箇道理方可講究若居處必恭執事必敬與
人必忠要如顏子直須就視聽言動上警戒到復
禮處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無時
而不主敬如今亦不須較量顏子仲弓如何會如
此只將他那事就自家切己處便做他底工夫然
後有益又曰爲學之道如人耕種一般先須辦了
一片地在這裏了方可在上耕種今却就別人地
上鋪排許多種作底物色這田地元不是我底又
如人作商亦須先安排許多財本方可運動若財

本不贍則運動未得到論道處如說水只說是冷
不能以不熱字說得如說湯只說是熱不能以不
冷字說得又如飲食喫着酸底便知是酸底喫着
鹹底便知是鹹底始得○今學者不會看文字多
是先立私意自主張已說只借聖人言語做起頭
便自把已意接說將去病痛專在這上不可不戒
○問治心脩身之要以爲雖知事理之當爲而念
慮之間多與日間所講論者相違曰且旋恁地做
去只是如今且說箇熟字這熟字如何便得到這
地位到得熟地位自有忽然不可知處不是被你

硬要得直是不知不覺得如此〇問學者忌先立標準如何曰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而今雖道是要學聖人亦且從下頭做將去若日日恁地比較也不得雖則是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若只管將來比較不去做工夫又何益

性理會通卷四十四終

性理會通卷四十五

學三

總論爲學之方

朱子曰爲學之道聖經賢傳所以告人者已竭盡而無餘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馳騖紛擾一個心都不在軀殼裏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要識此〇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澆灌方得成不顧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

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止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會長進正如菜子無糞去培壅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〇人之爲學惟患不自知其所不足既知之則亦即此而加勉焉耳爲仁由己豈他人所能與惟讀書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〇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

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爲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個事今人多先安一個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爲學次第初無許多屈曲又曰某於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爲本

○問程子云看雞雛可以觀仁如何曰既通道理後這般個久久自知之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以游先生問陰陽不測之謂神而程子問之曰公是揀難底問是疑後問故昨日與公說讀書須看一句後又看一句讀一章後又讀一章格物須格一物後又格一物見這個物事道理既多則難者道理自然識得童蜚卿曰程子問近思只是比類推去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又曰比類莫是比這一個意思推去否曰固是如爲子則當止於孝爲臣則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然只一愛字雖出於孝畢竟千頭萬緒皆當推

去須得○人之爲學五常百行豈能盡常常記得人之性惟五常爲大五常之中仁尤爲大而人之所以爲是仁者又但當守敬之一字只是常求放心晝夜相承只管提撕莫令廢墜則雖不能常常盡記衆理而義禮智信之用自然隨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子細思之學者最是此一事爲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也○爲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惡方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着實地自住不得

○問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已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胸中無個主若有主邪自不能入又問不敬之念非出於本心如忿慾之萌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纔覺恁地自家便挐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纔意誠則自然無此病○爲學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泯濫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轄處其他用工總

閑慢須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美惡亦不難辨況天理人欲決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人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明至若所謂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是便與克去不待顯著方謂之利此心須令純純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雜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俄頃放寬日日時時如此便須見驗人之精神習久自成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寬

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個捉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一當要心存在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個屋子住至於爲農工商賈方惟其所之主者無個屋子如小人趁得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說求其放心已是兩截如常知得心存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要知得此心不知此心恰似睡困都不濟事今看文字文理會理義不出亦只緣主一工夫欠闕○學者若不爲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爲別人雖做得好

亦不爾已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已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已只是漫恁地只是要人說道也曾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麼人自家又有幾個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曾著自家身已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爲學者多只看爲已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苦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爲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饑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面百方佐計一錢也要將歸

這是爲甚如此只爲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爲學何如會無所得○學問之功無內外身心之間無麄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也○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厲警發悵然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大光明寶藏被人偷將去此心還肯放捨否定是去追捕尋捉得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或問理會應變處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

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着心胸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個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

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個規模、大槩道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個些子捉定在這裏把許多都做閑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要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武王之道布在方冊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

個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知不能也須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敎。自家而言、只有個父子夫婦兄弟纔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己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

與公又可惜了他人於已分上不曾見得泛而觀
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個本領却只捉定這些
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
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
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
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爲甚要格物致知
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
心正身修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
去都無窒礙○古人學問只是爲已而已聖賢教
人具有倫理學問是人合理會底事學者須是切

已方有所得今人知爲學者聽人說一席好話亦
解開悟到切已工夫却全不曾做所以悠悠歲月
無可理會若使切已下工聖賢言語雖散在諸書
自有個通貫道理須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今
人事無大小皆老草過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看
得兩段便揭過後面或看得一二段或看得三五
行殊不曾仔細理會如何會有益○爲學大端在
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便立
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個好
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磨

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
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
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
工夫可做如顔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孳孳爲
利念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
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峰議論好處又與
士尚志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又舉舜爲法於
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
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也匹

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
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志於聚
歛無足怪○問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
學却當大段多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
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
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將來也要知個貫通學
不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即都無事可做恐孤
单枯燥程先生云但是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
便都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種下種子便去
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處去

却不曾下得穜子如何會熟如一以貫之是聖人論到極處了而今只去想像那一不去理會那貫譬如討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又問爲學工夫大槩在身則有個心心之體爲性心之用爲情外則目視耳聽手持足履在事則自事親事長以至於待人接物灑掃應對飲食寢處件件都是合做工夫處聖賢千言萬語便只是其中細碎條目曰講論時是如此講論做工夫時須是著實去做道理聖人都說盡了論語中有許多詩書中有許多須是一一與理會過方得程先生謂或讀書講

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如何而爲孝如何而爲忠以至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都逐一理會不只是箇一便都了又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日撞着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着那事便與他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底要底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底是海水小底不是程先生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可曉了○問爲學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縝密者蓋緣天理流行乎日用之間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若工夫有所欠缺便於天理不湊

得着曰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須是密然亦須是那疎處斂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那縝密處又却局促了問放開底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或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

氷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一云恁地
若不用戒謹恐懼而（一本云許把捉去不成便恁地驚恐學問只是要此心常存）
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
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
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
極到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
要去戒謹恐懼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子思說尊
德性又却說道問學致廣大又却說盡精微極高
明又却說道中庸溫故又却說知新敦厚又却說

崇禮這五句是爲學用工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
所說却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揀那便宜多底占了
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只恐是占便宜自了之學
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患在於徒
務末而不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本而不理會那
末亦不得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
輩之責乎若是少間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
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
變到那時却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強去應應
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

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
是錯了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有許多事
一家又有許多事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事業恁
地多都要人與他做不是人做却教誰做不成我
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通得許
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此心泛觀
天下之事精粗巨細無不周徧下梢打成一塊亦
是一箇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底放在一
邊粗底放在一邊所謂天理人欲只是一箇大綱
如此下面煞有條目須是就事物上辯別那箇是

天理那箇是人欲不可恁地空說將大綱來罩却
籠統無界分恐一向暗昧更動不得如做器具固
是教人要做得好不成要做得不好好底是天理
不好底是人欲然須是較量所以好處如何樣做
方好做得

南軒張氏曰人之性善然自非上智生知之資其氣
稟不容無所偏學也者所以化其偏而若其善也
氣稟之偏其始甚微惟夫習而不察日以滋長非
用力之深未由返也〇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
果何所爲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

立于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捨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

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敎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敎養者又果何爲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

以知入德之門矣○入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之敎人循循善誘始學者聞之即有用力之地而至于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考之於夫子之遺經乎試舉一端而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爲之甚難[illegible]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盍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折

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至終不爲巳物盍亦思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盍亦辯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辯而明又盍行之而弗措乎是五者蓋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眞積力久所見益深所履益固而所以弗措者蓋有不可以巳高明博厚端可馴而識矣噫學不躐等也譬如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修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軔而欲乘雲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爲孝必

自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始爲弟必自徐行後長者始故善言學者必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先焉惟夫弗措之爲貴也○學必有序故自洒掃應對進退而往皆序也由近以及遠自粗以至精學之方也如適千里者雖步步踏實亦須循次而進今欲闊步一蹴而至有是理哉自欺自誤而已○講究義理須要看得如饑食渴飲只是平常事若談高說妙便是懸空揣度去道遠矣○近日學者論仁字多只是要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逼真亦終非實得看論語中聖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下陟

遐自邇循序積習自有所至存養省察固當並進存養是本工夫固不越於敬敬固在主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難○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騖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攷聖人之教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考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爲力行也豈但見於孝弟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爲行

乎自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如今一輩學者往往希慕高遠畢竟終無所得要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當於事親從兄之際踐履中體察之此最親切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須是下學而上達雖洒掃應對其中自有妙理至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在吾儒爲之雖若遲緩然爲之不已雖至聖人可也更當博觀伊洛議論涵泳於中使之自得且如聽人說他處市井如何山川如何比之親到氣象殊別○責

已須要備人有片善皆當取之古人之學只是爲已如晏平仲其事君臨政未必皆是然善與人交聖人便取之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不合道處想多只此四者便是吾之師責已而取人不惟養吾之德亦與人爲善也

象山陸氏曰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已不能聽言雖使義黃唐虞以來群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秖益其私增其病耳爲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爲學但當孜孜進德修業使此心於日用間戕

賊日少光潤日著則聖賢垂訓向以爲盤根錯節
不可遽解者將渙然氷釋怡然理順有不加思而
得之者矣○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
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
從俗浮沉與時俯仰狥情縱欲汩沒而不能以自
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
有愧懼大決其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
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
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者事
役有暇便可親書冊無不有益者

東萊呂氏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
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至此然後可久可大。○問
人之格局卑者不知能進否曰中人以下固不可
以語上然如人坐暗室久必自明若人果有志積
以歲月之久亦自有見又問必有所見然後能立
否曰人之初學豈能一一自有所見須去下工夫
工夫既深其久乃有所見○爲學須先識得大綱
模樣使志趣常在這裏到做工夫却隨節次做去
漸漸行得一節又問一節方能見衆理所聚今學
者病多在閑邊問人路頭尚不知大率問人須是

就實做工夫處商量方是○凡勤學須是出於本
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
見功苟有人則作無人則輟此之謂爲父母先生
勤學非爲已修終無所得○持養之久則氣漸和
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咈取
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款
聽之者心諭慮移而無起爭見郤之患矣更須參
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
之失也○持養察識之功要當並進更當於事事
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處卽深求病源所

在而鋤去之○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
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
爲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爲法不善者以
爲戒善者以爲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
以爲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
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於善而已矣如此則所遇
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
得哉○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
時同處貴耳賤目焉○爲人立基址須是堅實既
堅實須是就擴充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爲學

必須於平日氣禀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疎通顧
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
力耳○須要公平觀理而撤戶牖之小嚴敬持身
而戒防範之踰周密而非發於避就精察而不安
於小成此病痛皆所素共點檢者耳義理無窮才
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政自非易事
也○培養克治殊不可緩私意之根若尚有秒忽
未去與日遇事接物助發滋養便張皇不可剪截
其害非特一身也要須著實省察令毫髮不留纔
善○群居以和肅爲上若爲學之志專則自無暇
及他事

勉齋黃氏曰靜處下工誠爲長策然居敬集義博文
約禮皆不可廢朋友切磨固欲相觀而善然講習
一事尤爲至切須將聖賢言語逐一研究不可以
爲非切已若不自此用工則義理不明生出無限
病痛○人能於虛靜處認得分曉又於閒靜時存
得純固此乃萬理之宅萬事之原看到惺惺處則
於一二疑義合商量處肯細心磨講則洞然無疑
矣○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卽焚遇
事卽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

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易
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强加控制此心
隨所重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强制得下病根
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
也○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眞能不動
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
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此處打一
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閑話也○進道之要
固多端且刋落世間許多利欲外慕見得榮辱是
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

方且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不然則浮湛出入
渾殺膠擾無益於己見窺於人甚可畏也○爲學
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
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
而病證多端則亦須對證而謹擇之也○古先聖
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功人心道心直內方外
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以博
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
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之所
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慎獨爲終身事業

不可須臾廢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人之爲學但當操存涵養使心源純靜揆顧索隱使義理精熟力加克制使私意不生三者並行而日勉焉則學進矣○爲學只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得天花亂落亦於我何有干涉況亦未見心不純靜而能理明義精者理義無窮如登嵩華如涉溟渤且要根脚純

實深厚然後可以承載初涉文義便有跳踉自喜之意又安能任重而致遠耶世間固有全不識學問而能質實重厚小心謹畏者不害爲君子亦有親師取友講明道義而輕儇浮薄者未免爲小人此等處皆後生所當別識先以戒謹厚重爲心然後可以言學也○古人爲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工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人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故初學

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爲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爲即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胸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教人決不若是○西山講習若是實體之於心見吾一身之中實具此理

操而存之實有諸己則不至流於口耳之學○今世知學者少都以易說了學問但能斂束身心便道會持敬但曉文義便道會明理俯視世之不學者既有間仰觀昔者聖賢之言學條目又不過如此便道爲學都了不知後面都不是惟孔子全不如此逐日只見不足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乃曰何有於我哉如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乃曰是吾憂也豈聖人不情之語哉此心直是歉然今之學者須當體得此心切實用功逐日察之念慮心術之微驗之出入起居之際體之應人接物之間

真箇無歉益當加勉豈可一說便了著○問孟子
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
有用力處如何曰如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不遷怒
不貳過等皆用力處就務實切己下工所以入聖
人爲近○問濂溪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一條
曰纔說爲學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爲己務實
之論葢人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褊狹了
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曰志顏子曰學
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
北溪陳氏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工節目其
大要亦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
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
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息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
萬善於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至則眞是眞非
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
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
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學明明德之
功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誠意正心修身繼其後
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愼思明辨
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亦惟在於博

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
然判先後爲二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
益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遠而行
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
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
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所以貫動
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
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由是
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
然人性均善均可與適道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
由其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
以求自拔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
以求實見葢必如孟子以舜爲法於天下而我猶
未免爲鄉人者爲憂必期於舜而後已然後爲能
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
無實若虛然後能爲虛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
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工節目循序
而進日有惟新之益雖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
無所阻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西山眞氏曰學者觀聖人論人之得失皆當反而觀

已之得失然後爲有補云○程子云涵養須用敬
進學則在致知葢窮理以此心爲主必須以敬自
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爲
窮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
窮其理然後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
養心則私慮紛紜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
持敬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
又只箇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爲之主
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
故必以敬涵養而又講學審問慎思明辨以致其

知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靜則湛然
寂然而爲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爲中節
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於此自伊川發
出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
即此意也○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
養也是三者不容以一闕也夫學者之治心猶其
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脈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
以去疾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
疾者也○聖賢大道爲必當繇異端邪徑爲不可
蹈此明趨向之要也非義而富貴遠之如垢汚不

幸而賤貧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内而輕外
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
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
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潛乎訓義反
覆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
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爲讀書之
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
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
外者也平居齊慄如對神明言動酧酢不失尺寸
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入矣葢操存固則知識明知

知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畧如此
潛室陳氏曰横渠云未知立心患思多之致疑葢立
心持敬之謂先立箇主人翁了方做得窮理格物
工夫○問伊川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
化由通於禮樂不知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不知
禮樂何以能窮神知化曰盡性至命窮神知化皆
聖人事欲學聖人皆從實地上做起升高必自下
陟遐必自邇此聖門切實之學積累之久將自有
融液貫通處非謂一蹴便能○問明道以記誦博
識爲玩物喪志如何曰徒記誦該博而理學不明

不造融會貫通處是逐其小者忘其大者反以無用之物累其空明之心是爲玩物喪志〇問明道謂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安排布置須是見於施設以安排布置爲非自得如何曰安排布置非是見於設施謂此心此理未到純熟兩忘地位必有營度計慮之勞逆施倫作之病纔到自得處則心便是口理便是心心與理忘口與心忘處處安行自在默識心通不用安排布置也〇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中虛故也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中實故也

鶴山魏氏曰氣質之禀自非生知上知孰能無偏學則所以矯其偏而復於正也然今之學者有二弊博以致約則歛華而就實故志爲之主愈歛則愈實愈久則愈明或者唯博之趨若可以譁世取榮然氣爲之主氣衰則志索於是有始銳而終惰始明而終闇者矣

雙峯饒氏曰爲學之方其大畧有四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之不立持養踈畧而此心之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悖戾將見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將何所不至哉〇人之爲學莫先於立志立志之初當先於分別古今人品之高下孰爲可尊可慕而可法孰爲可賤可惡而可戒此入德之先務也此志既立然後講學以明之力行以充之則德之進也浩乎其不可禦矣〇君子之學不守諸約則泛濫支離固無以爲體道之本不致其博則陿陋偏黨亦無以盡道體之全存養省察致知力行闕一不可〇誠之爲道無所不體自學者言之敬所以存心也敬立則內真義所以制事也義形則外方二者皆學

者切已之事苟非有誠意以爲之則敬非真敬而其爲敬也必踈畧義非實義而其爲義也必駁雜所謂不誠無物也〇今之學者所以不能學爲聖賢者其大患在於無志其次在於無所守蓋人而無志則趨向卑陋不足與議高明光大之事業勉之以道義則曰難知難行期之以聖賢則曰不可企及不過終身汨汨爲鄉里之庸人而已何足與有爲哉人而無守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乎居非不粗知義理至於臨事則爲利欲所驅而有所不顧何足與有所立哉〇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

人得之以爲心義禮智信之理皆具於中而爲心之全德者也此雖人心之所固有然學者苟無存養體驗之功則氣質物欲有以蔽之而無以識其體之實有於巳矣幸而有以識其體之實有於巳矣然或不能博學於文講求義理以栽培之則如孤根獨立而無所壅培非特無以助其生長而使之進於盛大亦恐風霜彫摧而其根將不能以自存也

魯齋許氏曰凡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

不合於六經語孟中便須攻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臨川吳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立志當極乎遠大而用功必循夫近小遠大者何究其源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漸者自流遡源而不遽以探源爲務也道之有原如水之有源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之治水也治河必自下流始兖州之功爲多而冀州次之河之外名州三百支州三千無所不理若畎若澮田間水道爾亦濬之以距于川其不遺近小也如是聖門教人自庸言庸行之常至一事一物之微誶切乎實未嘗輕以道之大原示人也仁道之大子所罕言聖人豈有隱哉三百三千之儀流分派別殆猶三百三千之川雖瑣細繁雜然無一而非道之用子貢之穎悟曾子之誠篤皆俟其每事用力知之旣徧行之旣周而後引之會歸于一以貫之之地無子貢曾子平日積累之功則一貫之旨不可得而聞也近世程子受學於周子太極一圖道之大原也程子之所手授而終身秘藏一語曾莫之及寧非有深慮乎朱子演釋推明之後此圖家傳人誦宋末之儒高談性命者比比誰是

眞知實行之人蓋有不勝其弊者矣夫小德之川流道之派也大德之敦化道之原也未周徧乎小德而欲窺覘乎大德是舍派而尋原者也○所貴乎學者以其能變化氣質也學而不足以變化氣質何以學爲哉世固有率意而建功立業者矣亦有肆情而敗國殄民者矣彼其或剛或柔或善或惡任其氣質之何如而無復矯揉克治以成人學者則不如是昏可變而明也弱可變而強也貪可變而廉也忿可變而慈也學之爲用大矣哉凡氣質之不美皆可變而美況其生而美者乎○爲學

而逐逐於欲役沒於利汩役於卑汚苟賤以終其身與彼不學者曾不見其少異是何也所學非吾所謂學也夫今之學者之學不過二端讀書與爲文而巳矣讀書所以求作聖人之路逕而或徒以資口耳爲文所以述垂世之訓辭而或徒以眩華采如是而學欲以變化其氣質不亦難哉宜其愈學而無益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勉生於不足不勉生於足不足則勉勉則進足則不勉不勉則止昔之聖賢兢兢業業孜孜汲汲不自足故也農之自以爲有餘者反是○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

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蟹不如螾駑可以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也夫子上聖也而好學顔子大賢也而好學古之人不恃其天資之敏也如此旣敏且學則事半而功倍

性理會通卷四十五終

性理會通卷四十六

學四

存養 持敬附

程子曰學之而不養養之而不存是空言也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見之旣明養之旣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曷禦焉○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於樂則淸明高遠矣○或曰惟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曰豈其然乎有心於息慮則思慮不可息矣○問君子存之如何其存也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乃存之之道也○問有言求中於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乎曰求則是有思也思則是巳發也然則何所據依何以用功哉曰存養而巳矣及其久也喜怒哀樂之發不期中而自中矣○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個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隣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

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内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集覽】大戴礼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於机於鑑於盥盤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戶於牖於劍於弓於矛於銘焉○要修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爲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個持養底氣象也○或謂張繹曰吾至於閒靜之地則洒然心悅吾疑其未善也繹以告程子程子曰然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乎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修乎然則以靜爲悅者必以動爲厭方其靜時所以能悅靜之心又安在哉○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聖人

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問獨處一室或行暗中多有憂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未嘗心不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熟則是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

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珮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卽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

熟味之當見涵養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存養終不爲巳物也○今之學者雖能存養知有此理然且晝之間一有懈焉遇事應接舉處不覺打發機械即離間而差矣唯存養熟道理明習氣漸爾銷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亦不易也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纔出門便千岐萬轍若不是自家有個主宰如何得是○心在羣妄自然退聽○人只有個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麽人（一云如何做得事成）○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問莫是工夫間斷心便外馳否曰正此心纔向外便走了○人昏時便是不明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況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人常須收斂個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

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著筋骨擔○大抵是且收斂得身心在這裏便已有八九分了却看道理有窒礙處却於這處理會爲學且要專一理會這一件便只且理會這一件若行時心便只在行上坐時心便只在坐上○學者爲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個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即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存得此心便是要在這裏常常照管若不照管存養要做甚麽用○今於日用間空閒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是執權衡以度物○人若要洗刷舊習都淨了却去理會此道理者無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裏便須有個真心發見從此便去窮理○大槩人只要求個放心日夕常照管令在力量既充自然應接從容○存心只

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但操存得在時少間他喜怒哀樂自有一個則在○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力○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裏積將去若要去討平日涵養幾時得又曰涵養之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明底人便明了其他須是養養非是如何錐鑿用工只是心虛靜久則自明○問靜中常用存養曰說

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平居須是儼然若思○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栽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麄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麄一息不存即爲麄病要在精思明辯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

庶幾矣哉○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與入道況加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耶○人心本明只被事物在上蓋蔽了不曾得露頭面故燭理難且徹了蓋蔽底事待他自出來行兩匝看他既喚作心自然知得是非善惡○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明如日月要閑心却不閑隨物走了不要閑了却閑有所主○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學者工夫且去剪截那浮泛底思慮○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

只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則反不是○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爲著力○問心要在腔子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合管着曰固是要如此○人一個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

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個身恰似個無稍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歛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又問如何得會敬曰只管恁地衮做甚麽纔說到敬便是更無可說○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個心把捉一個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

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眞能把捉得定乎○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卽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今之人知求雞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卽此知求之處一念竦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

者矣○學者日用之間以敬爲主不論感與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間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其爲力矣○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問涵養須用敬涵養甚難心中一起一滅如何得主一曰人心如何敎他不思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豈是無思但不出於私則可曰其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一事又牽走那事去雖知得亦自難止曰旣知得不是便當斷絕了○涵養

此心須用敬譬之養赤子方血氣未壯實之時且須時其起居飲食養之於屋室之中而謹顧守之則有向成之期纔方乳保卻每日暴露於風日之中偃然不顧豈不致疾而害其生耶○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徹上徹下

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捉曰眞個是難把持不能得久又被事物及閑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或又謂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曰這個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是自着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着緊不要隨他去這個須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把心不定喜怒憂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問心不能自把捉曰自是如此蓋心便能把捉自家

自家却如何把捉得他唯有以義理涵養耳○問某平時所爲把捉這心敎定一念忽生則這心返被他引去曰這個亦只是認敎熟熟了便不如此今日一念纔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久後便無此理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他勝了如一車之火以少水勝之水撲處纔滅而火又發矣○問學者於已發處用工此却不枉費心力日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須待已發然後用工也○問涵養於未發之初

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敎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或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個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則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卽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

爲二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個有存亡出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個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爲戒也○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云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只幾整頓起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慮自一○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卽久久自見功効義理自明持

守自固不費氣力也○答胡季隨書曰近有問以放心求心者嘗欲別下一語云放而知求則此心不爲放矣此處間不容息如夫子所言克己復禮功夫切要處亦在爲仁由己一句也豈藉外以求之哉○答張敬夫書曰來喻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於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

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洒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學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耶以此觀之則用功之先後判然可覩矣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

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卻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此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爲重以義配仁則仁爲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

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卻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於來教所謂要須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個持養工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從外來只恃養得便自著見但要窮理工夫互相發耳

象山陸氏曰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逕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曰人有四端而自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人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敎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惟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漑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捍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曰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

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漑此乃爲學之門進德之地得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決耳

勉齋黃氏曰靜養工夫且認得性情部分識得虛靈本體端居默養令根本完固則成性存存而道義自明矣

程子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知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人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操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甖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

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卽

所以爲中也○一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害仁此爲大○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此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或問燕處倨肆心不怠惰有諸曰無之入德必自敬始故容貌必恭也言語必謹也雖然優游涵泳而養之可也拘迫則不能入矣

張子曰學者欲其進須敬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未有不敬而能立不立則安可望有成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心齊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問敬之貌如何曰於儼若思時可見問學爲敬不免有矜持如何曰矜持過當却不是尋常作事用心過當便有失要在勿亡勿助長之間耳
○問敬慎有異否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慎之至也敬則慎在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易學者須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敬有功敬換不得方其敬也甚物事換得因指所坐亭子曰這個亭子須只喚做白岡院亭子却着甚底換得曰學者未能便窮理莫須先省事否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說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着靜不妨人雖是卓立中塗不得執一邊○或問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其嘗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執事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却只是坐如尸也

和靖尹氏曰某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祁寬問如何是主一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

心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個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日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堯是初頭出治第一個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個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知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

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敬之一字真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敬則萬理俱在○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個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絕人欲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著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圍拔守人欲日消鑠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謂我自有一個明底物事在這裏把個敬字抵敵常常存個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

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卻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個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楊道夫曰泛泛於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工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因嘆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

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個修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為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着個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脩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

爲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衲乎敬者愈深矣○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爲敬整齊收斂這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似甚字恰似個畏字相似○敬只是收斂來程夫子亦說敬孔子說行篤敬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賢亦是如此只是工夫淺深不同聖賢說得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至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爲學則自

有個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個敬字與學者說要且將個敬字收斂個身心放在模匣子裏面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過○學固不在乎讀書然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要知無事不要理會無書不要讀若不讀這一件書便闕了這一件道理不理會這一件事便闕這一事道理要他底須着些精彩方得然泛泛做又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爲本然後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是散說要人敬但敬便是個關聚底道理嘗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

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熙則訓明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纔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個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捱去庶幾執捉得定有個下手處縱不

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爲○敬字前輩多輕說過了唯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爲心只是個敬人纔敬時這心便在身上了○人之爲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語只是提撕此心教他光明則於事無不見

久之自然剛健有力○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
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
則不存○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如敬字只
是將來說更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他零碎工
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
坐○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
○只敬則心便一○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
敬是個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纔敬便
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會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
思也退聽○敬不是只恁坐地舉足動步常要此

心在這裏○敬凡定下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
爲根本然後可明若與萬物並流則如眯目播糠
上下四方易位矣如伊川說聰明睿智皆由是出
問敬中有誠立明通道理曰然○敬則天理常明
自然人欲懲窒消治○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
天理粲然無一分着力處亦無一分不着力處○
心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
矣博學審問愼思明辯力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
敬○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
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如

是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
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問敬曰一念不存也
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問敬何以用功曰
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問二程專教人持敬
持敬在主一熟思之若能每事加敬則起居語默
在規矩之內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理
顏子請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曰學莫要於持敬
故伊川謂敬則無已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
亦甚難須是造次顚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斷如
此方有功所謂敏則有功若還今日作明日輟放

下了又收拾起幾時得見効脩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都少個敬不得如湯之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
翼之類皆是只是他便與敬爲一自家須用持着
稍緩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熟可知道
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止是持敬○問敬之一字
初看似有兩體一是主一無適心體常存無有走
作之意一是遇事小心謹畏不敢慢易之意近看
得遇事小心謹畏是心心念念常在這一事上無
多岐之惑便有心廣體胖之氣象此非主一無適
而何動而無二三之雜者主此一也靜而無邪妄

之念者亦主此一也主一蓋兼動靜而言靜而無事惟主於往來出入之息耳未審然否曰謂主一兼動靜而言是也出入之息此句不可曉○問主一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却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問主一如何用工曰不當恁地問主一只是主一不必更於主一上問道理如人喫飯喫了便飽却問人如何是喫飯先賢說得甚分明也只得恁地說在人自體認取主一只是專一○問或人專守主一曰主一亦是然程子論主一却不然又要有用豈是守塊然之主一呂與叔問主一程子云只是專一今欲主一而於事乃處置不下則與程子所言自不同○或問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萬機須要並應曰一日萬幾也無並應底道理須還他逐一件理會但只是聰明底人却見得快○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覺見邪在這裏要去閑他則這心便一了所以說道閑邪則固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更不消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須用防他則便惺了既惺了不須更說防賊○或問閑

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問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無窮矣切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一隅又問以大綱言之有一人焉方應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如何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人有躁妄之病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illegible]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二臨事接物[illegible]際眞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程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

敬爲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可不可之幾已判然於胸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問下手工夫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若看見外面風吹草動去看覷他那得許多心去應他便也是不收斂問莫是主一之謂敬曰主一是敬表德只是要收斂處宗廟只是敬處朝廷嚴是嚴處閨門只是和便是持敬○問靜時多爲思

慮紛擾曰此只爲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繫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効淺深大凡理只在人身中不在外面只爲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利名故本原固有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問程子以敬教人自言主一之謂敬不之東又不之西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何時而不存故近日又稍體究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說葢禮則謹嚴樂則和樂兩者相須而后能故明道先生既以敬教人又自謂於外事思慮儘悠悠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故謝子因

之爲展托之論又恐初學務須把持未敢便習展托於斯二者孰從孰違曰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着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者此言既自得

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禮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問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問敬而無失莫是心純於敬在思慮則無一毫之不敬在事爲則無一事之不敬曰卽是常敬敬卽所以中○問和靖論敬以整齊嚴肅然專主於內上蔡專於事上作工夫故云敬是常惺惺法之類曰謝尹二說難分內外皆是自己心地工夫事上豈不可整

齊嚴肅靜處豈可不常惺惺乎○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着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今所謂持敬不是將個敬字做個好物事樣子塞於懷裏只要胸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要得一個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問先持敬令此心惺惺了方可應接事物何如曰不然又問須是去事物上求曰不然若無事物時不

成須去求個事物來理會且無事物之時要你做甚麼○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問乃是敬貫動靜曰到頭底人言語無不貫動靜者○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着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

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辭氣往往全不加功又况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答胡廣仲書曰敬之一字眞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

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問人如何發其誠敬消其欲曰此是極處了誠只是去了許多僞敬只是去了許多怠慢欲只是要窒○誠敬寡欲不可以次序做工

失敗者雖則未嘗不串然其實各是一件事不成
道敬則欲自寡却全不去做寡欲底工夫則是麽
了克己之功也但恐一旦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
平日愼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固是無病但一
旦意外病作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工夫克己
是去病須是俱到無所不用其極○敬如治田而
灌溉之功克己則是去其惡草也○問持敬與克
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
併了教他盡淨○問且如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
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己相反愈制則愈甚或

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
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胸中無
個主若有主邪自不能入○問嘗學持敬讀書心
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
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
端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
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
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
更不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大凡學者
須先理會敬字敬是立脚去處常要自省得纔省

得便在此或以爲此事最難曰患不省察須覺得
間斷便已接續何難之有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
舍兩字之間要之只消一個操字到緊要處全不
消許多文字言語若此意成熟雖操字亦不須用
○問一向把捉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
這個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就去把捉又添一
個要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若知得放下不好便
提掇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
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麽事若是好事合
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着思量

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纔覺得如此
這敬便在這裏○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
自家精神專一在此今看來學者所以不進緣是
但知說道格物却於自家根骨上煞欠缺精神意
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鋭未說
道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也煞引
出了心那得似教他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閑
物事一切都絶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
濟之以義辯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

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辯別一個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問讀大學已知綱目次第了然大要用工夫

恐在敬之一字前見伊川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處曰能敬以直內矣亦須義以方外能知得是非始格得物不以義方外則是非好惡不能分別物亦不可格又問恐敬立則義在其中伊川所謂弼諸中彪諸外是也曰雖敬立而義在也須認得實方見得今有人雖胸中知得分明說出來亦是見得千了百當及應物之時顛倒錯謬全是私意亦不知聖人所謂敬義處全是天理安得有私意○問持敬曰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

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問主一工夫兼動靜否曰若動靜收斂心神在一事上不胡亂思想東去西去便是主一又問由敬可以至誠否曰誠自是眞實敬自是嚴謹如今正不要如此看但見得分曉了便下工夫做將去如整齊嚴肅其心收斂常惺惺數條無不通貫○或以此心不放動爲主敬之說曰主敬二字只恁地做不得須是內外交相養蓋人心活物須是窮理○問敬先於知然知至則敬愈分明曰此正如配義與道○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

敬字眞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答何鎬書曰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論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修爲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內而姑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

談請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察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又曰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今乃於覺而操之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爲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工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爲用之妙若便以覺爲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

者什八九矣○劉黻因說學者先立心志爲難曰無許多事只是一個敬徹上徹下只是這個道理到剛健便自然勝得許多物欲之私

性理會通卷四十六終

性理會通卷四十七

學五

存養 持敬 靜附

南軒張氏曰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來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所謂敬敬是敬此也只敬便在此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且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亂而欲汨之紛擾臬兀不得須

臾以寧而正理益以蔽塞萬事失其統矣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敬焉即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則事事物物不得遁焉涵泳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茲與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至於所

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於緩急之不同
耳○答潘叔昌曰所謂思慮時擾之患此最是合
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中論此處甚多須反
復玩味據目下看底意思用工譬如汲井漸汲漸
清如所謂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
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思
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别底交互出來久
久自别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又曰所論收歛
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患於
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

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源深厚則發見
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亦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
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
想像何由意味深長

勉齋黄氏曰敬是束得個虛靈知覺住如火炬束得
緊時那燄頭直上不束則散滅矣○主敬致知兩
事相爲經緯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恐亦於此
有所未思耳○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
惺惺法已是將持敬人心胸内事模寫出了更要
去上面生枝節只恐支離無緣脫洒○問前輩說

主一無適是說得已發時敬如惺惺收歛是說得
未發時敬曰未須要辯未發已發且就自家心一
息之間幾微已發未發雖數千萬變豈無可辯認
且如一個大鏡相似恁地光皎在這裡人來照着
便隨他賦形人過去後這光皎者自若○敬是人
之本體人惟胡思亂想便失了本然之體恐懼警
畏正欲收拾他依元恁地○人稟陰陽五行之氣
以生其爲是氣也莫不各有是理人得是氣以爲
體則亦具是理以爲性又必有虛靈知覺者存乎
其間以爲心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虛靈知覺者感

而遂通一寂一感而是理亦爲之寂感焉使夫虛
靈知覺者常肅然而不亂炯然而不昏則寂而理
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矣惟夫虛靈知
覺既不能不囿於氣而又不能不動於欲也則將
爲氣所昏爲欲所亂而理之體用亦隨之而昏且
亂矣此敬之說所由以立也虛靈知覺我所有也
吾惟怠慢而無以檢之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矣
惕然悚然常若鬼神父師之臨其上常若深淵薄
冰之處其下則虛靈知覺者自不容於昏且亂矣
故常聞之先師曰敬字之說惟畏爲近之誠能以

所謂畏者驗之則不昏不亂可見矣曰然則諸說之不同何也曰惺惺者不昏之謂也主於一而不容一物撓亂之謂也整齊嚴肅則制於外以養其中也是皆可以體夫敬之意矣然而不昏不亂者必先敬而後能如此制於外以養其中者必如此而後能敬以之體敬之義必欲眞見夫所謂敬者惟畏爲近之也蓋畏卽敬也能敬則能整齊嚴肅整齊嚴肅則能敬能敬則不昏不亂矣此朱子不得不取夫諸說以明夫敬而又以畏字爲最近也

北溪陳氏曰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爲一文公

合而言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尤分曉敬一字從前經書說處儘多只把作閑說過到二程方拈出來就學者做工夫處說見得這道理尤緊切所關最大敬字本是個虛字與畏懼等字相似今把做實工夫主意重了似過實物一般○人心妙不可測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敬便存在這裡所謂敬者無他只是此心常存在這裏不走作不散漫常恁地惺惺便是敬○上蔡所謂常惺惺却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亦說得親切蓋心常惺在這裡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才在這裡則萬理森然於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體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人捧一個至盈底物心若不在這上纔移一步便傾了惟執之拳拳心常在這上雖行到那裡也不傾倒入虛如有人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底意○格物致知也須敬正心誠意也須敬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須敬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程子說人心做工夫處特注意此字蓋以此道理貫動靜徹表裡一始終本無界限閑靜

無事時也用敬應事接物時也用敬心在裡面也如此動出外來做事也如此初頭做事也如此做到末稍也如此此心常無間斷才間斷便不敬

西山眞氏曰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義又曰無適之謂一適往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事是之謂無適也二者存主之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於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旣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卽所謂誠也敬是人

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於誠則達乎天道矣此
又誠敬之分也○所謂主一者静時要一動時亦
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爲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
静時敬應事接物有所作爲此心亦要主於一此
是動時敬静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
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
爲學之要莫先於此○端莊静一乃存養工夫端
莊主容貌而言静一主心而言葢表裏交正之功
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秦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
爲學問之本自程子始指以示人而諸子又發明

之極其切至二先生有功於聖門此其最大者也
○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葢天下之
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
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
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横放甚於潰川
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静之言程子主一之訓
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覆之學者
倘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
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鶴山魏氏答張大監曰敬字之義甚大孔門說仁處
大抵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
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自聖學不明人多以
擎跽曲拳正坐拱嘿之類爲敬至周程以後如誠
字敬字仁字方得聖賢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之
謂敬此最親切
魯齋許氏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
不留用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東萊嘗云
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
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才有間斷便是不敬
臨川吳氏曰易書詩禮之言敬者非一及夫子答子

路之問則其辭重以專而子路莫之悟也再問三
問意若有所不足聖人語以堯舜猶病雖能已其
問而子路猶未悟也嗚呼子路聖門高第弟子也
果於從人勇於治己當時許其升堂後人尊之爲
百世之師親承脩己以敬之誨於夫子而未能心
受也況後聖人千數百載而掇拾其遺言者乎伊
洛大儒嗣聖傳於已絶提敬之一字爲作聖之梯
階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新安大儒繼之直指
此爲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其示學者切矣夫
人之一身心爲之主人之一心敬爲之主主於敬

則心常虛虛者物不入也主於敬則心常實實者我不出也敬也者當若何而用力耶必有事焉非但守此一言而可得也○仁義禮智之得於天者謂之德是德也雖同得於有生之初而或失於有生之後能得其所得而不失者君子也葢德具於心者也欲不失其心豈有他術哉敬以持之而已矣昔子路問君子夫子以脩巳以敬爲答敬也者所以成君子之德也堯舜禹之欽即敬也傳之於湯爲日躋之敬傳之於文王爲緝熙之敬夫子脩巳以敬之言傳自堯舜禹湯文王而傳之于顏曾

子思孟子者也至於程子遂以敬字該聖功之始終敬之法主一無適也學者遽聞主一無適之說倘未之能且當由謹畏入事事知所謹而於所不當爲者有不肯爲念念知所畏而於所不當爲者有不敢爲充不肯爲不敢爲之心而進退焉凡事主於一而不二乎彼凡念無所適而專在乎此程子敬字之法不過如是敬則心存心存而一靜一動皆出於正仁義禮智之得於天者庶幾得於心而不失矣乎

程子曰惟靜者可以爲學○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個心此上頭儘有商量○尹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坐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淨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搖動

張子曰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則小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

上蔡謝氏曰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靜也

延平李氏答朱大脩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

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葢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靜坐無閑雜思慮則養得來便條暢○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巳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

件如此則維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
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
其洒掃時加箒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弦誦皆
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
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
曾做得不奈何須着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
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
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
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爲要立個基

址得此心光明有個存主處然後爲學便有歸著
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從那頭去又
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做工夫
正爲此也○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
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畫爲兩途說靜坐時與讀書
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
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
却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
作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
倚於衡只是常常見這忠信篤敬在眼前自然邪

妄無自而入非是要存這忠信篤敬去除那不忠
不敬底心今人之病正在於靜坐讀書時二者工
夫不一所以差○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
子却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
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
妻子御童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
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茲茲隨他事物中走二
者須有個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
這裡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

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
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
得力須是動時也佐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
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
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
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
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云一
事來則動事過了靜如潮頭高船也高潮頭底船也底
雖然動靜無端亦無
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
問答之際答則動矣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

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巳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明遇事時方好心要收拾得緊如顏子請事斯語便直下承當及犯而不校却別○靜便定熟便透○靜爲主動爲客靜如家

舍動如道路○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人身只有個動靜靜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動中有靜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靜○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煞少動時常多曰若聖人動時亦未嘗不靜至衆人動時却是膠擾亂了。如今人欲爲一事。未嘗能專此一時事之從容不亂。其思慮之發。既欲爲此。又欲爲彼。此是動。靜却無邪靜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止於仁敬者靜也要止於仁與敬者便是動只管是一動一靜循環無端所以謂動極復靜靜極復

動如人噓吸若噓而不吸則須絕吸而不噓亦必壅滯著不得噓者所以爲吸之基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凡這箇都是一屈一信一消一息一往一來一闔一闢大底有大底闔闢消息小底有小底闔闢消息皆只是這道理○問伊川嘗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思慮且以此教人收拾此心耳若初學者亦當如此○主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爲亦靜而已所謂靜者固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

亦豈求中之謂哉○答吳伯豐書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力行二公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須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個着落譬如人出外去才歸家時便自有個着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個

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個着
身處也○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
却是一個總要處○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
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
靜這個互相發○問汪長孺所讀何書長孺誦大
學所疑曰只是輕率公不惟讀聖賢之書如此凡
說話及論人物亦如此只是不敬又云長孺氣粗
故不子細爲今工夫須要靜靜多不妨今人只是
動多了靜靜亦自有說話程子曰爲學須是靜又
曰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然總亦只是一個敬

○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〇
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
打坐上要是隨處着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
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
且未說做他事只自家心如何令把捉不定恣其
散亂走作何有於學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
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
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
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

慮無邪思耳○問滕德粹近作何工夫德粹云靜
坐而已曰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
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
息閒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
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是秋冬
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
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
則日有進○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
根本深固自可致遠（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問宋傑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

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裡面
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
上用功曰這裡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
節事而今便把來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
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
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
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個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
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個白淨底
虛靜則八窓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裡底
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問每日暇時

略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纔着個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下愈明靜矣

勉齋黃氏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情欲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且晝之梏亡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

問程子云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如何此還是指聖賢而言否潛室陳氏曰觀物內會靜者能之固是聖賢如此吾人胸次豈可不見此境界靜却不分聖賢

省察

程子曰人爲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已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者乎曰幾矣雖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集覽楊震所謂四知震字伯起華陰人[illegible]荐荆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莫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尸居却龍見淵然却雷聲○妄動猶有欲

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失之二失也況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得之福災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隨焉苟或知此亦庶幾乎不由欲而動矣○學始於不欺暗室

張子曰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觸理皆在吾術內覩一物又敲點着此心臨一事又記着此心常不爲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事長一智只爲持得術博

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愼喜怒此只矯其末
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
廣平游氏曰曾子云三省其身若夫學者之所省又
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與行
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與慾有所未窒而忿有
所未懲與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
可以跂及矣○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
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
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愼獨是自欺
也其離道遠矣

和靖尹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延平李氏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
所忽此人之常情也
朱子曰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
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
讓發見處只是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間試省察此
四端者分明迸贊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
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
欲汨了所以秉彞不可磨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
明正大如其本然○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
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
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
持守亦不費力矣○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
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乎隱微而忽略其顯
著也○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
毒之可畏致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尚當朝
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審微於未形
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之○人不自知其病
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古人瞽史誦詩之類

是規戒警誨之意有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
使人住不着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今說求放心
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如中
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
也脩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
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致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
即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
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
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
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

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葢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爲物欲繫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賭當卽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着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於惡天命之謂性卽天

命在人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便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上去玆其所以爲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爲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堯舜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群陰用事則萬物凋瘁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

養久之自然成熟○許多言語雖隨處說得有淺深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存其心與持其志亦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却寬持其志語雖小却緊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又曰持其志是心之方漲處便持着○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一云非是活捉一物來存着）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

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源上加功須是持敬持敬以靜爲主此意須要於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自熟但是着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爲人由已而由人乎哉此語的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黙意思疎濶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沉重厚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惰葢如此○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

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
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裡○
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歛便
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為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
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心只是一箇心非
是以一個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
矩只為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
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
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

相養之道也○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
須養得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裡面流出便
好問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靜坐否曰自去檢點且
一日間試看此幾個時在內幾個時在外小說中
載趙公以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人做工
夫處如此檢點則自見矣○李先生嘗云人之念
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
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
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
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之力

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
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
惡而不自知近見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
此然初學後亦未能便如此也○問進德之方曰
大率要脩身窮理若脩身上未有工夫亦無窮理
處又問脩身如何曰且先收放心如心不在無下
手處要去體察你平日用心是為己為人若讀書
計較利祿便是為人○問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
看來不善之發有二有自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
出來者有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閑邪之道

當無所不用其力於思慮上發時便加省察更不
使形於事為於物誘之際又當於視聽言動上理
會取然其要又只在持敬持敬則身心內外肅然
交致其功則自無二者之病曰謂發處有兩端固
是然畢竟從思慮上發者也只是外來的天理渾
是一個只不善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不從天理出
來便是出外底了視聽言動該貫內外亦不可謂
專是外面功夫若以為在內自有一件工夫在外
又有一件工夫則內外支離無此道理須是誠之
於思守之於為內外交致其功可也○問人之手

動足履須還是都覺得始得看來不是處都是心
不在後挫過了曰須是見得他合當是恁地問立
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是熟後自
然見得否曰也只是臨處見得那忠信篤敬是合
當如此又問舊見敬齋箴中云擇地而蹈折旋蟻
封遂欲如行步時要步步覺得他移動要之無此
道理只是常常提撕曰這箇病痛須一一說得方
得且如事父母方在那奉養時又自著注脚解說
道這箇是孝如事兄長方在那順承時又自著注
脚解說道這個是弟便是兩個了問只是如事父

母當勞苦有倦心之際却須自省覺說這箇是當
然曰是如此○問居常苦私意紛擾雖即覺悟而
痛抑之然竟不能得潔淨不起曰惟其此心無主
故為私意所勝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
這私意只是從外面入縱饒有所發動只是以主
待客以逸待勞自家這裡亦容他不得此事須是
平日着工夫若待他起後方省察殊不濟事○問
不敬之念非出於心如忿慾之萌學者固當自克
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
能曰纔覺恁地自家便挈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

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
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纔意誠則自然
無此病○問橫渠先生謂范巽之云吾輩不及古
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橫渠云此非難悟設此語
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妄庶游心寖熟有一日脫
然如大寐之得醒耳曰橫渠先生之意正欲學者
將此題目時時省察使之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
非謂只要如此說殺也○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
之發覺得發之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常不安
然義理不足以勝私欲之心少間安者却容忍不

安者却依舊被私欲牽將去及至事過又却悔悔
時依舊是本心發處否曰然只那安不安處便是
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
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
是個安與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物時方流入於
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
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物便不至於
流上蔡解為人謀而不忠云為人謀而忠非特臨
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
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來太過然却如此今

人未到爲人菻時方不忠只平居静慮閑思念時
便自懐一個利便於已將不好處推與人之心矣
須是於此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問於私欲
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寸
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
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知也
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裡要分
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飢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
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
此事若不曾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

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
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
有好用工夫處葢天理在人亘古今而不泯選甚
如何蔽固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
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砂礫中零零星
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
打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
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靡
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
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鬬敵縱一時

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
一個道理主執而行纔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
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
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
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既曰如此其濯濯
也又曰萌蘖生焉既曰旦晝梏亡又曰夜氣所存
如說求放心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
理根於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
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
不知省悟若心裡稍知不穩便從這裡改過亦豈

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着這些子存只是
存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
吳晦叔言省克二字不可廢南軒張氏曰然纔省了
便克既克了又省當如循環然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
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
是以君子慎其獨也
象山陸氏曰人之資稟不同有沉滯者有輕揚者古
人有韋弦之義固當自覺不待人言但有恣縱而

不能自克者有能自克而用功不深者[illegible]幸以自戒並实言性稱倨些而自懲○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勉齋黄氏曰理義之精微心術之隱奥所差甚微而天理人欲之分君子小人之判自此而决不可不察也

魯齋許氏曰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已此持敬大略也○日用間若不

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卽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愼也○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爲益已以存心養性爲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爲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

臨川吳氏曰夫易以溺人汚人者色與貨也非禮非義之事雖甚不良之人往往畏人之知而不敢肆苟人所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於所不當爲能保其不爲之乎若顔叔子之達旦秉燭若楊伯起之暮夜却金若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爲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其能愼獨者也【集覽】顔叔子獨居一室夜[illegible]一女投之叔子令女執燭燭盡[illegible]四目不二志司馬温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趙抃字閱道[illegible]清獻公平生所爲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有不可告者則必不爲也

學六

知行　言行附

程子曰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個知見難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便謂要力行亦只是

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必待着意做纔著意做便是有個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古人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能明善斯可謂明也已能守善斯可謂誠也已○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問學者於聖人之門非願其有異也惟其不能知之是以流於不同敢問持正之道曰知之而後可守無所知則何所守也故學莫先乎致知窮理格物則知無不盡知之既盡則守無不固○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强勉而從之至於言穿窬不可爲不必强勉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効也循理而至於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勉强之可能也

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

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着實地○盡得天下之物須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惟艱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却要强恕而行求仁爲近

和靖尹氏曰觀物須要通會得一件便與行一件

朱子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論知之與行

日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
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聖賢說知便說行
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修也
中庸說學問思辯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
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致知力行用
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
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脚說○問須
是先知後行否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且
如曾點與曾子便是兩箇樣子曾點便是理會得
底而行有不揜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

一唯處○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知得守得○學
者以玩索踐履爲先又曰操存與窮格不解一上
做了如窮格工夫亦須銖積寸累工夫到後自然
貫通若操存工夫豈便能常操其始也操得一霎
旋旋到一食時或有走作亦無如之何能常常警
覺久久自能常存自然光明矣○操存涵養則不
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寬○涵養中自有窮
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窮理工夫養
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成不
得○思索義理涵養本原○所謂窮理大底也窮

小底也窮少間都成一箇物事所謂持守者人不
能不牽於物欲纔覺得便收將來久之自然成熟
非謂截然今日爲始也○人之爲學如今雨下相
似雨既下後到處濕潤其氣易得蒸鬱纔略晴被
日頭略照又蒸得雨來前日亢旱時只緣久無雨
下四面乾枯縱有些小都滋潤不得故更不能蒸
鬱得成人之於義理若見得後又有涵養底工夫
日日在這裏面便意思自好理義也容易得見正
如雨蒸鬱得成後底意思若是都不去用力日間
只恁悠悠都不曾有涵養工夫設或理會得些小

道理也滋潤他不得少間私欲起來又間斷去正
如亢旱不能得雨相似也○學者工夫唯在居敬
窮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
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
行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懸空中
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人須
做工夫方覺有礙初做工夫時欲做此一事又礙
彼一事只如居敬窮理兩事居敬是個收斂執持
底道理窮理是箇推尋究竟底道理此二者便是
相妨若是熟時則自不相礙矣○持敬是窮理之

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學者若不窮理又見不得道理然去窮理不持敬又不得不持敬看道理便都散不聚在這裏○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却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葢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做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如將息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葢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到則自無病何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効若初學則須是工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見不可謂之虛見見無虛實行有虛實見只是見見了後却有行有不行若不見後只要硬做便所成者窄狹○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私己外不牵於習俗此又難也○程子言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識得與實有須做兩句看識得是知之也實有是得

之也若只識得只是知有此物却須實有諸己方是己物也○問大底學便要踐履如何曰固然是易云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既探討得是當又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何嘗便說仁以行之○答吳晦叔書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若就一事之中而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葢古人之教自其孩提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卽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洒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

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去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

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后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后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豁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也○答程允夫書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

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但不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鑿冥行而已○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

則今日致知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著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有一般人儘聰明知得而行不及是資質弱又有一般人儘行得而知不得○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未能博學便要約禮窮理處不曾用功守約處豈免有差若差之毫忽便

有不可勝言之弊
南軒張氏曰致知力行互相發也然知常在先博學
審問愼思明辯皆致知之道學者要當據所知便
體而行之由粗而至精由著而至微也〇答吳晦
叔書曰所謂知之在先此固不可易之論但只一
個知字用處不同蓋有輕重也如云知有是事則
用得輕匹夫匹婦可以與知之類是也如說知底
事則用得重知至至之之知是也在未識大體者
且當據所與知者爲之則漸有進步處工夫若到
則知至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則工夫愈

有所施而無窮矣所示有云譬如行路須識路頭
誠是也然要識路頭親去路口尋求方得若只端
坐于室想象跂見而曰吾識之矣則無是理也元
晦所論知字乃是謂知至之知要之此非躬行實
踐則莫由至但所謂躬行實踐者先須隨所見端
確爲之此謂之知常在先則可也〇知有精粗行
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
有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是知而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
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好而樂也且

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溫夏凊昏
定晨省則當行溫凊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
此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
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
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
蓋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
講論欲其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踐
之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
何爲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
須致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彼

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以已也若學
者以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解爲知道而曰知之則
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晳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
體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爲狂而況下此者哉
〇問呂伯恭說近日士人只務聞見不務踐履須
是去踐履上做工夫曰此言雖好只是少精神須
是致知力行互相發明始得若不致知將人欲做
天理亦不可知安知所謂私而去之須是知而後
能行行而後有所知互相發明亦可〇問聖門當
學誰曰學顏子爲有準的顏子爲人聖人教之不

過博文約禮博文所謂致知也約禮所謂力行也
又問向上一節如何曰只恐不能致知力行耳果能致知力行久而不息當自知之譬如登山只說得從此處去至此山上則在人努力耳如眞個到山上則許多景致自見得不待先說也○致知力行要須自近步步踏實地乃有所進不然貪慕高遠終恐無益

勉齋黃氏曰蓋嘗求其所以爲學之綱領者曰致知曰力行而已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物格知至者知

之事也意誠心正者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者知之事篤行者行之事也書之所謂惟精惟一易之所謂知崇禮卑論語之所謂知及仁守孟子所謂始終條理無非始之以致知終之以力行蓋始之以致知則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行則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虧知之不至則如擿埴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敝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然則有志於聖賢之域者致知力行之外無他道也○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與知與行者學之塗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與○聖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則吉違之則凶緊要一著只要信行得力耳

魯齋許氏曰二程子以格物致知爲學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子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其要在此凡

行之所以不力只爲知之不眞果能眞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辯之只是要個知得眞然後道篤行之一句○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爲始便只是說知與行兩字不惑知命耳順是個知字只是精粗淺深之別耳耳順是以無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

程子曰聖人之言冲(一作中)和之氣也貫徹上下(以下論言行)○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

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爲貴○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實誠不至也○行踐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

踐言而人信之者○凡諫說於君論辨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張子曰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盡亦可有終日善言而只在一物者當識其要總其大體一言乃可盡爾

涑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扣之然後鳴鏗訇鏜鞳人不以爲異也補註鏗訇鐘声鏜鞳鼓声也周礼天官有鼓人春官有鐘師皆掌鐘鼓者而無所謂鞳人也若不扣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扣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爲而無益不若勿爲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五峰胡氏曰先道而後言故無不信之言先義而後行故無不果之行○行慎則能堅其志言慎則能崇其德

延平李氏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胸襟流出非從領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朱子曰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

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卽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卽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臨川吳氏曰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僞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貪戀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澹閑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

也而言豈可爲哉

致知

程子曰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之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問人之學非原有差只爲不知之故遂流於不識不知如何持守曰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識蒙蔽力不能勝其任則如之何曰致知則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勉強而已○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曰不致

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爲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爲甘則人不能以蘗亂之矣知聖人之爲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閱天下之事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凡人於事有少自快則其喜懌之意猶淡洽於心而發見於外至於窮理切切焉而不得其所可悅者則亦何以養心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顯微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便還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造道深處雖聞常人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張子曰知德斯知言已嘗自知其德然後能識言也人雖言之已未嘗知其德豈識其言須是已知是德然後能識是言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

性

上蔡謝氏曰嘗見之知非眞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眞知故也眞知自然行之不難不眞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盡時○學者須是且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爲知天之所爲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個是處○

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鍮石來喚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

龜山楊氏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罟鑊陷阱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罟鑊陷阱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罟鑊陷阱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眞知故也使其眞知爲不善如蹈罟鑊陷阱則人孰有爲不善耶若夫物格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集覽）莊子養生篇庖丁曰始臣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致堂胡氏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瞽而聵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中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斷學以記誦斷善以柔弱斷道以玄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椎朴斷性以靜斷仁以愛斷恕以寬宥斷鬼神以幽冥是皆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惑乎

朱子曰爲學先要知得分曉○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致知工夫亦既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問伊川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要窮理須是著意不著意如何會理會得分曉○學聚問辨明善擇善

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人爲學須是要知個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個徹底是那個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帖上志在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垛上志在垛上少間都射上別處去了○只爭個知與不知爭個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個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溉若卒乍未有進

即且把這見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着便只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眞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黑白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問窮理莫如隨事致察以求其當然之則曰是如此問人固有非意於爲過而終陷於過者此則不知之失然當不知

之時正私意物欲方蔽固切恐雖欲致察而不得其眞曰却恁地兩相擔閣不得須是察問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可除一句曰如此方始是否曰知與敬是先立底根脚○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爲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萬事皆在窮理使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某如今雖便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個甚○問或有只教人踐履者曰義理不

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做個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爲物塞了而今粗法須是打疊了胸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

來新意人多是被那個舊見戀不肯舍除是大故聰明見得不是便翻了○理不是在前面別爲一物即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譬如修養家所謂鉛汞龍虎皆是我身內之物非在外也〔集覽〕東坡志林云坎離交則生分則死離爲心坎爲腎龍者汞也精也血也出于腎虎者鉛也氣也力也出于心眞人曰正坐順日調息反久閉耳目滋而水上行火爲水配熱必從人所謂龍從火裏出也何日外曬滿而腰足輕常捲舌上抵懸癰久則汞下入口默送直至丹田久則化爲鉛所謂虎向水中生也○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個總會處如何曰不消說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地逐段窮教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

爲之總會者心也〇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爲學之要只要窮得這道理便是天理雖聖人不作這天理自在天地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只是這個道理流行周徧不應說道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自是常在天地間只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只是一個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皆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孔子言之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

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聖人只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多事業與夫都俞吁咈之言無非是至理〇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穿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穿馬鼻定是不得如說克己伊川只說個敬今人也知道敬只是不常如此常常如此少間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若心下有些子不安穩便不做到得更有一項心下習熟底事却自以爲安外來卒未相入底却有不安這便著將前聖所說道理做樣子看教心下是

非分明〇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粗〇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不可去名上理會須求其所以然〇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入深儘有在〇道理既知縫罅但當窮而又窮不可安於小成而遽止也〇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効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是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拼湊做韓昌黎論爲文便也要

讀書涵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於六經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〇大著心胸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濶四方八面都見〇理會道理到紛然處却好定著精神看一看〇看道理須是看得實方是有功効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今之學者不曾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摸爲說皆助長之病也道理止平看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〇看義理亦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義一作之細若

拘滯於文義少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求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却自會清○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

他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此學所以貴窮理也○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個道理一毫不然便是欠缺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得這道理高見世間萬般皆低故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就這裏做工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窮理非是要專明在外之理如何而爲孝弟如何而爲忠信推此類通之求處至當卽窮理之事也○問所謂窮理不知是反己求之於心惟復逐物而求於物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個道理窮得十分盡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個道理心又有個道理枯槁其心

全與物不接却使此理自見萬無是事不用自家心如何別向物上求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誰去窮得○窮理就事物上看窮得這個道理到底了又却窮那個道理如此積之以久窮理益多自然貫通窮理須是窮得到底方始是問莫致知在格物否曰固是大學論治國平天下許多事却歸在格物上凡事事物物各有一個道理若能窮得道理則施之事物莫不各當其位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各有一至極道理又曰凡萬物莫不各有一道理若窮理則萬物之理皆不出此

問此是萬物皆備於我曰極是○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亡無他只是把事作等閑須是於事上窮理方可理與事本無二今見事來别把做一般看自然錯了○凡看道理須要求個根源來處如爲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爲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爲人君爲人臣如何便止於仁止於敬如論孝須窮個孝根源來處論慈須窮個慈根源來處仁敬亦然凡道理皆從根源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不可只道我操

守踐履便了又曰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班半點便以爲是如爲人父須真知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爲人子須真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如看不好底文字固是不好須自家真見得是不好好底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真見得是好聖賢言語須是真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肚裏穿過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徹則我與理一然

一下未能徹須是浹洽始得這道理甚活其體渾然而其中粲然上下數千年真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敎者敎乎此也顔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圓轉處儘圓轉直截處儘直截先知所以覺後知先覺所以覺後覺問顔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樂可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徹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須是盡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所不盡則與萬物

爲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遍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個是不同○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聖賢與二程所做

推之而又驗之於巳見得眞實如此○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答王欽之書曰所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舍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巳私求乎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弊則亦何患乎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舍古人

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際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道理無形影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故是非理會極子細卽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工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問以類而推之說曰是從巳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不躐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巳○問程子言覺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便半信半不信巳覺悟了別無所疑便是信○聖賢所謂博學無所不學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以至天下之事事物物甚而一字半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而未始有不消理會者雖曰不能盡究然亦只得隨吾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久須有所至豈不勝全不理會者乎若截然不理會者雖物過乎前不識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哉

象山陸氏曰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眞知之病自去

矣亦不待費力驅除眞知之卻知說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者乃是辯明其未知處耳

勉齋黃氏曰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譊譊而眞實體段元不曾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有未能合一則雖曰爲善而卒不免於自欺也

問伊川謂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往往寡欲則知無不盡如何潛室陳氏曰程子以持敬爲入德之門葢欲格物致知須是心常在內方可

所以有寡欲之說恐引出心向外去也○問伊川言窮理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謂非窮得一理便到又云格物者非必謂欲盡格天下之理但於一物上窮得盡其他可以類推如何曰只格一物便是致知雖顏曾不敢如此道晦翁云日格一物積久自有豁然貫通處此道儘著玩索日格一物豈是只格一物積久貫通到此境界即明睿洞照不待物物盡窮矣

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魯齋許氏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辯此解說個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個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臨川吳氏曰夫見聞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固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

卷終

性理會通卷四十九

學七

力行　克己　改過　雜論　虛心立事附

程子曰居之以正行之以和○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其剛明者乎

上蔡謝氏曰人須識其真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真心也非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予嘗學射到一把處難去半把處尤難去則恁地放了底多昔有一人學射摸得鏃與把齊然後放學者纔有些所得便住人多易住唯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嘆須是百尺竿頭更進始得

和靖尹氏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

東平馬氏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朱子曰善在那裏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則與自家爲一爲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不

可○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
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
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獃無能底人矣恐不然
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個身心到
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
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
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
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强得○人於道明
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
能行當反而求盡其道○為學就其偏處著工夫

亦是其平正道理自在若一向矯枉過直又成偏
去如人偏於柔自可見只就這裏用工須存平正
底道理雖要致知然不可恃書曰知之非艱行之
惟艱工夫全在行上○嘗誨學者曰某此間講說
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人自去理會自去體察
自去涵養書用自去讀道理用自去究索某只是
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
商量而已○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
跟不點地 點平 ○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
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

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學問亦無
箇一超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去某是如
此喫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喫辛苦了
做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問向因子夏大德
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
且放過德之不修實此為病張子云纖惡必除善
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
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
惡為無傷是誠不可○而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
處莫問他氣禀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

一直做將去任你氣禀物欲我只是不恁地如此
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氣習不期變而變矣○人
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
知然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
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
○問力行如何說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
行又問何以為淺近曰他只是見聖賢所為心下
愛硬依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
皆是當恁地行○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日為之
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

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將去○務實一事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遽責效驗也

東萊呂氏曰賢士大夫葢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爲實地欠工夫耳

南軒張氏曰學貴力行然所謂力行者煞有事聖門教人循循有序始終條理一毫老草不得工夫蓋無窮也○學者若能務實便有所得或問務實之說曰於踐履中求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日用常行之際無非實用

象山陸氏曰聖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者可爲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須是就上面著工夫

程子曰難勝莫如巳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正○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張子曰凡所當爲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爲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爲其不虛心也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巳克巳下學也下學上達交相養葢不行則成何德行哉○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巳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巳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爲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巳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巳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不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爲當絕於巳亦不能絕即是私巳是以大人正巳而物正須待自

巳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旣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巳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巳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爲有身便有此

上蔡謝氏曰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或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曰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

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
菜羹却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和靖尹氏曰克己唯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
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却克
箇甚如好財卽於財上克好酒卽於酒上克今人
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
先克

五峰胡氏曰自反則裕責人則蔽君子不臨事而恕
己然後有自反之功自反者修身之本也本得則
用無不利

朱子曰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强敵只得
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克己固學者之
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
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
脚跟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問明道
曰目畏尖物某未曉其說曰人有目畏尖物者明
道先生敎以室中率置尖物便見之熟而知尖之
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復畏矣○問前輩說
治懼室中率置尖物曰那個本不能害人心下要
恁地懼且習敎不如此妄怕問習在危堦上行底
亦此意否曰那箇却分明是危只敎習敎不怕着
問習得不怕少間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
如此○問克己工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
至終食之間以至造次以至顚沛一節密一節去
庶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不學則已
欲學聖人則純亦不已如此做工夫可否曰下學
之功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
但我未之見耳○問其欲克己而患未能曰此更
無商量人患不知耳旣已知之便合下手做更有
甚商量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問每常遇事時

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
做處又却爲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
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
打疊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
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着不知不覺走從
小路去及至前面荊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
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
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
底資質他不用着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
欲若賢人之資次於聖人者到得遇事時固不會

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
資須大段着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
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須是如此做工夫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工
方得○問張子云以心克己卽是復性復性便是
行仁義竊謂克己便是克去私心却云以心克己
莫剩却以心兩字否曰克己便是此心克之公但
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心而何言忠信行篤
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這不是

心是甚麽凡此等皆心所爲便不必更着心字所
以夫子不言心但只說在這裏教人做又問復性
便是行仁義復是方復得此性如何便說行得曰
旣復得此性便恁地行纔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
便是仁義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
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
以謂欲知舜與蹠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閒也所
隔甚不多但聖賢把得這界定爾
南軒張氏曰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而力
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而

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觀諸顔子沉潛積習之
功爲何如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
工夫篤至久且熟也其能若是乎
魯齋許氏曰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己深者必薄
責於人蓋亦不暇責人也自責以至於聖賢地面
何暇有工夫責人見人有片善便去做學他蓋不
見其人之可責惟責己也顔子有之以衆人望人
則皆可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矣子曰賜也賢乎
哉夫我則不暇○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
適以長己之惡○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

則氣便不平氣旣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
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
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
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淸凉
程子曰凡夫之過多矣能改之者猶無過也惟格趣
汙下之人其改之爲最難故其過最甚○行之失
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
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爲君
子○有過必改罪己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
意則反爲心害○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

留在心胸爲悔
涑水司馬氏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
而不能徙以爲如制悍馬如斡磻石之難也靜而
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卽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
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是一場閑說話矣○
答蔡季通書曰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
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眞可
以修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自今以往設使
眞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

存祗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問
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
得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爲因事機觸得悔時方
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
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
恁地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未見能見
其過而內自訟底便是不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
蕩然不知悔固不得若既知悔後次改便了何必
常常恁地悔又曰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胸中
以爲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

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
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
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集覽傳燈錄云參禪有一病一是騎驢覓驢一是騎驢不肯下此病皆是難醫若解下方喚作無事道人又云不解卽心是佛眞是騎驢覓驢
南軒張氏曰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
安能著是過不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
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不
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眞知
非則無不能去眞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

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
其過也
象山陸氏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出一言做一
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
則遷今各自執己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
古人
西山眞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
知其爲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
是謂過矣左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
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爲貴若知其爲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此卽過勿憚改之意也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有志之士不以天下

萬物撓己已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厚責於吾所感薄責於人所應惟君子能之○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亦可以成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爲害○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應卒處事○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始得致之爲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他命方得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以自致只要伸其志而已○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舍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人莫不知命之不可遷也臨患難而能不懼處貧賤而能不變視富貴而能不慕者吾未見其人也○處患難知其無可奈何遂放意而不反非安於義命者○當爲國之時旣盡其防慮之道矣而猶不免則命也苟惟致其命安其分則危塞險難無足以動其心者行吾義而已斯可謂之君子○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或謂人莫

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又曰事以急而敗者十當七八○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張子曰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粗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

卹惟義所在○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敬則怠惰
事無由立况聖人誠立故事無不立也道義之功
甚大又極是尊貴之事○某平生於公勇於私怯
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凡事不惟於法有不
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
上蔡謝氏曰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泰之氣皆
好名之故
龜山楊氏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
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士不患無
名患實之不至

和靖尹氏曰後世人臨事多錯只爲不知道若知道
了臨事安得錯○人有避事欲不爲者曰事當爲
者豈可不爲廢事便是廢人道莊子循曰匿而不
可不爲者事也
五峯胡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
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處已有
道則行艱難危險之中無所不利失其道則有不
能堪而忿慾興矣是以君子貴有德也
延平李氏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
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脩己俟時

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
肆自佚惟責之人不責之已非也
朱子曰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况人在天地
間自農工商賈等而上之不知其幾階其所當盡
者小大雖異界限截然本分當爲者一事有闕便
廢天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推是心以盡其職
者此固爲不易之論但必知夫所處之職乃天職
之自然而非出於人爲則各司其職以辨其事不
出於勉强不得已之意矣○有是理方有這物事
如草木有個種子方生出草木如人有此心去做

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會成這事○世
事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
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慎
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
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而今
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睹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
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稍一
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且須立箇粗
底根脚却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

語盡說了無義理底事盡做了是於粗底根脚猶未立却求深微緞理會得于巳甚事○人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毫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梢遇事轉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著理會下梢如何○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嘗懼難乃心謙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强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作事若顧利害其

終未有不陷於害也○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是甚意思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要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墻面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困倒了○天下事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寬緩者皆不可少隨其人所見看其人議論如狄梁公辭雖緩意甚懇切如中邊皆緩則不可翕受敷施九德咸事聖人便如此做○今人大抵皆先自立一箇意見若其性寛大便只管一向見得一箇寛大底路若性嚴

毅底人便只管見得一箇廉介底路更不平其心看事物自有箇合寛大處合嚴毅處○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詭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弒父與君也敢○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備者賊之而已矣○爲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

處○須是慈祥和氣爲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事至於過當便是僞○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麤○問避嫌是否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集覽)詩選君子防未然不處狐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爲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

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與他取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擧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遂避嫌不擧他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多了(集覽)後漢列傳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問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胸中不可先分厚薄有

所別與否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故令規模寬濶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爲酬酢邪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邪曰知所以處心持己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人須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

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擧呂舍人詩云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個道理若見得這個道理貧賤不曾損得富貴不曾添得

只要知這道理○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邪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僕覽呂氏雜志曰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爲之擊節嘆賞○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已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塡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就成得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以利害禍福言之此是至粗底此處人都信不及便講學得待如何亦沒安頓處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分定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賦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卽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挐時及纖毫委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一箇道理易曰探賾索隱賾處不是奧是紛亂時隱是隱奧也全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問事來斷制不下當何以處之曰也只得隨力量做去又問事有至理理有至當十分處今已看得七八分待窮來窮去熟後自解到那分數足處曰雖未能從容只是熟後便自會只是熟只是熟○問貧者舉事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爲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意相妨否竊恐謀利者是作這一事更不看道理合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已與不利便於已得利便則爲之不

得則不爲若貧而費財者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
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意自不同否曰當爲
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爲而計費吝
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問欲窮理而事物紛紜
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
不可逃耳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
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
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
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爲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箇是處
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
是非久却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慊仰不愧俯
不怍別人道好道惡管他○讀書則實究其理行
己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
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
陷於同流合汚之地乎
南軒張氏曰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渴之
必飲不可敗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籍牽滯而
卒失其正矣○論伊川說子貢貨殖便生計較纔
計較便是不受命只計較便不是因言人逐日自

思量如何是計較處纔有計較作爲便不是若都
不計較則是無所爲如何應事接物要得不計較
又要得應事接物於此可以涵泳本心
東萊呂氏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
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
所存者實信其所當信耻其所當耻持身謙遜而
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
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西山眞氏曰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順其
理以應之則事既得所心亦不勞苦擾擾焉以私
心處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其心亦無須臾之寧
人徒知爲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累事也
魯齋許氏曰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
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
當知有天下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
夫不必耻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
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凡事物之
際有兩件有由自已的有不由自已的由自已的
有義在不由自已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世
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僞

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脩心自理不問與他人合與不合果能自脩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禍福榮辱生死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智妄爲迎避大不可也○不聽父母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爲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毀不可遽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遽處人須要重厚待人須要久遠顧歲晏如何耳一時一暫便動搖去從他做毀譽後段便難收拾○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不虞之譽無故而致譽也無實而得譽可乎大名則大毀至小譽則小毀至必然之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名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名者。

性理會通卷四十九終

學八

力行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論出處附

程子曰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理也○欲利已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斂怨○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慾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利者衆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已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仇○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孟子辨舜蹠之分

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耳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所謂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守道當確然而不變得正則遠邪就非則違是無兩從之理○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公則同私則異同者天心也○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可欲莫如善以有諸已爲貴若存若亡焉而不爲物所誘俗所移者吾未之見也○堯舜之爲善與桀跖之爲惡其自信一也○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又曰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且

遠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相停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一無此三字作雖字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爲惡不能成其惡○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

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客氣者是大賢○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何曰於是而能反己兢謹以遠其禍則德益進矣詩不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饜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

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爲美利誠難言不可一槩而言

藍田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衞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受室養

弟子以萬鍾爲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特中而已焉

上蔡謝氏曰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惡其聲而然即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却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

和靖尹氏曰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

五峯胡氏曰人欲盛則天理昏天理素明則無欲矣

處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又何宮室妻妾衣服飲食存亡得喪而以介意乎○君子畏天命順天時故不行驚衆駭俗之事而常中小人不知天命以利而動肆情妄作故行驚衆駭俗之事必其無忌憚而然也○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辭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爲君子任己蓋非者鮮不爲小人

朱子曰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箇安頓處纔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也便是天理

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是
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後
來沒巴鼻生底○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
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交雜者學者須要
於此體認省察之○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
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天理人欲之分只爭
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
故横渠每說豫字○天理人欲幾微之間○問飲
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
求美味人欲也○不為物欲所昏則渾然天理矣

○天理人欲無硬定底界至是兩界上工夫這邊
工夫多那邊不到占過來若這邊工夫少那邊必
侵過來○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
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
如劉項相拒於榮陽成皐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
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則要牢劄定
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
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人只是此一心今日
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
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

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
與天地相為始終只此一心○學者須是革盡人
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又曰人欲與天理此長彼
必短此短彼必長○未知學問此心渾是人欲既
知學問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
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
微尤要省察○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即天理之
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即克治
擴充工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禀有偏所見亦往
往不同如氣禀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

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
須先就氣禀偏處克治○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
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
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
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聖為賢利害
甚明人心之公每為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
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擺脫
出來○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
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
之柰何曰此亦未能眞知而已又問眞知者還當

眞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麽要去矜誇他人做甚麽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麽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麽見得大處分明道許多小小病痛都如氷消凍解無有痕迹矣○今人日中所爲皆苟而已其實只將講學做一件好事求異於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爲利其視不講者又何以大相遠天下只是善惡兩言而已於二者

始分之中須著意看教分明及其流出處則善者一向善但有淺深爾如水清冷便有極清處有稍清處惡者一向惡惡有淺深如水渾者亦有極渾處有稍渾處問此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之公人欲之私耳曰此却是已有說後方有此名只執此爲說不濟事須要驗之此心眞知得如何是天理如何是人欲幾微間極索理會此心常常要惺覺莫令頃刻悠悠憒憒問此只是持敬爲要曰敬不是閉眼默坐便爲敬須是隨事致敬方其當格物時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修

身以後節節常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能持敬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殼中爲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氣不從志處乃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天理人欲並行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乎天地之正則

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泯也哉○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明天理滅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講學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

便是明珠只從這上便緊緊著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遊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將去所以程子說敬字只是謂我身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問五峯言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同體而異用兩句頗疑同體異用之說然猶未見眞有未安處今者得之天理乃自然之理人欲乃自欺之情不順自然即是私僞不是天理即是人欲二者面目自別發於人心自

不同常驗之舉動間苟出於天理之所當爲胸中自是平正無有慊愧自是寬泰無有不足接人待物自是無乖迕學者雖不常會如此要是此心存時便如此此心不存則不如此須是讀書講義理常令此心不間斷則天理常存矣若有放慢時節任人欲發去則胸中自是急迫麄率自是不公不正爲不善事雖不欲人之知胸中自是有愧赧然亦自不可揜如何要去天理中見得人欲人欲中見得天理二者燎然判別恐說同體不可亦恐無同行之理若曰心本爲私却假以行與那眞於爲

義者其迹相似如此說同行猶可今下天理人欲字似少分別未審其然否曰頃與敬夫商量此兩句謂同行異情者是同體異用者非○學無淺深並要辨義利○看道理須要就那箇大處看須要前面開闊不要就那箇壁角裏去如今須要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白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是漸漸有見處若不去那大壇場上行理會得一句透只是一句道理小了○人貴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惡念去之若義利若善惡若是非毋使混淆不別於其心譬如處一家之事

取善舍惡又如處一國之事取得舍失處天下之事進賢退不肖蓄疑而不決者其終不成○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爲己爲人之分纔爲己這許多便自做一邊去義也是爲己天理也是爲己若爲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爲義也○義利之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主義功深後那利如何著得如小小竊盜不勞而却矣○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爲

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纔有欲順適底意思卽是利○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得著力分別不當預以難辯爲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利是那義裏面生出來底凡事處制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蓋是義便兼得利若只理會利却是將中間半截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小人只理會後面半截君子從頭來○問程子言義安處便爲利只是當然而然而後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父得其爲父子

得其爲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卽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義初似不和而却和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一云義則無不和和則無不利矣○學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思一事非特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推此便不可入堯舜之道切須勤勤提省察之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如此便不會錯用工夫○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

去處之便私○凡事只去看箇是非假如今日做得一件事自心安而無疑便是是處一事自不信便是非處○閑居無事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於所當是而非當非而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而知之亦是工夫○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爲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

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眞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卽蔽固之不敎他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學者工夫只求一箇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從其是則爲善徇其非則爲惡事親須是孝不然則非事親之道事君須是忠不然則非事君之道凡事皆用審箇是非擇其是而行之聖人敎人諄諄不已只是發明此理○事事物物上都有箇道理都有是有非所以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雖淺近閑言語中莫不有理都要見得破隱惡而揚善自家

這裏善惡便分明然以聖明昭鑒纔見人不好便說出來也不得只是揚善那惡底自有不得拚之理纔說揚善自家巳自分明這亦聖人與人爲善之意又云一件事走過眼前譬似閑也有箇道理有箇是非緣天地之間上蟠下際都無別事都只是這道理○天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是非底便非問是非自有公論曰如此說便不是了是非只是是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纔說有箇公論便又有箇私論也此却不可不察○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卽彼非此非卽彼是不容

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卽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卽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卽守而勿失非卽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

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也○論陰陽學大抵只是分別箇善惡而去就之爾○論陰陽則有陰必有陽論善惡則一毫著不得○凡事莫非心之所爲雖放僻邪侈亦是此心善惡但如反覆手翻一轉便是惡只安頓不著亦便是不善○好惡是情好善惡惡是性性中當好善當惡惡泛然好惡乃是私也○天理有未純是以爲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爲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

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答何叔京書曰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此句若甚可駭謂之惡者本非惡此句便都轉了但過與不及便如此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問程子云天下善惡皆天理何也曰惻隱是善於不當惻隱處惻隱卽是惡剛斷是善於不當剛斷處剛斷卽是惡雖是惡然源頭若無這物事却如何做得本皆天理只是被人欲鬬了故用之不善而爲惡

耳○問天下善惡皆天理楊墨之類只是過不及皆出於仁義謂之天理則可如世之大惡謂之天理可乎曰本是天理只是翻了便如此如人之殘忍便是翻了惻隱如放火殺人可謂至德若把那火去炊飯殺其人之所當殺豈不是天理只緣翻了道理有背有面順之則是背之則非緣有此理方有此惡如溝渠至濁當初若無清泠底水緣何有此○問既是翻了天理如何又說皆天理也莫是殘賊底惡初從羞惡上發淫慾貪溺底惡初從惻隱上發後來多過差了原其初發都是天理曰

如此說亦好但所謂翻者亦是四端中自有相反處如羞惡自與惻隱相反是非自與辭讓相反如公說也是好意思因而看得舊一句不通處出如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暴這兩句意分曉惟是用人之仁去其貪一句沒分曉今公說貪是愛上發來也是思之是淳善底人易得含胡苟且姑息貪戀○善只是當恁地底惡只是不當恁地底善惡皆是理但善是那順底惡是翻轉來底然以其反而不善則知那善底自在故善惡皆理也然却不可道有惡底理○知人之難堯舜以爲

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物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如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

如蟣虱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

南軒張氏曰人欲橫流強止遏之未有不奔潰瀰決者此鯀治水也水之性無有不下禹能順而治之行其所無事也自然平治人之良心豈無發見之時引而伸之涵養而充擴之天理明人欲自消伊川所謂明得一分天理滅却一分人欲○問程子

謂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得眞與妄耳胡伯逢疑云既是天安得妄某以謂此六者人生皆備故知均稟於天但順其理則是眞違其理則是妄妄即人爲之私耳如此言之知不謬否曰有物必有則此天也若非其則則是人爲亂之妄而已矣○道二義與利而已矣義者亘古今通天下之正道而利者犯荊棘入險阻之私徑也人之秉彝固有坦然正道之可遵而乃不由之而反犯荊棘冒險阻顛冥終身而不悔獨何與血氣之勵於欲也動於聲色動於貨財以至於爵祿之可慕

則進以求達知名之可利則鋭於求名不寧惟是凡一日夕之間起居飲食遇事接物苟私己自便之事意之所向無不趍之則天理滅而人道或幾乎息矣其胸次營營豈得須臾寧處於斯世亦僥倖以苟免耳徒知有六尺血氣之軀而不知其體元與天地相周流也豈不可惜乎雖然義内也本其良心之不可以自已者反而求之夫豈遠哉○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辯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

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狥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爲内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邇聖賢之門墻以求自得豈非却行以望及前人乎使談高說妙不過渺茫臆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爲霄壤之判則有以

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理之辯將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嗟乎義利之辯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横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人之所以不正大者果何由哉有所偏黨則不

止矣有所係吝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纎毫之萌則正大之體亡矣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敬恭乎動靜之際察夫偏黨係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蓋可存其體而得其用矣

勉齋黃氏曰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以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爲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爲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别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

内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然少有不謹則人欲得以間之合乎天理則順直端方而無邪曲偏詖之累人欲間之則反是矣是故存養省察於幾微之間其惟敬義乎主一之謂敬合宜之謂義主於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存而内直矣合於宜則品節不差天理常存而外方矣内直外方則所謂具衆理宰萬事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矣

潛室陳氏曰胡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儘當玩味於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卽爲天理無理無節卽爲人欲

西山眞氏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二者如冰炭之相反然一於義則利自在其中蓋義者宜也利者亦宜也苟以義爲心則事無不宜矣不惟宜於已亦且宜於人人已兩得其宜何利如之若以徇利爲心則利於已必害於人爭鬬奪攘於是乎興已亦豈能享其利哉○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卽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爲而爲皆義也有所爲而爲卽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且如見

赤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所爲而然此卽義也若有一毫内交要譽之心卽是有所爲而爲卽利心也二者相去毫釐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先賢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所宜深味也○學者存心行事只當以義理爲主義所當然雖害不卹義所不當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乎天理之正若此心一出一入於義利之間終是爲利所勝正如白黑相和黑必揜白薰蕕共器蕕必揜薰立志之初不可不察也（集覽薰香草似蘼蕪蕕臭草生於水濱）

程子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巳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而後出者以此○賢聖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也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强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而冀其引久苟得爲之孔孟之屑爲也王允之於漢謝安之於晉亦其庶矣〔集覽〕按漢書允太原祁人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允少好大節有志立功累官豫州刺史討黃巾拜司

徒獻帝時使呂布誅董卓後爲卓黨所殺按晉書安字安石陽夏人父裒仕爲太常卿安少有重名寓居會稽之東山累徵不起年四十始爲桓溫司馬累官尚書僕射時秦兵百萬寇淮肥加安征討大都督賊平進太保○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而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爲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巳固可爲親柰何曰爲巳爲親止不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巳○仕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

拯有常隨拯之不得而後隨○問聖人有爲貧之仕乎曰爲委吏乘田是也或曰抑爲之兆乎曰非也爲魯司寇則爲之兆也或人因以是勉程子從仕曰至於饑餓不能出門戶之時又徐爲之謀耳

龜山楊氏曰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

爲巳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既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爲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爲非而程公之辭人

亦不以爲是。集覽常秩字夷甫汝陰人以經術著淛士論歸重熙寧初詔郡以禮敦遣始詣闕神宗問日先朝累命何爲不起對日先帝亮臣之愚故得安閭巷今陛下飛詔趣追故不敢不來數求去不許累官至寶文閣待制兼侍讀○堯臣敢諫之鼓即其始也用下諫上而施於朝故日登聞唐宋以來設官掌之周官有染人掌染帛泰爲平準令隋有司染署唐又有染坊宋朝會要日唐有染坊使太平興國五年分置東西染院使名亦改也

和靖尹氏曰君子或出或處歸潔其身而已矣人之行已各有其志出處去就雖有不同要看所存如何耳

東平馬氏曰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用[illegible]人也

致堂胡氏曰古之君子不苟就不俯從使去就從違之重在我而不在人在義而不在利庶乎招不來麾不去足以取信於其上矣

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善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聖賢固不能自爲時然其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爲時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今人皆不能修身方其爲士則役役求仕既仕則復患祿之不加趍走奔馳無一日閒何如山林布衣之

士道義足於身道義既足於身則何物能嬰之哉○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柰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把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魏之末漢末則所事者止有箇曹氏魏末所事者止有箇司馬氏耳○名義不正則事不可行無可爲者有去而已然使聖人當之又不知如何恐於義未精也○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南軒張氏曰廷對最是直言盡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脚教是

勉齋黃氏曰古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禮不立非義不行所貴者良貴所樂者真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於我何與焉貧富貴賤生死禍福日交乎前不暇顧也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者爲禮何者爲義何者爲智懵然不覺也功名而

已耳利祿而已耳以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
售於人慮人之不已用也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
幸而得志傒然以為莫已若也小不如意則戚戚
然幾不能以終日矣、
魯齋許氏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出則有
為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為處無所守所
志所學將何為

學九

教人

程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
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
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語學者以所見
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人
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猶寐也呼而覺之斯不
蒙矣○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
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以書傳道與口相
傳煞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并意思一時
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禁人之惡者獨治其
惡而不絕其為惡之原則終不得止易曰豶豕之
牙吉見聖人處幾會之際也○聖人責人緩而不
迫事正則已矣○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
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筭數
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
功○問人之於善也必其誠心欲為然後有所得
其不欲不可以強人也曰是不然任其自為聽其
不為則中人以下自棄自旅者衆矣聖人所以貴

於立教也〇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
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道後進
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
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
張子曰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人可以為
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
之語虛設耳〇教之而不受則雖強告之無益莊
子謂內無受者不入外無正者不行〇常人教小
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已亦
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

嘗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藍田呂氏曰自洒掃應對上達乎天道性命聖人未
嘗不竭以教人但人所造自有淺深故所得亦有
小大也仲尼曰吾無隱乎爾又曰有鄙夫問於我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然子貢高第猶未聞乎性與
天道非聖人之有隱而人自不能盡爾如天降時
雨百果草木皆甲拆其盛衰小大之不齊膏澤豈
私於物哉〇橫渠張子教學者多告以知禮成性
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
心有自得之者

上蔡謝氏曰橫渠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
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為地教他就
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稍頭溺於刑名度數之
間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
有知識却從敬入〇或問橫渠教人以禮為先與
明道使學者從敬入何故不同曰既有知識窮得
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
面威儀非禮之本又曰橫渠以禮教人明道以忠
信為先
廣平游氏曰張子厚學成德尊然猶秘其學不多為

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蓄德徒善口耳
而已故不屑與之言明道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
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
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
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
致于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問昔人教人必因其材之所可而教之不以其所不
可而強之如陳圖南之教錢若水是也近世師匠

不論人材所可只一律以其所見教之是以有不得盡其材者和靖尹氏曰固是初學之人豈可便說與十分話然亦不可以逆料其才之不可而不以盡告只看他志趣所向氣質如何隨量而得也如陳希夷之於錢若水是因其氣質志趣以教之非謂其才不可也如公孫丑萬章之徒不是不信孟子豈不願為聖人亦豈其才之不可只為他見得未如孟子又志趣不同氣質或異所見膚淺便差七差八謂告之者其言太高若不可及大率人未有箇入處便語以高者大者徒令驚疑以止其

進學之心固非善教者然謂其才不可而不以告之得為善教與如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又豈是才不逮者是未見得便知才不堪可乎孟子只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又曰聖人只是引得他只顏子便會此意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也[illegible]錢若水字[illegible]成河南人十歲能屬文入華山陳搏見之以為有仙風道骨請麻衣道者相之以火箸盡灰作做不得二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及長舉進士為同州推官以善決疑獄名聞于朝遂召用久之擢同知樞密院事真宗郎位以親老求退龍爲集賢院學士

東萊呂氏曰前輩嘗教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惟退而自修可也學記曰幼者聽而弗問皆使人自修不敢輕發養成德器也○衣服之制飲食之麁字畫之別以至音聲笑語之高下行步趨進之遲速當一以古人為法古之善教人者必以此為本所以養誠閑邪而反人道之正也若於此數事少有舛異若不能自克欠久之間必至喪志失身

朱子曰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

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說得方詳○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為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端發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然曰夫子之

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聖賢教人下學上達循循有序故從事其間者博而有要約而不孤無妄意淩躐之弊今之言學者類多反此故其高者淪於空幻卑者溺于見聞倀倀然未知其將安所歸宿也○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周禮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至德云者

誠意正心端本澄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崇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迹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才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也是以別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

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蓋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

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為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為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況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源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

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爲教也亦然○周
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
義忠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
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既無事
而非學於其群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
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
爲用而無所偏廢○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
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學者議論工夫當
因其人而示以用功之實不必費辭使人知所適
從以入於坦易明白之域可也若泛爲端緒使人

迫切而自求之適恐資學者之病○博文約禮博
文工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將有箇約
處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孔門三千人
顏子固不須說只曾子子貢得聞一貫之誨謂其
餘人不善學固可罪然夫子亦不叫來罵一頓教
便省悟則夫子於其門人告之亦不忠矣是夫子
亦不善教人致使宰我冉求之徒後來狠狽也要
之無此理只得且待他事事理會得了方可就其
上欠闕處告語之如子貢事亦不是許多時只教
他多學使他枉做工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祕妙

正是待他多學之功到了方可以言此耳○教導
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
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其嘗喜那鈍底人他
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只是
畧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
無滋味工夫不耐久敏底人又却用做那鈍底工
夫方得○南軒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
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
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籍溪教諸生於功課餘
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

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使精熟○學者之志
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
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
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
弟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
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
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盡人之志何哉蓋所
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
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其大而畧
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

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

哉○因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讀書恁地縝密固是好但恁地逼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一項人恁地不仔細固是不成道理若一向蹙密下稍却展拓不去明道一見謝顯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梢可望又曰於詞氣間亦見得人氣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看來便見寬舒意思龜山人只道恁地寬看來不是寬只是不解理會得不能理會得范純夫語解比諸公說理最平淺但自有寬舒氣象儘好○賢輩但知有營營逐物之心不知有真心故識慮皆昏觀書察理皆草草

不精眼前易曉者亦看不見皆由此心雜而不一故也所以前輩語初學者必以敬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今未知反求諸心而胸中方且叢雜錯亂未知所守持此雜亂之心以觀書察理故凡工夫皆從一偏一角做去何緣會見得全理某以爲諸公莫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不然亦終歲而無成耳○天下道理自平易簡直人於其間只是爲剖析人欲以復天理教明白洞達如此而已今不於明白處求却求之於偏旁處縱得此理其能幾何○某

煞有話要與諸公說只是覺次序未到而今只是面前小小文義尚如此理會不透如何說得到其他事這箇事須是四方上下小大本末一齊貫穿在這裏一齊理會過其操存踐履處固是緊要不可間斷至於道理之大原固要理會纖悉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爲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粗大小無不當理會四邊一切合起工夫無些罅漏東邊見不得西邊須見得道下見不得那下須見得既見得一處則其他處亦可類推而今只從一處去攻擊他又不曾著力齊得甚事

這箇須是勇猛奮厲直前不顧做去四方上下一
齊著到方有箇入頭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
仁至矣這箇全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謂奕秋只是
爭些子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八九歲
時讀孟子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爲爲學須如
此做工夫當初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
那基是如何著是如何做工夫自後更不肯休一
向要去做工夫今學者不見有奮發底意思只是
如此悠悠地過今日見他是如此明日見他亦是
如此○學者悠悠是大病今覺諸公都是進寸退

只每日理會些小文義都輕輕地拂過不曾動得
皮毛上這箇道理規模大體面闊須是四面去包
括方無走處今只從一面去又不曾著力如何可
得且如曾點漆雕開兩處漆雕開事言語少難理
會曾點底須仔細看他是樂箇甚底是如何地樂
不只是聖人說這箇事可樂便信着他須是自見
得箇可樂底依人口說不得又曰而今持守便打
疊教淨潔看文字須着意思索應接事物都要是
當四面去討他自有一面通處○聖門之教下學
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累潛心優柔饜飫久

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
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
者也亦謂此耳○答葉賀孫書曰學者須是理會
到十分是始得是底直是是非底直是非少間做
出便會是若依稀底也喚做是便了下稍只是非
須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決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才
力不逮也只做得第四五等人今合下便要做第
四五等人說道就他才地如此下梢成甚麼物事
又曰須是先理會本領端正其餘事物漸漸理會
到上面若不理會本領了假饒你百靈百會若有

些子私意便粉碎了只是這私意如何卒急除得
如顏子天資如此孔子也只教他克己復禮其餘
弟子告之雖不同莫不以此意望之公書所說冉
求仲由當初他是只要做到如此聖人教由求之
徒莫不以曾顏望之無柰何他才質只做到這裏
如可使治其賦可使爲之宰他當初也不止是要
恁地又曰胡氏開治道齋亦非獨只理會這些如
所謂頭容直足容重手容恭許多說話都是本原
又曰人須是理會身心如一片地相似須是用力
仔細開墾未能如此只管說種東種西其實種得

甚麼物事又曰公今且收拾這心下勿爲事物所勝且如一日全不得去講明道理不得讀書只去應事也須使這心常常在這裏若不先去理會得這本領只要去就事上理會雖是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某這說的定是恁地雖孔子復生不能易其說這道理只一而已〔集覽〕惠州士人以魚肉諸物埋飯中謂之骨董飯雜羹中謂之骨董羹也○問學者理會文字又却昏了若不去看恐又無路可入曰便是難且去看聖賢氣象識他一箇規模若要盡窮天下之理亦甚難且隨自家規模大小

做去若是迫切求益亦害事豈不是私意○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緣先有箇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爲也問某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工夫多只揀易底事做或尙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己力量相近者學之自覺難處進步不得也曰便當因這易處而益求其所謂難因這近處而益求其所謂遠不可只守這箇而不求進步縱自家力量到那難處不得然不可不勉慕而求之今人都是未到那做不得處便先自懶怯了雖是怯弱然豈可不向前求其難者遠者但求之無有不得若真箇著力求而不得則無如之何也○今人做一件沒緊要底事也著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且如好寫字底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底道理又如賈島學作詩只思敲推兩字在驢上坐把手作推敲勢大尹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犯了節只此推敲二字計甚利害他直得恁地用力所以後來做得詩來極是精高今吾人學問是大小大事却全悠悠若存若亡更不着緊用力反不如他人做

沒要緊底事可謂倒置〔集覽〕賈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爲浮屠號無本居法乾寺因遊京師騎驢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始欲下推字又欲下敲字遂於驢上以手作推敲之勢時京兆尹韓愈出島不覺衝突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詰之島以實對尹曰敲字佳矣遂與並轡而歸爲布衣之交因教爲文遂棄浮屠舉進士爲長江簿有詩名○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爲己而士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爲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於學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

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果何爲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爲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惰游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記之事十五而

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盖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脉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筴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

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於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

所以教其子弟因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爲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爲今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身之羞哉○與長子受之書曰早晚受業請益隨衆

側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册子隨手劄記候
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切要
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
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
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
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恭敬不得倨
肆惰慢言語須要停當不得戲笑諠譁凡事謙恭
不得尚氣凌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
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
及說人家短長是非有來告者亦勿答酬於先生

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
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疎之辨此皆當講於先生聽
其所敎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
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
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
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疎而日
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
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
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
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

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
取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
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
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
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
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
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
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
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
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

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
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
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
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白鹿洞規曰父
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言忠信行
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
諸己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敎人爲學之意莫非
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

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辯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集覽 白鹿洞在江西南康府西北三十里五老峯下唐李渤與兄涉俱隱於此洞中常養白鹿以自娛因名南唐昇元中因洞建學始置田以給諸生以李善道爲洞主掌其教宋知江州周述言白鹿洞學徒數百乞賜九經使之肄習詔國子監給本傳送）

○增損呂氏鄉約曰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一人有齒德者爲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都副正不與之）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觀者書于一籍過失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于約正而授于其次○德勸相勸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游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鬭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其不能者○過失相規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鬭訟二曰行止踰違三曰行不恭遜四曰言不忠信五曰造言誣毀六曰營私太甚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二曰游戲怠惰三曰動作無儀四曰臨事不恪五曰用度不節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

以告于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
于籍以俟其爭辯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
約○禮俗相交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
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尊幼輩行
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已三十歲以上在父行者曰長者謂長於已十歲
以上在兄行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為稍長少者為稍少曰少者
謂少於已十歲以下者曰幼者謂少於已二十歲以下者造請拜揖凡三
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
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皆具門狀用幞頭公服帶靴笏無官具名紙用幞
頭襴衫腰帶繫鞋唯四孟通用帽子皂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

長先使人諭止來者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
為燕見深衣涼衫皆可尊長令免即去之尊者受謁不報歲首冬至具己
名牓子令子弟報之如其服長者歲首冬至具牓子報之如其
服餘令子弟以已名牓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
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紙同唯止服帽子上凡尊者長者無
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唯所服深衣涼衫道服帽子可也敵者燕見
亦然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乃通名
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度無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少俟或且退後皆
放此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主人
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後坐

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為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答其
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堅請納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
揖而退主人命之坐則致謝訖揖而坐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
方幹事而有所俟者則告退可也則主人送于廡下若命之上馬
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
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于廡下或廳
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無拜旅見則特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
馬徒行則主人送于門外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
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拜升堂來報
禮則再拜謝客止之則止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迎于大門之外

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
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不則立於道側以
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回避
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已
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遇所識乘馬者皆放此若已
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
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
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
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
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於幼者則不必下可也

請召迎送凡四條曰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必書專召他客則不可兼召尊長）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則不然）若有親則別序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猶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陞朝官是）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為上客如昏禮則姻家為上客皆不以齒爵為序曰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大盃於其上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主人

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為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衆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若婚會姻家為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送迎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慶弔贈遺

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預薦登第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有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火之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為之借助器用及為營幹曰凡弔禮聞其初喪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聞喪同）往哭弔之（凡弔尊者則為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

既成服則相率素幞頭素襴衫素帶（皆用白生紗絹為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賻禮用錢帛衆議其數如虜禮）及葬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賵如賻禮或以酒食犒其役夫及為之幹事）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惟至親篤友為然）過期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為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

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詰之且書于籍○患
難相恤患難之事七 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 二曰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爲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爲之助出募賞 三
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爲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 四曰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乏財則賻贈借貸 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爲之區處稽其內出或聞于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爲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爲之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 六曰誣枉有爲人誣枉過惡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爲言之有方略可以救解不能自伸則爲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
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賙濟之或爲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長

急則同約之近者爲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
爲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
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又有所妨者則不必
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
犯約之過書于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
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爲之告于同約
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他書及附
已意稍增損之以通于今而又爲月旦集會讀約
之至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二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惟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 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麪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 會日夙興
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于
鄉校設先聖先師之像于北壁下無鄉校則別擇一寬閒處 先
以長少序拜於東序凡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荅其半稍長者俟其俯伏而荅 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之告于直月同約之家子弟之雖未能入籍亦許隨衆序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器設點心於他處
俟于外次既集以齒爲序立于門外東向北上
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正與齒最尊者正相向 揖迎入門
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

皆再拜約正升降皆自阼階 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位 約正三
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 皆
北面立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 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
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
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放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正放 約正再拜
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 尊者受禮如儀唯以約正之年爲受禮之節
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
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向東上此拜長者拜時惟尊者不拜
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
拜稍長者答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尊

(者長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于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未講禮者拜於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中年最尊者坐堂西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爲序東西相向以北爲上若有異爵者則坐於尊者之西南向東上)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于衆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在坐

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于堂上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輒道神怪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至晡乃退

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覆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寖明則其所居者益有地二者實互相發也○謂學者曰謹飭則有餘且放教胸襟開闊又曰不要强自開闊只涵泳義理便自然開闊去

勉齋黄氏曰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夫欲生亦大矣至於道義之可樂則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則於聖賢之道如飢者不忘食渴者不忘飲行者不忘歸病者不忘起然未足以諭其切也○讀書且摸得心路直方有商量毋學者來且教他磨礪了箇心歸去譬如人持一箇鑿石錐來如何趲得入且寄他兩面磨得恁地十分尖利看去甚處都破開了他便自會去尋擣得不恁地見面儘多也不濟事○學者初且令識得性情部伍認得虛靈體面庶幾於識書存養不得全無著落然學者之患在於志卑氣

弱度量淺狹雖與之細講終無任道之意故須有大規模又有細工夫方且成箇人物故常以此提撕之恐中庸所謂高明中庸廣大精微亦此意也

問明道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謝顯道聞之不服是耶非耶潛室陳氏曰明道是 明磨內照故書無不記若不是記問上做工夫此語正欲點化顯道惜其爲記問所障領會不去

西山真氏曰孔子答門人問仁孝皆是隨其資質而成就之聖人之敎人猶化工之生物因材而篤於此可見

魯齋許氏曰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他人心本有如此意思愛親敬長藹然四端隨感而見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他元有的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元無的强安排與他後世却將良知良能去斲喪了却將人性上元無的强去安排裁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却天下人才及去做官於世事人情殊不知遠近不知何者爲天理民彝使此民何由嚮方如何養得成風俗他於風化人倫本不曾學他家本性已自壞了如何化得人○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

人之失宜就心上言盖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卽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爲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榮於自勉在我則爲有實驗而又無他日之弊也○善惡消長善少惡多則長其善而不敢攻其惡善多惡少然後敢攻治病亦然痼病之人且當扶護元氣至如聖人於門

弟子敎養之際亦如此○敎人使人必先使有恥無恥則無所不爲既知此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督責榮耀皆非所以爲敎也到無所畏不知慕時都行不將去

性理會通卷五十一終

性理會通卷五十二

學十

人倫 師友附

問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其父母其斯之謂與程子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

便是私也父母之愛本是公纔着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已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集覽按漢書第五倫字伯魚長陵人峭直無私章帝時拜爲司空或人問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遺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夜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雕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雕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却必不肯任其自爲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己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

如自已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學亦要說與他商量○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恐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纔修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藜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

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此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為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教他人知之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個含容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集覽〕家語後序自叔梁紇出妻伯魚亦出妻子思亦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後漢書鮑永孝養後母其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其妻○家語曾參後母遇之無恩供養不衰其妻以蒸藜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蒸藜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

○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為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耳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可忽哉○

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為何如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耳

涑水司馬氏曰其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

滎陽呂氏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

又說為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於寡妻至於兄弟則治家之道必

自妻子始

豫章羅氏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安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韋齋朱氏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

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强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也○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死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

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吾心云爾○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敬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便自然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敬○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邪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問人不幸處繼母異父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只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一多有只是爲人子止於孝○問妻有七出此却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曰然○葉賀孫問朋友之義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友以成而陳安卿只說以類聚莫未該朋友之義否曰此亦只說本來如此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彝倫之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四個要緊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闕又曰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似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爲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

踈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為親故者毋失其為故也○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然以今攷之則惟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

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踈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焉者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為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

其乖戾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物情事勢而不能自已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為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踈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

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

南軒張氏曰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為人之道者以其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別而又有君臣之義朋友之交也是五者天之所命而非人之所能為有是性則具是道初不為聖愚而加損也聖人能盡其性故為人倫之至衆人則有所蔽奪而淪失之耳然聖人有敎焉所以化其欲而反其初也舜之命契曰 敬敷五敎在寬寬云者漸

濡涵養之使其所固有者自發也而咎繇亦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勑云者所以正其綱而惇云者所以厚其性也降及三代庠序之敎尤詳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云者講明之而使之識其性之所以然也然則人之所以爲聖賢與夫聖賢之敎人舍是五者其何以哉

勉齋黄氏曰五典者天叙之常理人道之大端也折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天屬之親惟父子兄弟爲然其四肢百體皆一氣之所生其

入孝出弟爲萬善之根本則兄弟之義可不謂重乎○朋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叙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立人道化爲夷狄矣朋友道絶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親戚廢而怠心生講習疏而實理虧則五常百行顛倒錯謬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所可重者若此而世莫之重焉可不爲之屢嘆也耶

西山真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魯齋許氏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後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此五者禍亂相尋只是人倫不明故致如此且如大舜處頑嚚傲三者之間孜孜如此只是人之大倫合如此故無怨尤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勞而弗怨人只於此處明得然後盡得人道○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

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爲能刑於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父母在不遠遊爲子者恃血氣何所不往但父母思念之心宜深體當以父母之心爲心○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天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違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少異○自古及今天下國家唯有個三綱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則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則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婦知婦道則夫婦各

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則他事皆可爲之此或未正則其變故不可測知者又奚暇他爲也〇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〇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明理義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絶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爲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

程子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以下兼論師友）〇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〇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〇人之於朋友修身誠意以待之疎戚在人而已不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來人之與已也雖鄉黨親戚亦然〇孔子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其自浯陵歸見門人皆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如何也但得個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孔子弟子甚多亦不能皆合於孔子如子路言子之迂也又曰末之也已及其退思終合於孔子只爲他信便自然思量到也〇問其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誠不至也

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顔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〇聖人不制師之

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加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

華陽范氏曰與賢於已者處則自以爲不足與不如已者處則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日益自以爲有餘則日損

藍田呂氏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

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致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則有講而未必聽學至於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矣○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故舍我而去者不追呼之使來有教無類故從我而來者不拒逆之使去但能以此求道之心至則受而教之論語稱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故聖賢

在下其所以取人苟有向善之心皆取之亦以進人爲善不爲異日之不保而廢其今日與人爲善之意

上蔡謝氏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廣平游氏曰孟子之論尚友也以一鄉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一國以一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天下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古人無友不如已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子夏之日進也

龜山楊氏曰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知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翺張籍輩皆謂從吾游今翺籍之文具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爲乎苟其道未足以成德達材雖欲爲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况其下者乎

和靖尹氏曰學者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

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閒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仔細

河東侯氏曰朱公掞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五峰胡氏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爲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

延平李氏曰菓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

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
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
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
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
也孟子之後道失其傳支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
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傳授者句
讀文義而已耳謂之師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
之人其術淺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
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
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爲之大哀耶○大率今人

與古人學殊不同如孔門弟子群居終日相切磨
又有夫子爲之依歸日用間相觀感而化者甚多
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可及也不然子貢何
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邪
朱子曰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
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
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
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
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問
人倫不及師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

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或云如在君旁則爲君死如
在父旁則爲父死曰也是如此如在君雖父有罪
不能爲父死又曰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
以其多者言之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
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
又曰平居則經
東萊呂氏曰歐陽修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
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
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
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

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
莫及者其所從來者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
無師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
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
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
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
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
之道又況其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
象山陸氏曰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
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于唐曰師

曰弟子云者反以爲笑韓退之排子厚猶爲之屢
歎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
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
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
道此則師之罪也○吾嘗謂楊子雲韓退之雖未
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
易者楊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
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者
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
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延

世諸儒反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
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得師而不能虛心委己則又
不可以罪師○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各執己
見便是恣情縱欲○道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
求友之心亦無有窮已以夫子之聖猶曰學不厭
況在常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汲汲也然師友
會聚不可必得有如未得會聚則隨己知識隨己
力量親書冊就事物豈皆蒙然憒然畧無毫髮開
明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
非欺人也

勉齋黃氏曰斯道之顯晦繫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
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孑然獨立而無與
爲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
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與

雙峰饒氏曰師道立則天下之不善者皆可變而爲
善天下之不中者皆可化而爲中而善人豈不衆
哉善人衆則國家之用隨取隨足上焉可以格君
心中焉可以立政事下焉可以移風俗而朝廷豈
有不正天下豈有不治者哉若昔唐虞五典之敎
掌之於契寬栗直温之敎典之於夔至於成周顯

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敎之中和者亦惟攝有
道有德者主之皆所以立師道也是以天下後世
稱人才之盛美治功之盛者必曰唐虞成周及周
之衰則學校之政不修而師道闕矣於是洙泗之
間有吾夫子者出而任其責焉一時及門之士如
顏曾冉閔之徒固已如時雨之化矣故其德行政
事言語文學莫不卓然皆有可稱使夫子而得時
行道引其類而進之則唐虞成周之治有不難致
者夫子既沒而得其道者或以傳授於來嗣或以
友敎於諸侯隨其大小亦皆於世道有所補焉後

世師道不立學者無復講明道義磨礱氣質之益矣至本朝安定胡公首倡體用之學以淑其徒使學者明於經義講於時務篤於踐履而不爲口耳之習故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其門而散在四方者亦皆循循雅飭師道之立蓋昉乎此是後周子復得孔孟不傳之道於遺經建圖屬書以覺來學而程子兄弟實紹其傳於是益推古者大學敎人之法以淑諸人以傳諸後而我文公先生又從而光大之淵源所漸徧及四海有志之士探討服行義推其所得以正主庇民者不絕於時能使大義旣

垂而復正公道久屈而復伸者皆夫人之力也師道之立於是爲盛

魯齋許氏曰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已者若乃邪僻卑污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爲非者謹勿近之○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爾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已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性理會通卷五十二終

學十一

讀書法一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嘗覺讀書有令人喜時有令人手舞足蹈時或問莫是古人之意與先生之意相合後如此否曰是也○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

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問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得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上蔡謝氏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爲害故明道先生敎余嘗曰賢讀書愼不要尋行數墨

龜山楊氏語羅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自爲者如此

和靖尹氏曰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讀得便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讀書須是看聖

人用心處自家應事時一一要使

延平李氏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說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

朱子曰讀書須是虛心切己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己則聖賢之言不爲虛說○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畧用今人言語襯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

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閑雜
說話方是得個入處○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
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觧一一通貫
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
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
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觀書但當虛心平
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
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
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
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矣○讀書須是優游

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
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
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
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
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
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嘗見人云大凡不公
底人讀書不得令看來是如此如解說聖經一向
都不有自家身己全然虛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
是非恁地看文字猶更自有牽於舊習失檢點處
全然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

讀書有個法只是刷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
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時又將來看而今却說
要虛心心如何解虛得而今正要將心在那上面
○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
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個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
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
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
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却去看
○觀書當平心以觀之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

可尋從隱僻處去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
嶢崎却教當時人如何曉○聖賢立言本自平易
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
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
窮之味矣○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工夫須有
讀書之時有靜虛之時曰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
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個敬字好方無事時
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
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初學於敬不能
無間斷只是纔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

是接續其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袞則此心易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工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爲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

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太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工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工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却且放心胸寬閒不可貪多○放寛心以他說看他說以物觀物無以己觀物○張子云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也是說得維持字好蓋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今但見得些子便更不肯去窮究那許多道理陷溺其心於清虛曠蕩之地却都不知豈可如此○昔陳烈先生若無記性一日

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學問就自家身已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須要讀這書時蓋爲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

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是他曾經歷過來○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人之爲學固是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但不讀書則不知心之所得者何事○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

究始得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如著己體認方得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曾是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亦須是講學、不講學、遇事便有嶢屼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此道理無出聖人之言、但當熟讀深思、且如人看生文字與熟文字、自是兩般、既熟時、他人說底便是我底讀其他書不如讀論語最要、蓋其中無所不有、若

只躬行而不講學、只是個鶻突底好人。○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又每苦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閒、而義理自出、某之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別法。○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世學者有一種則舍去冊子、卻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泛濫、不知歸著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熟看熟思、久久之間、自然見個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書只貴讀、讀得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個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註、且如熟讀正經、行住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得

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杌隉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服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模寫他言語

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
得來是知書只貴讀別無方法○讀書須是成誦
方精熟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
是不精不熟之患若曉得義理又皆記得固是好
若曉文義不得只背得少間不知不覺自然相觸
發若曉得這義理蓋這一段義理橫在心下自是
放不得必曉而後已若曉不得又記不得更不消
讀書矣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不如古
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鹵莽記
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

也○韓退之謂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須有沉
潛反復之功方得所謂審問之須是表裏內外無
一毫之不盡方謂之審恁地竭盡心力猶有見未
到處卻不奈何如今人不曾竭盡心力只見得三
兩分了便草草揭過少間只是鶻突無理會枉著
日月依舊似不曾讀相似只如退之老蘇作文章
本自沒要緊事然他大段用功少間方會漸漸埽
去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換了個心胸說這許多言
語出來如今讀書須是加沉潛之功將義理去澆
灌胸腹漸漸蕩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

見識高明因說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得一處
通透了少間卻多牽引前面疑難來說此最學者
大病○講論一篇書須是理會得透把這一篇書
與自家袞作一片方是去了本子時許多節目次
第都歷歷落落在心中皆說得去方好○為學雖
是立志然書亦不可不讀須將經傳本文熟復若
專一靜坐如浮屠氏塊然獨處更無酬酢然後為
得吾徒之學正不如此遇無事則靜坐有書則讀
書以至接物處事常教此心光瞻瞻地便是存心
豈可凡百放下秖是靜坐○古人讀書與今人異

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知終身事業已在
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卻無落泊處此不
熟之故也昔五峯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
先讀論語五峯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為緊要龜山
曰事事緊要看此可見○讀書工夫莫草畧近日
學者多緣草畧過了故下稍頭僨無去處一齊棄
了大凡看書粗則心粗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
熟得些義理以為是亦得以為非亦得須是見得
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方可○聖人千言萬語只是
說個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

來二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患人不仔細求索之耳須要思量聖人之言是說個甚麼要將何用若只讀過便休又何必讀（集覽）按史記箕子名胥餘商紂戚見紂無道諫不聽佯狂爲奴紂囚之武王克殷訪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武王封於朝鮮○作人之教尚禮義富農桑人不爲盜外戶不閉國人化之○問讀書之法如今看來聖賢言行本無相違其間所以有可疑者只是不逐處研究得通透所以見得牴牾若真個逐處逐節逐段見得精切少間却自到貫通地位

曰固是如今若苟簡看過只一處便自未曾理會得了却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讀書須是仔細逐句逐字要見去著若用工麄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觀書須靜著心寬著意思沉潛反復將久自會曉得去○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前過口頭轉心頭運○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復玩味○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復玩味朝夕涵泳使與本經正言之要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

不必段段立說徒爲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講學正要反復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不可只略說過便休也○讀書玩味其意理會未得處且記著時時拈起看久之須有得力處○爲學讀書須是耐煩細心去理會切不可麄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個捷徑法便是悞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色包裹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麄心大氣不得○聖人言語一重

又一重須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膚便有差錯須深沉方有得○讀書理會一件了又一件不止是讀書如遇一件事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做處得來當方理會別一件書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個書不讀這裏便闕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闕此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虫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裏便闕此一物之理○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仔細玩味反來覆去逐旋捱得多後却見

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
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個曉悟處出不容安排
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
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
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或問先生謂
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曰體
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復思繹過伊川曰
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矣某向來從師日間所
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一一仔細思量過纔有
疑明日又問○學者當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

一體察須是曉然無疑積日既久當自有見但恐
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為足則無由明耳
○讀書須要切己體驗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
助長○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
涵泳切己省察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
甚處用得○觀書以己體驗固為親切然亦須遍
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已見却恐於事
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蹤緩也○讀書須是以
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
心便是聖人之心某自二十時看道理更要看那

裏面嘗看上蔡語錄其初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
筆抹出又用黃筆抹出三四番後又用墨筆抹出
是要尋那精底看道理須是漸漸向裏尋到那精
英處方是○山谷與李機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
而常病不精泛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
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
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某深喜之以
為有補於學者○學者只知觀書都不知有四邊
方始有味○嘗看橫渠成誦之說最為捷徑蓋素
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

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
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有益若但輪流通
念而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
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為佳耳○讀書須讀到不
忍舍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即
厭之欲求別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
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
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為懶
倦則精神自是憒憒只恁昏塞不通可惜舊見李
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

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
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
此亦是他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
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
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讀書之法須是從頭
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上句
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都從頭看此
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
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
會得聖賢言語意脉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

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
穿鑿排布硬說則不唯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
有何干涉○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
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
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
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曰善學者求言
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夫
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為學之方故
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唯專為能知其意而得
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畧而無所得必也致

精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工夫次第之實俟其
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工夫處然後更易
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為吾有矣○學
者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即聖人之心聖人之
心即天下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曉一段分曉又看
一段如此至二三十段亦未解便見個道理但如
此心平氣定不東馳西騖則道理自遂段分明去
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個道理明也道理固是
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逐旋揩磨呼喚得
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

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不若且虛心讀書
切不可自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
得方有長進○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
底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
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
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却又多在平易處○觀
書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
然意味詳審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工
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惟聖
賢之言不可如此閒捌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疊

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
聱牙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讀書且
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
反覆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
人都不愛去須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趲去不曽
向後反覆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會去紬繹前
日已讀底看玩味反覆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
意味長便受用牢固亦不可信口依稀畧綽說過
須是心曉○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
萬正淳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得

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爲所困
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挽滿已力欺
得他過今學者不忖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
管他不過○讀書只恁逐段仔細看積累去則一
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曽讀得須是緊着
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常抖擻得此心醒則
看愈有力○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
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却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
會仔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
性人亦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

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
者只爲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
二百字則只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恁
精專人多看一分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寛著期
限緊著課程○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
面纔看到這裏便欲舍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
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去方會認得○讀書
須是徧布周滿某嘗以爲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
拙毋巧寧近毋遠○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
以蓄自家之德却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搬出

做那邊用○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
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傳爲能所以有
道學俗學之別○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
思焉至於群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
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
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
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爲
學之要亦是如此○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
是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
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眞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

病矣○其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敎他去思索求
所疑近方見得讀書只是且恁地虛心就上面熟
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盖熟讀後自有窒
礙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好較量今若先去尋個
疑便不得這般也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
疑盖自有一樣事被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着
疑今却有集註了且可傍本看教心熟少間或有
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疑著又曰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
方是長進○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

著且放在一邊益便讀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見
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
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
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
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
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個田地方是語云執
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個廣大寬弘之
意學者要須體之○讀書之法無他唯在篤志虛
心反復詳玩爲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卒然穿鑿

便爲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攷所以日誦聖
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
見識杜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盖有親
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
耳○近日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也纔把
書來讀便先立個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
意著實纔討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下梢弄得
熟只是這個將來使雖是朝廷甚麼大典禮也胡
亂信手拈合出來使不知一撞百碎○某嘗謂爲
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

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
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沉潛玩索究極至
處可也盖天下義理只有一個是與非而已是便
是是非便是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
洽省記不亡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
大咽終不知味也○精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
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涵養中年以後之人讀
書不要多只少少玩索自有道理○溫公答一學
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
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

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讀書亦記遍數貫
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
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讀書不可不先立程
限正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為學亦然今之為學者
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
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問嘗聞先生為學
者言讀書須有個悅處方進又嘗自言其雖如此
屢覺有所悅因請曰此先生進德日新工夫不知
學者如何到得悅處曰亦只是時習時習故悅○
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

而後得皆是此理○讀書看義理須是胸次放開
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
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
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
會心精心精便會熟○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
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
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
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
火養之却不妨○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纔有此
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讀書須是看

著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
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讀書閒暇且
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曉這個却
是一身總會處且如看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
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亦只在這裏人只是一
個心做本須存得在這裏識得他條理脈絡自有
貫通處○讀書須是有精力楊至之曰亦須是聰
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
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
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

某初疑解春秋干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
虛道理方看得出○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
心胸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
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象急
迫田地陿隘無處著工夫也○凡讀書處事當煩
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
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粗通
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
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讀書且
當隨文熟看俟其辭旨曉析貫通然後自有發明

未可遽合本文別立議論徒長虛見無益於實也。
○讀書先且虛心攷其文詞指意所歸然後可以
要其義理之所在近見學者多是先立已見不問
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理加之其說雖不背理
然非經文本意也如此則但據已見自為一書亦
可何必讀古聖賢之書哉所以讀書正恐吾之所
見未必是而求正於彼耳惟其闕文斷簡名器物
色有不可攷者則無可柰何其他在義理中可推
而得者切須字字句句反復精詳不可草草說過
也○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盡率古人語

言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只是推廣得自家意
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是虛此心將古人語言
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
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
是為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
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
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
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中
來終無進益○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
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況寡德乎今世上有

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
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
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
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
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諸家說相比並以求其是
便自有合辯處○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肯
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不若退步却看得
審大槩病在執着不肯放下正如聽訟必先有主
張乙底意思便只尋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
思便只見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說徐徐觀

之方能辯其曲直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
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
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
脫亦被他自來相尋○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
西邊都觸著這關捩子方得而今說已前不曾做
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個難又怕性格
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閑說只認下着頭去做莫
問遲速少間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便
用工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間擔
閣一生不知年歲之老○如今看一件書須是著

力至誠去看一番將聖賢說底一句一字都理會過直要見聖賢語脉所在這一句一字是如何道理及看聖賢因何如此說直是用力理會教分曉然後將來玩味方盡見得意思出來若是泛濫看過今次又見是好明次又見是好終是無工夫不得力○東坡教人讀書小簡某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

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為親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已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故教他就聖人意上求看何如○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已心須要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已見說將去○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正此謂也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集覽按漢書吳恢長垣人順帝時為南海太守子祐年十二隨至官恢欲殺青簡寫漢書以祐諫而止○按漢書馬援茂陵人建武初為隗囂奉書詣洛陽帝見悅之歸漢拜隴西太守伏波將軍討平交趾及武陵蠻封新息侯初援在交趾嘗植薏苡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昔所還皆明珠文犀帝怒詔收其印綬

○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即此理○學得此事了不可自以為了恐怠意生如讀得此書須終身記之○讀書推類反求固不害為切已但却又添了一重事不若且依文看逐處各自見個道理久之自然貫通不須如此費力也

性理會通卷五十三終

性理會通卷五十四

學十二

讀書法二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又曰中庸工夫密規模大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

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學者於學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為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源體用之大畧然後徐攷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工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為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為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為學問之實耳○論孟中庸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問初學當讀何書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為人切要處然語孟却是隨事答問難

見要領唯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為學之大方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為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稍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攷聖賢之意讀史以攷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務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攷驗其約○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

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用以審思明辯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玩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矣○某嘗說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

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爲本學者須於此數書熟讀玩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非如指理爲障而兀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仔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語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攷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

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其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與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或問讀書之法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敢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論孟二書言

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疏易躐等之患矣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學者不可不知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閑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辯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

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以得於指掌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眾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為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眾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為學之序為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楊子之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此等須是各

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復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所當守○看文字傷大快恐不仔細須是理會得底更須將來看此不厭熟熟後更看方始滋味出○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鏖音意曹反顏師古曰鏖字本從金麀声傳寫訛耳鏖謂若擊而多殺也○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下死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住○看文字當如大艤高艑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纔離小港便著淺了濟甚事文字不當如此看○問看文字為眾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虛心逐一說看去看得一說却又看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短皆自分明譬如人欲知一個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他去看隨來隨去見他言語動作便自知他好惡○凡人看文字初看時心尚要走作道理尚見得未定猶沒奈他何到看得定時方入規矩又只是在印板上面說相似都不活不活則受用不得須是玩味反復到得熟後方始會活方始會動方有得受用處若只恁生記去這道理便死了○看文字若便以

爲曉得，則便住了，須是曉得後更思量後面尚有
也無，且如今有人把一篇文字來看，也未解盡知
得他義，況於義理。前輩說得恁地，雖是易曉，但亦
未解便得其意，須是看了又看，只管看，只管有。○
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向來未曾看，
看得生，卒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鈍底人，
多不肯仔細，易得有忽略之意，不可不戒。○看文
字須仔細，雖是舊曾看過，重溫，亦須仔細，每日可
看三兩段，不是於那疑處看，正須於那無疑處看，
蓋工夫都在那上。○看文字要急迫不得，有疑處

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也無此理。○看
文字須是退步看，方可見得，若一向近前迫看，反
爲所遮蔽，轉不見矣。○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
私意，謂如粗厲者觀書必以勇果强毅爲主，柔善
者觀書必以慈祥寬厚爲主，書中何所不有。○看
文字不可過於疎，亦不可過於密，蓋太謹密則少
間看道理從那窮處去，更插不入，不若且放下放
開闊看。○看文字須逐字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
門塞定，更去不得，方始是。○文字大節目痛理會
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者所患在於輕浮不沈

著痛快。○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渾淪物事，久久
看作三兩片，以至於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
牛，目視無全牛是也。○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
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能
自見得，蓋積蓄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
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則通。○
問看文字只就本句固是見得古人本意，然不推
廣之，則用處又易得不相浹，如何。曰，須是本句透
熟，方可推，若本句不透熟，不惟推，便錯於未推時，
已錯了。○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其舊

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
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
如何，所以爲失者是如何。○看文字須大段著精
彩看，聳起精神，豎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
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
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却。
○凡看文字，專看細密處而遺却緩急之間者，固
不可，專看緩急之間而遺却細密者亦不可，今日
之看，所以爲他日之用，須思量所以看者何爲，非
只是空就言語上理會得多而已也，須是切己用

功使將來自得之於心則視言語誠如糟粕然今
不可便視爲糟粕也但當自期向到彼田地爾○
看文字不可落於偏僻須是周匝看得四通八達
無些窒礙方有進益某解論孟訓詁皆存學者觀
書不可只看緊要處閑慢處要都周匝今說求放
心未問其他只此便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
仁在其中矣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方是讀書
却說仁在其中蓋此便是求放心也○看文字且
依本句不要添字那裏元有縫罅如合子相似自
家只去抉開不是渾淪底物硬去鑿亦不可先立

說牽古人意來湊○看文字專要看做裏面去如
何裏面也更無去處不著得許多言語這裏只主
一無適敬以直內涵養去嘗謂文字寧是看得淺
不可太深寧是低看不可太高看蓋淺近雖未能
到那切近處更就上面推尋却有見時節若太深
遠更無回頭時○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
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某嘗說
文字不難看只是讀者心自嶢崎了看不出若大
著意思反復熟看那正當道理自蹦出來不要將
那小意智私見識去間亂他如此無緣看得出如

千軍萬馬從這一條大路去行伍紀律自是不亂
若撥數千人從一小路去空攪亂了正當底行陣
無益於事○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
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在那底如
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書只見
得是畫一般識底人看便見得他精神妙處知得
他用心苦也○看註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
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
一字時直是稱輕等重方敢寫出○讀書須是將
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

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註脚看方有意味如人饑
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饑不渴而強飲食之
終無益也又曰某所集註論語至於訓詁皆仔細
者蓋要人字字與某著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
作等閑看過了○凡人讀書若窮得到道理透處
心中也替他（一本作替地）快活若有疑處須是參諸家
解熟看看得有差互時此一段終是不穩在心頭
不要放過○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註盡撮
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註脚外又添一段說話
只把這個熟看自然曉得莫枉費心去外面思量

○看講解不可專徇他說不求是非便道前賢言語皆的當如遺書中語豈無過當失實處亦有說不及處又云初看時便先斷以己意前聖之說皆不可入此正當今學者之病不可不知○聖人言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為學者看不見所以做出註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註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聖人意出又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註解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問明道說話曰最難看須是輕輕地挨傍他描摸他意思

方得若將來解解不得須是看得道理大段熟方可看

東萊呂氏曰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曾讀書與曾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為便可見○凡讀書必務精熟若或記性遲鈍則多誦數遍自然精熟記得堅固若是遍數不多只務強記今日成誦來日便忘其與不曾讀誦何異○凡為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

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為學之本莫先於讀書讀書之法須令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大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為恥曾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恥也○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為學自有等級○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為可畏耳

象山陸氏曰大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勉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養鞭策磨勵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

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為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者亦可知矣

勉齋黃氏曰平居當以敬自持令心慮寧靜至於讀書則平心定氣端莊嚴肅須以吾心默觀聖賢之語常使聖賢之意自入於吾心如以鏡照物妍醜自見鏡何心哉今人所以不善讀書非是聖賢之意難明乃是吾心紛擾反以汩亂聖賢之意讀書

只是沉靜精密則自然見得分明切不可萌輕易自喜之心便解得六經通徹亦何足自喜亦豈敢輕易纔如此便不足以任重後生且收斂靜退歉然常若不足方能有進○觀書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婿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北溪陳氏曰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

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已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義理昭明胸襟洒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稽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氷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

范陽張氏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詩蘇文則又凝神靜慮如目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人矣

程子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以下讀諸經法○六經之言在涵畜中默識心通精義爲本○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爲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矣○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義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出義後之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

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卦爻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矣○蘇季明常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已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

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之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補註）朱子曰修辭便是立誠如今人揀擇言語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伊川說做兩事明道只做一意明道只般底說得條直懸按此條是明道答蘇季明語伊川說修辭爲擇言立誠爲篤志作兩事說前內積忠信條

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也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雖亦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張子曰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

龜山楊氏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識別得過須用著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

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經世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觀史未有史書以前人以何爲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得失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若經術明自無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須斷遣處置得行何患不能識別

朱子曰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千言萬語以掃滌人私意使人人全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不作可也裏面著一點私意不得○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書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己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邪○問爲學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如何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荆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覷得破皆是學○看經傳有

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
矣○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
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
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
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
能精思明辯以求真是則為病耳然以此之故當
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
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
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
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

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
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
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
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爲已通
小有疑處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
抄記以時省閱俟後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
短恥於咨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今日談
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
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
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六經浩渺乍

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一個門庭問如
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
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
父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
都未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或問如
詩是吟咏情性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
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
處看易有個陰陽詩有個邪正書有個治亂皆是
一直路逕可見別無嶢崎○學者只是要熟工夫
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如孟子詩書

全在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了又自解了蓋他只
要說得盡方住其言一大片故後來老蘇亦拖他
來做文章說須熟讀之便得其味今觀詩既未寫
得傳且除了小序而讀之亦不要將做好底看亦
不要將做惡底看只認本文語意亦須得入九○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
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
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
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
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

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
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
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
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
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問看易曰未好
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推原陰陽消長之
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多待用
心力去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且先讀論語又問
讀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死
之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

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論孟中庸四書且就見
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待讀此四書精透然
後去讀他經却易為力○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
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為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
否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
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
說者用之各信己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
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某如此說且存
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
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

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
徐以俟之莫立課程○問左傳疑義曰公不求之
於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麼
道理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個大本如云天高
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
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故說個天命之謂性率性
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三句是怎如此說是乃天
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
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襟流出不
假他求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

胸開濶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
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這四箇字若
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
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
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此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
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
得這箇道理渾淪周徧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
之謂性底全體今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
二分或見得二三分都不曾見那全體不曾到那
極處所以不濟事○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

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巳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復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為巳之學也曾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仔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魯齋許氏曰講究經旨須是且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立言指意務於經内自有所得若反復讀誦至於二三十遍以至五六十遍求其意義不得然後以古註證之古註訓釋不明未可通曉方攷諸家解義擇其當者取一家之說以為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誦經習史須是專志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得因他而輟

程子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義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無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以下論解經）○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東京士人尚名節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業矣（集覽按漢書毛亨治詩作詁訓傳以授從子萇萇為河間獻王博士時稱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萇封樂壽伯○按漢書董仲舒為江都王相故曰董相）

朱子曰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

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有正經幾個字在方好○聖經字若個主人解者猶若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名方識得主人畢竟不如經字也○解經當如破的○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解經須

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却不妨添重字不得今人新添者却是重字○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問解經有異於程子說者如何曰程子說或一句自有兩三說其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一而已安有兩三說皆是之理蓋其說或後嘗改之今所以與之異者安知不曾經他改來蓋丅章而衆說叢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張斷入一說則必無衆說皆、是之理○程先生經解理皆在解理內其集註論

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杜預左傳解不看傳經文亦自成一書鄭箋不識經大旨故多隨句解○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蹉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解經已是不得已若只就註解上說將來何濟如畫那人一般畫底却識那人別人不識須因這畫

去求那人始得今便以畫喚做那人不得○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他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日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以下讀史）○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幾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便不知煞有誤人處○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

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朱子曰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攷古今治亂制度理會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讀書既多義理已融會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書攷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溉田若是讀書未多義

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焉以看史爲先務是猶決
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凡觀書
史只有個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
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史且如此看讀去待
知首尾稍熟後却下手理會讀書皆然○讀史有
不可曉處劄出待去問人便且讀過有時讀別處
撞着有文義與此相關便自曉得○先看語孟中
庸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看先讀史記史記與左
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只

是看史不如今之看史有許多蹺崎看治亂如此
成敗如此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知
得次第○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鏡
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
去看史胸中無一個權衡多爲所惑○讀史之法
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看
通鑑温公初作編年起於威烈王後又添至共和
後又作稽古錄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
能推矣獨邵康節却推至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
可見温公又作大事記若欲看本朝事當看長編

若精力不及其次則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
分之二耳○史亦不可不看看通鑑固好然須看
正史一部却看通鑑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箇
綱目其間節目疏之于下恐可記得○通鑑難看
不如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貫穿紀裏也有
傳裏也有表裏也有志裏也有通鑑是逐年事逐
年過了更無討頭處(一云更無蹤跡)問通鑑歷代且備看
得大槩且未免求速耳曰求速却依舊不曾看得
須用大段有記性者方可且如東晉以后有許多
小國夷狄姓名頭項最多若是看正史後却看通

鑑見他姓名却便知得他是某國人某舊讀通鑑
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後却來看他○
觀史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
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槩范
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疏更看得密如他尤好然得
似他亦得了○問陳芝史書記得熟否蘇丞相頌
看史都在手上輪得他那資性直是會記芝曰亦
緣多忘曰正緣如此也須大約記得某年有甚麽
事某年有甚麽事纔記不起無緣會得浹洽芝曰
正緣是不浹洽曰合看兩件且看一件若兩件是

四百字且看二百字有何不可○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蹹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楊至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后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

訖則焚了讀第二板訖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士居平世處下位觀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為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匡衡傳司馬溫公史論稽古錄范唐鑑不可不讀

南軒張氏曰觀史工夫要當考其治亂興壞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非邪正至於幾微節目與夫疑似取舍之間尤當三復也若以博聞見助文辭抑末矣○于定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史氏將誰欺耶蓋韓楊之死皆在定國之手冤莫大焉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瞞過張釋之為廷尉有驚乘輿馬者上欲誅之釋之以為當罰金且曰法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知廷尉為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為天下之平集覽按漢書定國剡人父于公縣獄使有陰德嘗謂人曰吾子孫必有興者既而定國累官廷尉當時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

冤○按漢書趙廣漢蠡吾人本茂才為陽翟令有治行遷京兆尹發奸擿伏如神威制豪強小民得職元康初以私怨論殺人被劾竟坐要斬○蓋寬饒魏郡人本賢良對策高第嘗為衛司馬遇士卒甚有恩及歲代衛卒數千人請復留一年以報厚德宣帝嘉之擢司隸校尉剌奉無所避后奏封事犯上意執金吾付會劾奏寬道不道下吏寬饒自剄衆憐之○韓延壽燕人昭帝時以父義諫而死宜賞其子遂擢延壽為諫大夫歷淮陽潁川東郡太守延壽為吏崇禮義好古教化所至令行禁止為天下最后與蕭望之互相攻劾上惡之下獄尋棄市○楊惲華陰人敞之子宣帝朝以廉潔無私為中郎將尋擢光祿勳封平通侯既而為戴長樂所劾廢為庶人或又告其怨望下廷尉獄論其大逆不道要斬于市○問讀通鑑之法曰治亂得失源流人才邪正是非財賦本末用兵法制嘉言善行皆當熟究之

東萊呂氏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范陽張氏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所命相如何當朝在朝士大夫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其處事孰爲當孰爲否皆令胸次曉然可以口講而指畫則機會圖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爲空言矣

魯齋許氏曰閲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論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家法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

合於律令格式者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爲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爲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閲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閲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别取一史而閲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閲一史未了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皆有不能通一史矣惟是讀三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參以前漢文辭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看史記當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爲戒焉所以爲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也

性理會通卷五十四終

學十三

史學

程子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幾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

矣○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李嘉仲問項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固嘗議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史遷云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也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顔何爲而天跖何爲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者也○君實修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簒名乎曰然又曰敢辨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亡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

此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集覽唐武德中洗馬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世民及建成敗世民爲太子召徵謂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子改容禮之引爲詹事主簿○魯莊八年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公以爲相於是遂霸諸侯○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

議論、

涑水司馬氏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禨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叙事簡徑、比於南北

正史無繁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集覽〕李延壽相州人仕爲崇文館學士嘗追述父志作南北史一百八十篇上之又撰太宗政典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賜帛褒之○陳壽巴西安漢人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張華愛其才舉孝廉除著作郎撰三國志六十五篇時人稱善敘事有良史之才

和靖尹氏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引盜跖是也若孔子雖顏子之夭只說不幸短命死則知盜跖乃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元城劉氏問馬永卿近讀何書對曰讀西漢到酷吏傳曰班氏特恕杜張何也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未顯至班氏獨以爲有子孫以贖父罪故入列傳曰孟子云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班氏輒没其酷吏之名何也曰世之論者以謂二人皆有意太史公之意欲以教後世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人子之孝曰此固然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傳以張純之故也曰是時杜氏之絶已久而亦不入酷吏傳何也曰杜張一等人也若獨令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

已故并貸杜周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永卿退而檢左氏鄭卿良霄字伯有既死爲厲國人大懼子產以謂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乃立公孫洩良止以止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鄭殺子孔子孔雖不爲厲故亦立之且伯有以罪死立後非義也恐惑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絶之後不因其爲厲也〔集覽〕張純杜陵人湯之後安世玄孫也父放爲成帝侍中純襲仕光武時更封武始侯常將突騎安集荊揚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朝廷禮讓多所正定後爲大司空卒諡曰恭○杜周杜衍人元封初爲廷尉外寬內深其治大放張湯所爲厭後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極其苛酷上以其剛方無私遷御史大夫○左傳昭七年鄭人殺鄭良霄襄卅三年鄭人相驚曰伯有至矣鄭良霄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昭六年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六年三月三日余將殺帶也駟帶助子晳殺伯有者明年壬寅七年正月二十八日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七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益懼七年二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伯有之子使有宗廟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然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强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强死能爲鬼不亦宜乎○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變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

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艱澁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爲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集覽卓文君臨邛富人卓王孫之女因琴夜奔司馬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文君不樂謂相如曰長卿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相如從之盡賣車馬置酒舍令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褌滌器於市中王孫耻之乃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俱歸成都建元初相如著子虛賦獻帝帝悅之拜爲郎遷文園令）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太史公書疎爽班固書密塞○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爲主爲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爲知所考信耶○司馬子長動以孔子爲證不知是見得亦且是如此說所以呂伯恭發明得非細只恐子長不敢承領爾○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删改脫藁高祖紀記迎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帝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寵於王○或謂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粗耳歷代世變卽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俗人之論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論者所共言如賈生公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豈獨遷也○問伯夷傳得孔子而名益彰曰伯夷當初何嘗指望孔子出來發揮他又問黃屋左纛

朝以十月葬長陵此是大事所以書在後曰某嘗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次序有疎濶不接續處如此等是也（集覽漢高本紀注蔡邕曰天子車舉羽蓋以黃繒爲裏是爲黃屋纛以犛牛尾爲之如斗或在衡上或在左騑纛音道）○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爲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集覽許由字武仲堯致天下而讓焉乃遁於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而問其故由對曰堯欲召我我惡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汙吾犢口遂牽犢上流飲之）○或以史遷能貶卜式與桑弘羊爲伍又能不與管

仲李克爲深知功利之爲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議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爲可羞者，又何謂耶。〔集覽〕桑弘羊洛陰商人子，以心計不用籌算言利事析秋毫，年十三侍中，得幸元狩二，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作平準之法而天下用饒。○李克魏人，文侯斯卜相，問克曰，先王嘗教寡人，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相魏成、翟璜二子如何，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成所舉也，於是乃相成，文侯弟。○或謂遷言公孫弘以儒顯爲議弘之不足爲儒，不知學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illegible]其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何如耶。○

班固作漢書，不合要添改史記字，行文亦有不識當時意思處，如七國之反，史記所載甚疎略，却都是漢道理。班固所載雖詳，便却不見此意思。呂東萊甚不取班固，如載文帝建儲詔云，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不爲豫哉。固遂節了吳王一段，只於淮南王下添皆字，云皆秉德以陪朕，蓋陪字訓貳，以此言弟則可，言兄可乎。今史記中却載全文。又曰，屏山却云固作漢紀有學春秋之意，其叙傳云爲春秋考紀。又曰，遷史所載，皆是隨所得者載入，正如今人草藁，如酈食其踞洗，前面已載一段，末後又載與前說不同，蓋是兩處說，已寫入了，又據所得寫入一段耳。〔集覽〕酈食其，陳留高陽人，商之弟，初以儒者見高帝，帝方踞床使兩女子洗足，食其說之，帝爲之輟洗，延坐問計，遂使說齊下七十餘城，及韓信攻齊，齊以食其爲賣己，乃烹之。

○漢書有秀才做底文章，有婦人做底文字，亦有載當時獄辭者，秀才文章便易曉，當時文字多碎句難讀，尚書便有如此底，周官只如今文字太齊整了。○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爲書志，故甚畧。孔明極是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晉書皆爲許敬宗輩寫入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孟嘉傳陶淵明之自然，今改云使然，更有一二處，一作此類甚多。東坡此文亦不曾見。包揚因問晉書說得晉人風流處好，曰，世說所載說得較好，今皆改之矣。○載記所紀夷狄祖先之類特甚，此恐其故臣追記而過譽之。○問班史通鑑二氏之學如何，曰，讀其書自可見。又曰，溫公不取孟子，取揚子，至謂王伯無異道，夫王伯之不侔，猶碔砆之於美玉，故荀卿謂粹而王，駁而伯，孟子與齊梁之君力判其是非者，以其有異也。○

史記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爲非眞也、如淮陰爲連敖典客、漢史作票客、顏師古謂其票疾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爲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爲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爲是、三代表是其疎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爲堯舜俱出黃帝、是爲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虞舜、亦豈當受堯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爲湯與王季

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謬戾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叙事、或因事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紀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爲湣王、通鑑以爲宣王、史記却是攷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

可疑、[集覽]連敖典客、秦之官名職掌治賓、即漢之治粟都尉也 ○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却敗、溫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却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間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却於其下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成、溫公於此事却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不若劇孟耳、想溫

公平日叵耐劇孟、不知溫公爲將設遇此人、奈得他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赧後添繫秦、亦未當、當如記楚漢事、並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集覽]范曄字蔚宗、順陽人、泰之子、好學、善文章隸書、曉音律、宋元嘉初爲宜城太守、累遷太守詹事、所著有後漢書 ○楚漢丁酉年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惟亞父等數人耳、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與平黃金四十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羽果大疑亞父、請骸骨、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劇孟洛陽人、以俠顯名、景帝時吳楚反、周亞夫乘傳至河南而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者矣 ○通鑑文字有自改易者、乃皆不用漢書上古字、皆以今字代之、南北 又除了通鑑所

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胡明仲看節通鑑文定問當是温公節否。明仲云豫讓好處是不以死生二其心、故簡子云眞義士也、今節去之、是無見識、必非温公節也。【集覽】豫讓、上党人、初仕晉大夫智伯。智伯爲趙襄子所滅、爲之報仇、變姓名爲刑人、挾匕首欲刺襄子不果、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伏於橋下、爲襄子所獲、請襄子衣、拔劍三躍而擊之、乃伏劍而死。○通鑑例每一年成數次改年號者、只取後一號、故石晉冬始篡、而以此年繫之。曾問呂丈、呂丈曰、到此亦須悔、然多了、不能改得、其只以甲子繫年、下面注所改年號。○或謂温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爲正、此殊未安、如

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爲法、此類尚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爾。○問温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專把朴者爲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德。○才有好底有不好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於已、才者能有所爲、如温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既才是不好底、又言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温公之言多說得偏、謂之不是則不可。○問温公言聰察彊毅之謂才、聰明恐只是

才不是德、曰温公之言便是有病、堯舜皆曰聰明、又曰欽明、又曰文明、豈可只謂之才。如今人不聰明、更將何者喚作德也。○問温公以正直中和爲德、聰明彊毅爲才、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爲德、聰察便是智、彊毅便是勇。○問諸儒才德之說、曰合下語自不同、如說才難、須是那有德底才、高陽氏才子八人、這須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將才對德說、則如周公之才之美樣、便有是才更要德、這箇合下說得自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說射御足力之類也、可謂之才。【集覽】通鑑、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智宣子將以

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有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矣。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焉。○通鑑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議更法首便有斬敵首降敵兩條賞罰、後面方有此兩句比類之法、其實秦人上戰功、故以此二條爲更法之首、温公却節去之、只存後兩句比類之法、遂使讀之者不見來歷。温公修書凡與已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此類多矣。【集覽】譙周曰、秦用商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

皆以惡之也宋濂曰秦法斬首多爲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謂之首功之國武曰上猶尚也

○問温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意謂子房如此則是脅其父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唐太宗從諫亦只是識利害非誠實高祖只是識事機明利害故見四人者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爲之矣叔孫通嫡庶之說如何動得他又謂高祖平生立大功業過人只是不殺人温公乃謂高祖殺四人甚異其後一處所在又却載四人又不信劇孟事意謂劇孟何以爲輕重然又載周休其人極無行自請於吳去呼召

得數萬人助吳如子房劇孟皆温公好惡所在然著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爲褒貶温公此様處議論極純因論章悖言温公義理不透曰温公大處占得多章小縣何足以知大處

(集覽)漢書高帝十二年上還長安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辭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罷矣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而天下震動柰何以天下爲戲乎上雖許而猶欲易之後置酒太子侍留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四人出上召戚夫人指示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搖動矣

○胡致堂云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温公利餐錢故遲遲温公遂急結末了故唐五代多繁冗○温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稽古錄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温公作此書想在忙裏做成原無義例○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蓍龜一一皆驗宋莒公歷年通譜與此書

相似但不如温公之有法也○唐鑑欠處多看底辨得出時好○唐鑑多說得散開無收殺如姚崇論擇十道使患未得人他自說得意好不知范氏何故却貶其說(集覽)唐鑑開元二年復置十道按察使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姚崇以爲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皆稱其職乃止○或謂史贊唐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於功德兼隆則傷夫自古未之有曰恐不然史臣正贊其功德之美無貶他意其意亦謂除隋之亂是功到治之美是德自道學不明故言功德者如此分別以聖門言之則此兩事不過是功未可

謂之德○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為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迹湯武到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為歐公一筆人尋常亦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范氏以武王釋箕子封比干事比太宗誅高德儒此亦據他眼前好處恁地比並也未論到他本原處似此樣且寬看若一一責以全則後世之君不復有一事可言〔集覽〕史記武王克商踐天子之位乃反商政釋箕子囚封比干墓○通鑑隋煬帝十三年李淵遣其子世民擊西河郡拔之斬郡丞高德儒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先是大業十一年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寶成朝堂前德儒等奏以為鸞於是百官稱賀詔以德儒拜朝散大夫○范唐鑑第一段論守臣節處不圖要做一書補之不曾做得范此文草草之甚其人資質渾厚說得都如此平正只是疎多不入理終守臣節處於此亦須有些處置豈可便如此休了如此議論豈不為英雄所笑○唐鑑白馬之禍歐公論不及此〔集覽〕通鑑唐昭宣帝天祐二年梁王朱全忠殺宦者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守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唐鑑意正有疎處孫之翰唐論精練說利害如身處親歷之但理不及唐鑑耳○呂伯恭晚年謂人曰孫之翰唐論勝唐

鑑要之也是切於事情只是大綱却不正了唐鑑也有緩而不精確處如言租庸調及楊炎二稅之法說得都無收殺只云在於得人不在乎法有這般苟且處審如是則古之聖賢徒法云爾他也是見熙寧間詳於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不平正〔集覽〕通鑑唐德宗建中元年始作兩稅法唐初賦斂之法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寖壞至德興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准下戶不勝困弊率皆逃徙至是楊炎建議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五代舊史溫公通鑑用之歐公蓋以此作文因有失實處如宦者張居翰當時但言緩取一日則一日固二日則二日固歐公直將作大忠說得太好了○致堂管見方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前面說一項事末又說別處去○子由古史舜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駭卞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瞍殺舜蓋不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

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辨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丹朱商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耻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議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

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耻焉唯不避而强取之乃爲逆偃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耻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則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

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耻焉蘇子蓋賢共和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耻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集覽〕通鑑周大象二年隋公楊堅欲篡周命夜召太史庾季才問曰天時人事何如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測以人事卜之符兆定矣堅妻獨孤氏謂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以免之○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畧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呂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

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疎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羣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許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强要以仁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個好底物事

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偖恭極喜渠此等説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删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爲非馬遷爲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

無非仁義道德之説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畧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温公通鑑以魏爲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某所作綱目以蜀爲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爲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

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泰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一作此時便是無統）某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修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温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王書殂既不是他臣子又

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只合書甲子而附註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龍幾年之類方爲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又問東周如何曰畢竟周是天子又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一云唐末天子不能有其土地亦可謂正統之餘否）則如何曰唐之天下甚濶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鎭之地而已（一云安得謂不統有其土地）○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亡之後秦未

帝之前自是無所統屬底道理南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晉如何書曰宋齊如何比得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爲正蜀亡之後無多年便是西晉中國亦權以魏爲正又問後唐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爲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屨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脩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

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爲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某王某公范曄却書曹操自立爲魏公綱目亦用此例○楊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楊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彧爲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爲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丘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彧之情矣（集覽三國志董昭濟陰定陶人初事袁紹歸曹操勸操挾天子令諸侯劫遷天子盛九錫卒成伯業）○因說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費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

臣不柰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渠一日記一年渠大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意故通鑑左傳已載者皆不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太纖巧處如指出公孫弘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僞云我亦知得有此意思不妨

東萊呂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

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九思三省審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下制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漢紹堯運置太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子纂其職載材博識爲史臣首遷述黃帝以來至于麟趾勒成一家世號實錄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呼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決窮則通縱能創一史官之書安能盡梲天下之筆乎〔集覽〕董狐晉史官靈公欲殺趙盾盾出奔已而趙穿弑公盾遂復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盾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復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左傳襄二十五年太史書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後上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西漢書注漢高帝堯之後堯以火德漢亦以火德故曰漢紹堯運也

問馬遷既漢武時人必能詳記武帝故實及觀武紀止言封禪禱祠神仙方士等事他全不及至八書中固有略及武帝者然封禪書不過又述武紀所言平準書又何獨詳述武帝生財法至律書言兵又言文帝而不及武帝遷謂夫子春秋於定哀也則微亦須略舉弘綱而或詳載或不載既自不同若武紀猶可疑者潛室陳氏曰史記不專爲漢史乃歷代之史故其紀漢事略於漢書而紀武帝事獨詳若封禪平準二書雖謂之南史家風可也○問漢史上自天文地理下至溝洫刑法皆爲立志而選士之法最爲近古何乃不爲立志曰漢書缺典處兵無志選舉無志爲太史公未作得此書故孟堅因陋就簡○問太史公作史記上自唐虞而八書之作止言漢事班孟堅作漢史合紀漢一代事而乃作古今人表何耶曰八書未必皆言漢事獨平準書專言武帝其贊却說古今漢志雖爲一

代作然皆自古初述起獨古今人表專說古而不說今自悖其名先輩嘗議之中間科等分別人物又煞有可議此却班史之贅畫蛇添足〔集覽〕漢書注司馬遷作史記有八書一曰禮書二曰樂書三曰律書四曰曆書五曰天官書六曰平準書七曰河渠書八曰封禪書

字學

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劒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

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集覽〕張旭蘇州吳人善草書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世號張顚嘗尉常熟有父老屢來州其狀張怒父老曰見公筆勢奇妙欲家藏之耳遂判與之○幽閒錄云張旭書得筆法傳崔邈顏眞卿旭言始吾聞公主擔夫爭道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

張子曰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劄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已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眞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問蒼頡作字亦非細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

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集覽〕蒼頡南樂吳村人也生而神聖有四目黃帝時爲史官因觀鳥跡蟲文而制文字以代結繩之政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至秦滅其籍而文不傳矣○二王書某曉不得看著只見俗了今有箇人書得如此好俗法帖上王帖中亦有唐人文字底亦有一釋名底此皆僞者〔集覽〕南史齊張融善草書高帝曰卿恨無二王法答曰臣非恨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注二王謂王羲之及子王獻之也○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論皆虛米老理會得故所論皆實嘉祐前前輩如此厚重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甚氣象○南海諸番書煞有好者字畫遒勁如古鐘鼎款識諸國各不同風氣初開時此等事到處皆有開其先者不獨中國也或問古今字畫多寡之異曰古人篆籀筆畫雖多然無一筆可減今字如此簡約然亦不可多添一筆便是世變自然如此○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蔡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

是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集覽〕書法苑王逸少書偏工書永以其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字永字八畫也又曰以永字爲例蔡邕得之異人相傳至張旭以授李陽冰也○問明道先生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意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問禮樂射御書數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

皆可通矣

臨川吳氏曰聲音用三十六字母尚矣俗本傳訛而莫或正也羣當易以片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娘四字宜廢圭缺羣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爲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娘下註曰已見某字母下於經堅輕牽繁虔外別出扃涓傾圈瓊拳則宜廢宜增蓋已瞭然矣○蒼頡字世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自黄帝以來至於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惟此而已史籀始略變古法謂之大篆李斯又略變籀法

謂之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則小異而大同今世字書惟許氏說文最先然所纂皆秦小篆爾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薛氏集古鐘鼎之文爲五聲韻雖其所據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然使學者因是頗見三代以前之遺文其功實多〔集覽〕史記周宣王史籀變科斗以爲大篆法古書謂之篆文文鑑曲覽○秦李斯作蒼頡篇取籀省文以爲小篆

○秦丞相斯燔滅聖經負罪萬世而能損益倉史二家文字爲篆書至今與日月相爲焕是固不可以罪掩其功也斯誅之後工其書以名世者誰歟七八百年歷見唐李陽氷又二百年僅見宋初徐鉉而已宋人能者多於唐而表表者不一二噫何其孤也哉蓋亦有其故矣秦人苟簡煩碎峻迫以爲治壹惟刀筆吏是任至以衡石程其書厭篆書繁難省徑爲隷以便官府人惟便之趨則孰肯背時所向而甘心繁難者哉篆學之孤殆其勢之所必至噫篆之興繇於秦而篆之廢實亦繇於秦推所從來任吏之過也〔集覽〕秦始皇帝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群下以造謗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

者族所不去者惟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而已民間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李陽氷唐宗室也善古書法開元間爲當塗令李白以其族人往依之乾元初爲縉雲令修孔子廟歲旱禱雨於城隍約以五日不雨將焚其祠如期果雨秋滿退居吏隱山創亭曰忘歸多題詠篆刻爲世所宝其後舒元輿叙之云秦李斯作玉筯篆更入姓無出其右唐李陽氷窮入篆室獨能膈千年與李斯相見其格峻其力猛天以字宝瑞吾唐矣

○自隷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適已而已漢隷之流爲晉隷則又專務姿媚以悅人姸巧千狀見者無不愛學者竭其精力以模擬之而患不似也大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爲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

浸失眞弗省弗顧惟以悅目爲姝何其小用之哉漢晉而後若唐若宋聲名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有肯尋斯籀之緒上追科斗鳥迹之遺者視漢晉爲優然亦間見爾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超於宋宋之能者多於唐（集覽）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云云科斗書發已久時人無能知者蝌蚪頭名蝦蟆子書形似之○蒼頡黃帝史臣觀鳥跡象之以作文字鬼夜哭龍潛藏爲有文字恐人書之故鬼哭龍藏

科舉之學

程子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强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卽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卽可爲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龜山楊氏曰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已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爲不得已之計或是爲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僥求榮達此何義哉

朱子曰今來專去理會時文少間身已全做不是這是一項人又有一項人不理會時文去理會道理少間所做底事却與所學不相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要躬行也不須去講學這箇少間只是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只是如今這般人已是大叚好了（集覽）王幼學曰作事顛倒失措者曰狼狽盖狼狽是兩物狽前兩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矣○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爲力舉業乃分外事倒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

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况此
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盖不關爲巳也
聖人教人只是爲巳○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
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巳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
安則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爾聖賢千言萬語只
是教人做人而巳前日科舉之習盖未嘗不談孝
弟忠信但用之非爾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
則安矣○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
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
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

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
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巳些子事○告或人曰看今
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
却全背子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
幾年公文字想不爲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
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不
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没溺在裏
面都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衰塌若將這箇自在一
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
不得○專一做舉業工夫不待不得後枉了氣力

便使能竭力去做又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却這邊
工夫了人於此事從來只是勉强不能捨命去做
正似今人勉强來學義理然某平生窮理惟不敢
自以爲是士人亦有略知向者然那下重掉不得
如何知此下事如今凝神靜慮積日累月如此尚
只今日見得一件明日見得一件未有廓然貫通
處况彼千頭萬緒支離其心未嘗一日用其力於
此者耶○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爲此所奪但有父
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
實甚奪人志○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爲巳之學

只是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
是無志也○或以科舉作館廢學自咎者曰不然
只是志不立不曾做工夫爾孔子曰不怨天不尤
人自是不當怨尤要你做甚耶伊川曰學者爲氣
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正爲此也若志立則無處
無工夫而何貧賤患難與夫夷狄之間哉○舉業
亦不害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
定所以有害纔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
了○嘗謂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
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

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其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喫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爲害如何也又有人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治方可○問許叔重太貪作科舉文字曰縱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他做舉業舉業

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橫置胸中卻害道○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格式檃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

潛室陳氏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合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爲之念此則妄矣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眞實舉子

雙峯饒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間上半日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可況舉業之文未有不自義理中出者若講明得義理通透則識見高人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

性理會通卷五十六

學十四

論詩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詩須是用功方合[illegible]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個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閑言語○邵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眞風流人豪也○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詩形容得浩然之氣

龜山楊氏曰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禊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詩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私意夫盡然後可以應世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攷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古樂府只

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其眞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古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然一袞說盡無餘意枉費安排○選中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

鎌刈葵藿倚杖牧雞豚分明說出個倔强不肯甘
心之意如疾風衝寒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
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峻健○陶
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
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
平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
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蘇子由愛選詩亭皐木
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慢底句法某却愛
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却有力○齊梁間
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晉人詩惟

謝靈運用古韻如祐字協燭字之類唐人惟韓退
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韻如毛頴傳才字賓字毛
字皆協魚字韻是也○唐明皇資禀英邁只看他
做詩出來是什麽氣魄今唐百家詩首載明皇一
篇早渡蒲津關多少飄逸氣槩便有帝王底氣燄
越州有石勒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明皇一
首好有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李太白詩
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
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
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

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逸不可當只意到處便
押一個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
作也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
聖於詩者也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
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爲人
所亂有一篇分爲三篇者有二篇合爲一篇者○
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
是效選詩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問李太
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輩多稱此語如何

曰自然之好又不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則
尤佳○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州
一時固自有所見今人只見魯直說好便却說好
如矮人看塲耳問韓退之潮州詩東坡海外詩如
何曰却好東坡晚年詩固好只文字也多是信筆
胡說全不看道理○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
詩致遠思恐泥東坡寫此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
爲法○杜子美暗飛螢自照語只是巧韋蘇州云
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此景色可想但則是自
在說了因言國史補稱韋爲人高潔鮮食寡欲所

至之處掃地焚香閉閤而坐其詩無一字做作直
是自在其氣象近道意常愛之問比陶如何曰陶
却是有力但語健而意閑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
人爲之陶欲有爲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
其詩則有做不着處便倒塌了底晉宋間詩多閑
淡杜工部等詩常忙了陶云身有餘勞心有常閑
乃禮記身勞而心閑則爲之也○韋蘇州詩高於
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韓詩平
易孟郊喫了飽飯思量到人不到處聯句中被他
牽得亦著如此做去○人不可無戒謹恐懼底心

莊子說庖丁解牛神妙然纔到那族必心怵然爲
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韓文鬬雞聯句
云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謂雖困了一以水噴
之便醒一噴一醒卽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說
得好又曰爭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此乃退之之
豪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此是東野之工○李
賀較怪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詩
須是平易不費力句法渾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
語雖險怪意思亦自有渾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
春寒催喚客嘗酒夜靜臥聽兒讀書不費力好○

白樂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
玉盤這是和而淫至凄凄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
皆掩泣這是淡而傷○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
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此樂天以文滑稽也然
猶雅馴非若今之作者村裏雜劇也○唐文人皆
不可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
被刺亦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
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
處皆說得口津津底涎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
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亦正○偶誦

寒山數詩其一云城中娥眉女珠珮何珊珊鸚鵡
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
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云如此類然有好處詩人
未易到此○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
王師固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曼卿詩
極雄豪而愼密方嚴極好如籌筆驛詩意中流水
遠愁外舊山青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於
小說詩話中略見一二篇曼卿胸次極高非諸公
所及其爲人豪放而詩詞乃方嚴縝密此便是他
好處可惜不曾得用○山谷詩精絕知他是用多

少工夫今人卒乍如何及得可謂巧好無餘自成
一家矣但只是古詩較自在山谷則刻意爲之又
曰山谷詩忒巧了〇陳後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
好到得爲正字時筆力高妙如題趙大年所畫高
軒過圖云晩知書畫眞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極
其筆力〇張文潛詩有好底多但頗率爾多重用
字如梁甫吟一篇筆力極健如云永安受命甚垂
涕手挈庸兒是天意等處說得好但結果差弱耳
又曰張文潛大詩好崔得符小詩好（集覽梁甫吟三齊畧記諸葛亮耕隴畝梁甫吟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〇古人
詩中有何今人詩中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
般詩一日作百首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壁
細雨濕青松暖日薰楊柳濃陰醉海棠他是甚麽
句法〇今時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
有詩大略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
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
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〇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
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却盡日唱
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爲學工夫然

性理會通　卷五十六

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〇今人所以事事做
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
奔（去聲）去做只是無一個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
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
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義
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
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鬧如何見得
〇詩社中人言詩皆原於賡歌今觀其詩如何有
此意〇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旣正
次第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詩〇今人不去講義
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況又不去學好底却
只去學做那不好底作詩不學六朝（吳東晉宋齊梁陳也）又
不學李杜只學那嶢崎底今便學得十分好後把
作甚麽用莫道更不好如近時人學山谷詩然又
不學山谷好底只學得那山谷不好處林擇之云
後山詩恁底深他資質儘高不知如何肯去學山
谷曰後山雅健强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
但却無山谷許多輕浮底意思然若論序事又却
不及山谷山谷善敘事情敘得盡後山敘得較有
疎處若散文則山谷大不及後山〇或謂梅聖俞

長於詩曰詩亦不得謂之妖武曰其詩亦平淡曰不是平淡乃是枯槁〇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庭秀又再變楊大年雖巧然巧之中又有渾成底意思便巧得來不覺及至歐公早漸漸要說出來然歐公詩自好所以他喜梅聖俞詩蓋枯淡中有意思歐公最喜一人送別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凉草樹秋又喜王健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得今人都不識這意思只要嵌事使難字便云好〇明道詩待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

眩露無含蓄

南軒張氏曰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楚辭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味淺矣

象山陸氏曰詩之學尚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壅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澌薄惟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薄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渾厚偉然足以鎭浮靡詩家爲之中興

西山眞氏曰古者雅頌陳於閒燕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閑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爲時賢相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祈招愔愔之語凜焉爲之弗寧詩之感人也如此於後斯義寖亡凡日接其君之耳者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心而溺志者幾希〔集覽〕按左傳武公衞叔十世孫也武公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七年犬戎殺幽王武公將兵佐周平戎有功平王命武公爲公及武公年

老作抑戒自警其辭見詩小雅抑篇〇國語注楚靈王無道築章華之臺與武擧登焉曰臺美矣舉對曰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氣小不過容燕豆人不靡將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爲此臺人罷財盡數年而成諸侯莫至若君謂此美楚其殆矣未幾吳兵來伐出走餓死〇左傳周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曰祈招之愔愔式招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〇韻會云漢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備簫管故後世有樂府之名〇唐禮樂志初隋有法曲其聲清新而近雅玄宗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弟子三千人教于梨園謂之法部子弟也

〇古今詩人吟諷弔古多矣斷烟平蕪淒風淡月荒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於世道未有云補也惟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絕出其賦息嬀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臨川吳氏曰詩之變不一也虞廷之歌邈矣弗論余觀三百五篇南自南雅自雅頌自頌變風自變風以至於變雅亦然各不同也詩亡而楚騷作騷亡而漢五言作迄于魏晉顏謝以下雖曰五言而魏晉之體已變變而極于陳隋漢五言至是幾亡唐陳子昂變顏謝以下上復晉魏漢而沈宋之體別出李杜繼之因子昂而變柳韓因李杜又變變之中有古體有近體體之中有五言有七言有雜言詩之體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體各以其才各成一家言如造化生物洪纖曲直青黃赤白均

為大巧之一巧自三百五篇已不可一槩齊而況後之作者乎宋氏三蘇黃三家各得杜之一體涪翁於蘇迥不相同蘇門諸人其初略不之許坡翁獨深器重以為絕倫眼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乎已者如此近年乃或清圓倜儻之為尚而極詆涪翁噫羣兒之愚爾不會詩之全而該夫不一之變偏守一是而悉非其餘不合不公何以異漢世專門之經師也哉○詩雅頌風騷尚矣漢魏晉五言迄于陶其適也顏謝而下弗論浸微浸滅至唐陳子昂而中興李韋柳因而因杜韓因而革律雖始於唐然深遠蕭散不離於古為得非但句工語工字工而可○詩以道情性之眞十五國風有田夫閨婦之辭而後世文士不能及者何也發乎自然而非造化也漢魏迨今詩凡幾變其間宏才實學之士縱橫放肆千彙萬狀字以鍊而精句以琢而巧用事取其切模擬取其似功力極矣而識者乃或舍旃而尚陶韋則亦以其不鍊字不琢句不用事而性情之眞近乎古也今之詩人隨其能而有所尚各是其是孰有能知眞是之歸者哉

論文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

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
(一作惟傳)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
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
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
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一作只)攄發胸
中所蘊自成文耳(一作章)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
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
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此其詞章之文也○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爲文
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

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
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
一般生意○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爲政徒
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
後以飽食煖衣而無教爲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
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
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
到道元來到得西銘意思擴子厚之文醇然無出
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韓退之之文不
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

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
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
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
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原性等又皆少
時作)○韓退之作琴操有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
此善道文王意中事者前後文人道不到也
龜山楊氏曰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
驚怛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
能也○爲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
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

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
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六經先聖所以明天
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
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迹捄敝通變因時損益之
理皆煥然可攷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
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諭曲譬較然如數一二
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
竊怪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
筆綴文然後爲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
域者何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

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
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
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元狩
之間文辭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楊
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
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
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
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楊雄爲庶幾於道然尚恨其
有未盡者積至於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
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

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迄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
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倡明道學
窺聖人闡奥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籍未具不
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無益於得也

人有語及爲文者和靖尹氏曰嘗聞程先生云聖人
文章載於六經自左丘明作傳文章始壞文勝質
也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
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眞衰世之文耳是
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
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
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眞是奇偉豈易及也○楚
辭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
九歌是托神以爲君言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巳不
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
鬼篇不可以君爲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
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
不貫○問離騷卜居篇内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
但以意看可見如突梯滑稽只是軟熟迎逢隨人
倒隨人起底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子窒礙想

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嘗云班固楊
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巳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
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取於登高
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得通暢如古者或以
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如就紙
上做則班揚便不如巳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儀
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又云漢末
以後只說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頲著
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
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

時亦無久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略相放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放世間模樣做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槩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衮雜○楚些沈存中以些爲呪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蓋今人只求之於雅而

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韓愈叶韻到篇終前面只是兩韻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澀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却自是不好○古賦須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讖緯張平

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讖緯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做前人以作之蓋學之旣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免乎蹈襲也（集覽）讖緯徐廣日凡讖緯皆言將來之驗也讖讖也言其義讖微也緯有七緯易緯詩緯書緯禮緯樂緯孝經緯春秋緯蓋漢末夏賀良之徒爲之以爲有經必有緯也後漢張衡以爲讖書出於哀平之世虛僞之徒要世取資者所爲也○顏師古日角偶也謂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索隱日世傳陰陽局躔經謂東方朔所著大要先數其声第一聲即是甲声以十干數之辨其急緩以定吉凶即所謂鳥占者也○史記漢武帝時司馬相如旣病免居茂陵上日相如病極可往悉取其書使者往而

相如死卓文君日長卿未死時著一書日有使者來求書以此奏之乃遺札云封禪也○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便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太弱無歸宿了匡衡書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司馬遷史記用字也有下得不是處賈誼亦然如治安策說教太子處云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這下面承接便用解說此義忽然掉了却說上學去云學者所學之

官也又說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一段了却方說上太子事云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都不成文義更無段落他只是乘才快胡亂寫去這般文字也不可學董仲舒文字却平正只是又困善仲舒匡衡劉向諸人文字皆善弱無氣燄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逞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却細密他看得經書極子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仲舒讀書不如衡子細疏略甚多然其人純正開闊衡不及也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誦數即今人讀書記遍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只是荀卿做得那文字不帖律處也多○仲舒文大槩好然也無精彩○孔氏書序不類漢文似李陵答蘇武書問董仲舒三策文氣亦弱與晁賈諸人文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為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同○林艾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填得他腔子(子一作腔)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問呂舍人言古文衰自谷永曰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自皆作對子

了又問司馬相如賦似作之甚易曰然又問高適焚舟決勝賦甚淺陋曰文選齊梁間江總之徒賦皆不好了○問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如何曰而今難說便說某人優某人劣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識得破了却看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何若看這一人文字未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劣公又如何便見其優劣處但子細自看自識得破而今人所以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細看又兼是先將自家意思橫在胸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來也都是橫說又曰人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脈自是相似讀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細看少間却不得用大率古人文字皆是行正路後來杜撰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脈做將去少間文章自會高人又云蘇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着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着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

聖人說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或云子晦云都來這幾字只要會安排)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歲以前氣格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疎只管用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他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自驗得如此人到五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閑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

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闒颯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這一句說盡了又曰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某人戲之曰吾丈老年讀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謂其不能發得出來為做文章之用也其說雖麤似有理又云人晚年做文章如禿筆寫字全無鋒銳可觀又云某四十以前尚要學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字又曰劉季章近

有書云他近來看文字覺得心平正某答他今更掉了這箇虛心看文字蓋他向來便是硬自執他說而今又是將這一說來罩正是未理會得大率江西人都是硬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都只是橫說且如陸子靜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橫說又云介甫諸公取人如資質淳厚底他便不取看文字穩底他便不取如那決裂底他便取說他轉時易大率都是硬執他底○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某方修韓文考異而學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柳

子厚較精密如辨鶡冠子及說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語之類辨得皆是黃達才言柳文較古曰柳文是較古但却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文規模闊學柳文也得但會衰了人的文字○因論韓文公謂如何用功了方能辨古書之眞僞曰鶡冠子亦不曾辨得柳子厚謂其書乃寫賈誼鵩賦之類故只有此處好其他皆不好柳子厚看得文字精以其人刻深故如此韓較有些王道意思每事較含洪便不能如此○退之要說道理又要則劇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且教他在潮州時

好止任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永州力也○柳學人處便絶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陶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問子厚論封建是否曰子厚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後面有偏處後人辨之者亦失之太過如廖氏所論封建排子厚太過且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類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有

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無可奈何而爲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有一等人專於爲文不去讀聖賢書又有一等人知讀聖賢書亦自會作文到得說聖賢書却又做一箇詫異模樣說不如古人爲文大抵只如此那得許多詫異韓文公詩文冠當時後世未易及到他上宰相書用菁菁者莪詩註一齊都寫在裏面若是他自作文豈肯如此作最是說載沉載浮沉浮皆載也可笑載是助語分明彼如此說了他又如此用○問韓文李

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曰文者貫通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通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爲末以末爲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却解爲利無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柳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倣司馬遷與任安書劉

原父作文便有所倣○韓千變萬化無心變歐有心變杜祁公墓誌說一件未了又說一件韓董晉行狀尚稍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只一板許歐蘇便長了蘇體只是一類柳伐原議極局促不好東萊不知如何喜之陳后山文如仁宗飛白書記大段好曲折亦好墓誌亦好有典有則方是文章其他文亦有太局促不好者○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陽曾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

他好處以爲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韓文高歐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爲好文章詩亦然○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甞覩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時有名之士蓋其文强拙而其詞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馳騁忒好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

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因傷時文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胡明仲醉後每誦之又謂劉棠舜不窮其民論好歐公甚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一云或問太極西銘曰自孟子已後方見有此兩篇文章）○甞以伊川答方道輔書示學者曰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要移易他一兩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也不得○李太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

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甚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泉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軟貼不爲所喜范文正公好處歐不及○甞讀宋景文張巡贊曰其文自成一家景文亦服人甞見其寫六一龍岡阡表二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六一文一唱三嘆今人是何如作文○六一文有斷續不接處如少了字模樣如秘演詩集序喜爲歌詩以自娛十年間兩節不接六一居士傳

意凡文弱仁宗飛白書記文不佳制誥首尾四六皆治平間所作非其得意者恐當時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緩不及子細不知如何然有紆餘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辭意一直者比黃夢升墓誌極好其所喜者豐樂亭記○歐公文字鋒刃利文字好議論亦好皆有詩云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爲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是第一等議論○問歐公文字愈改愈好曰亦有改不盡處如五代史宦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是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

然不可不戒後既不欲載之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歐公爲蔣穎叔輩所誣既得辨明謝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胸中流出更無些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一作見）得他醉翁亭記藁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所作言語亦有絕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那尋常底字○文章到歐曾蘇道理到二

程方是慢荊公文暗○歐公文字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然却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太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自有些巧了輔廣問荊公之文何如曰他却似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巧荊公曾作許氏世譜寫與歐公看歐公一日因曝書見了將看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爲荊公作又云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

是曾子固所作廣又問後山文如何曰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黃樓銘館職策皆好廣又問後山是學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於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荊襄後山携所作以謁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後山爲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澁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爲略刪削否后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遂以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歐公文

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曾南豐議論平正耐點檢李太伯文亦明白好看錢木之問老蘇文議論不正當曰議論雖不是然文字亦自明白洞達○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

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歌咏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

子言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事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

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楊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迄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敝精神縻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

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効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議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楊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賈董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潛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

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授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補註）號者呼也陳言謂陳舊之說六親謂六經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楊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

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兹者以張其說（補註）其徒謂東坡吾老將休付子斯文與吾所謂文必與道俱皆東坡述歐公語今之韓愈與文不在茲皆東坡推尊歐公語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歐韓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補註）朱子曰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于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後人都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方作文所以二本而非一本矣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欲激搏猶自一

强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稍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昏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棋一局與一老人爲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峻靈王廟碑

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鎭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門這般文字不入〇問東坡文不可以道理并全篇看但當看其大者曰東坡文說得透南豐文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說盡含蓄無盡意又好因誦張定夫言南豐秘閣諸序

好曰那文字正是好峻靈王廟碑無見識伏波廟碑亦無意思伏波當時蹤跡在廣西不在彼中記中全無發明或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二碑筆健曰然又問潛眞閣銘好曰這般閑戲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如韓文公廟碑之類初看甚好讀子細點檢疎漏甚多○人老氣衰文亦衰歐陽公作古文力變舊習老來照管不到爲某詩序又四六對偶依舊是五代文習東坡晚年文雖健不衰然亦疏魯如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楊觶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疏如此○

老蘇之文高只議論乖角○老蘇文字初亦喜看看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爲正○坡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有不貼實處○東坡墨君堂記只起頭不合說破竹字不然便似毛穎傳○東坡歐陽公文集序只恁地文章盡好但要說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應起頭甚麼樣大末後却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遷○縣領商榮以溫公神道碑爲餉因命吏約楊道夫同視且曰坡公此文說得來恰似山摧石裂道夫問不知既說誠何故又

說一曰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頃之黃直卿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地說蓋誠則自一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面說甚麽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無可說了却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却是布置某舊看二家之文復看東坡文覺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又曰向嘗聞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一日思得頗久（一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遭）忽得兩句云匹夫

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遂掃將去道夫問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坡曰黃門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爾道夫因言歐陽公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却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闒茸無意思又曰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辦後對人鬧相似都無恁地安詳童蜚卿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

力到後面多𠂢了、道夫因問黃門古史一書、曰此
書儘有好處、道夫曰如他論西門豹投巫事、以為
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似此議論
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
篇譏議夫子處、以為決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
斷莊子本文攙入、此其攷據甚精密、但今觀之、莊
子此數篇亦甚鄙俚、集覽史記豹戰國魏人文侯時為鄴令鄴俗素信巫覡歲為河伯娶婦選良民處女投河中豹詢知其害曰今歲娶婦幸來告吾亦送之至見其女豹曰幸煩大巫入報郎投之河中又繼投二人羣巫驚懼乞命從此遂止因開其河為十二渠以溉田○
問蘇子由之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

但其說利害處、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
分曉、要之學術只一般、○看子由古史序說聖人
其為善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其不為不善也
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等議論極好、程張
以後文人無有及之者、○因說欒城集曰、舊時看
他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
高才傲物、子由與他書勸之謙遜下人、此意甚好、
其間却云、天下以吾辨而以辨乘我、以吾巧而以
巧困我、不如以拙養巧、以訥養辯、如此、便是怕人
來困我、故卑以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坡作刑賞

忠厚之至論、却說惧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善惡、
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個鶻突無理會底
物事、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人讀書不
子細、此兩句却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
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
起於老蘇、曰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
欺天下也、子由晚年作待月軒記、想他大段自說
見得道理高、而今看得甚可笑、如說軒是人身、月
是人性、則是先生下一個人身、却外面尋個性來
合湊、○范淳夫文字純粹、下一個字便是合當下

一個字、東坡所以服他、東坡輕文字、不將為事、若
做文字時、只是胡亂寫去、如後面恰似少後添、○
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
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父
貢父文字工於摹做、○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文
却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為文、却因學文漸見些子
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為空言、只是關鍵緊
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
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東
坡則華豔處多、○曾所以不及歐處、是紆徐曲折

處曾喜模擬人文字擬峴臺記是倣醉翁亭記不甚似○南豐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南豐作筠州宜黃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南豐范貫之奏議序氣脉渾厚說得仁宗好東坡趙清獻神道碑說仁宗處其文氣象不好第一流人等句南豐不說子由挽南豐詩甚服之○問嘗聞南豐令[illegible]山一年看伯夷傳後悟文法如何曰只是令他看一年則自然有自得處○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黃魯直一向求巧

反累正氣○陳後山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當時諸公都斂衽（一云便是今人文字都無他抑揚頓挫）因論當時人物有以文章記問爲能而好點檢他人不自點檢者曰脈以聖人說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李清臣文比東坡較實○論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張子韶文字沛然猶有氣開口見心索性說出使人皆知

近來文字開了又闔闔了又開開闔七八番到結末處又不說只恁地休了○諸公文章馳騁好異止緣好異所以見異端新奇之說從而好之這也只是見不分曉所以如此看仁宗時制詔之文極朴固是不好看只是他意思氣象自恁地深厚久長固是拙只是他所見皆實看他下字都不甚恰好有合當下底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是他當初自思量不到然氣象儘好并如後來之文一味纖巧不實且如進卷方是二蘇做出恁地壯偉發越已前不曾如此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

文只如說鹽鐵一事他便從鹽鐵原頭直說到如今中間却載着甚麽年甚麽月後面更不說措置如今只是將虛文漫演前面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不曾見得所以不曾見得只是不曾虛心看聖賢之書固有不曾虛心看聖賢書底人到得要去看聖賢書底又先把他自一副當排在這裏不曾見得聖人意待做出又只是自底○今人作文皆不足爲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公作文何嘗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

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學者須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見何嘗如今人欲說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甚所見畢竟是自家所見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鶻突說在裏〇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個減字換字法爾如

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法也一云今來文字至无氣骨向來前輩雖是作時文亦是朴實頭鋪字朴實頭引援朴實頭道理看着雖不入眼却有骨氣今人文字全无骨氣便以舞訝鼓者塗眉畫眼只不是本樣人然足以惑衆真好笑也或云此是禳儀挾所致曰不然自是時節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學全无本柄被人引動尤而效之且如而今做件物事一個做起一人學起有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本來合當理會底事全不理會直是可惜〇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爲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

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恥也已〇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個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爲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

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〇纔要作文章便是枝葉害著學問反兩失也〇問要看文以資筆勢言語須要助發義理曰可看孟子韓文韓不用科段直便說起去至終篇自然純粹成體無破綻如歐曾却各有一個科段舊曾學曾爲其節次定了今覺得要說一意須待節次了了方說得到及這一路定了左右更去不得因言陳阜卿教人看柳文了却看韓文不知看了柳文便自壞了如何更看韓文〇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

條理乃好不可駕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等傳自然好東坡如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發人意思○文章要理會本領謂理前輩作者多讀書亦隨所見理會○每論著述文章皆要有綱領文定文字有綱領龜山文字無綱領如字說三經辨之類○前輩用言語古人有說底固是好如世俗常說底亦用後來人都要別撰一般新奇言語下稍與文章都差異了○要做好文字須是理會道理更可以

去韓文上一截如西漢文字用工問史記何如曰史記不可學學不成却顛了不如且理會法度文字問後山學史記曰後山文字極有法度幾於太法度了然做許多碎句子是學史記又曰後世人資禀與古人不同今人去學左傳國語皆一切踏踏地說去没收煞○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闒靸○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太頹塌只略教整齊足矣○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擬作一篇故後有所作時左右逢原○嘗見傳安道說爲文字之法有所謂筆力有所謂筆路筆力到二十歲許便定了便後來長進也只就上面添得些子筆路則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廢此說本出於李漢老看來做詩亦然○因說呂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某因說陸教授謂伯恭有個文字腔子纔作文字時便將來入個腔子故文字氣脉不長曰他便是眼高見得破○東萊教人作文當看獲麟解也是其間多曲折又曰某舊最愛看陳無已文他文字也多曲折謂諸生曰韓柳文好者不可不看○嘗與後生說若會將漢書及韓柳文熟讀不到不

會做文章舊見某人作馬政策云觀戰奇也觀戰勝又奇也觀騎戰勝又大奇也這雖是龕中間却有好意思如今時文一兩行便作萬千屈曲若一句題也要立兩脚三句題也要立兩脚這是多少衰氣○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入規矩不然蕩將去○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衮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衮做將去○前輩云文字自有穩當的字只是始

者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一個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貼這天生成腔子○今世士大夫好作文字論古今利害比並爲說曰不必如此只要明義理義理明則利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以今人做事多暗與古人合者只爲理一故也○人做文字不著只是說不著說不到說自家意思不盡○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卽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

或誦退之聖德頌至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處梁世榮舉子由之說曰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媿於風雅何其陋也此說如何南軒張氏曰退之筆力高得斬截處卽斬截他豈不知此所以爲此言者必有說蓋欲使藩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耳今人讀之至此猶且寒心況當時藩鎮乎此正是合於風雅處只如牆有茨桑中諸詩或以爲不必載而龜山乃曰此衛爲夷狄所滅之由退之之言亦此意也退之之意過於子由遠矣大抵前輩不可輕議

象山陸氏曰文以理爲主荀子於理有蔽所以文不馴雅

慈湖楊氏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文士之爲文也異哉琢磨雕鏤無所不用其巧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矣繆用其心陷溺其意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大羹玄酒乃巧之極工心外起意益深益苦去道愈遠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魯齋許氏曰凡立論必求事之所在理果如何不當馳騁文筆如程試文字捏合抑揚且如論性說孟子却繳得荀子道性惡又繳得楊子道善惡混又繳出性分三等之說如此等文字皆文士馳騁筆端如策士說客不求眞是只要以利害惑人若果眞見是非之所在只當主張孟子不當說許多相繳之語○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明着眼目○論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但說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

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井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洒掃應對亦皆當於文理今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鋪敘轉換極其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實則霄壤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言求聖人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文章之爲害害於道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爲眞叔敖也是寧可責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上世聖人何嘗有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爲律身自爲度豈後

世小人筆端所能模倣德性中發出不期文而自文所謂出言有章者也在事物之間其節文詳備後人極力爲之有所不及何者無聖人之心爲聖人之事不能也〔集覽〕優孟李孫叔敖楚王以爲眞叔敖楚國語優孟楚樂人相孫叔敖知其賢善待之叔敖死其子窮兵負薪逢優孟曰我叔敖子父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所之即爲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莊王置酒前爲壽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欲以爲相孟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復來曰婦言慎無爲楚相盡忠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負薪以自食如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孟召叔敖子封之寢丘〇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爲樂乎果能不

隳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艷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迴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愼乎〇或論凡人爲詩文出於何而能若是曰出於性詩文只是禮部韻中字已能排得成章葢心之明德使然也不獨詩文凡事排得著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塩米細事總謂之文以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之道文也道也義也只是一般

諸子一

老子

姓李名耳楚苦縣人母懷之八十一歲乃生生卽白首因號老子又曰老聃事周爲守藏史又爲柱下史博古通今孔子往問禮焉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孔子退曰老子其猶龍乎後見周衰乃西出函關隱去關尹喜求長生術爲著道德五千言其言曰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又曰我無爲而民自化後世治天下者多用其術學仙之士皆宗焉

程子曰老氏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後世猶

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爲縱橫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老子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卽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與○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弘道也[集覽]莊子天運篇芻狗之未陳

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注衍笥也芻狗結草爲狗以解厭也祭時所用已則棄之○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氷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絶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

朱子曰老子之術謙冲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已不便便不肯做○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麤了故曰致虛

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
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
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
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畫本老
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
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他氣象也只是他放出
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
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老子之學大
抵以虛靜無爲冲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
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毁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

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
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爲然也若曰
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
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
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
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
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
子之意矣集覽揮斥猶放縱也又揮斥奮迅也八極謂地之八方窮盡處也○釋名瞿曇釋氏名也程繁繇迦毘羅城有釋種子字悉達多姓瞿曇氏幻胡貫切妖術也○問老子
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
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個
無見識底好人○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
是楊氏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
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
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
要出來治天下淸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
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
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
老氏之學最忍他閑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窺
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吾不住如張子房是也

子房皆老子之學○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
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又要以此治國以此
取天下曰大槩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之
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
及至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
動弱者道之用之類○問程子云老子之言竊弄
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
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
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
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程子論老

子陰符經可謂言約而理盡括盡二書曲折〇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擴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〇問橫渠云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〇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着事也不攙前去做說也不曾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狠狽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際自出僻靜處坐任其如何彼

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着定是的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容渙若冰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〇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有常無爲句讀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何者不妥帖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〇問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窣窣（音窣義同）地處那便是衆妙所

在又問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曰從前理會此章不得〇常有欲以觀其徼徼之義是那邊徼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谷神谷只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也又云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玄牝或云玄是衆妙之門牝是萬物之祖不是牝只是木孔承筍能受底物事如今門㮇（音拴木㮇也）謂之牡鐶則謂之牝鎖管便是牝鎖鬚便是牡雌雄謂之牝牡可見玄者謂是至妙底牝不是那一樣底牝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

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又曰玄牝蓋言萬物之感而應之不窮又言受而不先如言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〇問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車之坐處否曰恐不然若以坐處爲無則上文自是就輻轂而言與下文戶牖埏埴是一例語某嘗思之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傘柄上木管子衆骨所會者不知名何緣管子

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開闔下上車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也○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一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火養水也魄是水以火載之營字恐是熒字光也古字或通用不可知蘇潁濱解云神載魄而行言魄是個沉滯之物須以神去載他令他升舉其說云聖人則以魄隨神而動衆人則神役於魄他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個剛强升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步耳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

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無嬰兒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他只要退步不與你爭如一個人叫哮跳躑我這裏只是不做聲只管退步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深爭之也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閑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著那剛强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如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爲取天下便是他柔之發用功效處又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

守靜也專氣致柔只看他這個甚麼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容老子說話大抵如此只是欲得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問柔能勝剛弱能勝强之說曰他便揀便宜底先占了若這下則剛柔寬猛各有用時○問他云禮忠

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個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爲事某初間疑有兩個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個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甚多事所以如此說（集覽）聃漢官儀侍御史周官也爲柱下史冠法冠一名柱後以繼爲之言其審固不撓也○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强咆哮跳躑之不已其

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卹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他說得曲盡早

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嗇只是吝嗇之意是要收斂不要放出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不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

○敬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之意不同爲老子不合有資之之意不善也

或問如何是天得一以淸樂庵李氏曰夫物不一而各有其一如日月之照臨星辰之輝燦風雷之鼓舞雨露之滲漉各有其一而不相亂天惟得此不一之一是以清淨無爲而化推此言之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亦只是這個道理且如人君治天下亦何容心哉公卿大夫各依其等列士農工商各就其職分如此則尊卑貴賤不相混淆好惡取舍不相貿亂天下自然而治

鶴山魏氏曰道家者流其始不見於聖人之經自老聃氏爲周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養

虛應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爲爾世有爲老氏而不至者初無得於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斯世妄意於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於是神仙荒誕之術或得以乘間抵巇而蕩搖人生之侈心歷世窮年其說猶未泯也

或問黃老清淨無爲之學也申韓之學出於黃老流入於刑名慘刻前輩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恩然否

潛室陳氏曰纔無情便無恩意脈如此

魯齋許氏曰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其爲教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

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雖然三代以前人忠厚篤實必不如老氏所說老氏衰世之書也其流必變詐刻薄知老氏之所長後知老氏之所短可也後世澆薄不如三代篤實或可以老氏濟之如文帝子房之所爲是也○老氏以道德仁義皆失然後至於禮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又謂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見之智也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蓋不可須臾離也

道指鴻荒之世又謂上德不德皆所見之異不必槩舉

臨川吳氏曰老子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萬物者指動植之類而言有字指陰陽之氣而言無字指無形之道體而言此老子本旨也理在氣中元不相離老子以爲先有理而後有氣橫渠張子詆其有生於無之非晦庵先生詆其有無爲二之非其無字是說理字有字是說氣字

一 列子 列禦寇鄭人莊子載其爲人多稱道之自云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著列子一書多寓言與莊子書相類非秦漢而下作者所可及但因散帙不完有附益之者其眞僞亦不可亂也

朱子曰列子平淡踈曠○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卽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衆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

一 莊子

問莊周何如程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問商開丘之事信乎曰大道不

明於天下莊列之徒窺測而言之者也槩覽列子黃帝篇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與國服之云云商丘開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問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學者後來多就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他須看莊子爲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個出身處如東漢末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五峯胡氏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名可乎周不爲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

朱子曰莊周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沒拘檢便九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〇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如何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止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〇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

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子都不說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是齊魯滕宋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所以孟子說陳良之非曰如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是如何只不特此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鄧析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論是甚麽學問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樹口啣樹枝手足懸空却要答話皆是此意〔集覽〕莊子齊物篇故以堅白之昧終林希逸口義云堅白注家以爲堅石白馬之辨蓋曰堅則爲石言石不必言堅白則爲馬言馬不必言白亦猶黃馬驪牛是也蘇秦傳注又曰龍泉水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爲堅白所以爲利或辨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二說雖殊皆辨者事耳又秋水篇公孫龍問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注公孫龍當時辨者之名也成玄英疏云公孫龍著守白論行於世堅白即守白也言堅辨其說而守之亦如墨子墨守之義公孫龍之辨蓋將合異以爲同故曰同異〇因者君之綱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且因來做史記老子傳贊云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窮虛無是體與因應字當爲一句蓋因應是用因而應之之義云爾〇因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恢

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所見無全牛然〇莊子云各有儀則之謂性此謂各有儀則如有物有則比之諸家差善〇問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是如何曰他是言九萬里底風也是這個推去息是鼻息出入之氣〇問莊子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此語似好曰以實當言忠信也好只是他意思不如此雖實而我不知以爲忠雖當而我不知以爲信問莊生他都曉得只是却轉了說曰其不知處便在此〇莊子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

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
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
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這
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
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
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曉焉敢如
此道要之他病我雖理會得只是不做又曰莊老
二書解註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義出只據
他臆說某若拈出便别只是不欲得○爲善無近
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舊以爲中盖人身

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
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
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
謂閃奸打訛者故其意以爲爲善而近名者爲善
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唯能不大
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
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
盖聖賢之道但敎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敎人
以求名亦不敎人以逃名也盖爲學而求名者自
非爲己之學盖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
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
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
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
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
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
違苟且之兩間爲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
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爲入道之要
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
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
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雎之論葢多類

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
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盖
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
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比矣盖即其本心
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較
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賊德之尤者
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盖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
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魯齋許氏曰莊子好將未大見廸及義理粗淺處徹
說得不知大小無邊際緘縢得深密敎人窺測不

者讀此等書便須大着眼目與看破休教被他瞞
了引了、
或問史記稱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
徒當時去戰國未遠也而已莫辨其書之異同矣
且其書汪洋恣縱乎繩墨之外而乃規規焉局局
焉議其篇章得無陋哉、臨川吳氏曰得意固可以
忘言將欲旣其實而謂不必旣其文欺也（集覽莊子胠篋篇將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守者也注胠起居切開馬云從旁開爲胠一云發也篋苦協切相屬藏也）

程子曰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
死一章最佳（已下總論老莊列）○問學者何習莊老之衆
也曰謹禮而不達者爲其所膠固焉放情而不莊
者畏法度之拘己也必資其放曠之說以自適其
勢則然、
朱子曰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
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莊周是個大秀才他都
理會得、只是不肯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
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
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

道名）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他直是似快刀利
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李公晦曰、莊子較之老
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乖、莊
子跌蕩老子收歛齊脚歛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
掀翻說不拘繩墨○問老子與莊子似是兩般說
話曰莊子於篇末自說破矣問先儒論老子多爲
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
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
之、曰渠若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
不應如此他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箇徑言之然

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洒○問原壤看來也是學
老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周莊仲曰
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有這樣人了、莊仲
曰莊子雖以老子爲宗然老子之學尚要出來應
世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
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
甚喜他如此說○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
調了精神發出來從列子比莊子又較細膩問御
風之說亦寓言否曰然○問程先生謂莊生形容
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莊

子云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言最善又曰謹禮不透者深看莊子然則莊老之學未可以爲異端而不講之邪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爲虛無之論而妄訾之也周謨曰平時慮爲異教所汨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如何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在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如何爾○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

語溫純○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個自然相胥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惇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時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唱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

孟子嘗闢之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爲眞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謙之之徒遂爲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即納降款可見其虛謬不足稽矣【集覽】張道陵漢留侯八世孫生於天目山學長生之術退隱於山章帝和帝累召不起久之遷遊名山東抵與安雲錦溪升高而望日是有異境遂泝流而之雲錦洞有山岩焉煉丹其中三年青龍白虎旋遶於上丹成餌之時年六十容貌益少又得秘書通神變化驅除妖鬼後於蜀中雲臺峯昇天所遺經籙符章并印劍以授子孫其四代曰盛復居此山歷代重之

其今子孫世襲眞人王幼學曰漢靈帝時漢中有張修者爲人療病令病家出米五斗號五斗米師聚衆寇叛時謂之米賊○寇謙之昌平人少遇神仙成功與與之游嵩華食仙藥遂隱嵩陽元魏始光中召至闕謙之一日謂弟子曰昨夢功與召我于中嵩仙宮遂羽化有青雲如烟從口中出天半乃消其體漸縮識者謂尸解後東郡流獻見謙之在嵩山身作銀色光明如日始知其爲仙矣

西山眞氏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尙至晉此風益甚晏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不能救也陳頵嘗遺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今宜改張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一時名士如庾亮靖皆以清談爲風流之宗國

子祭酒袁瓌嘗請立大學而士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不以振會稽王昱等又從而扇之雖謝安石之賢不免爲習俗所移終於晉亡而不能革至梁武帝好佛而太子又講莊老詹事何敬容嘆曰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江東復爾江南其爲戎乎其後元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胡氏論之曰老子之言其害非釋氏比也然棄仁義捐禮樂以爲道遺物離人趍於澹泊而生人之治總矣武問曹參治齊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

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賦曰蓋公之語參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爾此一語非有提提仁義絶滅禮樂之失也故參用之務爲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矣富矣而未及於教也比之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可同日語哉又況掇拾其玄談清論而不切於事理有如西晉至使胡羯氐羌腥羶岱華幾三百年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曾何足云然方在漂搖隉杌中不思保國之計而講老子迹有簡文不知監也其亦愚蔽之甚矣又曰自何晏王弼以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王衍葛玄蔬相慕效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蔑棄本實風流波蕩晉遂以亡又曰爲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軌胡氏之論至矣而文中子乃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夫清談之弊正祖於老莊謂非其罪可乎近歲文士又謂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賞好成俗士雖坐談容解不畏臨戎紈袴子弟能破百萬兵矣清言致效而非喪邦也夫御敵者臨戎之功而喪邦由清談所致其得失自不相掩而曰清言致效可乎此所謂反理之評不得不辨

墨子

程子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勿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山 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子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

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敬不知謹嚴故失之

朱子曰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之謬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管子 齊大夫字夷吾潁陽人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也

朱子曰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曾著書如弟子職之篇全以曲禮他篇有似莊老又有說得太卑真是小意智處不應管仲如此之陋其內政分鄉之制國語載之却詳○管仲當時任齊

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工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他書○問管子中說辟雍言不是學只是君和也曰既不是學君和又是個甚物事而今不必論禮記所謂疑事毋質蓋無所考據不必恁地辯析且如辟雍之義古不可考或以爲學名或以爲樂名無由辯證其初解詩亦疑放那裏但今說作學亦說得好了亦有人說辟雍是天子之書院太學又別 集覽王制天子曰辟雍鄭玄曰辟明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陸佃曰天子立四學並其中學而五亘於一處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辟雍唯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出師受成等就焉當天子入太學則四學之人環水而觀之是之謂辟雍胡致堂曰獨辟雍家有明其義者以詩考之自見王制紀天子曰辟雍不知何所本始而云然也

或問內政何名寓軍令潛室陳氏曰自伯圖之興大抵兵不詭則不能謀人國政不詭則不能自謀其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交善詭者城有所不守詭道相高求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治兵之法陽爲治民以欺其人陰爲治兵以壯其勢其言於桓公曰君欲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

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不若隱其事而寄其政於是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今觀自五家爲軌軌有長積而至十連之鄉鄉有良人以爲內政自五人爲伍軌長率之積而至於萬人爲軍伍鄉之帥帥之以爲軍令名爲內政實則軍令寓焉寓之云者猶旅之有寓非其所居而暫居之謂也夷吾志在强國內政之作豈在於民乎特假內政之名以行軍令耳是故外假三政之名內修强國之利夷吾巧於用詭固如是哉嗟夫有爲爲善雖善實利有意爲公雖公實私成周自五家爲比至五州

爲鄉居民之法也，自五人爲伍，至五帥爲軍，會萬民之法也。其事暴白於天下，而無非王道之公。夷吾之法，能彷彿其一二矣。獨奈何以詭道行之，以欺其鄰國，則安得不爲伯者之私哉。

孫子 名武，齊人，以兵法見吳王闔廬，用爲將，西破強楚，東滅齊魯，顯名諸侯。所著有兵法一十三篇行於世。

朱子曰：鄭厚藝圃折衷云：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楊著書，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爲奇，奇變爲正，非善之

善也。即奇爲正，即正爲奇，善之善也。而余隱之辯曰：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乃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有真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事，非所以爲訓也。乃謂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文士所當盡心，其詞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楊著書，皆不及，是啓人君窮兵黷武之心，庸非過與？叛吾夫子已甚矣！何立言之不審也？以予觀之，

此段本不必辯，但其薄三王，罪孟子，而尊堯舜，似矣。乃取孫武之書，廁之易、論語之列，何其駁之甚歟？予嘗謂鄭氏未能真知堯舜，而好爲太高之論，以駭世，若商鞅之談帝道，於是信矣。【集覽】左傳哀十一年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其娣遺，使室孔姞。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簠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按左傳定十年，孔子爲大司寇，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illegible]從。既會，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旍旄劍戟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之曰：吾兩君爲好，夷狄之樂何爲於此？齊景公心怍，麾之。齊有司請奏宮中之

樂，優倡侏儒而前。孔子趨而進之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首足異處。景公懼，歸語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君。於是齊人乃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之地以謝魯。○左傳定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郈。季孫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

孔叢子

朱子曰：家語雖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撰出。○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孔叢子乃其所註之人僞作。讀其首幾章，皆法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

渠好左傳便可見○孔叢子鄙陋之甚理既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不略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

申韓

或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朱子曰張文潛之說得之（宋齊丘化書序中所論也）楊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為我是無君也

荀子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程子曰荀子謂博聞多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禹之所行其所行皆外也○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曰真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

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朱子曰荀子說能定而後能應此是荀子好話○或言性謂荀卿亦是教人踐履曰須是有是物而后可踐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天下事從其是曰同須求其真個同曰異須求其真個異今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明○問荀子言性惡禮偽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欲橫流者為

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為者為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為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過之則禮之偽明矣以禮為偽則凡人之為禮皆返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偽之意也曰亦得之

西山真氏曰荀子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之貴也其論似矣至其論性則以

爲惡、論禮則以爲僞、何其自相戾耶、○荀子論心如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等語皆可取、若所謂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有可疑、蓋心之虛靈知覺者萬理具焉、初豈有一毫之汙濁哉、自夫汩於物欲、而后有汙濁耳、學者必盡去物欲之害、則本然之清明自全、今曰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是物欲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未作耳、其可恃以爲安耶、水不能不遇風、長川巨浸泓澄無底、雖大風不能使之濁、心不能不應物、欲盡理明、表裏瑩徹、雖酬酢萬變不能使之昏、無風則清、有風則濁者、塵滓之伏于下也、靜之則明、動之則昏者、利欲之藏于中者也

董子 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下帷講受三年不窺園圖以賢良對策勸武帝勉强學問行道設誠于內等語帝嘉之以爲江都相仲舒學有源委正誼明道之言度越諸子爲漢醇儒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楊雄

朱子曰、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如正誼不謀利之類然亦非他真見得這道理、○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智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曰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問其以情爲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害、蓋欲爲善欲爲惡、皆人之情也、○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曰也見得鶻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

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墻不分明端的、○仲舒言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如此說、固未害、下云命非聖人不行、便牽於對句說開去了、如正誼明道之言、却自是好、問或謂此語是有是非無利害、如何、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權其輕重方盡善、無此亦不得、只被今人只知計利害、於是非全輕了、○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已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此便

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〇問諸葛誠之云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說得不是只怕不是誼是誼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曰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爲之非所以爲訓也固是得道誼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誼而功利不至者人將惟功利之徇而不顧道誼矣〇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誼功利關不透耳其議匈奴一節婁敬賈誼智謀之士爲之亦不過如此〇問正其誼明其道道誼如何分別曰道誼是個體用道是就大綱說誼是就一事

上說誼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効出來〇問正其誼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効之心正誼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可否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〇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〇三策說得稍親切終是脫不得漢儒

氣味

西山真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外如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强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源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

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于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歎哉

諸子二

楊子

按漢書楊子名雄字子雲成都人少好學博極羣書口吃不能劇談而好沉思成帝時爲郎給事黃門嘗奏甘泉河東校獵長楊四賦又著法言及太玄經等書行世

程子曰林希嘗謂楊雄爲祿隱楊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不當作曰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真

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爲之於曆法雖有合只是無益○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楊子雲之學葢嘗至此地位也○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況一玄乎○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雲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于不虞以保天命孫于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楊子雲云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晦其蹈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曰孫于不虞以保天命欲以苟容爲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幾而作其及是乎○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葢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集覽〕按通鑑新莽天鳳五年莽大夫楊雄死初雄于成帝之世以奏賦爲郎給事黃門三世不徙官及莽簒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嘗作太玄法言卒章稱莽功德比伊周後又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劉棻嘗從雄學奇字棻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從閣上自投下莽詔勿問至是死○按漢書成帝之世雄與王莽及劉秀並列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故曰莽賢之間以此

○楊子謂老子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搥提仁義絕滅禮樂則無取若以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救時反本之言爲可取却尚可恕如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有取此自是楊子不見道處又謂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楊子雲之失

龜山楊氏曰楊雄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爲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卓約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得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爲不妄○楊子雲作太玄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爲六十四者只爲可相錯故可變耳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朱子曰楊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問楊子避礙通諸理之說是否曰大槩也似只是言語有病問莫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間處事不看道理當如何便先有個依違閃避之心矣○學之爲王者事不與上文屬只是言人君不可不學底道理所以下文云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數聖人之盛德猶且如此問仲尼皇皇如何曰夫子雖無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故作一處稱揚○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晷影也猶影之隨形也蓋德隆則星隨德而見星隆則人事反隨星而應○楊子云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于日乎載者加載之義如老子云載營魄左氏云從之載正是這個載字諸家都亂說只有古註解云月未望則光始生於西面以漸東滿既望則光消虧於西面以漸東盡此兩句略通而未盡此兩句盡在其遡於日乎一句上蓋以日爲主月之光也日載之光之終也日終之載猶加載之載（又訓上如今人上光上采色之上）蓋初一二間時日落於西月是時同在彼至初八九日落在酉則月已在午至十五日相對日落於酉而月在卯此未望而載

魄于西蓋月在東而日在西日載之光也及日與月相去逾遠則光漸消而魄生少間月與日相蹉過日却在東月却在西故光漸至東盡而魄漸復也當改古注云日加魄于西面以漸東滿日復魄于西面以漸東盡其載也日載之其終也日終之皆繫于日又說秦周之士貴賤拘肆皆繫於上之人猶月之載魄終魄皆繫於日也故曰其遡於日乎其載其終皆向日也溫公云當改載魄之魄作朏都是曉其說不得○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于淵神不昧

也乃老氏說話問太玄分贊於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踦嬴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曰此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玄中推之蓋有氣而無朔矣問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語如何曰不是取他言他地位至此耳○問太玄如何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玄說得却支離太玄如他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又看那玄不成物事又問楊雄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今人說焦延壽

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都是學他○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三個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二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人元夏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太玄甚拙蔵是方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算不著○太玄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朔○太玄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太玄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挨傍陰陽消長來說道理

或問易與太玄數有何不同潛室陳氏曰易是加一倍法太玄加三倍法易卦六十四太玄卦八十一太玄模放周易只起數不同耳先儒謂將易變作十部太玄亦得但無用耳

西山眞氏曰楊子黙而好深湛之思故其言如此潛之一字最宜玩味天惟神明故照知四方惟精粹故萬物作類人心之神明精粹本亦如此惟不能潛故神明者昏而精粹者雜不能燭理而應物也

臨川吳氏曰楊子雲擬易以作太玄易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玄則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

十七而八十一易之數乃天地造化之自然一毫知力無所與於其間也異世而同符惟邵子皇極經世一書而已至若焦延壽易林魏伯陽參同契之屬雖流而入於伎術尚不能外乎易之爲數子雲太玄名爲擬易而實則非易矣其起數之法既非天地之正又強求合於曆之日每首九贊二贊當一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七百二十九僅足以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外增一踦贊以當半日又立一嬴贊以當四分日之一吁亦勞且拙矣

文中子 按隋書文中子姓王名通龍門人幼篤学慨然有濟蒼生之志詣長安奏太平

十二策不見用退居河汾教授倣古作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大業初徵不至及卒門人謚曰文中子

程子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傳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〇王通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

〇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以來制詔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〇問文中子云圓者動方者靜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動體方〇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朱子曰文中子他當時要爲伊周事業見道不行急急地要做孔子他要學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能勝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爲所累二帝三王却不去學却要學兩漢此是他[illegible]道處〇問文中子好處與不好處曰見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一目瞭然今要去揣摩不得〇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即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今也難分別但不合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荷蕢等人他也有許多人便是粧點出來其間論文史及時事世變煞好〇文中子中說被人亂了說治亂處與其他好處極多但向上事只是老釋問過法言云曰大過之〇文中子論時事及文史處儘有可觀於文取陸機史取陳壽曾將陸機文來看也是平正〇房杜於河汾之學後來多有議論且如中說只是王氏子孫自記亦不應當時開國文武大臣盡其學

者何故盡無一語言及其師兼記其家世事攷之傳記無一合者〇文中子看其書忒裝點所以使人難信如說諸名卿大臣多是隋末所未見有者兼是他言論大綱雜伯凡事都要硬做如說禮樂治體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又如說安我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却是爲自張本做雜伯鋪基問續書天子之義制詔志策有四大臣之義命訓對贊議誡諫有七如何曰這般所在極膚淺中間說話大綱如此但看世俗所稱道便唤做好都不識如云晁董公孫之對據道理看只

有董仲舒爲得如公孫弘是不好晁錯是說個甚
麼文如自敘許多說話盡是夸張考其年數與唐
煞遠如何唐初諸名卿皆與說話若果與諸名卿
相處一個人恁地自標致史傳中如何都不見說
○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
弟子問答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
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爲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
諸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畏人
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
因其續書中曾採七君事迹以爲書而名之曰七

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考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
以董常爲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公可謂輔
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爲他之堯舜
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歙池江州觀察王
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
逸所注并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
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
李翺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
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
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顯者以

爲重耳○問文中子之學曰他有個意思以爲堯
舜三代也只與後世一般也只是偶然做得著問
他續詩續書意是如此因舉荅賈瓊數處說曰近
日陳同父便是這般說話他便忌程先生說帝王
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正緣這
話說得他病處問元經尤可疑只緣獻公奔北便
以爲天命已歸之遂帝魏曰今之注本是阮逸注
龔禹臣別有一本注後面敘他祖都與文中子所
說不同他說先已仕魏不是後來方奔去又問他
說權義舉而皇極立如何曰說權義不是義是活

物權是稱錘義是稱星義所以用權今似他說却
是以權爲嫂溺援之之義以義爲授受不親之禮
問義便有隨時底意思曰固是問他只緣以元經
帝魏生此說曰便是他大本領處不曾理會縱有
一二言語可取但偶然耳其續經猶小兒豎尾星
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尊崇其書○問
文中子說動靜見天地之心說得似不然曰他意
思以方圓爲形動靜爲理然亦無意思而今自家
若見個道理了見也這說話都似不曾說一般○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

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有當憂疑者有不當憂疑者然皆心也文中子以爲有心迹之判故伊川非之又曰惟其無一己之憂疑故能憂疑以天下惟其憂以天下疑以天下故無一己之憂疑○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効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書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

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攷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讀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

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與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帝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求益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

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强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

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
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
以來一南一北較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
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
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于孔子之春秋
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
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
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
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
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

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
可悲也已至于假卜筮象論語而强引唐初文武
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
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
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
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楊韓氏亦有可得
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
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故托空文以自見耳
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
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楊仲

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向之所在終不免文
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
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
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
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
勝嘆哉○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却
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個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
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兩輕重自定你如何文飾
得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盡要學個孔子重做一
個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那

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
只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
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
足錄三代之書誥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義理
所以粲然可爲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
事緣他都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
依他個模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
是將前人腔子自作言語塡放他腔中便說我這
個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個論語我便做中說如
揚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問王氏續

經說荀揚固不足以望之、若房杜輩觀其書則固嘗往來于王氏之門、其後來相業、還亦有得於王氏之道否、曰房杜如何敢望文中子之萬一、其規模事業、無文中子髣髴、其嘗說房杜只是個村宰相文中子不干事他那制度規模誠有非後人之所及者、

韓子 按唐書韓子名愈字退之南陽人七歲讀書日記數千百言及長盡通六經百家之學擢進士第累官刑部侍郎時憲宗迎佛骨愈上表極諫貶潮州刺史除緜魚惠尋改袁州召拜國子祭酒歷轉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爲文粹然一出于正佐佑六經學者仰如太山北斗云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如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

朱子曰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問博愛之謂仁曰程先生之說最分明只是不仔細看要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後段云、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却甚有義○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且謂博愛之謂仁愛如何便盡得仁曰只爲他說得用又遺了體○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謂道體問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問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虛位之義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爲吉德凶人則爲凶德君子行之爲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爲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

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眞個如此他資才甚高、○原性人多忽之、却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說甚實、○問韓文公說人之所以爲性者五是他實見得到後如此說邪爲復是偶然說得著曰看他文集中說多是閒過日月初不見他做工夫處想只是才高偶然見得如此及至說到精微處又却差了、○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

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著一生字、便是帶著氣質言、但未嘗明說著氣字、惟周子太極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外說個影子○問讀墨篇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曰未論孔墨之同異只此大小便不相敵不可

以對待言也以此而論則退之全未知孔子所以爲孔子者、○問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息韓文公推尊孟氏闢楊墨之功以爲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却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乃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已但不敢有愧於道爾、把這個做第二義、似此樣處甚多、○問觀昌黎與孟簡書、其從大顛是當時已有議論而與之分解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曰眞個是有崇信底

意、他是貶從那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黃義剛曰韓文雖有心學問、但於利祿之念甚重、曰他也是不曾去做工夫、他於外而皮殼子上都見得安排位次是恁地、如原道中所謂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爲宮室爲城郭等皆說得好、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只從麄處去不見得源頭來處、如一港水、他只見得是水、却不見那源頭來處是如何、把那道別做一件事、道是可以行於世、我今只是恁地去行、故立朝議論風采、亦有可觀、却不是從裏面流出平日只

以做文吟詩飲酒博戲爲事及貶潮州寂寥無人共吟詩無人共飲酒又無人共博戲見一個僧說道理便爲之動如云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不知大顛與他說個什麽得恁地傾心信向韓公所說底大顛未必曉得大顛所說底韓公亦見不破但是他說得恁地好後便被他動了陳安卿曰博愛之謂仁等說亦可見其無源頭處曰以博愛爲仁則未有博愛之前不成是無仁黄義剛曰他說明明德却不及致知格物緣其不格物所以僅地曰他也不曉那明明德若能明明德便是識源

頭來處了又曰孟子後荀楊淺不濟得事只有個王通韓愈好又不全陳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不能止於至善也曰也是○問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荀與楊大醇而小疵程子謂韓子稱孟子甚善竊謂韓子既以失大本不識性者爲大醇則其稱孟氏醇乎醇亦只是說得到未必真見得到曰韓子說荀楊大醇是泛說與田駢愼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楊爲大醇韓子只說那一邊湊不著這一邊若是曾說底說那一邊亦自湊著這一邊程子說荀子極偏駁楊子雖少過此等語

皆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今若不曾看荀子楊子則所謂偏駁雖少過等處亦見不得○問昌黎學者莫是李翺最識道理否曰也只是從佛中來問渠有去佛齋文闢佛甚堅曰只是麄迹至說道理却類佛又問退之見得不甚分明曰他於大節目處又却不錯亦未易議問莫是說傳道是否曰亦不止此他氣象大抵大又歐陽只說韓李不曾說韓柳○韓退之著書立言詆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侑奠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

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道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却是邊頭帶說得些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

北溪陳氏曰韓公學無源頭處如原道一篇鋪叙許多節目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分曉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故於反身内省處殊無細密工夫只是與張籍輩吟詩飲酒度日其中

自無所執守致得後來潮陽之貶寂寞無聊中遂
不覺爲大顛說道理動了故俛首與之從遊而忘
其平昔排佛老之說
西山眞氏曰唐史韓愈本傳云其原道原性師說等
數十篇皆奥衍閎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
六經云又曰自晉迄隋佛老顯行諸儒倚天下正
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代之惑雖蒙訕
笑跆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于時昔孟軻距
楊墨去孔子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載餘撥
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

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更載
之稱愈者如此而程朱二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
半蓋史氏存乎獎善而二先生講學明道則雖毫
釐必致其察此所以不同與又曰昔者聖人言道
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灑掃應
對而非末也自清靜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
粃糠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
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
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衰葛即
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

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程子曰荀楊性已不識更說甚道（以下總論荀楊王韓）○荀卿
才高學陋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尊
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楊子
雲仕莽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
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
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
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
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

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
朱子曰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楊子然亦難看○諸子
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如荀子曰君子大心則天
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此二句說得好問荀子資
質也是個剛明底人曰只是麄他那物事皆不成
個模樣便將來說問楊子工夫比之荀子恐却細
膩曰楊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
清淨寂寞之說皆是也又如玄中所說靈根之說
之類亦只是老莊意思止是說那養生底工夫爾
○問東坡言三子言性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

不言性惡固不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
言其惡他莫只是要人修身故立此說曰不須理
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識道理如天
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須辯荀楊
不惟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
之士被他說用於世千餘年韓退之謂荀楊大醇
而小疵伊川曰韓子責人甚恕自今觀之他不是
責人恕乃是看人不破今且於自己上作工夫立
得本本立則條理分明不待辨○問楊子與韓文
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韓文公見得大意已

分明但不曾去仔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他
楊子雲爲人深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
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
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個奇耦奇是陽耦是
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
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楊子却添
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
而無朔有星日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
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個善
惡混若有個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

說矣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說些道理亦
不透徹看來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淵
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子於仁義道德上看
得分明其綱領已正却無他這箇近於老子底說
話又問文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來
人添入眞僞難見然好處甚多但一一似聖人恐
不應恰限有許多事相湊得好如見甚荷蓧隱者
之類不知如何恰限有這人若道他都是粧點來
又恐粧點不得許多然就其中惟論世變因革處
說得極好又問程子謂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

是如何曰只緣韓子做閑雜言語多故謂之華若
楊子雖亦有之不如韓子之多○楊子雲韓退之
二人也難說優劣但子雲所見處多得之老氏在
漢末年難得人似他亦如荀子言語亦多病但就
彼時亦難得一人如此子雲所見多老氏者往往
蜀人有嚴君平源流問溫公最喜太玄曰溫公全
無見處若作太玄何似作曆老泉嘗非太玄之數
亦說得是又問與康節如何曰子雲何敢望康節
康節見得高又超然自得退之却見得大綱有七
八分見識如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煞好但是他

不去踐履玩味故見得不精微細密伊川謂其學
華者只謂愛作文章如作詩說許多閑言語皆是
華也看得來退之勝似子雲○問程子言近世豪
傑楊子雲豈得如愈如何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楊
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
到處却甚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
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也○
嘗令學者論董仲舒楊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
優劣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楊子雲不足道這兩人
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學者多

主韓退之曰看文中子根脚淺然却是以天下爲
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他都一齊入思慮
來雖是卑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人其
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個道之大用是如此
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
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爲
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
已覩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
臨政也不是要爲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
要討官職而已○問荀楊韓王四子曰凡人著書

須自有個規模自有個作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
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一律
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爲作
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却有病
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爲處却不
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焉而
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
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
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個本原如此下面工夫
都空疎更無物事撑拄襯簟所以於用處不甚可

人意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
楊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荀
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
暗主戰鬬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
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
處粗如何望得王通楊雄則全是黃老某嘗說楊
雄最無用眞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
反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足說自
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
議論不明快不勇決如其爲人荀楊二人自不可

與王韓同曰語問王通病處如師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與太平及如時勢之不可爲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續書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纘述方做得這個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麽典謨訓誥有甚麽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爲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爲續書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爲續詩續得這般詩書

發明得個甚麽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個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已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冏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爲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詞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咸韶濩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他只是急要做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個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

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捉幾個公卿大夫來相答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便胡亂捉別人來爲聖爲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平生好自夸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患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故

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續緝附會以成之雖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他之過亦他有以啓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他無所顧藉敢爲異論則其末流便有焚坑之理然王通比荀楊又迥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潤緣他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爲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個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缺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一著

那裏得來只細看他書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楊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不曾仔細讀書若是仔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閒做他死時只三十餘歲他却火急要做許多事問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他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又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他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托不會假得許多

須真有個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集覽〕通鑑漢武帝時桑弘羊言輪臺東有良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爲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云云自是不復出軍乃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事在征和四年○吳越春秋古公周太王之號名亶父長曰泰伯次曰仲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太任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泰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于衡山遂之荊蠻斷髮文身因其俗爲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君事之自號爲勾吳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于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泰伯三以天下讓者也○魏志陳思王植善屬文爲太祖所異而丁儀楊修輩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欲立爲太子植任性而行飲酒不節兄丕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說故遂定爲嗣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中說言其善議吾未知焉○文中子曰荀氏有二仁生也以濟時死也以明道注荀氏二仁謂荀彧荀攸也

歐陽子按宋鑑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illegible]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教育之本進士甲第仁宗時爲諫官論事切直韓琦范仲淹相繼罷去修上疏極諫出知滁州遷爲翰林

學士拜參知政事盡心匡翊與韓琦策立英宗熙寧初以太子少師致仕自號六一居士卒贈兖國公謚文忠撰唐書五代史文章名冠天下與唐韓愈並稱焉

蘇氏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敗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

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

蘇氏轍曰公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號大學體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比之險怪知名者黜去殆盡牓出怨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千變萬化只

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去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問歐公如何朱子曰淺久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言行録曰公於古文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騖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迹自極其工

蘇子 按宋鑑蘇子名軾字子瞻眉山人洵長子弱冠博通經史爲文雄渾奉制科累官至翰林學士兵部尚書軾器識閎偉議論卓犖羣臣無出其右卒謚文忠○王安石[illegible]

朱子曰嘗聞之師云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

論也○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幾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舍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或謂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字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

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為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為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為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答汪尚書書曰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源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為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為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縕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

為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為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楊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為是而大為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為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為正又自以為是而肆言之其不為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簒弒而盛稱荀彧以為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為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為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為義者也而偏

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于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辟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俎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

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矣○答程允夫書曰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熹則以爲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譎豈可以析精粗爲二致此正不知道之禍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爲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

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爲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爲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爲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間矣況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已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爲哉此非熹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役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

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象固嘗妄觝禪學及其中歲流落不偶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此程氏正傷于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瘢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程氏之學以誠爲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裁抑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

以取重於天下豈眞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眞尊六經者此其心跡之間反復呼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爲邪說詖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已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修麗閎衍之辭縱橫捭闔之辯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眞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眞積

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爲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之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爲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僞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眞僞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况欲望其至之乎又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辭意矜豪譎詭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時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又曰東坡善議論有氣節（集覽後漢趙壹賦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索其瘢痕○家語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縱橫捭闔縱將容反橫與衡通胡盲反孟康曰南北爲縱東西爲橫薛瓚曰以利合爲縱以威勢相脅爲橫正義曰諸說皆未允關東地從長六國共居之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賓秦故曰合從關西地橫廣秦獨居之張儀相秦破關東從道使連秦之橫故曰縱橫風俗通蘇秦受捭闔之術于鬼谷先生）○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個物事不知道便

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個物事看○或謂蘇程之學二家當時自相排斥蘇氏以程氏爲姦程氏以蘇氏爲縱橫以某觀之只有荊公修仁宗實錄言老蘇之書大抵皆縱橫者流程子未嘗言也如遺書賢良一段繼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說却恐是說他坡公在黃州猖狂放恣不得志之說恐指此而言楊道夫問坡公若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持却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

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又云老蘇辯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著遂中他說然荆公氣習自是一個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喫物不知饑飽嘗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絕無所嗜唯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爲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釣餌當時以爲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汙似所不䘏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辯姦以此等爲姦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爲然故其父子皆切

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爲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爲又豈不爲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秦少游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便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爲無稽游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從來羣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個好○又曰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以顏子方之某不得不論也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軻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槩舉但其辯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爲所眩耳其數年前亦嘗惑焉近歲始覺其繆○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狠狠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狠

狠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用得狠狠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集覽宋神宗熙寧二年立常平給斂法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以常平糴本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一如陝西法謂之青苗錢法）

性理會通卷五十八終